



世界文庫

5

0768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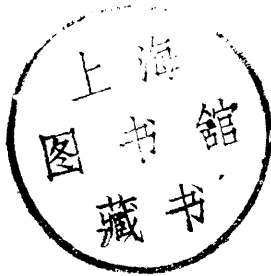


~~151965~~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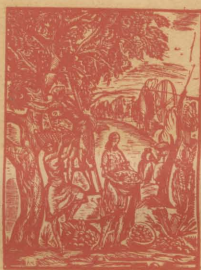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5 0376B



鄭振鐸主編

世界文庫

—5—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

世界文庫

— 5 —

乙種每冊實價壹圓
外埠酌加寄費

編 輯 人
發 行 人
發 行 所
印 刷 所

生 活 印 刷 所	第 三 八 四 號	生 活 書 店	上 海 福 州 路	徐 伯 昕	上 海 福 州 路 復 興 里	鄭 振 鐸	上 海 福 州 路 復 興 里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

世界文庫 第五冊目錄

王梵志詩一卷	唐	王梵志撰	一七三
博異志	唐	谷神子撰	一八〇
尊前集	明	顧梧芳編	一八一
大雅新刊 關目的本 東窗事	元	孔文卿撰	一八四
金瓶梅詞話(五)	明	笑笑生作	一八五
玉茗堂全集(二)	明	湯顯祖撰	一八九
艾子外語	明	屠本峻撰	一九五
警世通言(五)	明	馮夢龍編	一九六
西調選	清	羅松窗撰	一九一
吉訶德先生傳(五)	西班牙	塞萬提斯作	二〇三
簡愛自傳(二)	英	C白朗底女士作	二〇三
法妮娜·法尼尼	法	司湯達作	二〇六
死魂	俄	果戈理作	二〇八
冰島漁夫(五)	法	P·羅遜作	二二七
小島	俄	梭羅古勃作	二四一
馬爾	俄	M·高爾基作	二四五
蜜蜂的發怒及其他	比利時	梅德克林作	二二九
梅里美論	法	泰納作	二三七
華	俄	陳節譯	二四五
鬼(二)	俄	徐懋庸譯	二四一
夫(五)	法	黎烈文譯	二二七
靈(五)	俄	魯迅譯	二〇八
傳(二)	英	李健吾譯	二〇六
傳(五)	西班牙	傅東華譯	二〇三
選	清	羅松窗撰	一九一
言(五)	明	馮夢龍編	一九六
語	明	屠本峻撰	一九五
集(二)	明	湯顯祖撰	一八九
話(五)	明	笑笑生作	一八五
犯	元	孔文卿撰	一八四
集	明	顧梧芳編	一八一
志	唐	谷神子撰	一八〇
卷	唐	王梵志撰	一七三

插圖目錄

潘金蓮私僕受辱.....	一八五八頁後
劉理星壓勝求財.....	一八五九頁前
李瓶姐隔牆密約.....	一八七二頁後
花子虛因氣喪身.....	一八八二頁後
李瓶兒迎奸赴會.....	一八八三頁前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一九六二頁後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一九七〇頁後
張主管志誠脫奇禍.....	一九八四頁後
『牧女馬賽拉忽的出現了。』.....	二〇二二頁後
『洛櫻喃提一經嗅到了她們，他就輕而快之的馳騁起來。』.....	二〇二六頁後
『桑科把吉訶德先生安放上驢子，抓着轡頭一齊牽了去。』.....	二〇三〇頁後
梅德克林像.....	二二一八頁後
泰納像.....	二二三六頁後

王梵志詩一卷

唐 王梵志撰

兄弟須和順，叔姪莫輕欺。財物同□□，□中莫畜私。
夜眠須在後，起則每須先。家中勸檢校，衣食莫令偏。
兄弟相憐愛，同生莫異居。爲人欲得別，此則是兵奴。
好事須相讓，惡事莫相堆。但能辦此意，禍去福招來。
昔日田真□，庭荆當卽衰。平章却不異，其樹復還滋。
孔懷須敬重，同氣並連枝。不見恒山鳥，孔子惡聞離。
兄弟實難得，他人不可嗔。但尋莊子語，手足斷難論。
尊人相逐出，子莫向前行。識事須相逢，情知之禮生。
尊人共客語，側立在傍聽。莫向前頭鬧，喧亂作鴉鳴。
主人無床枕，坐且捉狗狐。莫學痛才漢，無事棄他門。
立身行孝道，有事莫爲愆。行使長無過，耶孃高枕眠。
耶孃行不正，不事任依從。打罵但知默，無應卽是能。

● 此本以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二七一八號燧煙卷子爲底本（今稱甲本），而以國家圖書館所藏的三二六六號一殘卷（今稱乙本）參校之。

尊人嘖約束，共語莫江降。縱有些些理，無煩說短長。

有事須相問，平章莫自專。和同相用語，莫取婦兒言。

耶孃年七十，不得遠東西。出後傾危起，元知兒故違。

耶孃絕年邁，不得離傍邊。曉夜專看待，仍須省睡眠。

四大乖和起，諸方請療醫。長病煎湯藥，求神覓好師。

親中除父母，兄弟更無過。有莫相輕賤，無時始認他。

主人相屈至，客莫先入門。若是尊人處，臨時自打門。

親家會賓客，在席有尊卑。諸人未下筋，不得在前椅。乙本作椅

親還同席坐，卑莫上頭此句甲本原脫一字乙本作知卑莫上頭忽然人炷，可不衆中羞。

尊人立莫坐，賜坐莫背人。存坐無方便，席上被人嘖。

尊人對客飲，卓立莫東西。使喚須依命，弓身莫不齊。

尊人與須乙本作酒喫，即把莫推辭。性少由方便，圓隔乙本作融莫遣乙本作遺知。

尊人同席飲，不問莫多言。縱有文章好，留將餘處宣。

巡來莫多飲，性少自須監。勿使聞狼相，乙本作使勿聞狼相交他諸客嫌。

坐見人來起，尊親盡遠迎。無論貧與富，一概物須平。

黃金未是寶，學問勝珠珍。丈夫無伎藝，虛露一世人。

養子莫徒使，先教勸讀書。一朝乘駟馬，還得似相如。

欲得兒孫孝，無過教及身。一朝千度打，有罪更須嘖。

● 似應作「短」

養兒從少打，莫道憐不答。長大欺父母，後週乙本作悔定無魚。乙本作疑。

男年七十八，乙本作十七八。莫遣偷街衢。若不行奸盜，相构即榻乙本作擗蒲。

有兒欲娶婦，須擇大家兒。縱使無姿首，終成有禮儀。

有女欲嫁娶，不用絕高門。但得身超後，錢財惣莫論。

欲得依乙本作於身吉，無過作是非。乙本作莫作非但知牢閉口，禍去阿你乙本作望來。

飲酒妨生敬，乙本作計榻乙本作樽蒲必破家。但看此等色，不久作窮查。乙本作茶。

見惡須藏掩，知賢唯讚揚。但乙本作若能依此語，秘密立身方。

借物莫交索，用了送還他。損失酬高價，求乙本作我噴得也磨。

借物索不得，貸錢不肯還。頻來論即鬥，過在阿誰邊。

隣並須來往，借取共交通。急緩相憑仗，人生莫不從。

長幼同歡，乙本作欽敬，稱尊莫不尊。乙本作遵且能行禮樂，鄉里自稱人。

停乙本作庭，客勿叱狗，對客莫頻眉。供給千餘自，臨時請不饑。

親客號不疎，速喚則須喚。食食寧且休，只可待他散。

爲客不呼客，去必主人嗔。欲得能行事，無過莫避人。

逢人須斂手，避道莫前盪。乙本作湯忽若相衝着，他強必自傷。

惡口深乖禮，條中却沒文。若能不罵詈，卽便是賢人。

見貴當須避，知強遠利他。高飛能去網，豈得值伍羅。

結交須擇善，非識乙本作諳莫與心。若知管鮑志，還共不分金。

惡人相遠離，善者近相知。縱使天無雨，陰雲乙本作雲陰自潤衣。

有德之乙本作人心下，無才意卽高。但看行濫物，若箇是堅牢。

典使頻多擾，從少乙本作饒必莫嗔。但知多與酒，火芟不欺人。
惡人相觸誤，彼乙本作被罵必從饒。喻若園中匪，由如得雨澆。
罵妻早是惡，打婦更無知。索強欺得客，可是丈夫兒。
有勢不煩意，欺他必自危。但看木裏火，出則自燒伊。
貧親須拯濟，富眷不煩饒。情知蘇蜜味，何用更添高。
有錢莫擊權，不得是乙本作事奢華。鄉里人憚惡，差科必破家。
他貧不得笑，他弱不得欺。但看人頭數，即須受□□。
逢迎莫不安，□□欠二爪。□魚在腸裏，喜惡有千般。
在鄉須下意，爲客莫高心。相見作先拜，膝下沒黃金。
貧人莫簡棄，有食最須呼。但惠封瘡藥，何愁不奉珠。
得言請莫說，有語不須傳。見事如不見，終身無過愆。
無心莫充保，無事莫作媒。雖悉鄉人意，終身無害災。
雙陸智人戲，園碁出專能。解時終不惡，久後與仙通。
逢爭不須看，見打莫前僞。楨即追友勝，證能愨不知。
立身存篤信，景行勝將金。在處人攜接，諳知無負心。
有恩須報上，得濟莫孤恩。但看千里井，誰爲重來尋。
知恩須報恩，有恩莫不更。□在枯井中，誰能重來救。
元得他恩重，酬償勿使輕。一食何所直，感賀百千傾。
蒙人惠一恩，終身酬不極。若濟桑下飢，扶論可惜力。
得他一束絹，還他一束羅。計時應大重，直爲歲年多。

貸人五石米，送還一碩粟。算時應有餘，剩者充白直。
世間難捨割，無過財色深。丈夫須遠命，割斷暗迷心。
煞生最罪重，喫肉亦非輕。欲得身長命，無過點續朋。
偷盜須無命，侵欺罪更多。將他物已用，思量得夜魔。
邪嬖及妄語，知非愆勿作。但之依道行，萬里無迷錯。
喫肉多病報，知者不須食。一朝無諫地，受罪始知難。
飲酒是癡報，如人落糞坑。情知有不爭，豈合岸頭行。
造酒罪甚重，酒肉俱不輕。若人不信語，檢取日槃經。
見墜須避道，莫入污却鞋。若知已有罪，莫破戒持齋。
相交莫嫉妬，相勸莫蛆停。一日無常去，王前罷手行。
見病須慈返，諸方速療醫。若能行此行，大是不思議。
經紀須平直，心中莫側斜。些些徵取利，可可苦他家。
布施生生富，慳貪世世貧。若人苦慳惜，却却受辛勸。
忍辱生端正，多嗔作毒虵。若人不憚惡，必得上三車。
尋常勸念善，晝夜受書經。心裏無蛆停，何愁仏不成。
六時長禮懺，日暮廣燒香。十齋莫使闕，有力煞三場。
持戒須含忍，長齋不得嗔。莫隨風火性，參差誤煞人。
逢師須禮拜，過道向前行。莫生多別相，見過不知南。
聞鐘身須側，臥轉莫前眠。萬一無常去，免至獄門邊。
師僧來乞食，必莫惜家嘗。布施無邊福，來生不少糧。

家貧從力貸，不得嫻乖慵。但知慙作福，衣食自然豐。
惡事愆須棄，善事莫相違。知意求妙法，必得見如來。

王梵志拾遺

吾有十畝田，種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樹，綠豆兩三窠。
熱卽池中浴，涼便岸上歌。遨遊自取足，誰能奈我何！
我見那漢死，肚裏熱如火。不是惜那漢，恐畏還到我。
我有一方便，價值百疋練。相打長伏弱，至死不入縣。
共受虛假身，共稟太虛氣。死去雖更生，迴來盡不記。以此好尋思，萬事淡無味。慙俗不如心，時時一倒醉。
草屋足風塵，牀無破氈臥。客來且喚入，地鋪稿薦坐。家裏元無炭，柳麻且吹火。白酒瓦鉢藏，鐺子兩脚破。鹿脯三四條，石鹽五六課。看
客只齊聲，從你痛笑我。

慧眼近空心，非關觸髓孔。對面說不識，饒你母姓董！

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來生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
多置莊田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歡時，幾日能爲宅中客！
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中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

——王梵志詩卷第三（巴黎二九一四）（未全）

——燉煌寫本曆代法寶記所附的無住和尚語錄

衆生頭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爲欺謾，口中伴念佛。
世無百年人，強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
勸君休殺命，背面彼生噴。喫他他喫汝，循環作主人。
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
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卽與讀。空飯手捻鹽，亦勝設酒肉。

——費衰梁谿漫志卷十

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
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個，莫嫌沒滋味。

——黃庭堅引梵志詩

太平廣記卷八十二引史遺云：「王梵志，衛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當隋文帝時，家有林檎樹，生瘦大如斗。經三年，朽爛。德祖見之，乃剖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口，德祖收養之。至七歲，能語，曰：『誰人育我？復何姓名？』德祖具以實語之，因名曰「林木梵天」。後改曰「梵志」。曰：『王家育我，可姓王也。』梵志乃作詩示人，甚有義志。」梵志生平事蹟，僅見於此。這是一位神話式的詩人，其故事正像羅隱的故事似的怪誕。也許正因爲他是個民間的詩人，故民間遂爲他造作出這些神話式的「口碑」出來吧。

梵志詩在唐，不僅民間盛傳之，卽大詩人們也都受其影響。王維詩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二首，註云：「梵志體。」宋詩人黃庭堅也盛稱他的「翻着襪」一詩。詩僧們，像寒山、拾得，似尤受其影響。唐末詩人杜荀鶴、羅隱們也未嘗不是他的同流。他是以口語似的詩體，格言式的韻文博得民間的「衆口相傳」的。

全唐詩裏不曾收梵志之作。雖然宋人詩話裏有時提及之，他的詩傳者却極寥寥。燉煌卷子裏有好幾卷是他的詩。可見他的影響是遠及邊陲。可惜完全的三卷本，我們已不可得見。只有第一卷是完全的。第二卷全缺。第三卷胡適之先生曾見之。惜一時不能設法借鈔。現在只好將燉煌本的第一卷全印出來。並以胡先生所錄的第三卷殘詩及其他各書所載的梵志詩附於後。俟得第三卷的全本時，當再補刊。

鄭振鐸

博異志

唐
谷神子撰

博異志序

谷神子纂名選序

夫習識譚妖，其來久矣。非博聞強識，何以知之！然須抄錄見知，雖黃事類。語其虛則源流具在，定其實則姓氏罔差。既悟英彥之討論，亦是賓朋之節奏。若纂集克備，即應對如流。余放志西齋，從宦北闕。因尋往事，輒議編題。類成一卷。非徒但資笑語，抑亦粗顯箴規。或冀逆耳之辭，稍獲周身之誠。只同求已，何必標名。是稱谷神子。

博異志

谷神子纂名選古

敬元穎 許漢陽 王昌齡 張竭忠 崔玄微 陰隱客 岑文本 沈亞之 劉方玄

馬侍中

敬元穎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脩詞，未成。乃攜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抄習，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惟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屍。仲躬異之，閑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視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滅。忽一日水頓竭。清旦，有一人扣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鉛粉，乃當時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都有五毒龍，斯乃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故爲不赴集役，而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廻。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離矣。如脫難，願於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乃當時命匠，令一信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即令收之。至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安匣中，焚香以潔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照衣濁水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苔所』

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儼居，今移出，何以取措定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矣。」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仲躬遽留之，問曰：「汝以紅綠脂粉之麗，何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即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隍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大官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績効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後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鼻弁題曰：「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洪波，急尋小浦，灑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纔三二尺。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髮若鷗，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入以游詞，又大笑返走入宅。漢陽束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一大池。池中荷菱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增見白金書曰：夜日宮。四面奇花異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覩，相拜問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少酒，願追歡。」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如芭蕉。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盃，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揖。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絃管盡備。其鳥再拜，女郎舉酒，衆樂具作，蕭蕭冷冷，杳入神仙。纔一巡，此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已來，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爲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女郎及漢陽曰：「善。」乃言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

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扎之，卷大如拱，已半卷相卷矣。觀其筆，乃白玉爲管，硯乃碧玉，以頗黎爲匣。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却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弊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論。」四更已來，命發。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郎可歸舟矣。」漢陽乃起。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恨恨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斗暗，寸步黯黑。而至平明，方自觀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灑口江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故泊舟，乃訊之曰：「灑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湧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而若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呪，久而乃言曰：『昨夜海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過歸洞庭，宵於此處，取我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指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曰：『已發過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颶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賣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峴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常聞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之住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爲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戶，各自獨行，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

緱氏令不信。至時，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潛湖之初無所觀。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銜出一道土。二人遂射不中，奔棄道士而往。至明，並無仙人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籤，泊冠帔，或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即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爲守陵使所居也。

崔玄微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木伏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入嵩山採之。採畢，方迴。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閨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在苑中住，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裏裏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坐於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冷冷，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坐芳香，穉穉襲人。處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况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燕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輕佻，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即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姬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迴，應難取力。處士儻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夫免於患也。』處士許之。乃齊聲曰：『不敢忘德！』拜謝而去。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乃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醋醋，即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裏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處士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也。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們壁而傍行。俄轉會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螻蛄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翱翔乎樹抄。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跳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勅曰：「勅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儻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峴闕，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籙，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異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尋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矣。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攜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伴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視金印，讀玉簡，割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纔入門，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眞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惟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劍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貞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覺，忽有叩山亭院門者。藥豎報云：「上清童子元寶，故此參奉。」文本性慕高道，東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清圓袖，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統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爲吳王進入。見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常與方圓行下，皆得美暢。由是自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養。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遂厭人間，乃尸解。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曉耳。」文本詰以漢魏宋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觀。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文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文本乃別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卽令伺之。到則話論移時。後令人潛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牆下，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悟上清童子是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餘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

沈亞之

沈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謂軍涇州。昔見隴西公言：少從邢鳳游。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卽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髻，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問麗人：「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容於妾字下，焉有所自？」鳳曰：「願示其書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賜觀覽。」於人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卽起從東廡下機上，取綵牋傳春陽之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鳳吟卒，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之狀，以示鳳。旣罷，美人低然良久，卽辭去。鳳曰：「願復少從容。」須臾間，竟去。鳳亦旋覺，昏然忘有所記。鳳更衣，卽於懷袖中得其詞。驚視方省所夢。時貞元中也。又吳興姚合謂亞之曰：「吾友王炎云：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鞞，鳴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作西施挽歌。其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塔。春風無

處所，悽悽不勝懷！進詞，王甚嘉之。乃悟，能記其實。爰太原人也。

劉方玄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之廳。其西有巴籬所隔。又有一廳，常扃，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玄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詠之聲，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時，常令老身騎偏面騾，抱阿荆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或偏於左，或偏於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慎四更，方不聞其聲。明旦，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敘此中賓客不曾敢入之由。方玄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中院之西，則蓮山林，無人迹也。敗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耶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入，亦逃，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由耳。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乃寄於園吏。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謂，即須先言，當爲其歧路耳。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其乃護戎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入謁護戎，果犯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色見園吏。吏曰：『是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戾我而栖遑如是，然敗則死，不得瀆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逃。於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鐵騎者每門十人。燧狼忙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於逃民敗室中。尙未安闌，車馬蹄歎聲，人相議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俄聞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悉率人行聲。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絕長，手攜一襖曰：『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對。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至憂疑也。』燧乃應唯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過，尙有餘恐爾。君固餓，我食汝。』乃解所攜襖，有熟

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令於舊處更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數斗，於燧前地上橫布一道以援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不得動。過此厄後，勳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漸近戶闌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鬚鬚，金牙鋒鑿，臂曲瘦木，甲擘獸爪，衣豹皮褱，攜短兵，直入室來。獐目電凝，吐火噴血，跳躑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慄慄，殆喪魄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撒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請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子時數人持兵器下馬來，衝踏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血肉殆盡。夜叉意氣徐步而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籍。燧乃獲免。後立大勳，官爵穹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恩報不及，每春秋祠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

博異志終

尊前集引

存一居士顧梧芳譔

管慨古樂之不復也，將非華聲不振，僉趨夷習，展轉失真而無已耶？則循流遡源，雖鈞天猶可想像，迷沿瞽製，卽咫尺玄白罔鑒。爰自淳風日漓，凡在含識，莫不眩文啗朴。今觀古樂府質曠悠繚，不拘平側，率多協韻。歷攷填詞舉動，按調音律益嚴。是知古樂府觸類于古詩，而填詞抽緒于近體。然近體造端梁陳，更唐天寶開元，其格始純，又况填詞之精工哉！若玄宗之好時光，李太白之菩薩蠻，張志和之漁父，韋應物之三臺，音婉旨遠，妙絕千古。佗如王杜劉白卓然名家。下逮唐宋，羣彥若于人，聯其所製，爲上下二卷，名曰尊前集，梓傳同好。先是唐有花間集，及宋人卿堂詩餘行，而尊前集鮮有聞者久之。不幸金元僭據神州，中區汙染，北鄙風氣，由是曲度盛而詞調微。目今南北樂部，若絲若竹，若肉若疇，脫夷習，寧非諸華之恥乎！余以爲領定機軸，畫一成章，是以謂之填詞。縱乏古樂府自然渾厚，往往婉麗相承，比物連類，諧暢中節，未改唐音，尙有風人雅致。非如曲家假飾亂真，千妍萬態，不越倡優行選。蓋其失在于宣和已還，方厥初新，麟小令，猶爲警策。漸釋中調，既已費辭。奈何彈曳纏絲，牽押長調，遂俾覽聽未半，孰不思睡？固無怪乎左詞右曲也。余素愛花間集，勝艸堂詩餘，欲播傳之。曩歲客于吳興，茅氏兼有附補，而余斯編第有類焉。嗚呼！曲詞誠小伎，一升一降，俗尙音形，可以觀時，娛情燕會，蘭熏虎變，實籍名世，作者權輿爾已。噫！是可易與不知者道哉！

萬歷壬午春三月既望，書于來鳳軒。

● 朱無此序。

尊前集目錄

卷上

明皇一首
昭宗二首
莊宗四首
李王五首
李白十二首
韋應物四首
王建十首
杜牧一首
劉禹錫三十八首
白居易二十四首

虛貞一首
張志和五首
司空圖一首
韓偓二首
薛能十八首
成文幹十首
馮延巳三首
溫飛卿五首
皇甫松十首
韋莊五首
張泌一首

卷下

毛文錫一首

歐陽炯三十一首

和凝七首

孫光憲三十三首

魏承班六首

閻選二首

尹鶚十一首

李珣十八首

李王八首

馮延巳七首

庾傳素一首

劉侍讀一首

歐陽彬一首

許岷二首

林楚翹一首

徐昌圖三首

●朱無此總目。

尊前集目錄

卷上

明皇一首

好時光

昭宗二首

巫山一段雲二首

莊宗四首

一葉落 陽臺夢 歌頭

憶仙姿

李玉五首

一斛珠 子夜 更漏子

山花子 虞美人影

李白十二首

連理枝 清平樂 菩薩蠻 三首

清平調三首

韋應物四首

調笑二首 三臺二首

王建十首

宮中三臺二首 江南三臺四首 宮中調笑四首

杜牧一首

八六子

劉禹錫 三十八首

楊柳枝十首 竹枝十首 紇那曲二首

憶江南 浪淘沙九首 瀟湘神二首

拋毬樂二首 楊柳枝二首

白居易 二十六首

楊柳枝十首 竹枝四首 浪淘沙六首

① 朱不分上下卷。

② 朱作浣溪沙。

③ 朱無「影」字。

④ 朱作「蠻」字，下同。

憶江南三首 宴桃源三首

虞貞一首

楊柳枝

張志和五首

漁父五首

司空圖一首

酒泉子

韓偓二首

浣溪沙二首

薛能十八首

楊柳枝十八首

成文幹十首

楊柳枝十首

馮延巳三首

搗練子 謁金門 玉樓春

溫飛卿五首

菩薩蠻五首

皇甫松十首

怨回紇二首 竹枝六首

韋莊五首

拋毬樂二首

怨王孫一首 定西番二首 清平樂二首

張泌一首

江城子

卷下

毛文錫一首

巫山一段雲一首

歐陽炯三十一首

南歌子一首 漁父二首 巫山一段雲二首

春光好九首 西江月二首 赤棗子二首

女冠子二首 玉樓春二首 更漏子二首

定風波一首 木蘭花一首 清平樂一首

菩薩蠻四首

和凝七首

江城子五首 喜遷鶯一首 麥秀兩岐一首

孫光憲三十三首

浣溪沙十首 定風波一首 南歌子二首

應天長一首 生查子四首 遐方怨一首

更漏子四首

魏承班六首

生查子一首 滿宮花一首 菩薩蠻一首

謁金門 三首

闕選 二首

謁金門 一首 定風波 一首

尹鷲 十一首

江城子 一首 河滿子 一首 女冠子 一首

菩薩蠻 二首 撥掉子 二首 金浮圖 一首

秋夜月 一首 清平樂 二首

李珣 十八首

中興樂 一首 漁父 三首 南鄉子 七首

定風流 五首 西溪子 二首

李王 八首

望江南 二首 更漏子 一首 蝶戀花 一首

清平樂 一首 採桑子 一首 喜遷鶯 一首

山花子 一首 子夜啼 一首

● 宋作浣溪沙。 ● 宋另列一首，在馮延巳後。

馮延巳 七首

羅敷豔歌 二首 更漏子 二首 臨江仙 一首

虞美人 二首

庚傳素 一首

木蘭花

劉侍讀 一首

生查子

歐陽彬 一首

生查子

許岷 二首

木蘭花 二首

林楚翹 一首

菩薩蠻

薛昭蘊 一首

謁金門

徐昌圖 三首

木蘭花 臨江仙 河傳

尊前集卷上。

明皇一首

好時光

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紅香。眉黛不須張敞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貌，嫁取個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

昭宗二首

巫山一段雲 上幸蜀宮人留題寶鸞壁

縹緲雲間質，盈盈波上身。袖羅斜舉動埃塵，明豔不勝春。翠鬢○晚粧煙重，寂寂陽臺一夢。冰眸蓮臉見長新，巫峽更何人？
蝶舞梨園雪，鶯啼柳帶煙。小池殘日豔陽天，苧羅山又山。青鳥不來愁絕，忍看鴛鴦雙結。春風一等少年心，閒情恨不禁。

莊宗四首

● 尊前集的最早的一本，爲明顧樞芳在萬曆壬午所刻，據序，似即其自編。疆村則定爲宋初人編輯。然觀其所錄，頗有意補花間之缺。漏顧氏生明中葉，似未必能得到那末許多的唐五代佚詞。則似當爲宋人爲補花間而編也。中和花間重者僅寥寥數首耳。又李主，馮延巳並有集，今皆不復重見于此集，惟錄其題及首句，以便檢查。顧刻本今已罕見。此本係依據汲古閣詞苑英華本，而校以朱氏臚科叢書的一本者。未暇旁徵他本也。

● 宋作「髮」。

一葉落

一葉落，寒朱箔，此時景物正蕭索。畫樓月影寒，西風吹羅幕；吹羅幕，往事思量着。

陽臺夢

薄羅衫子金泥縫，困纖腰怯銖衣重；笑迎移步小蘭叢，鞦韆金翹玉鳳。嬌多情脉脉，羞把同心撚弄。楚天雲雨却相和，又入陽臺夢。

歌頭 大石調

賞芳春，暖風飄箔鶯啼綠，樹輕煙籠晚閣。杏桃紅，開繁蕓。靈和殿，禁柳千行斜，金絲絡。夏雲多奇峰如削。紈扇動微涼，輕綃薄。梅雨霽，火雲燦，臨水檻，永日逃繁暑，泛觥酌。露華濃冷，高梧彫萬葉，一霎晚風蟬聲新雨歇。惜惜，此光陰如流水，東籬菊殘時嘆蕭索！繁陰積歲時，莫景難留，不覺朱顏失却。好容光，且且，須呼賓友，西園長宵讌，雲謠歌皓齒，且行樂。

憶仙姿 即如夢令之祖也

會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鳳。長記欲別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

李王 五首

一斛珠（商調）：『曉粧初過，沉檀輕注些兒個；』子夜（即菩薩蠻）：『人生愁恨何能免；』更漏子（大石調）：『金雀釵，紅粉面；』山花子：『手捲真珠上玉鈎；』虞美人影：『春春秋葉何時了。』

〔以上五首見南唐二主詞〕

李白十二首

- 宋作「且」。
- 宋作「宴」。
- 宋無此註。
- ④ 宋無此註。
- ⑤ 宋作「浣溪沙」。
- ⑥ 宋無「影」字。

連理枝 黃鍾宮

雪蓋宮樓閉，羅幕昏金翠。鬪壓欄杆，杵心淡薄，梅梢輕倚。噴寶貌香燼，麝煙濃，靨紅綰翠被。淺畫雲垂幙，點滴昭陽淚。只尺宸居，君恩斷絕，似遙千里。望水晶簾外竹枝寒，守羊車未至。

清平樂

禁庭春晝，鶯羽披新綉。百艸巧求花下鬪，祗睹珠璣滿斗。日晚却理殘粧，御前閑舞霓裳。誰道腰肢窈窕，折旋笑得君王。禁闈清夜，月探金牕罅。玉帳鴛鴦噴蘭麝，時落銀燈香燧。女伴莫話孤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衷教在誰邊？煙深水闊，音信無由達。惟有碧天雲外月，偏照懸懸離別。盡日感事傷懷，愁眉似鎖難開。夜夜長留半被，待君魂夢歸來！鸞衾鳳褥，夜夜常孤宿。更被銀臺紅蠟燭，學妾淚珠相續。花貌些子時光，拋人遠泛瀟湘。欹枕悔聽寒漏，聲聲滴斷愁腸！畫堂晨起，來報雪花墜。高捲簾櫳看佳瑞，皓色遠迷庭砌。盛氣光引爐煙，素艸寒生玉佩。應是天仙狂醉，亂把白雲揉碎。

菩薩蠻 中宮呂

遊人盡道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未老莫還鄉，還鄉空斷腸。繡屏金屈曲，醉入花叢宿。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塔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回程？長亭接短亭。舉頭忽見衡陽鴈，千聲萬字情何限。耐耐薄情夫，一行書也無！泣歸香閣恨，和淚淹紅粉。待鴈却回時，也無書寄伊。

清平調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名花傾國兩相懽，常得君王帶笑看。解得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韋應物 四首

● 朱作「地」。

調笑

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艸無窮日暮。河漢，河漢！曉掛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江南塞北別離。離別，離別！河漢雖同路絕。

三臺

一年一年老去，來日後日花開。未報長安平定，萬國豈得卿益？水泮寒塘水綠，雨餘百艸皆生。朝來衡門無事，晚下高齋有情。

王建十首

宮中三臺亦名翠華引

魚藻池邊射鴨，芙蓉苑裏看花。日色赭袍相似，不着紅鸞扇遮。池北池南艸綠，殿前殿後花紅。天子千秋萬歲，未央明月清風。

江南三臺

揚州池邊少婦，長干市裏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青艸臺邊艸色，飛猿嶺上猿聲。萬里三湘客到，有風有雨人行。樹頭花落花開，道上人去人來。朝愁暮愁即老，百年幾度三臺？鬪身強健且爲，頭白齒落難追。准擬百年千歲，能得幾許多時！

宮中調笑

團扇團扇！美人病來遮面。玉顏憔悴三年，誰復商量管絃？絃管！絃管！春艸昭陽路斷。

● 宋無此註。

胡蝶，胡蝶！飛上金枝玉葉。君前對舞春風，百葉桃花樹紅。紅樹，紅樹！燕語鶯啼日暮。羅袖，羅袖！暗舞春風已舊。遙看歌舞玉樓，好日新粧坐愁。愁坐，愁坐！一世虛生虛過。楊柳，楊柳！日暮向沙渡口。船頭江水茫茫，商人少婦斷腸。腸斷，腸斷！鷓鴣夜飛失伴！

杜牧一首

八六子

洞房深，畫屏燈照山色，凝翠沉沉。聽夜雨，冷滴芭蕉，驚斷紅牕好夢。龍煙細，飄綉衾，辭恩久歸長信。鳳帳蕭疎，椒殿閑局。鞦韆路，苦侵，綉簾垂，遲遲漏傳丹禁。薜華偷悴，翠鬢羞整，愁坐望處，金與漸遠，何時綵仗重臨。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

劉禹錫 三十八首

楊柳枝

塞北梅花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南陌東城春艸時，相逢何處不依依。桃紅李白皆誇好，須得垂楊相發揮。鳳闕輕遮翡翠幃，龍墀遙望碧雲絲。御溝春水相輝映，狂殺長安年少兒。金谷園中鶯亂飛，銅駝陌上好風吹。城東桃李須臾盡，爭似垂楊無限時。花萼樓前初種時，美人樓上鬪腰肢。如今拋擲長街裏，露葉如啼欲恨誰。楊帝行宮汴水濱，數株殘柳不勝春。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御陌青門拂地垂，千條金縷萬條絲。如今縮作同心結，將贈行人知不知。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輕盈嫋娜占年華，舞樹粧樓處處遮。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人家。

楊子江頭煙景迷，隋家宮樹拂金堤。嵯峨猶有當時色，半蘸波中水鳥棲。

竹枝

白帝城頭春艸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南人上來歌一曲，北人莫上動鄉情。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溪上春來新雨晴，瀼西春水澗紋生。橋東橋西好楊柳，人來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駐蘭橈。憑寄狂夫書一紙，住在城都萬里橋。
兩岸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來。
瞿塘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閑平地起波瀾。
巫峽蒼蒼煙雨時，清猿啼在最高枝。個裏愁人腸自斷，由來不是此聲悲。
城西門前鬪瀨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惱人心不如石，少時東去復西來。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鄉歌。今朝北客思歸去，回入紇那披綠羅。

紇那曲二首

楊柳鬱青青，竹枝無限情。同郎一回顧，聽唱一作徹，紇那聲！

踏曲興無窮，調同辭不同。願郎千萬壽，長作主人翁！

憶江南

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裊露似沾巾，獨坐亦含嚬。

浪淘沙

● 朱作「成」。

● 朱作「猿」。

九曲黃河萬里沙，浪淘風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銀河去，同到牽牛織女家。
洛水橋邊春日斜，碧流輕淺見瓊沙。無端陌上狂風急，驚起鴛鴦出浪花。
汴水東流虎眼紋，清淮曉色鴨頭春。君看渡口淘沙處，渡却人間多少人。
鸚鵡洲頭浪颭沙，青樓春望日將斜。卿泥燕子爭歸舍，獨自狂夫不憶家。
濯錦江邊兩岸花，春風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鴛鴦錦，將向中流定晚霞。
日照澄洲江霧開，淘金女伴滿江隈。美人首飾侯王印，盡是沙中浪底來。
八月濤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回。須臾却入海門去，捲起沙堆似雪堆。
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寒沙始到金。
流水淘沙不暫停，前波未滅後波生。令人忽憶瀟湘渚，回唱迎神三兩聲。

瀟湘神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秋。若問二妃何處所，零陵芳艸露中愁。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拋球樂

五色繡團圓，登君玳瑁筵，最宜紅燭下，偏稱落花前。上客如先起，應須贈一船。
春蚤見花枝，朝朝恨發遲，及看花落後，却憶未開時。幸有拋球樂，一盃君莫違！

楊柳枝

迎得春光先到來，淺黃輕綠映樓臺。只緣嫋娜多情思，便被春風長請接。
巫峽巫山楊柳多，朝雲暮雨遠相和。因想陽臺無限事，爲君回唱竹枝歌。

● 「請接」宋作「挫權」

白居易 二十六首

楊柳枝

六公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
 陶令門前四五樹，亞夫營裏百千條。何似東都正二月，黃金枝映洛陽橋。
 依依嫋嫋復青青，勾引春風無限情。白雪花繁空撲地，綠絲條弱不勝鶯。
 紅版。江橋青酒旗，館娃宮燬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
 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塘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
 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剝條盤作銀環樣，卷葉吹爲玉笛聲。
 葉含濃露如啼眼，枝嫋輕風似舞腰；小樹不禁攀折苦，乞君留取兩三條！
 人言柳葉似愁眉，更有愁腸似柳絲；柳絲挽斷腸牽斷，彼此應無續得時。
 一樹春風萬萬枝，嫩于金色軟于絲。永豐南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
 一樹衰殘委泥土，雙林榮耀植天庭。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星。

竹枝

瞿塘峽口水煙低，白帝城頭月向西；唱得竹枝聲咽處，寒猿。閣。鳥一時啼。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靜山空歇又聞。蠻兒巴女聲聲唱，怨殺江南病使君。
 巴東船舫上巴西，波面風生雨脚齊。水冷蓼。花紅簇簇，江籬碧。葉濕。淒淒。

- ① 朱作「板」。
- ② 朱作「憐」。
- ③ 朱作「穢」。
- ④ 朱作「開」。
- ⑤ 朱作「蓼冷」。
- ⑥ 朱作「簌」。
- ⑦ 朱作「濕」。
- ⑧ 朱作「碧」。

江畔誰人唱竹枝，前聲斷咽後聲遲；怪來調苦緣詞苦，多是通州司馬詩？

浪淘沙

一泊沙來一泊去，一重浪滅一重生；相攬相淘無歇日，會教山海一時平。
白浪茫茫與海連，平沙浩浩四無邊；莫去朝來淘不住，遂令東海變桑田。
青艸湖中萬里程，黃梅雨裏一人行；愁見灘頭夜泊處，風翻暗浪打船聲。
借問江潮與海水，何似君情與妾心；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覺海非深。
海底飛塵終有日，山頭化石豈無時？誰道小郎拋小婦，船頭一去沒回期。
隨波逐浪到天涯，遷客西還有幾家？却到帝都重富貴，請君莫忘浪淘沙！

憶江南一名謝秋娘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
江南憶，其次憶吳宮；吳酒一杯春竹葉，吳娃雙舞醉芙蓉，蚤晚復相逢。

宴桃源

前渡①小花靜院，不比尋常時見。見了又還休，愁却等閑分散。腸斷，腸斷，記取釵橫鬢②亂！
落月西窗驚起，好個忽忽些子。鬢髻鞦韆鬆，凝了一雙秋水。告你，告你，休向人間③整理！
頻日雅懽幽會，打得來來越懽④。說着暫分飛，燈損一雙眉黛。無奈，無奈，兩個心兒總待。

盧貞一首

① 朱無此註。

② 朱作「度」。

③ 朱作「鬢」。

④ 朱作「開」。

⑤ 朱作「殺」。

楊柳枝

一樹依依在永豐，兩枝飛去杳無蹤。玉皇曾採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

張志和 五首

漁父

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釣臺漁父褐爲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
雲溪灣裏釣漁翁，舴艋爲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着荷衣不嘆窮。
松江蟹舍主人慵，菰飯蓴羹亦共食。楓葉落，荻花乾，醉宿漁舟不覺寒。
青艸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棹歌連。釣車子，橈頭船，樂在風波不覺寒。

司空圖 一首

酒泉子

買得杏花，十載歸來方始拆。假山西伴藥欄。東滿枝紅。旋開旋落旋成空，白髮多情，人便惜。黃昏把酒祝東風，且從容。

韓偓 二首

浣溪沙

櫛鬢新收玉步搖，背燈初解繡裙腰。枕寒衾冷異香焦。深院不關春寂寂，落花和雨夜迢迢，恨情殘醉却無聊。

● 朱作「櫛」。

● 「燈寒」朱作「用仙」。

● 朱作「拆」。

● 朱作「關」。

● 朱作「鬢」。

● 朱作「下」。

宿醉離愁慢鬢，六銖衣薄惹輕寒，慵紅閣翠掩青鸞。羅襪況兼金繭，雪肌仍是玉琅玕，骨香腰細更沉檀。

薛能 十八首

楊柳枝

華清高樹出深宮，南陌柔條帶暖風。誰見輕陰是良夜？瀑泉聲伴月明中。
洛陽。晴景覆江船，羌笛秋聲濕塞煙。閑想習池公宴罷，水蒲風絮夕陽天。
嫩綠輕懸似綴旒，路人遙見隔宮樓。誰能更近丹墀種？解播皇風入九州。
暖風晴日斷浮埃，廢路新條發釣臺。處處輕輕。可惆悵，後人攀折古人栽。
潭上江邊嫋嫋垂，日高風靜絮相隨。青樓一樹無人見，正是女郎眠覺時。
汴水高懸百萬條，風清兩岸一時搖。隋家力盡虛栽得，無限春風屬聖朝。
和花煙樹九重城，夾路春陰十萬營。唯向邊頭不堪望，一株顛顛少人行。
廳外齊垂曉日初，樓邊輕好暖風徐。遊人莫道栽無益，桃李清陰却不如。
衆木猶寒獨蚤青，御溝橋畔曲江亭。陶家舊日應如此，一院春條綠透廳。
帳幄縷縷細復繁，人心想在石家園。風條月影皆堪重，何事侯門愛樹萱？
一作令人心想石家園。數首新詞帶恨成，柳絲牽我我傷情。柔娥幸有腰肢穩，試踏吹聲作唱聲。
高出軍營遠映橋，賊兵會斫火曾燒。風流性在終難改，依舊春來萬萬條。
縣依陶令想嫌迂，營伴將軍却太麤。此日與君除萬恨，數篇風調更應無。
朝陽晴照綠楊煙，一別通波十七年。應有舊枝無處覓，萬條風裏卓旌旄。

● 朱作「橋」。

● 朱作「陰」。

● 朱無此註。

● 朱作「覓處」。

晴垂芳態吐牙新，雨擺輕條濕面春；別有出牆高數尺，不知搖動是何人。
暖梳簪朵事登樓，困掛垂楊立地愁。牽斷綠絲攀不及，半空懸着玉搔頭。
西園高樹後庭根，處處尋芳有折痕。終憶舊時桃葉合，一株斜映竹籬門。
劉白蘇臺總近時，當時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

成文幹十首

楊柳枝

欲趁寒梅趁得麼？雪中偷眼望陽和。陽和若不先留意，這個柔條爭奈何？
輕籠小逕近誰家？玉馬追風翠影斜。愛把長條惱公子，惹他頭上海棠花。
鵝黃剪出小花鈿，綴上芳枝色轉鮮。飲散無人收拾得，月明階下伴秋千。
東君愛惜與先春，艸澤無人處也新。委囑露華并細雨，莫教遲日苦風塵。
勾踐初迎西子年，琉璃爲帚掃溪煙。至今不改當時色，留與王孫繫酒船。
綠楊移傍小亭栽，便擁濃煙撥不開。誰把金刀爲刪掠，放教明月入牕來。
遠接關河高接雲，雨餘洗出半天春。牡丹不用相輕薄，自有清陰覆得人。
掩映鶯花媚有餘，風流才調比應無。朝朝奉御龍池上，不羨青松拜大夫。
王孫宴罷曲江池，折得春光伴酒歸。惟得美人爭鬪乞，要他穠翠染羅衣。
殘照林梢曩數枝，能招醉客上金堤。馬嬌如練纓如火，瑟瑟陰中步步嘶。

馮延巳三首

朱作「鬪」。

陽春集
搗練子：『深院靜，小庭空；調金門。』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玉樓春：『雪雲乍變春雲簇。』〔以上三首見〕

溫飛卿 五首

菩薩蠻

玉纖彈處真珠落，流多暗濕鈿華薄。春露浥朝花，秋波浸晚霞。風流心上物，本爲風流出。看取薄情人，羅衣無此痕。一作袁國

按『南園滿地堆輕絮』、『夜來皓月才當午』、『雨晴夜合玲瓏月』、『竹風輕動庭除冷』等四首，已見花間集。

皇甫松 十首

怨回紇

白首南朝女，愁聽異域歌。收兵頡利國，飲馬胡盧河。

毳布腥膻久，穹廬歲月多。雕窠城上宿，吹笛淚滂沱。

祖席駐征棹，開帆候信潮。隔筵桃葉泣，吹管杏花飄。

船去鷗飛閣，人歸塵上橋。別離惆悵淚，江路濕紅蕉。

竹枝

欖榔花發竹枝鷓鴣啼，女兒雄飛煙瘴竹枝雌亦飛。女兒

木棉花盡竹枝荔枝垂，女兒千花萬花竹枝待郎歸。女兒

芙蓉並蒂竹枝一心連，女兒花侵榻。子竹枝眼應穿。女兒

● 朱作「擣」。

● 朱作「又」。

● 朱無此註。

● 朱作「階」。

筵中蠟燭竹枝淚珠紅，女兒合懽桃核竹枝兩人同。女兒
斜江風起竹枝動橫波，女兒劈開蓮子竹枝苦心多。女兒
山頭桃花竹枝谷底杏，女兒兩花窈窕竹枝遙相映。女兒

拋毬樂

紅撥一聲飄，輕裘墜越綃。帶翻金孔雀，香滿綉蜂腰。少少拋分數，花枝正索饒。
金燈花毬小，真珠繡帶垂。幾迴衝蠟燭，千度入香懷。上客終須醉，觥盃且亂排。

韋莊五首

怨王孫

蘭房，隔仙鄉。
錦里蠶市，滿街珠翠，千萬紅粧玉蟬，金雀寶鬢，花簇鳴嚀，綉衣長。日斜歸去人難見，青樓遠，隊隊行雲散。不知今夜何處深鎖

定西番

挑盡金燈紅燼，人灼灼，漏遲遲，未眠時，斜倚銀屏無語，閑愁上翠眉。悶殺梧桐殘雨，滴相思。
芳艸叢生縷結，花豔豔，雨濛濛，曉庭中，塞遠久無音問，愁消鏡裏紅。紫燕黃鸝猶生，恨何窮。

清平樂

瑣牖春暮，滿地梨花雨。君不歸來情又去，紅淚散沾金縷。夢魂飛斷煙波，傷心不奈春何！空把金針獨坐，鴛鴦愁綉雙窠。
綠楊春雨，金線飄千縷。花拆香枝黃鸝語，玉勒雕鞍何處？碧牕望斷燕鴻，翠簾睡眼溟溟，寶瑟誰家彈罷，含悲斜倚屏風。

① 朱重「墜越綃」三字。

② 朱重「繡帶垂」三字。

③ 朱作「同」。

④ 朱作「風蠟」。

⑤ 朱作「蕃」。

⑥ 朱作「結縷」。

張泌一首

江城子

窄羅衫子薄羅裙，小腰身，晚粧新，每到花時長是不宜春。蚤是自家無氣力，更被伊，惡憐人。

尊前集卷下

毛文錫 一首

巫山一段雲

貌掩巫山色，才過濯錦波。阿誰提筆上銀河，月裏寫嫦娥？
薄薄施鉛粉，盈盈掛綺羅。菖蒲花發夢魂多，年代屬元和。

歐陽炯 三十一首

南歌子

錦帳銀燈影，紗窗玉漏聲，迢迢永夜夢難成，愁對小庭秋色月空明。

漁父

擺脫塵機上釣船，免教榮辱有流年；無繫絆，沒愁煎，須信船中有散仙。
風浩寒溪照膽明，小君山上玉蟾生。荷露墜，翠煙輕，撥刺遊魚幾個驚。

巫山一段雲

絳闕登真子，飄飄御綵鸞，碧虛風雨珮光寒，斂袂下雲端。月帳朝霞薄，星冠玉蕊攢。遠遊蓬島降人間，特地拜龍顏。

● 朱作「挂」。

● 朱作「魂夢」。

● 朱「作佩」。

春去秋來也，愁心似醉醺。去時邀約蚤回輪，及去又何曾？
歌扇花光脫，衣珠滴淚新。恨身翻不作車塵，萬里得隨君。

春光好

天初燠，日初長，好春光。萬彙此時皆得意，競芬芳。
花滴露，柳搖煙，豔陽天。雨霽山櫻紅欲爛，鶯鶯遷。
胸鋪雪，臉分蓮，理繁絃。纖指飛翻金鳳語，轉嬋娟。
積香散渚冰融，暖空濛。飛絮悠揚遍虛空，惹輕風。
鷄樹綠，鳳池清，滿神京。玉兔宮前金榜出，列仙名。
芳叢繡，綠筵張，兩心狂。空遣橫波傳意緒，對笙簧。
垂繡幔，掩雲屏，思盈盈。雙枕珊瑚無限情，翠釵橫。
金轡響，玉鞭長，映垂楊。堤上採花筵上醉，滿衣香。
蘋葉嫩，杏花明，畫船輕。雙浴鴛鴦出綠汀，棹歌聲。
春水無風無浪，春來半雨半晴。紅粉相隨南浦晚，莫辭行。

西江月

月映長江秋水，分明冷浸星河；淺沙汀上白雲多，雪散幾叢蘆葦。
扁舟倒影寒潭，煙光遠罩輕波；笛聲何處響漁歌？兩岸蘋香暗起。

水上鴛鴦比翼，巧將綉作羅衣；鏡中重畫遠山眉，春睡起來無力。
細雀穩簪雲髻，含羞時想佳期；臉邊紅豔對花枝，猶占鳳樓春色。

赤棗子

- ① 朱作「優」。
- ② 朱作「挂」。
- ③ 朱作「蕭」。
- ④ 朱「潭」字下有「裏」字。
- ⑤ 朱「髻」下有「綠」字。

夜悄悄，燭熒熒，金爐香盡酒初醒。春睡起來回雪面，含羞不語倚雲幃。
蓮臉薄，柳眉長，等閑無事莫思量。每一見時明月夜，損人情思斷人腸。

女冠子

薄粧桃臉，滿面縱橫花鬢。豔情多，綬帶盤金縷，輕裙透碧羅。
含羞眉作^①斂，微語笑相和。不會頻偷眼，意如何？
秋宵秋月，一朵荷花初發。照前池，搖曳薰香夜，嬋娟對鏡時。
蕊中千點淚，心裏萬條絲。恰似輕盈女，好風姿。

玉樓春

日照玉樓花似錦，樓上醉和春色寢。綠楊風送小鶯聲，殘夢不成離玉枕。
堪愛晚來留景甚，寶柱秦箏方再品。青蛾紅臉笑來迎，又向海棠花下飲。

春蚤玉樓煙雨夜，簾外櫻桃花半謝。錦屏香冷綉衾寒，招悵憶君無計捨。
侵曉鵲聲來砌下，鸞鏡殘粧紅粉罷。黛眉雙點不能描，留待玉郎歸日畫。

更漏子

玉闌干，金甃井，月照碧梧桐影。獨自個立多時，露華濃溼衣。
一向癡情望，待得不成模樣。雖耐耐，又尋思，怎生嗔得伊？
三十六宮秋夜永，露華點滴高梧。丁丁玉漏咽銅壺，明月上金鋪。
紅線毯，博山爐，香風暗觸流蘇。^②羊車一去長青蕪，鏡裏鬢

定風波

暖日閑牕映碧紗，小池春水浸晴霞。數樹海棠紅欲盡，爭忍，玉闌深掩過年華。
獨凭綉床方寸亂，腸斷；淚珠穿破臉邊花。鄰舍女郎相借問，音信，教人羞道未還家。

木蘭花

- ① 宋作「屏」。
- ② 宋作「乍」。
- ③ 宋作「蘇」。
- ④ 宋作「影」。

兒家夫婿心容易，身又不來書不寄。閑庭獨坐鳥關關，爭忍拋奴深院裏？
春，同在木蘭花下醉。

清平樂

春來街砌，春雨如絲細；春地滿飄紅杏蒂，春燕舞隨風勢。春幡細縷春繒，春闌一點春燈。自是春心撩亂，非干春夢無憑。

菩薩蠻

曉來中酒和春睡，四支無力雲鬢墜；斜臥臉波春，玉郎休惱人！
紅爐煖閣佳人睡，隔簾飛雪添寒氣。小院奏笙歌，香風簇綺羅。
翠眉雙臉新粧薄，幽闌斜掩青羅幙。寒食百花時，紅繁香滿枝。
畫屏綉閣三秋雨，香唇膩臉隄人語；語罷欲天明，嬌多夢不成。
日高猶未起，鶯戀鴛鴦被。鸚鵡語金籠，道兒「還是慵」。
酒傾金盞滿，蘭燭重開宴。公子醉如泥，天街聞馬嘶。
雙雙梁燕語，蝶舞相隨去。腸斷正思君，閑眠冷繡茵。
曉街鐘鼓絕，嗔道如今別！特地氣長吁，倚屏彈淚珠。

和凝七首

江城子

初夜含嬌入洞房，理殘粧，柳眉長，翡翠屏中，麝薰玉爐香。整頓金鈿呼小玉，排紅燭，待潘郎。
竹裏風生月上門，理秦箏，對雲屏，輕撥朱絃，恐亂馬嘶聲。含恨含嬌獨自語，今夜約，太遲生！
斗轉星移玉漏頻，已三更，對棲鴛，歷歷花間，似有馬蹄聲。含笑整衣開綉戶，斜斂手，下階迎。
迎得郎來入綉闌，語相思，連理枝，鸞亂釵垂，梳墮印山眉。嬾妮含情嬌不語，纖玉手，撫郎衣。
帳裏鴛鴦交頸情，恨鷄聲，天已明，愁見街前還是說歸程。臨上馬時期後會，待梅綻，月初生。

喜遷鶯

● 宋作「月」
● 宋作「髮」

曉月墜，宿煙披，銀燭錦屏欹，建章欲曉玉繩低，宮漏出花遲。春態淺，來雙燕，紅日漸長一線。嚴妝鐘罷，嘯黃鸝，飛上萬年枝。

麥秀兩歧

涼簾鋪斑竹，鶯枕並紅玉。臉邊紅，眉柳綠，胸雪宜新浴。淡黃衫子裁春燬，異香芬馥。羞道交回燭，未慣雙雙宿。樹連枝，魚比目，掌上腰如束。嬌嬈不爭人拳踢，黛眉微蹙。

孫光憲 三十三首

浣溪沙

風撼芳菲滿院香，四簾慵卷。日初長，鸚鵡雲垂枕，微鏡。春夢未成愁寂寂，佳期難會信茫茫。萬般心，千點淚，泣蘭堂。

碧玉衣裳白玉人，翠眉紅臉小腰身。瑞雲飛雨逐行雲。

除却弄珠兼解佩，便隨西子與東鄰。是誰容易比真真？

何事相逢不展眉？苦將情分惡猜疑。眼前行止想應知。

半恨半嗔回面處，和嬌和淚泥人時。萬般餽得爲憐伊。

落絮飛花滿帝城，看看春盡又傷情。歲華頻度想堪驚！

風月豈惟今日恨，煙霄終待此身榮。未甘虛老負平生！

靜想離愁暗淚零，欲棲雲雨計難成。少年多是薄情人！

萬種保持圖永遠，一般模樣負神明。到頭何處問平生？

試問於誰分最多？便隨人意轉橫波。纓金衣上小雙鵝。

醉後愛稱嬌姐姐，夜來留得好哥哥。不知情事久長麼？

葉墜空階折早秋，細煙輕霧鎖粧樓。寸心雙淚慘嬌羞。

風月但牽魂夢苦，歲華偏感別離愁。恨和相憶兩難酬。

月淡風和畫閣深，露桃煙柳影相侵。斂眉凝緒夜沉沉。

長有夢魂迷別浦，豈無春病入離心？少年何處戀虛襟？

自入春來月夜稀，今宵蟾彩倍凝輝。強開襟抱出簾帷。

嚙指暗思花下約，凭欄羞覩淚痕衣。薄情狂蕩幾時歸！

十五年來錦岸遊，未曾行處不風流。好花長與萬金酬。

滿眼利名渾信運，一生狂蕩恐難休。且陪煙月醉紅樓。

定風波

簾拂疎香斷，絲淚衫還滴，繡黃鸝。上國獻書人不在，凝黛；晚庭又是落紅時。春日自長心自促，翻覆；年來年去負前期。應是
秦雲兼楚雨，留住；向花枝。誇說月中枝。

南歌子

鹽冶青樓女，風流似楚真。驪珠美玉未爲珍，窈窕一枝芳柳入腰身。舞袖頻回雪，歌聲幾動塵。慢凝秋水顧情人，祇緣傾國着
處覺生春。

映月論心處，隈花見面時，倚郎和袖撫香肌，遙指畫堂深院許相期。解佩君非晚，虛襟我未遲。願如連理合歡枝，不似五陵
狂蕩薄情兒。

應天長

翠擬仙豔非凡有，窈窕年華方十九；鬢如雲，腰似柳，妙對綺絃歌釀酒。醉瑤臺，攜玉手，共燕此宵相偶；魂斷晚窗分首，淚沾
金縷袖。

生查子

春病與春愁，何事年年有？半爲枕前人，半爲花間酒。醉金尊，攜玉手，共作鴛鴦偶。倒載臥雲屏，雪面腰如柳。
爲惜美人嬌，長有如花笑；半醉倚紅粧，轉語傳青鳥。管方深，恰恰好，唯恐相逢少；似這一般情，肯信春光老。
清曉牡丹芳，紅豔凝金蕊；乍占錦江春，永認笙歌地。感人心，爲物瑞，爛熳煙花裏；戴上玉釵時，迥與凡花異。
密雨阻佳期，盡日顛然坐；簾外正淋漓，不覺愁如鎖。夢難裁，心欲破，淚逐簷聲墮；想得玉人情，也合思量我。

遐方怨

紅綬帶，錦香囊，爲表花前意，殷勤贈玉郎。此時更役心腸，轉添秋夜夢魂狂。思豔質，想嬌粧，願蚤傳金盞，同歡臥醉鄉！任人猜
妬惡猜防，到頭須使似鴛鴦。

● 宋無「枝」字。

● 宋作「恨」。

● 宋作「態」。

● 宋作「情」。

更漏子

燭燼煌，香旖旎，閑放一堆鴛被。慵就寢，獨無憐，相思魂欲銷。不會得，這心力，判了依前還憶。空自怨，奈伊何，別來情更多。
 掌中珠，心上氣，愛惜豈將容易。花下月，枕前人，此生誰更親？對秋深，離恨苦，數夜滿庭風雨。凝想坐，斂愁眉，孤心似有違。
 求君心，風韻別，渾似一團煙月。歌皓齒，舞紅箋，花時醉上樓。能婉媚，解嬌羞，王孫忍不攀留！惟我恨，未綢繆，相思魂夢愁。

魏承班六首

生查子

離別又經年，獨對芳菲景。嫁得薄情夫，長抱相思病。花紅柳綠間，晴空蝶弄雙雙影。羞看綉羅衣，爲有金鸞并。

滿宮花

寒夜長更漏永，愁見透簾月影。王孫何處不歸來？應在倡樓醉酩酊。金鴨無香羅帳冷，羞更雙鸞交頸。夢中幾度見兒夫，不忍罵

伊薄倖。

菩薩蠻

玉容光照菱花影，沉沉臉上秋波冷。白雪一聲新，雕梁起暗塵。寶釵搖翡翠，香惹芙蓉醉。攜手入鴛衾，誰人知此心？

調金門

煙水闊，人值清明時節，雨細花零鶯語切，愁腸千萬結。鴈去音徽斷絕，有恨欲憑誰說？無事傷心猶不徹，春時容易別。
 春欲半，堆砌落花千片。早是潘郎長不見，忍聽雙語燕！飛絮晴空颺遠，風送誰家絃管？愁倚畫屏凡事懶，淚沾金縷線。
 長思憶，思憶佳人輕擲，霜月透簾澄夜色，小屏山凝碧。恨恨若何太極？記得嬌嬈無力。獨坐思量愁似織，斷腸煙水隔。

閣選二首

調金門

美人浴，碧沼蓮開芬馥，雙鬢綰雲顏似玉，素娥暎淡綠。雅態芳姿閑淑，雪映銀裝金斛。水澹青絲珠斷續，酥融香透肉。

定風波

江水沉沉帆影過，遊魚到晚透寒波。渡口雙雙飛白鳥，煙裏蘆花深處隱漁歌。扁舟短棹歸蘭浦，人去蕭蕭竹徑透青莎。深夜

無風新雨歇，涼月露迎珠顆入圓荷。

尹鶉十一首

江城子

裙拖碧，步飄香，纈腰束素長。鸞雲光，拂面瓏瓏膩玉碎凝粧。寶柱秦箏彈向，晚絃促鴈更思量。

河滿子

雲雨常陪勝會，笙歌慣逐閑遊。錦里風光應占，玉鞭金勒驪驅。戴月潛穿深曲，和香醉脫輕裘。方喜正同鸞帳，又言將往皇州。

每憶良宵公子伴，夢魂長掛紅樓。欲表傷離情味，丁香結在心头。

女冠子

雙成|同伴，去去不知何處，有佳期？霞帔金絲薄，花冠玉葉危。懶乘丹鳳子，學跨小龍兒，因奈天風緊，挫腰肢。

菩薩蠻

嗚嗚曉角調如語，畫樓三會喧雷鼓。枕上夢方殘，月光鋪水寒。蛾眉應斂翠，只尺同千里。宿酒未全消，滿懷離恨饒。

錦綉閑襯丁香枕，銀缸燼落猶慵寢。顛坐遍紅爐，誰知情緒孤。少年狂蕩慣，花曲長牽絆。去便不歸來，空教駿馬廻。

撥棹子

- 朱作「伴侶」。
- 朱作「咫」。
- 朱作「回」。

丹臉賦，雙鬢媚，冠子縷金裝翡翠，將一朵瓊花堪比。窠窠繡鸞鳳，衣裳香窄地。銀臺蠟燭滴紅淚，醮酒勸人教半醉，簾幙外月華如水。特地向寶帳顛狂，不肯睡。

風切切，深秋月，十朵芙蓉繁豔歇。小檻細腰無力，空贏得，目斷魂飛何處說？寸心恰似丁香結，看看盡瘦胸前雪。偏掛恨少年拋擲，羞覩見繡被堆紅，閑不徹。

金浮圖

繁華地，王孫富貴，玳瑁筵開，下朝無事。壓紅裙，鳳舞黃金翅。玉立纖腰，一片揭天歌吹。滿目綺羅珠翠。和風淡蕩，偷散沉檀氣。堪判醉，韶光正媚。折盡牡丹，豔迷人意。金張許史，應難比。貪戀歡娛，不覺金烏墜。還惜會難別易，金船更勸，勒住花驄轡。

秋夜月

三秋佳節，罩晴空，凝碎露，茱萸千結。菊蕊和煙輕撚，酒浮金屑。微雲雨，調絲竹，此時難輟。歡極，一片豔歌聲揭。黃昏慵別，炷沉煙，熏綉被，翠帷同歇。醉並鴛鴦雙枕，暖偎春雪。語叮嚀，情委曲，論心正切。夜深窗透，數條斜月。

清平樂

偎紅斂翠，盡日思閑事。髻滑鳳皇釵欲墜，雨打梨花滿地。繡衣獨倚闌干，玉容似怯春寒。應待少年公子，鴛幃深處同歡。芳年妙伎，淡拂鉛華翠，輕笑自然生百媚。爭那尊前人意。酒傾琥珀盃時，更堪能唱新詞。賺得王孫狂處，斷腸一搦腰肢。

李珣十八首

中興樂

後庭寂寂日初長，翩翩蝶舞紅芳。綉簾垂地，金鴨無香，誰知春思如狂？憶蕭郎，等閑一去，程遙信斷，五嶺三湘。休開鸞鏡學宮粧，可能更理笙簧？倚屏凝睇淚落成行。手尋裙帶帶鴛鴦，暗思量，忍孤前約，教人花貌，虛老風光！

- 朱作「洩」。
- 朱「風切切」首在「丹臉賦」之前。
- 朱作「弄」。
- 朱作「低」。
- 朱作「贈」。

漁父三首

水接衡門十里餘，信船歸去臥看書。輕爵祿，慕玄虛，莫道漁人只爲魚。
避世垂綸不記年，官高爭得似君閑。傾白酒，對青山，笑指柴門待月還。
棹聲鷗飛水濺袍，影隨潭面柳垂梢。終日醉，絕塵勞，曾見錢塘八月濤。

南鄉子

攜籠去，採菱歸，碧波風起雨霏霏。趁岸小船齊棹急，羅衣濕，出向梳榔樹下立。
雲鬢重，葛衣輕，見人微笑亦多情。拾翠採珠能幾許？來還去，爭及村居織機女。
登畫舸，泛清波，採蓮時唱採蓮歌。欄棹聲齊羅袖斂，池光颯，驚起沙鷗八九點。
雙鬢擊，小眉彎，笑隨女伴下春山。玉纖遙指花深處，爭回顧，孔雀雙雙迎日舞。
紅荳蔻，紫玫瑰，謝娘家接越王臺。一曲鄉歌齊撫掌，堪遊賞，酒酌螺杯流水上。
山果熟，水花香，家家風景有池塘。木蘭舟上珠簾捲，歌聲遠，椰子酒傾鸚鵡盞。
新月上，遠煙開，慣隨潮水採珠來。棹穿花過歸溪口，沽春酒，小艇纜牽垂岸柳。

定風流

志在煙霞慕隱淪，功成歸看五湖春。一葉舟中吟復醉，雲水；此時方認自由身。
花鳥爲隣鷗作侶，深處；經年不見市朝人。已得
希夷微妙旨，潛喜；荷衣蕙帶絕纖塵。

十載逍遙物外居，白雲流水似相於。乘興有時攜短棹，江島；誰知求道不求魚。
到處等閑邀鶴伴，春岸；野花香氣撲琴書。更飲
一杯紅霞酒，回首；半鈞新月貼清虛。

又見辭巢歸子燕，阮郎何事絕音徽。簾外西風黃葉落，池閣；隱莎蛩叫雨霏霏。
愁坐算程千萬里，頻跋；等閒經歲兩心

- ① 朱作「織」
- ② 朱作「傍」
- ③ 朱作「波」
- ④ 朱作「新」
- ⑤ 朱作「燕子歸」
- ⑥ 朱缺「類

跋「二字」

遠。聽鶻憑繩無定處，不知；淚痕流在畫羅衣。

雁過秋空夜未央，隔窗煙月鎖蓮塘。往事豈堪容易想？惆悵！故人迢遞在瀟湘。縱有回文重疊意，誰寄？解鬟臨鏡泣殘粧。沉水香消金鴨冷，愁永；候蟲聲接杵聲長。

簾外煙和月滿庭，此時閒坐若爲情！小閣擁爐殘酒醒，愁聽；寒風葉落一聲聲。唯恨玉人芳信阻，雲雨；幬帷寂寞夢難成。斗轉更闌心杳杳，將曉；銀缸斜照綺琴橫。

西溪子

馬上見時如夢，認得臉波相送。柳堤長，無限意，夕陽裏，醉把金鞭欲墜。歸去想嬌嬈，暗魂銷。金縷牽鈿浮動，粧罷倚窗圓夢。日高時，春已老，人未到，滿地落花慵掃。離思正難減，燕喃喃。

李王八首

望江南：『多少恨，昨夜夢魂中；』『多少淚，斷臉復橫頤；』更漏子：（大石調金荃集作溫飛卿）『柳絲長，春雨細；』蝶戀花：『遙夜亭皋閑信步；』清平樂：『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採桑子（羽詞）：『亭前春逐紅英盡；』喜遷鶯：『曉月墜，宿煙微；』山花子：（一作浣溪沙）：『菡萏香銷翠葉殘；』子夜啼：（一本別見或作菩薩蠻）『花明月暗籠輕霧。』

（以上八首，見南唐二主詞）

馮延巳七首

羅敷豔歌（一名採桑子）：『小庭雨過春將盡；』『馬嘶人語春風岸；』更漏子（商調）：『夜初長，人近別；』『玉

● 朱本望江南作二闋。子夜啼另見，列馮延巳後。

● 朱只有「大石調」三字，無以下註。

● 朱本另見，列馮延巳後。

繡煙紅燭淚。臨江仙。冷紅飄起桃花片。虞美人。重簾新霧蕭索。碧波朱戶垂廉幕。

庚傳素 一首

木蘭花

木蘭紅豔多情態，不似凡花人不愛；移來孔雀檻邊栽，折向鳳皇釵上戴。是何芍藥爭風彩，自共牡丹長作對。若教爲女嫁東風，除却黃鶯難匹配。

劉侍讀 一首

生查子 雙調

深秋更漏長，滴盡銀蟾燭。獨步出幽閨，月晃波澄綠。菱荷風乍觸，一對鴛鴦宿。虛棹玉釵驚，驚起還相續。

歐陽彬左丞 一首

生查子

竟日畫堂懽，入夜重閑宴。剪燭蟬煙香，促席花光艷。待得月華來，滿院如鋪練。門外簇驕驄，直待更深散。

許岷 一首

木蘭花 大石調

● 朱作「蠟」

小庭日晚花零落，倚戶無聊粧臉薄。寶箏金鴨任生塵，綉畫工夫全放却。有時覷著同心結，萬恨千愁無處說。當初不合儘饒伊，贏得如今長恨別。

江雨日煖芭蕉展，美人折得親裁剪；書成小簡寄情人，臨行更把輕輕撚。其中撚破相思字，却恐郎疑蹤不似。若還猜妾倩人書，誤了平生多少事。

林楚翹 一首

菩薩蠻 中呂調

畫堂春畫垂珠箔，臥來揉惹金釵落。簾滑枕頭移，髮○蟬狂欲飛。笑拖嬌眼慢，羅袖籠花面。重道好郎君，人前莫惱人。

薛昭蘊 一首

謁金門

「春滿院，疊損羅衣金線。」〔以上一首見花間集。〕

徐昌圖 三首

木蘭花 雙調

沉檀煙起盤紅霧，一箭霜風吹綉戶。漢宮花面學梅粧，謝女雪詩裁柳絮。長垂夾幕孤鸞舞，旋炙銀笙雙鳳語。紅窗酒病嚼寒冰，冰損相思無夢處。

臨江仙

● 朱作「髮」

飲散離亭西去，浮生常恨飄蓬，回頭煙柳漸重；淡雲孤雁遠，寒日暮天紅。今夜畫船何處？潮平淮月朦朧；酒醒人靜奈愁濃。殘燈孤枕夢，輕浪五更風。

河傳

秋光滿目，風清露白，蓮紅水綠；何處夢回弄珠拾翠，盈盈倚欄棹，眉黛蹙。採蓮調穩，吳侶聲相續，倚棹吳江曲，驚起莫天，幾雙交頸鴛鴦，入蘆花，深處宿。

毛跋

雍熙間，有集唐末五代諸家詞，命名家宴，爲其可以侑觴也。又有名尊前集者，殆亦類此。惜其本皆不傳。嘉禾顧梧芳氏采錄名篇，釐爲二卷，仍其舊名。雖不堪與花間艸堂頡頏，亦能一洗綺羅香澤之態矣。此本予得之閩中郭聖僕。聖僕酷好予家譜，刻必欲一字不遺而後快。癸酉中秋，後一日予訪之南都南關外。應門無人，惟檐前白鸚鵡學人語，呼客到已耳。老屋二間，不蔽風日，几榻間彝鼎盤缶，皆三代間物。其最珍玩者，一折角漢研，因顏其齋曰漢研。出異香佳茗作供，劇談竟日。臨別，贈予二書。茲編及翦納集也。又贈予二畫：一淡墨水仙，一秋林高岫，蓋其愛姬李陀奴、朱玉耶筆也。惜其無嗣。今墓檟已森，二姬各有所歸。二書，予安忍秘諸虞山毛晉識。

朱跋

尊前集一卷，錢塘丁氏善本書室藏梅禹金鈔本。尊前集屢見宋人紀載。惟直齋書錄解題歌詞一類，所採至詳，獨未之及。明嘉禾顧梧芳刻於萬歷壬午。序稱：『聯其所製，爲上下二卷，名曰尊前集。』又稱：『素愛花間集，而余所編，第有類焉。』毛子晉重刻之，則謂：『尊前集本不傳，梧芳采錄多篇，釐爲二卷，仍其舊名。』一若輯自顧氏之手者。四庫提要嘗辨之。明季刻書，往往故爲眩亂。顧氏此序，且不能自圓其說矣。朱竹垞見吳匏庵手鈔本，取勘顧本章次悉同。因定爲宋初人編輯。是本爲禹金珍奔，押以印記。丁氏藏書志謂：『禹金去萬歷時不遠。如果爲顧輯，必不鄭重如此。』按歐陽公近體樂府羅泌校語，已引尊前集蝶戀花玉樓春二條。金匱集菩薩蠻注云：『五首已見尊前集。』竝與今本合。惟羅校長相思深畫眉一首云：『尊前集作唐無名氏詞。』爲今本所無。吳伯宛謂流傳稍有遺易。其非顧氏重輯，則確無可疑。且卷中注舉一作云云，亦爲尙有他本之證。今依梅本寫定。其脫誤處，以毛本斟補，未暇旁徵也。甲寅冬十有一月歸安朱孝臧跋。

此
页
空
白

大都新刊關目的本東窗事犯

元 孔文卿撰

(正末粉引二將上)(坐定開)△姓岳名飛字鵬舉幼習武藝隨高宗南渡於金陵不經旬日有大金國四太子追襲到於浙西錢唐鎮立名行在即其帝位△統軍在朱遷鎮拒敵四太子閉門不出△平生願待復奪東京近新交上表欲起軍去不見聖旨到來這幾日神思不安呵不知有甚事?

不知朝治里有甚事張憲岳雲在意看守邊塞只今日便索上馬去。

(端正好)見一日帝王宣十三次多應擋餓俺百萬雄師莫不朝廷中別有甚關機事?既不沙却怎竹郎也偌差天使(△)多敢是聖明君犒賞特宣賜?怎肯信讒言□□□枝止不過休兵罷戰還朝呵是我暗暗地自尋思莫不是封□□聖恩慈明宣賜賞金資添軍校復還時將□□展六韜□□□府取京師殺猛將血橫尸奪了四京□□須要稱了俺平生志。(下)

(正末帶枷上)(開)自宣△到於關下不引見官里有秦檜將△送下大理寺問罪陛下信奸臣賊子將俺功臣虧損太平不用舊將軍信有之。

(點絳脣)立國安邦列着虎賁狼將沙場上臥雪眠霜爭與恁百二山河掌(混江龍)想挾人捉將相持廝殺數千場則落得被枷帶鎖枉了俺展土開疆信着個挾天子令諸侯紫綬臣待損俺守邊塞破敵軍鐵衣郎俺與你掃除妖氣洗蕩妖氛不能勾名標簿上割地屈問廳前想兒曹反謀帝王前不由英雄泪滴枷梢上想着俺掌帥府將軍一令到不出的坐都堂約法三章(云)非是岳飛造反皇天可表(油葫蘆)想十三人舞袖登城臨汴梁向青城虜了上皇(云)嚇得禁軍八百萬□□卸甲□□那其間無一個匣中寶劍擊秋霜楊戩是個幫閑攬懶元戎將蔡京是個傳書獻節頭斤相一個治家亡了家一個安邦的喪了邦虜得些金枝玉葉離了鄉黨若不是泥馬走康王(天下樂)到如今宋室江山都屬四國王生併的國破城荒那一場我與你重安日月定了四方戰沙揚幾

個死；破敵軍，幾處傷。兀的是功名紙半張。

既是我謀反，那里積草屯糧？誰兒來？

〔那叱令〕恁尋思試想，向殺場戰場。恁尋思試想，俺安邦定邦。恁尋思試想，立朝綱紀綱。我不合扶持的帝業興，我不合保護的山河壯，我不合整頓的地老天荒。〔鵲踏枝〕我不合定存亡列刀鎗。恁割的定計舖謀，損害賢良。試打入天羅地網，待交俺九族遭殃。〔寄生草〕仰面將高天問，英雄氣，怨上蒼。問天公不會天垂像。治居民不會交居民蕩。統三軍，不會交三軍喪。只落的滿身枷鎖跪厅前，却甚一輪皂蓋飛頭上！〔村里迓鼓〕我不合扶立一人爲帝，交萬民失望。我不合於家爲國無明夜，將烟塵掃蕩。我不合仗手策，憑英勇，占得山河雄壯。鎮得四海寧，帝業昌，民心息。兀的是我請官受賞。〔元和令〕消不得上馬金，下馬銀，也合教出朝將，入朝相。我與恁奪旗扯鼓統兒郎，不能勾列金釵十二行。交這個牧童村叟蠶芒郎，到能勾暮登天子堂。〔上馬嬌〕不索你狠，更怕我荒。你道是先打後商量，做了個耕牛爲主遭鞭杖。見外則荒，內則相隔着漢洋江。陛下常久履鎮蘇杭。〔遊四門〕則怕不知禍起在蕭牆。你待興心亂朝綱，詐傳宣賺離我邊庭上。元來恁沒世界，有官方。暗暗將刀斧列在階傍。〔勝葫蘆〕却甚欄障佳人錦瑟傍，今日和天也順時光。則那逆天的天不交命亡，順天的禍從天降。逆天的神靈不報順天的受災殃。〔寄生草〕你道我把朝廷亂，不合將社稷匡。我不合降威方，揭寨施心亮。我不合捉李成賊到中軍帳。我不合破金國扶立的高宗旺。待將我簽頭號令市曹中，却甚功勞寫在凌煙上！〔云〕皇天可表岳飛忠孝。〔賺煞〕下我在十惡死囚牢，再不坐九鼎蓮花帳。只我這謀反事如何肯當？我死呵做個負屈冤忠孝鬼！見有侵境界小國偏邦，秦檜結勾起刀槍。陛下則怕你坐不久龍床！俺死呵落得個蓋世界居民衆衆講。岳飛子父每不合捨性命生併的南伏北降，出氣力，西除東蕩。

殺了岳飛岳雲張憲三人，陛下你便倡砍折條擎天駕海紫金樑。（下）（正末扮呆行者拿火筒上。）（念）

吾乃地藏神化爲呆行者，在靈隱寺中泄漏秦太師『東窗事犯』。

詩曰：

損人自損自身已，

我風我癡我便宜；

到底難逃死限催！

〔粉蝶兒〕休笑我垢面風癡，恁參不透我本心意，只與世人愚不解禪機。鬚鬢着短頭髮，跨着個破執袋，就裏敢包羅天地。我將這吹火筒，却離了香積。唱我泄天機故臨凡世。〔醉春風〕又不曾禮經懺法堂中，俺則是打勤勞山寺里。則爲你上謾天子下欺臣。

〔帶云〕你道我痴，我道你奸。縛虎則易，縱虎則難。太師這言語單道着，你休笑我。我干淨如你。你問我緣由，我對你說破看怎生支對？有甚不知你來意？

〔迎仙客〕你來意我理會得，你未說我先知。知你個怕心也，你那夢境惡，故來動俺山寺里。祝神祇禮懺會，休只管央及俺菩提。道不得念彼觀音力。（等太師云了）

〔石榴花〕太師一一問真實，你聽我說因依。當時不信大賢妻，他曾苦苦地勸你，你豈不自知？東窗下不解西來意。我胡蘆提你無支持。只爲奸滑狡佞將心昧，你但舉意我早先知。〔鬪鶻鴉〕知你結勾他邦，可甚於家爲國？咱人事要尋思，免勞後悔。豈不聞湛湛青天不可欺。據着你這所爲，來這里嚇鬼瞞神，做的個藏頭露尾。（云）太師爾休笑這火筒。〔紅綉鞋〕他本是個君子人，則待挾權倚勢。吹一吹，登時交人烟滅灰飛。則爲他節外生枝，交人落便宜。爲甚不廚中放，常向我手中攜。

「這其間不是我掌握着呵！」〔唱〕敢起烟塵傾了社稷。

〔十二月〕唉，你個朝中宰職，只管里懊惱鬧梨。我這里明明取出，他那里暗暗掂提。不是風和尚直恁爲醬，也強如干喫了堂食。〔堯民歌〕你好坐而不覺，立而飢。這的是兩頭白面做來的。我重吃了兩個莫驚疑！你屈壞了三人待推誰？普天下明知，明知其中造化機。

百姓每恰似酸餡一般，都一肚皮衝包着氣。

〔滿庭芳〕你則待亡家敗國，你幾曾拿旗扯鼓廝殺相持？將別人邊塞功番成罪，你只會改是爲非。有神方難除你病疾，無妙藥將我難醫。爾將那英雄輩都向剛刀下做鬼，雲陽內血沾衣。〔快活三〕則爲爾非來，我這風越起，風過處日光輝。只爲你拿了雲握住，雨不淋漓。便下雨呵，則是替岳飛天垂泪。〔鮑老兒〕替頭兒，看看趨到爾那里，怕犯法沒頭罪。我不念經強如人咒罵你。你仔細參詳八句詩中意。你心我知，一言既出，四馬難追。 詩曰：

久聞丞相理乾坤， 占斷官中第一人；

都領羣臣朝帝闕， 堂中欽伏老勳臣。

有謀解使蠻夷退， 塞閉奸邪禁衛寧。

賢相一心忠報國，

路上行人說太平。

俺這里景致好。

〔耍孩兒〕□□寺峽峨秀麗，山疊翠。這湖瀑布嵐光水碧，這山千層萬□□□。這玉湖清浩蕩盡蘇堤。青山只會磨今古，綠水何曾洗是非！你修福利送前交人亡家破瓦解星飛。〔三煞〕岳飛定家邦功已休。秦檜反朝廷事已知。你兩家冤讎，有箇箇間水。則爲奸讒宰相千般狠，送了慷慨將軍八面威。爾所事，違天理。休言神明不報，只爭來早來遲。〔二煞〕你看看業貫滿，澈澈死限催。那三人等候在陰司內。這話是金風未動蟬先覺，暗送無常死不知。那時爾歸泉世，索受他十惡罪犯。休想打的出六道輪迴。〔收尾〕便侶啞囉般說與你，猜你索似悶事兒心上疑。有一日東窗事犯，知我來意，只怕你手擱着胸脯恁時節悔。〔下〕

〔正末扮虞候上〕（云）自家姓何，何宗立的便是。秦太師鈞命交西山靈隱寺勾捉呆行者去。誰想不見，唯留紙一張，上有八句詩，須索交太師看。（做見太師）（等太師看詩科）

詩曰：

棄了伽裟別了叅

不來塵世住心庵

二時齋粥無心戀

薄利虛名不意貪

性侶白雲離嶺岫

心如孤月下寒潭

承相問我歸何處

家住東南第一山

秦太師鈞旨，交往東南第一山勾捉呆行者葉守一，須索走遭去。（閃下）（等賣卦先生上云住）（末便上云）遠遠地見一個賣卦先生，第一問東南山去路；第二買一卦則個。（等賣卦先生云了下）（做望了拜）（賞花時）這六爻內特將禍福看，指引迷人八卦間。（等牧童吹笛科）（做聽住）

只聽的笛聲韻悠殘，這其間天昏日晚，直引鬼門關。○（閃下）（等地藏王上云）

（做見了科云）我那里不尋，你却在這里，秦太師鈞旨有勾。

（云）兀底明寫東南第一山！（等押秦太師帶枷上云了）

則見鬼吏牛頭慘霧間，見太師鬧着淚訴艱難。交傳示夫人只說道『東窗事犯，』大古是人馬報平安。（下）（等駕上云住）

睡了）（門神上了）

（正末扮魂了引二將上）（開）△三人自秦檜屈壞了。俺陽壽未終，奉天佛牒，玉帝勅，東岳聖帝交來高宗太上皇托夢去。

〔越調〕但行處怨霧淒迷，悲風亂吼。恰離枉死城中，早轉到陰山背後。不能青史內標，只落的剛刀下斬首。每日蔡不管，魏不收，送的俺酪子里遭誅，更怕我葫蘆罷手。〔紫花兒序〕三魂兒消消洒洒，七魄兒怨怨哀哀，一靈兒蕩蕩悠悠。俺不是降災邪祟，俺是出力公侯。你問緣由，我對聖主明言剛骨讎，俺說的並無虛謬。謝上聖將這屈死冤魂，放入這鳳閣龍樓。〔小桃紅〕躬身叉手緊低頭，又不敢把龍床扣，拜舞山呼痛傷憊。見官里，猛擗頭，驚回御寢把天顏奏。燈影下，誠惶頓首。臣說着傷心感舊，尙古自眉鎖廟堂愁。

〔鬼三臺〕臣在生時多生受。馳甲冑，做先鋒，帥首向沙塞擁貔貅。臣說着呵自羞。想微臣挾人捉將一旦休，只落的披枷帶鎖遭重囚。臣想統三軍永遠長春，不想半路里拔釐短籌。〔紫花兒序〕臣性命不若如花梢滴露，風里楊花，水上浮漚。臣統三軍，捨命與四國王做敵頭，將四京九府平收。不想臣扶持君王不到頭，提起來兩淚交流。想微臣蓋世功名，到今日一筆都勾。

臣等三人每會與國家出氣力來。

〔金焦葉〕臣捨性命沙場上戰鬥。臣出氣力軍前陣後。剗地撇俺在三關里不徹。臣意社稷江山宇宙。〔調笑令〕陛下索趁逐替微臣報冤讎！臣須是一日無常萬事休，不能勾懸牌掛印將君恩受。只落的拚扒吊拷百事有，早難道衆臣千秋。

〔禿廝兒〕臣望寫皇閣千年○不朽，標青史萬代名留。臣做了個充飢畫餅風內燭，這冤讎冤讎怎肯干休。〔聖藥王〕臣這萬頭又不曾寫犯由，也合三思然後再追求。臣海外收伏了四百州，將凌煙閣番作抱官囚，久已後再誰想分破帝王憂。

〔絡絲娘〕臣捨性命出氣力，請鶯糧將邊庭鎮守。秦檜沒功勞，請俸干吃了堂食御酒。他待將咱宋室江山一筆勾。好金帛和大金家結勾。〔綿答絮〕臣趁着悲風浙浙，怨氣哀哀，天公不管，地府難收。相伴着也野草閑花滿地愁，不能勾勅賜官封萬戶侯。想世事悠悠，嘆英雄逐水流。〔拙魯速〕臣將抽頭不抽頭，向殺人處便攪頭。秦檜安排釣鈎，正着他機勾怎生收救？臣當初只見食不見鈎。〔么〕想微臣志未酬，除秦檜一命休。陛下逼逐，記在心頭將緣由苦苦遺留，明明說透。把那禽獸割割肌肉，號令簽頭，豁不盡心上憂。〔收尾〕忠臣難出賊臣勾。陛下宣的文武功卿講究，用刀斧將秦檜市曹中誅。喚俺這屈死冤鬼奠盞酒。

（正末扮何立上）（開）自太師差自家東南第一山勾呆行者葉守一去，不想去惹多時節。

〔端正好〕秦鈞命陷在豐都，別妻子，離了鄉郡。則我便是個了事公人。鬼窟籠里衣飯也能尋。趁一去二十載無音信。〔滾繡球〕去時節未四旬，回來經幾春？不覺染秋霜兩鬢，轉回頭高塚麒麟。改換的日月別，重安的社稷穩。每應舊功臣老盡，今日另巍巍別是個乾坤。果然道長江後浪催前浪，今日立起新君換舊君，歲月如奔。

〔呆古朵〕玉塔前聖主將臣來問，聽臣說太師元因。當日做好事回來，路逢着一人，施全心膽大將他壞。秦檜福氣大難侵近。本向靈隱寺祭福星，想不到宅上惹禍根。〔倘秀才〕太師頓然省，將詩句議論。道這個呆行者好言而有准，道那八個字自包天地自殺身。因此上差臣爲公吏勾喚那僧人。因此上事緊。〔滾繡球〕想着太師情性，不由何宗立去心緊。正行里起撼天關大風一陣，無片時間早刮的地慘天昏。那風出山捲怪塵。那風入山推敗雲。嶮刮的那太華山一時崩損。□□□□崙，希力力難以影。那風刮的六朝老樹和根倒，萬里長江□□□□進退無門。〔倘秀才〕又無侵，古道疎籬遠村。見一個卦□□□□□□□□。他和那野草閑花作近隣。要知山下路，須問往來□□□□微臣向前去問那先生。

那先生道，你休問我。□□□□□□。

〔叨叨令〕恰問罷，早□祥雲瑞靄，乘着風信。□□□□□□笛聲韻。我將那東南山去路將它問。它指一□□□□□□□□去了也。末哥也末哥，向前來扯住禪師問。人云□□□□□□太師鈞命，有勾。那和尚道。

不索你勾，□□□□□□□□。這里怕你不信，交你看咱。

〔倘秀才〕恰道罷，見□□□□□□□□。在身並無那玉女金童接引，則有一簇牛頭鬼吏狠。交秦□□□□微臣，普碌碌推出獄門。

〔滾繡球〕太師追從見了呆□□□□山里作下文。不想東窗下事犯緊。道它則與謾君王幹家□□□□心規運。只爲它虐黎民好金帛，前後絕倫。他不合倉救中□□□□根府庫中偷了良狠毒心，一千般不依本分。更霸軍權，屈殺了外將軍。當初禍臨岳飛，今日災臨己。抵多少遠在兒孫近在身，說□謾神。〔倘秀才〕夫人聽說了陰司下囚，早不覺腮邊淚痕。古自想一夜夫妻百夜恩。說的夫人衛愁悶，爲太師受辛勤。要見太師呵，則除是關山盡夢魂。

〔滾繡球〕那陰司刑法別比陽間官府狠，不想它苦懨懨痛遭危困。只因笑吟吟陷平人洗垢尋痕，參可可皮肉開，血力力骨肉

分。痛殺殺怎哇那三推六問監押都是惡鬼孽神。既太師千般凌雪，若則除爾一上青山便化身，顯夫人九烈三貞。

〔二煞〕岳飛道秦檜不肯學漢蕭何追韓信，至潭溪資發的交職掛三齊印。道陛下自離京兆泥馬走，偈高祖榮陽一跳身。枉了它子父每捨死忘生，苦征惡戰，搗鼓奪旗，捉將挾人，漢人頭厮滾，噙熱血相噴。虧煞他枕盔認印月，臥甲地生鱗。〔尾〕投至奏的九重禁闕君王准，交燒與掌惡鄂都地藏神。屈殺了岳飛岳雲張憲三人，已上昇三個全身將身，秦檜賊臣不須論。想他誑上欺君，苦虐黎民。近有東岳靈文，交替了陳壽千年無字碑，古自證不的本。〔後庭花〕見一日十三次金字牌，差天臣將宣命開。宣徽臣火速臨京闕，以此上無明夜，離了寨冊。馳驛馬，踐塵埃，渡過長江一派。臣到朝中怎掙揣，想秦檜無百劃送微臣大理寺問罪責。將反朝廷名口揣，屈英雄泪滿腮。臣爭戰了十數載，將功勞番做罪責。

〔柳葉兒〕今日都撇在九霄口外，不能勾位三公日轉千階。將秦檜三宗九族家族壞，每家口舖大將秦檜，剖棺槨，剖尸骸。恁的呵恩和讎報的。曰：

（等地藏王隊子上）（斷出了）

〔題目〕岳樞密爲宋國除患

秦太師暗結勾反諫。

〔正名〕何宗立勾西山行者

地藏王證東窗事犯。

大都新刊關目的本東窗事犯全

此
页
空
白

金瓶梅詞話
(五)

〔明〕蘭陵笑笑生作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魔勝貪財

堪笑西門暴富，

有錢便是主顧。

一家歪斯胡纏，

那討綱常禮數？

狎客日日來往，

紅粉夜夜陪宿。

不是常久夫妻，

也算春風一度。

話說西門慶在院中貪戀住桂姐姿色，約半月不會來家。吳月娘使小廝一連拏馬接了數次。李家把西門慶衣帽都藏過一邊，不放手起身，丟的家中這些婦人都閑靜了。到別人猶可，惟有潘金蓮這婦人，青春未及三十歲，慾火難禁，一丈高，每日和孟玉樓兩箇打扮粉粧玉琢，皓齒朱唇，無一日不走。在大門首倚門而望，等到黃昏時分，到晚來歸入房中，架枕孤幃，鳳臺無伴，睡不着，走來花園中，款步花苔，月洋水底，猶恐西門慶心性難拏，怪玳瑁貓兒交權，鬪的我芳心迷亂。當時玉樓帶來一箇小廝，名喚琴童，年約十六歲，纔留起頭髮，生的眉目清秀，乖滑伶俐。西門慶教他拿鑰匙，看管花園打掃，晚夕就

● 崇作「求」。

● 崇無以上四十八字，別有四十二字：「詩曰：可憐獨立樹，枝輕根亦搖。誰爲露所抱，復爲風所飄。錦衾襲不開，

端坐夜及朝。是姿愁成瘦，非君重細腰。」

● 崇無「住」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一邊」二字。

● 崇無「到」字。

● 崇無以上八字。

● 崇下有「的」字。

● 崇無「一」字。

● 崇無「走」字。

● 崇

下有「只」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下有「看見那」三字。

● 以上二字崇作「便疑」。

● 崇作「情」。

● 「怪」字崇作「偶遇着」。

● 以上三字，崇作「越引逗的他」。

● 以上四字崇作「眉清目秀」。

● 崇無以

上三字。

● 崇無以上二字。



潘金蓮私僕受辱



金角木

劉理星壓勝求財

劉理星壓勝求財

在花園門前，一間小耳房內，歇潘金蓮和孟玉樓，白日裏常在花園中亭子上，坐在一處做針指，或下棋。這小厮專一道小慇懃，常觀見西門慶來，就先來告報。以此婦人喜他，常叫他入房，賞酒與他吃。兩箇朝朝暮暮，眉來眼去，都有意了。不想將近七月廿八日，西門慶生日來到，吳月娘見西門慶在院中留戀烟花，不想回家，一面使小厮玳安，拏馬往院中接西門慶。這潘金蓮暗暗修了一柬帖，交付玳安，教悄悄遞與你爹，說五娘請爹早些家去罷。這玳安不敢怠慢，騎馬一直到構欄李家。只見應伯爵，謝希太，祝日念，孫寡嘴，常時節，衆人正在那裏相伴着西門慶，樓着粉頭，花攢錦簇，醜樂飲酒。西門慶看見玳安來到，便問：『你來怎麼，家中沒事？』玳安道：『家中沒事。』西門慶道：『前邊各項銀子，叫傅二叔討，等我到家算帳。』玳安道：『這兩日，傅二叔討了許多，等爹到家中帳。』西門慶道：『你桂姨那一套衣服，稍來不會？』玳安道：『已稍在此。』便向毡包內，取出一套紅衫藍裙，遞與桂姐。桂姐道：『道了萬福，收了。連忙分付下邊，管待玳安酒飯。那小厮吃了酒飯，復走來上邊伺候，悄悄向西門慶耳邊，附耳低言，說道：『家中五娘使我稍了箇帖兒在此，請爹早些家去。西門慶纔待用手去接，早被李桂姐看見，只道是西門慶前邊，那表子寄來的情書，一手搗過來，拆開觀看，却是一幅迴文箋，錦箋上寫着幾行墨跡，桂姐遞與祝日念，教念與他聽。這祝日念見上面寫詞一首，名落梅風，對衆朗誦了一遍。』

黃昏想，白日思，盼殺人多情不至。因他爲他憔悴死，可憐也繡衾獨自。燈將殘，人睡也，空留得半牕的月。眠心硬，渾似

- 崇作「首」。
- 崇無「小」字。
- 崇下有「安」字。
- 崇無「潘」字。
- 崇無「孟」字。
- 崇無「中」字。
- 以上二字崇無。
- 崇作「獻」。
- 崇作「到了」。
- 以上三字崇無。
- 崇作「將近」。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以上五字崇作「因使」二字。
- 以上三字崇作「去」。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下有「個」字。
- 以上六字崇作「兒」。
- 崇下有「騎馬」二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相」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邊」字。
-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下有「個」字。
- 崇無「邊」字。
-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二字。
- 以上七字崇作「念道」。
- 崇作「明」。

鐵，這淒涼怎捱今夜？

下書愛妾潘六兒拜

那桂姐聽畢，撇了酒席，走入房中，倒在床上，面朝裏邊睡了。且說西門慶見桂姐惱了，把帖子扯的稀爛，衆人前把玳安踢了兩靴。脚請桂姐兩遍不來，慌的西門慶親自進房內，抱出他來，到酒席上，說道：「分付帶馬回去。家中那箇淫婦使你來？我這一家，都打箇臭死。」不說玳安含淚回家。西門慶道：「桂姐，你休惱，這帖子不是別人的，乃是舍下第五箇小妾頭寄，請我到家，有些事兒計較，再無別故。」祝日念在旁又戲道：「桂姐，你休聽他哄你哩。這箇潘六兒乃是那邊院裏新叙的一箇表子，生的一表人物，你休放他去。」西門慶笑趕着打，說道：「你這賊天殺的！單管弄死了人，緊着他恁麻犯人，你又胡說。」李桂卿道：「姐夫差了！既然家中有人拘管，就不消在外。」梳籠人家粉頭，自守着家裏的便了。纔相伴了多少時，那人兒便就要拋離了去。」應伯爵插口道：「說的有理。」便道：「大官人，你依我，你也不必惱。今日說過，那箇再恁惱了，每人爵二兩銀子買酒肉，咱大家吃。」到是這四五箇闊客，說的說，笑的笑，在席上猜枚行令，頑耍飲酒，把桂姐窩盤住了。西門慶把桂姐摟在懷中，倍笑，一遞一口兒飲酒。只見少頃，鮮紅漆丹盤，拿了七鍾茶來，雪綻般茶盞，杏葉茶匙兒，鹽笋芝蔴木樨泡茶，馨香可掬。每人面前一盞。應伯爵道：「我有箇朝天子兒，單道這茶好處：

這細茶的嫩芽，生長在春風下，不揪不採葉兒，但煮着顏色大，絕品清奇，難描難畫。口兒裏常時呷，醉了時想他，醒來時愛他。原來一簍兒千金價。」

- ① 崇無以上二字。
- ② 崇無「靴」字。
- ③ 崇無「內」字。
- ④ 崇無以上二字。
- ⑤ 崇下有「只得」二字。
- ⑥ 崇無以上二字。
- ⑦ 崇無「靴」字。
- ⑧ 崇無「頭」字。
- ⑨ 崇下有「來」字。
- ⑩ 崇作「實」。
- ⑪ 崇無「又」字。
- ⑫ 崇無「在外」兩字。
- ⑬ 崇無以上三字。
- ⑭ 崇無以上三十二字，別有「於是」二字。
- ⑮ 崇作「大官人」。
- ⑯ 崇無以上二字。
- ⑰ 崇無「肉」字。
- ⑱ 崇無以上三十二字，別有「於是」二字。
- ⑲ 崇作「陪」。
- ⑳ 崇無以上二字。
- ㉑ 崇無以上七字。
- ㉒ 崇下有「細」字。
- ㉓ 崇無以上十八字。
- ㉔ 崇無以上三字，崇作「曲」。

謝希大笑道：「大官人使錢費物。不圖這一撈兒，却圖些甚的？如今每人有詞的唱詞，不會詞，每人說箇笑話兒，與桂姐下酒。」

●該謝希大先說：「有一箇泥水匠，在院中慢地，老媽兒慢着。他些兒。他暗暗把陰溝內堵上箇磚，落後天下雨，積的滿院子都是水。老媽慌了，尋的他來，多與他酒飯，還秤了一錢銀子，央他打水。那泥水匠吃了酒飯，悄悄去陰溝內，把那箇磚拿出，把水登時出的罄盡。老媽便問：作頭，此是那裏的病？泥水匠回道：這病與你老人家病一樣，有錢便流，無錢不流。」原來把桂姐家來傷了。」

●桂姐道：「我也有箇笑話，回奉列位。有一孫真人擺着筵席請人，却教座下老虎去請。那老虎把客人一箇箇都路上吃了。真人等至天晚，不見一客到。人都說你那老虎，都把客人路上吃了。」不一時老虎來，真人便問：你請的客人，都往那裏去了？老虎口吐人言，告師父得知，我從來不曉得請人，只會白嚼人。就是一能。」當下把衆人都傷了。應伯爵道：「可見的俺每，只自白嚼你家孤老，就還不起箇東道。」于是向頭上拔下一根關銀耳幹兒來，重一錢，謝希大一對鍍金網巾圈，秤了秤，只九分半；祝日念袖中掏出一方舊汗巾兒，算二百文長錢；孫寡嘴腰間解下一條白布男裙，當兩壺半坛酒；常時節無以爲敬，問西門慶借了一錢成色銀子，都遞與桂柳，置辦東道，請西門慶和桂姐。那桂柳將銀錢都付與保兒，買了一錢螃蟹，打了一錢銀子，猪肉宰了一隻雞，自家又賠出些小菜兒來。廚下安排停當，大盤小碗，拿上來，衆人坐下，說了一聲動筋吃時，說時遲，那時快，但見：

人人動嘴，箇箇低頭。遮天映日，猶如蝗蝻。一齊來，擠眼撥肩，好似餓牢纜打出。這箇搶風膀臂，如經年未見酒和餚；那箇連

- 崇下有「就」字。
- 崇下有「因說道」三字。
- 崇作「了」。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塊」字。
- 崇作「那」。
- 以上九字崇作「桂姐見把他家來傷了」。
- 以上二字崇作「便」。
- 崇作「都路上一個個」。
- 以上十五字崇無。
- 崇無「往」字。
- 以上四字崇無。
- 崇作「重」。
- 崇作「實」。
- 崇無「男」字。
- 崇無「按」字。
- 崇作「是」。
- 崇作「一」。
- 崇作「又」字。
- 崇無「出」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作「啞」。
- 崇無以上二字。
- 以上八字崇無。
- 崇下有「又」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作「啞」。

二●快子，成歲不逢筵與席。一箇汗流滿面，恰似與鷄骨朵●有冤仇，一箇油抹唇邊，把豬毛皮連唾嚥。吃片時，盃盤狼藉；良久，●筋子縱橫。盃盤狼藉，如水洗之光滑；筋子縱橫，似打磨之乾淨。●這箇稱爲食王元帥，那箇號作淨整將軍。酒壺香咽，又重斟，盤饌已無遺去探。正是：珍羞百味片時休，果然都送入五臟廟！

當下衆人吃了●箇淨光王佛。西門慶與桂姐吃不上兩鍾酒，揀了些菜蔬，還●被這夥人吃的●去了。那日把席上椅子坐折了兩張，前邊跟馬的那●小廝，不得上來掉嘴吃，把門前供養的土地翻倒來，使位恰掙●了。一泡糞谷都的熱屎。臨出門來，孫寡嘴把李家明間內供養的鍍金銅佛，擡在褲腰裏。應伯爵推鬪桂姐親嘴，把頭上金啄針兒戲了。謝希大把西門慶川扇兒藏了。祝日●念走到桂卿房裏照臉●溜了他一面水銀鏡子。常時節借的西門慶一錢八成●銀子，竟是寫在闕帳上了。原來這起人，只伴着西門慶頑耍，好不快活，有詩爲證：

構欄妓者●媚如揉，
只堪乘興暫時留；
若要死貪無足厭，
家中金鑰教誰收？

按下這裏●衆人簇擁着西門慶歡樂●飲酒。●單表玳安小廝●回馬到家。吳月娘和孟玉樓潘金蓮●在房坐的，見了●玳安，便問●你●接●了爹來了不會玳安哭的兩眼紅紅的，如此這般。『被爹踢罵了小的來了，說道●那箇再使人接，來家都要罵！』月娘便道：『你看●不合理，不來便了，如何去●罵小廝來如何狐迷變心這等的？』●孟玉樓道：『你踢將小廝便罷了，如何

● 崇作「三」 ● 崇作「禿」 ● 以上二字崇作「頃刻」 ● 以上二十字崇無 ● 崇作「得」 ●

● 崇作「又」 ● 崇無「的」字 ● 崇無「那」字 ● 以上四字崇作「便利」 ● 崇作「實」 ●

● 崇作「面」 ● 崇無以上二字 ● 以上四字崇作「子妍掩袖」 ● 崇作「乘興開來可暫留」 ● 「足

厭」崇作「厭足」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下有「不題」二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 崇下有「正」字 ● 崇下有「便問」二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下有「去」字 ● 崇無「了」字 ●

● 以上四字崇作「說道」 ● 以上二字崇作「爹說」 ● 崇下有「惹」字 ● 崇作「又」 ● 崇無以上十字 ●

連俺們都罵將來？」潘金蓮道：「十箇九箇院中淫婦，和你有甚情實？常言說的好，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烟花寨。」金蓮只說出來，不防路上說話，草裏有人。李嬌兒從玳安自院中來家時分，走來廳下潛聽。見潘金蓮對着月娘，罵他家干淫婦，萬淫婦，暗懷恨在心，從此二人結仇，不在話下。正是：

甜言美語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

金蓮只曉爭先話，那料旁人起禍端。

不說李嬌兒與金蓮結仇，單表金蓮這婦人，歸到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時如半夏。知道西門慶不來家，把兩個丫頭打發睡了，推往花園中遊玩，將琴童叫進房，與他酒吃，把小廝灌醉了，掩閉了房門，褪衣解帶，兩箇就幹做在一處。正是：「色膽如天怕甚事，鴛鴦雨百年情。」（以下刪一百十八字）

自此爲始，每夜婦人便叫這小廝進房中。如此，未到天明就打發出來，背地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帶在頭上，又把裙邊帶的銷香囊股子，胡蘆兒，也與了他，繫在身底下。豈知這小廝不守本分，常常和同行小廝在街吃酒耍錢，頗露出圭角。常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有一日，風聲吹到孫雪娥李嬌兒耳竅內，說道：「賊淫婦，往常言語假撇清，如何今日也做出來了偷養小廝？」齊來告月娘，月娘再三不信，說道：「不爭你們和他合氣，惹的孟三姐不怪，只說你們擠撮他的小廝。」說的二人無言而退。落後，婦人夜間和小廝在房中行事，忘記關廚房門，不想被丫頭秋菊出來淨手看見了，次日傳與後邊小玉，小玉對雪娥說，雪娥同李嬌兒又來告訴月娘。正值七月廿七日，西門慶上壽，從院中來家。二人如此這般：「他屋裏丫頭，親口說出來，又不

① 崇無以上八字。 ② 崇作「見」。 ③ 崇無以上二字，下有「便」字。 ④ 崇無以上四字。 ⑤ 崇無以上十

四字。 ⑥ 崇有「潘」字。 ⑦ 崇無以上三字。 ⑧ 以上十六字崇無。 ⑨ 崇作「琴童」。 ⑩ 崇無「中」

字。 ⑪ 崇無以上二字。 ⑫ 崇無以上五字。 ⑬ 崇無「在」字。 ⑭ 崇下有「上」字。 ⑮ 以上二字

崇作「機關」。 ⑯ 崇無「人」字。 ⑰ 崇無「已」字。 ⑱ 崇無「言語」二字。 ⑲ 崇無以上四字。 ⑳

以上七字，崇作「從院中來家上壽」。 ㉑ 以上十九字崇無。

是俺們葬送他，大娘不說，俺們對他爹說，若是饒了這箇淫婦，自除非饒了蝎子。娘是的。月娘道：「他纔來家，又是他好日子，你每不依我，只顧說去。等住回亂將起來，我不管你。」二人不聽月娘之言，約的西門慶進入房中，齊來告訴說。金蓮在家養小廝一節。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走到前邊坐下，一片聲叫琴童兒。早有人報與潘金蓮，金蓮慌了手脚，使春梅忙叫小廝到房中，囑付千萬不要說出來，把頭上簪子都要過來收了，着了慌，就忘下。解了香囊葫蘆下來。被西門慶叫到前廳跪下，分付三四箇小廝，選大板子伺候。西門慶道：「問賊奴才，你知罪麼？」那琴童半日不敢言語。西門慶令左右：「除了帽子，拔下他簪子來我瞧。」見撇着兩根金裏頭銀簪子，因問：「你戴的金裏頭銀簪子往那裏去了？」琴童道：「小的並沒甚銀簪子。」西門慶道：「奴才還搗鬼，與我旋剝了衣服，拿板子打！」當下兩三箇小廝扶持，一箇剝去他衣服，扯了褲子，見他身底下穿着玉色絹襪兒，襪兒帶上，露出錦香囊葫蘆兒。西門慶一眼就看見，便叫拿上來我瞧，認的是潘金蓮裙邊帶的物件，不覺心中大怒。就問他：「此物從那裏得來，你實說是誰與你的？」謊的小廝半日開口不得。說道：「這是小的某日打掃花園，在花園內拾的，並不會有人與我。」西門慶越怒切齒，喝令：「與我細起。」着實打。當下把琴童兒，綳子綳着，兩點般攪杆打將下來，須臾打了三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順腿淋漓。又教大家人來保：「把奴才兩箇髻，與我擄了，趕將出去，再不許進門。」那琴童磕了頭，哭哭啼啼出門去了。這小廝只因昨夜與玉皇殿上掌書仙子厮調戲，今日罪犯天條，貶下方有詩爲證：

虎有偃弓烏有媒，金蓮未必守空閨；
不堪今日私奴僕，自此遭愆更莫追。

當下西門慶打畢琴童，趕出去了。潘金蓮在房中聽見，如提冷水盆內一般。不一時，西門慶進房來，謊的戰戰兢兢，渾身無

- 崇無「自」字。
- 崇以下爲：「此時正值七月二十七日，西門慶從院中來家上壽。」二十字。
- 以上二字崇作「他反」。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駭」字。
- 崇無「下」字。
- 崇無「問」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以上十一字崇作「見沒了簪子」五字。
- 崇無「就」字。
- 崇下有「來」字。
- 崇無「見」字。
- 崇下有「毛」字。
- 以上七十三字崇無。
- 崇下有「在」。

了脈息，小心在旁扶侍接衣服，被西門慶兜臉打了。簡耳刮子，把婦人打了一交。分付春梅，把前後角門頂了，不放一箇人進來。拿張小椅兒坐在院內花架兒底下，取了一根馬鞭子，拿在手裏，喝令淫婦脫了衣裳跪着。那婦人自知理虧，不敢不跪，到是眞箇脫去了上下衣服，跪在面前，低垂粉面，不敢出一聲兒。西門慶便問：『賊淫婦！你休推睡裏夢裏，奴才我纔已審問明白，他一一都供出來了。你實說，我不在家，你與他偷了幾遭？』婦人便哭道：『天麼天麼！可不冤屈殺了我罷了！自從你不在家，半箇來月，奴白日裏只和孟三姐做一處做針指，到晚夕早關了房門就睡了，沒勾當不敢出這角門邊兒來。你不信，只問春梅便了。有甚和鹽醋，他有箇不知道的？』因叫春梅來：『姐姐你過來，親對你爹說。』西門慶罵道：『賊淫婦！有人說你把頭上金裏頭簪子兩三根都偷與了小廝，你如何不認？』婦人道：『就屈殺了奴罷了！是那箇不逢好死的，嚼舌根的淫婦，嚼他那旺跳的？身子見你常時進奴這屋裏來歇，非都氣不憤，拏這有天沒日頭的事壓枉奴！就是你與的簪子，都有數兒，一五一十都在你查不是？我平白想起甚麼來，與那奴才好成楫的奴才也不枉說的行。一箇尿不出來的毛奴才，平空把我纂一篇舌頭。』西門慶道：『簪子有沒罷了，因向袖中取出琴童那香囊來，說道：『這箇是你的物件兒，如何打小廝身底下捏出來，你還口謊甚麼？』說着紛紛的惱了，向他白馥馥香肌上，颺的一馬鞭子來，打的婦人疼痛難忍，眼噙粉淚，沒口子叫道：『好爹爹！你饒了奴罷！你容奴說奴便說，不容奴說，你就打死奴，也只臭烟了這塊地！這箇香囊葫蘆兒，你不在家，奴那日同孟三姐在花園裏做生活，因從木香欄下所過，帶繫兒不牢，就抓落在地。我那裏沒尋誰知這奴才拾了奴，並不會與他。』只這一句，就合着剛纔琴童前廳上供稱在花園內拾的一樣的話。又見婦人脫的光赤條條，花朵兒般身子，嬌啼嫩語，跪在地下。那怒氣早已鑽入爪哇國去了，把心已回動了八九分。因叫過春梅，摟在懷中問他：『淫婦果然與小廝有首尾沒有？你說饒了淫婦，我就饒了罷。』那春梅撒嬌撒癡，坐在西門慶懷

- ① 以上二字崇作「一」。
- ② 崇無以上二字。
- ③ 崇無「纔」字。
- ④ 崇作「天那天那」。
- ⑤ 崇作「兒」。
- ⑥ 崇無此字。
- ⑦ 崇無「來」字。
- ⑧ 崇無「的」字。
- ⑨ 崇下有「無」字。
- ⑩ 崇作「材」。
- ⑪ 崇作「恁」。
- ⑫ 崇無以上二字。
- ⑬ 崇無「奴」字。
- ⑭ 崇下有「了」字。
- ⑮ 崇作「爛」。
- ⑯ 崇作「棚」。
- ⑰ 崇無此字。
- ⑱ 崇作「兒繫」。
- ⑲ 崇無以上二字。
- ⑳ 崇無以上三字。
- ㉑ 崇無以上六字。

裏說道：「這箇爹你好沒的說！」和娘成日唇不離腮，娘肯與那奴才這箇都是人氣不憤俺娘兒們，作做^①出這樣事來。爹，你也要箇主張，好把醜名兒頂在頭上，傳出外邊去好聽？」幾句把西門慶說的一聲兒不^②言語。丟了馬鞭子，一面教金蓮起來，穿上衣服。分付秋菊看菜兒，放卓兒吃酒。這婦人當下^③滿斟了一盃酒，雙手遞上去，花枝招颯，繡帶飄飄，^④跪在地下，等他鍾兒。西門慶分付道：「我今日饒了你，我若但凡不在家，要你洗心改正，早開了門戶，不許你胡思亂想，我若知道，定^⑤不饒你。」婦人道：「你分付奴知道了。」到是插燭也似^⑥與西門慶磕了四箇頭，方纔安座兒在旁陪坐飲酒^⑦，正是：「爲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潘金蓮這婦人，平日被西門慶寵的狂了，今日討得這場羞辱在身上，有詩爲證：

金蓮容貌更溫柔，

恃寵爭妍惹寇讎。

不是春梅當日勸，

父孃皮肉怎禁抽^⑧。

① 西門慶正在金蓮房中飲酒，忽聽^②小廝打門說：「前邊有吳大舅，吳二舅，傅夥計，女兒女婿，衆親戚，送禮來祝壽。」方纔撇了金蓮，整衣^③出來，^④前邊陪待賓客。那時應伯爵謝希大等衆人，都有人情。院中李桂姐家，亦使保兒送禮來。西門慶前邊亂着收人家禮物，發柬請人，不在話下。且說孟玉樓打聽金蓮受辱，約的西門慶不在家^⑤裏，瞞着李嬌兒孫雪娥，走來看望金蓮，^⑥見金蓮睡在床上，因問道：「六姐你端的怎麼緣故，我則說則箇。」那金蓮滿眼流淚，哭道：「三姐你看小淫婦，今日在背地裏白咬調漢子，打了我恁一頓。我到明日，和這兩個淫婦，冤讎結的有海深。」玉樓道：「你便與他有瑕玷，如何做作着把我的小廝弄出去了。六姐，你休煩惱，莫不漢子就不聽俺每說句話兒。若明日他不進我房裏來，等我慢慢勸他。」金蓮道：「多謝姐姐費心。」一面叫春梅看茶來吃，坐着說了回話，玉樓告辭^⑦回房去了。至晚，西門慶因上房，吳大娘子來了，走到玉樓房中宿歇。玉樓因

① 崇下有「我」字。

② 崇作「做作」。

③ 崇作「沒」。

④ 以上二字崇無。

⑤ 崇無以上八字。

⑥ 崇

作「並」。

⑦ 以上六字崇作「又」。

⑧ 崇下有「潘金蓮平日被西門慶寵的狂了，今日討這場羞辱在身上。」二十

崇無「聽」字。

⑨ 以上二字崇無。

三字。

⑩ 以上五十九字崇無。

⑪ 崇下有「當下」二字。

⑫ 崇無「聽」字。

⑬ 以上二字崇無。

崇無「來」字。

⑭ 崇作「房」。

⑮ 崇無以上三字。

⑯ 崇無「辭」字。

⑰ 以上二字崇無。

說道：『你休枉了六姐心，六姐並無此事，都是日前和李嬌兒孫雪娥兩箇有言語，平白把我的小厮扎鬻子，你不問了。』青紅皂白，就把他屈了。你休怪六姐，却不難爲六姐了？我就替他賭了。大誓。若果有此事，大姐姐有箇不先說的。』西門慶道：『我問春梅，他也是般說。』玉樓道：『他今在房中不好哩，你不去看他看去。』西門慶道：『我知道，明日到他房中去。』當晚無話。到第二日，西門慶正生日，有周守備、夏提刑、張團練、吳大舅，許多官客飲酒，拏轎子接了李桂姐，並兩箇唱的，唱了一日。李嬌兒見他姪女兒來，引着拜見月娘衆人，在上房裏坐吃茶。請潘金蓮見，連使丫頭請了兩遍，金蓮不出來，只說心中不好。到晚夕，桂姐臨家去，拜辭月娘，月娘與他一件雲絹比甲兒，汗巾花翠之類。同李嬌兒送出到門首。桂姐又親自到他花園角門首，好歹見見五娘。那金蓮聽見他來，使春梅把角門關閉，煉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叫不開。說道：『我不開。』這花娘遂羞訕滿面而回。正是：『廣行方便，爲人何處不相逢，多結冤讎，路逢狹處難回避。』不題李桂姐回家去了。單表西門慶至晚進入金蓮房內來。那金蓮把雲鬟不整，花容倦淡，迎接進房，替他脫衣解帶，伺候茶湯，水百般殷勤，扶持，把小意定貼戀。到夜裏，枕席魚水，懽娛，屈身忍澀，無所不至。說道：『我的哥哥，這一家都誰是疼你的？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惟有奴知道你的心，你知道奴的意。旁人見你這般疼奴，在奴身邊去的，多都氣不憤，背地裏架舌頭，在你跟前咬調。我的傻冤家，你想起甚麼來，中了人的拖刀之計，把你心愛的人兒，這等下無情，折到常言道，家鷄打的團團轉，野鷄打的貼天飛。你就把奴打死了，也只在這屋裏，敢往那裏去。』就是前日你在院裏，踢罵了小厮來，早時有上房大姐姐、孟三姐在跟前，我是不是說了一聲也是好的，恐怕他家裏粉頭淘潑壞了你身子，院

● 崇作「個」。

● 崇無以上五字。

● 以上三字崇作「他」。

● 崇作「個」。

● 崇下有「這」字。

● 崇作「出」。

● 崇作「金蓮」。

● 以上二字崇作「得」。

● 以上八字崇無。

● 崇下有「敢」字。

● 崇下有「不題」二字。

● 以上三十三字崇無。

● 崇無以上六字。

● 以上三字崇無。

● 崇無「都」字。

● 崇無「去」字。

● 崇無「了」字。

● 崇下有「的」字。

● 崇作「得」。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

作「是」。

● 以上二字崇無。

● 崇作「自」。

● 以上四字崇無。

● 崇無「裏」字。

中唱的只是①一味愛錢，你②有甚情節，誰人疼你？誰知被有心的人聽見，兩箇背地伯③成一幫兒，算計我，自古人害人不死，天害人纔害死了。往後久而自明，只要你與奴做箇主見便了。』於是④幾句把西門慶說的⑤窩盤住了，是夜與他淫慾無度。到次日，西門慶備馬，玳安安兩箇小廝⑥跟隨，往院中來。却說李桂姐正打扮着陪人坐的，聽見他來，連忙走進房去，洗了濃粧，除了簪環，倒在床上，裏衾而臥。西門慶走到，坐了半日，還沒一箇出來陪侍，只見⑦老媽⑧出來，道了萬福，讓西門慶坐下。虔婆便問：『怎的姐夫連日不進來走走？』西門慶道：『正是，因賤日窮冗，家中無人。』虔婆道：『姐兒那日打擾。』西門慶道：『怎的那日姐姐？』桂卿不來走走？虔婆道：『桂卿不在家，被客人接去店裏，這幾日還不放了來。』說了半日話，小頂人⑨拿茶來，陪着吃了。西門慶便問：『怎的不見桂姐？』虔婆道：『姐夫還不知哩，小孩兒家不知怎的，那日着了惱來家，就不好起來，睡倒了，房門兒也不出，直到如今，姐夫好狠心，也不來看看姐兒。』西門慶道：『真箇我通不知。』因問：『在那邊房裏，我看看去。』虔婆道：『在他後邊臥房裏睡。慌忙令丫環掀簾子，西門慶走到他房中，只見粉頭烏雲散亂，粉面慵粧，裏被便⑩坐在那⑪床上，面朝裏，見了西門慶，不動一動兒。便⑫問道：『你那日來家，怎的不好？』也不答應。又問：『你着了誰人惱？你告我說。』問了半日，那桂姐方開言說：『左右是你家五娘子，你家中既有恁好的迎懼，買俏，又來稀罕俺們，這樣淫婦做甚麼？俺們雖是門戶中出身，躡起腳兒，比外邊良人家，不成的貨兒高好些！我前日又不是供唱，我也送人情去。大娘倒見我甚是親熱，又那兩個⑬與我許多花翠衣服，待要不請你⑭見，又說俺院中沒禮法。只聞知人說，⑮你自家的了⑯五娘子，當能⑰請你⑱拜見，又不出來，家來，同俺姑娘又辭你⑲去，你⑲使丫頭把房門關了。端的好不識人敬重！』西門慶道：『你倒休怪他。他那日本等心中不自在，他若好時，有箇不出來見你的。這箇淫婦，我幾次因他

- ① 以上二字崇無。
- ② 崇無「你」字。
- ③ 崇作「做」。
- ④ 以上二字崇無。
- ⑤ 崇作「他」。
- ⑥ 崇作「他」。
- ⑦ 崇作「他」。
- ⑧ 崇作「他」。
- ⑨ 崇作「他」。
- ⑩ 崇作「他」。
- ⑪ 崇作「他」。
- ⑫ 崇作「他」。
- ⑬ 崇作「他」。
- ⑭ 崇作「他」。
- ⑮ 崇作「他」。
- ⑯ 崇作「他」。
- ⑰ 崇作「他」。
- ⑱ 崇作「他」。
- ⑲ 崇作「他」。
- ⑳ 崇作「他」。
- ㉑ 崇作「他」。
- ㉒ 崇作「他」。
- ㉓ 崇作「他」。
- ㉔ 崇作「他」。
- ㉕ 崇作「他」。
- ㉖ 崇作「他」。
- ㉗ 崇作「他」。
- ㉘ 崇作「他」。
- ㉙ 崇作「他」。
- ㉚ 崇作「他」。
- ㉛ 崇作「他」。
- ㉜ 崇作「他」。
- ㉝ 崇作「他」。
- ㉞ 崇作「他」。
- ㉟ 崇作「他」。
- ㊱ 崇作「他」。
- ㊲ 崇作「他」。
- ㊳ 崇作「他」。
- ㊴ 崇作「他」。
- ㊵ 崇作「他」。
- ㊶ 崇作「他」。
- ㊷ 崇作「他」。
- ㊸ 崇作「他」。
- ㊹ 崇作「他」。
- ㊺ 崇作「他」。
- ㊻ 崇作「他」。
- ㊼ 崇作「他」。
- ㊽ 崇作「他」。
- ㊾ 崇作「他」。
- ㊿ 崇作「他」。

再三咬羣兒口嘴傷人，也要打他哩。」這桂姐反手向西門慶臉上一掃說道：「沒羞的哥兒，你就打他！」西門慶道：「你還不知我手段。除了俺家房下，家中這幾箇老婆丫頭，但打起來也不善。着緊二三十馬鞭子，還打不下來，好不好還把頭髮都剪了！」桂姐道：「我見砍頭的，沒見砍嘴的！你打三箇官兒，唱兩箇喏，誰見來？你若若有本事到家裏，只剪下一料子頭髮，拏來我瞧，我方信你是本司三院有名的好子弟。」西門慶道：「你敢與我排手？」那桂姐道：「我和你排一百箇手。」當日西門慶在院中歇了一夜，到次日黃昏時分，辭了桂姐，上馬回家。桂姐道：「我在這裏望旌節旗，耳聽好消息。哥兒，你這一去，沒有這物件，就休要見我。」這西門慶吃他激怒了幾句話，歸家已是酒酣，不往別房裏去，逕到前邊潘金蓮房來。婦人見他有酒了，加意用心伏侍。問他酒飯都不吃，分付春梅把床上拭抹涼蓆，乾淨帶上門出去。他便坐在床，令婦人脫鞋。那婦人不敢不脫，須臾脫了靴，打發他上床。西門慶且不睡，坐在一隻枕頭上。令婦人褪了衣服，地下跪着。那婦人諛的捏兩把汗，又不知因為甚麼。於是跪在地下，柔聲大哭道：「我的爹爹，你透與奴箇伶俐說話，奴死也甘心。饒奴終夕恁提心吊膽，陪着一千箇小心，還投不着你的機會。只拏鈍刀子鋸處我，教奴怎生吃受？」西門慶罵道：「賊淫婦！你真箇不脫衣裳，我就沒好意了。」因叫春梅：「門背後有馬鞭子，與我取了來。」那春梅只顧不進房來，叫了半日，纔慢條斯禮，推開房門進來。看見婦人跪在床地平上，向燈前倒着卓兒下了油。西門慶使他只不動身。婦人叫道：「春梅，我的姐姐，你救我救兒，他如今要打我。」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不要管他，你只遞馬鞭子與我打這淫婦！」春梅道：「爹，你怎的恁沒羞？娘幹壞了你的甚麼事兒？你信淫婦言語來？」平地裏起風波，要便搜尋娘，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你教人有刺，眼兒看得上你，倒是也。不依他！」拽上房門，走在前邊去了。那西門慶無法可處，反呵呵笑了，向金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這」字。
- 崇無「說」字。
- 崇作「柳」。
- 崇無「好」字。
- 以上十四字崇無。
- 以上五字崇作「兒，看你拿甚嘴臉見我」。
- 崇無「前邊」二字。
- 崇下有「內字」。
- 以上四字崇作「枕蓆拭抹」。
- 崇下有「上」字。
- 崇作「痛」。
- 崇作「服」。
- 以上二字崇作「由」。
- 崇無「的」字。
- 崇無「來」字。
- 崇作「那」。
- 崇作「我」。
- 崇作「你」。
- 崇作「倒」。

蓮道：『我且不打你，你上來，我問你要椿物兒，你與我不與我？』婦人道：『好親親！奴一身都骨朵肉兒，都屬了你，隨要甚麼，奴無有不依隨的。不知你心裏要甚麼兒？』西門慶道：『我心裏要你頂上一柳兒好頭髮。』婦人道：『好心肝，淫婦的。』身上，隨你怎的揀着燒過了也依，這箇剪頭髮却成不的，可不謊死了我罷了。奴出娘胞兒，活了二十六歲，從沒幹這營生。打緊我頂上這頭髮，近來又脫了奴好些，只當可憐見我罷。』西門慶道：『你只嘆我惱，我說的你就不依我。』婦人道：『我不依你再依誰？』因問：『你實對奴說，要奴這頭髮做甚麼去？』西門慶道：『我要做網巾。』婦人道：『你要做網巾，我就與你做，休要拳與淫婦，教他好壓鎖我。』西門慶道：『我不與人便了，要你髮兒做頂線兒。』婦人道：『你既要線兒，待奴剪與你。』當下婦人分開頭髮，西門慶拏剪刀，按婦人當頂上，齊臻臻剪下一大柳來，用紙包放在順袋內。婦人便倒在西門慶懷中，嬌聲哭道：『奴凡事依你，只願你休忘了心腸。隨你前邊和人好，只休拋閃了奴家。』是夜與他慣會異常。到次日，西門慶起身，婦人打發他吃了飯，出門騎馬，逕到院裏。桂姐便問：『你剪的他頭髮在那裏？』西門慶道：『有在此。』便向茄袋內取出，遞與桂姐，打開觀看，果然黑油也一般好頭髮，就收在袖中。西門慶道：『你看了還與我。他昨日爲剪這頭髮，好不費難！吃我變了臉，惱了他，纔容我剪下這一柳子來。我哄他，只說要做網巾頂線兒，逕拳進來與你瞧。可見我不失信。』桂姐道：『甚麼稀罕貨，慌的你恁箇腔兒。等你家去，我還與你，比你恁怕他，就不消剪他的來了。』西門慶笑道：『那裏是怕他的，我語言不的了。』桂姐一面教桂卿陪着他吃酒，走到背地裏，把婦人頭髮早架在鞋底下，每日躡踏，不在話下。到是，把西門慶纏住，連過了數日，不放來家。金蓮自從頭髮剪下之後，覺意心中不快，每日房門不出，茶飯慵食。吳月娘使小廝，請了家中常走看的，那劉婆子看視，說娘子着了些暗氣，惱在心中，不能回轉，頭疼惡心，飲食不進。一面打開藥包來，留了兩服黑丸子藥兒，晚上用薑湯吃。又說：『我明日叫俺老公來，替你老人家看看，今歲流年，有』

● 崇無「都」字。

● 崇無「心」字。

● 以上三字崇作「奴」。

● 崇作「依」。

● 崇無「奴」字。

●

崇作「怪」。

● 崇無「我」字。

● 崇無「去」字。

● 崇作「奴」。

● 崇無「當」字。

● 崇無「觀」

字。

● 崇作「煩」。

● 崇無「你」字。

● 上「字崇作「恁說」。

● 以上二字崇作「却」。

● 崇

作「道」。

● 崇無「那」字。

● 崇下有「來」字。

● 崇作「我」。

災沒有？」**金蓮**道：「原來你家老公也會算命。」**劉婆**道：「他雖是箇聾盲人，到會兩三樁本事。第一善陰陽講命，與人家讓保。第二會針灸收瘡。第三樁兒不可說，單管與人家回背。」婦人問道：「怎麼是回背？」**劉婆**道：「如何有父子不和，兄弟不睦，夫妻小妻爭鬧，教了俺這老公去說了，替他用鎮物安鎮，鎮書符水，與他吃了，不消三日，教他父子親熱，兄弟和睦，妻妾不爭。若人家買賣不順溜，田宅不與旺者，常與人開財門，發利市，治病洒掃，禳星告斗都會。因此人都叫他做劉理星。也是一家子新娶箇媳婦，是小人家女兒，有些手脚兒不穩，常偷盜婆婆家東西往娘家去。丈夫知道，常被責打。俺老公與他回背，書了二道符，燒灰放在水缸下埋着。渾家大小，吃了缸內水，眼看着媳婦偷盜，只相沒看見一般。又放一件鎮物在枕頭上，那枕頭也好像封住了的，再不打他了。」那潘金蓮聽見，遂留心，便叫丫頭打發茶湯點心，與劉婆吃了。臨去包了三錢藥錢，另外又秤了五錢，教買紙劄信物。明日早飯時，叫劉婆來燒神紙。那劉婆子作辭回家。到次日果然大清早辰，領賊賄逕進大門往裏走。那日西門慶還在院中未來。看門小廝便問：「瞎子往那裏走？」**劉婆**道：「今日與裏邊五娘燒紙。」小廝道：「既是與五娘燒紙，老劉你領進去，仔細看狗。」這婆子領定，逕到潘金蓮臥房明間內。等到半日，婦人纔出來。瞎子見了禮，坐下。婦人說與他八字，賊瞎子用手掐了掐，說道：「娘子庚辰年，庚寅月，乙亥日，巳丑時。初八日立春，已交正月算命。依子平正論，娘子這八字中，雖故清奇，一生不得夫星濟。子上有些妨礙。亥中一木，生到正月間，不作身旺論，不剋當自焚。又兩重庚金羊刃，大重。夫星難爲，剋過兩箇纔好。」婦人道：「已剋過了。」賊瞎子道：「娘子這命中，休怪小人說，子平雖取煞印格，只吃了亥中有癸水，庚中又有癸水，水太多了，沖動了。只一重巳土，關煞混雜。論來男人煞重掌威權，女子煞重必刑夫，所以主爲人聰明機變，得人之寵辱。只有一件，今歲

● 崇作「災」。

● 崇作「算」。

● 崇作「比如」。

● 崇無「這」字。

● 崇作「書些」。

● 崇作

「合」。

● 崇無「着」字。

● 崇下有「內」字。

● 崇無「也」字。

● 崇無「了」字。

● 崇作「要」。

● 崇無「劉」字。

● 以上二字崇無。

● 崇無「子」字。

● 崇無「中」字。

● 以上二字崇無。

● 崇

作「在」。

● 崇作「亦」。

● 崇作「刃」。

● 崇作「丑」。

● 崇作「官」。

● 崇無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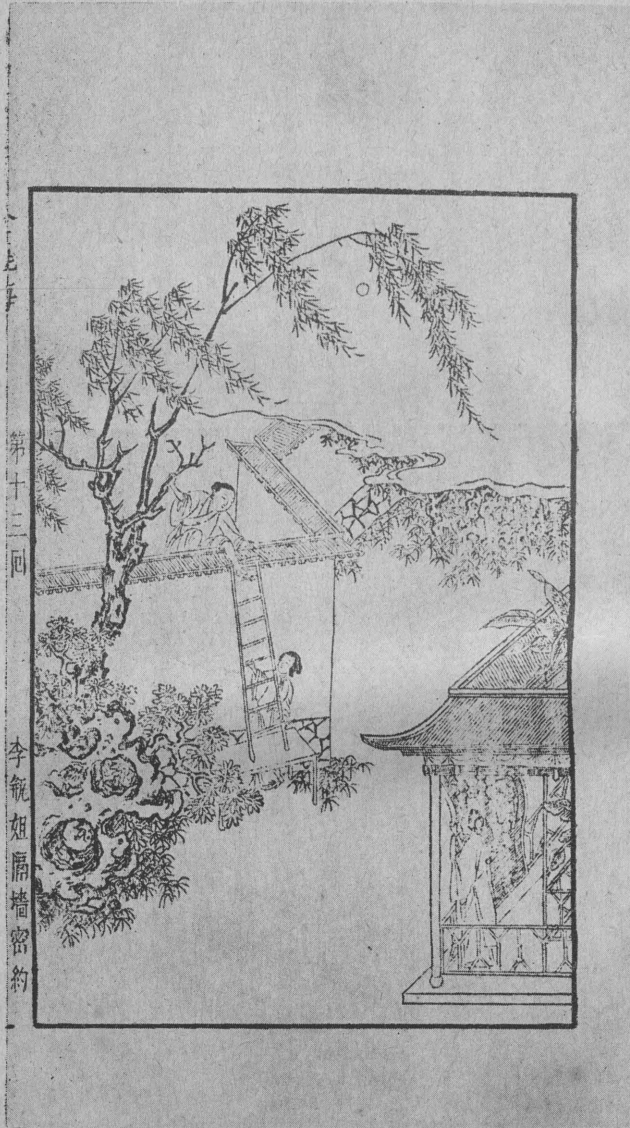
流年甲辰，歲運併臨災殃。必命中又犯小耗勾絞。兩位星辰打攪，雖不能傷，只是主有比肩不和，小人嘴舌，當沾些啾唧不寧之狀。婦人聽了，說道：『累先生仔細用心，與我回背回背。我這裏一兩銀子，相謝先生，買一盞茶吃。奴不求別的，只願得小人離退，夫主愛敬便了。』一面轉入房中，拔了兩件首飾，遞與賊賄，賊賄接了，放入袖中，說道：『既要小人回背，用柳木一塊，刻兩箇男人形像，書着娘子與夫主生時八字，用七七四十九根紅線，扎在一處，上用紅紗一片，蒙在男子眼中，用艾塞其心，用針釘其手，下用膠粘其足，暗暗埋在睡的枕頭內。又朱砂書符一道，燒火灰，暗暗攪在茶內。若得夫主吃了茶，到晚夕睡了枕頭，不過三日，自然有驗。』婦人道：『請問先生，這四樁兒是怎的說？』賊賄道：『好教娘子得知，用紗蒙眼，使夫主見你，一似西施一般，嬌艷。用艾塞心，使他心愛到你。用針釘手，隨你怎的不是，使他再不敢動手打你。着緊還跪着你。用膠粘足者，使他再不往那裏胡行。』婦人聽言，有這等事，滿心歡喜，當下備了香燭紙馬，替婦人燒了紙。到次日，使劉婆送了符水鎮物與婦人，如法常頓停當，將符燒灰，頓下好茶。待的西門慶家來，婦人叫春梅遞茶與他吃，到晚夕與他共枕同床。過了一日兩，兩日三，似水如魚，歡會如常。看官聽說，但凡大小人家，師尼僧道，乳母牙婆，切記休招惹他，背地甚麼事不幹出來？古人有四句格言說得好：

堂前切莫走三婆，後門常鎖莫通和。

院內有井防小口，便是禍少福星多。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① 崇下有「立至」二字。
- ② 以上二字崇作「却」。
- ③ 崇作「收」。
- ④ 以上二字崇無。
- ⑤ 崇無「像」字。
- ⑥ 崇作「辰」。
- ⑦ 崇無「火」字。
- ⑧ 以上二字崇無。
- ⑨ 崇作「恁」。
- ⑩ 以上二字崇無。
- ⑪ 以上六字崇無。
- ⑫ 以上四字崇無。
- ⑬ 崇作「安」。
- ⑭ 崇作「異」。
- ⑮ 以上十四字崇無。



李瓶姐隔牆密約

李瓶兒隔牆密約

迎春女窺隙偷光

人生雖未有千金，

處世規模要放寬。

好是但看君子語，

是非休聽小入言。

徒將世俗能權戲，

也畏人心似隔山。

寄語知音女娘道，

莫將苦處語爲甜。

話說一日，六月十四日，西門慶從前邊來，走到月娘房中，月娘告說：「今日你不在家，花家使小廝，拏帖子來請你吃酒，若是他來家就去。」西門慶觀看原帖，寫着：「即午院中吳銀家叙希，過我往萬萬。」於是打選衣帽齊整，叫了兩箇跟隨，預備下駿馬，先逕到花家。不想花子虛不在家了。他渾家李瓶兒，夏月間，戴着銀絲髮髻，金鑲紫瑛墜子，藕絲對衿衫，白紗挑線鑲邊裙，裙邊露出一對紅鴛鳳嘴，尖尖齶齶，立在二門裏合基上，手中正擎一隻紗線繒綉鞋扇。那西門慶三不知正進門，兩箇撞了箇滿懷。這西門慶留心已久，雖故庄上見了一面，不曾細翫其詳。於是對面見了一面，人生的甚是白淨，五

① 以上二字，崇作「牆頭。」

② 以上四字，崇作「隙底私窺。」

③ 以上五十六字，崇無，別有四十九字：「詞曰：綉面芙蓉

一笑開，斜飛寶鴨襯香頰，眼波纔動被人猜。一面風情深有韻，半篙嬌恨寄幽懷，月移花影約重來。右調山花子。」

④ 以上五

字崇無。

⑤ 以上四字，崇作「往前邊走來。」

⑥ 上一字崇無。

⑦ 以上四字崇無。

⑧ 崇無以上七字。

⑨ 崇無上一字。

⑩ 崇下有「一」字。

⑪ 崇下有「即」字。

⑫ 崇下有「同」字。

⑬ 以上二字崇作「少

頃。」

⑭ 崇無以上二字。

⑮ 以上三字崇作「駿馬。」

⑯ 崇下有「小脚」二字。

⑰ 崇無以上十二字。

⑱ 崇作「走。」

⑲ 崇無以上二字。

⑳ 以上二字，崇作「今日。」

㉑ 崇無以上二字。

㉒ 上一字崇作

「見他。」

短身材，瓜子面皮，生的細彎彎兩道眉兒，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忙向前深深的作揖。婦人還了萬福，轉身入後邊去了。使出一箇頭髮齊眉的丫鬟來，名喚秀春，請西門慶客位內坐。他便立在角門首，半露嬌容，說：「大官人少坐一時，他適纔有些小事出去了，便來也。」少頃使丫鬟捧出一盞茶來。西門慶吃了，婦人隔門說道：「今日他請大官人往那邊吃酒去，好歹看奴之面，勸他早些來。」家。兩箇小廝又都跟的去了，止是這兩箇丫鬟和奴，家中無人。」西門慶便道：「嫂子見得有理，哥家事要緊，嫂子既然分付在下，在下已定伴哥同去，怎肯失了哥的事？」正說着，只見花子虛來家，婦人便回房中去了。花子虛見西門慶敘禮，說道：「蒙兄下降，小弟適有些不得已小事出去，望望，失迎恕罪。」於是分賓主坐，便叫小廝煮茶。須臾茶罷，分付小廝：「對你娘說，看菜兒來。我和你西門爹吃三盃起身。」今日院內吳銀姐生日，請兄同往一樂。」西門慶道：「仁兄，何不早說？」即令玳安快家去討五錢銀子封了來。花子虛道：「兄何故又費心？小弟到不是了。」西門慶見左右放卓兒，說道：「兄不消留，坐了，咱往裏邊吃去罷。」花子虛道：「不敢久留，兄坐一回。」就是大盤大碗鷄蹄鮮肉，餚饌，拏將上來。銀高脚葵花鍾，每人一鍾，又是四箇捲餅，吃畢，收下來與馬上人吃。少頃，問玳安取了分資來，一同起身上馬。西門慶是玳安平安兒，花子虛是天福天喜兒，四箇小廝跟隨，逕往枸欄後巷吳四媽家，與吳銀兒做生日。到那裏花攢錦簇，歌舞吹彈，飲酒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慶留心，把子虛灌的酪酊大醉，又因李瓶兒央浼之言，頓得相伴他一同來家。小廝叫開大門，扶到他客位坐下。李瓶兒同丫環掌着燈燭出來，把子虛攙扶進去。西門慶交付明白，就要告回。婦人旋走出來，拜謝西門慶，說道：「拙夫不才，貪酒多累，看奴薄面，

崇無以上三字。 崇無以上四字。 崇無上一字。 崇無以上三字。 崇作「回」。 崇無的

字。 崇無以上七字。 上一字崇無。 崇作「哥」。 崇無以上二字。 崇下有「下」字。

崇下有「又」一字。 崇無以上一字。 崇下有「六月二十四」是「六字」。 崇作「哥」。 崇

作「二哥」。 崇作「哥」。 崇無「兄」字。 崇無「留」字。 上一字崇作「哥略」。 崇

以上十字，崇作「少頃，就是齊整」六字。 崇作「三」。 崇無「問」字。 崇無以上二十四字。

崇無以上四字。 崇無以上二字。

姑待來家，官人休要笑話。」那西門慶忙屈着，還嚙，說道：「不敢。嫂子這裏分付，早晨一面出門，將的軍去，將的軍來。」在下敢不銘心刻骨，同哥一答裏來家。非②嫂子就心顯的在下幹事不的了。你看③哥在他家，被那些人纏住了，我纏着你④催哥起身。走到樂星堂兒門首，粉頭鄭愛香兒家，小名叫做鄭觀音，生的一表人物，哥就往他家去。被我再三攔住了，說道：「哥家去罷，改日再來。」家中嫂子放心不下，方纔一直來家。不然⑤，若到鄭家⑥，一夜不來。嫂子上在，不該我說，哥也糊塗。嫂子又青年，惹大家室，如何便丟了去⑦。成夜不在家，是何道理？」婦人道：「正是如此。奴爲他這等在外胡行，不聽人說，奴也氣了一身病痛在這裏，往後大官人，但遇他在院中，好歹看奴薄面，勸他早早回家。奴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這西門慶是頭上打一下脚底板響的人，積年風月中走，甚麼事兒不知道？可可⑧今日婦人，到明明開了一條大路，教他入港⑨。於是滿面堆笑道：「嫂子說那裏話？比來比來，相交朋友做甚麼？我已定苦心諫哥，嫂子放心。」婦人又道了萬福，又叫小丫鬟拿了一盞果仁泡茶來，銀匙雕漆茶鍾。⑩西門慶吃畢茶，說道：「我回去罷，嫂子仔細門戶。」於是⑪告辭歸家。自此這⑫西門慶，就安心設計，圖謀這婦人。屢屢安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把子虛掛住在院裏飲酒過夜。他便脫身來家，一往⑬在門首站着。看見⑭婦人⑮領着兩箇丫鬟，正在門首。看見西門慶在門前⑯咳嗽，一回走過東來，又往西去，或在對門站立，把眼不住望門裏盼着⑰。婦人影身在門裏，見他來便閃進裏面，他過去了，又探頭去瞧。兩箇眼意心期，已在不言之表。一日，西門慶門首正站立間，婦人使過⑱小丫鬟秀⑲春來請。西門慶故意問道：「姐姐，你⑲請我做甚麼？你爹在家裏不在？」秀⑲春道：「俺爹不在家，娘請西門慶問句話兒。」這西門慶得不的此⑳一聲，連忙走過來。讓⑳到客位內。

- 崇作「身」。
- 崇無以上十四字。
- 崇下有「獨」字。
- 崇無「你」字。
- 崇無「讓」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以上六字。
- 崇無以上十字。
- 崇無「去」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下有「豈不肯腔」四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以上六字。
- 崇無「正」字。
- 崇無「這」字。
- 崇作「徑」。
- 崇下有「亦常」。
- 崇作「正站在門首，忽見」七字。
- 崇作「綉」。
- 崇無「你」字。
- 崇作「綉」。
- 崇無「此」字。

坐下。良久婦人出來，道了萬福，便道：「前日多承官人厚意，奴銘刻於心，知感不盡。拙夫從昨日出去，一連兩日不來家了。不知官人會見他來不會？」西門慶道：「他昨日同三四箇在鄰家吃酒，我偶然有些小事就來了。今日我不會得進去，不知他還在那裏。若在？若是我在那裏？」有箇不催促哥哥。早來家的恐怕嫂子憂心。」婦人道：「正是這般說。只是奴吃他恁不聽人說，常時在前邊眠花臥柳，不顧家事的虧。」西門慶道：「論起哥來，仁義上也好，只是有這一件兒。」說着，小丫鬟拿茶來吃了。那西門慶恐子虛來家，不敢久戀，就要告歸。婦人千叮萬囑，央西門慶明日到那裏，好歹勸他早來家，奴恩有報，已定重謝官人。西門慶道：「嫂子沒的說，我與哥是那樣相交。」說畢，西門慶家去了。到次日，花子虛自院中回家，婦人再三埋怨，說道：「你便外邊貪酒戀色，多虧隔壁西門大官人，兩次三番顧陸你來家，你買分禮見知謝他，謝他方不失了人情。」那花子虛連忙買了四盒禮物，一罐酒，使小廝天福兒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收下，厚賞來人不題。有吳月娘便說：「花家如何送你這分禮？」西門慶道：「此是花二哥前日請我們在院中，與吳銀兒做生日，醉了，被我攙扶了他來家。又見我常時院中勸他休過夜，早早來家。他娘子兒因此感不過我的情，想對花二哥說，買了此禮來謝我。」那吳月娘聽了，與他打了箇問訊，說道：「我的哥哥，你自顧了你罷，又泥佛勸土佛。你也成日不着箇家，在於養女調婦，又勸人家漢子。」又道：「你莫不白受他這分禮。」因問：「他帖兒上寫着誰的名字？若是他娘子的名字，今日寫我的帖兒，請他娘子過來坐坐。他已只恁要來咱家走走哩。若是他男子漢名字，隨你請不請，我不管你。」西門慶道：「是花二哥名字，我明日請他便了。」次日，西門慶果然治盃，請過這花子虛來，吃了一日酒。

- 崇作「他」。
- 崇下有「恐怕嫂子憂心」六字。
- 崇作「早」。
- 以上六字，崇已移上。
- 崇無以上二字。
- 上二字崇作「煞他」。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外」。
- 崇下有「又」字。
- 以上二字崇作「不拘」。
- 以上十字崇作「奴已定恩有重報」七字。
- 崇作「在」。
- 崇無兩「知」字。
- 以上二字崇作「去了」。
- 崇無「有」字。
- 崇下有「問」字。
- 崇無「分」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我」字。
- 崇無「不過」二字。
- 崇下有「故」字。
- 崇無「了」字。
- 崇無「那」字。
- 崇無「了」字。
- 崇作「外」。
- 崇作「反」。
- 崇無「分」字。
- 崇作「酒」。
- 崇無「這」字。

歸家，李瓶兒說：「你不要差了禮數，咱送了他一分禮，他左右還請你過去吃了一席酒，你改日另治一席酒請他，只當回席，也是好處。」光陰迅速，又早九月重陽令節。這花子虛假着節下，叫了兩箇妓者，具柬請西門慶過來賞菊。又邀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四人相陪，傳花擊鼓，懽樂飲酒，有詩爲證：

烏兔循環似箭忙，人間佳節又重陽。

千枝紅樹粧秋色，三徑黃花吐異香。

不見登高烏帽客，還思捧酒絳羅娘。

秀簾瑣闥私相覷，從此恩情兩不忘。

當日衆人飲酒，到掌燈之後，西門慶忽下席來，外邊更衣解手，不防李瓶兒正在遮榻子外邊站立偷觀，兩箇撞了箇滿懷。西門慶迴避不及，婦人走於西角門首，暗暗使丫鬟秀春，黑影裏走到西門慶跟前，低聲說道：「俺娘使我對西門爹說，少吃酒，早早回家。如今便打發我爹往院裏歇去。晚夕娘如此這般，要和西門爹說話哩。」這西門慶聽了，懽喜不盡。小解回來，到席上，連偷酒在懷。唱的左右彈唱遞酒，只是粧醉再不吃。看看到一更時分，那李瓶兒不住走來簾外窺覷。見西門慶坐在上面，只推做打盹。那應伯爵謝希大，如同箇子釘在椅子上，正吃的箇定油兒，白不起身。熬的祝日，念孫寡嘴也去了，他兩箇還不勳。把箇李瓶兒急的要不的。西門慶已是走出來，被花子虛再不放，說道：「今日小弟沒敬心，哥怎的自不肯坐？」西門慶道：「我本醉了，吃不去。」於是故意東倒西歪，教兩箇小廝扶歸家去了。應伯爵道：「他今日不知怎的，自不肯吃酒，吃了沒多酒就醉了。」

- ① 以上三字崇作「到」。
- ② 上一字崇作「還該」。
- ③ 崇無以上四字。
- ④ 崇無以上三字。
- ⑤ 崇作「實」。
- ⑥ 上二字崇作「天化」。
- ⑦ 崇無以上二字。
- ⑧ 崇無「外」字。
- ⑨ 崇作「到」。
- ⑩ 崇無以上二字。
- ⑪ 崇作「綉」。
- ⑫ 崇無以上十二字。
- ⑬ 崇無「道」字。
- ⑭ 以上四字崇作「酒也不吃」。
- ⑮ 崇無「再」字。
- ⑯ 崇無以上二字。
- ⑰ 崇無以上七字。
- ⑱ 崇作「實」。
- ⑲ 崇無以上二字。
- ⑳ 崇作「不」。

既是東家費心，雖爲兩箇姐兒在此。擎大鐘來，咱每再遇四五十輪散了罷。」李瓶兒在簾外聽見，罵涎險的囚根子不絕，暗暗使小廝天喜兒，請下花子虛來，分付說：「你既要與這夥人吃，起早與我院裏吃去，休要在家裏聒噪我。半夜三更，熬油費火，我那裏耐煩！」花子虛道：「這晚，我就和他們院裏去，也是來家不成，你休再麻犯我是的。」婦人道：「你去，我不麻犯便了。」這花子虛得不的這一聲，走來對衆人說，如此這般。我們往院裏去。應伯爵道：「真箇嫂子有此話？」休哄我。你再⑤去問聲嫂子來，咱好起身。」子虛道：「房下剛纔已是說了，教我明日來家。」謝希大道：「可是來。自吃應花子虛等韶刁⑥，哥剛纔已是討了老脚來，咱去的也放心。」於是連兩箇唱的，都一齊起身進院。天福兒天喜兒跟花子虛等三人，到後巷吳銀兒家。已是二更天氣，叫開門，吳銀兒已是睡下，旋起來，堂中秉燭，迎接入裏面坐下。應伯爵道：「你家孤老今日請俺們賞菊飲酒，吃的不割不截的，又邀了俺每進來。你這裏有酒，拿出俺每吃。」且不說花子虛在院裏吃酒⑦，單表西門慶推醉到家，走到潘⑧金蓮房裏，剛脫了衣裳，就往前邊花園裏去，坐單等李瓶兒那邊請他。良久，只聽的⑨那邊趕狗關門。少頃，只見丫鬟迎春，黑影影⑩裏扒着牆，推叫貓。看見西門慶坐在亭子上，遞了話。這西門慶⑪撥過一張卓檯來，踏着，暗暗扒過牆來，這邊已安下梯子。李瓶兒打發子虛去了，已是摘了冠兒，亂挽烏雲，濃粧，立於⑫穿廊下。看見西門慶過來，歡喜無盡⑬，迎接進房中，拿着燈燭⑭，早已安排一卓齊齊整整⑮酒餚菓菜，小壺內滿貯香醪。婦人雙手高擎玉壺，迎春執壺遞酒，向西門慶深深道了⑯萬福，說道：「一向感謝官人⑰，官人又費心相謝⑱，使奴家心下不安。今日奴自治了這盃淡酒，請官人過來，聊盡奴一點薄情，又撞着兩個天殺的涎臉，只顧坐住了，急的奴要丕的。剛纔吃我都打發他往⑲院裏去了。」西門慶道：「只怕二哥還來家麼？」婦人道：「奴已分付過夜不來了。兩個小廝都跟去了。家裏再無一人。只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無此字。

● 以上二字崇作「嚙叨」。

● 崇下有「此時」二字。

● 以上七十六字崇作：「天福兒天喜兒跟花子虛等三人，從新又到後巷吳銀兒家去吃酒不題。」

● 二十八字。

● 崇無「潘」字。

● 崇作「得」。

● 崇只「一影」字。

● 崇下有「就」字。

● 崇作

● 「在」。

● 崇下有「忙」字。

● 以上四字崇作「燈燭下」。

● 以上四字，崇作「齊整」。

● 崇作「親遞與」。

● 崇作「個」。

● 崇無「說」字。

● 崇下有「蒙」字。

● 崇作「門邊」。

●

● 以上二字崇作「到」。

是這兩個丫頭。一個馮媽媽看門首，是奴從小兒養娘，心腹人。前後門都已關閉了。」西門慶聽了，心中甚喜。兩個於是並肩疊股，交盃換盞，飲酒做一處。迎春旁邊斟酒，秀春往來拿菜兒。吃得酒濃時，錦帳中香薰鴛被，設放珊瑚枕，兩個丫頭橫開酒桌，拽上門去了。兩人上牀交歡。原來大人家有兩層窗寮，外面爲窗，裏面爲寮。婦人打發丫鬢出去，關上裏邊兩扇窗寮，房中掌着燈燭，外邊通看不見。這迎春丫鬢，今年已十七歲，頗知事體。見他兩個今夜偷期，悄悄向窗下，用頭上簪子，挺簽破窗寮上紙，往裏窺覷。

〔以下刪去一百三十八字〕

迎春在窗外聽了個不亦樂乎，聽見他二人說話，西門慶問婦人多少青春。李瓶兒道：「奴屬羊的，今年二十三歲。」因問他大娘貴庚。西門慶道：「房下屬龍的，二十六歲了。」婦人道：「原來長奴三歲。到明日，買分禮物過去，看看大娘，只相不敢親近。」西門慶道：「房下自來好性兒，不然，我房裏怎生容得這許多人兒？」婦人又問：「你頭裏過這邊來，他大娘知道不知，倘或問你時，你怎生回答？」西門慶道：「俺房下都在後邊第四層房子裏，惟有我第五個小妾潘氏，在這前邊花園內，獨自一所樓房居住，他不敢管我。」婦人道：「他五娘貴庚多少？」西門慶道：「他與大房下都同年。」婦人道：「又好了。若不嫌奴有玷，奴就拜他五娘做個姐姐罷。到明日，討他大娘和五娘的腳樣兒來，奴親自做兩雙鞋兒過去，以表奴情。」婦人便向頭上關頂的金簪兒，拔下兩根來，遞與西門慶分付。若在院裏，休要叫花子虛看見。西門慶道：「這理會得。」當下二人如膠如漆，盤桓到五更時分，窗外鷄鳴，東方漸白。西門慶恐怕子虛來家，整衣而起。婦人道：「你照前越牆而過。」兩個約定暗號兒。但子虛不在家，這邊使丫鬢立牆頭上，暗暗以咳嗽爲號，或先丟塊瓦兒。見這邊無人，方纔上牆叫他。西門慶便用梯，攬扒過牆來。這邊早安

- ① 崇下有「他」字。
- ② 崇作「綉」。
- ③ 崇作「瑚」。
- ④ 崇作「同」。
- ⑤ 崇作「面」。
- ⑥ 崇作「頭」。
- ⑦ 以上六字崇作「得明明白白」。
- ⑧ 崇無以上五字。
- ⑨ 崇無以上三字。
- ⑩ 崇無以上三字。
- ⑪ 崇作「兒」。
- ⑫ 崇作「怕」。
- ⑬ 崇作「好」。
- ⑭ 崇無以上十四字。
- ⑮ 崇無「都」字。
- ⑯ 崇作「鞋」。
- ⑰ 以上四字崇作「脫着，又將」四字。
- ⑱ 以上二字崇作「替」。
- ⑲ 以上二字崇作「帶在頭上說道」。
- ⑳ 崇作「似」。
- ㉑ 崇無以上四字。
- ㉒ 崇下有「就」字。
- ㉓ 崇作「在」。
- ㉔ 以上二字崇作「這邊」。

下脚手接他。兩個隔牆時和，竊玉偷香，又不由大門裏行走，街坊隣舍，怎得曉的暗地裏事？有詩爲證：

吃食少添鹽醋，不是去處休去。

要人知重勤學，怕人知事莫做。

却說西門慶天明，依舊扒過牆來，走到潘金蓮房裏。金蓮還睡未起，因問：「你昨日三不知又往那去了？」一夜不來家，也不對奴說一聲兒。」西門慶道：「花二爺又使了。」小廝邀我往院裏去，吃了半夜酒，脫身纔走來家。」金蓮雖故信了，還有幾分疑礙。影在中心。一日，同孟玉樓飯後的時分，在花園裏亭子上坐着，做針指，只見一個白臉，在牆頭上探了探，就下去了。前那孟玉樓低着，納鞋沒看見。這潘金蓮單單把眼四下觀盼，影影綽綽，只見一個白臉，在牆頭上探了探，就下去了。金蓮忙推玉樓，指與他瞧。說道：「三姐姐，你看這個是隔壁花家那大丫頭，不知上牆瞧花兒。看見俺們在這裏，他就下去了。」說畢，也就罷了。到晚夕，西門慶自外赴席來家，進金蓮房中，金蓮與他接了衣裳，問他飯不吃，茶也不吃，趨趨着脚兒，只往前邊花園裏走的。這潘金蓮賊留心，暗暗看着他。坐了好一回，只見先頭那丫頭，在牆頭上打了個照面，這西門慶就躡着梯欄，過牆去了。那邊李瓶兒入房中，兩個廝會，不必細說。這潘金蓮歸到房中，番來復去，通一夜不會睡。到天明，只見西門慶就躡着梯欄，過牆去了。婦人一逕睡在牀上不理他。那西門慶先帶幾分愧色，挨近他牀邊坐下。婦人見他來，跳起來坐着，一手擽着他耳朵，罵道：「好

崇無以上九字。崇無「又」字。崇無「裏」字。崇無以上四字。崇無以上二十四字，別作七

言四句：「月落花陰夜漏長，相逢疑是夢高堂。夜深偷把銀缸照，猶恐慈奴瞰隙光。」崇無以上四字。崇作「也」。

崇下有「裏」字。崇下有「這」字。崇無以上三字。崇無「了」字。崇作「纔脫身」。

崇無此字。崇無「中」字。崇無以上三字。崇無以上二字。崇作「猛可」。

崇無以上二字。崇無此字。崇下有「頭」字。崇作「看」。崇下有「只見兩壁牆頭上」七

字。崇作「面」。崇無以上四字。崇下有「」字。崇作「想是」。崇無「不」字。

崇無「的」字。崇下有「接」字。以上四字崇作「不題」。崇下有「將」字。崇無以上二字。崇作「上」。

負心的賊，你昨日端的那●去來，把老娘氣了一夜。」又說：「沒會渣住你●，你原來幹的那繭兒。我已曉的●，不耐煩了，趁繭●實說，從前已往●，隔壁花家那淫婦得手●偷了幾遭，一一說出來，我便罷休，但瞞着一字兒，到明日你前脚兒但●過那邊●去了，後脚我這邊●就要喝起來。教你負心的囚根子，死無葬身之地！你安下人標住他漢子在院裏過夜●，這裏要他老婆，我教你吃不了包着走。」噴道：「昨日大白日裏，我和孟三姐在花園裏做生活，只見他家那大丫頭，在牆那邊探頭舒腦的，原來是那淫婦使的勾魂鬼來勾你來了，你還哄我老娘。前日他家那忘八，半夜叫了你往院裏去，原來他家就是院裏。」這●西門慶不聽罷罷●聽了此言●，慌的粧矮子，只跌脚，跪在地下，笑嘻嘻央及說道：「惟小油嘴兒，禁聲些，實不瞞你，他如此這般，問了你兩個的年紀，到明日討了鞋樣去，每人替你做雙鞋兒，要拜認你兩個做姐●，他情愿做妹子。」金蓮道：「我是不要那淫婦認甚哥哥姐姐的，他要了人家漢子，又來獻小態勸兒，唆哄人家老公●。我老娘眼裏●放不下砂子的人，肯叫在我跟前弄了鬼兒去了。」〔以下共刪一百五十一字〕

那●西門慶便●滿臉兒陪笑兒●說道：「惟小淫婦兒，麻犯人死了，他再三教我稍了上覆來，他到明日過來與你磕頭，還要替你做鞋。昨日使丫頭替了吳家的樣子去了，今日教我稍了這一對壽字簪兒送你。」於是除了帽子，向頭上拔將下來，遞與金蓮。金蓮接在手內觀看，却是兩根番紋低板●石青填地，金玲瓏壽字簪兒，乃御前所製造●，宮裏出來的，甚是奇巧。金蓮滿心歡喜，說道：「既是如此，我不言語便了，等你過那邊去。」〔以下刪十七字〕你心下如何？」那西門慶喜歡●的雙手摟抱着說道：「我的乖乖的兒，正是如此，不枉的養兒不在阿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我到明日梯已買一套粧花衣服謝你。」婦人道：「我不信那蜜口●

- 崇下有「裏」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作「得」。
- 崇作「早」。
- 崇下有「與」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此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此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下有「却」。
- 崇無此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下尚有「一」字。
- 崇無以上六字。
- 崇下有「是」字。
- 崇無此字。
- 崇無此字。
- 崇無「便」字。
- 崇無此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造」字。
- 崇作「歡喜」。
- 崇作「嘴」。

糖舌，既要老娘替你二人週全。要依我三件事。」西門慶道：「不拘幾件，我都依。」婦人道：「頭一件，不許你往走。」院裏去。第二件，要依我說話。第三件，你過去和他睡了來家，就要告我說，一字不許你瞞我。」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處，都依你便了。」自此爲始，西門慶過去睡了來，就告婦人說，李瓶兒怎的生得白淨，身軟如棉花瓜子一般。好風月，又善飲。俺兩個帳子裏放着菓盒，看牌飲酒，常頑耍半夜不睡。又向袖中取出一個物件的兒來，遞與金蓮，道：「此是他老公公內府畫出來的，俺兩個點着燈，看着上面行事。」金蓮接在手中，展開觀看，有詞爲證：

內府衢花綾表，牙籤錦帶粧成。大青大綠細描金，鑲嵌斗方乾淨。女饗巫山神女，男如宋玉郎君。雙雙帳內慣交鋒，解名二十四春，意動關情。

金蓮從前至尾，看了一遍，不肯放手，就交與春梅：「好生收。」我箱子內，早晚看着耍子。」西門慶道：「你看兩日，還交與我。此是人的愛物兒，我借了他來家瞧瞧，還與他。」金蓮道：「他的東西，如何到我家，我又不曾從他手裏要將來，就是也打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沒問他要，我却借將來了。」惟小奴才兒休作要，因趕着奪那手卷。」金蓮道：「你若奪一奪兒，賭個手段，我就把他扯得稀爛，大家看不成。」西門慶笑道：「我也沒法了，隨你看畢了，與他罷。」你還了他這個去，他還有個稀奇物件兒哩。到明日我要了來與你。」金蓮道：「我兒，誰養的你恁乖，你拿了來，我方與你這手卷去。」兩個絮聒了一回。晚夕，金蓮在房中香薰，被款設銀燈，（以下刪四字）與西門慶展開手卷，在錦帳之中，效于飛之樂。看官聽說，巫蠱魔昧之事，自古有之，觀其金蓮自從教劉瞎子回背之後，不上幾時，就生出許多枝節，使西門慶變嗔怒而爲寵愛，化幽辱而爲歡娛，再不敢制他，出三不信我。正是：饑你好似鬼，也吃洗脚水。有詩爲證：

記得書齋乍會時，雲踪雨跡少人知。曉來鸞鳳栖雙枕，刷盡銀缸半吐輝。思往事，夢魂迷，今宵喜得效于飛。願鸞倒鳳無窮樂，從此雙雙永不離。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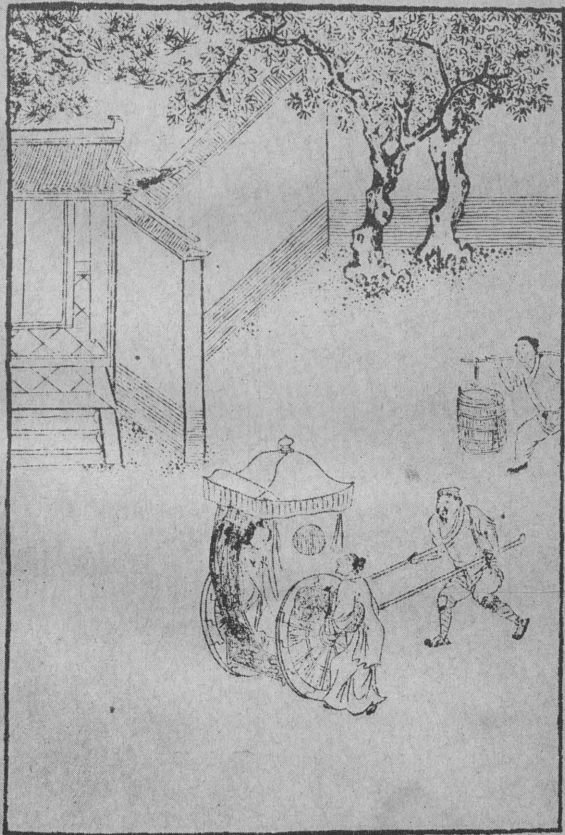
崇作「旋」 崇無此字 崇無「處」字 崇無以上四字 崇下有「在」字 崇下有

「打」字 崇無以上十一字 崇作「完」 崇作「物」 崇無以上二字 崇無以上

七字 崇無以上五字 崇作「詞」 崇無以上十四字 崇無以上



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

李瓶兒迎奸赴會

李瓶兒迎奸赴會

第十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送奸赴會

① 眼意心期未即休

不堪拈弄玉搔頭

春回笑臉花含媚

淺感娥眉柳帶愁

粉暈桃腮思仗麗

寒生蘭室盼綢繆

何如得遂相如志

不讓文君詠白頭

話說一日吳月娘心中不快，吳大娘子來看月娘，留他住兩日。正陪着在房中坐的，忽見小廝玳安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吳大娘子便往李嬌兒房裏去了。少頓西門慶進來，脫了衣服坐下。小玉拿茶來也不吃。月娘見他面帶幾分憂色，便問：「你今日會茶來家恁早？」西門慶道：「今該常時節會，他家沒地方請了。俺們在門外五里原永福寺去耍子。有花大哥邀了應二哥，俺們四五個，往院裏鄭愛香兒家吃酒。正吃在熱鬧處，忽見幾個做公的進來，不由分說，把花二哥拿的去了，把衆人說的吃了一驚。我便走到李桂姐家躲了半日，不放心，使人打聽，原來是花二哥內臣家房族中花大花三花四告家財，在東京開封府遞了狀子，批下來，着落本縣拿人。俺每纔放心，各人散歸家來。」月娘聞言便道：「正該鎖日跟着這夥人喬神，道想着個家，只在外邊胡撞，今日只當丟出事來，纔是個了手。你如今還不小心死，到明日不吃人爭鋒，打鞏到那裏，打個爛羊頭，你肯斷絕了這條路兒。正經家裏老婆好，言語說着你肯聽，只是院裏淫婦，在你跟前說句話兒，你到着人個驢耳朵聽他，正是人家說着耳邊風。」

● 崇作「迎。」

● 詩前一行，崇有「詩曰」二字。

● 以上二字崇作「簷壁。」

● 崇無以上二字。

● 以上

六字崇作「面色改常。」

● 以上二字崇作「二哥。」

● 崇無「了」字。

● 崇作「城。」

● 崇無以上

三字。 ● 崇作「二。」

● 以上四字崇作「着。」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六字。

● 以上二

字崇作「這是正該的你。」

● 以上四字崇作「不。」

● 以上二字崇作「日是。」

● 崇作「的。」

外人說着金字經。『西門慶笑道：『誰人敢七個頭八個胆打我？』月娘道：『你這行貨子，只好家裏嘴頭子罷了。若上場兒，諛的看出那嘴舌來了。』』正說着，只見玳安走來說：『隔壁花二娘家，使了天福兒來，請爹過那邊去說話。』這西門慶得的一聲兒，趨趨脚兒就往外走。月娘道：『明日沒的教人扯你。』西門慶道：『切隣間不妨事，我去到那裏，看他有甚麼話說。』當下走過花子虛家來。李瓶兒使小廝請到後邊說話。只見婦人羅衫不整，粉面慵粧，從房裏出來，臉說的話也似黃，跪着西門慶，再三哀告道：『大官人沒耐何，不看僧面看佛面。常言道，家有患難，隣保相助，因奴拙夫不聽人言，把着正經家事兒不理，只在外信着，成日不着家。今日只當吃人暗算，弄出這等事來，着緊這時節，方對小廝說將來，教我尋人情救他。我一個女婦人，沒脚躄，那裏尋那人情去？發狠起將來，來想着他，恁不依他，說拿到東京，打的他爛爛的不虧，只是難爲過世老公公的名子。奴沒奈何，請將大官人來，央及大官人，把他不要題起罷。千萬只看奴之薄面，有人情好歹尋一個兒，只休教他吃凌逼便了。』西門慶見婦人下禮，連忙道：『嫂子請起來不妨。今日我還不知，爲了甚勾當。俺每都在鄭家吃酒，只見幾個做公的人，把哥拿的到東京去了。』婦人道：『正是一言難盡。此是俺過世老公公，連房大姪兒，花大花三花四，與俺家都是叔伯兄弟。大哥喚做花子由，三哥喚做花子光，第四個的叫花子華。俺這個名花子虛，却是老公公嫡親姪兒。雖然老公公掙下這一分家財，見俺這個兒不成器，從廣東回來，把東西只交付與我手裏收着，着緊還打個棍兒，那別的越發打的不敢上前去。』

崇無以上十三字。崇無「家」字。崇無「了」字。崇無以上二字。崇無以上六字崇作「聽了」。

崇作「里」。以上三字崇作「他」。以上八字崇作「逃胡行」。崇無以上二字。崇無以上

二字。崇無「女」一字。崇作「的」。崇無「將」字。崇無「他」字。以上二字崇作

「也不虧他」。以上二字崇作「姓字」。崇下有「過」字。崇無「只」字。崇無「之」字。

崇作「不」。崇無以上二字。崇無「因」字。崇無以上二十五字。崇無以上二字。

以上二十字崇作「有四個姪兒」。崇作「姪兒」。崇作「第三個」。崇無「的」字。以上

二字崇作「的」。崇作「錢」。崇作「我」。崇作「南」。崇作「釐」。以上二字

崇作「三個」。

年老公公死了，這花大花三花四，也分了些牀帳家去了，只見一分銀子兒沒會得。我便說多少與他些也罷了。俺這個成日只在外邊胡幹，把正經事兒通不理一理兒，今日手暗不透風，却教人弄下來了。說畢，放聲大哭。西門慶道：「娘子放心，我只道是甚麼事來，原來是房分中告家財事，這個不打緊處。既是嫂子分付，哥的事兒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如哥的事一般。隨問怎的，我在下謹領。」婦人問道：「官人若肯下顧時，又好了。請問尋分上，用多少禮兒，奴好預備。」西門慶道：「也用不多。聞得東京開封府楊府尹，乃蔡太師門生，蔡太師與我這四門親家楊提督，都是當朝天子面前說得話的人，拿兩個分上，齊對楊府尹說，有個不依的，不拘多大事情也了。如今倒是蔡太師用些禮物，那提督楊爺，與我舍下有親，他肯受禮？」婦人便往房裏開箱子，搬出六十定大元寶，共計三千兩，教西門慶收去，尋人情上下使用。西門慶道：「只消一半足矣，何消用得許多？」婦人道：「多的大官人收去，奴後邊還有四口描金箱櫃，蟒衣玉帶，帽頂繚環，提繫條脫，值錢珍寶，玩好之物，亦發大官人替我收去，放在大官人那裏，奴用時取去。」趁早，奴不想個防身之計，信着他，往後過不出好日子來。眼見得三拳迭不得四手，到明日沒的把這些東西兒，吃人暗算奪了去，坑閃得奴三不歸。」西門慶道：「只怕花二哥來家尋問怎了？」婦人道：「這個都是老公公在時，梯已交與奴收着的物。他一字不知，大官人只顧收去。」西門慶說道：「既是嫂子恁說，我到家叫人來取。」於是一直來家，與月娘商議。月娘說：「銀子便用食盒叫小廝擡來，那箱籠東西，若從大門裏來，教兩邊街房看着不惹眼，必須如此如此。」夜晚打牆上過來，方隱密些。」西門慶聽言大喜，即令來旺兒，玳安兒來與平安四個小廝，兩架食盒，把三千兩金銀，先擡來家。然後到晚夕月上的時分，李瓶兒那邊同兩個丫鬚迎春秀春，放桌檯，把箱櫃挨到牆上。西門慶這邊，止是月娘金蓮春梅用梯子接着。

- ① 崇下有「伙」字。
- ② 崇作「現」。
- ③ 崇下有「分」字。
- ④ 崇作「常」。
- ⑤ 以上十六字崇作「他」。
- ⑥ 崇作「通」。
- ⑦ 崇無「處」字。
- ⑧ 崇無「兒」字。
- ⑨ 崇無以上八字。
- ⑩ 崇無以上二字。
- ⑪ 崇作「中」。
- ⑫ 崇無「消」字。
- ⑬ 崇下有「了」字。
- ⑭ 崇作「還」。
- ⑮ 崇無以上三字。
- ⑯ 以上四字崇作「都是」。
- ⑰ 崇無以上二字。
- ⑱ 崇作「來取」。
- ⑲ 崇作「這時」。
- ⑳ 崇無「奪」字。
- ㉑ 崇無「個」字。
- ㉒ 崇作「之」。
- ㉓ 崇無以上四字。
- ㉔ 以上六字崇作「玳安來旺」。
- ㉕ 崇無「的」字。
- ㉖ 崇無以上四字。
- ㉗ 崇作「綉」。

牆頭上舖苦①毡條，一個個打發過來，都送到月娘房中去②。你說有這等事要得富，險上做。有詩爲證③：

富貴自是福來投，利名還有利名憂。

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

西門慶收下他許多軟細金銀寶物，隣舍街坊，俱不得④知道。連夜打點裝裝停當，求了他親家陳宅一封書，差家人上東京。一路朝登紫陌，暮踐紅塵，有日到了東京城內，交割⑤楊提督書禮，轉求內閣蔡太師東帖，下與開封府楊府尹。這府尹名喚楊時，別號龜山，乃陝西弘農縣人氏。由癸未進士，陞大理寺卿，今推開封府裏⑥，極是個⑦清廉的官⑧。况蔡太師是他舊時座主，楊戩又是當道時臣，如何不做分上？這裏西門慶又順星夜稍書花子虛知道，說人情都到了，等當官問你家財下落，只說都花費無存，只是房產莊田見在。恰說一日楊府尹陞廳，六房官吏俱都祇候，但見：

爲官清正，作事廉明。每懷惻隱之心，常有仁慈之念。爭田奪地，辨曲直而後施行；鬪毆相爭，審輕重方便決斷。閒則撫琴會客，也應分理民情；雖然京兆宰官，果是一邦民父母⑨。

當日楊府尹陞廳，監中提出花子虛來等⑩。一千人上廳跪下，審問他家財下落。那⑪花子虛⑫口口只說，自從老公公死了，發送念經，都花費了，止有宅舍兩所，莊田一處見在。其餘牀帳家火⑬物件俱被族人分扯⑭一空。楊府尹道：「你每內官家財，無可稽考，得之易，失之易，既是花費無存，批仰清河縣委官，將太監住宅二所，莊田一處，估價變賣，分給花子由等三人回繳。子由等還要當廳⑮跪稟，還要監追子虛，要別項銀兩下落。」被楊府尹大怒，都喝下來了⑯，說道：「你這廝少打。當初你那內相一死之時，你每不告，做甚麼來？如今事情已往，又來騷擾費告我紙筆⑰。」於把是花子虛一下兒也沒打，批了一道公文，押發清河縣前來估計。

① 崇作「襯」。 ② 崇下有「了」字。 ③ 以上十六字崇作「正是」。 ④ 崇無此字。 ⑤ 崇無以上二十字。

⑥ 崇作「尹」。 ⑦ 崇無「個」字。 ⑧ 崇無以上二字。 ⑨ 崇無以上一百三十三字。 ⑩ 崇無「等」字。

⑪ 崇作「此時」。 ⑫ 崇下有「已有西門慶稍書知會了」十字。 ⑬ 崇作「伙」。 ⑭ 崇作「散」。 ⑮ 崇下有

有「花」字。 ⑯ 以上四字崇作「又上前」。 ⑰ 崇無以上二字。 ⑱ 崇無「了」字。 ⑲ 崇無以上五字。

莊宅不在話下。早有西門慶家人來保，打聽這消息，星夜回來，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的楊府尹見了分上，放出花子虛來家，滿心歡喜。這裏李瓶兒請過西門慶去計議，要教西門慶拿幾兩銀子，買了所住的宅子罷。到明日，奴不久也是你的人了。西門慶歸家，與吳月娘商議。月娘道：「隨他當官估價賣多少，你不可承攬。要他這房子，恐怕他漢子一時生起疑心來怎了？」這西門慶聽記在心。那消幾日，花子虛來家，清河縣委下樂縣丞文估計。大監大宅一所，坐落大街安慶坊，值銀七百兩，賣與王皇親爲業。南門外莊田一處，值銀六百五十五兩，賣與守備周秀爲業。止有住居小宅，值銀五百四十兩，因在西門慶緊隔壁，沒人敢買。花子虛再三使人來說，西門慶只推沒銀子，延挨不肯上帳。縣中緊等要回文書，李瓶兒急了，暗暗使過馮媽媽來，對西門慶說，教拿他寄放的銀子，兌五百四十兩買了罷。這西門慶方纔依允，當官交兌了銀兩，花大哥都畫了字。連夜做文書，回了上司，共該銀二千八百九十五兩，三人均分訖。花子虛打了一場官司出來，沒分的絲毫，把銀兩房舍莊田又沒了，兩箱內三千兩大元寶又不見蹤影，心中甚是焦燥。因問李瓶兒，查算西門慶那邊，使用銀兩下落，今剩多少，還要湊着添買房子，反吃婦人整罵了四五日。罵道：「呸！魍魎混沌，你成日放着正事兒不理，在外邊眠花臥柳，不着家，只當被人所算，弄成圈套，拿在牢裏，使將人來對我說，教我尋人情，奴是個女婦人家，大門邊兒也沒走，能走不能飛，曉的甚麼，認的何人，那裏尋人情？渾身是鐵，打得多少釘兒，替你到處求爹爹，告奶奶，甫能尋得人情，平情不種下，急流之中誰人來管你？多虧了他，隔壁西門慶，看日前相交之情，大冷天，刮的那黃風黑風，使了家下人往東京去，替你把事兒幹的停停當當的。你今日了畢，官司出來，兩腳踏住平川。」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有「西」字。
- 崇作「一見」。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下有「准了」二字。
- 崇下一有「這」字。
- 崇無「罷」字。
- 崇無以上九字。
- 以上四字崇作「若」。
- 崇無「這」字。
- 崇無「計」字。
- 崇作「所」。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過」字。
- 以上二字崇作「子由」。
- 崇作「一」。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下有「還」字。
- 崇無「下」字。
- 以上二字崇作「好」。
- 崇無「添」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下有「添羞臉」三字。
- 崇無以上二十字。
- 崇無「他」字。
- 以上三字崇作「西門大官人」。
- 崇作「畢了」。
- 崇無以上二字。
- 以上二字崇作「站在」。

地，得命思財，瘡好忘痛，來家還問老婆找起後帳兒來了，還說有也沒你過陰，有你寫來的帖子見在。沒你的手字兒，我擅自拿出你的銀子尋人情，抵盜與人，便難了。」花子虛道：「可知是我的帖子來說實指望，還剩下些，咱湊着買房子過日子，往後知數幾兒了。」婦人道：「呸！濁坯料，我不叫罵你的，你早仔細好來，困頭兒上下算計，圈底兒下却算計，千也說使多了，萬也說使多了，你那三千兩銀子，能到的那裏？蔡太師，楊提督，好小食腸兒！不是恁大人情曬的話，平白拿了你一塲，當官萬條兒也沒會打在你這王八身上，好好放出來，教你在家裏恁說嘴。人家不屬你管轄，不倒你。你甚麼着疼的親故，平白怎替你南上北下走跳，使錢救你？你來家該擺席酒兒，請過人來，知謝人，一知謝兒，還一掃帚掃的，人光光的，問人找起後帳兒來了。」幾句連搭帶罵，罵的子虛閉口無言。到次日，西門慶使了玳安送了一分禮來，與子虛壓驚。子虛這裏安排了一席，叫了兩個妓者，請西門慶來知謝，就找着問他銀兩下落。依着西門慶這邊，還要找過幾百兩銀子與他湊買房子。李瓶兒不肯，暗地使過馮媽媽子過來，對西門慶說：「休要來吃酒，開送了。」一篇花帳與他，只說銀子上下打點，都使沒了。」花子虛不識時，還使小廝再三邀請。西門慶一徑躲的往院裏去了，只回不在家。花子虛氣的發昏，只是跌脚。看官聽說，大抵只是婦人更變，不與男子漢一心，隨你咬折釘子，般剛毅之夫，也難防。測其暗地之事，自古男治外而女治內，往往男子之名，都被婦人壞了者，為何皆由御之不得其道故也。要之在乎夫婦隨，容德相感，緣分相投，男慕乎女，女慕乎男，庶可以保其無咎。稍有微嫌，輒顯厭惡，若似

● 崇作「到」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作「叢材」 ● 崇作「好」 ● 崇作「不」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下有「是他」二字 ● 崇無「故」字 ● 崇下有「也」字

● 崇作「得」 ● 崇下有「到」字 ● 崇無「了」字 ● 崇無以上六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

下有「還要」二字 ● 崇下有「到是」二字 ● 崇無「過」字 ● 崇下有「只」字 ● 崇無「了」

字 ● 崇無「只」字 ● 以上四字崇作「驟的一徑」 ● 以上三字崇作「凡」 ● 崇無「漢」字

● 以上二字崇作「鐵釘」 ● 崇無「防」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以上四字移後 ● 崇以下為「夫

唱婦隨」四字 ● 崇無以上八字 ● 崇無以上八字

花子虛終日落魄飄風，謾無紀律，而欲其內人丕生他意，豈可得乎？正是自意得其壘，無風可動搖。有詩爲證：

功業如將智方求，當年盜跖却封侯。

行藏有義真堪羨，好色無仁豈不差？

浪蕩貪淫西門子，背夫水性女嬌流。

子虛氣寒柔腸斷，他日冥司必報仇。

話休僂舌。後來子虛只攢湊了二百五十兩銀子，買了獅子街一所房屋居住。得了這口重氣，剛搬到那裏，不幸害了一場傷寒，從十一月初旬睡倒在牀上，就不會起來的。對李瓶兒還請的大街坊胡太醫來家，後來怕使錢，只挨着一日兩兩日三，挨到三十頭，嗚呼哀哉，斷氣身亡，亡年二十四歲。那手下的大小厮天喜兒，從子虛病倒之時，拐了五兩銀子，走了無蹤跡。子虛一倒了頭，李瓶兒就使了馮媽媽請了西門慶過去，與他商議，買棺入殮，念經，發送子虛到墳上埋葬。那花大花三花四，一般兒男婦也都來吊孝，送殯回來，各都散了。西門慶那日，也教吳月娘辦了一張卓席，與他山頭祭奠。當日婦人轎子歸家，也回了一個靈位供養在房中。雖是守靈，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從子虛在時，就把兩個丫頭教西門慶要了。子虛死後，越發通家往還。一日，正月初九日，李瓶兒打聽是潘金蓮生日，未曾過子虛五七，就買禮坐轎子，穿白綾襖兒，藍織金裙，白苧布髮髻，珠子箍兒，來與金蓮做生日。馮媽媽抱毡包，天福兒跟轎，進門就先與月娘插燭，也磕了四個頭。說道：「前日由頭多勞動大娘受餓，又多謝重禮。」拜了月娘，又請李嬌兒、孟玉樓拜見了。然後潘金蓮來到，說道：「這個就是五娘。」又磕下頭，一口一聲，稱呼姐姐，請

- 崇作「犯」。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無以上六十字。
- 崇作「就」字。
- 崇作「的」。
- 崇無「跡」字。
- 崇作「初時」。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安」。
- 崇無以上六字。
- 崇作「設」。
- 崇作「日」。
- 崇作「山」。
- 崇作「位」。
- 崇下有「要」字。
- 崇下有「去」字。
- 崇下有「李瓶兒」三字。
- 崇下有「物」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下有「二」字。
- 崇無「日」字。
- 崇下有「正」字。
- 崇作「上」字。
- 崇作「四」字。
- 崇作「五」字。
- 崇作「六」字。
- 崇作「七」字。
- 崇作「八」字。
- 崇作「九」字。
- 崇作「十」字。
- 崇作「十一」字。
- 崇作「十二」字。
- 崇作「十三」字。
- 崇作「十四」字。
- 崇作「十五」字。
- 崇作「十六」字。
- 崇作「十七」字。
- 崇作「十八」字。
- 崇作「十九」字。
- 崇作「二十」字。
- 崇作「二十一」字。
- 崇作「二十二」字。
- 崇作「二十三」字。
- 崇作「二十四」字。
- 崇作「二十五」字。
- 崇作「二十六」字。
- 崇作「二十七」字。
- 崇作「二十八」字。
- 崇作「二十九」字。
- 崇作「三十」字。
- 崇作「三十一」字。
- 崇作「三十二」字。
- 崇作「三十三」字。
- 崇作「三十四」字。
- 崇作「三十五」字。
- 崇作「三十六」字。
- 崇作「三十七」字。
- 崇作「三十八」字。
- 崇作「三十九」字。
- 崇作「四十」字。
- 崇作「四十一」字。
- 崇作「四十二」字。
- 崇作「四十三」字。
- 崇作「四十四」字。
- 崇作「四十五」字。
- 崇作「四十六」字。
- 崇作「四十七」字。
- 崇作「四十八」字。
- 崇作「四十九」字。
- 崇作「五十」字。
- 崇作「五十一」字。
- 崇作「五十二」字。
- 崇作「五十三」字。
- 崇作「五十四」字。
- 崇作「五十五」字。
- 崇作「五十六」字。
- 崇作「五十七」字。
- 崇作「五十八」字。
- 崇作「五十九」字。
- 崇作「六十」字。
- 崇作「六十一」字。
- 崇作「六十二」字。
- 崇作「六十三」字。
- 崇作「六十四」字。
- 崇作「六十五」字。
- 崇作「六十六」字。
- 崇作「六十七」字。
- 崇作「六十八」字。
- 崇作「六十九」字。
- 崇作「七十」字。
- 崇作「七十一」字。
- 崇作「七十二」字。
- 崇作「七十三」字。
- 崇作「七十四」字。
- 崇作「七十五」字。
- 崇作「七十六」字。
- 崇作「七十七」字。
- 崇作「七十八」字。
- 崇作「七十九」字。
- 崇作「八十」字。
- 崇作「八十一」字。
- 崇作「八十二」字。
- 崇作「八十三」字。
- 崇作「八十四」字。
- 崇作「八十五」字。
- 崇作「八十六」字。
- 崇作「八十七」字。
- 崇作「八十八」字。
- 崇作「八十九」字。
- 崇作「九十」字。
- 崇作「九十一」字。
- 崇作「九十二」字。
- 崇作「九十三」字。
- 崇作「九十四」字。
- 崇作「九十五」字。
- 崇作「九十六」字。
- 崇作「九十七」字。
- 崇作「九十八」字。
- 崇作「九十九」字。
- 崇作「一百」字。

受奴一禮兒。合蓮那裏肯受，相讓了半日，兩個還平磕了頭。金蓮又謝了他壽禮。又有吳大娘子，潘姥姥，都一同見了。李瓶兒便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往門外玉皇廟打醮去了。」一面讓坐下，換茶來吃了。良久，只見孫雪娥走過來，李瓶兒見他粧飾少次與衆人，便去起身來問道：「此位是何人，奴不知，不會請見的。」月娘道：「此是他姑娘哩。」這李瓶兒就要慌忙行禮。月娘道：「不勞起動二娘，只拜平拜兒罷。」於是二人彼此拜畢，月娘就讓到房中，換了衣裳，分付丫鬚，明間內放卓兒擺茶。須臾圍爐添炭，酒泛羊羔，安排上酒來。當下吳大娘子，潘姥姥，李瓶兒，上坐。月娘和李嬌兒，首席。孟玉樓和潘金蓮打橫。孫雪娥回廚下照管，不敢久坐。月娘見李瓶兒鍾鍾酒都不辭，於是親自巡了一遍酒，又令李嬌兒衆人，各巡酒一遍。頗嘲問他話兒，便說道：「花二娘搬的遠了，俺姊妹們離多會少，好不想！二娘狠心，就不說來看俺們看兒。」孟玉樓便道：「二娘今日不是因與六姐做生日，還不來哩！」李瓶兒道：「好大娘三娘，蒙衆娘擡舉，奴心裏也要來。一來熱孝在身，二者拙夫死了，家下沒人。昨日纔過了他五七，不是怕五娘怪，還不敢來。」因問：「大娘貴降在幾時？」月娘道：「賤日早哩。」潘金蓮接過來道：「大娘生日，八月十五，二娘好歹來走走。」李瓶兒道：「不消說，一定都來。」孟玉樓道：「二娘今日與俺姊妹相伴一夜兒呵，不往家去罷了。」李瓶兒道：「奴可知也要和衆位娘敘些話兒。不瞞衆位娘說，小家人家，初搬到那裏，自從拙夫沒了，家下沒人，奴那房子後牆，緊靠着喬皇親花園，好不空。晚夕常有狐狸打磚掠瓦，奴又害怕。原是兩個小廝，那個大小廝又走了，正是這個天福兒小廝看守前門，後半截通空落落的。倒虧了這個老馮，是奴舊時人，常來與奴漿洗些衣裳，與丫頭做鞋脚累他。」月娘因問老馮多大年紀，且是好個恩實媽媽兒，高言兒也沒句兒。李瓶兒道：「他今年五十六歲，屬狗兒，男花花女，沒有，只靠說媒度日，我這裏常管

- 崇作「媽媽」
- 崇作「了」
- 崇無「去」字。
- 崇無「這」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以上二字崇作「讓」
- 崇作「遞」
- 崇作「憑」
- 崇作「因」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者」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下有「是」字。
- 崇無
- 「呵」字。
- 以上二字崇作「他」
- 崇作「拋」
- 崇作「止」
- 崇無以上八字。
- 崇無
- 以上三字。
- 崇有「都」字。
- 崇無「有」字。

他些衣裳兒。昨日拙夫死了，叫過他來，與奴做伴兒。晚夕同丫頭一炕睡。潘金蓮嘴快，說道：「却又來。」既有老馮在家裏看家，二娘在這過一夜兒也罷了。左右那花爹沒了，有誰管着你？」玉樓道：「二娘只依我，教老馮回了轎子不去罷。」那李瓶兒只是笑不做聲。說話中間，酒過數巡，潘姥姥先起身往前邊去了。潘金蓮隨着他娘，往房裏去了。李瓶兒再三辭：「奴的酒勾了。」李嬌兒道：「花二娘怎的在他大娘三娘手裏吃過酒，偏我遞酒，二娘不肯吃，顯的有厚薄。」於是拿大杯，只顧斟上。李瓶兒道：「好二娘，奴委的吃不得了，豈敢做假？」月娘道：「二娘你吃過此杯，略歇歇兒罷。」那李瓶兒方纔接了，放在面前，只顧與衆人說話。孟玉樓見春梅立在傍邊，便問春梅：「你娘在前邊做甚麼哩？你去連你娘，潘姥姥快請來。你說大娘請來陪你花二娘吃酒哩。」春梅去不多時，回來道：「俺姥姥害身上疼睡哩，俺娘在房裏勻臉就來。」月娘道：「我倒也沒見，你倒是個主人家，把客人丟下，三不知往房裏去了。俺姐兒一日臉不知勻多少遭數，要便走的勻臉去了。」諸般都好，只是有這些孩子氣。」正說着，只見潘蓮金上穿了香色潞紬雁腳蘆花樣，對衿襖兒，白綾緊領粧花眉子，溜金蜂，趕菊鈕扣兒，下着一尺寬海馬潮雲羊皮金沿邊挑線裙子，大紅緞子日綾高底鞋，粧花膝褲，青寶石墜子珠子箍，與孟玉樓一樣打扮。惟月娘是大紅緞子襖，青素綾披襖，沙綠紬裙，頭上帶着鬚髻，貂鼠臥兔兒。玉樓在席上，看見金蓮，豔抹濃粧，鬚嘴邊撒着一根金壽字簪兒，從外搖擺將來。戲道：「五丫頭，你好人兒，今日是你個駱馬畜，把客人丟在這裏，你躲房裏去了，你可成人養的？」那金蓮笑嘻嘻，向他身上打了一下。玉樓道：「好大胆的五丫頭，你還來遞一鍾兒。」李瓶兒道：「奴在三娘手裏吃了好少酒兒，已却勻了。」金蓮道：「他的手裏是他手裏帳，我也敢奉二娘一鍾兒。」於是揜起袖子，滿斟一大杯，遞與李瓶兒。只顧放着不肯吃。月娘陪吳大妗子從房裏出來，看見金蓮陪

- 崇無「兒」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下有「裏」字。
- 崇無「兒」字。
- 以上三字崇作「不妨」。
- 崇作「你」。
- 崇下有「道」字。
- 崇作「肯吃」。
- 崇作「達」。
- 崇作「個」。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他」。
- 崇無以上二十一字。
- 崇下有「有詩爲證：倦來汗濕羅衣微，樓上人扶上玉梯歸。」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作「鍾」。
- 崇下再有「李瓶兒」三字。
- 崇無以上十二字。
- 崇下有「到」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作「鍾」。
- 崇下再有「李瓶兒」三字。

着李瓶兒坐的，問道：「他潘姥姥怎的不來陪花二娘坐？」金蓮道：「俺媽害身上疼，在房裏擰着哩，叫他不肯來。」月娘因看見金蓮鬢上撒着那壽字簪兒，便問：「二娘，你與六姐還對壽字簪兒是那裏打造的？倒且是『好樣兒，倒明日俺每人照樣也配恁一對兒戴。』」李瓶兒道：「大娘既要，奴還有幾對兒，到明日，每位娘都補奉上一對兒。此是過世老公公官裏御前作帶出來的，外邊那裏有這樣範？」月娘道：「奴取笑鬪二娘要子，俺姊妹們人多，那裏有這些相送？」衆女眷飲酒歡笑。看看日西時分，馮媽媽在後邊雪蛾房裏管待酒，吃的臉紅紅的出來，催逼李瓶兒：「起身不起身？好打發轎子回去。」月娘道：「二娘不去罷，叫老馮回了轎子家去罷。」李瓶兒只說：「家裏無人，改日再奉看列位娘，有日子住哩。」孟玉樓道：「二娘好執古，俺衆人就沒些分上兒。如今不打發轎子，等住回他爹來，少不的也要留二娘。」自這說話，逼逼的李瓶兒就把房門鑰匙遞與馮媽媽說道：「既是他衆位娘再三留我，顯的奴不識敬重，分付轎子回去，教他明日來接罷。你和小厮家仔細門戶，又叫過馮媽媽，附耳低言：『教大丫頭迎春拿鑰匙開我牀房裏頭一個箱子，小描金頭面匣兒裏，拿四對金壽字簪兒，你明日早送來，我要送四位娘。』」那馮媽媽得了話，拜辭了月娘。月娘道：「吃酒去。」馮媽媽道：「我剛纔在後邊姑娘房裏，酒飯都吃了，明日老身早來罷。」一面千恩萬謝出門，不在話下。少頃，李瓶兒不肯吃酒，月娘請到上房，同大娘子一處吃茶坐的。忽見玳安小厮抱進毡包，西門慶來家，掀開簾子進來，說道：「花二娘在這裏。」慌的李瓶兒跳起身來，兩個見了禮，坐下。月娘叫玉簪與西門慶接了衣裳。西門慶便對吳大妗子，李瓶兒說道：「今日會門外玉皇廟聖誕打醮，該我年例做會首，要不是過了午齋，我就來了。因與衆人在吳道官房裏算帳，七担八柳，纏到這咱晚。」因問二娘：「今日不家去罷了？」玉樓道：「二娘這裏再三不肯要去，被俺衆姊妹強着留下。」李瓶兒道：「家裏沒人，奴不放心。」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這兩日好不巡夜的甚緊，怕怎的？但有些風吹草動，拿我個帖送與周大人點

① 以上六十字崇無。 ② 上一字崇作「一根金」。 ③ 崇無以上二字。 ④ 崇作「到」。 ⑤ 崇無「兒」字。

⑥ 崇無以上二字。 ⑦ 崇無以上一字。 ⑧ 崇下有「道」字。 ⑨ 崇無「只」字。 ⑩ 崇作「衆」。

⑪ 作「分上兒」。 ⑫ 崇下有「去」字。 ⑬ 崇無「過」字。 ⑭ 崇下再有「媽」字。 ⑮ 崇無以上三十二字。

⑯ 崇無以上四字。 ⑰ 崇無以上二字。 ⑱ 崇無以上十二字。 ⑲ 崇無以上二字。 ⑳ 崇下有「兒」字。

倒奉行。」又道：「二娘，怎的冷清清坐着用了些酒兒不會？」孟玉樓道：「俺衆人再三奉勸二娘，二娘只是推不肯吃。」西門慶道：「你們不濟，等我奉勸二娘，二娘好小量兒。」李瓶兒口裏雖說「奴吃不去了」，只不動身。一面分付丫鬟從新房中放卓兒，都是留下伺候西門慶的。整下飯菜蔬，細巧菓仁，擺了一張桌子。吳大妗子知局，趨趨推不用酒，因往李嬌兒那邊。房裏去了。當下李瓶兒上坐，西門慶拿椅子。關席，吳月娘在炕上跳着爐壺兒。孟玉樓潘金蓮兩邊打橫。五人坐定，把酒來斟，也不用小鍾兒，要大銀衢花鍾子，你一杯，我一盞。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吃來吃去，吃的婦人眉黛低橫，秋波斜視，正是兩朵桃花上臉來，眉眼施開真色婦。月娘見他二人吃的錫成一塊，言頗涉邪，有下上來。住那邊房裏。吳大妗子去了，由着他三個陪着。吃到三更時分，李瓶兒星眼也斜，身立不位。拉金蓮往後邊淨手。西門慶走到月娘這邊。房裏，亦東倒西歪，問月娘打發他那裏歇。月娘道：「他來與那個做生日，就在那個兒房裏歇。」西門慶道：「我在那裏歇宿？」月娘道：「隨你那裏歇宿。再不，你也跟他一處去歇罷。」西門慶笑道：「豈有此禮。因叫小玉來脫衣，我在這房裏睡了。」月娘道：「就別要汗邪，休要惹我，那沒好口的罵的出來。你在這裏，他大妗子那裏歇？」西門慶道：「罷罷，罷罷，我往孟三兒房裏歇去罷。」於是往玉樓房中歇了。潘金蓮引着李瓶兒淨了手，同往他前邊來，晚夕和姥姥一處歇臥。到次日起來，臨鏡梳頭，春梅與他討洗臉水，打發他梳粧。因見春梅伶俐，知是西門慶用過的丫鬟，與了他一付金三事兒。那春梅連忙就對金蓮說了。金蓮謝了又謝，說道：「又勞二娘賞賜他。」李瓶兒道：「不枉了五娘有福，好個姐姐。」早晨，金蓮領着他同潘姥姥，叫春梅開了花園門，各處遊看了一遍。李瓶兒看見他那邊牆頭開了個

- 崇無「勸」字。
- 崇下有「兒」字。
- 崇作「嘍」。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下有「一」字。
- 崇作「嚶」。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作「四」。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婦」。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作「看不上」。
- 崇作「道」字。
- 崇無「宿」字。
- 崇作「立身不住」。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忍不住」三字。
- 崇無「的」字。
- 崇作「服侍他」三字。
- 崇作「頭」。
- 崇作「梳裝畢」。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作「房兒」。
- 崇下有「道」字。
- 崇無「宿」字。
- 崇下有「忍不住」三字。
- 崇無「的」字。
- 崇作「服侍他」三字。
- 崇作「頭」。
- 崇作「梳裝畢」。

便門，通着他那壁，便問：『西門參幾時起蓋這房子？』金蓮道：『前者央一陰陽看來也只到這二月間與工動土，收起要蓋。』把二娘那房子打開，通做一處。前面蓋山子捲棚，展一個大花園。後面還蓋三間翫花樓，與奴這三間樓相連。做一條邊。這李瓶兒聽見在心。兩人正說話，只見月娘使了小玉來請後邊吃茶。三人同來到上房，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吳大妗子，擺下茶等。衆人正吃點心茶湯，只見馮媽媽地走來，衆人讓他坐吃茶。馮媽媽向袖中取出一方舊汗巾，包着四對金壽字簪兒，遞與李瓶兒。接過來，先奉了一對與月娘，然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每人都是一對。月娘道：『多有破費二娘，這個却使不得。』李瓶兒笑道：『好大娘，甚麼罕希之物，胡亂與娘們賞人便了。』月娘衆人拜謝了，方纔各人插在頭上。月娘道：『只說二娘家門前就是燈市，好不熱鬧。到明日俺們看燈去，就到往二娘府上望望，休要推不在家。』李瓶兒道：『奴到那日奉請衆位娘。』金蓮道：『姐姐還不知，奴打聽來，這十五日是二娘生日。』月娘道：『今日說道，若道二娘貴降的日子，俺姊妹一個也不少，來與二娘祝壽去。』李瓶兒笑道：『蝸居小舍，娘們肯下降，奴已定奉請。』不一時，吃罷早飯，擺上酒來飲酒。看看留連到日西時分，轎子來接，李瓶兒告辭歸家。衆姊妹款留不住，臨出門，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早起身出門，與縣丞送行去了。』婦人千恩萬謝，方纔上轎來家。正是：合歡核桃真堪笑，裏許原來別有人。畢竟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 ① 崇無「央」字。
- ② 以上二字崇作「說」。
- ③ 以上四字崇作「愛」。
- ④ 崇無以上二字。
- ⑤ 崇作「了」。
- ⑥ 崇無以上五字。
- ⑦ 崇無以上二字。
- ⑧ 以上三字崇作「媽進來」二字。
- ⑨ 以上十字崇無，別有「只見」二字。
- ⑩ 以上三字崇作「李瓶兒」。
- ⑪ 崇作「開」。
- ⑫ 崇無「去」字。
- ⑬ 崇無「到」字。
- ⑭ 崇作「是」。
- ⑮ 崇無「去」字。
- ⑯ 崇作「室」。
- ⑰ 以上二字崇作「人家」。
- ⑱ 崇作「桃核」。
- ⑲ 崇作「愛」。
- ⑳ 崇作「面」。
- ㉑ 崇作「仁」。
- ㉒ 崇無以上十二字。

玉茗堂尺牘

卷三

答錢岳陽督學

門下天姥開其壇場，日鑄生其鄴郡。自領洪都之學，出乎潛而見龍；爰登璧水之臺，起于飛而振鷺。可謂琴瑟絲竹，登魯壁之清聲；珪璧佩環，下梅梁之古色。邇乃星辰郎位，參北斗喉舌之司；江海池陽，正南國股肱之郡。起新知於物祖，眷舊德以人師。若小兒開遠，方當舞象之年，敢附雕龍之世。而亦拂其總角，引以譽髦。雖豫章之生七年，材不材而出地；得夫子之牆數仞，步亦步以窺天。夫豈閱其無人，必小子之有造！若云幸哉有子，慰愚父之無聊。心底厲以弗諼，意攀援而躋及。恃父子家人之愛，辱公侯國士之知。三事爲期，萬年以祝！

壽洪陽張相公

吾師七旬伊始，逢花甲之再開；九日惟春，乘木德而長旺！天人撫鸞歌於賀世，弟子欣雀躍於大年。酌醴星馳，望北垣之斗極。焚香日祝，在東山之袞衣。

答袁滄菴呂侯

門下起衆生所敬之天，誕兩祖流傳之地。現宰官而說法，蔭國士以流慈。他以攝伏凡心，自以莊嚴勝事。猶垂悲憫，曲引衰頑。喻以相分不可不明，性宗不可不了。以何因緣之故，得聞奇特之言！乃至小兒開遠，都歸大德含弘。容快覩於天人，許受參於童子。豈童真之有位，卽長者之無邊。昔在達老舟中，得共本如座下。刊垂九帶，如標指月之輪；辨示兩兒，若誘聚沙之塔。遽逢明府，愈關昏衢。在

平等以常然，亦多生而幸直獻珞何日，抽珠此年。

答鄧遠遊侍御

慢門下甚，第尊酒疎燈，上下今昔，差不惡耳。而良書美韻，颯颯其來，至於商發流品，歸於才情，雅爲要論。昔人云：『楚夏殊風，俱動於魂，蘭茝異臭，並感於魄。』固無容夸長以誦短，愛素而却丹，要於沒世可選而已。不佞於此技，非有師承，偶從少作，倏兮齒至，而復引爲在茲，歸於作者。一言爲智，或不其然。至如遠遊，乃以殊致之韻，方將之力，浸淫義根，憑凌物象，成言成書，有足度越萬此者。君家文潔侍郎，表清言於澹臺之後，函史待詔，發蠹書於明德之殉，方於時賢，當亦五爲巧拙耳。承聞大計事，觀察李公爲不佞琅琅留此長物，不佞便從闕下西歸，而更摭入丑計。時人局置已定，得竟陵一知爲足耳，材如竟陵，正自不免呂大羣吠。吠所怪也。牽率成韻，相逼登高，爲作九辨耳。

答駱台晉督學

憶明公起文章於玉署，典禮樂於金陵。而不佞前以執玉下陳，駿奔於斯，後以飛鳧上計，廻翔其處。感程本之傾蓋，酌周瑾之醇醴，懷舊則山陵之色依然，知新而鍾鼎之器有在。帝眷西顧，作我人師，大江以西，莫不歸此陶運，扣彼鐘懸。認神物於衝天，發干將，莫耶之氣。辨靈根於出地，摺維梓豫章之材。至如不佞，久爲棄士，少不如人，頻辱下遺之晉，益深中食之嘆。汝穎名士，問不及於貴人。孔李通家，對或申於童子。蓋將養其毛澤，下以寬彭鯉之私。積彼膚雲，上以竟從龍之想。是故，觀其所感，庶幾情見乎詞。

與張自雲

門下風神警欬，自是館閣中人。而秦錄中數不見者，何耶？才最難得，得之宜并歸一路，爲世道用。或有才而分用之，以小遲大與望之！

與曹尊生廷尉

長安對門下夜坐，如姑射仙人，令人窅然忘世，不謂世人乃更不忘門下也。范南宮遂爲秋柏之質。人事何常，萬祈自愛！

答王雲泉侍御

喜門下以西方美人，再換南國之紀。至讀大疏，春容而盡百姓之情，抗壯而開九重之議。雖隔千里，何殊面談。知峨峨舊京，猶有

典型在也！

與黃貞甫

惠若，真郗越之清英也！恨不得相對燒玉版牙添其風味耳。王相如願一披雲霧，幸以半面借之！

答鄒爾瞻

李元冲過此云：『門下滿腹人材，無措手處。』弟云：『治世人多於事，否則，事多於人。』世際竟未知何如也？

與魏見泉公子道冲

不佞行能委薄，南都奉常時，辱先中丞公吁衡雅注，謂可同塵。微言漸深，餘歡每淡，或忘昕夕。數侍涼暑，內徵言別，長安一見，遂違晉徽。開府太原，兩承溫藉。面語張丞，知遂昌戊戌之計，業從闕下乘官，何乃更入辛計。忘與當事者一言，懊惜久之。嗟夫，顯重之側，及於疵賤，此其感激，何必真起死灰之然，而手傳枯鱗之翼哉！我公如在，猶可爲言。而今已矣！爲善之嘆，終廢之悲，其在茲矣！去春千田先生人來，言及公病且食貧，甚有交謫之苦。至勤公子長安舉債，以歡二人，忠孝油然，可爲流涕。公逝，當效南洲故事，釀酒過。而出山苦難，宿草生芻，寄吊於同人而已。猶記公前定師賈君，曲承咨度。後晤朝房，談及賈君榮落，欣悲宛然。賈君有知，事知已於九原耳。公既全忠死孝，公子大孝移忠，願時加溢米，以復公侯之後！

答孫侯居

兄以二夢破夢，夢竟得破耶？兒女之夢難除，尼父所以拜嘉魚，大人所以占維熊也。更爲兄向南海大士祝之。曲譜諸刻，其論良快。久玩之，要非大了者。莊子云：『彼烏知禮？』意此亦安知曲意哉！其辨各曲落韻處，麤亦易了。周伯琦作中原韻，而伯琦於伯輝致遠中無詞名。沈伯時指樂府迷，而伯時於花巷、玉林間非詞手。詞之爲詞，九調四聲而已哉！且所引腔證，不云：『未知出何調，犯何調。』則云：『又一體，又一體。』彼所引曲未滿十，然已如是，復何能縱觀，而定其字句音韻耶？弟在此自謂知曲，意者筆懶韻落，時時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兄達者，能信此乎？何時握兄手，聽海潮音，如雷破山，砉然而笑也。

答郭明龍

兄爲齋生時，有以自立同異爲大臣，而當更聽人耳語耶？世病兄輕發大端，要亦獨行其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命也。上有疾雷，

下有崩湍，卽不此去，留能幾餘。中孚未能感人，幸自出險，爲霑有慶。門下昔過黃梁祠，有詩，枕中人會當破枕而去。猶憶寒冬，僂署笑言，屬有期契，向後再計入都，人地遂窅。投棄幽虛，時作故人夢想，而公才公望，亦復以明夷出門庭矣。江楚風遙，湘驛可接。清流玉相，如負俊氣，遊江湖間，欲盡見明公，鉅人以廣其意，惟兄進而教之。

與會金簡

山僧攜大序來，宛轉蓮花管屬，白蓮乍生，鬚蕊臺蓋，一時俱生。仁兄妙言初出，悲智顯行，一時俱出。此際第五柳門中，作陶令之攢眉，何時與仁兄千蓮會上，向遠公而捧腹，弟恐衡山白衣山人不得終隱，爲懶殘笑耳。剗鴈有音，遲佇無盡。

寄李本寧

門下江漢炳靈，爲世儒宗。某水木之餘，風雲之末，願一見無從也。辛丑之計，門下獨於銓部堂中，淵洞山立，麀麀於不肖，若恐其一日去國。此所謂得一人知己，爲已足也。伊人一水，那得一葦航之感念恩私，悵焉何極！

答真寧趙仲一

初聞兄已憤懣爲神，能殺讒者。雖疑之，而亦壯之。後稍知有某公之噴言，公豈爲憤者哉？喪欲速貧，貧亦士之常。前弟附賂哲書，中勸兄無悔，但當加餐，一意經世。出世之事，何得如來書不平滿楮。兄與弟俱有二尊人，官根斷續何論，但勿斷命根爾。

答山陰王遂東

自分衰棄已久，無緣名字復通顯者。不謂采幽挾微，極意提獎。重以太夫人徽晉之示，佳狀琳琅，披文相質，易以應命，附名碑陰不朽，良幸！又論因貧折腰，待稍治生，當歸讀書，此誠言也。某少壯時，卽妄意此道，苦無師傳。至博士爲郎南都，讀書稍暢，又以流去嶺海。幸得小縣，乃更不習爲吏，去留無所當。棄宦一年，便有速貧之嘆。斗水經營，室人交謫，意志不展，所記書亦盡忘。忽偶有承應文字，或不得已，竭蹶成之。氣色亦復何如？欲恣讀書，治生誠急，門下可謂通人。但讀書人治生，終不可得饑。世路良難，吏道殊迫，相爲勉之。

與岳石梁

石梁過我，風雨黯然。酒頻溫而易寒，燭累明而似暗。二十餘年昆弟道義骨肉之愛，半宵傾盡。明日送之郡西章渡，險而汽濟，兩岸相看，三顧而別。知九月當更盡龍沙之概。見石梁如見石帆，終不能了我見石帆之願也。

與丁長孺

弟傳奇多夢語，那堪與兄醒眼人着目。兄今知命，天下事知之而已，命之而已。弟今耳順，天下事耳之而已，順之而已。吾輩得白頭爲佳，無須過量。長興饒山水，盤阿瘖言，綽有餘思。視今閉門作閨部，不得去不得死，何如也！

與黃貞父

二公卽署二年，而仁兄戀湖頭不已。臥竹浮梅，大是癖人尤物。吳君哀辭附壙，所云重品而略富，富何傷品計！然陶公非無品者。檻絕扇頭，敢附虞卿之後。

答趙夢白

天下皆知明公爲龍可興雲雨，終不敢擾而用之，疑非人間物，終不可近耳。願彼亦無雲雨天下之心，誠有之，卽似龍如弟輩，必且祈卜而致之，封固而迎之，拜跪而候之，庶幾以類得雨，而後送歸其處。况如門下眞龍者哉！聞公隱於酒，酣暢高歌，甚善承問索弟時義於仲文兄處。不知弟衰，時時病苦，不復留意此道。近日三尺童子能之，第其挾掠絞擾，其細已甚，亦如數年中奏疏醉譴之流耳。公子高才俊氣，能爲文章，須爲其大者。弟近號鬻翁，乾而不出，無由更覩清光，悠悠天水，徒置思存！

謝鄒愚公

與明公無半面，乃爲不佞弟作傳，至勤論贊，反覆開辨，曲折顧護，若惟恐鄙薄之不傳，而疵類之不洗。始而欣然，繼之咽泣。弟何脩而得此于鴻鍾也！漢人未有生面傳者，唐有之。次者植樹傳最顯，技微而義大。韓柳二公因而張之，爲世著教。弟之聞人不如承福，通物不如橐駝，雅從文行通人游，終以孤介注鑿，違於大方，稿朽待盡，而明公采非集榛，收爲菹藻，百世珉璆，豈在今日。

復費文孫

僕少於文章之道，頗亦耳聞前識，爲時文字所糜，弱冠乃倖一舉。閉戶閱經史幾遍，急未能有所就。倖成進士，不能絕去雜情，理成前緒，亦以既不獲在著作之庭，小文不足爲也，因遂拓落。爲詩歌酬接，或以自娛，亦無取世脩名之意。故王元美、陳王叔同仕南都，身爲敬美太常官屬，不與選還。敬美唱爲公安詩，未能仰答。雖坐才短，亦以意不在是也。海內人士，乃稍有好僕文韻者，或以他故相好，或其智意未能遠絕，因而借聲。何至如門下所許，過其本情萬萬耶。然至士人談此道者欣然好之，盛欲有所稟承。嘗以衰病捐去，

章門邈邈，得如門下英姿遠意出乎文字之外。欲相昕夕，顧無閒期。昔先師甚矣其衰，猶思斐然之士。迂愚未敢托於斯義，庶其謂之耳。

答馬心陽

南臯書來慰弟云：『茫茫海宇，遂不能容一若士，倘若士此中又不能容一海宇，即便爲所弄矣。』此語雖非其至，差足豁人，亦足轉奉兄，破燈爲笑。

答黃貞父

葉生來云：『丈訝弟邇來書詞淡淺，覺有自外意。』世有忍外吾貞父者乎？從頭二十一史，從何處說起？此時即有深言，兄亦不能爲弟聽判，又不知弟當深言否也？弟之知遊，臥起論心，經有年歲者四五人，今皆開府而去。獨郭希老能於吏部堂上昌言留遂昌令。魏見泉、石楚陽逢人作不平語。李翼軒生未一面，而爲弟高談，人生何必深也。

復熊思誠督學

丈備規矩準繩之大器，蒞詩書禮樂之名區，豈不盛與！而良書攜挹，第云：『章程是吞，如約而止。』夫約豈足斤斤於門下哉。張弛在心，鼓舞盡神，弟雖老，猶能受人師陶鑄也。

與于中父

兄在章門十餘日，有諸君子用世者日相從，弟落穆林下人，有語無緣請問也，亦無庸請問也，自當得弟於蕭然眉目之外耳。庚陽古人便已三月，家事有大難語者，骨肉意氣之士，亦何可恃耶！

與鄒南阜

兄說講學老人，不宜走公門，眞法言也！根底有病，老亦須發。弟自賀長至到今，未一面郡縣，然反得嘖。待流俗，酌中爲難。薄賦并摩覽。

答袁中郎銓部

巨源濬冲，並是竹林中人。山公一嬰世業，甄紱才品，故多啟事。王公門調戶選而已。總之，因循時變成其局段，中郎今日，固可兼

致。况乘通運，必無滯材。弟於吏部交遊，前後得二趙君。然夢白不能出弟於久在平昌之時，仲一不能白弟於未復平昌之後。世間惟意義之交，多成虛幻。弟乃得蕭然山中十餘年。二公亦以才大難用，不至作絕交書也。時憶長安夜雪，玉蟾子聲遂爲故人。思白拓落，久無聞問。時把中郎錦帆案頭明月珠子的，隙江鷹。此時小脩鴻征鴈行，回憶三珠樹，曷盡切切！

寄李鵬岳

吾兄數歷清英，物望民宗，選選而著。而高情逸韻，仍在衡泌。常願遶烏鵲之枝，從大鵬一息，而僕病未能，我觀難嗣。或者天造西人，起兄於桃源紫帽間，一過章門道乎？弟尙得披惠風，飲甘露，於以己病除衰，所願幸也。

寄羅匡湖

已知道履彌暢，居廣居行大道，豈非人間大丈夫耶？令我此念，時時大羅天際也。高文妙語，幸寄少許，以訂予頑。兌陽兄令子孤甚，惟仁者念之！

與門人許伯厚

不佞棄一官而速貧，宜矣。以足下強仕之年，方可馳揚京洛，而亦時有幽憂之疾，其有後時之感耶？榮進素定，理宜順之，無怨之難，聖人所嘆。只以馬心陽仕至爲郎，而飯常不足，世道又復何言！

答袁滄孺

門下炳江漢之英靈，兼孔釋之道術。弘才可以應物，亮節可以明心。時以大楚之風，作我臨川之俗，一事理以無礙，故性相之自如。在某大人有造，常披拂於雲行雨施，而開遠小子無知，首甄拔於日省月試。每色笑而弗怒，矢大小以皆從。何期玉節，出照金華。方指皎日以成言，徒仰惠風而太息！乃辱裁書，彌深眷念。喜鑿椿彌福彌壽，欣馥桂克長克明。慶集家禎，美翔國步。尙祈抑西竺之高情，竟東尼之素志，庶幾酬六年一日之知，允矣繼四世五公之業！

與門人賀知忍

四五年師弟子依依之情，時恍然在目。第風塵路斷，出山常難，心銘舊德，枉用相存。每一興言，頽焉短氣。使來千里，轉見高情，詢知履康，同人所慰。至如不佞，既不能留雞肋於山城，又不敢累豬肝於安邑。乏絕坎坷，都無足道，時有嘯歌自遣耳。便令使者還視，養

沖兄，積懷萬不及一。

與但直生

遠遊吳越，收江山之助，縱聞見之益。歸視白鹿家山，黃龍舊侶，得無啞然！璇璣滿囊，幸摘一星示我！

寄梅禹金

半百之餘，懷抱常惡，每念少壯交情，常在吾兄。午日之曉，夢見兄容，渥丹於昔，弟殊喜笑曰：「吾輩惟持此好臉與世人打捱。」揖我而入曲巷。後有池，前有堂。予問：「高瀛臺安否？」劔一客云：「宣州有同籍，而問高君何也？」予笑而不答，醒殊悵悵，戶外報風衝書來，何其異也！因書夢以寄。

寄劉天虞

兄迂道半千，而存弟於玉茗堂中，爲四日夜之談，沉頓激昂，歡楚俱極。無從嗣音，言之哽塞，同爲失路，而兄才度超闊，世帶有時。如弟迂愚，其亦已矣。姜養沖兄更欲於度外拂拭，而混沌未鑿，終可如何！溫公要不爲不知我耳。右武病毀，殊困，仁兄得無喟然？

與張伯昇

世兄不遠二千里而來，清齋數信，垂橐而歸。如此門生，只似無耳。雙帛凌凌，哀愧橫集。便刻燭作中丞書。既爲揚善，另言去惡，可矣。時義最忌者，莽蒼爲大，窳峭爲高，令子九復，雅負才名，變化日新，特愛仍此卷卷也。

與張異度

讀門下制義，氣質爲體，既寫理以入微，音采爲華，復援情而極變。雖未盡發淵海之藏，亦已少窺風霞之色矣。企佩彌懷，觀止何日！

答黃鳳衡

別去懷思，謂于旌久已河上。而德音忽貼，尙爾敬亭，文脊間。仕如此，其不急乎！承遠索文，誼難固辭。弟能爲文，而必借尙書銜登軸。士安可不作尙書也！

寄孫區吳憲伯

八閩有孤介之士，曰沈君鈇者，弟禮曹時敬僖友也。如鄒如衡，耿耿自將，時論過之，而士論未嘗不心儀之。攜落家居，蕭然可念。而遠聞有里閭之疑，涉於吏議，乃至流落隱屏，不能自釋。凡在風聽，皆爲傷心。以弟料之，世情自非晏平仲，誰能解驂而脫石父？自非孔北海，誰能飛文而理彥章？幸際吾兄英慨自命，倘痛志士之坎壈，洞世路之嶽嶠，解其機絲，縱其毛羽，使沈生寬然，無膺鋒觸檻之憂，有巖棲川觀之樂。豈止弟與沈生同其歡語，卽宇內慕義之士，且將感惻無窮。千里剖心，萬惟慈照！

與李麟初太史

未能一觀，展側何如！大雅久不作，吾鄉尤甚。弟雖少見脈理，而蚤衰無復登峯之興。門下當成此最勝，予將老而爲客矣。

答費學卿

讀擬試題，精發蘊藉，非悠悠可造也。恨自頹廢，無因一挹朝采春色。所謂伊人，空有成蹊之管耳。

答黃右文

制義精熟至此，卒遇之，玉露金膏，不知黃監元武庫中物也。尙未融妥處，終有詞人意。在長君業已斐然，次公三公，殆是小謝更清越，非火攻者。甚爲兄喜。近日北人士如方之細，如房如宋之偉，皆江右人所不及。文字欲商者，幸時相示！

與李還素方伯

鄙念未嘗不在薇垣左右也。每過章門，數煩分俸。在兄之賜，固出康泉，而弟之受亦甚慚讓水。誦老伯父手卷，鹽祝吟玩，可謂明月孤映，高霞獨舉，韻超超於玄釋，義沉沉於忠義。至於行草，常筆後而意先，亦豐筋而蘊彩，神仙中人，有此神物也。聊贅數語，用附千秋。

與門人王觀生

霍林爲世疑至此，門下宜選慰之。古人懷一飯，不佞於天下士，懷一言也。

答陳如吉給諫

朝論固如沸，聖明在上，絡是君子多小人少。但我輩不宜急以小人與人耳。

答戴斐君

佇想風神，真人天際。山陰之棹，遠興難乘。因知吾師大哥，以再從子嗣，二哥釋業，三哥逾壯，未補青衿，爲哽咽喟嘆，不能已。幸有三孫，英茂可學。惟明公矚而教焉，以成達人之後。不佞蒼落衰殘，度無起報知遇之日，隕涕而已。

寄梅瓊字

弟受知克生兄最早，玉茗堂中有哭詩，時見夢言而已。仁兄與弟生同年月日，而宦遊較弟稍達，多子殊秀。弟以烏哀流落，子多才，卯酉相望，奚啻千里。吾兄容鬢何其得借西來，庶爲心懌。

答陳子顯

齊年兄弟，闊落天涯，緩急之情莫通，海山之使難遣。惟是宛水儀刑於控鯉，甌江想象於翔龍，梁岳雲霄，徒懸夢寐。忽承翰示，綿連周至，霽有餘情，白頭相思，宛如面命。弟多病早衰，而山人適來，寢丘之貽，實惟重惠。朱澹老弟奉常堂尊，而鄭葵老爲弟知己，皆成故人。致聲諸公子，今昔之感，悵如之何！

答鄭著存

青山雅操，既與華頂同清；而御水恩波，將與吳海比潤。方喜梓里有人，而良書重贖，尉藉彌深，感何可言。每讀楊公奏記，發舒江漢之風，鎮定關河之氣，而遠詢幽逸，謙尊善下。晤時并爲致謝！

與魏見五

霍林宗兄，每道長安篤誼，仁父門士，再稱汝上雄文。讀癸春之報，世路方仄，獲登中原，名俊殊爲世慶，而大越已借廉平矣。鄭邑孫生鳳雛，遠韻已非凡響；呂生鳴陞，雅才自是利器；葛生士標，方當象舞之年，已負鵬搏之志，所爲無小無大，欲從公於適者也。惟日進而教之，無能適越，獨章甫以自文，有意懷賢，諸逢掖以爲托！

與許仰亭吏部

太學趨風之後，音徽邈綿。南國多年，山川映發。許吏部月且高懸，中間尙有臨川巖壑人否？如兄尙留南國，則弟當以六朝餘興，從君一笑石頭城也。

與汪二魯

魯先生，大器祖於彭嶽，文采發於吳京。紆其雅念，顧我孱兒。春陽可以相煦，歲寒可以相結。何以酬茲？不負瓊瑤之贈也。

與門人吳季倫

吾友文藻，染翰鳳池，何必減書生投筆耶。漢人以質爲郎，多爲名卿，幸自努力。

與高祖玄

六年不見高卿，聞欲過我。殊尉。而久待不至。豈訪戴者偶與耶？吳越道中，春夏間可作麗人行，時亦憶汝水釣人乎？

與李九我宗伯

從京師來者，言丈蔬食敝衣。或以丈爲貧，或以丈爲僞。夫世人何足與言眞僞也。馬心陽作縣，食嘗不飽。趙仲一爲銓部，歸來幾爲索債人所斃。貧而仕，仕遂不貧耶？古人云：「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此時亦非吾輩作家時也。惟丈有以自礪。

答石楚陽

得兄遠書，并悼死悲生三作，宛轉淋漓，使人潸然。建宇兄家貧落甚，中原門戶，亦是興替相陵。弟前托之章令，求其郎君。郎君竟不相見，如何？弟齒六十，顏髮如許，獨丈弘材堅節，尙老江黃，有心共憫。江夏兄危苦安存，天意良厚，今始交口譽之乎？美成在久，伏念良深，恃愛聊作局外之語。時方愼夏，有懷不盡。

與唐凝菴

楚臣云：「舍騏驥而不乘，乃皇皇而更索。」以門下名德峨峨，召起東山，竟成遠引，知而不乘，今昔共嘆。張山人雲林大有俊氣，幸進而與之語。

與于中父

郎吏之推，尙瀾不下，此中進退，竟是如何？弟惟喜朝家有威鳳之臣，郡邑無餓虎之吏。吟咏昇平，每年添一卷詩足矣。

與門人廖仕沂

昔儒之教小學生有數益，足下清才，而爲蒙士授書，一可熟讀正字，一可檢容鍊心。蒙卦六象，學記一篇，切磋究之，有時行宦學之用，寧當以荏苒流落爲嘆。二作大雅，流音鏗爾，明堂之瑟也。

答林若撫

不佞近衰，臆縮畏葸，自謫繭翁，乾而不出。忽承門下鏘琅雅歌，蹀步來思，起其再眠，抽其獨絲。頓使枯蛾蠕蠕，遷遷如動，如生，有出飛隴戶間作五色意。加以長生名筆，虬拏鸞峙，攢爲世寶，天噓地吐，五內爲承。諸作精好流昶，自是廊廟元英，積感之餘，尙圖嗣音。

答黃九洛

寺中小飲，得周爰四方之事，揚扞千秋之業，殊暢。仙舟遂南，恨焉寤寐。章門風雨，夜玩大作，皆有豔氣，點定以歸。采艾時，當有幽人之想。

寄蘇眉源郡伯

畫下南州之榻，夜宴澹臺之祠，品愧名流，誼深古處矣。羅山人鑠精於素脈，委蛇多暇，或有意乎此也？幸進而御之。

候董廊庵司空

私論郡國有才，必以明公經二物之則，冠三英之粲，何也？某都憲柔而不中，某司寇剛而未正。仲山有舉，端在仲舒，鄒樞焦心數年，徘徊南國，本朝於勞逸之際，可謂適人。獨念明公委蛇多暇，獻笑文尊。雨花木末之間，所待舊祠郎安在？江山不殊，人物可知矣。

候王恒叔鴻臚

昨道天台，遂踏龍湫雁背，望禹穴以東，朝陽而西，秀色殆爲大初仙人所盡。謝鎮鉞而隱陪京，其意自遠。人生何必多取。芻少聽琴人，相如舊恙，當復平勝。遑遑不盡來連之思。

答馮具區司成

弟宦學之末，閱世賢叢有矣，皆立於是非之途，岐於內外之際。至如明公，循其自爾，由其固然，付彼是於兩行，齊屈伸於一指，可謂爲天之君子矣。數從明聖湖邊，緬想長安邸下，秉燭譙私，坐如隔世。秋達師遠過，示以大序，是真實語。達觀猶時時捧喝初機，作老樂家伎也。

玉茗堂尺牘

卷四

與門人胡元吉

嶺南百姓，極喜吾省人士爲長吏。董擴菴在東莞治行，至今稱第一。楊臨臯遠矣。萬里之行，始於足下，願言勗之。莞爾文雅餘風，可鳴琴而治，清聲時聞，用慰我心。

答黃荆卿

七年之官，二十年之別，千里之外，能憶六十歲老人，壽之以詩，可謂不忘之至矣。來詩云：「傳聞去國譚猶劇，不道爲郎罷卽貧。」似爲悠悠者解。夫悠悠者何足爲解乎！太守蘇公課賦，見弟家淮兌米止一十二石。問曰：「國租本折相半，公歲穀當不能滿六百石。且公爲宰幾何年？」弟對曰：「四年矣。」蘇公嘆曰：「人言何足信！」弟咲而謝之。古稱知己之難，世豈有達觀怖死，義人要錢者耶？

寄鄒爾瞻

吾兄大筆，有中外時貴所必不能請者。而歸仁一記，乃爲兒開遠應之如響。豈真以孺子爲可教耶？合發孔孟歸仁之旨，真是確論。至云性慈生怨，學道人正多坐此。

與傅商盤司成

門下以天下之士爲海內之宗。河汾地以作之師，樂巖天以考其相，冠冕之屬，章掖之徒，仰其門闕，如望雲中之山，挹其津涯，似味忻然之水。何期豚犬，得近夔龍。其兄已矣，猶彌結草之懷，有子婁其，常恐析薪之墜。普開叢象之雲，重沾聖阜之雨。撫西河而迴載

泣，咏南山而祝萬年。

答李洙山

誦道教，知山陰道中，應接不暇。而更反哭築場，終弟子之義，好禮不倦，矍相之賓也。前無瑕來，自言能折門下西河之疑。弟心咲無瑕高資，又誰當折之者？大事甚細，非死數度不能生，非生數度亦不能死也。此中甘苦節度，誰能證之？欲殺衆何意？千秋某在斯門下一過敬亭，訂此大事何如？

寄余瑞圃

尊公老師已哀然易名之請。葦爾郡社，何關遲疾。貴治孝廉，隨君夢龍成，其材不下東海長卿，知門下當爲下榻。徐天池後必零落。門下絃歌清暇，倘一問之。林下人閒心及此，不盡。

答姜仲文

非仁兄一疏，千秋不知四明事，相國座右銘，非止去國餘忠已也。弟自分袂，杳爾龍沙。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匪虛語也。江東雲樹，欲寄無由，適徐生能數學，願一窺天於門下，因得附訊焉。庚陽必自有語。

與朱以功

天下非水則旱，而儒之貧者尤苦，儒之眞者猶苦，則門下是也。北門賢者固不諱窮，獨如世道何？

與馮文所大參

戊戌之計，明公大爲僕不平，言於使者，枳其談，而明公乃復不免。辛丑之計，僕三年杳然巖壑，不當入計中。時本率李公大爲不平，言於吏部堂，柅其筆，而李公亦復不免。夫以明公與李公，名如日月之榮，實若鼎鈞之重，而誹俊疑傑，尙爲詬讟不置，况如不佞名微實輕，無足光重於世者哉！吳江非遙，而出門之難，阻我夢思。知明公近著寶善編，記吳中耆舊逸事，而太倉起潛師父子，幽善良多。惟前後裁入書，得明公而信，庶可不朽。

與錢抑之

會試取雋者，日近卑弱，亦各自寫其致，學士不知所之。柳子所謂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駕二龍於天遼，翔獨鶴於人間，是所願

與姚承菴

門下蒼然藹然，有正叔之正，而伯子之和自在。若弟於蘇長公意韻，猶在疑似間也。東坡謂伊川不知何年打破他這敬字。蓋東坡高資，又多遊於禪，選選有拍版門槌之戲。不知敬體無破，可打破之，敬非敬也。正叔歌後不哭，此是可破之敬，故蘇子打之。如門下之敬，似無可破者，何如？

與陳匡左

文舍香之秩且中，遂留爲清卿乎？若出當作人師，江湖之氣方急，惟深心鎮之。與兒輩東望，輒思文與姜山不置。近得曹能始示遊西山匡阜詩，如出武陵談谷中事。步虛雲際，便風微聞，可與暗歌，幸爲謝言。

與丘毛伯

正文體自是正論。第我國家，全任法不全任人。即文體不正者，服官不敢不如法治。偶以此三年一度耳。

寄羅柱字中丞

宣城湯嘉賓，弟宗英也。在世爲一時文章之師。在弟爲千秋道義之友。韓生異才，自可暗中摸索。至以絕不相及之事，累熊芝岡。夫學使者行法一奸生，何負於世，而紛紜若是！世多以酒解醒，弟意非清泉解之不可。兄天下之清泉也，南北之強，不如不偷，惟留意！

答陸學博

文字諛死佞生，須昏夜爲之。方命，奈何？

寄膠州趙玄冲

宋陳同甫自云：「擴開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其人雄厲磊砢，歷落如此，竟不爲世容。惟一辛節制知之，不能終也。以翁文緯武經文，何在古英雄下。而竟以一尉小縣令，長謝里門，高歌縱酒，忘愛用老。悲夫！世人目無瞳子，至今極矣！然聞兄諸郎君，並以奇雋發越。人之所損，天之所益，未可量也。門人旌德劉大甫，窮彌甚，氣彌高，欲度淮而東，終業大兄之門。如更不就，遂有望三神山，蹇裳濡足之想。弟殊壯之。知大度恢然能爲之主。雨花臺下，一夢至今，臨風悵佇！

弟士學讀文石之文。宜學讀文石之疏。松心竹筠，可追大雅。雲聲堂大作，乃屬言匪材。伏膺則惡，方命爲慚。竭蹶以成，伏惟裁幸！笑立既新，來譽斯始。文章禮樂，舍門下其誰？再節以趨九斗，未堪終對也。

答呂姜山

寄吳中曲論，良是。「唱曲當知，作曲不盡當知也。」此語大可軒渠。凡文以興趣神色爲主。四者到時，或有麗詞俊音可用。爾時能一一顧九宮四聲否？如必按字摸聲，卽有窒滯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弟雖郡住，一歲不再調有司。異地同心，惟與兒輩時作磻溪之想。

與陸景鄰

僕少讀西山正宗，因好爲古文詩，未知其法。弱冠始讀文選，輒以六朝情寄聲色爲好，亦無從受其法也。規模步趨，久而思路若有通焉。年已三四十矣。前以數不第，展轉頓挫，氣力已減。乃求爲南署郎，得稍讀二氏之書，從方外遊。因取六大家文更讀之。宋文則漢文也；氣骨代降，而精氣滿勁，行其法而通其機一也。則益好而規模步趨之。思路益若有通焉。亦已五十矣。學道無成而學爲文，學文無成而學詩賦，學詩賦無成而學小詞，學小詞無成且轉而學道，猶未能忘情於所習也。思顧彥昇托契之咏，子美同遊之思，謂四方之大必有曠然此路，精其法而深其機者，庶幾及老而得窺其制作發鄙質所未逮，則亦足以滿志而無恨矣。既自俛循孟子論友鄉國之士，裁得以鄉國士相友，或未敢與論天下之士，論詩書行事也。僕卽有所通其鄉而已耳。偶一憤憤欲出於其鄉，承下風於四方之殊才。而疵賤已久，羸蹶日增，行路之難，今世爲甚，安得四出而望見其人，其人又安肯坐而爲某來者？日者忽拜良書，大雅之辱，爛焉千言，大抵引重彌至。猝而受之，面泚發赤。已復驚喜自疑，豈天下士亦可以一鄉之士友耶？遊未能出其鄉，而天下士乃肯爲我先而至！古誠有之，何以得此於今也？把玩數四，乃始知陸君蓋有意乎古人，非今人之爲文而已者。詩不云乎：「樂彼有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夫檀之可樂，得穀其下以養，羣焉穀之願也。玉在受攻，得他山而錯焉，亦玉之所不辭也。僕其穀與石乎？樂能於僕，而治不能於門下，何也？書所論爲文之善與病，蓋已精其法而深其機者。談文字之病，非於有餘，而於不足。地有所不足，在其東南。天有所不足，在其西北。天地有然而况人乎？病而陰，不足於陽，病而陽，不足於陰，亦其勢然也。古文賦學西漢而下，率以不足病。

無有餘者。詩唐四傑子美而外，亦無有餘。從其不足而足焉，斯已幾矣。宗元之論爲文，子瞻之說稼，裁以求其足而止。至於文之質，生而已成。虎豹之皮，虹霞之色，不借質於犬羊羶，必矣。隨君體能文之質，了然於後人之所不足，必曠然於前人之所有餘。其爲美擅之可樂，而攻玉之有成也已諗。倘得時親制作，以發衰羸之思，幸矣！他日更有請也。

寄袁小修

都下雪堂夜語，相看七八人，而三公並以名世之資，不能半百。古來英傑不欲委化遺情，而爭長生久視者，亦各其悲苦所至。然何可得也！弟不能世情愴惻事，而於此際無服之喪，無鑿之哭，時時有之，更在世情之外。小修當此，摧裂何如！天根來，知兄意氣橫絕，無損常時。而中郎有子而才，稍用爲慰。湘沔間正圖一把晤也。

寄南弦浦關中

戊戌僕堅求去官，而明公垂念不置。僕卽從闕下西歸，未嘗一日之任。而竟以辛丑計去。明公力援，翻爲削迹之本。然所留所去之賢佞，乃留人去人者之賢佞也。明公會目僕爲有關係人數，何得言去夫世已忘懷，惟感知無盡。一十七年，纔吐此音。南北紛如，曷盡西方之思！

與熊芝岡

讀大疏，始知鉅人在邊，不在廷也。玉光劍氣，時有白虹，上見於天，行召公矣。郴州有奇士曰陳元石，願一趨風門下。與談必有當也。天下士須有氣力者承之，幸強食自愛。

答石楚陽中丞

弟流覽時事，常有概於卜式之談；縣官有隱，能者宜輸力，富者宜輸財。明公以文武兼資，秉鉞乘障，爲國力臣。弟爲世捐，便宜率妻子耕種牧畜，逐商賈什一之利，致富贏，灌輸助邊。今並以精力罷緩，心計迂錯，無能有所壘蓄，向廳下少致升粟寸鋤，助軍市牛酒萬一。而猥以破俸厚貽頽拓無用之人。此其人不能與牧豎同短長，而輒敢視顏再饜，不幾怙愛而頑，無節度之甚者乎！誦扇頭報章，五六十明珠，瑟瑟然從肺肝鏘激而出，必非餘人所得懷袖者。古歌：「但得一心人，何用錢刀爲？」原旣返璧，篤誼，中心藏之矣！

答高景逸

門下爲大道主盟，雖千里之駕，已及途窮，而秉燭之光，猶晞日莫。脩其德音，良深感幸。承問：「一日千古，其事何在？」無欲主靜，談學所宗，千古乾坤，銷之者欲，有能一日仁壽在斯。第概觀斯人有欲於世者，未必能動。無欲於世者，未必能靜。就中消息，詎可詳言。至於世局紛囂，正坐人生有欲，世棄已久，世寄爲誰？或笑或歌，總未敢爲翰晉之報耳。

答岳石帆

狂狷辨極，中當今假道學之病。狂者嚶嚶古人，狂者言行不掩，假道學亦然。至於行似廉潔，則侵狷久矣。獨狷者踽涼，假道學亦踽踽涼涼。孟子時，尙未進此。石帆今語，大是申商仲季辨贊，深爲公毅流通，炤世爲天眼通。然假道學終不可絕，彼假中亦有光景滋味也。

答諸景陽

直心是道場道人，成道全是一片心耳。每問江東豪傑，天下皆曰：「有諸先生。」最勝處不在講學。且聞學人多弱，諸先生腰腹殊巨健啖，爲世奇一喜。歸子慕遂不我違，兄必有文以張之。

寄董思白

卓達二老，乃至難中解去。開之長卿、石浦、子聲轉眼而盡。董先生閱此，能不傷心莽莽楚風，難當雲間隻眼。披裂唐突，亦何與於董先生哉。形家儲生，上調十年，通此一字。生愿而爽，要離豕傍，亦可用也。

答阮堅之

達觀於章門舟中，道我法中猛持，異日有堅之。弟懷不忘。竅六歸，備述風雅流溢。已乃有言，世外之心，固非世內人盡了。得扇頭詩，敬亭雲氣，霏塵堂席，率爾成韻，以通名字，不足懷懷袖也。

答鄒公履

任公托末契而爲客，子美思述作以同遊。裁理酬情，今昔無睽。嘗當僕不求公履，而公履不求僕耶？當時序已佳，平心定氣，返見天性，可爲良言。僕直望公履轉縱轉深，才情更稱。少年人不在平心定氣，而在讀書，能縱能深，乃見天則爾。

答凌初成

不佞生非吳越，通智意短陋，加以舉業之耗，道學之牽，不得一意橫絕，流暢於文賦律呂之事。獨以單慧涉獵，妄意誦記操作，層積有窺，如暗中索路，闖入堂序，忽然靈光，得自轉折。始知上自葛天，下至胡元，皆是歌曲。曲者，句字轉聲而已。葛天短，而胡元長，時勢使然。總之偶方奇圓，節數隨異，四六之言，二字而節。五言三，七言四，歌詩者自然而然。乃至唱曲三言四言，一字一節，故爲緩音，以舒上下長句，使然而自然也。獨想休文聲病浮切，發乎曠聰。伯琦四聲無入，通乎朔響。安詩填詞，率履無越。不佞少而習之，衰而未融。乃辱足下流賞，重以大製五種。緩隱濃淡，大合家門。至於才情，爛熳陸離，曠時道古，可咲可悲，定時名手。不佞牡丹亭記，大受呂氏繩改竄，云：『便吳歌。』不佞啞然咲曰：『昔有人嫌摩詰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則冬矣，然非王摩詰冬景也。其中駘蕩淫夷，轉在筆墨之外耳。若夫北地之於文，猶新都之於曲，餘子何道哉！

與湯霏林

李九我清方自愛甚，而非所言者亦言之。當自少禪理耶？王荆國久禪理，遭遇信主，莫克自終其用。神物固不可爲耶？將魯越之鷄，才興自爾，非黨學所能爲也。王弘陽陶石簀能轉世否？嚴察問廊廟事，足爲一哂。然有微意，惟有以教之。

答王宇泰

丈醫書說受病因緣，對治本末，甚哲。且引：『不得爲良相，爲良醫』語。夫族醫者，徒工殺人之技，無生人之心。以口舌爲烏喙，以白簡爲砒霜，而曰：『以醫國』，其可乎？弟曾讀東垣書序傳，其人孤耿慈惻，隱微必敬，蓋有至性躬行者。序傳文字，亦精整有法度。世儒恒言漢唐宋，如元亦何能十一也。仁文序文字殆類是。非性體行誼，深敏樸至，不能爲是言。弟數動江東之興，願堂上有二佛，日以班爛供養，且資旅乏，不宜上岸求人。若彼前後者，何知而介介耶？弟之右武，兄之辰玉，俱爲故人。數十年弟兄情禮，知各極悲傷。焦先生不婆婆否？爲弟一致聲！

與李麟初

『文章論定前賢退，簪笏名除大雅留』，可爲名言！媿僕不足以承之也。薄饑未能免俗，所謂式食庶幾爾。

與門人李孺德

尊公百福，方留難老，以待吾子一第。而吾子更何待乎？不患子才少，患才而存見多耳。令叔楚歸否？見本寧公當大有所得，幸以

起予。

與劉晉卿

吾任孝友足法，時時念之。辱遠存貽，極感世誼！大作細讀之，自是異日利器。憶昔尊公在都，生曾攜長兒所刻時義，請其塗教。尊公數日後見還曰：「令郎文字，大勢不必塗抹，拂其銳志。但令看朱註，讀時墨，自然改觀。」至今追思，尊公愛吾兒，不以姑息。今吾任半千里外，以文字求正。若更漫爾圈點，重負尊公於九原矣。但願如尊公教，棄去游習，取朱註時墨玩之，定有入手。總之，此道雖小，未易言也。

又

發故篋，索尊公手教，長短近三十餘紙，時爲傷心！至其中論時事人物，每多至言，可定是非之極，以發國史所未備，不可不傳。且經不佞裁定，幸次第抄入刻內，并尊公手筆見還。我兩人光景如在目前，不知後人能似此否？

與門人孫子京

江東孫郎久踞石頭城。秋風厲時，必須一大決。令郎當已諸生冠軍。父子褰旗畢登，快事也。望之！

答黃右文

弟學殖淺，蹇然語人未嘗不盡其誠，况於右文公子乎？急無以相益，喜其有以自養也。風雨遠歸，何能無念。

與丁長孺

兄更以言歸耶？輕垂晚之榮華，保方剛之亮節，難進易退，可謂君子矣！頃復有士人來云：「霍林終是道人，求仲亦自奇士。」審爾，則莊生所謂兩行，固可存而勿論也。

與吳曙谷宗伯

枚卜伊邇，正賴明公休休斷斷，鎮重廓清。求大忠於大孝，苦次固巖樂之墟也。

答王太蒙中丞

清風所至，吏民灑然。伯東兄語弟云：「兄入嶺，歲省冗費幾萬餘，公私餽遺，亦如之。」炎海爲康泉，瘴嶺爲冰柱矣。

與門人王起莘

以王氏冰蘂之嗣，遊沈氏芝蘭之室。原委既闕，倡和復新，日月就將，器弘以利，予日望之矣！相聞得鄭公之文，立禮興詩，非止不佞一人之感已也。

答鄒賓川

弟一生疏脫，然幼得於明德師，壯得於可上人。時一在念，未能守篤以環其中。來去幾何，尚悠悠如是，時自悲怛，屢拜良規，媿勉無量！
評長公文字，知有當否？

與劉冲倩

古稱臭味二字，最微而妙，其中通極器界之外。不佞胸腹中，時時有玉筍冲倩矣，何近遠之間。大作謬爲點定，并遣。

與晏懷泉給諫

年來計典，倚重台垣一路一家，達人自有衡量。正直忠厚，至性然也。長公孟謙，文筆大進，非止爲門下發芝蘭之香，且爲不佞借桃李之色矣。吳生棟有俊才，禮宜先調長者，惟進而提命之。南治中，袁公滄，濡雅有道心，不爲睚眦逢迎之態。曲折而至此，門下亦時相引重否？

與吳本如岳伯

昔人云：良牧所在，民富去而見思。初謂平平爾。涉令去官，始味其言。惟清惟惠，可以富民。能富其民，乃以見思，則門下之謂矣。

答張夢澤

門下毓采南維，宣機北極。出蘭陵而結綬，揚秋馥於清風。臨渝水以鳴琴，寫春融於白雪。士民久蒂乎甘棠，賓從隣輝於玉燭。至如不佞偏州浪士，盛世遺民。可爲大夫，枉登高而作賦，又聞君子，曾過庭而學詩。子雲之心尙玄，世皆譏其寂寞。襄弘之血未碧，天不鑒其精誠。自分地阻人偏，殘叢二酉之蠹簡。何悟天發吾覆，快觀三辰之龍旗。登然足音，燦其物色。大臣之度，休休若自其口。吉人之詞，藹藹如見其心。既愛我甘，敢自愧其雕飾。言采其苦，必無棄於葑菲。謹以玉茗編紫，釵記操縵以前。餘若牡丹，魂南柯夢，繕寫而上。問黃梁其未熟，寫盧生於正眠。蓋唯貧病交連，故亦嘯歌難續。空垂愛日，感瓶冰以測寒。願借長風，獻指節而知短。未展登龍一念，乃

煩良馬三之，恭承大製，久紱誦於諸衿。奉揚仁風，輒謳歌於片楮。名香掇荀令之氣，廉金頌陶徑之資。感公度之隆施，慙寸私其匪報。

與車嘉興

吾文冲明在躬，高華映世。發江楚之英靈，寫衡廬之秀色。憶南都陪遊，醉德依仁，瞻言汝昨。茲復借重中吳，地大人殷，撫以上善，綏用中典，其在於茲。漢故事，以郡國治行第一，召爲列卿。豈非故人榮望耶！吉父選，附致候私。檄垣在望，無任岐佇！

又

平湖馬映台師，老而子少。沈几軒師，去而子孤。上煩宮牆之引，下乞門戶之庇，此不佞所百叩而祈也。敝門生許應培，以詩禮之門，端而有致。吳顯科，以簪纓之緒，秀以能文。統祈垂慈，時加藻拂。極知人微地遠，正以盛德通懷，三千里而呼，或一應耳。若乃公子龍鳳之標，必取風雲之友。則如錢士升之清，孫弘祖之俊，朱茂正之雅，皆扶風絳帳之英也。嘉雖多士，知者數人。聊作中涓，以待伯樂之相爾。

與孫令弘

孫君奇人也，乃知爲公孫，貴門無所苦，而自以意性，好爲蒼淵簡遠，不入世之文。所謂怪怪奇奇，祇以自娛者耶？已而知君名爲公孫子，高華中實有所苦，故激而爲文章，憤悱而菴伊。雖然，年少亦何至是也！昨讀後寶晉齋記，寥戾綿延，出人語度之外，至云春秋三十有一，周旋百端，出罕素交，入徧室適。公孫何其多恨也！晉王述三十年不爲其從子所知，山簡三十年不爲巨源所知。以君之才氣，凝郁如是，交遊內外，豈遂無足知子者耶？淡以明之，寬以居之，何知公孫之不復爲公也！

答朱公子茂正

不佞南都奉陪尊公，清英大雅，日夜無倦。後稍疏闊，冰玉之姿，時映人心眼。年來自傷，常闕於交遊吊恤之事。而公子裁書遠報，不以不躬爲罪。推引穠至，琳瑯滿目，森然有聲，轉悲爲慶，慶我處葑兄之有達人也！文字亦有無可奈何者，時也。年餘寸陰，終宜努力！

上馬暎台先生

庚午之秋，所錄者，弟子某一人而已。而弟子復以性氣乖時，遊宦不達，無以報稱。南都一問起居，量移平昌。馳問公子，而貴里人云：俱在廉府，寸忱未將，弟子何爲。知師盛德考槃，福履彌泰；而師母夫人，北堂春永，佳公子翩聯聲秀。弟子之願殊慰。因便，薄致芹私。

函丈之前，趨風何日？弟子無任想戀，徬徨之至。

答于中父

極感仁兄垂言卷卷。弟堂上人已踰八望九，老萊子何當去斑爛！何人跪拜著公服也？拔蚊睫者能斬鵬翼耶？世局何常，根性已定，惟門下謹身以待！

與彭興祖

美人過山中，無可爲報，以兄意度所至，必無人道之患。獨陰陽之患，無可如何。幸甚自愛！

答黃金宇文學

大江以西，乃有黃先生。載籍極博，發天苞地絡之文。才思殊腴，倒珠海瑤山之筆。奏牘可以三千，而無緣索長安之米。對策幾乎六十，而不獲奉賢良之詔。人無足與之語，天有所不可謀。良怖其才，深悲其遇。不佞蚤策步於先醒，晚垂精於後死。踰六望七，委筆墨以頹唐。越陌度阡，嘆知遊之契闊。忽承駢語，喜溢新知。何今茲而始來，及佳人之遲暮。恐愛之而莫助，感捐佩以何言。聞將棄小儒之文，業已領大乘之教。割摩情於綺語，發妙想於靈心。然則此中所爲麗藻雲霞，正彼岸所爲空花陽燄。敢因愧謝，竟此愿言。所謂伊人，安得褰裳以選。迺肯適我，猶堪秉燭而遊。

答朱廣原

癸未仕人，最早零落。子弟象賢者，亦不數家。而門下以天授之姿，拓天厲之緒，爲年籍光重，可以激厲頑鈍，喜倍恒情。顧念門下鼎盛華貴，不佞沉鋼衰委，未敢遽以世好通也。而良書已登然巖壑矣。佳扇以揚清風，奇香以襲餘馥。明鏡以晞末照，美人之貽，感誦無極。至若瑤華之言，精博婉麗，不佞窳惡，無能仰酬，率意鳴謝，惟大雅炤原。

答徐允升

尊公勦震疆陲，行乎朝佇。而門下復冲然大雅，趨庭之儀，尺寸不失，令人意往。向感綢繆，眷焉良夜。更貽翰音，孝友之性，溫恭之懷，悠然詞表。第徐生來，直生寒嗽。而故山已定，新丘難尋，朽骨之期，當以異日。

答陸景鄴

不佞得以子墨之役，仰贊幽光，榮重無已。何當門下遠書鄭重，似非蕪窳所敢承也。知此時入都榮選，門下之才自爲世需。第世實需才，亦實憎才。願時虛中以鎮之。人愛不如自愛也。

與張凝一

董范事起，王弘陽先生正在括蒼，言及門下良工辛苦，爲世道受此凌遽，時亦未計後來至此極也。雖然，門下危而蒼民安。社而祝之，自有在也。郎君雙秀，明月珊瑚，光價南海。易所云：『鼎折足傾否。』造物恢詭，前後嘗可知耶？遠贈縑絺，服之無斃。門下未便再粵。時友愁山橋歸淨理，則萬物可齊也。

答王慕蓼憲伯

每從還素兄論賞郡英，則必允我門下。體粹行備，仁洽義豐，里居極孝友雍肅之誠，宅官高委蛇正直之節。臆言明德，展側時勤，借索西來，未能利見。而猥承翰音，過爲采信。夫以寸善驟儲，而盱衡首被一介未上，而褒挹前施，此自休容之本懷，而實衰稿之殊遇也。東向鳴謝，耿耿曷盡！

與門人劉琪叔

與琪叔語，如行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別論已心志之不能愛人，不能成身，禮所謂寬身之仁也。小詩爲別，願言珍重！

與門人周仁夫

仁夫每爲我言固始魏孝廉，今果大發矣。仁夫可爲知人！夫能知人者，其人亦可知也。仁夫無悲不遇矣。

答徐然明

不佞爲文亦既衰矣。欲求今少壯能古文詞者，時以自資，不可卒得。則取四方諸生文字翫之。體不必偶，而風神氣色音旨，古今大小一也。然明文字靚秀鮮婉，復流羨委長。少壯固如是也。不佞得受其光好，裨益良多。來教云年事未臻，風期已托。然則予之資生，而生之資予也，又已久矣。小序媿不文，亦諒其既衰耳。

與門人葉時陽

生去平昌十餘年，初無所覩，兒子又鮮一達者。乃爲生繪像立祠。此是貴鄉篤誼。如生薄德，何以承之！然生在平昌四年，未嘗拘

一婦人。非有學舍城垣公費，未嘗取一贖金。此又可質之父老子弟，而無擇言者也。庚桑之社，或以是耳。時陽積學苦志，宜便發去。令子文理近益覺否？且夕爲平昌祝者，黃槐丹桂間，多得一二人。正不必皆臨川桃李也。

與門人時君可

君可是文場利器，遲速不必論也。平昌祀我，我以何祀平昌也？昔人云：『天下太平，必須不要錢，不惜死。』生或不媿此文官耶？

寄鄒梅字

與兄三世之好，在外經年，何能不思！二夢記殊覺恍惚。惟此恍惚，令人悵然。無此一路，則秦皇漢武爲駐足之地矣。兄以廉吏作客，未便作饒客也。

與趙南渚計部

初試政時，極承知遇。倉卒南去，自知才非世需，不敢求通長者。後益淪落，每讀大疏，軍國平章，千里之外，宛如聚米。國體民生，於焉是賴。而忽來旁及之論，遂成遠引之思，豈有維繫之誠，徒滯近關之迹？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每咏斯言，恨身已鋼，不能出一言爲明公發其悃悃。聞明公已待放於郊，夫咫尺君親而去作難言。朱紱之困，甚於蒺藜，此幽憂之士所不能堪，而何以爲明公釋然也！捐擯以來，長安間絕。而獨不能忘舊於明公。以明公立朝，都無過舉，所疑一二十大事，自有主者，後人當自諒之。明公無愧色也。惟優游龍蠖，以爲世儀。周志齋堂翁無恙？其公子名位何似？幸示之！

答張夢澤

丈書來，欲取弟長行文字以行。弟平生學爲古人文字，不滿百首，要不足行於世。其大致有五：第十七、八歲時喜爲韻語，已熟騷賦，六朝之文。然亦時爲舉子業所奪，心散而不精。鄉舉後，乃工韻語，三變而力窮。詩賦外無追琢功，不足行一也。我朝文字，宋學士而止，方遜志已弱，李夢陽而下，至瑯琊氣力強弱巨細不同，等賢文爾。弟何人能爲其真？不足行二也。又其賢者名位顯顯，而家通都要區，卿相故家，求文字者道便。其文，事關國體，得以冠玉欺人。且多藏書，纂割盈帙，亦借以傳。弟既名位沮落，復住臨樊僻絕之路，間求文字者，多郵翁寒儒，小墓銘時義序耳。常自恨不得館閣典制著記，餘皆小文，因自頹廢，不足行三也。不得與於館閣大記，常欲作子書自見，復自循省，必參極天人微窈，世故物情，變化無餘，乃可精洞弘麗，成一家言。貧病早衰，終不能爾。時爲小文，用以自嬉，不

足行，四也。元以前文字，除名人外，不可多見。頗得天下郡縣志讀之，其中文字不讓名人者，選選而是。然皆湮沒無能爲名，名亦命也。如弟薄命，韻語自謂積精焦志，行未可知。韻語行，無容兼取，不行，則故命也。故時有小文，輒不自惜，多隨手散去。在者固不足行，五也。嗟夫夢澤！僕非衰病，尙思立言。茲已矣！微君知而好我，誰令言之？誰爲聽之？極知知愛，無能爲報，喟然長嘆而已。

與門人陳伯達

長公愛我，我愛長公，莫往莫來，每懷子衿之嘆。十月盡，或過章門一晤也。誦來作，令人怡然，曠然，卷卷未能萬一。

與馬公子長卿

弟兩拜吾師於長安，後在南都，致問而已。弟子之敬，闕焉。初謂世路稍通，酬知未老。已而世棄無能，復奉晉旨。讀世兄行實，泫然淚下，長喟而興。當吾世爲吾師，而不知其人，可能免於鴛鴦之誅乎？勉從諸大筆後，爲神道碑。亦不知弟子能傳其師否也？然因師以傳，弟子之幸。弟未死，終當一掃墓下，嘔其寸心耳。

與王止敬侍御

門下以清衷雅抱，擢居耳目之司，世道良幸。弟嚴經已久，無緣作長安書，私懷愆焉。君子羣而不黨，抑而強與，幸益自韜，以須大用。

復甘義麓

弟之愛宜，恰學二夢，道學也。性無善無惡，情有之。因情成夢，因夢成戲。戲有極善極惡，總於恰無與。恰因錢學夢耳。弟以爲似道，憐之。以付仁兄慧心者。

答陳古池

夫道視不可見，聽不可聞，體物不可遺。講者不知是講體，是講物。講物則不盡，講體則不能。弟所以遲領教於門下耳。張侯自是久而相知，公事澹臺，可無避也。

與朱以功

章門無右武爲壯士，無相公爲長者，何處受我輩耶？時時念中惟有朱先生。三兒每見朱先生一度，卽著裏一度也。

答錢簡栖

姑蘇大雅士，舊獨莫寒泉，今獨錢簡棲，氣岸橫絕，曹伍有當予心。遊道非委軟難，愷亮難也。得楚遊諸語，霏塵歷落。茲與蒼厓兄相對，斷橋江閣間，如見足下。時屬兄常倅處，能相物色否？

答但直生

書來，知令先公佳城改卜，謂景純誤人。不佞妄意水土比。水自是地中物。江南土淺，較爲迫水，西北地厚，至三丈不得水，復少華潤。管公明止望四獸耳。捉龍知脈，時師常談，要亦不得不爾。常見縉紳家，親方水蟻時，權利轉上，歸而後覺，殆不可曉。總之令先公盛德，足下至性，允終其吉。不佞齒至，近得一不食之士，容速朽焉，未煩多師也。

謝鄭輅思郡伯爲作相圃生祠畫像記

不佞少學爲文，薄成影響之用。長習爲吏，空以木強爲體。烹小鮮而覺擾，候單鬼而不復。此亦無所短長之效，固宜罔攸進退之利已。而吏民矜其恠恠之忠，人士采其揭揭之義，固存得一之愚，用著在三之厚。去再考而猶拙，托千祀以彌慙。若不獲鉅公之筆，則洛陽石闕，無緣甄其治行。浚儀畫像，誰與施其神明久之，射堂爲通矢之墟，灌壇等嘻出之社矣。竟邀天幸，獲承公度；引嬰相而傳義，援澤社以徵禮。薇芣無留，何有勿剪勿拜。馨香莫遺，安得采蘋采蘋？乃辱達人君子之言，置之高陵深谷之地。乍披文而傳質，已玉振而金聲。乃至錦傷見捐，而推以機杼刀尺之妙。琴隱委絕，而謚以高山流泉之響。聽啟而咏，唱嘆有餘。讀至『行可質天地鬼神』，不覺涕從何！以得此譽，以文能安民人社稷，徒令汗浹，無所承之。

答繆仲淳

兄手書良厚。弟有二親，俱七十餘，無出理。留一官，止是繾人物耳。知遊中似兄無一俗滯態者，更能幾人？江東道風何如？幸時以聞。

復牛春字中丞

保障重臣，具文武才望，而徒捨無影細事，致使請告難留。既喪民宗，仍傷朝體。識者謂何如？弟才質疎鄙，然留之乙未之計者，南公也。鯛以戊戌之計者，溫公也。夫以貴鄉二老，趨舍不同，則南北之情，益無足異矣。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世諦悠悠，臨風嘆息。

玉茗堂尺牘

卷五

與劉天處

意仁兄便起家郎丞以上，不謂更紆南服。適得宦籍，見作荆郡丞，爲兄悵然！然有一書宿云：「荆州措大多如鯽魚，沙市琵琶多於飯甑。」措大多可憎，琵琶多可近也。仁兄漸北，太宰知我乎？燕燭鄂書，弟不爲誤。

答易白樓

門下清操惠德，當異常震蕩之後，收拯還集爲勞，而更以蕪葭之親，遠懷樛櫟之齒。彌邀篤誼，具仰優材。道體冲明，諸惟自愛。

與門人余成輔

足下何似膏火自煎，淨其膏而火自恬。人生火傳也，惜薪修祜，古有名言，念之！

答許子洽

僻在江外，子墨之遊無幾。幸如門下賁思，假以芳帙。淵、雲、徐、庾、春容駢陸，獨恨無以仰承贊唱也。不佞幼志頗鉅，後感通材之難，頗事頽語。餘無所如意，擊此於吳中，如以殘礫比海月耳。

與李還素

君家兄弟，每以孝友相先，名位相讓，恒令人朵頤。至若以相公在事，而臥托彌高，必有悟超然之致者。達人因任而行，似難固守。誓慕之節，再過章門，披雲覩日，當知笑涕同時也。

答門人黃元常

施糜散木，是賢喬梓高誼。但饑流感目，拯卹關心，文字定損佳思。惜年來衰憤，無能爲少俊鼓舞耳。斂香付內，并謝。

柬陳如吉給諫

形成於疑，氣生於激，賢者正不免耳。若夫人有南北，爲一人者，有何南北也？

與吳繼疎

僂舟遡洄，從之竟不可得。趙仲一書，以煩清篋。國學孫君懋昭，清才雅操，湖中不易得者，惟門下高眇之王宇泰兄學深而行樸，宜相朝夕。彼護太倉，自是師友之情。弟最疾夫賣恩爲名者，仁丈以爲何如？

答贖聲和

門下含醇毓粹，出仁義忠孝之鄉。蘊質宣文，起敖城冠蓋之域。祖有功而貽翼，哲人之儀則相望。子能仕而教忠，儒者之風猷自遠。三世相傳四聖易，允潛躍之維時。百畝之田一卷書，正蘄蓑而有獲。從南阜爲師弟子，指仁文首座以爲期。在東吳多士大夫，悅禮樂鳴琴而可治。頃承良範，示我孝思，宛轉百年之中，淋漓千里之外。兼以士論有人，銘志懸諸日月。重以予嘉乃考，綸綍賚其扁泉。而復垂意殘叢，待以集翠。敢曰哀諫之屬，一時所推，徒以嘆心之言，同里所習。穹碑則設，無乃賤玉而貴礪。末簡可裁，庶亦遺華而采實。

答費學卿

春雪淋漓，擁爐微啖。而良書適來，摩摩千言，推獎過至。憶僕幼從徐子弼先生遊，而歷忘年於惟審。因能研弄模寫，長便習之。弱冠過敬亭，梅禹金見賞，謂文賦可通於時，律多累氣。因學爲律，粗以紀遊歷，寄贈言懷，無與北地諸君接逐之意。北地諸君亦何足逐也。寄示二詞，綵麗可愛，制義典雅圓昶，小有異同，知不爲訝也。公子翩翩，十舍而遙，無緣一攜手，如何？

與幼晉宗侯

君行殊慢，知留亦無以永客歡也。高張楊徐詩，一過已快，都有矩格，繆藉深穩，不漫作，大是以清氣英骨爲主。後輩李祖何弱，餘固不能相如。恨未得見王止仲饒醉樵詩。醉樵似是臨川通人也。

寄張聖如巖使

觀人者，醉之酒以觀其恭；予之財以觀其廉。今所試於門下者，非衆醉衆濁地耶？石門之歎，夷齊比心，門下當有道處此。積水奮飛，未可量也。庾嶺南枝，時勤夢想。惟益堅冰雪，以候春陽。

與丘毛伯

公舉太夫人高行，上下莫不欣然。愿相揚激，以光朝命。母賡鴻鵠之歌，子叶鳳凰之什。世際盛事，何幸觀之！

答孫子京

以不佞犬馬之年，煩子京鸞鳳之篇，挂我草堂，自得驪珠徹夜明矣。每一披對，如在秣陵春暑時。感思非言所既，因墨妙，知郎君復是過庭，大足愉快。荆卿亦寄詩爲壽，幸一致謝！

賀王紹賓憲伯

門下以父母之愷悌，爲天子之保鄩。借法星者三年，允矣江湖紫氣；播清風於萬里，峨然嶠嶺青天。臨桂促熙春，父老攀轅於東邑。甘棠留化雨，衣冠寫詠於西江。何但懷去思於五賢，固且佇來儀於八座。不佞披雲宇下，愛日天中。快覩遷喬，既來好晉於幽谷。欣聞適館，敢致微敬於緇衣。

寄門人朱六歲

言者催請館試，當是仲夏爲期。以門下淵抱風期，自是玉堂中品。臨川二百年餘，不得借一當事者。有維梓之意否？郡縣尙缺，惟有難之者乎？前郡縣各一人司之，而不足。今郡縣共一人攝之，而有餘。因以知吾郡之易耳。

與馬梁園

仁父道兄，里居超然物際，而行備規繩，非公正不發憤，殊尉。涇陽兄書大有義味，而細欠商量，乃致疑然並作。聞天處兄復爾。吾徒俠骨何處不銷耶？年運而往矣，握手竟是何時？

寄林丹山

不佞昔在孝廉，數受明公度外之知。春穀堂中，宛陵樓上，遊宴盡日以忘疲，笑言申且而不寐。姜公慷慨於燕市，明公臥托乎長安，密歷周旋，意氣殊絕。何意楚材零落，姜公已爲故人！而明公謝事高居，廓然蒲海。雖丹青之彩，自成羽儀。而東山雅望，豈終林壑！

來我思，累有年歲。每過天門石碓，想凌陽子明何可更得！猶記公子亭亭玉表，當即珪璋廟廊，而尙滯序。豈連城相償，固自有待耶？追昔撫今，與言愴戀！

與吳伯霖

常讀王仲師九思，至『甚有岫麤，邑多螻蟻，覩茲嫉賊，心爲切傷。』不覺大嘆。人雖多僻，何詎如許？弟自舉子來，便遠於州縣。徒以棄斥衰微，親老子稚，未能絕情門戶。兄視弟志意，於世榮落亦何有耶！貞父於弟不薄，五年之中無一私語，謂世如夢，南柯黃梁轉爲明顯耳。

與許伯厚

孟德王大將軍，皆少壯時，卽雄飛得意。尙有伏櫪之悲，敲壺之感，况於苦心伏首數十冬春，而未得借一者，悲感更是如何！勉之！今秋吾向雁行中，一望燕臺捷書也。

答黃二爲

憶齋頭鷓首，把袂譚心，恨無繇一度芝城，載遊蘭室。而更辱惠音，兼以雅爵，思存所逮，何日能忘！書院賦已多蕪累，敢辱頭陀之命乎？思闕清魂，必能幽贊。棲賢之舉，功德何量！

寄曾金蘭

讀仁兄宗通序『道味悅心，似有投於夙好。禪關娛老，或不昧於往因。』未嘗不欣言獨笑，氣味同然。顧以世法相牽，戲論爲累，終不能如吾兄，拈性相以橫陳，表宗經而直上也。熊生云：『數過衡山，不見金蘭先生，猶爲虛度南岳。』惟進而御之，并借新知，以發衰憤。

與門人李超無

初弟以僧來見，大似可人。長髮章門，便作殘僧矣。學書學劍，拓落無成。重以交匪之嫌，致有竊鉢之議。必自反也，又誰尤焉？第許中丞公江東妙宰，識刑惟平，來撫吾西，益留慈恕。令公係其至戚，淑問乃其素風，但可矜疑，必從寬政。此時惟有痛自讞悔，盡消業緣。萬一可回，自是神君好生之德。若妄擬求援，微彰怨恚，雖有善者，可如之何？悞矣難言，悽其曷盡！

與李孺德

孺德爲尊公岡陵之祝，所謂華蓋只在人心是也。華山百六十里而不過我，能無悵然！幣卮之况，何德以承，服之無數，酌以自壽，拜雅誼矣。兒未嘗不學，尙難一舉，足下終是絕塵而奔耳。

與門人劉大甫

主者尙爾遲遲，南關何如今？吾弟須速取龍頭，爲熱心人一快！貧者士之常，措大亦別無逐貧法也。

答朱朱陵

糲藥經營，且不暇給，硯席之事，戒而不親。每承下問，愧哉彌深！更辱於令君處，婉言屈禮。此自明公友于至性，追念令兄遊好。第不佞年來自廢，了不關人，魚相煦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楚水吳山，未既鳴謝。

答李乃始

良書妮妮，推搗深至，窅無俗情。弟妄意漢唐人作者，亦不數首而傳，傳亦空名之寄耳。今日僥得詩賦三四十首行，爲已足。材氣不能多取。且自傷名第卑遠，絕於史氏之觀，徒塞淺零，許爲民間小作，亦何關人世，而必欲其傳？詞家四種，里巷兒童之技，人知其樂，不知其悲。大者不傳，或傳其小者。制舉義雖傳，不可以久，皆無足爲乃始道。吾望足下，或他日代而張我區區者，何足爲難！雖然，乃亦有未易者。宋人刻玉葉爲楮，三年而成，成無所用。然當其刻畫時，不三年，三年而不專其精，楮亦未可得成也。恃足下知而愛我，屑屑言之。惠詩久弊，幸更書以貽。

與孫見玄

碣記齋齋萬言，凡弟靡微，並收無棄。丈夫以龍矯之姿，驥首雲漢，而乃垂潤於枯蝸泥黽之流。敢曰風義之相期，故是淵懷之遠惻。圖報何時？私懷靡罄。

與劉君東

來教，旁人何知我輩交情也。屠長卿曾以數千言投弟，弟以八行報之，渠頗爲怪。弟云：「古人書，上云『長相思』，下云『加餐飯』，足矣。」此世人所不解也。公子何得不留膝下耶？古人「秉燭夜遊」，是真實語。弟偶隨兒子至此，歸去看演「黃梁夢」耳。

與門人王得環

開賢書，得足下姓字，不啻兒輩得之。賓嚴師清蹠其踵之矣，葉時陽知已南歸矣。風便，無忘好音。

與姜仲文

仁兄卿月之臨，猶需旦晚，公論爲訝。弟曰：「昔人以無書抵政府爲賢，今人反之。」養冲自應久此耳。

答董嘉生

不佞極不喜爲人作詩古文序，因足下卷卷成之。昔慚長卿，今愧本寧。過學卿，可出此一過當悲歌也。

東門人李太虛

雪中屏去雜累，讀書寒舍，足稱男子矣。不佞得太虛，固前有光，而後有輝。太虛得不佞，猶欲日有就，而月有將也。夜間口占似：少年豪氣幾時成，斷酒辭家向此行。夜半梅花春雪裏，小窗燈火讀書聲。」

與沈華東憲伯

世大治亂常起於殺人，殺人常起於殺萬物。讀老伯樹德堂稿，始知吾兄謙鞠，多所全活，有從來矣。承諭代作，弟從來不能於無情之人，作有情語也。

與常州倅陳翼愚

承教。李超無倫，今日存戰粟之餘，當異日効投桃之報。江東儒俠具感高誼，寧獨不佞榮藉已哉！

與蘇石水督學

門下初下羊城之幡，欲奉龍門之馭。而終以禁例，未能自前。迨真人遠引，亦復瞻望弗及，寤言爲悵而已。門下卽以紫帽爲葛巾，以金粟爲寶籙，而四海人士所望蘇公者，謂何。昔荀公每踐三事，輒思太丘。二相自不能不興懷於此矣。

與門人陳仲宣

佳作氣食全牛，自堪壓卷。然令師大鑿許人解元，不止洩漏天機，并亦唐突人意，宜罰不宜賞矣。

答王驛字制府

珠匪可擊，捐之徒以屈漢公卿；鋼梁既開，長卿所以喻蜀父老。人言不足，中每信而見疑；公度有餘，外且存而不論。固已允文允武，庶幾純孝純忠。至如不佞，清時棄士，僻壤餘生。見武公代有司徒，願附縑衣之好；聞召伯王命乃祖，喜傳圭瓚之文。願後進而當王公之前，纂組難通於錦水。匪先容而居賓客之末，絲蘿乃寄於松潘。敢云續千賦之心，何當動百年之感！一語爲知，九頓鳴謝。風雲路斷，無由沾公旦一沐之榮。雨露天寬，庶幾廣吉甫萬邦之頌。

寄陶石簣

門下德心醴粹，道履貞固。躋之玄纁之秩，專以夔醴之任。必且調玄幹世，賞氣成務。而細人難與達觀，敦士未即大受。乃如來教，豈非因心爲量者由乎我而自知，緣器爲功者存乎世而靡必哉！至如不佞，故無通俗之識，空有忤物之累。長廩豐草，誰曰不宜。而又以下貧乏于野之資，生累少出門之適。爾思非逸，我觀猶勞。徒爾戀豐容於朔邸，展詒翰於陪京。想似徘徊，管言闕嘿。宿德如斯，餘可知矣。二葛侑械，綌兮絺兮，凄其以風，則寒士之懷也。

答章斗津

『不二生不測，所性匪安置，無欲所不欲，有欲天下庇。』來詩可謂照用俱全，末云：『義孔臨師保，乾坤爲家舍。』則幾乎大矣。五十以逞，拜惠殊深，敬謝！

寄馬梁園

賈生宋忠，同在季主卜肆，幽思清辨，雖極陰陽之致，亦覺長沙落落。弟得見兄，在魏無雙店中。奇俠相聞，目擊而暎，遂爲同進兄弟。走馬江淮間，作清強男子。而弟亦奉祠秣陵，晉貌時接，道誼相督，中不顧私，我輩交情，神明所聽。後兄稍得通挹，提文江右。弟時謫歸，一見竟爾寥廓。遂至於今，各爲世棄。此其抑塞流放，長沙之投，宋忠之使，奚足道哉！貽哲兄來欲作詩，宣寫愁結，而歌酒沉連，遽不能成音成文也。前曾中丞遣問弟懷中何人，弟云：『止有汝上馬長平彭魯軒。』貽哲云：『兄體逾旺，而弟逾瘠。』箇中去就，貽哲能道之。悠悠忽忽，惟有強食自愛。

與饒三明

數欲一輩從之，輒以不勇自愧。石楚陽昨詩云：『漢家有隱終難讓，未必箋疏老一經。』弟答云：『箋疏閉閣渾閒事，長伴漁樵。』

到日嘯。仁兄以爲何如？

答衛淇竹中丞

昔爲屬吏，今作部員，筆墨之役，其何敢辭。第臣之壯也，尙不如人，况其衰乎？何能供衛官一視也。

與龍身之

久不聞問，喜貴體猶健，而長公賢，能立門戶。醉鄉無恙，春日彌長，白髮丹心，總付杯中物耳。

與陳思岡給諫

門下清苦，古人之所難，世寄之所恃也。大奏抵疑觸忌，仗清白而制詭隨，釋細微而據偉鉅。悠悠者世人之情，耿耿者貞士之志。置之舊京，亦豐芭仕人之意耶！

與鄧太素

十年仰止，纔一登堂，殊慰鄧林瓊樹之思。寶劍星懸，借大手一揮，便爲旌陽生色。寒射珠宮，蛟螭却避矣。

與嘿菴宗侯

辱門下遠念，若以滌口，刻以清心，如吸冰雪，銷此永夏。馮公白頭，孤苦長遊，以鷄足山破熱惱耶？弟入省止有哭吾師一事。思之亦是世間法。於道人何與？得吾文集句，先爲致西州之感。『爲報故人憔悴盡，誰家池上又逢春。』可謂長歌當哭矣。

寄魏合虛大行

昔賢定交於杵臼，賞契於桑陰，曾無一介之通，撫摩之舊，引之惟恐不亟，稱之惟恐不盡，其志意殊也。門下英風茂誼，學者莫不聞。而楚士陳生嘉礎，吳生光龍，於方內外無不通，真足吞吐雲夢。日近長安，惟門下時有以壯之弟語無妄也。

答牛春字中丞

知兄已爲遠志，如近事何？天下忘吾屬易，吾屬忘天下難也。

答門人蕭承之

劍在堪酬諾，囊清不賣文。何能向如許人作涸鮒也！來書感高誼矣。

答丁右武

亂世思才，治世思德。惟中世無所思。然吾輩不能不爲世思也。高臥北窗，亦何可便得？

與門人朱爾玉

聞爾玉益貧，貧不失爲爾玉也。唐宜之傳遠度，卓左車，是秣陵三珠樹。爾玉時進來否？尙書兒訓梓成，幸惠百帙。身不能作「尙書」，猶欲以一經貽子也。

寄謝耳伯

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以門下清才高韻，一饒能輕萬石耶？午秋一曠，惟專意大業，以慰遠懷，不盡。

與王相如

相如才氣橫絕，欲下帷讀書十年乃出，甚善。不盡讀天下之書，不能相天下之士。故曰外遊不如內遊。如僕老矣，居無可談，得貞父來同臥語三日，差絕人意。亦時念及足下，恨遠莫爲致。余生時裁批端，藍翰卿奇博士也，煩爲道卷卷。

與馬心易

時議紛紜，各省大吏，持祿養重而去。長吏因以羊虎不可治，上于天和，所在旱潦異常。就中獨是善人窮餓。嘉興馬先生其最餓者也。年來何以樂此？星家留生過謁吾兄，與之坐而問焉，亦知弟同此餓也。

與岳石帆

孫賀明清材當爲世資，而漫遊臨川。昔人云：『未有夢乘車入鼠穴者。』此不其然耶？承示笑贊，時爲絕倒。顧世局無一處非可笑，茲且日新。弟且續遠公之會。二三石友其許我乎？

與吳葵臺

以克壯之猷，利大作之用，快甚貴治文學。晏有聲能以諫議自通，孝廉王德新能以文章自見。獨風聞眞州李季宣之子，秀才爲商人所苦，瓜州蕭成芝之子，童生爲里人所侵。皆弟故人，二十年不相聞問，心殊念之！吾兄暇時以垂清問，即當我秋風一度也。

答劉貽哲

德音從天而下，始知諸葛公度。傳示婦子儻客，莫不驚喜。詢知兄黑頭無恙，勉身就官，封疆廊廡，無非可效者。文字三種，附上。劍州羣君世潤，真格士也。丞撫州，即以真格不諧去。幸引重而薦進！之承聞敝邑令君葉明生，清惠宜民。林凌九殊俊，當亦難入蜀乎？

復門人王天根

手書摩摩，知足下嗜我殊癖，此是往因，非關今作。別後苦濕昏墊，似瘧似寒，五旬乃起，無復神明舊觀。伏枕讀文字一過，霍然爲作一叙，蹇短，不自知其云何也。扇頭詩宛有深情，貪和志感，足下當知我心悲耳。

答李孟白岳伯

江以西地薄人劇，加以春夏則霖潦滔天，秋冬則焚灸掃地。米價騰翔，盜言踵至。戊己之隱，猶未底此時。非明公先後天而慮詳，左右民而法備，力贊兩臺，疏蠲議賑，民其魚乎！民靡孑乎！尙不佞今日猶得飲天食地，秋毫皆歸鴻造！手額祝謝，非值不佞一人已也。賀閣伯書已領，看定文字，容異日附報。

復徐鍾汝

吉父兄來云，吾兄之清更湛於水，至今疏食爲民祈福。如此安得長物，貽我陳人。適弟迎得丈六大像，安奉廬嶽棲賢，正乏舟資，卽以回施。更爲遠禮三匝，奉祝吾兄宰官身，功德無量也。

復于振方岳伯

得于池亭微惠干旌，煖此寒色。伊人有懷，寄之薄詠。恨無佳筴，仰佐仁風。巽父今之古人也，瞻佇何極。

與易楚衡

海內知遊，在貴郡者，英沉踔厲，意氣皆足千秋。亦各乘時，極其幹用。惟胡澹老扼寒津塗，齋志以沒。心甚念之。不謂遺孤構閱，乃至於是。幸有門下仁人長者，生死而肉骨之，金石高誼也。扇頭四雅，以王孟之音，寫陶韋之思。六月披襟，甫覺清風徐來，不知於陵漢陰，於肉食何如也？如弟短才，何當江沱漢汜之餘，而謬懸衰詞哉！逕資貳拾，聊爲澹老公子讀書之費。黃襟老未行，弟尙面有所托也。

與蔡槐亭

吾文文章經濟，所至鼎呂，卽位清華，隱然公望。曲江拜署以來，素鯉不嗣。近見除書，知復出牧嘉水。此郡吳越之交，江海所會，樞

機鎖，舍文而誰？鄧生過我，云石帆兄讀易之餘，雅意吟染，聞氣胸中一點無，令人惘然！

答門人吳芳臺舶使

昔人稱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若未處脂膏，何言清也。吾弟此其時矣。海剛峯在南，盡裁官吏費，共至貳千餘。不佞見而知之。魏見泉在邊，歲節五市費，積至七萬餘，以爲修堡之資。不佞聞而知之。二公卒稱名臣。吾弟市雖小，不妨以大人自爲也。宦東粵者清濁皆易見，吾弟勉之！

寄郭振龍

門下起忠孝之鄉，詣文章之域。儵青華而東陽借色，切寶婺而北極儲禎。固已頌蜚百里，揆忤三台矣。許中丞之名德，虞儀郎之危節，在門下殊禮中否？齋南太常簿吳直齋，令子存恭存肅，從不佞最久。家世舉業何似？倘收之參苓之末，亦門下桑梓至意也。

答陳偶愚

弟孝廉兩都時，交知惟貴郡諸公最早。無論仁兄衡湘昆季，卽思雲愛客，亦自難得。三十載英奇，物化殆盡，炙雞絮酒，遠莫能致。良朋永嘆，風人知之矣。弟不記仁兄何由負謗家食。天與佳兒，得鸞鸞而輕腐鼠，復何恨？康侯高義，涉江來命。適苦拮据，都無靜思。其去其存，物遺自遠，可耳。

與孫見玄學博

竊祿平昌，樸棧菁莪，一無所有。然既嘗得其士而子之，惟願賢人君子明師傅，時加保持。如金玉宣言，庶亦忘其前度之教令凌弛也。如門下色咲伊教，心口俱融，固羣弟子之謏謠，實鄙衷之舞蹈也。至若十年擯棄，無足去思。而必寵之以文，飾之以句，此自淑人君子，教民不遺厚念耳。

答吳肥腸

時維正午，禮直佳辰。偶將豚犬之兒，觀於流水；特思鸞鳳之友，蓄彼高山。管何日以遊蘭，欲因風而採艾。乃辱冲華，及於衰朽。角黍閔靈均之既餒，梧仁感威鳳之同喰。雨茶開金縷之香，雪酒映青蒲之色。自美人之爲美，與清者而皆清。諸附足以珍完。再肅手而鳴謝。

答孫公督

文宮梵館，一再周旋。少年早抱長生之訣，衰年乃就無生之意。未遂商量，別去良悵。拙詩無似，書來猶稱不惡，當是用諱為愧耶？

答馬心易

三惠良書，闕然不報。此時男子多化為婦人，側行俛立，好語巧笑，乃得立於時。不然，則如海母目蝦，隨人浮沉，都無眉目，方稱盛德。想自古如斯，非今獨撫膺矣。偶記兄欲我長歌撥悶，扇頭奉為撫掌之資。眼中人如陸太宰，何可更見！右武居會城，終不甚適。一丘一壑，乃可著吾輩耳。

寄董思白

門下竟爾高蹈耶？尊鱸適口，采吳江於季鷹，花鳥關心，寫輞川於摩詰。進退維谷，屈伸有時。偷門下重興四岳之雲，在不佞庶借三江之水。芳訊時通，惟益深隆養，以重蒼生。

答汪雲陽太參

弟受性疎梗，戶外都無長者車來。而丈儼然臨之。信宿之間，三顧白屋。日月過而幽草回，風雷至而慵魚動矣。兩受良書，優渥滿紙。承論樞事已定，有仁人長者覆露在上，縱不盡鷹化為鳩，或可日損以月耶？弟書生何足仰贊萬一。當道吉而淦，賀君夫人螽斯穆木之祥也。

與阮寄卿

熟門下高誼，三年於此，仲連季布之間，與恨不佞踰跟藜荻中，不能一握手為悵。扇頭小韻，庶幾情見乎詞。

柬徐觀我

吾丈既翔江浦之龍，復下雲間之鶴。分身普化，有脚行春。緬邈伊人，安得尊筵，千里奉陪，調鼎之餘也。何東白樸茂長者，惟丈有以振之。

答王起莘

浙水之涓，忽飛翰而下臨川之壑。語語俠骨，何玉郎之壯也。惟望門下發憤，專精舉子業，冲漢而起為舊師光也。遨遊名家，貴能

進取，以資藏習，餘語心銘之矣！千秋之人，願與一時之人爭伎倆乎？

答馮觀察

蘇子云：「刻木而拜之，一旦以爲薪，必有所不忍。」弟前日不忍二字是也。安心是寶，方命爲慚。

寄薛欽宇

惠心道旨，既已隱耀湖東，復爾廻翔蜀道。雖眉山錦水，足勝麻源赤松，而仕隱留連，終非銓人者愛名賢之義也。顧塵心世目，妄爲欣滯，禪深定久，寧復置懷。獨以借節西來，舊民所渴耳。兒輩毛羽未成，報知何日？夢想周旋，徒深悵戀！

與劉宗魯

金張累葉良佳，不必盡爾，但能捉塵清言，便是王謝家子弟。况如門下風骨文旨，居然舊家，可勝欣慰！章門闕款，別思爲勞。更慮遠遺，拜嘉爲愧！快閣秋高，尙矚晤既。

與李孺德

尊公允稱人師，忽忽左遷，直道不可行，亦其時也。天逸我以老人，子之心能無快乎？舞班之暇，加以絃誦，自是人間至樂。殘梅落盡，春杏當開，萬惟努力！

答樊致虛

每行日月之灘，動覺風雲之氣。而門下乃翹然發秀其中。臨汝三舍地，風期之末，流射無已。常恐不佞資淺分薄，粹無以迫近休景，傳會以傳，而麗人適以通濟弘筆見受，繩勉銘誦。刻鏤龍鱗之嶺，鎮奠鼉鼓之石。美哉樊川詞，雖蜜蠶，因明德而遠矣。不謂木瓜之投，實獲瓊瑤，饒榮陽之重，飾平昌之醜。以射序爲替宗，采藥爲畏壘，千秋之感，實在於茲。讀近作，嚙齶冷洽，益復曄異，人地映發，固自天縱。秋深病骨稍疎，當從太末星瀨布帆而東。峨峨洋洋，知絃歌非遠也。

答沈何山

儒相盛於江東，以吳興爲冠冕。而門下家世道場，代興湖學。每羨太史公與門下文心，藹藹實行彬彬。二華吐秀於金壘，兩室含輝於玉樹。五湖之陰，三山之陽，海內同仰。而忽於燕來之日，驚傳鳳字之書。謙光滿浹於行間，引重逾深於望表。捧之而愕，慨焉以嘆。

顧惟不佞無能吏事，有負明時！分絕意於風雲，敢晞光於日月。迨其謂矣，焉用文之。倘江右微大越之黷，借具瞻於露冕，卽不佞終小山之隱，尙致咏於宜衣。

答鄭孩如

尊經數語，琬琰千秋。不佞何幸，微齒於仁人長者！計最當遂聽尙書履聲，中州士民更得一邊飛鳥否？

與汪雲陽

弟爲雷州徐聞尉，制府司道諸公，計爲一室以居。弟則貴生書院是也。其地人輕生，不知禮義，弟故以貴生名之。兌陽兄爲記，已立石。昨新志不錄其文。弟思兌陽兄有道氣，其文非偶然者，仁兄宜一補刻之，亦嘉惠後學意也。

答王觀生

才如觀生，而長貧賤者乎？家人嗟世情應如是耳，有黃金臺在也，願言勉之。

與孫子京

得禮經數作，便是玉帶圖也。小序得以燕石裝寶劍之首，乃歷珍遺，自是高誼，不鄙易故師耳。余髮種種，筆亦如之，序語短，而意頗長耳。

寄林丹山

世實需才，而未必能需才。才與世所以長左，而嘆世憐才者，相望於今昔也。如門下材度橫絕一世，而竟爲噶選所沉，家食里閭者，且二十年。大閭固仕國，而莫相推輓者何？兩相並里，楊公之後，千載奇選。以人事君，取才自近，舍丹山其誰也？南望與莆，曷盡管管！

與朱朱陵

子得先生，蓋英英大雅君子也。委玉摧鋒，不我長觀。別後，胡山人一醉奉常東署，山人慙惹耶？悅道書來，述門下高義殊絕一時。扇頭二詩見存亡之感。入長安晤中郎，兄當爲舉「天亦灑然灰」之句。胡浞侗在時的，饒可喜。聞其子孱甚，幸左右之。知易楚衡多賢子，殊樂并爲致意。

寄蔡虛臺憲伯

憶從門下斟秣陵之酒，酌杜陵之詩，莫逆於心，每成於目。嗣後風流雨散，不我時遘。門下望隆三事，妄意之當得，衡文江右，或下章門之榻，庶合延津之劍，終不可得。借節延吳，江海素心，於焉遙托。終貧且癯，越陌爲難，莫違莫來，勞思永嘆！門下冲明在躬，世寄日遠，惟洪暢嘉德，以應礚礚。江陰諸生李至清，問禪匡廬，經行已久，有志請纓，無慮按劍。自非虛臺，孰當憐而收之？敢爲緩頰。

答孫見玄平昌學博

門下吳世公侯，越都君子，秉理樹於民宗，命世包乎物祖。鴻漸天遠，擬臚傳太極之殿；龍蟠地澤，仍光映少微之墟。固將老其樛楠，把梓之才，工師得木。且以深其風雨露雷之教，山川出雲。遲斗魁者三年，積風濤乎萬里。然猶上善彌卑，休光自遠，時噓不餓之灰，猶惜既傷之錦。孰嗣子產遊鄉校以忘言，汝爲召南，示門徒而勿拜。英詞潤金石，牌板銘心。高義薄雲天，門牆載德！

與吳縮生

尊公臯比何似？爲人師，不勝爲人長。耶當便從六館轉清曹去，正自不惡。昨索柱聯，勉就，惟裁存。『爵里自東吳，幾千年延陵不之季子。江湖直南斗，垂百尺高居可摘星辰。』

答下玄樞

不佞病下滯，秋稍劇，得扇頭大作，細諷之。大雅之音，便作西來爽氣清人矣。擬一和音，而巡使去急，當續致也。承以時藝下詢，不佞以爲時文惟時是因，即以貴郡人士文字，至馮公而思微，至陳公而體鉅，至譚君而氣馴，至趙君而意結。不以維梓爲憾，但取利器爲資。則此四元者，皆門下緩急之絃，淺深之墨也。時義入彀，何必高談。卽如曹平子機到筆隨，自不可及。恃愛漫爾作答，知不爲諛也。

與吳亦勉

吳地文物浩襍，吾鄉吏其土者，或慧或感，遲遲有以自見，理學勝也。况夫至慧而處愿，其所自見固益有異者。門下意性冲明，物莫能迁，而繼藉經略，復深以弘，上下咸宜，有譽無吝。遠問極爲舞躍，徐檢老起家公處，廉樸自將，時鄉士屬吏有難之者，竟以治行奪顯，至今撫吳。門下其勉之他日亦公之坐也。致聲思，白雖甚愛弟，如世吏何？吳多異書稗說，未經世目者，能求其一二解頤否？

與岳石梁

別去復是涉夏，滔滔草木長衰，人不可復強。時念仁兄才度英遠，必膺世寄，良爲欣然。顧亭之昨過云：兄似介然於東林，惟於乃

翁猶存炤亮。仁兄可謂知人，凡過處的是涇陽本色，餘或未盡然耳。適粵著作當已就帙，亟欲讀之，用豁衰疲。

寄薛欽字觀察

門下以道旨應世，不可得而親疎，罔攸疑於進退。而乃來噴言，於大雅何傷？井溲不食，徒爲行路人惻耳。汲收有時，義學無盡。小詩奉賂，少致凄其之韻。

與陸津陽岳伯

明公含寓內之冲明，發雲間之鉅麗。長安一觀，清氣溢於素襟；豫章載言，舊德形乎色笑。吹喧寒谷，許談辯於高筵；采翠枯條，引陶匏於刻石。移歲序而感嘆滋深，想風神而夢想何極！喜因當湖之遠，敬申臨汝之懷。道重機衡，北望徒懸於斗極；天開節制，南行或拜於章門。抑津漢之昭回，明河正午；祝陽德之方至，永日乘乾。

復瞿睿夫

兄弟四十年來忽然白頭，相見感愴，欣慰何能自勝！中間兄以孝廉流，弟以郎官謫。沙漠炎瘴，各極天涯。所讓避者，兄才氣英闊，加有舊貲，足爲著書食客之費。而弟故儒素宦淺，無足與遊，小詞自遣而已。然而儉易容少病，視兄苦折處，差爲饒減，天道也。雖絕聞聞，時一念之從黃來者，定悉起居。昨見兄神明炯然，而形氣頓異，凡有心者誰不爲惻！况如弟者，同明相照，情切自倍，瑣族下舍，大浸窮炎。溢水甌山，如墊如灸，僮客被病，轉側須人，何以堪此！或者章門、龍沙高人避債臺也。來書殊苦，不忍讀。到汗下病已，并爲豁然。遂成六絕引意，諸惟減思益食，黃髮爲期，嗣相見也。

寄徐聞陳慎所

知盛德醇完，仁壽滋至，令公子孝謹有聞，令孫當已振振秩秩！不佞視想舊遊，時動天池萬里之興。知我者希，惟太丘德星亭在耳。貴生書院已入省志，劉公應秋記文尙遺，似宜增入。今當草深一丈乎榕樹依依，風期未闕，惟門下加食難老，引翬主持，幸甚！

復俞淳初侍御

邸報排議紛如，惟大疏折貴戚之邪心，固宗社之本計，方是有關係文字。舍親易瑞之一趨一步，自是孔門卓爾。宦學相成，惟終惠影之！

復胡瑞芝司空爲二女納采作

門下氣含天粹，才應玉明。起丹筆以籌七兵，樞垣望久；坐紫微而階一品，并絡功高。疇若予工營洛，借貳都之重；選於衆舉稽臯，將九德之謚。信在國則公輔惟公，卽承家亦相門有相。弟俯惟暗劣，仰憶光儀。舟楫同遊，國士委金蘭之契；庭壻異彩，都人談玉樹之奇。諒非偶而其地既同，故匪媒而自天作合。屈體勢六卿之重，許媿盟二姓之驪。百里於飛，甫占鳳鏘而遠耀；九霄而上，卽看鵬翼以高翔。旣松蘿業已成言，欣承允吉，在槐棘猶云備禮，彌覺謙尊。寧須後命爲榮，已拜先施之辱。

賀吳曙谷相公

閣下儲祥太乙，毓采函參。紫氣出盤龍，卽神僊而位宰相。丹誠儀瑞鳳，從禮樂而踐端揆。行晉接於專槐，作孚先於維梓。荆國欲堯舜其主，五百年名世重生。康齋以伊傅爲臣，六七作行人再至。千齡僅邁，萬國同瞻。况在粉鄰，彌深柏悅。趁風拜舞，足蹇頓而未能；向日颺言，意豐茸而欲吐。君子道長，無負開天建子之辰；元老望高，正值中岳生申之候。匪吾私而致慶，庶天下之得人。（時值相公生日）

寄馮文所

迫憶作吏，明公屬下。如井贏餅，更加提挈。雖終焉不免，引繩絕振，恩莫可忘。章門有懷，未旣爲悵雲林遠，敬附積私。陶潛寄聲武陵漁父，知有賢主人在也。

玉茗堂尺牘

卷六

、答吳徹如大參

門下冲年對日，壯節傾時。毓南國而麟趾自振，久稱君子之子；起東林而臯比獨擁，將曰聖人其人。既玉色以楊休，亦黃中而通理。至如不佞，放三年而免逝，未能消積罪於公卿。偶一旦而嚶鳴，猶幸竊奉教於君子。爲俗所擯，乃時爲道所容。同病相憐，詎謂同明相照？我思公子，延陵湘漣之間；公眷幽人，靈谷柴桑之際。

又

不佞於世何所短長，而嗔嗔發憤，乃與明公一塵而論乎？筌幸珍明公於席上，斷鄙人於溝中，有用無用，乃適其分。更辱來咏，引重過當。即加爵二列，詎足爲榮？恨伏枕，未能劇吟以報也。引領曷盡。

與李稠原

相地猶如相人，形神欲親。貴郡人多精於相地，而敝鄉人多精於相人。王生遍遊名公卿，常自謂得見俊人，能令自品俊，見癡人正自轉癡耳。此語殊快！物華天寶間，知有稠翁矣，願引而聽之。

答張稚原

每念吾師鍾鼎之緒，惟兄一人。千里江湖，殊勤鄙念。遊觀一度，智意日新，中有所得，無緣便與人語也。

與蔡質凡郡伯

門下公方簡澹，絕無世俗濃華機利之心，可謂大雅君子矣。而一旦仰懼大事，芾憇之樹，愴若苦帷，攀臥之懷，踴於號慕。獨弟以毀瘠沉頓，匍匐莫逮。恃門下內恕孔悲，不深罪於同憂者耳。

謝徐匡嶽

書院大記，精實廣大，歸仁知止，旁皇會通，何論之著也！兒子開遠，遂得此於門下。太陽乃爲寸燧，延暉，洪鍾乃爲尺筵，流響耶？未知終無負大教否？庶鍾鼎之文，引而勿替耳。

答馬仲良

不佞少頗能爲偶語，長習聲病之學，因學爲詩，稍進而詞賦。想慕古人之爲，久之亦有似者。揔之有韻之文，可循習而似，至於長行文字，深極名理，博盡事勢，要非淺薄敢望。時一強爲之，輒棄去，誠自知不類古人之爲也。明公過聽毛伯之言，吁衡揚眉，謬爲引飾，委以頌言。勉承嘉命，祇益慙泚，誠又自知其不類今人之爲也。瑤刻大致，性乎天機，情乎物際。星月定於衡璇，風雲通其律呂。含星吐激，自然而調，英妙如斯，過此安極？讀而樂之，又不啻身爲昔人矣。

答彭芹生侍御

十數稔來，獨得兩公疏，明目慊志。門下言其內，熊公言其外。言其外者，乃在干城，言其內者，乃在腹心。至聖學疏，暨法祖錄，所謂黜辰崇之，則有勳華之盛；韋帶守之，則有王公之重。金石日星，莫有鉅焉者。如不佞章句附之小儒，詩賦比之童子，跡其去官，咎坐迂妄，固非以疾邪忤物，跼蹢見遺。至如門下去就，乃可爲衡權之重輕，丘淵之夷實爾。良書先被，引詔獎借，尊光莫踰，自惟鈍朽，何以來茲。憶昔某公始未出山，與終而還山，議論風采，恢然鉅公也。當其執政，殆極憤憤，名鉅已爾，餘復可知。即非有傍子之言，亦不能受正人之用。若曰：惟當語以平平，豈一平人所能也！門下意度高廣，而家食甚貧，如未能盡去浩冗，終當委蛇一出乎？世棄君平，君平未可棄世也。

答門人鄭龍如

春風時來，忽得龍如扇頭贈詩。寶中皆辟易，未足仰承，世外有同心，差爲厚幸。南屏大作，時照几閣間。錢受之何得云爾！不小吾江右耶？

與孫子嵩

瓊琅大編，本淹中之名理，發郢上之奇音，心骨俱清，神采並茂。極慕用於襄，輒寶示於羣。頽嗣晤劉大甫，始知旌節已在鍾陵。禮重維桑，情深班草，而公歸已承，予豉未能，悵寄如何！昨得讀尊公大集，益知至性有源。越人輿誦，皆知執法之清。而楚水瀕危，具見遺身之孝。事兼家國，義叶君親，此風人所以發興於景行，而沈心於懿德者也。聊因南羽，少附思存，小刻并附政，庶幾無愛風斤，垂光秉燭。

答門人鄧君選

聞君選篤明無上之理，不廢有中之事，義學既極精入，文字復爾蒼沉。第時課穿雜，謬種流傳，縱浚發於慧心，或取驚於拙目。特愛遠詢，點定以復。

答李乃始

僕年來及致仕，而世棄已久，平生志意，當遂湮滅無餘。獨丈每見有曜僕之色，每聞有賞僕之音。僕萬有一中，不無私念！秋柏之實，枯落爲陳，偶有異人過而餽之曰：『此不死之餌也。』則必有採而畜之，以傳其人者。而自度清羸，恐一旦爲秋柏之實，不能不倚丈爲異人也。獨自循省：爲文無可不朽者。漢魏六朝李唐數名家，能不朽者，亦或詩賦而已。僕於詩賦中，所謂萬有一當。爲文不朽者，過而異之。文章不得秉朝家經制彝常之盛，道旨亦爲三氏原委所盡，復何所厝言，而言不朽？僕極知俗情之文必朽，而時官時人輒干之不置，有無可如何者。偶而爲之，實未嘗數受朽人之請爲朽文也。然思之亦無復能不朽者。比來人才未有聽睹，才識如丈，年纔不惑，庶其圖之！僕觀館閣之文，大是以文懿德，第稍有規局不能盡其才，久而才亦盡矣。然令作者能如國初宋龍門，極其時經制彝常之盛，後此者亦莫能如其文也。習而擧之，道宏以遠，誠知且朽，猶欲逾於莫之示而無所聞者。

答門人桂仲雅

我所思兮在桂林。乃三年不通一問，而有遐心耶？真實作舉子業，是所爲知己祝耳。李公書幣附壁，不知其人可乎？僕今日耐鬻文，當日亦耐鬻爵也。

答王宇泰

來教令僕稍委蛇郡縣，或可叻三選之資，且不致得噴。字泰意良厚。第僕年來衰憤，歲時上調，每不能如人。且近蒞吾土者，多新貴人，氣方盛，意未必有所挹。而欲以三十餘年進士，六十餘歲老人，時與末流後進，魚貫雁序於郡縣之前，卻步而行，伺色而聲，誠自覺其不類。因以自遠。至若應付文字，原非僕所長，必糜肉調餚，作衛衛中扁食，令市人盡鼓腹去，又竊自醜。因益以自遠。其以遠得噴，僕固甘之矣。所幸鷄肋尊拳，長者或爲我一映耳。然因是益貧。田可耕，子可教，利用安身，僕亦有以觀願也。趙真寧書亦語及此。種種情事，悅之兄能爲兄詳言之，總非諸筆能盡。

與宜伶羅章二

章二等安否？近來生理何如？牡丹亭記要依我原本。其呂家改的，切不可從！雖是增減一二字，以便俗唱，却與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遣人家搬演，俱宜守分。莫因人家愛我的戲，便過求他酒食錢物。如今世事總難認真，而况戲乎？若認真，并酒食錢物也不可久。我平生只爲認真，所以做官做家都不起耳。廟記可覓好手鑄之。

寄虞德園

讀仁兄所爲天主之徒文字序，甚深微妙。東方人護佛，西方人乃破佛耶？林楚石送揚叟來云：工容成之術。過湖頭，當謁兄長生之術，與無生之旨，何如？

與但直生

良書齋，知一意時文字，殊慰。嬌兒兒女，偶爾流態，不待飾粧，青衣有遇，此殆如夢中婉變耳。老女施襦，必須莊嚴，精曉尊章，鑒之如媼，睨之俱可，而後君子安焉。此如醒時迎別，故難易若蔓耳。總之男女遇合有命也。直生正當醒時，未能免俗，聊復爲之，爲之則得矣。

與張大復

文字或一題數首，歷落磊砢，筆意所至，昔人如在。李超無來，知門下抱丘明子野之疾。而聽詠徹明，戶屨滿畫，何奇也！貴里豪華，惟諸景陽清士，惟歸子慕。子慕不可作矣。止敬又云有一孝子之孤，得門下存之，甚善！幸無更作時義，冥思老易太玄著書可也。

答蘇眉源郡伯

先嚴踰伏衡沁中獨台慈禮異題之曰：可聞不可見。悲夫！今真不可見矣！辱奠施，傷哉！鄉飲祭酒之時，何時也？篤終之誼，哀感何極！

答沈湛源

捧讀方城諸議，公真可作州也。如云：艱難非豪桀不濟，危困非權變不解，此是世間法。如云：樹老歸根，人老還鄉，此近出世間法。至於世出世，即無老少權實耳。直心是道場，正不必作涉世觀也。吾兄在彼，上下必相信重，無所疑難。持以道心，亦不爲旁縣少年所妬。冠履走集，賢聲易翔，諸惟堅貞，以觀名世。

東鄉梅宇

昨越客譚黃白之術，兄便欲舉債從之。弟因思鍾祥一大汞爐也，兄已錯過此會，不宜更錯。廉吏可爲，而不可悔。遂成口號，博笑。『余裁足食衰疲早，君幸衰遲足食難，獨羨臧官歸老健，一生贏得不求丹。』（梅宇令鍾祥，未幾以忤稅濬落籍。）

復汪雲陽

承諭已如教以對。弟觀邇來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州里蠻貊，都不可行。而可行於銓省之上，名利兩盛者，有之，然或不可久行耶？故遂昌令辜志會，六年冰蘖，至不能遣女。東鄉令會遇，去縣時，士民環泣者千餘人。清惠之聲，科甲中所不能多見者，乃僅得知萬州，與丞廉州而已。銓牘曠若此，欲吏無賄得乎？俱係貴屬，惟仁兄有以異之，非弟私也。

答鄒爾瞻

門下書云：當令冲父大有見聞。又云：不宜令聽新聲。大見聞全在新聲。不令聽新聲，恐終吳下阿蒙耳。弟近已絕意詞賦。道者萬物之奧，吾保之而已。而益食貧。時或間作小文，所謂白雲自怡悅耳。門戶過大，時官難對，無如之何也！

寄李季宣

弟於兄交雖道義情逾骨肉，廢棄十餘年，始得一通問，可謂有人心乎？想仁嫂以次百福，玉郎諸生幾人？真州石城是吾屬嘯歌之路也。魂夢在茲，能無慨愴！弟棄官速窶，日甚一日。幸二尊人健飯，三兒粗能讀書，不至憂能傷人耳。千里風期，曷勝契闊之嘆！

與李表明

門下奏最六年，和風之惠，秋月之清。自當銓管九流，封彈六省。而仍備旋郎宿，中論謂何？已復思維，近局如沸，遽止無期，進退難。更喜明公脫穎而出，拔塵而飛，且容與於都官，轉清通於吏部。木升而成雲棟，鴻漸而荷天衢。回視同時，而項領折腰，妄意而徘徊。憾路者，異日遲速相校，何止三四載已哉？則門下之未爲不遇也。知台旌過敝郡而北，道左當罄此懷積也。

答羅敬叔

讀十二故人傳，知高誼久矣。弟少學詩賦，祇以自娛，不似前人用此挾交作聲色也。所至得罪名人，非止敬叔。前於右武兄處邂逅，僅高揖而別，欲一語不得，忽然懷舊心傷。克生仲敬皆爲異物，吾鄉此道亦復鮮人。如敬叔者，何可便得？大將軍何以重揖客也？

答門人會在中

僕不效君平賣卜也久矣。在中善爲我辭焉。

與無去上人

秋淨尙圖借一臂袈裟地，聽龍門說法也。四香戒如教上。『不亂財，手香。不淫色，體香。不誑訟，口香。不嫉害，心香。常奉四香戒，於世得安樂。』

與翁泰輿

往來東越，得習令兄先生風政。淑人君子，蓋清廟之鍾球，而高闈之柱鎖也。天幸計吏，得望光儀，儼朗冲澗，流光可挹！立談數語，動感垂慈。向後投棄，音微遂遠。幸時咏封奏，知朝有人焉。野亦可恃。茲者明公更以甘棠聯大越之陰，華萼並長春之色。豈獨題材於春署，恒將對拜於黃扉。聽鸞和之在天，忻燕喜以無地。上路新秋，千旄在望，曷任依依！

與盧貞常大參

聞之禮，入其境而五經之教可知也。攬秀樓文字千餘，不佞錄近六百。颯颯乎，鸞鸞乎，層積森發，此皆門下懼弟作人，致大觀如斯。願諸士貧，合貨僅梓其半，盛美不全，殊可慨惜。成大美者，必謀於大人，門下當爲欣然了此，知無難也。

與方玉城

玉城思緒英奇，不謂千里殊風，得成良晤。清歌綠酒，長夜留連，悵彼離情，正如昨日。芙蓉木末，攀展何其幸。帝子閣中，得遣左使。

君，知道履逾暢，小姬別館，能自超然，良慰。大筆必多瓌璋，非此，不能爲公脫穎也。

答趙我白大史

被病久，時念天真人，奮欲從之，無路也。幸以河梁之節，願一追陪，而風雨淒人，寒瘡所避。捧讀大章，金石爲響，搔首一過，頭風頓拂。開春能勝杖履，當從研墨於雙姑，鳳凰之側也。

答羅匡湖

市中攢眉，忽得雅翰。讀之，謂弟著作過就綺語，但欲弟息念聽於聲元。倘有所遇，如秋波一轉者。夫秋波一轉，息念便可遇耶？可得而遇，恐終是五百年前業冤耳。如何？二夢已完，綺語都盡，敬謝眞愛，不盡！

寄左滄嶼

目中如門下零露蔓草，未足擬其清揚，秋水霜兼，差以慰其游遡。鳴琴山水，太沖深招隱之情。暹暮佳人，惠休擬碧雲之詠。倏焉別去，渺矣伊人，再觀無從，悵佇何及！

答王相如

巖壑已久，聞其無人，足晉空谷，乃有相如！陶陶永夕，淹雅雄發。方媿適館荒涼，無以假司馬。而尺素遠貽，重之白紵。風義藹如，委蛇素絲。長卿故自多情，加以凌雲之筆，隨在當爲重客，何煩不佞饒舌也。養田近業，何如？秀才念佛，如秦皇海上求仙，是英雄末後偶興耳。

答黃貞父

破曉循池，梅花早放。凍雀喧然，不謂有美人之貽！世喪道久，微道力誰當憂之？憂身不治，正是世外人事，久當不復憂此身也。

答李還素

蒲柳之姿，偃臥江閣。感惠曹溪三作，檀度機神，言無不盡。至云：『非不讀六籍，一讀一脈眩，文字原不立，何字可寓隱？』可謂交頰窮於此域，嘖贊深乎彼岸矣。豈非朱溟浩杳，雲霞之所沃蕩，浮峯軫隱，日月之所回薄？驅靈洞秀，合而成東父之文，言耀南臍之震且耶？珍藏鳴玉，代響洪鍾，病起觀濤，晤言斯企。

寄彭魯軒侍御

不佞有識以來，見直指使者何止數十公。蓬蓬幹潔自將，要以補偏蹈隙。非欲直爲世界傾洗一番否濁，更不留餘。如兄之治越，與弘陽兩公雖被患而去，吳越間庶幾一清。身爲男子，高步中原，他更何論？不佞割鷄而傷，况其大者新舊之間，久成局段，豈可爲哉。

答沈華東

不根之譚，出弟門人之口，誠然。因新知而賣故知，借舊師以贖新師，已遍南部洲矣。豈吾鄉爲甚？弟宦淺，來者常不能厭其意。但今人厭其意，亦不能厭其口也。卽如陳思岡日市斗米，而謂其侵腴田。鄒爾瞻絕口公事，而謂其好與人事。他可知矣。

答門人陳仲容

大作奇特，却是尋常道理。日月湖中，恒有異產，欣快何極！

寄李孺德

聞孺德成進士，殊快！以孺德恂恂孝友，他日當不負此科名也。吾輩初入仕路，眼宜大，骨宜勁，心宜平。勿乘一時意興，便輕落足，後費洗浚也。願僕一生拙宦，而教人宦乎？然亦以拙教也。

答張雨若

門下以命世之英，接元凱之運，鴻名興而作雨，賜姓翁以連天。廣昌之廣洋洋，清江之清湛湛！所在快觀，實願從遊。已寄謝於有文，復附聲於興祖。辜美人而誰爲語？思公子而未敢言。忽以令君之言，欲爲相公之祝。聊以啖小者之爲，小製何如大製？豈容代大匠之作，小年不及大年。惟其有矣，豈曰能之？

寄姜守冲公子

不佞弱冠時庚午冬，同令先公春試，同旅舍對牕扉而臥，先晨起者，必拊背而喚。時王鄭二君子在焉。以後道義風期，常相切厲。訪之宣城張青野在焉。壬午生赴春官，過杭州，湖上臥雪者月餘。生之制義，並是此時所作。每一篇出，先公必爲噴飯絕倒，夸其必傳。向後音徽渺焉，古人不可見矣！懷思至今，山川曠遠，莫知公子幾位？賢孫幾人？明德之後，必有蓬者，幸悉示我，以慰遙思！先公當已祀於社，諸所爲銘傳歸終，信後之文，一一寄讀。詩書孝友，弘紹先業，自是慶門饒事，益爲勉之！生年六十，兒輩勝衣而已。王鄭張三君家

世何如亦一時共旅之懷也。悠悠江楚，瞻言莫盡。

與康日穎

讀大作，瓊瓏瑩瑩，鮮發可喜。加以瓊瑤，魁卷無疑。蘇有軀賣水磨扇者，磨一月直可兩，半月者八百錢。工力貴賤可知。吾鄉文字，近不能與天下爭價者，一兩日水磨耳。

答張了心

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况如了心者。有江漢大國之風，又吾亡友子聲之友乎！得子聲之友，如吾子聲在也。悲喜殊甚！扇頭見故心人，尙能楚歌也。吁有明德，夫子語錄，當已醉心。無寶山相失也！

與門人吳來復

蘇季子黃金盡，益發篋引錐，卒以六國擯秦，管子之後，一人而已。門下固爲清吏後，而文史足用，止時義一路未肯降心以從。此如轉丸振落，能以鄙言從事，時亦弋獲否？

答來任卿觀察

今春計吏見去者，直以爲仁兄即主，冤哉！雖然，莠僕窮弱人耳，行父逐之，張其事者，猶曰舜功二十之一，仁兄功不舜功二十之半乎？花圃接樹何似？春早便有佳意，時時行散及之。倘安車且至，又須車上一饌何如？

與余成輔

先儒云收放心，即可記書不忘。足下靜坐存想，數月來讀書，覺有光景不似往日。此如苦行頭陀，忽然開齋，瀾香千偈，不足爲也。今之隱几者，豈昔之隱几者耶？

答遂昌辜友吾

門下揚粵璇原，晉安華族。冲明在躬，挹清源而寫照，宣慈惠物，挾溫嶺以揚暉。赤子何知，庇棠陰於父母之國。小人革面，食桑椹於君子之堂。奚豺虎之足投，顧鳳鸞而已化。政高東浙，風遠南洲。至如不佞，傷昔年之製錦，敢言大邑大官。仰今日之鳴琴，足辨任人任力。旣荷包蒙，更慙惠賚。謹頓首以謝來儀，尙剖心而談達事。（平昌有君子堂。）

與王觀生

世人如熬山燈，我有煖氣，手足便動。吾弟可不一發憤耶！三兒已赴龍沙矣。

與朱象峰

昨譚江陵以下諸相，各成局段。兄憶其大略，記之。稍暇當爲點定。可論相，亦可論世也。

與羅玄父

勝想似。
夢澤書來，始知臯比南學。以弘材而蚤攝清序，士固有所自致，如薄俗何？生長西湖，宜學南都，勝寄都爲妙明收盡。著作日新，可

答樂愚上人

此時世路人情，大非昔比。做官人失勢，出遊亦難如意。况衰颯老僧，數百里外向朱門求覓，能悲施者幾何人安之矣。兩貴人俱無報書，亦無庸相報也。蓮社文久附去。遠公有鑿，世豈無具龍象大力者成此勝事？不必隱向鷄鶩索食也。

寄盧貞常

不佞被病寒崖，門生陳伯達來云：門下已返莆中之棹矣。駭愕沮懊，不知所以。後言其槩，始有由來。世路之難行，宦情之難信，一至於此！門下弘猷亮節，炳如日星，何能點綴？獨爲世道人心一恠擦耳，當事憐才，自應夙駕，以慰懸岐。

寄門人傅雲中

大作知當大受，病中聞報，爲撫掌大咲。知雲中亦笑而不止也。遣勸門下調攝，快意之際，宜倍自珍！

寄葉增城

方布穀寒疇，而傳春錄者云：門下高發矣。蒼蒼者，何嘗不念讀書人耶！錄中名士不少，而能流雅頌之聲，善治安之術，正恐未有賢於門下者。承明著作，幸有早寄。

答江完素

金川深仁，戶贖途頌，去思可勝耿耿封彈之司，在帝左右。明公可謂能安人，當事可謂能知人矣。兒輩碌碌，承念及，并謝。

答岳石帆

讀手筆云：世入亂萌，何言之徐徐也。喜外間把持差勝，吾輩或可恃以老，不至大顛越耳。

答李鵬岳

暑曠中得讀扇頭。四十年塵漬，塔然頓消。更辱雙素，清人之惠，可見得耶！海濱高枕，久負蒼生，如何？

答余瑤圃

不佞自爲童子求蒙，而叨執憲之知。暨作祠郎，進旅而托司空之重。仁深引汲，義切歸依。願以竄迹於炎方，遂乃銷聲於寒谷。音徽儼爾，慶赴闕如。每咏大車，動羔裘豹袂之想。欲陳采藻，寫桃投李報之思。力請未能，公論具在。加以通家之喜，得觀華國之成，妙宰殊高於一丘，集賢將徵於四諫。拜太丘於都下，久知元方之有季方；重蒼生於會稽，快觀萬石之齊安石。方懷宿好，更重新知。海上相望明月，祇用思存。山中惟有白雲，無堪持獻。

答李淮南

門下蟠根僂李，擢秀維楊。本當盛之白玉之堂，偶爾試之清風之邑。才華無敵，一洗而凡馬盡空；政事有神，四顧而全牛已解。至如不佞，一行自免，原非養望東山，再出何期？不致貽譏南岳。分無求於聞達，寧言空谷足音；奉有斐之文章，真是從天喜色。多儀藉璧，拜嘉惠於書詩。筆墨之中，薄意未將，祈炤亮於竿牘篋筐之外。

答錢受之太史

文章之道，有盡所托。曠世可以研心，異壤猶乎交臂。存來感達，咸效於斯。或爲風神形似之言，或以情理氣質爲體，恆一而止，得全實難。捧讀大制，弘郁之文，深微之旨，豐美者如羣鳳萃蕤，而朝陽溢其采。簡妙者如高鴻激嶼，而靈露發其音。渴者飲其情瀾，倦者驚其神岳。翰天飛而不窮，卮日出以無盡，粲矣備矣！而復垂音一介，獎借橫披，所謂溝中之斷，寵以丹青。混沌之姿，鮮其眉目。通懷若斯，心感何極！不佞壯莫猶人，衰當復甚。世途曠曠，妄馳王籍之思。神理綿綿，長負師友之愧。賦學羞乎壯夫，曲度夸其下里。諸如零星小作，移時輒用投捐。蓋亦寸心所知，匪煩人定者也。又何足掩空虛而對問，侈怡悅以把似者哉！江外三藩，時動星使，如天西顧，候望有期。

與葛吧瞻大參

擬過湓口，庶挹清眞之色。而一琴一鶴，實在逋仙亭際矣。悵惘中返，未幾馮公坐化，眞所云：『嘆逝比悠稔，交臂乃奢年。』徒令彌深嗇念耳！樂愚禪老，以棲賢蓮社見約。偶與題詞，意此地是明公夙慈所留，非得明公發神鷲之音，號如龍之衆，固不能震動榛磔，招延氣味也。萬惟留意，無與俗同。

寄朱朱陵

近得良書，知已還僊署。弟志似閔叔，不肯一累縣官，三年無謬敬者。會稽士馬生應兆，以高才困成均，幸過而與之。

與喻叔虞

見賢昆季俱瑯琊，如見松高。生在外最爲吳越諸少所愛。歸來十載，始見叔虞愛我。叔虞有意成詩乎？學律詩，必從古體始乃成。從律起，終爲山人律詩耳。學古詩，必從漢魏來，學唐人古詩終成山人古詩耳。叔虞力尙可爲。如生老矣，尙能商量此道。特愛言之，并以示我同好。

答楊景歐大行

某猥薄無所底，門下乃褒其纖介，先車騎而顧之。復喻以無毀，導以有言，薄陳梗槩，獲受淵弘。東國之下白屋，西河之過曲巷，未足儷其冲洽也。委頓荒沉，未敢再奉光塵，夢寐天人，邈焉河嶽。承示台懷，中原無黨，三門湍急，砥柱誠難。諸惟門下自力！

答沈幼宰

尊公名德中朝，舊於讓亭師座右習聞風淑。嗣知門下文采，照麗兩都。更懸名翰天墜，奇書日出。貫穿三千年之上，翻駁二百則之中。奇矣麗矣！序言勉成，以復。公有良史才，大對維期，便當荷遼木天，用尉跛仰。

與余節侯

利器不可以示人，節侯文字有金石聲，幸益自愛！

與門人李本仁

吾鄉氣脈方盛，既占羊角，遂擬龍頭。來作亦神鑪之至矣，勉之！

與胡實美

舟泊文昌而不入我室，能無憾耶？惟孝友于兄弟，少白有子矣。

答顧伯欽

牛女之墟，璇衡突突，下於臨汝。斗匡玉若掌中，何遂有如此客？乃以尊公豐碑見屬。不佞小文何以辦此！而貪負名德，未能固辭。且煩名公大孝，不遠二千里而來，令人感惻！但哀瘠之餘，頭岑岑然，意憤憤然也。秋清後，從事嘉命乎？伏枕荒忽，不盡所云。

與男開遠

祖望孫榮，孫榮而祖不待。兒舉於鄉，父嘆於室矣！柱聯寄爾。『寶精神則本業固，謹財用而高志全。』我歌鹿鳴五十年，求一避債臺不得，念之！

答羅匡湖

弟朽人也，父母朽則朽矣。如仁丈出爲一世之重，處爲大道之宗，皆大孝事，何復遺憾？而不孝能追孝萬一耶？頽體眩瘠，無復人形。時間棲梧，土星何時剡度爾。

寄門人饒見石

見石積學敦行，何妨爲六月之息？來使云：見石且就選。如以爲色養，則捧檄亦佳事也。

東杜西華

枕上覺氣隱，因思明德師講勿忘勿助，大有入處。其語錄幸抄示，此亦弟朝聞時也。

束羅敬叔

足下雪中來視，正以高誼示兒輩耳。十二故人傳，又添一箇焉。小詩爲別：『閱世常高臥，懷人向獨醒。吾衰難一送，號雁遶汀汀。』

答李孟白岳伯

鄧些華於裘綸，南金盈於滌鼎。劉綱龐蘊之喻，有若昭蘇。第榮養多虧，終難以世外相釋也。

答門人李實夫

邪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爲子之節已終，何必求餘也。

答馬稭遙

先慈之哀，繼之先嚴，創鉅痛深，加以衰羸，溢粥強杖不能起，此壞牆何暇及硯席間事！第痛定時，作千里之思。大篇高者危激，深者淵裕，更疎豁之，於世目尤快也。

寄宋以功

弟與仁兄周旋道義，隱微不欺者，四十年於茲，今病彌留，清光遂昏。三兒或不隕家聲，惟仁兄時而督教之！如弟曼曼一生，寡過未能，蓋棺已近，短歌志媿而已。『少小逢先覺，平生與德隣；行年幾望七，疑是死陳人！』

答劉宗魯

擬爲詞哭尊公。而六十八歲之兒，忽焉失此怙恃。斑斕頓易，堂室交空，如割之懷，重創莫比！何能復畢誅挽之禮？遠儀鄭重，愧無以承，涕零而已。

答門人萬可權

昔人云：未聞以宦學也。然而從學於宦，其學愈滋。山川風物國憲官常，悉其采拮，或不在區區佔俸間也。桂宮在御，而苦父是存，詞誼兼惻，臨風法然！

寄韓求仲

不佞顯祖，款啟寡識之人，忽見門下應制諸作，風骨精神，高華巨麗，醜謫流爛，若刃之發于劓，而鑢之疑于神也。橫目之徒，皆足驚殊嘆異，而所遇稍有心期者，反復疑誹力巨者逾甚。不佞所以辯說贊唱百端，覺爲衰沮。第云：子善于宣城，乃爾，不已寬乎！雖然，美成在久，久乃論定，珉玉交亂，于乎尹何傷！前作蓮菴詩草上。茲承壬子五月望日書，及長律二，可謂三歲字不減。書中推許過至，覲美自容，雅韻鏘如，感慨係之矣！借堂顏以和，卒未能工。木落水寒，當爲茗馨。聞客時與門下別有揚扞也。諸惟愼默自愛！

又

弟江外衰愚，暗于今昔之務。每快觀門下高文，自是當時第一義。痛覽諸公深文，自是當今第一寃。天定勝人，竊望門下靜慎和

恕，以竟此局。臨風不盡卷。

與錢簡棲書

不佞弟于雅道已久，行世亦深。有如門下學績才緒，卽已橫絕一時，凌轅千古。弟所爲愛而敬之者歟？徒恨速貧，杯中酒數空耳。前所求選拙藁以傳者，欲令頑豔俱欣，愛嫉咸愜。如此恐不敢便謂有三十首也。上已入章門一月，張相國、丁右武念兄甚。各云有佳客，草草別去。去後懷思何及！想兄更不欲西來，弟亦未便東往。把握何時？過江亭每憶雪鴻之跡，使人魂黯矣！所寄新刻，婉爾唐音，風神自清，敬服敬服。劍策良書也，何以不成梓乎？真父內徵過家，兄須一詣西子湖頭，便取四夢、善本，歌以麗人，如醉玉茗堂中也。

玉茗堂尺牘終

此
页
空
白

艾子外語

明 屠本峻撰

齊宣王置酒雪宮，召艾子而樂焉。艾子故豪酒，飲大觚，嚼大臠。司觴者承王命進觚，誤投以醴。王起壽，艾子盡飲，蹙額俯伏辭曰：「臣醉不勝杯酌矣！」王曰：「先生豪酒，其誰不知！寡人爲壽而託醉焉，無乃闕禮于執事耶？」艾子稽顙曰：「大王賜臣，臣折腹矣。」王顧左右曰：「頃進者醴也。」宣王大笑，扶艾子起曰：「寡人之罪也。」洗觴更酌，一座盡歡。

艾子少孤而寡，捉襟肘見，穿屣指露。景丑氏造焉。應門童子，身無寸縷，下體以瓦覆，前後醜惡。景丑氏問曰：「顧邪？倩邪？」艾子曰：「非也，彼自饑殍，我與衣裳。」

齊僖王爲世子，艾子爲傅。書十日而不成誦也；字五日而不成畫也。艾子曰：「甚矣，世子之懵於學也！」以狀告宣王。王曰：「先生謬矣，吾使人入宮覘世子，見其展書據几而撫掌，似悟於書之趣也。」翌日，世子出閣，艾子問曰：「昨者宮中展書，據几撫掌而樂，有諸？」世子曰：「然。」然則何樂？答曰：「始知書籍是板鏤。」艾子遂行。

艾子好飲酒，九吐而不減其量。聞淳于髡善酒，往造曰：「先生名飲，千古絕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僕可勉旃。今居我右，願營壁壘，以終惠教。」淳于髡問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可飲一斗。親有嚴客，髡恭蒲鞠，歷侍酒於前，奉觴上壽，數起而飲，可盡二斗。斯兩者，子能如我乎？」艾子曰：「不如。」淳于髡曰：「朋友交遊，久不相過，卒然相覩，歡然道故，可飲六斗。州閭之會，男女雜沓，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眇不禁，可飲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席，男女同坐，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羅襦襟解，惟聞薜蘿。髡心最歡，可飲一石。斯三者，子能如吾乎？」艾子曰：「不如。」淳于髡曰：「此皆不如，欲居我右，何也？」艾子曰：「韞釀羅漿，滿甕浮香，有酒且飲，無酒莫嘗。吸若奔濤，咽若漏囊。初夜再旦，跋扈飛揚。醒不消滴，醉不骯髒。客盡離披，主鮮頹頹。千鍾百觚，差可比方。溫溫克克，無怠無荒。諱浪笑傲，曾不否臧。子能如我乎？」淳于髡撫然有間，曰：「是則髡之所以。」

不如也。讓艾先生居右。」

齊大夫餉主爵銀萬兩，拜銀青。望風者餉金萬兩，拜金紫。又有餉玉萬塊者，歲餘不報。走告艾子曰：「餉銀銀青，餉金金紫，餉玉寂寥。願先生私問之。」艾子以齊大夫之語語主爵。主爵曰：「玉皇大帝是孤闕，尙未得處。」艾子哈咳而退。告齊大夫曰：「惜公生較晚，不及覩取青紫如拾芥之世而謀諸。」

東蒙山中人喧傳虎來。艾子采茗，從壁上觀。聞蛇告虎曰：「君出而人民辟易，禽獸奔駭，勢烜赫哉！余出而免人踐踏，已爲厚幸。欲憑籍寵靈，光輝山岳，何道而可？」虎曰：「憑余驅以行可耳。」蛇於是憑虎行。未數里，蛇性不馴，虎被緊纏，負隅躍，蛇分二段。蛇怒曰：「憑得片時，害却一生，冤哉！」虎曰：「不如是，幾被纏殺！」艾子曰：「倚勢作威，榮施一時，終獲後災，戒之！」

莒之大夫墨而盲于政，莒之小吏蕩而盲於目。吏屢愆期於畫諾也。久之且來。大夫詰之，吏曰：「目昏。」大夫曰：「吾視汝目青，青白白。」吏曰：「然，公視吏青青白白，吏視公糊糊塗塗。」艾子謂小吏之對也。佞。

艾子在平陸，與其友道上行。有乘軒者來。其友誠艾子曰：「此吾至親也，避之。」有擁蓋者來。曰：「此吾至友也，避之。」行十數處，皆然。已而有弄蛇者來，有逐疫者來，艾子一如其友之誠，誠其友。其友愀然曰：「胡子親友貧窶至此哉！」艾子曰：「富貴者汝盡攘去矣。」

秦山東麓木偶曰惡來，神甚靈異。惟時淫潦縱橫，橋爲之圯。人以木偶爲梁而徒涉之。遊聞公子過而憫曰：「豈有木偶神而爲梁者乎？」拂拭安置，敬禮而去。惡來怒，將崇公子。比隣木偶讓曰：「不崇徒涉而崇敬禮，其理殊昧。」惡來曰：「既往難咎。見在不懲，吾忿何洩？」公子被崇，陳牲醴祈而獲寧。秦山西麓黑獸曰孤獨，如熊而人言，善啞人。虞者獵較，籠獨檻車，將隲焉。遇熱腹先生過之，獨於檻中乞哀曰：「我生不辰，大命將戕。公是熱腹，無得冷腸。拯我斧鑕，出我鑊湯。」先生聞語，大起悲涼。乘虛間暇，若已箠撻，爰啟鑊鑰，輒解鞶韉。獨方出檻，爪牙大張。遽搏先生，將見殞亡。先生曰：「挾汝瀕危，而反啞我，爲善者懼矣！」獨曰：「狼子野心，何厭之有。不知退避，以當吾前。釋汝而去，饑渴何賴。」竟啞。熱腹先生艾子曰：「遊聞好義，招崇熱腹，好仁遭啞，甚矣仁義難輕施也。籍令兩君若弗聞也者，而過之人，讓忍而不情，與之周旋，又讓愆而多事。有好心，無好報，然哉！」

艾子之友海翁善謔，林客嗜諧，三人爲刎頸交，居九曲之塢。有夸毗子者，衣冠談笑，無弗似艾子者。行經塢曲，值兩翁逍遙於門，

揖而語曰：「叟之遠來，得無有意惠教耶？」夸毗子曰：「余有諱癖，久病方甦，願承清燕以罄玄談。」兩翁以姓字請。夸毗不知爲艾子密友也，答曰：「艾子。」兩翁心笑之，而謬爲恭敬，曰：「耳叟之名舊矣，治病何若？」答曰：「余抱痼三載，服艾七年，故得舌本不腫，牙後生慧。」須臾，艾子至，叙禮訖，夸毗未嘗識艾子也。問客何來，兩翁曰：「艾子。」夸毗愧而欲遁，艾子曰：「無傷也。適余見獲鵠者，問之曰：『魚池苦羣鸚鵡啄，乃束芻爲人，披篋載笠，持竿植之池中，以餽之。初回翔不卽下，漸審下啄。久之，時飛止笠上，恬不爲驚。因竊去芻，人自披篋載笠而立，鵠仍下啄，飛止如故。』人隨手執其足，鵠奮翼假人曰：『先故假假，今亦假假耶？一笑而任其遁去。』」

艾子一日夢遊玉帝所，值玉帝誕辰，百神入賀。獨一人在三天門下，進退維谷。翊衛者曰：「帝有旨，勸戴進賢冠者入。」其人遂冠進賢冠，得入列班行。百神次第朝賀訖，其人趨前，帝問何官，其人對曰：「魁星。」帝曰：「汝左手所執元寶何在？」魁星指頭上進賢冠對曰：「買了這箇。」帝又曰：「汝右手所執大筆何在？」魁星又指頭上進賢冠對曰：「有了這箇，丟了那箇。」玉帝退朝，艾子亦覺，謂弟子曰：「孰謂進賢冠佳，卽如魁星，司文章筆札者，只戴了此物，便廢却筆札。」

齊宣王好大苑囿，地逼薛，將築焉。薛君恐，告急於梁惠王。王使艾子往說齊王罷之。薛君德梁王而獻地，并以盍大夫陳戴氏之食邑，及其弟仲子之於陵焉。仲子謂兄曰：「說梁，非艾子不可，而從與艾子往者，隴斷父也。」盍大夫使御者公無辱致書隴斷父曰：「盍大夫載敢告下執事，薛爲不道，罔教世講，陸獻蓋於陵之地於梁，橫肆侵陵。請如魯仲連先生聊城故事，緩頰於艾先生。」隴斷父悉索敵賦，然後許行。復書盍大夫曰：「執事使使儼然辱命，以苟直盛行關節之時，亦養士之常也，匪獨不佞一人。大夫無惜小費，以贖大業，敢布腹心。」公無辱復命。仲子曰：「吾居於陵，所豐者黃壤，所處者玄蚓，顧安得長物乎？」乃見艾子，爲言薛君獻地之由，斷父索賦之故。艾子怒曰：「人頭畜鳴，胡敢爾爾！」且日見梁惠王曰：「聞薛君德大王而獻地乎？」惠王曰：「得獻地，而後苑囿盡游觀之美。」艾子曰：「薛彈丸之地，割以獻，不足以固吾圉也。又益以盍，齊先生封陳戴氏之食邑，薛君以詐而獻地，大王以勢而受地。齊自桓公九合諸侯以來，世號強齊，天下之地方千里者九，齊得十一。梁之不敵於齊明矣。務游觀之美，以招兵甲，竊爲大王不取也。臣嘗受命大王以說齊，齊王從之。若受齊命以說大王，王從之乎？」惠王曰：「倏受獻而忽還地，寡人恥之。」艾子曰：「臣固知大王恥之矣。一旦齊王與問罪之師，將何辭以對？夫勇莫大於機，未形而還地，恥莫大於師已興而還地。齊王若并薛而取之，豈惟大王之辱，實臣爲說之愧矣。」惠王起謝曰：「寡人慮不及此。微先生幾爲薛君所詐，貽笑鄰國。」遂却獻地。艾子亦絕隴斷父，署其門。

曰：「惟須瑾戶塞門，莫再鼓舌搖唇。」

魏信陵君飲於賣漿者薛公家，過食餚殘，患河魚腹疾。詰朝，夷門監侯生舉秦不二善醫，知人爪生髮長，筋轉脈搖。信陵君使中涓召之。秦不二詢信陵君所由致病，中涓告以故。秦不二入診左手曰：「表實裏虛，病得之食餚殘多。」信陵君曰：「然。」復診右手曰：「胃強脾弱，病得之食薛公家餚殘。」信陵君曰：「然。」艾子听然而笑。侯生曰：「何笑秦不二也？」艾子曰：「昔秦越人診脉而見垣一方人，今秦不二診脉而見江一方魚，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秦氏奚止三世哉！」

楚春申君持五戒。有牛齒衰，懸令曰：「牛老而瘠，不忍棄之。有能善養以盡天年者，予之高官，歲給芻粟。」下士第一人曰：「臣養之，調其饑飽，時其冷熱。天年既盡，火葬腹中，寢處其皮。」春申君曰：「犯殺戒。」不許。第二人曰：「臣養之如父母，饑飽冷熱，各以時施。天年既盡，做帷埋之，不使鳥鳶蝼蟻有所窺伺。」春申君曰：「犯綺語戒。」不許。第三人曰：「臣養之如子女，饑飽冷熱，舐犢之煦，嫗之天年既盡，做蓋瘞之，不令樵采眩眠，有所動搖。」春申君曰：「實語真語，不犯兩舌戒。」許之。如令。艾子曰：「客對無異詞，公子獨許第三，安知客語真實耶？」春申君曰：「漸近人情。」艾子出曰：「孟嘗養士，不辨賢愚。春申養牛，妄分真偽。」

漢村有田舍翁，家貲殷盛，鄙而吝。浪蕩生謀曰：「翁富甲里中，不交當世，非所以光門閭也。」田舍翁曰：「子多長者之遊，蓋圖之。」浪蕩曰：「諾。」入藥肆，語王醫曰：「有持贖來者，可詐為艾子，受之。與若中分。」王醫領之。明日，浪蕩告富翁曰：「得艾先生矣。是魁梧特達，非侯王卿相，不與交昵者。諺曰：堂堂皇皇，艾而如張，青眼流盼，四座生光。若定交，富貴相資之道也。」翁乃具衣冠，持白璧一雙，文綺四端，介浪蕩見焉。既交，訕訕自矜。東郭順子娶婦，傾城往賀。艾子、王醫、富翁、浪蕩咸會焉。富翁指王醫語艾子曰：「是艾先生也。與余厚善，君知之乎？」艾子笑應曰：「知之。」傍觀者曰：「富翁贖贖，此非艾先生乎？」富翁往讓浪蕩。浪蕩曰：「一雙白璧，四端文綺，就交結真艾先生！」

巴陵道上提籠者，低聲倡曰：「賣糕！」艾子問：「於何而疾，奄奄氣息？」答：「枵腹負擔，餒不允斥。」問：「籠中有糕，何不取食？」答：「糕之洩矣，去去售直。」艾子曰：「決性命之情以嬰利，味是非之實以售利，鄙哉，鄙哉！」

魯有迂滑二叟，踞石而談。迂叟曰：「余有百金，以十之二與若，若趨承我乎？」滑叟曰：「物不均，不得趨承。」然則，平分之？曰：「物已均，不必趨承。」然則，全與乎？曰：「物全歸，不用趨承。」諸於艾子。艾子曰：「強人趨承，迂叟迂哉！三不趨承，滑叟滑也！」

與其迂也寧滑。」

艾子遊趙絕糧。南宮子猶噙之曰：「子門張羅，子突無烟，而令從者病乎？吾爲輔車，先生緩頰於平原君可乎？」艾子曰：「諾。」明日，南宮子猶遍告域中曰：「艾先生天下士也，辯而有智，理枉能直，導滯必通，來爲平原君重客。蓋祈諸。」有殺傷人死者，挾白鏹求武。艾子至平原君門曰：「狂且重辟，罪在不赦。」迴車而卻其鏹。有宦久不調者，餉青蚨求通。艾子至平原君門曰：「彼墨狼藉議在襪職。」迴車而返其蚨。有許人陰私者，餽珠璧求達。艾子至平原君門曰：「大傷天理，必召奇禍。」迴車而復其璧。南宮子猶不悅曰：「吾事先生，亦云勤矣。胡屢及平原君門而迴車乎？」艾子曰：「吾見平原君矣。始未言，而溫雅之容可掬；纔啟齒，而翹厲之色甚倨。是以口嚅嚅，足踏踏。故迴車。」南宮子猶曰：「欺余哉！」艾子曰：「有人在坐，何敢行欺！」問爲誰。答曰：「藺相如。」南宮子猶曰：「藺相如前代聞人也。君豈說夢耶？」艾子曰：「原是說夢。」

齊客方方白者，平原君下士，亦曰陪堂。先意承旨，備出醜態。有前知五世事者曰龜靈先生，談事有左驗，所至騷動。趙王敬之如神明。送至平原君第，平原君奉以上座，薰沐再拜，稽首而後問五世之事。龜靈先生曰：「公子一世爲僕狄，善釀酒。」平原君曰：「勝之酣酒，有自來矣。」陪堂曰：「旨哉酒！臣想會陪。」先生曰：「公子二世爲伊尹，善割烹。」平原君曰：「勝之食肉，職此之由。」陪堂曰：「雉哉肉！臣想會預。」先生曰：「公子三世爲膠鬲，隱魚鹽，周武王舉之，定鼎洛中。」平原君曰：「勝之嗜鹽，豈緣是耶？」陪堂曰：「臣亦自疑。」先生曰：「公子四世爲屈原，秉忠貞，楚懷王逐之，行吟澤畔。」平原君曰：「勝之嗜水，或因此歟？」陪堂曰：「臣亦自疑。」先生曰：「公子五世爲彭祖，周柱史，享年八百。」平原君曰：「勝壽幾何？」先生曰：「長可望一千，短可跨四百。」陪堂曰：「臣亦自喜。」龜靈既出，平原君讓方方白曰：「先生所談，皆余五世事，於汝何預？越俎多言！」方方白免冠頓首曰：「臣備員陪堂，不如是無以獲歡於公子。既蒙誨論，敢不退避。」艾子曰：「世好奇而譚鬼，非獨平原與龜靈也。始爲人欺，既而欺人，久之自欺矣。弟子記之，慎毋自欺哉！」

毛空者，道聽塗說之輩也。艾子自楚反齊，毛空過焉。艾子詢新聞。毛空曰：「人家一鬼產百子。」艾子曰：「無此理。」空曰：「便是兩鬼。」艾子曰：「亦無是理。」空曰：「便是三鬼。」漸至十鬼。艾子曰：「何不減子？」空曰：「吾寧加鬼，不肯減子。」艾子笑而唯。毛空曰：「前月天雨肉一片，長三十丈，闊十丈。」艾子曰：「無是理。」毛空曰：「便是二十丈。」艾子曰：「亦無是理。」空曰：「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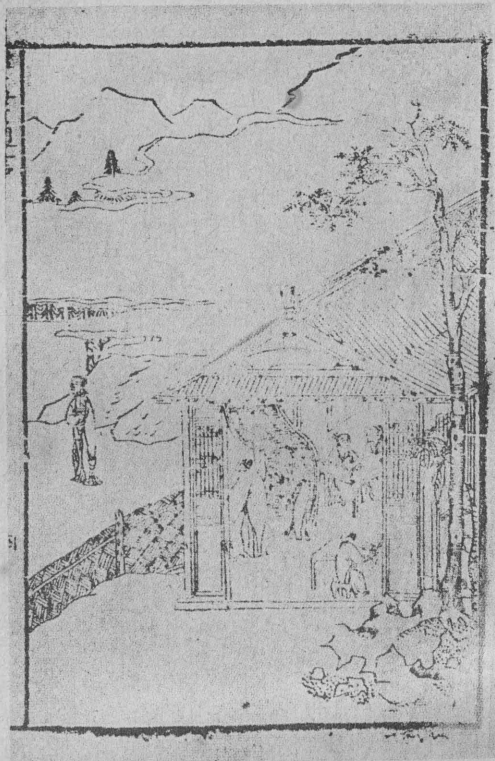
是十丈。艾子曰：『汝看世間，那得一片方圓十丈大肉乎？』問鬼產誰家，肉雨何地。空曰：『行路人如此說。』艾子笑謂弟子曰：『慎毋道聽塗說哉！』

周太宰瀛濬介而察，繭絲細務，必親之。畿甸魏魄，庶僚大聚而謀，謂艾子善計，相率拜於其庭，祈焉。艾子曰：『諸君且休舍，徐圖之。』乃設詞曰：『控訴處士伯夷叔齊，孤竹君二子，向緣伐商，叩諫天王，恥食周粟，隱於首陽，采薇采苦，築圃築牆。有暴男子曰管曰康，如熊如羆，率虎率狼，毀我儲胥，侵我其疆，驚我婦子，伐我榆桑。兩造具備，宴允惟詳。鉅折豪右，驅男強梁。靖安土著，雪慰遐荒。誰其證之，姜太公望。』期日，太宰視篆，見詞，大索不得。歎曰：『胡爲來哉！爲法之弊矣。』輒以其務歸於有司。及會艾子曰：『先生周知民隱，來訪浩詞。』艾子曰：『民隱難諳，太宰所謂自詒伊蹙者乎！』留飲少間，太宰便去。弟子曰：『客去不留禮歟？』艾子曰：『爲其累坐也。觴政曰：不可與飲者歡場之劣焉。酒鑿曰：好做身分，主恭客傲，飭不沾唇，儼若木雕之人也。早去爲幸。』

前魚餘桃，璧瑩者魯孟孫季孫叔孫氏諸公子之少艾，皆以變而嬖，服美驕矜，斌媚自喜。雖衛靈公之於彌子瑕，楚靈王之於龍陽安陵，不是過也。南州大夫孺伯吊廉成君喪，魚服而往，假道於薛。遇諸公子，挾少艾，沉湎夜遊，嗔隸嚙侮之，侵於大夫。魯平公聞而怒，將繫惡少焉。諸公子懼，因登徒子季，託牆東先生，言於平公。公曰：『以登徒之幸舍不備，寡人是恥。南州之皂隸受侮，寡人是問。承教，其遣三艾爲登徒紀綱之僕。』登徒辭公曰：『臣無賴，少有陰陽之患。實虛尊賜，敢歸璧於將命者。』艾子以艾年間將命，將命屈指曰：『十五年前，商方十六。』艾子撫掌曰：『諺云：男愛不弊軒，女愛不弊席。周書曰：美女破舌，美男破老。則三艾者，須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乎？』三艾向艾子泣曰：『吾儕小人，業已受屈，非復故吾，乞緩牙後雖黃，冀諸公子猶可弄嬰乎？』艾子許之。南州大夫聞之，一笑而解。

警世通言 (五)

明
馮夢龍編



一窟鬼癩人道除怪



第十四卷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宋人小說舊名西山一窟鬼

杏花過雨，漸殘紅零落，胭脂顏色，流水飄香，人漸遠，難托春心脈脈。恨別王孫，牆陰目斷，誰把青梅摘？金鞍何處？綠楊依舊，南陌。消散雲雨須臾，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燕語千般，爭解說些子伊家消息，厚約深盟，除非重見，見了方端的，而今無奈，寸腸千恨堆積。

這隻詞名喚做念奴嬌，是一個赴省士人姓沈，名文述所作。元來皆是集古人詞章之句。如何見得從頭與各位說開。第一句道：『杏花過雨。』陳子高曾有寒食詞，寄謁金門：

柳絲碧，柳下人家寒食。鶯語匆匆花寂寂，玉階春草溼。閒凭燼籠無力，心事有誰知得？檀炷繞臆背壁，杏花殘雨滴。

第二句道：『漸殘紅零落，胭脂顏色。』李易安曾有暮春詞，寄品令：

零落殘紅似膩脂，顏色。一年春事，柳飛輕絮，筍添新竹。寂寞，幽對小園嫩綠。登臨未足，悵遊子歸期促。他年清夢千里，猶到

城陰溪曲。應有凌波，時爲故人凝目。

第三句道：『流水飄香。』延安李氏曾有春雨詞，寄浣溪沙：

無力薔薇帶雨低，多情蝴蝶趁花飛，流水飄香乳燕啼。南浦魂消春不管，東陽衣減鏡先知，小樓今夜月依依。

第四句道：『人漸遠，難托春心脈脈。』寶月禪師曾有春詞，寄柳梢青：

脈脈春心，情人漸遠，難托離愁。雨後寒輕，風前香軟，春在梨花。行人倚棹天涯，酒醒處殘陽亂鴉。門外鞦韆，牆頭紅粉，深院

誰家？

第五句第六句道：『恨別王孫，牆陰目斷。』歐陽永叔曾有清明詞，寄一斛珠：

傷春懷抱，清明過後鶯花好。勸君莫向愁人道，又被香輪碾破青青草。夜來風月連清曉，牆陰日斷無人到。恨別王孫愁多少？猶頌。春寒未放花枝老。

第七句道：『誰把青梅摘？』鼃無咎曾有春詞寄清商怨。

風搖動，雨濛鬆，翠條柔弱花頭重。春衫窄，嬌無力，記得當初，共伊把青梅來摘。都如夢，何時共？可憐敲損釵頭鳳。關山隔，暮

雲碧，燕子來也，全然又無些子消息。

第八句第九句道：『金鞍何處？綠楊依舊南陌。』柳耆卿曾有春詞寄清平樂。陰晴未定，薄日烘雲影；金鞍何處尋芳徑？綠楊依舊南陌靜。脈脈幾許春情，可憐老去難成；看取鑷殘霜鬢，不隨芳艸重生。

第十句道：『消散雲雨須臾。』晏叔原曾有春詞寄處美人。

飛花自有牽情處，不向枝邊住。曉風飄薄已堪愁，更伴東流，流水過秦樓。消散須臾雲雨怨，閒倚闌干見。遠彈雙淚溼香紅，暗恨玉顏光景與花同。

第十一句道：『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魏夫人曾有春詞寄捲珠簾。

記得來時春未暮，執手攀花，袖染花梢露；暗卜春心共花語，爭尋雙朵爭先去。多情因甚相辜負？有輕拆輕離，向誰分訴？淚溼海棠花枝處，東君空把奴分付。

第十二句道：『燕語千般。』康伯可曾有春詞寄減字木蘭花。

楊花飄盡，雲壓綠陰風乍定。簾幕閒垂，弄語千般燕子飛。小樓深，睡起殘妝猶未整。夢不成歸，淚滴班金縷衣。

第十三句道：『爭解說些子伊家消息。』秦少游曾有春詞寄夜遊宮。何事東君又去？空滿院落花飛絮；巧燕呢喃向人語，何曾解說伊家些子？況是傷心緒，念個人兒成睽阻。一覺相思夢回處，

● 京作「賴」 ● 京作「晁」 ● 京作「鬢」

連宵雨；更那堪，聞杜宇！

第十四句第十五句道：『厚約深盟，除非重見。』黃魯直曾有春詞寄揭練子。

梅凋粉，柳搖金，微雨輕風，斂陌塵。厚約深盟，何處訴，除非重見那人。

第十六句道：『見了方端的。』周美成會有春詞寄滴金。

梅花漏洩春消息，柳絲長，草芽碧；不覺星霜鬢。白念時光堪惜！蘭堂把酒思佳客，黛眉顰，愁春色；音書千里相疎隔，見了方端的。

第十七句，第十八句道：『而今無奈，寸腸千恨堆積。』歐陽永叔曾有詞寄蝶戀花。

簾幕東風寒料峭，雪裏梅花先報春來早。而今無奈寸腸思，堆積千愁空懊惱。旋暖金爐薰蘭藻，悶把金刀剪彩呈纖巧。繡被五更香睡好，羅幃不覺紗縹緲。

話說沈文述是一個士人，自家今日也說一個士人，因來行在臨安府取選，變做十數回躑躅作怪的小說。我且問你：這個秀才姓甚名誰？卻說紹興十年間，有個秀才，是福州威武軍人，姓吳名洪，離了鄉里，來行在臨安府求取功名，指望

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

爭知道時運未至，一舉不中。吳秀才悶悶不已，又沒甚麼盤纏，也自羞歸故里，且只得胡亂在今時州橋下開一個小小學堂度日。等待後三年，春榜動，選場開，再去求取功名。逐月卻與幾個小男女打交道。然指開學堂後，也有一年之上，也罪過那街上人家，都把孩子兒們來與他教訓，頗自有些趨足。當日正在學堂裏教書，只聽得青布簾兒上鈴聲響，走將一個人入來。吳教授看那入來的人，不是別人，卻是半年前搬去的鄰舍王婆。元來那婆子是個撮合山，專靠做媒爲生。吳教授相揖罷道：『多時不見，而今婆婆在那裏住？』婆子道：『只道教授忘了老媳婦，如今老媳婦在錢塘門裏沿城住。』教授問：『婆婆高壽？』婆子道：『老媳婦犬馬之年七十有五，教授青春多少？』教授道：『小子二十有二。』婆子道：『教授方纔二十有二，卻像三十以上人。想教授每日價費多少？心神據老媳

●「疊」下有「邊」字。

婦愚見也，少不得一個小娘子相伴。」教授道：「我這裏也幾次問人來，卻沒這般頭惱。」婆子道：「這個不是冤家不聚會，好教官人得知，卻有一頭好親在這裏。一千貫錢房臥，帶一個從嫁，又好人材，卻有一床樂器都會；又寫得算得，又是嘩嘩大官府第出身。只要嫁個讀書官人。教授卻是要也不？」教授聽得說罷，喜從天降，笑逐顏開道：「若還真個有這人時，可知好哩！只是這個小娘子如今在那裏？」婆子道：「好教教授得知：這個小娘子從秦太師府三通判位下出來，有兩個月，不知放了多少帖子，也會有省部院裏當職事的來說他；也會有內諸司當差的來說他；也會有門面鋪席人來說他；只是高來不成，低來不就。小娘子道：『我只要嫁個讀書官人。』更兼又沒有爹娘，只有一個從嫁名喚錦兒。因他一床樂器都會，一府裏人都叫做李樂娘。見今在白雁池一個舊鄰舍家裏住。」兩個兀自說猶未了，只見風吹起門前布簾兒來，一個人從門首過去。王婆道：「教授，你見過去的那人麼？便是你有分取他做渾家。」王婆出門趕上，那人不是別人，便是李樂娘在他家住的姓陳，喚做陳乾娘。王婆廝趕着入來，與吳教授相揖罷。王婆道：「乾娘，宅裏小娘子說親成也未？」乾娘道：「說不得，又不是沒好親來說他，只是吃他執拗的苦，口口聲聲，『只要嫁個讀書官人。』卻又沒這般巧。」王婆道：「我卻有個好親在這裏，未知乾娘與小娘子肯也不？」乾娘道：「卻教孩兒嫁兀誰？」王婆指着吳教授道：「我教小娘子嫁這個官人，卻是好也不好？」乾娘道：「休取笑，若嫁得這個官人，可知好哩！」吳教授當日一日教不得學，把那小男女早放了，都唱了喏，先歸去。教授卻把一把鎖鎖了門，同着兩個婆子上街。免不得買些酒相待他們。三盃之後，王婆起身道：「教授既是要這頭親事，却問乾娘覓一個帖子。」乾娘道：「老媳婦有在這裏。」側手從抹胸裏取出一個帖子來。王婆道：「乾娘，真人面前說不得假話，旱地上打不得拍浮。你便約了一日，帶了小娘子和從嫁錦兒來梅家橋下酒店裏，等我便同教授來過眼則個。」乾娘應允，和王婆謝了吳教授，自去。教授還了酒錢歸家，把閒話提過。到那日，吳教授換了幾件新衣裳，放了學生，一程走將來梅家橋下酒店裏時，遠遠地王婆早接見了。兩個同入酒店裏來，到得樓上，陳乾娘接着，教授便問道：「小娘子在那裏？」乾娘道：「孩兒和錦兒在東閣兒裏坐地。」教授把三寸舌尖舐破窗眼兒，張一張，喝聲采，不知高低道：「兩個都不是人！如何不是人？元來見他生得好，只道那婦人是南海觀音，見錦兒是玉皇殿下侍香玉女。恁地道他不是人？看那李樂娘時：

水剪雙眸，花生丹臉，雲鬢輕梳，蟬翼峨眉，淡拂春山；朱脣綴一顆天桃，皓齒排兩行碎玉。意態自然，週出倫羣，有如織女下瑤臺，渾似嫦娥離月殿。

看那從嫁錦兒時：

眸清可愛，鬢聳堪觀！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未豔，肌膚嫩玉生香。金蓮着弓弓扣繡鞋兒，螺髻插短短紫金釵子。如撚青梅窺小俊，似騎紅杏出牆頭。

自從當日插了釵，離不得下財納禮，餵雁傳書。不則一日，吳教授取過那婦女來，夫妻兩個好說得着：

雲淡淡天邊鸞鳳，水沉沉交頸鴛鴦；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雙綰帶。

却說一日是月半，學生子都來得早，要拜孔夫子。吳教授道：「姐姐，我先上去。」來那窻前過，看那從嫁錦兒時，脊背後披着一帶頭髮，一雙眼插將上去，版項上血污着。教授看見，大叫一聲，匹然倒地。即時渾家來救得甦醒，錦兒也來扶起。渾家道：「丈夫，你見甚麼來？」吳教授是個養家人，不成說道：「我見錦兒恁地來？」自己也認做眼花了，只得使個脫空，瞞過道：「姐姐，我起來時少着了件衣裳，被冷風一吹，忽然頭暈倒了。」錦兒慌忙安排些個安魂定魄湯與他吃罷，自沒事了。只是吳教授肚裏有些疑惑。話休絮煩，時遇清明節，學生子卻都不來。教授分付了渾家，換了衣服，出去閒走一遭。取路過萬松嶺，出今時淨慈寺裏，看了一會，卻待出來，只見一個人看着吳教授唱個喏，教授還禮不迭，卻不是別人，是淨慈寺對門酒店裏量酒，說道：「店中一個官人，教男女來請官人！」吳教授同量酒入酒店來時，不是別人是王七府判兒，喚做王七三官人。兩個叙禮罷，王七三官人道：「適來見教授，又不敢相叫，特地教量酒來相請！」教授道：「七三官人如今那裏去？」王七三官人口裏不說肚裏思量，「吳教授新娶一個老婆在家，不多時，你看我消遣他則個。」道：「我如今要同教授去家裏墳頭走一遭，早間看墳的人來說道：『桃花發，杜鰲又熟，』我們去那裏吃三盃。」教授道：「也好。」兩個出那酒店，取路來蘇公堤上，看那遊春的人，真是：

人煙輻輳，車馬駢闐；只見和風扇景，麗日增明。流鶯轉綠柳陰中，粉蝶戲奇花枝上。管弦動處，是誰家舞榭歌臺？語笑喧時，斜側傍春樓夏閣。香車競逐，玉勒爭馳；白面郎敲金鞮響，紅妝人揭繡簾看。

南新路口討一隻船，直到毛家步上岸，迤邐過玉泉龍井。王七三官人家裏墳，直在西山駝。獻嶺下好座高嶺，下那嶺去，行過

一里，到了墳頭。看墳的張安接見了，王七三官人即時叫張安安排些點心酒來。側首一個小小花園內，兩個入去坐地。又是自做的杜醵，喫得大醉。看那天色時，早已：

紅輪西墜，玉兔東生，佳人秉燭歸房，江上漁人罷釣。漁父賣魚歸竹徑，牧童騎犢入花村。

天色却晚，吳教授要起身，王七三官人道：「再喫一盃，我和你同去。我們過龍巖嶺九里松路上，妓弟●人家睡一夜。」吳教授口裏不說，肚裏思量：「我新娶一個老婆在家裏，千●賴我一夜不歸去，我老婆須在家等，如何是好？便是這時候去趕錢塘門，走到那裏也關了。」只得與王七三官人手廝挽着，上駟巖嶺來。你道事有湊巧，物有故然，就那嶺上，雲生東北，霧長西南，下一陣大雨。果然是銀河倒瀉，滄海盆傾，好陣大雨！且是沒躲處，冒着雨又行了數十步，見一個小小竹門樓，王七三官人道：「且在這裏躲一躲。」不是來門樓下躲雨，却是：

豬羊走入屠宰家，一脚踏來尋死路。

兩個奔來躲雨時，看來却是一個野墓園。只那門前一個門樓兒，裏面都沒甚麼屋宇。石坡上兩個坐着，等雨住了行。正大雨下，只見一個人貌類獄子院家打扮，從隔壁竹籬笆裏跳入墓園，走將去墓堆子上叫道：「朱小四你這廝，有人請喚。今日須當你這廝出頭。」墓堆子裏謾應道：「阿公，小四來也。」不多時，墓上土開，跳出一個人來，獄子廝趕着自去。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見了，背膝展展，兩股不搖而自顫。看那雨却住了，兩個又走。地下又滑，肚裏又怕，心頭一似小鹿兒跳，一雙脚一似鬪敗公雞，後面一似千軍萬馬趕來，再也不敢回頭。行到山頂上，側着耳朵聽時，空谷傳聲，聽得林子裏面斷棒響。不多時，則見獄子驅將墓堆子裏跳出那個入來。兩個見了又走，嶺側首却有一個敗落山神廟，入去廟裏，慌忙把兩扇廟門關了。兩個把身軀抵着廟門，真個氣也不敢喘，屁也不敢放。聽那外邊時，只聽得一個人聲喚過去，道：「打殺我也！」一個人道：「打脊魍魎，你這廝許了我人情，又不還我，怎的不打你？」王七三官人低低說與吳教授道：「你聽得外面過去的，便是那獄子和墓堆裏跳出來的人。」兩個在裏面顫做一團。吳教授却埋怨王七三官人道：「你沒事教我在這裏受驚受怕，我家中渾家却不知怎地盼望？」兀自說言未了，只聽得外面有人敲門，道：「開

門則個！兩個問道：『你是誰？』仔細聽時，却是婦女聲音，道：『王七官人好！你却將我丈夫在這裏一夜，直教我尋到這裏。錦兒我和你推開門兒，叫你爹爹。』吳教授聽得外面聲音，不是別人，是我渾家和錦兒，怎知道我和王七官人在這裏，莫教也是鬼兩個都不敢則聲。只聽得外面說道：『你不開廟門，我却從廟門縫裏鑽入來！』兩個聽得恁地說，日裏喫的酒，都變做冷汗出來。只聽得外面又道：『告媽媽，不是錦兒多口，不如媽媽且歸，明日爹爹自歸來。』渾家道：『錦兒，你也說得是我，且歸去了，却理會。』却叫道：『王七官人，我且歸去，你明朝却送我丈夫歸來則個。』兩個那裏敢應他。婦女和錦兒說了自去。王七官人說：『吳教授，你家裏老婆和從嫁錦兒，都是鬼。這裏也不是人去處，我們走休。』拔開廟門看時，約莫是五更天氣，兀自未有人行。兩個下得嶺來，尚有一里多路，見一所林子裏，走出兩個人來。上手的是陳乾娘，下手的是王婆婆。道：『吳教授，我們等多時，你和王七官人却從那裏來？』吳教授和王七官人看見道：『這兩個婆子也是鬼了，我們走休！』真個便是獐奔鹿跳，猿躍鶻飛，下那嶺來。後面兩個婆子，兀自慢慢地趕來。『一夜熱亂，不會吃一些物事，肚裏又饑，一夜見這許多不祥，怎地得個生人來衝一衝！』正恁地說，則見嶺下一家人家，門前掛着一枝松柯兒，王七官人道：『這裏多則是賣茅柴酒，我們就這裏買些酒吃了助威，一道躲那兩個婆子。』恰待奔入這店裏來，見個男女：

頭上裹一頂牛膽青頭巾，身上裹一條豬肝赤肚帶。舊繡襦袴，脚下草鞋。

王七官人道：『你這酒怎地賣？』只見那漢道：『未有湯哩。』吳教授道：『且把一碗冷的來！』只見那人不則聲，也不則氣。王七官人道：『這個開酒店的漢子，又尷尬，也是鬼了！我們走休。』兀自說未了，就店裏起一陣風。

非千虎嘯，不是龍吟，明不能謝柳開花，暗藏着山妖水怪。吹開地獄門前土，惹引酆都山下塵。

風過處，看時，也不見了酒保，也不見有酒店，兩個立在墓堆子上。說得兩個魂不附體，急急取路到九里松齋院前討了一隻船，直到錢塘門，上了岸，王七官人自取路歸家。吳教授一徑先來錢塘門，城下王婆家裏看時，見一把鎖鎖着門。問那鄰舍時，道：『王婆自死五個月有零了。』說得吳教授目睜口呆，罔知所措。一程離了錢塘門，取今時景靈宮貢院前，過梅家橋，到白雁池邊來，問到陳乾娘門首時，十字兒竹竿封着門，一椀官燈在門前。上面寫着八個字道：『人心似鐵官法如爐。』問那裏時，『陳乾娘也死一年有餘了。』離了白雁池取路歸到州橋下，見自己屋裏一把鎖鎖着門，問鄰舍家裏：『拙妻和粗婢那裏去了？』鄰舍道：『教授昨日

一出門，小娘子分付了我們，「自和錦兒往乾娘家裏去。」直到如今不歸。」吳教授正在那裏面面相覷，做聲不得。只見一個癩道人，看看吳教授道：「觀公妖氣太重，我與你早早斷除，免致後患。」吳教授即時請那道人入去，安排香燭符水。那個道人作起法來，念念有詞，喝聲道：「只見一員神將出現！」

黃羅抹額，錦帶纏腰，早羅袍袖繡團花，金甲束身微窄地。劍橫秋水，靴踏狻猊，上通碧落之間，下徹九幽之地。業龍作祟，向海波水底擒來；邪怪爲妖，入山洞穴中捉出。六丁壇畔，權爲符吏之名；上帝階前，次有天丁之號。

神將聲道：「真君遣何方使令？」真人道：「在吳洪家裏與妖，伴驢獻嶺上爲怪的，都與我捉來！」神將領旨，就吳教授家裏起一陣風。

無形無影透人懷，二月桃花被綽開；

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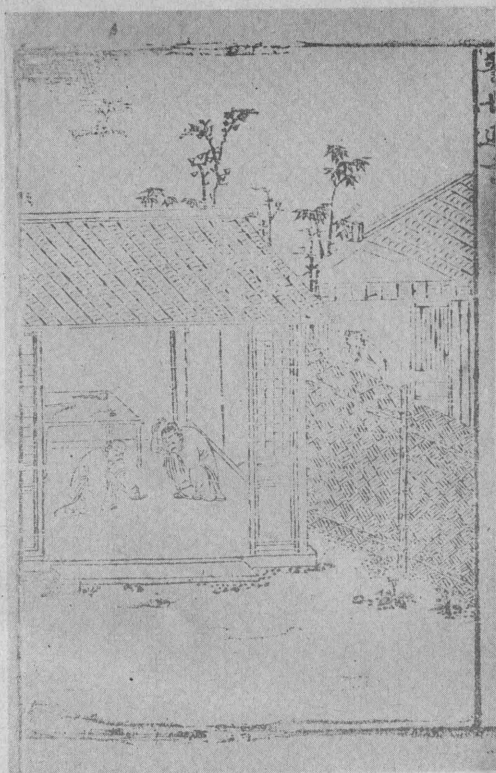
風過處，捉將幾個爲怪的來。吳教授的渾家李樂娘，是秦太師府三通判位樂娘。因與通判懷身，產亡的鬼；從嫁錦兒，因通判夫人妒色，吃打了一頓，因恁地自割殺他，自是割殺的鬼。王婆是害水蠱病死的鬼；保親陳乾娘，因在白雁池邊洗衣裳，落在池裏死的鬼；在驢獻嶺上被獄子叫開墓堆，跳出來的朱小四，在日看墳，害癆病死的鬼；那個嶺下開酒店的，是害傷寒死的鬼；道人一審問明白，去腰邊取出一個葫蘆來，人見時，便道是葫蘆，鬼見時便是酆都獄。作起法來，那些鬼個個抱頭鼠竄，捉入葫蘆中。分付吳教授：「把來埋在驢獻嶺下。」癩道人將拐杖望空一撇，變做一隻仙鶴。道人乘鶴而去。吳教授直下拜道：「吳洪肉眼不識神仙，情願相隨出家，望真仙救度弟子則個。」只見道人道：「我乃上界甘真人，你原是我舊日採藥的弟子。因你凡心不淨，中道有退悔之意，因此墮落。今生罰爲貧儒，教你備嘗鬼趣，消遣色情。你今既已看破，便可離塵辦道，直待一紀之年，吾當度汝。」說罷，化陣清風不見了。吳教授從此捨俗出家，雲遊天下，十二年後，遇甘真人於終南山中，從之而去。詩曰：

一心辦道絕凡塵，衆魅如何敢觸人？

● 京作「小娘子」



童秀酬婢美史令金



邪正盡從心剖判，
西山鬼窟早翻身。

第十五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塞翁得馬非爲吉，
宋子雙盲豈是凶！

禍福前程如漆暗，
但平方寸答天公。

話說蘇州府城內有個玄都觀，乃是梁朝所建。唐刺史劉禹錫有詩道：「玄都觀裏桃千樹，」就是此地。一名爲玄妙觀。這觀踞郡城之中，爲姑蘇之勝。基址寬敞，廟貌崇宏，上至三清，下至十殿，無所不備。各房黃冠道士，何止數百？內中有個北極真武殿，俗名祖師殿。這一房道士，世傳正一道教，善能書符遺將，剖斷人間禍福。於中單表一個道士，俗家姓張，手中慣弄一個皮雀兒，人都喚他做張皮雀。其人有些古怪，量酒自不必說，偏好喫一件東西，是甚東西？

吠月荒村裏，
奔風臘雪天；

分明一太字，
移點在傍邊。

他好喫的是狗肉。屠狗店裏把他做個好主顧，若打得一隻壯狗，定去報他來喫，喫得快活時，人家送得錢來，都把與他也不算帳。或有鬼祟作耗，求他書符鎮宅，遇着喫狗肉，就把筋蘸着狗肉汁，寫個符去，教人貼於大門。隣人往往夜見貼符之處，如有神將往來，其祟立止。有個矯大戶家，積年開典獲利，感謝天地，欲建一壇醮齋酬答。已請過了清真觀裏周道士主壇。周道士誇張皮雀之高，矯公亦慕其名，命主管即時相請。那矯家養一隻防宅狗，甚是肥壯，張皮雀平昔看在眼裏，今番見他相請，說道：「你若要我來時，須打這隻狗請我，待狗肉煮得稀爛，酒也盪熱了，我纔到你家裏。」主管回復了矯公。矯公曉得他是蹺蹊古怪的人，只得依允。果然盪熱了酒，煮爛了狗肉，張皮雀到門。主人迎入堂中，告以相請之意。堂中香火燈燭，擺得齊整，供養着一堂神道，衆道士已起過香頭了。張皮雀昂然而入，也不禮神，也不與衆道士作揖，口中只叫「快將爛狗肉來喫，酒要熱些！」矯公道：「且看他喫了酒肉，如何作用？」當下大盤裝狗肉，大壺盛酒，擺列張皮雀面前。恣意飲啖，喫得盤無餘骨，酒無餘滴，十分醉飽，叫道：「唔噪！」喫得快活，嘴也不抹一

抹望着拜神的鋪氈上倒頭而睡，鼻息如雷，自酉牌直睡至下半夜。衆道士醮事已完，兀自未醒。又不敢去動揮他。嬌公等得不耐煩，到埋怨周道士起來。周道士自覺無顏，不敢分辨，想道：「張皮雀時常喫醉了一睡兩三日不起，今番正不知幾時纔醒？」只得將表章焚化了，辭神謝將，收拾道場，弄到五更，衆道士喫了酒飯，剛欲告辭，只見張皮雀在拜氈上跳將起來，團團一轉，亂叫：「十日十日五日五日。」嬌公和衆道士見他風了，都走來圍着看。周道士膽大，向前抱住，將他喚醒了。口裏還叫：「五日五日。」周道士問其緣故？張皮雀道：「適纔表章，誰人寫的？」周道士道：「是小道親手繕寫的。」張皮雀道：「中間落了一字，差了兩字。」嬌公道：「學生也親口念過幾遍，並無差落，那有此話？」張皮雀在袖中簌簌響，抽出一幅黃紙來道：「這不是表章？」衆人看見，各各駭然道：「這表章已焚化了，如何却在他袖中，紙角兒也不動半毫？」仔細再念一遍，到天尊寶號中，果然落了一字，却看不出差處。張皮雀指出其中一聯云：

吃虧吃苦，掙來一倍之錢；奈短奈長，僅作千金之子。

「吃虧吃苦」該寫「喫」字，今寫「吃」字，是「吃舌」的「吃」字了。「喫」音「赤」「吃」音「格」。兩音也不同。「奈」字，是「李奈」之「奈」。「奈」字，是「奈何」之「奈」。「耐」字，是「耐煩」之「耐」。「奈短奈長」該寫「耐煩」的「耐」字。「奈」是菓名，借用不得。你欺負上帝不識字麼？如今上帝大怒，教我也難處。嬌公和衆道士見了表文，不敢不信，一齊都求告道：「如今重修章奏，再建齋壇，不知可否？」張皮雀道：「沒用，沒用，你表文上差落字面還是小事，上帝因你有這道奏章，在天曹日記簿上，查你的善惡。你自開解庫，爲富不仁，輕免出重兌入，水絲出足紋入，兼將解下的珠寶，但揀好的都換了自用。又凡質物值錢者，纔足了年數，就假托變賣過了，不准贖取。如此刻剝貧戶，以致肥饒，你奏章中全無悔罪之言，多是自誇之語，已命雷部於即日焚燒汝屋，蕩燬你的家私。我只爲感你一狗之惠，求寬至十日，上帝不允。再三懇告，已准到五日了。你可出個曉字，「凡五日內來贖典者免利，只收本錢。」其向來欺心，換人珠寶，贖人質物，雖然勢難吐退，發心喜捨，變賣爲修橋補路之費。有此善行，上帝必然回噴，或者收回雷部，也未可知。」嬌公初時也還有信從之意，聽說到「收回雷部，也未可知」，到不免有疑。「這風道士必然假托此內，來布施我的財物。難道雷部如此易收易放，況且掌財的人算本算利，怎肯放鬆？」口中答應，心下不以爲然。張皮雀和衆道士辭別自去了。嬌公將此話閣起不行。到第五日解庫裏火起，前堂後廳，燒做白地。第二日這些質當的人家都來討當，又不肯賠償，結起訟來，

連田地都賣了。嬌大戶一貧如洗。有人知道張皮雀會預言雷火之期，從此益敬而畏之。張皮雀在玄都觀五十餘年，後因渡錢塘江，風逆難行，張皮雀遣天將打纜，其去如飛。皮雀呵呵大笑，觸了天將之怒，爲其所擊而死。後有人於徽商家扶鸞，皮雀降筆，自稱「原是天上荀元帥，塵緣已滿，衆將請他上天歸班，非擊死也。」徽商聞真武殿之靈異，捨施千金，於殿前堆一石假山，以爲壯觀之助。這假山雖則美觀，反破了風水，從此本房道侶，更無得道者。詩云：

雷火會將典庫焚，

符驅鬼祟果然真。

玄都觀裏張皮雀，

莫道無神也有神。

爲何說這張皮雀的話？只爲一般有個人家，信了書符召將，險些兒冤害了人的性命。那人姓金名滿，也是蘇州府崑山縣人。少時讀書不就，將銀援例納了個令史，就參在本縣戶房爲吏。他原是個乖巧的人，待人接物十分克己，同役中甚是得合。做不上三四個月令史，衙門上下沒一個不喜歡他。又去結交這些門子，要他在知縣相公面前幫襯，不時請他們喫酒，又送些小物事。但遇知縣相公比較審問到夜靜更深時，他便留在家中宿歇，日逐打諢。那門子也都感激，在縣主面前雖不能用力，每事却也十分周全。時遇五月中旬，金令史知吏房要開，各吏送關庫房，思量要謀這個美缺。那庫房舊例，一吏輪管兩季，任憑縣主隨意點的。衆吏因見是個利藪，人人思想要管，屢屢縣主點來，都不肯服，却去上司具呈批准，要六房中擇家道殷實老成無過犯的，當堂拈鬮。各吏具結申報上司，若新參及役將滿者，俱不許鬮。然雖如此，其權出在吏房。但平日與吏房相厚的送些東道，他便混帳開上去，那里管新參役滿家道殷實不殷實？這叫做官清私暗。却說金名滿暗想：我雖是新參，那吏房劉令史與我甚厚，拚送些東西與他，自然送鬮的，若鬮得着，也不枉費這一片心機。倘鬮不着，却不空丟了銀子，又被人笑話。怎得一個必着之策便好？忽然想起門子王文英，他在衙門有年，甚有見識，何不尋他計較一徑走出縣來，恰好縣門口就遇着王文英道：「金阿叔忙忙的那里去？」金名滿道：「好兄弟，正來尋你說話。」王文英道：「有什麼事作成我？」金名滿道：「我與你坐了方好說。」二人來到側邊一個酒店裏坐下，金名滿一頭喫酒，一頭把要謀庫房的事，說與王文英知道。王文英說：「此事只要吏房開得上去，包在我身上，使你鬮着。」金名滿道：「吏房是不必說了，但當堂拈鬮怎麼這等把穩？」王文英附耳低言道：「只消如此如此，何難之有？」金名滿大喜，連聲稱謝：「若得如此，自當厚謝。」二人又喫了一回，起身會鈔而別。金名滿回到公廨裏買東買西，備下夜飯，請吏房令史劉雲到家，將上項事與他說知。劉雲應允，金名滿取出五兩

銀子，送與劉雲道：『些小薄禮，先送阿哥買菓吃，待事成了，再找五兩。』劉雲假意謙讓道：『自己弟兄，怎麼這樣客氣？』金滿道：『阿哥從直些罷，不嫌輕，就是阿哥的盛情了。』劉雲道：『既然如此，我權收去再處。』把銀袖了，擺出菓品看饌，二人杯來盞去，直飲至更深而散。明日，有一令史察聽了些風聲，拉了衆吏與劉雲說：『金某他是個新參，未及半年，怎麼就想要做庫房？這個定然不成的。你要開只管開，少不得要當堂稟的，恐怕連你也沒趣。那時却不要見怪！』劉雲道：『你們不要亂嚷，凡事也要通個情，就是他在衆人面上一團和氣，並無一毫不到之處，便開上去，難道就是他鬪着了？這是落得做人情的事。若去一稟，朋友面上又不好看，說起來只是我們薄情。』又一個道：『爭名爭利，顧得什麼朋友不朋友？薄情不薄情？』劉雲道：『噯，不要與人爭，只去與命爭。是這樣說，明日就是你鬪着便好；若不是你，連這幾句話也是多的，還要算長。』內中有兩個老成的，見劉雲說得有理，便道：『老劉，你的話雖是，但他恁性急了些，就是做庫房，未知是禍是福，直等結了局，方纔見得好歹？什麼正經做也罷，不做也罷，不要開爭，各人自去幹正事。』遂各散去。金滿聞得衆人有言，恐怕不穩，又去揭債，央本縣顯要士夫，寫書囑托知縣相公，說他『老成明理，家道頗裕，諸事可托。』這分明是叫把庫房與他管，但不好明言耳。話休煩絮，到拈闈這日，劉雲將應酬各吏名字，開列一單，呈與知縣相公看了。喚裏書房一樣寫下條子，又呈上看罷，命門子亂亂的總做一堆，然後唱名取闈。那捲闈傳遞的門子，便是王文英，已作下弊。金滿一手拈起，扯開，恰好正是。你道當堂拈闈，怎麼作得弊？原來劉雲開上去的名單，却從吏、戶、禮、兵、刑、工，挨次寫的。吏房也有管過的，也有役滿快的，已不在數內。金滿是戶房司吏，單上便是第一名了。那王文英捲闈的時節，已做下暗號，金滿第一個上去，拈時，却不似易如反掌！衆人那知就裏，正是：

隨你官清似水，

難逃吏滑如油。

當時衆吏見金滿鬪着，都跪下稟說：『他是個新參，尙不該開庫。况且錢糧干係，不是小事，俱要具結申報上司的。若是金滿管了庫，衆吏不敢輕易執結的。』縣主道：『既是新參，就不該開在單上了。』衆吏道：『這是吏房劉雲得了他賄賂，混開在上面的。』縣主道：『吏房既是混開，你衆人何不先來稟明，直等他鬪着了方來稟話，明明是個妬忌之意。』衆人見本官做了主，誰敢再道個不字，反討了一場沒趣。縣主落得在鄉官面上做個人情，又且當堂鬪着，更無班駁。那些衆吏雖懷妬忌，無可奈何，做好做歡的說發。金滿備了一席戲酒，方出結狀，申報上司，不在話下。且說金滿自六月初一日交盤上庫接管，就把五兩銀子謝了劉雲。那些門子因

作弊成全了他，當做恩人相看，比前愈加親密。他雖則管了庫，正在農忙之際，諸事俱停，那裏有什麼錢糧完納。到七八月裏，却又個把月不下雨，做了個秋旱。雖不至全災，却也是個半荒。鄉間人紛紛的都來告荒。知縣相公只得各處去踏勘，也沒甚大生意。眼見得這半年庫房，扯得直就勾了。時光迅速，不覺到了十一月裏，欽天監奏准本月十五日月蝕，行文天下救護。本府奉文帖下屬縣。是夜，知縣相公聚集僚屬師生僧道人等，在縣教護，舊例庫房備辦公宴，於後堂款待衆官。金滿因無人相幫，將銀教廚夫備下酒席，自己却不敢離庫。轉央劉雲及門子在席上點管酒器，支持諸事。衆官不過拜幾拜，應了故事，都到後堂飲酒。只留這些僧道在前邊打一套鑊鉢，吹一番細樂，直鬧到四更方散。剛剛收拾得完，恰又報新按院到任。縣主急忙忙下船，到府迎接。又要支持船上，往還供應，准准的一夜眼也不合。天明了，查點東西時，不見了四錠元寶。金滿自想：「昨日並不會離庫，有誰人用障眼法偷去了？」只恐怕還失落在那里，各處搜尋，那裏見個分毫。着了急，連聲叫苦道：「這般晦氣，却失了這二百兩銀子，如今把什麼來賠補？若不賠時，一定經官出醜，如何是好？」一頭叫言，一邊又重新尋起，就把這間屋翻轉來，何嘗有個影兒。慌做一堆，正沒理會。那時外邊都曉得庫裏失了銀子，盡來探問，到拌得口乾舌碎。內中單喜歡得那幾個不容他管庫的令史，一味說清話，做鬼臉，喜談樂道。正是：

幸災樂禍千人有，替力分憂半個無！

過了五六日，知縣相公接了按院，回到縣裏。金滿只得將此事稟知縣主。縣主還未開口，那幾個令史在傍邊，你一嘴，我一句道：「自己管庫沒了銀子，不去賠補，到對老爺說，難道老爺賠不成？」縣主因前番鬧庫時有些偏護了金滿，今日沒了銀子，頗有礙容。喝道：「庫中是你執掌，又沒閒人到來，怎麼沒了銀子？必竟將去闕賭花費了，在此支吾。今日饒你的打，限十日內將銀補庫，如無定然參究。」金滿氣悶悶地，走出縣來。即時尋縣中陰捕商議。江南人說陰捕，就是北方叫番子手一般。其在官有名者謂之官捕，幫手謂之白捕。金令史不拘官捕白捕，都邀過來，到酒店中喫三杯。說道：「金某今日勞動列位，非爲己私，四錠元寶尋常人家可有？不比散碎的好用，少不得敗露出來。只要列位用心，若緝訪得實，拿獲賊盜時，小子願出白金二十兩酬勞。」捕人齊答應道：「當得當得。」一日三，三日九，看看十日限足，捕人也喫了幾遍酒水，全無影響。知縣相公叫金滿問：「銀子有了麼？」金滿稟道：「小的同捕人緝訪，尙無蹤跡。」知縣喝道：「我限你十日內賠補，那等得你緝訪？」叫左右「揣下去打！」金滿叩頭求饒道：「小的願賠，只求老爺再寬十日，容變賣家私什物。」知縣准了轉限，金滿管庫，又不會趁得幾多東西，今日平白地要賠這二百兩銀子，甚費措置。家中首

飾衣服之類，盡數變賣也還不勾，身邊蓄得一婢，小名金杏，年方一十五歲，生得甚有姿色。

鼻端正，齒白唇紅，兩道秀眉，一雙嬌眼，髮似烏雲髮委地，手如尖筍肉凝脂，分明豈蕊尙含香，疑似夭桃初發蕊。

金令史平昔愛如己女，欲要把這婢子來出脫，思想再等一二年，遇個貴人公子，或小妻，或通房，嫁他出去，也討得百來兩銀子。如今忙不擇價，豈不可惜？左思右想，只得把住身的幾間房子，權解與人。將銀子湊足二百兩之數，傾成四個元寶，當堂兌准，封貯庫上。分付他「下次小心。」金令史心中好生不樂，把庫門鎖了，回到公廨裏，獨坐在門首，越想越惱。着甚來由，用了這主屈財，却不是青白晦氣！正納悶間，只見家裏小廝叫做秀童，喫得半醉，從外走來，見了家長，倒退幾步。金令史罵道：「蠢奴才家長氣悶，你到快活喫酒？我手裏沒錢使用，你到有閒錢買酒喫？」秀童道：「我見阿爹兩日氣悶，連我也不喜歡，常聽見人說酒可忘憂，身邊偶然積得幾分銀子，買杯中物來散悶。阿爹若沒錢買酒時，我還餘得有一壺酒錢在店上取來就是。」金令史喝道：「誰要你的喫？」原來蘇州有件風俗，大凡做令史的，不拘內外人都稱他爲「相公。」秀童是九歲時賣在金家的，自小撫養，今已二十餘歲，只當過繼的義男，故稱「阿爹。」那秀童要取壺酒與阿爹散悶，是一團孝順之心。誰知人心不同，到挑動了家長的一個機括，險些兒送了秀童的性命！正是：

老龜烹不爛，

移禍於枯桑。

當時秀童自進去了。金令史驀然想道：「這一夜眼也不會合，那裏有外人進來偷了去？只有秀童拿過東西，進來幾次，難道這銀子是他偷了？」又想道：「這小廝自幼跟隨奔走，甚是得力，從不見他手脚有甚毛病，如何抖然生起盜心？」又想道：「這小廝平昔好酒，凡爲盜的，都從好酒賭錢兩件上起。喫溜了口，沒處來方，見了大錠銀子，又且手邊方便，如何不愛？不然，終日買酒喫，那裏來這許多錢？」又想道：「不是他，他就要偷時，或者溜幾塊散碎銀子，這大錠元寶沒有這個力量。就偷了時，那裏出笏終不然，放在錢櫃上零支錢？少不得也露人眼目。就是拿出去時，只好一錠，還留下三錠在家，我今夜把他牀鋪搜檢一番，便知分曉。」又想道：「這也不是常法，他若果偷了這大銀，必然寄頓在家中父母處，怎肯還放在身邊？搜不着時，反惹他笑。若不是他偷的，寬了他一場，反冷了他的心腹。哦！有計了，聞得那城有個莫道人，召將斷事，吉凶如覩，見寓在玉峯寺中，何不請他來一問，以決胸中之疑。」過了一夜，次日，金滿早起，分付秀童買些香燭紙馬菓品之類，也要買些酒肉，爲謝將之用，自己卻到玉峯寺去請莫道人。卻說金令史舊鄰有

個閒漢叫做計七官，偶在街上看見秀童買了許多東西，氣忿忿的走來，問其緣故。秀童道：『說也好笑，我爹真是交了敗運，幹這樣沒正經事，二百兩銀子，已自賠去了，認了晦氣罷休，卻又聽了別人言語，請什麼道人來召將，那賊道今日鬼混，哄了些酒肉喫了，明日少不得還要索謝，成不成喫三瓶，本錢去得不爽利，又添些利錢上去，好沒要緊。七官！你想這些道人，可有真正活神仙在裏面？』
麼有這好酒好肉到把與秀童喫了，還替我爹出得些氣力。齋了這賊道的嘴，咕噪也可謝你一聲麼？』正說之間，恰好金令史從玉峯寺轉來。秀童見家長來了，自去了。金滿與計七官相見問道：『你與秀童說甚麼？』計七官也不信召將之事的，就把秀童適纔所言，述了一遍。又道：『這小廝到也有些見識。』金滿沉吟無語，那計七官也只當閒話敘過，不想又挑動了家長一個機括。

只因家長心疑，

險使童兒命喪！

金令史別了計七官，自回縣裏，腹內躊躇，這話一發可疑，他若不會偷銀子，由我召將便了，如何要他怪那個道士？口雖不言，分明是土中曲蟮滿肚泥心。少停莫道人到了，排設壇場，卻將隣家一個小學生附體。莫道人做張做智，步罡踏斗，念呪書符，小學生就舞將起來，像一個捧劍之勢，口稱『鄧將軍下壇』，其聲頗洪，不似小學生口氣。金滿見真將下降，叩首不迭，志心通陳，求判偷銀之賊。天將搖首道：『不可說，不可說。』金滿再三叩求，顛乞大將指示真盜姓名，莫道人又將靈牌施設，喝道：

鬼神無私，

明彰報應，

有印即答，

急急如令！

金滿叩之不已，天將道：『屏退閒人，吾當告汝。』其時這些令史們家人，及衙門內做公的，聞得莫道人在金家召將，做一件希奇之事，都走來看，塞做一屋。金滿好言好語都請出去了，只剩得秀童一人在傍答應。天將叫道：『還有閒人。』莫道人對金令史說：『連秀童都遣出屋外去。』天將教金滿舒出手來，金滿跪而舒其左手。天將伸指頭蘸酒在金滿手心內，寫出秀童二字，喝道：『記着。』金滿大驚，正合他心中所疑，猶恐未的，叩頭嘿祝告道：『金滿撫養秀童已十餘年，從無偷竊之行。若此銀果然是他所盜，便當嚴刑究訊。此非輕易之事。神明在上，乞再加詳察，莫隨人心，莫隨人意。』天將又蘸着酒在桌上寫出秀童二字，又向空中指畫，詳其字勢，亦此二字。金滿以為實然，更無疑矣。當下莫道人書了退符，小學生望後便倒，扶起，良久方醒。問之一無所知。金滿把謝將的三牲與莫道人散了福。只推送他一步，連夜去喚陰捕拿賊。為頭的張陰捕叫做張二哥。當下叩其所以。金令史將秀童口中所言，及天將

三遍指名之事，備細說了。連陰捕也有八九分道是。只是他緝訪來的，不去擔這千紀。推辭道：「未經到官，難以弔拷。」金滿是衙門中出入的，豈不會意，便道：「此事有我做主，與列位無涉。只要嚴刑拷，拷得真贓出來，向時所許二十兩，不敢短少分毫。」張陰捕應允，同兄弟四哥，去叫了幫手，即時隨金令史行走。此時已有起更時分。秀童收拾了堂中家伙，喫了夜飯，正提碗行燈出來迎候家主。纔出得縣門，被三、四個陰捕，將麻繩望頸上便套。不由分說，直拖至城外一箇冷舖裏來。秀童却待開口，被陰捕將鐵尺向肩胛上痛打一下，大喝道：「你幹得好事！」秀童負痛叫道：「我幹何事來？」陰捕道：「你偷庫內這四錠元寶，藏於何處？窩在那家？你家主已訪實了，把你交付我等。你快快招了，免喫痛苦。」秀童叫天叫地的哭將起來。自古道：

有理言自壯，

負屈聲必高。

秀童其實不會做賊。被陰捕如法弔拷。秀童疼痛難忍，咬牙切齒，只是不招。原來大明律一款，捕盜不許私刑弔拷。若審出真盜，解官有功。倘若不肯招認，放了去時，明日被他告官，說誣陷平民，罪當反坐。衆捕盜吊打撈夾，都已行過。見秀童不招，心下也着了慌。商議只有閻王門鉄膝褲兩件未試。閻王門是腦箍上箍眼睛內烏珠都漲出寸許，鉄膝褲是將石屑放於夾棍之內，未曾收緊，痛已異常。這是拷賊的極刑了。秀童上了腦箍，死而復蘇者數次，昏憤中承認了。醒來依舊說沒有。陰捕又要上錢膝褲。秀童忍痛不起，只得招道：「是我一時見財起意，偷來藏在姐夫李大大家床下。還不會動。」陰捕將板門撞秀童到於家中，用粥湯將息，等候天明。到金令史公廳裏來報信。此時秀童奄奄一息，爬走不動了。金令史叫了船隻，自同捕役到李大大家去起賊。李大大家住鄉間，與秀童爹娘家相去不遠。陰捕到時，李大大家不在家，嚇得秀童的姐兒面如土色，正不知甚麼緣故，開了後門，望爹娘家奔去了。陰捕走入臥房，發開床脚，看地下土實不鬆，已知虛言。金令史定要將鋤頭壘起，起土尺餘，並無一物。衆人道：「有心到這裏，萬惱一番了。」翻箱倒篋，滿屋尋一個遍，那有些影兒。金令史只得又同陰捕轉來，親去叩問秀童。秀童淚如雨下，答道：「我實不會爲盜，你們非刑弔拷，務要我招認。吾喫苦不過，又不忍妄扳他人，只得自認了說姐夫床下脏物，實是混話，毫不相干。吾自九歲時，蒙爹撫養成成人，今已二十多歲，在家未會有半點差錯。前日看見我爹費產完官，暗地心痛，又見爹信了野道，召將費錢愈加不樂。不想道爹疑到我身上。今日我只欠爹一死，更無別話。」說罷，悶絕去了。衆陰捕叫喚，方纔醒來，兀自唉唉的哭個不住。金令史心下亦覺慘然。須臾，秀童的爹娘和姐夫李大都到了，見秀童躺在板門上，七損八傷，一絲兩氣，大哭了一場，奔到縣前叫喊。知縣相公正值坐堂，問了口詞，忙差人喚金滿到

來問道：「你自不小心，失了庫內銀兩，如何通同陰捕，妄殺平人，非刑弔拷？」金滿裏道：「小的破家完庫，自然要緝訪此事，討個明白。有莫道人善於召將，天將降壇三通，寫出秀童名字，小的又見他言語可疑，所以信了。除了此奴，更無影響，小的也是出乎無奈，不是故意。」知縣也曉得他賠補得苦了，此情未知真偽，又被秀童的爹娘左翼右翼，無可奈何。此時已是臘月十八了。知縣分付道：「歲底事忙，且過了新年，初十後面，我與你親審個明白。」衆人只得都散了。金滿回家，到抱着一個鬼胎，只恐秀童死了。到留秀童的爹娘伏侍兒子，又請醫人去調治，每日大酒大肉送去將息。那秀童的爹娘，兀自哭哭啼啼絮絮叨叨的不住。正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卻說捕盜知得秀童的家屬叫喊准了，十分着忙，商議道：「我等如此縶弔，還不肯吐露真情，明日縣堂上可知他不招的。若不招時，我輩私加弔拷，罪不能免。」乃請城隍紙供於庫中，香花燈燭，每日參拜禱告，夜間就同金令史在庫裏歇宿，求一報應。金令史少不得又要破些慳在他們面上。到了除夜，知縣把庫逐一盤過，交付新庫吏掌管。金滿已脫了干紀，只有失盜事未結，同着張陰捕向新庫吏說知，「原教張二哥在庫裏安歇。」那新庫吏也是本縣人，與金令史平昔相好的，無不應允。是夜，金滿備上三牲香紙，攜到庫中，拜獻城隍老爺，就將贖物請新庫吏和張二哥同酌。三杯以後，新庫吏說家中事忙，到央金滿替他照管，自己要先別。金滿爲是大節夜，不敢強留。新庫吏將廚櫃等都檢看封鎖，又將庫門鎖鑰付與金滿，叫聲「相擾」自去了。金滿又喫了幾杯，也就起身，對張二哥說：「今夜除夜，來早是新年，多喫幾杯，做個饜夢，在下不得相陪了。」說罷，將庫門帶上落了鎖，帶了鑰匙自回。張二哥被金滿反鎖在內，嘆口氣道：「這節夜，那一家不夫婦團圓，偏我晦氣，在這裏替他們守庫。」悶上心來，只顧自篩自飲，不覺酩酊大醉，和衣而寢。睡至四更，夢見神道伸隻靴腳踢他起來道：「銀子有了，陳大爺將來放在廚櫃頂上葫蘆內了。」張陰捕夢中驚覺，慌忙爬起來，向廚櫃頂上摸個遍，那裏有什麼葫蘆？難道神道也作弄人？還是我自己心神恍惚之故？須臾之間，又睡去了。夢裏又聽得神道說：「金子在葫蘆裏面，如何不取？」張陰抽驚醒，坐在床鋪上，聽更鼓，恰好發擂。爬起來，推開窗子，微微有光，再向廚櫃上往下看時，並無些子物事。欲要去報與金令史，庫門卻又鎖着，只得又去睡了。少頃，聽得外邊人聲熱鬧，鼓樂喧闐，乃是知縣出來同衆官拜牌賀節，去文廟行香。天已將明，金滿已自將庫門上匙鑰交還新庫吏了。新庫吏開門進來，取紅紙用印，張陰捕已是等得不耐煩，急忙的戴了帽子，走出庫來，恰好知縣回縣，在那里排衙公座。那金滿已是整整齊齊，穿着公服，同衆令史站立在堂上，伺候作揖。張陰捕走

近前把他扯到旁邊說夢中神道如此如此，一連兩次，甚是奇異，特來報你。『你可查縣中有這陳大壽的名字否？』說罷。張陰捕自回家去不題。卻說金滿是日參謁過了知縣，又到庫中城隍面前磕了四個頭，回家喫了飯，也不去拜年，只在縣中稽查名姓。凡外郎書手，皂快門子，及禁子夜夫，曾在縣裏走動的，無不查到，並無陳大壽名字。整整的忙了三日，常規年節酒，都不會喫得，氣得面紅眼脹，去埋怨那張陰捕說：『張陰捕道：『我是真夢，除是神道哄我。』金滿又想起前日召將之事，那天將下臨，還沒句實話相告，況夢中之言，怎便有准說罷，丟在一邊去了。又過了兩日，是正月初五，蘇州風俗是日家家戶戶，祭獻五路大神，謂之燒利市。喫過了利市飯，方纔出門做買賣。金滿正在家中喫利市飯，忽見老門子陸有恩來拜年，叫道：『金阿叔恭喜了！有利市酒，請我喫碗。』金令更道：『兄弟，總是節物，不好特地來請得。今日來得極妙，且喫三盃。』即忙教嫂子煖一壺酒，安排些現成魚肉之類，與陸門子對酌。出話中間，陸門子道：『金阿叔偷銀子的賊，有些門路麼？』金滿搖首：『那裏有。』陸門子道：『要賊露，問陰捕，你若多許陰捕幾兩銀子，隨你飛來賊，也替你訪着了。』金滿道：『我也許過他二十兩銀子，只恨他沒本事賺我的錢。』陸門子道：『假如今日有個人緝訪得賊人真信，來報你時，你還捨得這二十兩銀子麼？』金滿道：『怎麼不肯？』陸門子道：『金阿叔，你若真個把二十兩銀子與我，我就替你拿出賊來。』金滿道：『好兄弟，你果然如此，也教我明白了這樁官司，出脫了秀童。好兄弟，你須是眼見的實，莫又做猜謎的話。』陸門子道：『我不是十分看得的實，怎敢多口？』金令更即忙脫下帽子，向簷上取下兩錢重的一根金挖耳來，遞與陸有恩道：『這件小意思，權爲信物，追出賊來，莫說有餘，就是止剩得二十兩，也都與你。』陸有恩道：『不該要金阿叔的，今日是初五，也得做兄弟的發個利市。』陸有恩是已冠的門子，就將挖耳插於網邊之內，教：『金阿叔，且關了門，與你細講。』金滿將大門閉了，兩個促膝細談。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原來陸有恩，間壁住的，也是個門子，姓胡名美，年十八歲。有個姐夫叫做盧智高。那盧智高，因死了老婆，就與小舅同住。這胡美生得齊整，多有人調戲他，到也是個本分的小廝。自從父母雙亡，全虧着姐姐拘管。一從姐姐死了，跟着姐夫，便學不出好樣，慣熟的，是那七字經兒：

賭錢，
喫酒，
養婆娘。

去年臘月下旬，陸門子一日出去了，渾家聞得間壁有斧鑿之聲。初次也不以為異。以後但是陸門子出去了，就聽得他家關門，打得一片響。陸門子回家，就住了聲。渾家到除夜，與丈夫飲酒說及此事，正不知鑿甚麼東西。陸門子有心，過了初一，自初二初三一連在家住兩日，側耳而聽，寂然無聲。到初四日，假做出門往親戚家拜節，卻遠遠站着，等間壁關門之後，悄悄地回來，藏在家裏。果聽得間壁槌鑿之聲，從壁縫裏張看，只見胡美與盧智高俱蹲在地下。胡美拿着一錠大銀，盧智高將斧敲那錠邊下來。陸門子看眼裏，晚間與二人相遇問道：『你家常常鑿什麼東西？』胡美面紅不語，盧智高道：『祖上傳下一塊好錢條，要敲斷打廚刀來用。』陸有恩暗想道：『不是那話兒是什麼？他兩個那裏來有這元寶？』當夜留在肚裏，次日料得金令史在家燒利市，所以特地來報。金滿聽了這席話，就同陸有恩來尋張二哥，不過，其夜就留陸有恩過宿。明月初六，起個早，又往張二哥家，并拉了四哥，共四個人，同到胡美家來。只見門上落鎖，沒人在內。陸門子叫渾家出來問其緣故。渾家道：『昨日聽見說要叫船往杭州進香，今早雙雙出門，恰纔去得。此時就開了船，也去不遠。四個人飛星趕去，剛剛上駟馬橋，只見小遊船上的王溜兒，在橋堍下買酒糶米。令史們時常叫他的船，都是相熟的。』王溜兒道：『金相公今日起得好早！』金令史問道：『溜兒，你趕早買酒糶米，往那裏去？』溜兒道：『托賴攬個杭州的載，要去有個把月生意。』金滿拍着肩問：『是誰？』王溜兒附耳低言道：『是胡門官同他姓盧的親眷合叫的船。』金滿道：『如今他二人可在船裏？』王溜兒道：『那盧家在船裏，胡舍還在岸上接娘子未來。』張陰捕聽說，一索先把王溜兒扣住。溜兒道：『我得何罪？』金滿道：『不干你事，只要你引我到船上就放你。』溜兒連買的酒糶的米，都寄在店上，引着四個人下橋來，八隻手準備拿賊，這正是：

閒時不學好，

今日悔應遲。

卻說盧智高在船中，靠着欄干，眼盼盼望那胡美接娘子下來同樂。卻一眼瞧見金令史，又見王溜兒頸上麻繩帶着，心頭跳動。料道有些詫異，也不顧鋪蓋，跳在岸上，捨命奔走。王溜兒指道：『那戴孝頭巾的就是姓盧的。』衆人放開腳去趕，口中只叫『盜庫的賊休走！』盧智高着了忙，跌上一交，被衆人趕上，一把拿住。也把麻繩扣頸。問道：『胡美在那裏？』盧智高道：『在娘子劉丑姐家裏。』衆人教盧智高作眼，齊奔劉丑姐家來。胡美先前聽得人說外面拿盜庫的賊打着心頭，不對娘子說，預先走了，不知去向。衆人只得拿劉丑姐去。都到張二哥家裏，搜盧智高身邊，並無一物，及搜到氈襪裏，搜出一錠禿元寶。錠邊兒都敲去了。張二哥要帶他到

城外冷鋪裏去弔拷。盧智高道：「不必用刑，我招便了。去年十一月間，我同胡美都賭極了，沒處設法。胡美對我說：『只有庫裏有許多元寶空在那里。』我教他『且拿幾個來用用。』他趁十五月蝕這夜，偷了四錠出來，每人各分二錠。因不敢出笏，只敲得錠邊使用。那一錠藏在米桶中，米上放些破衣服蓋着，還在家裏。那兩錠卻在胡美身邊。」金滿又問：「那一夜我眼也不會合，他怎麼拿得這樣即溜？」盧智高道：「胡美幾週進來，見你坐着，不好動手。那一夜閃入來，恰好你們小廝在裏面廚中取蠟燭，打翻了麻油，你起身去看，方得其便。」衆人得了口詞，也就不帶去弔拷了。此時秀童在張二哥家將息，還動彈不得。見拿着了真賊真賊，咬牙切齒的罵道：「這砍頭賊！你便盜了銀子，卻害得我好苦。如今我也沒處伸冤，只要咬下他一塊肉來，消這口氣。」便在草鋪上要爬起來，可憐那那里掙扎得動。衆人盡來安慰，勸住了他，心中轉痛，嗚嗚咽咽的啼哭。金令史十分過意不去，不覺也弔下眼淚。連忙叫人擡回家中調養，自己卻同衆人到胡美家中，打開鎖搜看。將米桶裏來傾在地上，滾出一錠滾邊的元寶來。當日衆人就帶盧智高到縣，稟明了知縣相公。知縣驗了銀子，曉得不枉，即將盧智高重責五十板，取了口詞收監。等拿獲胡美時，一同擬罪。出個廣捕文書，緝訪胡美，務在必獲。船戶王溜兒樂婦劉丑姐，原不知情，且賊物未見破散，暫時討保在外。先獲元寶二個，本當還庫，但庫銀已經金滿變產賠補，姑照給主贖例，給還金滿。這一斷，滿崑山人無有不服。正是：

國正天心順，

官清民自安。

卻說金令史領了兩個元寶回家，就在銀匠鋪裏，將銀盤開，把二八一十六兩白銀，送與陸門子，不失前言。卻將十兩送與張二哥。候獲住胡美時，還有奉謝。次日金滿候知縣出堂，叩謝。知縣有憐憫之心，深恨胡美。乃出官賞銀十兩，立限，仰捕衙緝獲。過了半年之後，張四哥偶有事到湖州雙林地方，船從蘇州婁門過去，忽見胡美在婁門塘上行走。張四哥急攏船上岸，叫道：「胡阿弟，慢走！」胡美回頭認得是陰捕忙走一步，轉灣望一個荳腐店裏頭就躲。賣荳腐的老兒，纔要聲張，胡美向兜肚者摸出雪白光亮水磨般的一錠大銀，對酒缸草蓋上一丟，說道：「容我躲過今夜時，這錠銀與你平分。」老兒貪了這錠銀子，慌忙檢過了，指一個去處，教他藏了。張四哥趕到轉灣處，不見了胡美，有個多嘴的閒漢，指點他在荳腐店裏去尋。張四哥進店問時，那老兒只推沒有。張四哥滿屋看了一周遭，果然沒有。張四哥身邊取出一塊銀子，約有三四錢重，把與老兒說道：「這小廝是崑山縣門子，盜了官庫出來的，大老爺出廣捕拿他。你若識時務時，引他出來，這幾錢銀子送你老人家買菓子喫。你若藏留，我稟知縣主，拿出去時，問你個同盜。」老兒慌

了，連銀子也不肯接，將手望上一指，你道什麼去處？

上不至天，下不至地；

躲得安穩，說出晦氣。

那老兒和媽媽兩口只住得一間屋，又做豆腐，又做白酒，狹窄沒處睡，將木頭架一個小小閣兒，恰好打個鋪兒。臨睡時把短梯爬上去，卻有一個店櫺兒隱着。胡美正躲得穩，卻被張四哥一手拖將下來，就把麻繩縛住。罵道：「害人賊，銀子藏在那里？」胡美戰戰兢兢答應道：「一錠用完了，一錠在酒缸蓋上。」老者怎敢隱瞞，於缸罅裏取出。張四哥問：「老者何姓何名？」老者懼怕，不敢答應。傍邊一個人替他答道：「此老姓陳名大壽。」張四哥點頭，便把那三四錢銀子，撒在老兒櫃上，帶了胡美，踏在船頭裏面，連夜回崑山縣來。正是：

莫道虧心事可做，惡人自有惡人磨！

此時盧智高已病死於獄中。知縣見累死了一人，心中頗慘，又令史中多有與胡美有勾搭的，都來替他金滿面前討饒。又央門子頭兒王文英來說金滿想起鬪庫的事虧他，只得把人情賣在衆人面上。稟知縣道：「盜銀雖是胡美，造謀實出姐夫，況原銀所失不多，求老爺從寬發落！」知縣將罪名都推在死者身上，只將胡美重責三十，問個徒罪，以儆後來。元寶一錠，仍給還金滿領去。金滿又將十兩銀子，謝了張四哥。張四哥因說起樹酒店老者始末，衆人各各駭然。方知去年張二哥除夜夢城隍分付：「陳大壽已將銀子放在櫺頂上葫蘆內了。」「胡者胡美，「蘆者盧智高，「陳大壽」乃老者之姓名，胡美在店櫺頂上搜出。神明之語，一字無欺，果然是：

暗室虧心，神目如電。

過了幾日，備下豬羊，擡往城隍廟中賽神酬應。金滿因思屈了秀童，受此苦楚，況此童除飲酒之外並無失德，更兼立心忠厚，死而無怨，更沒有甚麼好處酬答得他。乃改秀童名金秀，用己之姓，視如親子。將美婢金杏許他爲婚，待身體調治得強旺了，便配爲夫婦。金秀的父母俱各喜歡無言。後來金滿無子，家業就是金秀承頂。金秀也納個吏缺，人稱爲小金令史，三考滿了，仕至按察司經歷。後人有詩嘆金秀之枉，詩云：

疑人無用無疑，
耳畔休聽是與非！
凡事要憑真實見，
古今冤屈有誰知？

第十六卷 小夫人金錢贈年少

誰言今古事難窮？
大抵榮枯總是空；
算得生前隨分過，
爭如雲外指溟鴻！

暗添雪色眉根白，
旋落花光臉上紅。
惆悵淒涼兩回首，
暮林蕭索起悲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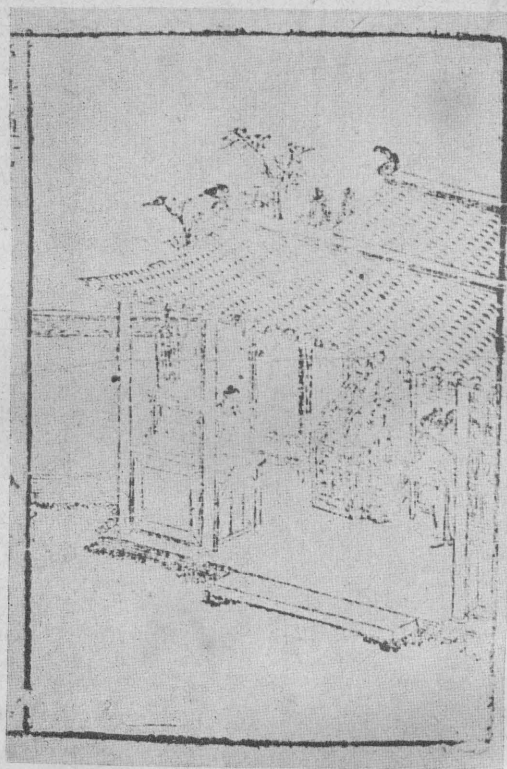
這八句詩乃西川成都府華陽縣王處厚，年紀將及六旬，把鏡照面，見鬚髮有幾根白的，有感而作。世上之物，少則有壯，壯則有老，老之常理，人人都免不得的。原來諸物都是先白後黑，惟有鬚髮卻是先黑後白。又有戴花劉使君，對鏡中見這頭髮斑白，曾作醉亭樓詞：

平生性格，隨分好些春色，沉醉戀花陌。雖然年老心未老，滿頭花壓巾帽側。髮如霜，鬚似雪，自嗟惻！幾個相知勸我染，幾個相知勸我摘，染摘有何益！當初怕作短命鬼，如今已過中年客。且留些，粧晚景，儘教白。

如今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有個員外年踰六旬，鬚髮幡然。只因不伏老，兀自貪色，蕩散了一個家計，幾乎做了失鄉之鬼。這員外姓甚名誰，卻做甚麼事來？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
事繫人心早晚休。

話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身子裏一個開線鋪的員外張士廉。年過六旬，媽媽死後，孑然一身，並無兒女。家有十萬貲財，用兩個



張管志誠脫奇禍
(第六十卷)

主管營運。張員外忽一日拍胸長嘆，對二人說：『我許大年紀，無兒無女，要十萬家財何用？』二人曰：『員外何不取房娘子，生得一男半女，也不絕了香火。』員外甚喜，差人隨即喚張媒、李媒前來。這兩個媒人端的是：

開言成匹配，舉口合姻緣。醫世上，願隻鸞，孤管宇，宙單眠，獨宿。傳言玉女，用機關把臂拖來；待案金童，下說詞攔腰抱住。調啜織女，害相思，引得嫦娥離月殿。

員外道：『我因無子，相煩你二人說親。』張媒口中不道，心下思量道：『大伯子許多年紀，如今說親，說甚麼人是得？教我怎地應他？』則見李媒把張媒推一推，便道：『容易。』臨行，又叫住了道：『我有三句話。』只因說出這三句話來，教員外：

青雲有路，番爲苦楚之人；白骨無墳，化作失鄉之鬼。

媒人道：『不知員外意下何如？』張員外道：『有三件事，說與你兩人。第一件，要一個人材出衆，好模好樣的；第二件，要門戶相當；第三件，我家下有十萬貫家財，須着個有十萬貫房奩的親來對付我。』兩個媒人肚裏暗笑，口中胡亂答應道：『這三件事都容易。』當下相辭員外自去。張媒在路上與李媒商議道：『若說得這頭親事成，也有百十貫錢擺。只是員外說的話太不着人，有那三件事的他不去，嫌個年少郎君，卻肯隨你這老頭子，偏你這幾根白鬚鬚是沙糖拌的。』李媒道：『我有一頭到也湊巧，人材出衆，門戶相當。』張媒道：『是誰家？』李媒云：『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小夫人。王招宣初娶時，十分寵幸，後來只爲一句話破綻些，失了主人之心，情愿白自裏把與人，只要個有門風的便肯。隨身房計少也有幾萬貫，只怕年紀忒小些。』張媒道：『不忒小的忒小，還嫌老的忒老，這頭親張員外怕不中意，只是嫌兒心下必然不美。如今對離兒說，把張家年紀瞞過了一二十年，兩邊就差不多了。』李媒道：『明日是個和合日，我同你先到張宅講定財禮，隨到王招宣府一說便成。』是晚各歸無話。次日，二媒約會了，雙雙的到張員外宅裏說：『昨日員外分付的三件事，老媳尋得一頭親，難得恁般湊巧。第一件，人材十足；第二件，是王招宣府裏出來，有名聲的；第三件，十萬貫房奩，則怕員外嫌他年小。』張員外問道：『卻幾歲？』張媒應道：『小如員外三四十歲。』張員外滿臉堆笑道：『全仗作成則個。』話休絮煩，當下兩邊俱說允了，少不得行財納禮，餞鷹已畢，花燭成親。次早參拜家堂，張員外穿紫羅衫，新頭巾，新靴新襪。這小夫人着乾紅銷金大袖團花霞帔，銷金蓋頭，生得：

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殊麗肌膚嫩玉生光。說不盡萬種妖嬈，畫不出千般豔冶。何須楚峽雲飛過，便是蓬萊殿裏人。

張員外從下至上看過，暗暗地喝采。小夫人揚起蓋頭，看見員外鬚眉皓白，暗暗地叫苦。花燭夜過了，張員外心下喜歡，小夫人心下不樂。過了月餘，只見一人相揖道：「今日是員外生辰，小道送疏在此。」原來員外但遇初一、月半、本命生辰，須有道疏。那時小夫人閒疏看時，撲簌簌兩行淚下，見這員外年已六十，埋怨兩個媒人將我誤了。看那張員外時，這幾日又添了四五件在身上。

腰便添疼，

眼便添淚，

耳便添聾，

鼻便添涕。

一日，員外對小夫人道：「出外薄幹，夫人耐靜。」小夫人只得應道：「員外早去早歸。」說了，員外自出去。小夫人自思量：我恁地一個人，許多房奩，卻嫁一個白鬚老子，心上正煩惱。身邊立着從嫁道：「夫人今日何不門首看街消遣？」小夫人聽說，便同養娘到外邊來看。這張員外門首，是胭脂絨線鋪，兩壁裝着廚櫃，當中一片紫絹沿邊簾子。養娘放下簾鈎，垂下簾子，門前兩個主管，一個李慶，五十來歲，一個張勝，年紀三十來歲，二人見放下簾子，問道：「爲甚麼？」養娘道：「夫人出來看街。」兩個主管躬身在簾子前參見，小夫人在簾子底下敲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說不得數句言語，教張勝惹場煩惱。

遠如沙漠，何殊沒底滄溟。重若丘山，難比無窮秦華。

小夫人先叫李主管問道：「在員外宅裏多少年了？」李主管道：「李慶在此二十餘年。」夫人道：「員外尋常照管你也不會？」李主管道：「一飲一啄，皆出員外。」卻問張主管，張主管道：「張勝從先父在員外宅裏二十餘年，張勝隨着先父便趨事員外，如今也有十餘年。」小夫人問道：「員外曾管顧你麼？」張勝道：「舉家衣食，皆出員外所賜。」小夫人道：「主管少待。」小夫人折身進去不多時，遞些物與李主管，把袖包手來接，躬身謝了。小夫人卻叫張主管道：「終不成與了他不與你？這物件雖不直錢，也有好處。」張主管也依李主管接取，躬身謝了。小夫人又看了一回，自入去。兩個主管各自出門前支持買賣。原來李主管得的是十文銀錢，張主管得的卻是十文金錢。當時張主管也不知道李主管得的是銀錢，李主管也不知道張主管得的是金錢。當日天色已晚，但見：

野煙四合，宿鳥歸林，佳人秉燭歸房，路上行人投店。漁父負魚歸竹徑，牧童騎犢返孤村。

當日晚算了帳目，把文簿呈張員外，今日賣幾文，買幾文，人上欠幾文，都僉押了。原來兩個主管，各輪一日在鋪中當直，其日卻好正輪着張主管值宿，門外面一間小房，點着一盞燈。張主管閒坐半晌，安排歇息。則聽得有人來敲門。張主管聽得，問道：「是誰？」

應道：「你則開門，卻說與你。」張主管開了房門。那人踰牆入來，問：「身已在燈光背後。」張主管看時，是個婦人。張主管喫了一驚，慌忙道：「小娘子，你這早晚來有甚事？」那婦人應道：「我不是私來。早間與你物事的教我來。」張主管道：「小夫人與我十文金錢，想是教你來討還？」那婦女道：「你不理會得，李主管得的是銀錢。如今小夫人又教把一件物來與你。」只見那婦人背上取下一包衣裳，打開來看道：「這幾件把與你穿的，又有幾件婦女的衣服把與你娘。」只見婦女留下衣服，作別出門，復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到忘了。」又向衣袖裏取出一錠五十兩大銀，撇了自去。當夜張勝無故得了許多東西，不明不白，一夜不會睡着。明日早起來，張主管開了店門，依舊做買賣。等得李主管到了，將鋪面交割與他。張勝自歸到家中，拿出衣服銀子與娘看，娘問：「這物事那裏來的？」張主管把夜來的話，一一說與娘知。婆婆聽得說道：「孩兒，小夫人他把金錢與你，又把衣服銀子與你，卻是甚麼意思？娘如今六十已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爺，便滿眼只看你，若是你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日便不要去。」這張主管是個本分之人，況又是個孝順的，聽見娘說，便不往鋪裏去。張員外見他不去，使人來叫，問道：「如何主管不來？」婆婆應道：「孩兒感些風寒，這幾日身子不快，來不得。傳語員外得知，一好便來。」又過了幾日，李主管見他不來，自來叫道：「張主管如何不來？鋪中沒人相幫。」老娘只是推身子不快，這兩日反重。李主管自去。張員外三五遍使人來叫，做娘的只是說未得好。張員外見三回五次叫他來，猜道：「必是別有去處。」張勝自在家中，時光迅速，日月如梭，捱指之間，在家中早過了一月有餘。道不得「坐喫山崩」。雖然得這小夫人許多物事，那一錠大銀子，容易不敢出笏，衣裳又不好變賣，不去營運，日來月往，手內使得沒了。卻來問娘道：「不教兒子去，張員外宅裏去，聞了經紀，如今在家中，日逐盤費如何措置？」那婆婆聽得說，用手一指，指着屋樑上道：「孩兒你見也不見？」張勝看時，原來屋樑上掛着一個包，取將下來道：「你爺養得你這等大，則是這件物事身上。」打開紙包看時，是個花榜榜兒。婆婆道：「你如今依先做這道路，習爺的生意，賣些胭脂絨線。」當日時遇元宵，張勝道：「今日元宵夜，端門下放燈。」便問娘道：「兒子欲去看燈，則個。」娘道：「孩兒你許多時不行這條路，如今去端門看燈，從張員外門前過，又去惹是非。」張勝道：「是人都去看燈，說道：『今年好燈，』兒子去去便歸，不從張員外門前過便了。」娘道：「要去看燈不妨，則是你自己去，看不得，同一個相識做伴去纔好。」張勝道：「我

與王二哥同去。』娘道：『你兩個去看不妨，第一莫得喫酒！第二同去同回！』分付了，兩個來端門下看燈，正撞着當時賜御酒撒金錢，好熱鬧。王二哥道：『這裏難看燈，一來我們身小力怯，着甚來由喫挨喫擰？不如去一處看，那裏也抓縛着一座鰲山。』張勝問道：『在那裏？』王二哥道：『你到不知，王招宣府裏抓縛着小鰲山，今夜也放燈。』兩個便復身回來，卻到王招宣府前。原來人又熱鬧似端門下。就府門前不見了王二哥，張勝只叫得聲苦！『卻是怎地歸去？臨出門時，我娘分付道：「你兩個同去同回」，如何不見了王二哥，只我先到屋裏，我娘便不焦躁！若是王二哥先回，我娘定道我那裏去？』當夜看不得那燈，獨自一個行來行去。猛省道：『前面是我那舊主人張員外宅裏，每年到元宵夜，嶺浪線鋪，添許多煙火，今日想他也未收燈。』迤邐信步行到張員外門前，張勝喫驚，只見張員外家門便開着，十字兩條竹竿，縛着皮革底釘住一碗泡燈。照着門上一張手榜貼在。張勝看了，謔得目瞪口呆，罔知所措。張勝去這燈光之下，看這手榜上寫着道：『開封府左軍巡院，勘到百姓張士廉，爲不合……』方纔讀到不合三個字，兀自不知道因甚罪？則見燈籠底下，一人喝聲道：『你好大膽，來這裏看甚的！』張主管喫了一驚，拽開脚步便走。那喝的人大踏步趕將來，叫道：『是甚麼人，直恁大膽！夜晚間，看這榜做甚麼？』謔得張勝便走。漸次間，行到巷口，待要輻轡歸去，相次二更，見一輪明月，正照着當空。正行之間，一個人從後面趕將來，叫道：『張主管有人請你。』張勝回頭看時，是一個酒博士。張勝道：『想是王二哥在巷口等我，置些酒喫歸去，恰也好。』同這酒博士到店內，隨上樓梯。到一個閣兒前面，量酒道：『在這裏，』掀開簾兒，張主管看見一個婦女，身上衣服不堪齊整，頭上鬢鬆，正是：

烏雲不整，唯思昔日豪華，粉淚頻飄，爲憶當年富貴。秋夜月，蒙雲籠罩，牡丹花被土沉埋。

這婦女叫：『張主管是我請你。』張主管看了一看，雖有些面熟，卻想不起。這婦女道：『張主管如何不認得我？我便是小夫人。』張主管道：『小夫人如何在這裏？』夫人道：『一言難盡。』張勝問：『夫人如何恁地？』小夫人道：『不合信媒人口，嫁了張員外。原來張員外因燒假銀事犯，把張員外縛去左軍巡院裏去。至今不知下落。家計并許多房產，都封估了。我如今一身無所歸着，特地投奔你。你看我平昔之面，留我家中住幾時則個。』張勝道：『使不得，第一家中母親嚴謹，第二道不得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要來張勝家中，斷然使不得。』小夫人聽得道：『你將爲常言俗語道：「呼蛇容易遣蛇難」，怕日久歲深盤費重大。我教你看，』用手去懷裏提出件物來：

聞鐘始覺山藏寺 傍岸方知水隔村。

小夫人將一串一百零八顆西珠數珠，顆顆大如雞豈子，明光燦爛。張勝見了，喝采道：『有眼不會見這寶物！』小夫人道：『許多房奩，盡被官府籍沒了，則藏得這物。你若肯留在家中，慢慢把這件寶物逐顆去賣，儘可過日。』張主管聽得，正是：

歸去只愁紅日晚，思量猶恐馬行遲。

橫財粉粉歌樓酒，誰爲三般這不迷？

當日張勝道：『小夫人要來張勝家中，也得我娘肯時方可。』小夫人道：『和你同去問婆婆。我只在對門人家等回報。』張勝回到家中，將前後事情逐一對娘說了一遍。婆婆是個老人家，心慈，聽說如此落難，連聲叫道：『苦惱，苦惱！小夫人在那裏？』張勝道：『見在對門等。』婆婆道：『請相見！』相見禮畢，小夫人把適來說的話，從頭細說一遍。如今都無親戚投奔，特來見婆婆，望乞容留。婆婆聽得說道：『夫人暫住數日不妨，只怕家寒怠慢，思量別的親戚再去投奔。』小夫人便從懷裏取出數珠遞與婆婆。燈光下婆婆看見，就留小夫人在家住。小夫人道：『來日剪顆來貨賣，開起胭脂絨線鋪，門前掛着花榜榜兒爲記。』張勝道：『有這件寶物，胡亂賣動，便是若干錢。況且五十兩一錠大銀未動，正好收買貨物。』張勝自從開店，接了張員外一路買賣，其時人喚張勝做小張員外。小夫人屢次來纏張勝，張勝心堅似鐵，只以主母相待，並不及亂。當時清明節候，怎見得：

清明何處不生煙？ 郊外微風掛紙錢。

人笑人歌芳草地， 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蠻語， 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板， 綵絲搖曳學飛仙。

滿城人都出去金明池遊玩，張小員外也出去遊玩。到晚回來，卻待入萬勝門，則聽得後面一人叫『張主管』。當時張勝自思道：『如今人都叫我做小張員外，甚人叫我主管？』回頭看時，卻是舊主人張員外。張勝看張員外面上刺着四字金印，蓬頭垢面，衣服不整齊，即時邀入酒店裏，一個穩便閑兒坐下。張勝問道：『主人緣何如此狼狽？』張員外道：『不合成了這頭親事，小夫人原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今年正月初一日，小夫人自在籠兒裏看街，只見一個安童托着盒兒打從面前過去。小夫人叫住問道：『府中

近日有甚事說？」安童道：「府裏別無甚事，則是前日王招宣尋一串一百單八顆西珠數珠不見，帶累得一府的人，沒一個不喫罪責。」小夫人聽得說，臉上或青或紅。小安童自去。不多時二三十人來家，把他房奩和我的家私，都搬將去。便捉我下左軍巡院拷問，要這一百單八顆數珠。我從不會見，回說「沒有」，將我打一頓毒棒，拘禁在監。到虧當日小夫人入去房裏自吊身死。官司沒決撒，把我斷了。則是一事，至今日那一串一百單八顆數珠，不知下落。」張勝聞言，心下自思道：「小夫人也在我家裏，數珠也在我家裏，早剪動幾顆了。」甚是悼感。勸了張員外些酒食，相別了。張勝沿路思量道：「好是惑人！」回到家中，見小夫人，張勝一步退一步道：「告夫人，饒了張勝性命！」小夫人問道：「怎恁地說？」張勝把適來大張員外說的話說了一遍。小夫人聽得道：「卻不作怪，你看我身上衣裳有縫，一聲高似一聲，你豈不理會得。他道我在你這裏，故意說這話教你不留我。」張勝道：「你也說得是。」又過了數日，只聽得外面道：「有人尋小員外！」張勝出來迎接，便是大張員外。張勝心中道：「家裏小夫人使出來相見，是人是鬼，便明白了。」教養娘請「小夫人出來。」養娘入去，只沒尋討處，不見了小夫人。當時小員外既知小夫人真個是鬼，只得將前面事，一一告與大張員外。問道：「這串數珠卻在那裏？」張勝去房中取出，大張員外叫張勝同來王招宣府中說，將數珠交納，其餘剪去數顆，將錢取贖訖。王招宣贖免張士廉罪，將家私給還，仍舊開胭脂絨線鋪。大張員外仍請天慶觀道士做醮，追薦小夫人。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張勝的心，死後猶然相從。虧殺張勝立心至誠，到底不會有染，所以不受其禍，超然無累。如今財色迷人者，紛紛皆是，如張勝者，萬中無一。有詩贊云：

誰不貪財不愛淫？

始終難染正人心。

少年得似張主管，

鬼禍人非兩不侵！

西調選

清 羅松窗撰 鄭振鐸選

大瘦腰肢

瘦腰肢怕到深秋！奴本是女嬌娥，又不是男兒漢，爲何衾枕孤單獨自臥，長夜淒淒難消磨？

起來時獨自坐，軟切切厭食懶寢，萬種淒涼，萬種淒涼，有誰人孤栖似我！怎當得枕冷衾薄？

穿窗月，移花倒影，怕見花生寂寞，增新恨，把舊愁來勾起。怎知俺感嘆還多，睡不甯占一課。爲多才待奴占一課。欲待要把金錢卜，怎奈參不破。惟有四野蛩聲絮叨叨，幾番催促的我好夢兒也難得。

哎，冤家！也是我前生無會作功德，到今生纔遇薄情客。哎，怨薄倖！因何美景良宵貪歡樂？與人家夫妻們偕老，一對對著錦穿羅。哎呀，留下這相思，害的我心熱如火，不由人錯把瑤琴當作枕。繞迴廊散悶則個，繞迴廊散悶則個。無情趣，愁聽鶯禽語話兒多。他笑我把時光錯，光陰過。他在耳邊扇饒舌，他還在耳邊扇

饒舌，叫得奴蓮步兒也難挪。

手托香腮，聽一番天邊雁過喚長空。他嗽着我到老來時有甚麼結果，聲聲能曉意，故意把人魔。他憐我把良宵皆虛度！

纔知美良宵皆錯過，恨巫山，恨巫山，遠隔陽台。苦了麼，念幾聲南無佛，多咀多薩波呵的般若波羅。念幾聲彌陀，喚一聲媒婆；念幾聲阿彌陀佛，哎，淚珠兒染遍香羅，染遍香羅。哎，天哪！叫一聲沒奈何，教我也無計奈何！

鵲橋

佳會年年無了期，

碧空雲弄無窮巧，

觸景感懷盟伉儷，

言一回 日生長殿，

七月七

人間天上總情癡。

銀漢秋生別樣姿。

焚香設誓慰相思。

夜半無人私語時。

溫泉水滑洗凝脂，

從今後 宴無閒暇，

承權侍

行樂時 花朝月夕，

真不負 這一晚雨 生羅袂，

忙吩咐長 備乞巧，

生殿上預

永新念奴攬貴體，

見一行 遮障路，

冷凄凄 鈎垂碧落，

新月如 一路兒衆星 生殿，

捧月來至長

寶 籠煙金盆種豆，
鼎 琥珀杯 凝金翡翠，
綠酒光 燈照九華燒綠蠟。

楊太真 承恩澤時。

始是新 合明皇似交 目魚。

頸的鸞鷲比 從遊處 翠輦香車。

也難離 猛想起今夕 佳期。

是七夕天上 不多時宮 案已齊。

人跪稟香 對對 繞鳳沼龍池。

宮人 一叢叢 淡惹宮衣。

花香濃 望長河 影兩迷離。

星光雲 見 筵已設在丹墀。

羅列着瓜 粉香脂。

果還有膩 水晶瓶 展碧琉璃。

鮮花招 針穿七孔繫紅絲。

道娘娘行 香盡體，

至案前拈 暗祝告弟子玉 縷，

瓊製心香一 既爲天上長夫婦，

玉環自受君王寵，

定情時 骨賜金 釵與鈿盒，

都只爲裴 家妹子曲 江侍安，

一時尚微露嬌 嗔不料天顏震 怒，

出宮碑 斷髮酬 君蒙復召，

願只願 緣長久定，

釵盒情 正祝告宮女驚 了，

訝說萬歲爺到 連 萬歲，明皇攬起。

呼 貴妃說：今乃 乞巧。 七夕向天孫。

那起拜問恰似 輕風搖曳綠楊 枝。

祝告天孫河鼓知。

當作人間風月司。

感殊恩似水 流不盡山重 難移。

取意在釵 不雙分盒 不單離。

也非是奴家妬，只因 感君恩重我大情癡。

被譴責 上林難 借一枝樓。

薄而今更 加寵幸尤 勝當時。

再莫使秋 風扇冷雨 斷雲迷。

貴妃起 軀把禮施。

忙轉嬌 說：妃子呀，在花下 張筵是甚麼禮儀。

明皇說：卿已巧奪天 工何必勝告神祇。

貴妃含笑說悼愧，

又命太監暫迴避：

宮娥

想牛女隔年一會，

斷銀河一

雖是天賜的佳期，

爭奈相逢纔半刻，

貴妃說：言及雙

星使妾凄然欲

泣，

明皇說：何垂淚語？

如子因

雖然是一年一

度却是天長地

久，

明皇說：夫妻美滿

好端端

休羨他仙耦長

生到底離多會

少，

月花天輕歌慢舞，

貴妃說：身宮無比，

受君恩六

恐將來花春去也，

流水落

明皇吩咐移座階墀。

朕與卿並坐，細看雙期？

星怎樣了這密約幽

期？

這

相

恨鷓鴣

鳴

冷又分離。

雲寒露

嘆女牛

緒少人知。

幽情苦

貴妃說：我羨他

妻。

們天上是好夫

妾與陛下

月缺時。

怕有花殘

却因何無

樣言詞？

故說出這

怎如偕

暮永相依。

朝朝暮

賞

樂事盡致淋漓。

心

眼

寵管臣妾無遺。

前

人間非

義斷恩移。

天上怕

這娘娘酒羅衫袖，

說：非是怕陛下情

疎只恐奴的命薄，

明皇

舉袖

與太真拭淚，

這

恩情焉能更改？

貴妃說：既

濃若此，

楊太真話至其

語，

間他又含悲不

貴妃說：要在

盟約，

雙星之下求

明皇喜說：對景逢

時正好焚香設誓

攜手至案前天

子躬身貴妃萬

福，

我唐天子李

降基合玉環

楊氏，

若負此盟忘此約，

在天願為比翼鳥，

纏香肩嬌捻龍衣。

倘若失了恩哪，或

長門空泣斷腸詞！

說：妃子呀，

莫胡疑。

休得過慮

從今後燈前月下

影兒似的不相離。

趁這

渡鵲橋時。

雙星恰

明皇說：你有甚

麼衷腸快向我

題。

終身

妾謹守堅持。

一語

朕合卿

今宵盟

定百年期。

明皇說：雙

星在上乞

納盟詞。

願生

世世永為夫妻。

自有雙星上鑒之。

在地願為連理枝。

又同聲兒道：
天長地久有時盡，

雙雙
祝罷 見銀河耿耿，

出塞

羣山萬壑赴荆門，

一去紫臺連朔漠，

畫圖省識春風面，

千載琵琶作胡語，

傷心千古斷腸文，

南國佳人飄雉尾，

宮車掩淚空回首，

今日還非胡地妾，

風霜不管胭脂面，

幸有聰明知大義，

爲救蒼生離水火，

殘香賸粉人一個，

此恨綿綿無絕期。

星光
兒明 滅人意遲遲。

生長明妃尚有村。

獨留青塚向黃昏。

環珮空歸夜月魂。

分明怨恨曲中論。

最是明妃出雁門。

北番戎服嫁昭君。

獵馬出關也斷魂。

昨已不是漢宮人。

沙漠安知錦繡春。

敢將顏色繫終身。

甘教薄命葬煙塵。

野地荒煙雁幾羣。

自嘆說：場多白骨，

到處沙 俯等是 俠氣雄 心真壯士，

我嘆爾白骨 草地，

縱橫在這荒 爲其麼 爾嘆奴 家奴嘆爾？

爲國 精忠 是臣子的事，

莫向黃昏哭鬼火，

伸自神而屈自鬼，

休嫌風雪胡天地，

這佳人想念 康否？ 夢娘不知安

大略著也 模糊了兒 的面貌，

一自孩兒歸內院，

實指望 春壓六院， 二八青

又誰知 妾弔英魂。

今朝小 偏遇奴 斷腸流 淚苦昭君。

爾嘆奴 一身流 落莽乾坤。

只因都是漢家臣。

封妻蔭子聖皇恩。

須從白日傲精魂。

況爾等 盡是英 雄俠義人。

自有鶯花故國墳。

也是蒼 蒼白髮 六旬的人。

可空對我的朱門。

但從魂夢見雙親。

三千寵愛在一身。

萬兩黃金充小妾，
又誰知一十八歲，
朝去國纔，
蓮娘娘，
命取琵琶彈馬上，
斷腸商，
彈的是，
調湘妃怨，
君王雨露霑天下，
自恃容顏羞行賄，
妾也不怨毛延壽，
身也不好，
事纒折，
了奴的福，
只因我，
父母堂，
前缺孝道，
無的斷送毛延壽，
故的斷送毛延壽，
這如今一，
誰來問！
身柔弱有，
奴本是，
守禮讀，
書節烈女，

千方白璧慰親心。
萬里投荒二九春。
眼望南朝兩淚淋。
唱的是，
心故國音。
勸耳傷，
並非獨吝在昭君。
也非愛小省黃金。
都爲我前世的昭君，
是造了孽的人。
可誰來是自己尋。
君王座下少忠心。
總死胡那，
怨的魂。
也是結了，
天哪教我走，
投無路進退，
無門！
此身已是漢宮人。

豈肯失身於草莽！
憶君王臨，
奴分手，
別不忍與，
哭瀟了，
龍袖還，
措奴的淚，
這而今，
草煙千里，
茫茫野，
數圍毡帳連牛廠，
回頭盡是歸家路，
向晚來，
婆爲妾伴，
胡女番，
這一日，
傍碑一統，
忽見道，
看罷低頭一聲嘆，

上 任

難道說就，
舊主恩？
不念南朝，
龍目紛紛兩淚淋。
口，
卿卿莫怨寡人！
喚，
渺渺荒沙日一輪。
幾個胡兒牧馬羣。
滿目徒消去國魂。
那渾身，
就熏死人。
惹氣吹，
孃孃駐馬看碑文。
呀，原來是，
李廣墳！
飛虎將軍，
大宋，
書生才貌金，
有個，
名喚張孝祥，
墜了建康，
府的知府，
年方二十三。

獨帶個小僮兒，
香劍飄零來上

這一日到得通

江橋下把船灣

住，

行無

數里，見座松雲觀，

主僕步入松雲觀，

張孝祥上前見禮，

觀主望雲堂裏讓

觀主說：尊

公尊姓尊

公何往

久慕

仙都來瞻仰勝境，

敢

問觀主仙鄉貴姓

話未完見三十三

天天上神仙臨下

界

見他頭戴七

星冠身披紫霞服，

觀主說：禮與尊客

妙常見

說：相

公何往尊名上姓

他闖的是訪名山

閒尋勝水

獨帶僮兒登了岸

值八月秋風紅葉天

真果是陰上下連

雲影松

見個老道姑手執羅杖兒

把台階上的茶葉棍兒翻

小道姑獻茶已畢

然後撤去了杯盤

孝祥改說：小生何

通甫愛問山尋山

我的這性情雖懶

惰，却喜問道求元

觀主說：家本姓潘

小道俗

魂已渺只疑七十二

洞洞中的玉女降塵

凡

腰繫皂絲織足登

朱雲履行步可人憐

陳姑見禮畢，他杏

臉微紅兩靨著言

孝祥改說：小生何

通甫愛結山水緣

久慕

尊師來瞻仰仙觀，

妙常說：我失陪了

立起

書生

暗讚：好個佳人也

向觀主說：纔來這

位是那房的觀主

孝祥說：師門弟子

敢是仙

觀主說：小

徒性傲喫

虧了左

住在東

廊頭所

無人來往

幾番幾次辭知客

只得誇他諸事

多能教他好替

我

也似君一

心只在山

光水色

因此

遊人齊讚賞

說著，命

蒙師等若不棄

寒酸我暫住幾

天

我觀中事情

兒繁瑣暫別

尊顏

可惜了兒的身

子偏愛作個神

仙

觀主說：他是觀

中知客事情兒

繁

清規嚴肅禮當然

倒是條

天生慈

善好心田

喜的是

的是清閒

詩畫愛

無人

他只是嫌煩

代替

他纔十九歲把

擔

一觀千金擲子

到晚來琴韻

棋聲往人耳

內躡

說：又得浮生半日閒

打掃閒房一兩間

書生致謝承厚意，

命儻兒 霧諸事畢，

安設行 迴廊下，

這書生晚 來散步在

打聽得是 於月下，

知客彈琴 猛斷

琴絃 妙常說：好怪！

小生順 此琴音至。

推琴 說：相公請進，

立起 說：相公請進，

孝祥說：仙子 幾歲，

鶴齡你纔十 幾歲，

妙常說：誰有個工 夫兒呢真也就可

孝祥說：豈但國手 竟是古今的妙指

夜深也驚 生告退，

勳仙娥小 送

相 出門，孝祥別去，

令小生 當另眼看。何以克

一輪秋月兒已挂 在松梢似明鏡圓。

忽聽得 派好凄然。

琴音一 偷看處

陳姑鼓 弄在花前。

必有生 在門外邊。

耳私聽 妙常說：尊客

妙常說：尊客 失言。

休嘆我偶爾 讓坐喫茶禮數全。

指頭兒上撥弄 的音聲溜溜兒

不過是背影兒胡摸 呀我是信着手兒彈

這琴中的好 處豈容小子

妙常說明 來談談。

朝無事再 房

思想楞了半天。

說世 有這般妖怪！

間寬 我張孝祥空在人

間活了二十三歲 我何不粉

壁題詩將 他打動？

題的是 星斗當

清風細送佳音至， 落款是

子何通甫。 次 妙常着人來請

早 妙常說：今早看 黃花見廊兒下

句， 望相公體量我 無知也胡詞幾

句， 念的是清靜堂 前不捲簾，其幽

然， 靜坐雲 伴一爐煙。

堂誰是 孝祥聽罷忙告退，

他的顏色 撩人使人

情妾牽 竟不知他是誰家的

令婢好個絕代紅顏 忙攜筆硯到廊前。

何人月下理琴彈？ 一縷魂牽清靜緣。

房 思想一夜無眠。 二 相會在靜秋軒。

多 蒙過獎小道羞慚。 嬌吐鶯聲念詩聯。

閑花野 草漫連 天，莫胡言。

閒來窗 下理琴 絃，小神仙。

妙常說： 語冒 犯望容寬。

四

選

1997

7

假何生
別了陳
姑辭觀主

藏舟三圖

孝女歸途滿目秋

殘山賸水斜陽裏

忽見長江攔去路

太子驚慌連叫苦

高聲兒喚說：船上
有人麼！快來渡我

孤今必落賊人手

我高皇
劍斬白蛇垂統緒

嘆孫兒
一身流落風塵恨

忽轉念說：孤何
不藏躲？在船兒
上

沒意思
登舟上
任暫休官

儲君去國一天愁

斷梗飄蓬古道頭

暗驚野渡少橫舟

見箇繩頭兒蘆花
中透漏一隻小舟浮

天哪！無人答
應敢是一隻空舟

萬里山河一旦休

邛蕩威名二百秋

誰想到此地今朝
是我劉蒜的盡頭

等待梢公好渡舟？

忙拽纜登
船撥入蘆花深處

舵兒裏淨搭漁網

太子說：原
來是個漁船兒也

這船兒上莫
非有個漁娘兒也？

孤何不掀
把簾兒偷看一看？

曾見畫兒上
青衫最配漁籃子

簑笠兒飄
然世外從容的狠

小儲君
舟多與致

觀看漁
身子兒長成的瘦

直柳柳兒兒
的瘦

口角
兒含悲聲氣兒啞

弱體兒蓮
步風吹似楊柳醉

向江邊
徘徊不語一聲嘆

見船梢
兒雖小到也清幽

篷兒蕭條挂鈎

角兒！
吹怎麼又有箇
繡花兒的小枕頭？

呀！
亂作怪！蚊帳子
上面還是箇玉鈎

香氣撲人好肉頭

體態鋒稜冷似秋

籠鳥雲
一條素帕傲紅樓

見個女孩兒精細
的腰兒略挽了挽頭

眉頭兒
綻就細條條兒愁

指頭
兒細嫩把眼皮兒揉

俏麗兒淚
珠兒滴落海棠秋

呆獸獸兩
箇驚人的杏子眸

鳥飛覓見
船兒撥入 蘆花內，

忙閃秋波船上，看

佳人

驚訝：這是何人也？

欺負奴魚舟

兒孤另漁娘

兒小，

低聲兒罵：一個書

生家也有賊星照

我個捕魚兒秋江

受罪的個黃花女

你漂巴巴兒的

溜到我這船兒

玷辱你那頭

方巾在頭兒

上戴！

太子說：是偷兒也

小生非

我乃天

涯逃難子

鳥飛霞

緊繃緊 眉喝聲哇，

你是男來奴是女

大驚道：何人
至此動我的 漁舟？

見個小書生

目秀眉清往 外歇。

必是個輕薄 風流。

浪子來調弄

好氣人兩隻 牢囚！

賊眼活像個

青天白日就來偷！

而況且守老父

的新喪，苦到盡

還不快跑麼？定

討我魚杆一頓 抽！

你瞎罷，他饒是個

偷兒還假扮偷流。

飛霞說：不是個

偷兒怎上我的 舟？

望求娘子暫容留。

一個讀書

子說話好 不妨頭。

也睜開眼

悄悄那是 渡人舟！

誰知你是真
逃難來與假 逃難，

快快兒的下船來

罷，看有個人悄悄見

誰叫你而罷

兒彷彿與奴 同歲？

你也是大高的

漢子方纔若是 小，

巴掌

大的 船艙心也忍，

放着好好兒的不好好

的必等着逼急了，我

低會子頭瞪會眼，

睛也是挨磨不過 去，

况奴家十七八
歲你打那頭兒 求。

誰叫你形容不

醜陋衣帽不整 頭？

普天下既是個

女孩兒誰不害 羞！

就便是小有眼淚也

不該向我女孩兒流

務必教我揪

着脖領子畀 下揪。

說是那麼說，家合

你到底有個甚麼仇

你看看水面上蘆

花待終沒了日頭。

太子情濃叫御妻，

眞淑女

嬌羞萬 種芙蓉面，

臣妾安能臨正院？

封卿正院掌華表。

說：念 妾一身蒲柳姿。

奴家只可作昭儀。

殷動左右執官扇，

太子說：成宮院品，

貴體生

飛霞說：知誰是鳳？

我也不

飛霞說：家身至賤，

真乃漁

飛霞說：體托千歲，

敢云賤

玉姁娥含 聲兒謝，

羞跪拜低

設：娘娘請起休多禮，

攙起佳人說請打，

你可還該使 兒纔，

性子把肩頭

飛霞說：爺思社稷，

奉啓王

帝子應尋鳴鳳地，

男犯日：亡人無以

爲寶仁親以爲寶，

爲寶仁親以爲寶，

爺莫把 字向奴提。

昭陽本待鳳凰棲。

太子說：爲你生枝。

梧桐原

太子說：物價兒低。

誰云寶

太子說：家這一時。

莫看孤

皇殿下 將雙手提。

帶笑忙

仔細 兒格了鳳膝。

船板 我還欠少你一頓

魚竿兒的造化低。

也罷了女孩

兒要臉皮原 兒急。

莫將臣妾作西施。

漁舟不是躍龍池。

晉文公 經四五十。

回國已

回國已 經四五十。

况從臣介之推等，

願晉主 莽安民子，

常思草

患難臣僚真肱股，

求殿下 言隨妾陋，

納妾之

太子說：言今至此，

鳳口關

論 高明可稱師表，

天既降

紅粉佳 人爲內助，

向飛霞說：伶俐

姑娘麼我也見過，

飛霞說：封奴

簡少保也當 不起，

嗽甚麼殿下

的衣巾也該 換換，

扮箇漁郎兒 兒混，

才好合漁娘

太子消魂攜玉腕，

太子消魂攜玉腕，

若非秦穆公 歸期。

不知何日是

諸訪林泉士作師。

恩恤將士定華夷。

不 小補當此之時。

無

怎 孤家不拜老師！

生來是太 子的妻。

漢東宮太

漢必昌 子建皇基。

風塵有

怎如你外加 的級。

了太子太師

陪着太子讀 便宜。

書就算得了

現有奴 笠小簑衣。

家的斗

人若問也好 親戚。

說：卿卿

說：卿卿

你到是 十六十七？

飛霞笑 偏是十八歲，
說人家

太子說：歌元旦酒，
正好人

太子說：好
迷淑女我 全都會

但除去白雲髮
髻兒將繡鞋兒 換

跪在
了船 頭上蘆花裏

小飛霞另
整烏雲把 髮髻換

羞答答說：奈奴
子，只有這舊藍衫

太子說：行乎患難，
素患難

素貧賤也 乎貧賤，
少不得行

二人一笑雙雙拜，

說：劉蒜今朝成大禮，

結的飛霞非苟且，

還是
正月 初一正子時。

飛霞說：會二南詩。
但愁誰

最窮窮是這昭陽
的身子翠藍的衣

拜天地簇
新的一對 小夫妻。

像一對素娥青
女月影兒也迷 離。

梳粧
雅淡 把繡鞋兒提。

寶王爺一網家私。

素夷
狄還 要行乎夷狄。

這才是僭
夫妻效法 聖賢時。

小太子
眼忍虛 空淚暗滴。

爲的是
大廈將 傾一木支。

普告皇天后土知。

也是
天地 佳人存漢統，

彩鳳金鸞一線牽，

犀臨玉女紅鸞動，

小夫妻
拜完天 地魂驥定，

飛霞說：魚羹兒
一碗是不堪的 飮，

太子說：嘉肴也，
羹兒最美

孤家腹內空虛也，

飛霞說：連
箇棹兒也 都沒有，

笑妾身空
有眉兒也 難舉案，

太子說：巷傳今古，
單孤陋

待孤龍虎風雲會，

飛霞
帶笑 把魚羹兒獻，

我夫妻敢不以元
元爲念仰體宏慈

紫微光照打魚船。

橋駕銀河鳥雀填。

如魚水坐
近身心話 語兒甜。

急的人滿
心里干轉 好爲難。

奈卿
喫俗 所以不爲然。

正想箇醒
湯兒變子 裏冒煙。

除了
奴家 就是這破船。

可笑這破碟
子爛碗更不 齊全。

皇妃，你
裙布荆 釵能幾年。

共保山河雨露寬。

太子嚼魚
臘爪兒脫 海味鮮。

飛霞說：殿
下消停着 魚刺卡

太子說：有真滋味，
漁家自

千江有水千江月，

一片秋霜來翼北，

這都是 理真滋味，
自然道

今日裏舟兒
中乍有了紅 塵容，

飛霞說：是逃禪女，
奴家不

自從那 麼之謂性，
天命甚

殿下憐奴替講講，

太子說：此乃是
聖賢相傳真命 脈，

飛霞說：點
著字兒誰 不會講，

太子說：我
朝董仲舒 曾言此，

我一見他將人
怕死待好二十 年。

得魚換酒醉神仙。

萬里無雲萬里天。

數聲歸雁冷江南。

那討紅塵到釣船。

攪亂你一 眼清閒。

誰知譏諷 頭兒參。

糊突成獸燕 兒般。

真真的說 會參禪。

當然的 以然的難。

奴 家問的是道之原。

道之大原出於天。

飛霞說：此 能嘹亮，
話聽來不

太子說：此乃 上者，
孔聖言之

千歲說：萬里 一語，
江山不抵卿

飛霞說：爺謀已定，
妾爲王

陪太子 內觀機變，
徧遊海

夜而夫妻朝而友，

敢瞞殿 是仙傳授，
下麼奴

放浪形骸天地外，

聚集羣英成大事，

太子聽獸身子挺，

雙手輕輕攜玉腕，

微 搵桃腮嬌氣兒軟，

依奴 倒相是顛預。
想去

飛霞笑說：這
不是何思何 慮天！

倒不如 老在漁船。
夫妻終

奴今意欲女粧男。

經則經而權則權。

路費是奴寫丹 錢。
青有寶畫兒的

妾身保駕不相干。

雲從 從虎有何難。
龍風

妾替主 河掌上懸。

心 樂傻眼睛兒圓。

一身款款靠香肩。

輕 憐櫻口脆聲兒圓。

脫：唧啊，眼角兒，
秋波怎入畫兒，照？

怎不暗江，月兒起？

岸蘆花秋

連日箇破廟，一覺？

荒寮誰睡了

小飛霞羞，低聲啐，

答答一啾

燈兒還，就來逼我，

未點你

百花亭 四回

滿園春色滿園香，

幾點嬌雲閒水墨，

竹逕松棚天作畫，

有箇百花亭，百花

亭在那百花深處，

江纔纔，
私訪，
海

私訪，
海

肩頭兒的，堆兒攢？
秀氣怎一

總不管冰人的，寒。

手胸子袖稍兒

今日裏本，省店錢。

利還家又

一箇，人家險太愁！

千歲

奴那一夜不常隨

針線到月輪兒殘

是安西王王，雲廊。
爺府後月樹

一輪麗月小紗籠。

桃霞杏粉艷成行。

百花公主在百花

亭上設著百花床。

興安王參，在這鄉。

贊軍機住

風流名士爲謀士，

公主喜，臨風玉樹，

丰姿如

有箇巴拉鐵頭，一

點兒不服他作將，

與海俊，功偏落後，

屢屢爭

因此上曉，殺海俊，

夜尋思要

賞花計，醉參謀將，

筵前灌

鐵頭的，隨纔退後，

心腹親

手提著絳紗宮，劍，

燈腰挂青鋒寶

進花亭見，團花帳，

龍鬚鈎挂

放下燈，看喫驚道，

重新看

原來這宮人名喚

石花，是江郎的姐姐，

這宮娥，敢高聲喚，

着急不

錯把江郎當海郎。

王爺誇，架海金樑。

國器似

心兒，想要自爲王。

裏只

笑鐵頭，寵不能強。

遭遭奪

這一日，成害棟樑。

詭計謀

命家人抬往百花亭

上放在公主的龍床

早有筒奉，出畫廊。

來的宮娥

來查這百花，柳塘。

亭子滿了萬

鳳袋中有箇粉潤，郎。

紅嬌帶了酒的王

說：我親兄弟因，床？

何至此醉臥龍

被掠隻身到此鄉。

用手連推見纔

雲坐起口內唧

嚶。

慢在了
朝奉請，
公公我明

猛睜睛見四
壁金輝籠燈
鳳立

見箇人霧
容月貌，
粵雲髮花

近
立身傍低呼兄弟

我是江樓雲更名
海俊宮娥說不好

那壁廂宮女兒
排班是公主來

參謀說：
怎樣宮人說：怎樣

見公主
花照錦袍香淡蕩

一步步
堪堪欲把花亭上

俏參謀事
急無奈往床下躲

百花女
緩上花亭歸寶座

見貴人玉
胸輕搖說：爾等散！

再合你
花醉一場
賞月觀

一鋪繡月影燭光

湘寶劍繡帶宮妝

參謀說：原
來是姐姐右花娘

你看那宮燈對
對過了松粉遊廊

這百花亭是百花
公主的綉戶蘭房

兩個人魂靈
兒嗷碎體戰神慌

月明玉珮韻叮嚀

這不唬壞了更
名的才子，右花娘

江右花
只得垂手立前廊

宮女兒
拜罷平身立兩傍

右那些
謝恩彩女各歸房

百花亭
百花公主
中只賤

戰兢兢參
謀聽得宮女兒退

見上夜
深夜人寂靜

瓶養奇花陳玉案

玉案前
金交椅上
銀燈下

見他更髮冠琢
玉攢珠珠明玉潤

剪裁纓似一朵
榴花濃豔豔的動

窄袖袍翠
絳金絲金輝翠麗

八寶環
珮青虹劍
鵝黃纒

又見他風
目蝦眉天然正大

姿容奪盡山川秀

公主看書參謀
看証

還有那床兒下的
海俊合那右花娘

從床兒下閃
目偷偷兒往外張

窗前竹影月清涼

書開錦套對銀缸

坐著位
色公主娘娘
天姿國

金抹額龍
頭鳳翅鳳舞龍翔

雉尾翎如雙分繡
帶細條條兒的長

小坎肩堆
簇花芳

越顯得英
風蓋世壯烈非常

仙貴相一味端莊

似梅花凜冽的香

得意處有一天歡
喜並無半點驚慌

暗思量向
日隨挽不
敢仰視

又思量我鸞雲是
狀元百花是公主

正所謂
梧桐枝上雙鸞鳳

想貴人素
常待我有千般重

定是區區多造化

參謀尋思到得意處

魂纏兒
纏繞纏繞嬌模樣

猛然見
書拔寶劍

小將軍
死床兒下
一驚欲

百花院子百花新
月色燈光三尺劍

今細看魏巍天
表不愧赫赫天潢

真果是玉貌雄
才女文修武備郎

桃花郎裏錦鴛鴦

大略是
前世姻緣兩意香

故投公主俏心腸

竟忘了置身於何
地只願喜氣揚揚

情兒牽惹俏紅粧

冷森森純鋼出鞘
照着燈影兒飛光

見公主把
霜鋒遞與右花娘

百花亭上夜沉沉
綠鬢紅顏兩個人

愛劍挑燈談劍術

右花說
公主方纔讀何傳

右花說
這會讀過

那相如不過貌
美情深惟通翰墨

卓文君
不辨英雄托大事

百花女含笑點
頭說乃會心人

可也難說呢
奈何天下英雄少

就是那公主
時常誇的那海俊

武祠宗學成蓋世

而況且老
練深沈光明磊落

公主說
花名九歲

冊上他纔十
公主說他是

當世英雄奴
敢許

看書對月講書文

皇姑把背
虹入讀說白頭吟

奴婢時常笑古人

並不能撥天
轉地他只會彈琴

向一個懦
弱書生錯寄了身

每途那女兒般才
子都無多大經綸

右花說
乾坤地無人

坤至大何
據奴暗他是詩書

中壯烈將帥裏斯文

身
貌秀別樣超羣

論歲數兒我看他
今年不過有二句

右花說
與公主同庚不知幾月生辰

非是我私
心偏見真有幾分

右花含笑說：他好昵可怎麼樣？

鵲橋不向青天架，

百花草朱輕兒啼。

唇慢啓輕說鬼嘴的

丫頭又嫩人來了

主公說：事奴不曉

終身大聽天山

也只得命隨時過

情緒厭懶一聲嘆

斜托香腮扶玉案

右花見語神思倦

公主不出花亭

情立在 那瑤階下

這時候 主合衣睡

趁着公 不言那右花

着急在窗兒外轉

奈老王爺不長不短的悶死人。

數那隔銀漢的織女牛郎空作對隣。

俏麗兒似桃花兒紅潤柳葉兒輕翠。

右花說誰傲公主是一輩子婚姻。

我個女孩兒羞人搭搭的怎對父云。

愁不得錯過這青天捧日人。

無窮幽怨滿芳心。

偷揮了幾點爲難的兩淚痕。

便不敢驚動貴人多言怕。

心兒裏暗暗暗歎然說造化呀。

你還不悄悄兒溜出來鬧甚麼斯文。

且說小將軍因公主機才在床兒下消魂。

聽公主內多情語，蘭香口得意處，右花輕退公主睡，

暗思量多時，也受夠了風流罪，

只可惜藍橋咫尺空回首，

從床兒下慢慢起，

要跑要謀脚步兒重，

見公主推拔寶劍，

玉案上月朗燈明無處躲，

花亭上月朗燈明無處躲，

濟參謀事到爲難輕跪倒，

見貴人手挽錦袍斜提寶劍，

趕向前玉腕高揚金釧響，

小將軍連忙站起往傍邊躲，

只剩下

一聽月照海棠陰

待吾出去罷相思

雖害到免的就心

少不得向枕裏尋

見公主輕舒玉臂把柳腰兒伸

這不驚醒了春風夢裏的海棠魂？

轉香軀鶯聲兒都唬岔，

問是何人回顧影進退無門。

知公主性情兒嬌烈，

肩纏就殺燈光下蓮步兒飄飄似一片雲。

劍光冷照月華新

重跪倒說：千歲施恩

是小臣。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公主說：你是海俊，何人參謀說？

早以就消磨了寶劍，英雄氣假含嘆說：何事也？

夜闖宮幃，插寶劍歸座的皇姑說：豈有此理！

可是我問你何時進來參謀說久矣

公主大驚，眉頭兒一鬥

百花女紅潤桃頭似花朵兒醉

宮袍袖掩宮裝面

俏參謀識破皇姑芳意兒軟

公主說：冒奴一跳

海俊說：不才何幸邀天眷

百花女俏心兒蕩

兒一動芳魂

皇姑細看果是將軍

挑動深閨女孩兒心

海俊說：因重大軍情纔擅入禁門

爲報軍情事就這等慌張好個孟浪人

曾聽見皇姑親口言及微臣

參謀：說千歲施恩叩首

嬌迴似柳條兒春弱體

寶座上這不羞壞了多嬌玉美人

他便磕頭碰地獻殷勤

險被我迷迷忽忽的劍斬身

千歲垂恩恕小臣

吐鶯聲笑對風流小將云

從來俠女愛英雄

這公主共鴛鴦譜

人靜夜深一片月

宮漏迢迢涼的地

海俊說：臣該萬死

那巴拉鐵頭每欺臣蒙皇姑作主

賞花宴醉蒙汗酒

臣多半是天憐念公

主來時把臣唬醒

今奏明他不但陷臣連皇姑都陷矣

公主說：原卿無罪來如此教

況海俊品似鷓鴣

奈父不開孔雀屏

花香人語百花亭

香飄細細慢的講前來

所報是甚麼軍情

非軍務另有別情

因千歲隆重微臣他無限不平

他把臣不至花亭

知怎樣來無奈何藏在飛龍床下斷斷香

中臣就死也作箇形端影正的小魂靈

海俊見公主光景他更假意的傷情

淚盈危說：應有罪，

草芥微臣：應有罪，

公主說罷了：抱怨！

魔將軍你休：抱怨！

免牌罷：必殺太監。

將軍我：必殺太監。

公主說：就此請命。

回罷參詳說：遵命。

公主問：你還有何言欲言，你又不語？

卿此去：到梅亭北，

花亭繞：到梅亭北，

倒具怎麼樣，說罷！

蒙公主天：造重生。

恩浩蕩再：造重生。

等着奴定：事辦明。

替將軍把：事辦明。

僧參謀謝：把身平。

恩叩首慢：把身平。

見海俊垂手無：行。

言連一步也不：行。

話脫是女孩兒：雄！

景況，那像箇英：雄！

萬樓再過玉樓東：明。

你在那花影兒：明。

低說道：聞閑談論，

人家聞：聞閑談論，

君既有心憐小妾：你洞測，

既把奴女：你洞測，

子心情被：你洞測，

海俊說：主垂青眼，

雖蒙公：主垂青眼，

公主說：我一定矣，

言既出終身：一定矣，

倘日後：命遭他變，

迫於父：命遭他變，

我將這：君為表記，

誰將軍在暗裏聽。

奴豈無意向君從。

百花女願：付英雄。

將大事托：付英雄。

臣難免：疑總不明。

一片狐：疑總不明。

奴箇女孩兒親口：許的婚姻焉有虛情！

惟將一：死報明公。

回玉腕從：劍青虹。

柳腰解下：劍青虹。

說：講千歲盛：地同！

德洪恩與天：地同！

公主說：事今定矣，將軍請！
公主說：看有人罷。
到此速速的去罷。
早被那風，
袞繡枕嬌，香兒艷，
皇姑無可答言語，
請貴人貴位，
勞乏就安歇了罷，
看看這，
溶溶夜，色溶溶月，
莫辜負媚，
態嬌姿風，兒艷麗，
公主正色端然坐，
只因你蓋世的，
英雄當時的才子，
此從權已非正道，
將軍才志奴深曉，
海後說：禮之所無情，之必有。

俏參謀不語的燈。
搭訕別案上。
海後說：愛這花亭！
奈臣只。
薰的臣透，無力行。
骨溫柔都。
海後說：今夕是何夕？
看看戶外三星，
翠被兒，
溫存了，
半响大蓋，
還和融，
細細花香，
細細風，
豈不教綠，
聰風月笑，
風月情！
無，
低聲道：非禮勿行！
我纔肯花，
夜訂盟。
亭贈劍月，
何再誤另有別情。
堪再誤另有別情。
難道你博古通，
今連大義都不明！
聖，
以和強於聖以清。

辜負了，
一團秀，
氣花合月，
望公主千萬，
開恩憐一憐，
海俊，
鍾情所以求公主，
俏參謀一，
攜玉腕，
笑輕輕兒，
玉人兒，
神花似顏，
月似精，
花顏色花枝兒愧，
爭，
最可愛，
盡芝蘭秀，
風流奪，
把一箇纖，
情似酥，
硬將軍的，
公主說：這要怎樣？
般光景君，
公主說：甚麼是夢？
是巫山什麼，
是巫山什麼。

滿座清風我與卿。
教微臣強，
咬着牙兒，
怎樣行。
臣意欲，
暫完海，
誓與山盟。
見皇姑柳，
眉低翠杏，
臉飛紅。
百花亭花，
下花前。
月，
精神月影兒慚。
比，
又誰知，
同冰雪寒。
烈烈偏，
同冰雪寒。
怎奈那，
姑不受憐。
海後說：境繞巫山。
襄王夢，
海後說：且，
請皇姑情，
怕兒言。

情濃時
人顏色變，

氣分分
抖香軀立，

把我响叮嚀
冰肝鐵膽貞
節女，

只說你
鴻鵠志
在雲霄外，

只說你是敦
倫盡性超羣
的客，

可憐奴
一片癡
心兩支眼，

這海俊倒退
輕輕兒向公
主跪，

手扶
著玉
案看也不看，

僧參謀
一天高
興如冰解，

叩
站起就忙回手，

說：臣海俊
奉還此劍
辭千歲，

公主是
半刻天
恩隨口話，

眼
含秋水眉鎖春山。

說：好一箇能文的
才子善武的英賢！

當作
野草開
花下賤看。

誰知你
蝴蝶魂
迷花柳邊！

誰知你是敗
化傷風無義
的男！

天哪！我終
於何處怎是
收緣？

見貴人身
歸寶座氣
相尊嚴。

身背
着銀
燈然也不然。

滿面羞慚似火煎。

解下了青虹
寶劍合八寶
連環。

這是臣失
於自揣故
取憎嫌。

臣不該誤
認作百年
結髮緣。

公主是
珠圍翠
繞多才女，

異日裏
大開孔
雀屏中雀，

公主，你
雖然心
狠將臣棄，

臣情願獨宿
今生種來生
連理，

公主，你莫管
微臣的死也
不死，

魂靈兒再來
請安罷！臣就
去也，

這貴人鳳
目默默來
了半响，

冷話兒句句
如刀刺人的
肺腑，

小妾托君如火熱，

你只說明了若誠
意棄奴奴好接劍，

美皇姑哭聲兒
嬌顏似春鶯兒
醉，

海俊說：逆
略人心把
臣屈死，

怎肯把
落魄風
塵俗子憐。

豈不能
另選梧
桐樹上鸞。

我海俊若
負却皇天
上有天。

隸居
一世
結百世良緣。

臣便死大
槓皇姑然
也不憐。

僧參謀連一
步無行就兩
淚漣。

說：君
哪，好
一付鐵心肝！

奴個女孩兒親口許
的婚姻當順口兒言。

將軍待我似冰寒。

我何難斷頭
瀝血明志於
君前。

淚珠兒亂
灑香腮似
帶露蓮。

臣不過在公
主跟前是自
愧言。

急忙忙 邊懸寶劍，
重向身 之錯也。
好貴人，千 之錯也。
錯萬錯臣 君相棄，
爲難不怕 只因你兩眼
呆跌在奴的 臉上，
教奴家紮就著 派，
眉頭不睜君那 派，
不如我三 三寸氣，
尺劍絕了 消魂貌，
海俊說：只 因仙子有
公主的冰 同皓月，
清玉潔應 我合你地
久天長連 心切已，
皇姑喜說： 奴情願！
將軍此論

說：別哭了嬌嬌 殘。
弱體當不起傷 年。
小海俊說話兒 不周，怨臣在少
我贈你 情少義男。
不像無 一心 在我的身邊，
迷戀 羞慚。
默愁著 受你胡言。
臉且子 免得有一絲
免得有一絲 羞慚。
兒荷且一世 纔引得
纔引得 尋夢裏緣。
俗子思 使下將問
心自愧難 對青天。
又豈在一 上矣邊。
時牛刻枕 俏參謀從身
邊解下箇玉 連環，

向貴人 敬雙手淚，
恭恭敬敬 公 接來，參謀告退，
主 無奈何公主把參
謀送至到宮牆下，
扶翠柳狠着心 越，
的海俊將驛兒 退，
原來江右花廳 得事安參謀告
進花亭 人安寢畢，
服侍貴 親事已 成隨心願，
濟皇姑 到次日尋事
先殺了巴拉 太監，
假海俊回 明此事，
朝交旨奏 設不盡女
貌郎才夫 榮妻貴，

說這就是一 良緣。
絲紅線百歲 設：臣去也。保
重罷皇姑再 請安。
又 囑咐多情無數言。
騎殘花洒著淚 還。
的皇姑把亭子 樓南。
他先駁到綠 柳院北紅杏
他也安歇了心 然。
中暗替兄弟歡 床帳間。
在夢兒裏 酒氣温存
費唇舌又 了大元。
勸天倫順 元太親前樓
降詔兩姓把 姻聯。
無了箋 花亭上緣。
暫寫序

此
页
空
白

吉訶德先生傳(五)

〔西班牙〕

M

·塞萬提斯作

傅東華譯

此
页
空
白

克立索斯吞之歌

一

既然你，狠心的女郎，強迫我處處方方，
去宣揚你這揶揄手段的勝仗，
就讓鬼拿傷心的詩句，
來感發我這淒楚的胸膛，來嘈亂我的歌喉，
讓我這已碎心兒的可憐斷片，
糅合着我舌上的楚調哀腔，
一以表白我的愁煩，一以宣傳你的伎倆。
那末聽罷，細聽莫匆忙，
這並非諧調的聲音，乃是呻吟的餘響，
發自我這辛苦胸懷的深底，
聊以自慰鬱勃劇痛的心腸。

二

雄獅的怒吼，子夜的狼嘯，
蛇蝮的嘶鳴，烏鴉的啼叫，
激海雄風的怒號，
寡鷗孤雉的悲鳴哀嘯，
乃至於地獄幽魂的一切嗷嘈。
都併作一聲兒發自我這凄楚魂靈竅，
落得我神志茫茫渺渺。
啊！寧不知我這惘惘胸懷的慘痛，
決非是平常的語言可表！

三

我却願，餘聲啊，莫把這悲痛的聲音傳遠，
莫傳到塔和河黃燧燈流沙之處，
莫傳到柏底斯沿岸的橄欖林邊。
我只要將我這不幸的故事宣傳——
這也是傷心人的特權——
宣傳給這裏的深岩絕壁，
或傳給那靜默的幽谷荒山，

那其間從未經人踐踏，
也從未見太陽炫耀在中天；
或傳給荒野嗷嗷覓食的野獸，
那懷毒的族類之間。

然而啞嗓的餘聲却偏把這傷心故事傳遍人寰。

四

嫌憎足以致命；猜疑無論假和真，
都要挑撥得人心難定；

至若傷人的嫉妬心，毀壞之功更甚；

別離之痛不能維繫有情人；

希望縱擊，逢冷眼也難祛慄慄；

我却遭奇遇！雖懷嫉妬，雖受嫌憎，

雖在別離中，雖保定要逢冷眼，却尙生存。

且處此多方磨折的苦境，

會無有一絲希望射到我的魂靈；

我也不欲存希冀之心，

寧坐在深深絕望裏，把愁煩細細溫，

誓不再和她見面，長此兩離分。

五

希望和恐懼，寧得把魂靈同時佔據？

希望實渺茫，恐懼非無故，兩者豈能共處？

我每覺痛心，便見有幻影猙獰可怖，

我豈能閉目伴爲不覩，

翼闌出那駭人的嫉妬？

她既明示了嫌憎，我亦實現了疑慮，

既真實也化成了謊語，

任是輕易信人的大愚，

又能不狐疑懷滿肚？

啊，兇惡的嫉妬，你這愛土的暴主，

請賜一柄刀，交這手兒執住，

或是你嫌憎，請把一條索兒賜與。

六

我也不怨天尤命，

我至死以爲戀愛之人最幸運，

最受愛之束縛，便是最自由的魂靈：

讓我心中空自付，

將我這心兒的虐主，幻想作心地與容顏並勝，
我則自承短處，合討嫌憎；

這苦酒兒我往肚裏吞，

只爲尊嚴的愛，須得愛人的苦楚維護威稜。

我這般的思忖，將致命的鎖鍊牢牢自套緊，
便急忙去受她判給我的死刑，

並將我這沒氣息的尸身，

不用花圈罩蔽，去獻給呼嘯的風兒收領。

七

啊，你這樣的冰霜凜烈，

既已迫使我先則望斷，今則命絕，

這我這枉死的哀音傳到你耳中，

縱然值得你一聲歎息，

却莫教你這秋水明天陰霾翳結，

也莫教一點哀憐淚滴，

去向人道說，我的一死終於戰勝了你的侮蔑；

你須得把容顏裝起一番春色，

盡情的笑樂權愉，

來慶祝我絕命的佳節。

可是，唉，這又何須我叮嚀勸說？
我的死便是你的無上光榮和得意，我知之甚悉。

八

來，你們所有幽冥冤鬼一齊來；

坦塔拉斯，^①你來，帶同你的長渴無時解，

息息法斯，^②帶同你那兀是要滾回的石塊，

替替阿斯，^③帶同你的猛鷲在心坎，

易克賽溫，^④也把你那急轉的輪兒帶；

還有你勞苦的姊妹們，^⑤也休懶怠。

合併你們的煩惱，一齊灌進這胸懷，

並對我這不着屍衣的冰冷屍骸，

低聲兒唱起薙歌哀，

（倘若是一個絕望的苦人兒，也堪蒙這般相待。）

再教那幽界的三頭門衛，

① Tantalus, 希臘神話說他得罪了諸神，被罰在地獄，浸身水中，只露一頭，但渴時要喝水，水就會退去，始終喝不到口。

② Sisyphus, 希臘神話中的科林斯王，因得罪諸神，被罰在地獄，滾石上山，但石到山頂時便要倒滾下來，使得他勞苦始終沒有休息。

③ Tityus, 希臘神話中的巨人，體廣佔地九畝，因得罪於神，罰在地獄，有兩猛鷲繼續啄食他的心肝。

④ Prometheus, 希臘神話中的國王，上天得罪宙斯神，罰在地獄，手足縛於旋轉不息的輪上。

⑤ 司人間運命的女神。

和那復讎三女神，^① 獐獐噴火怪，^②

也用着楚調哀腔，加入這喪歌合唱隊。

唯有這樣的排場氣派，

方算配合我這被美人活活葬送的奴才。

九

還有你，我的歌唱，是我絕望所生的兒郎，

你休再鳴冤叫枉；你本是她生養，

如今她的佳運既因我的苦命而增長，

就把你的一切愁煩都在我墓中埋葬。

克立索斯吞的這個歌，聽的人都很稱許；可是那宣讀的人却說他所聽見的馬賽拉是有操守美德的，這歌似乎有點不相符；因為克立索斯吞在歌裏提到嫉妬、懷疑和分離，都是有損馬賽拉的信譽的。於是，那深知他朋友肺腑的安卜羅細阿回答道：「先生，你要解釋這點懷疑，請聽我說，當這個不幸之人寫這個歌的時候，正是和馬賽拉在分離之中，原來他是自願離開了她，要試試分離的境地在自己身上能否發生通常的效驗。凡愛人在分離之中，心境總要受着各色各樣的擾亂，担着各色各樣的憂愁，所以克立索斯吞那時在想像之中就起了種種的嫉妬和疑懼，彷彿真有可嫉妬疑懼的情事一般。而事實上，馬賽拉的令名並不因此而虧損；除非說她是殘忍、傲慢，看不起人，就不應該也不能夠因為妬忌而加她什麼缺點的。」維佛多答道：「這話很對；」說着，就

① Furies, 希臘神話，司復讎的三蛇髮女神。

② Chimera, 希臘神話，一種獅頭羊身龍尾之怪物。

要從那些保留下來的稿子當中拿出另外一張來宣讀，但是正在這當兒，忽然有一個奇象出現在大家面前，因而打斷了他的宣讀。原來在大家正在掘坟的那塊岩石頂上，牧女馬賽拉忽的出現了，看她的容貌，實在比大家口裏傳聞的還要美的多。凡是以前不會見過她的，大家都對着她默默的驚歎，就是那些見慣了她的，他們心中的驚異，也並不減於初次見她的人。但是安卜羅細阿一瞥見了她，就現出了忿怒的神情，對她說道：『啊，你這山中的惡怪，你現在來，是要看看這個被你送命的可憐蟲傷口裏能不能因你的出現重新流血嗎？或是來揚揚表揚你這殘酷心腸害人命的功績？抑或是學那暴虐的尼祿帝，站在那高高山頂來看羅馬的劫灰餘燼？又或是來把這不幸的屍骸凌辱蹂躪，像那塔克文的逆倫女，踐踏她父親的屍體一般？趕快對我們說，你是來做什麼的，你有什么所求？我知道克立索斯吞在日，他從不會有意違拗你，如今他死了，我們所有自命為他的朋友的，也都要謹謹的服從你。』

馬賽拉答道：『我並非為你剛才提出的那些目的而來，却是來替自己辯解，來對人家說明，那些為他們自己的煩惱或為克立索斯吞之死而歸咎於我的人們，實在是毫無理由的。因此我請求如今在場的列位，請大家留心聽我說，因為我用不着多少時間，也用不着多少話語來對明理人說明內裏的實情。你們說的，老天生得我好看，而且我的美貌足以誘惑你們都不由得不愛我。而為報答你們對我的愛，你們就硬主張我也非愛你們不可。我憑上帝賜給我的一點良知，知道凡百美的東西都是柔順的；可是我却不懂，為什麼單單爲了受人之愛，一個因生得美貌而受人愛的人就非以愛還愛不可。況且，那個美人的愛人容或他本人是醜陋的，而凡百醜陋的人都要討人嫌惡，那末倘說我是爲你美而愛你的，我自己雖然醜陋，你却一定得愛我，這話聽起來就有些可怪了。又若假定兩方面的美一般同等，那也不能說兩方面的旨趣就應該同等，因為美不一定都能激起愛來，其中有一種只能取悅於人的眼睛，不能擒住人的情感。倘使一切的美都能惑人，都能迷人，那末男人的意志勢必將永遠的搖惑紛紜，不知向何處

① Nero (37—68) 羅馬暴主，嘗爲撲滅仇人計，縱火大燒羅馬城。

② Tarquinius (634—510) 爲羅馬之末帝。據史，他是弑了他的妻父塞維阿·塔力阿 (Servius Tullius) 而篡位的。這裏安卜羅細阿係根據西班牙的歌謠，以塔力阿爲塔克文之女，其實乃塔克文之妻塞維阿·塔力阿之女。



“牧女馬賽拉忽的出現了。”

(P. 90)

夫尋歸宿；因爲美的東西是無限的，那末欲願也勢必至於無限了。而據我所聞，真正的愛是不能分的，是必須出於自願而不強迫的；這話我相信它真確，那末爲什麼你們要用強力來降伏我的意志，爲什麼只因你們說愛我就非要我如此不可呢？比如說罷，請你們告訴我，比如老天不生得我美貌，却生得我醜陋，那末我要因你們不愛我，埋怨起你們來，也算得公道嗎？而且你們得想一想，我的美貌並不是由我自己選擇來的，是老天爺並未經我請求或願望而自由賜給我的。比如蝮蛇有毒要殺人，却不能怪蛇不好，因爲這毒是自然給她的，所以我也不應該因我生得美貌而受人責怪。美貌倘生在一個人貞節女人身上，就可譬如遠處的火，或譬如一柄鋒利的刀，你要是不大接近它，它是不會燒你，不會傷你的。名譽和美德是靈魂的裝飾，要沒有它，那肉體雖然真美，也不應該認爲美。貞操是美德之中最足以使身心兩者都加美的，那末一個因美而受人愛的女子，爲什麼該拋棄掉它，以求滿足一個專爲自己的快樂而努力希圖破壞它的男子的欲望呢？我是生來就自由的，我爲要自由地生活，這才情願到這寂寞的荒野中來；這山中的樹木就是我的伙伴，這溪中的清水就是我的鏡子；我把我的思想和美去傳給這些樹木和流水。我是一段路外的一蓬火，是遠處的一柄刀。凡是因見了我而着迷的，我都拿話打破他們的癡心了。倘說因希望尚存，願心不斷，其實我並不會把希望給克立索斯吞，也不會給任何人，一切希望本來都已可斷的，那末我們儘可以說，他的死是由於他自己的癡心，並非由於我的殘忍。倘使有人反駁我，說他的志願是正常的，因而我應該依允才是；那我就問答那個人，說他當初就在現在這些人替他掘坟墓的這個地方對我表明他志願的純正，我也就告訴他，說我的志願是要永遠生活在寂寞之中，唯有大地可以賞受我的貞操的果實和我的美的掠獲，那末倘使他雖經這樣的誠實相告，却仍要背希望而固執，逆風勢而使帆，又怎能怪他自溺在迷津裏面呢？倘使我當初教他癡心不斷，那我就成了虛僞；倘使我依允了他，那我的行爲就違背我的志願和決心。他並未受欺，却要堅執；他並未遭我憎惡，却要怨望。現在請列位想想看，要把他的煩惱都歸罪在我身上，是否能算得合理？誰要受我的騙，他儘管可以懷恨我；我要對誰失過約，他儘管可以怨望我；誰要經我的鼓勵，他儘管可以放膽；誰要經我的容納，他儘管可以自豪；但是誰要不會經我的約諾，或欺騙，或鼓勵，或容納，他就不能說我殘忍，說我殺人。天還不會命令我，說我的戀愛應受運命的支配；至於自由選擇的戀愛，我是自願放棄的了。凡是向我求愛的人，各人自把我這個宣言拿去怎麼使用罷，從今以後大家都要明白，倘有誰爲我而死，他並不是爲懷嫉妬和受嫌憎而死的，因爲她本來並不愛誰，就不應該使誰懷嫉妬；而誠實相告的態度也不能誤認作嫌憎。誰要叫我野

人叫我怪物的，請他當我是件爲禍作惡的東西避開我罷；誰要叫我忘恩負義的，請他不要來巴結我罷；說我難親近的，不要親近我罷；說我殘忍的，不要追求我罷；因爲這個野人，這個怪物，這個忘恩負義的，殘忍的，難以親近的東西，是無論如何不會去尋找他們，巴結他們，親近他們，追求他們的。如今克立索斯吞既他自己的暴躁和情急而致死，他怎麼可以埋怨我的貞潔和操守呢？我如今在這些樹木當中維持我的無玷的純潔，他怎麼可以要我跑到男子當中去將它丟失呢？列位都知道我的財產是足夠維持自己的，我並不貪圖別人的財產。我的處境是自由的，我決不肯去自投羅網；我也不愛誰，也不恨誰；我並不欺騙這個，陷害那個；我並不拿這個來玩弄，拿那個來供消遣。我的娛樂就是跟這帶村莊裏的牧女們作清雅的談話和看顧我的羊羣。我的願望是拿這些山崗的範圍作限制的，倘使超出了這個範圍，那就是去欣賞天上的美，原來這樣的願望就是魂靈所由上達它的本來居處的階梯。」

說完這番話，她就不等別人回答，馬上掉轉背來，進入了隣近山中最深奧的去處，留下所有在場之人儘自歎賞她的聰明和
美色。

其中有幾個被她那明眸的利箭射傷了的，雖聽了這番明白剴切的宣言，却依然毫不受益，還是露出要想追蹤她去的意思。吉訶德先生鑒察了這種情形，心想這正是利用他的騎士精神來援救受難女子的一個機會，於是他就將手放在刀把上，用一種響亮明晰的聲音說道：『不管你是何等樣人，誰也不准去追蹤那美貌的馬賽拉，免得惹起我的暴怒。她現在已經拿明白而且充分的理由證明了，克立索斯吞之死是不應該委過於她的；而且她也並不會勾引別人去愛她過；爲着這個理由，我們就不應該去追逼她，迫害她，却應該叫全世界所有的好男子都當她是唯一有德行的女子，去尊重她讚美她的。』當時也不知就因吉訶德先生的這番恫嚇，或因安卜羅細阿要大家替他的朋友完成那最後的任務，那些牧人們就一個也不會走開，直至坟墓掘好了，克立索斯吞的遺稿也焚化了，大家就把他的屍體放進裏面去，旁觀之人也不免賠了許多眼淚。隨後他們拿了一塊大石頭將墓穴封閉，就見豎起一塊墓碑來，安卜羅細阿說是他主張做的，上面刻着一首墓銘道：

有美嬌羞，其心似鐵，

明眸善睐，媚同威脅。
牧子溫良，逢彼妖孽。
既遭白眼，亦受侮罵。
不堪凌虐，命也橫絕。
哀哉犧牲，於此埋骨。

於是大家撒了許多花朵和樹枝在坟墓上，跟他的朋友安卜羅細阿一同哀悼了一番，就告別而去了。維佛多和他淘伴也向大家告了別；吉訶德先生則向他的主人們和那兩位旅行人都告過別，那兩位旅行人勸他跟他們一同到塞維爾去，說那地方可以供他冒險的機會最多，因為在每一條街上，每一個轉角，所能碰到的冒險機會都比無論什麼地方來得多。吉訶德先生謝過他們的關照，謝過他們厚待他的一番好心，却說這一帶山中據聞充斥着盜劫暗殺的人，他不等將他們肅清之後是不能够也不應該到塞維爾去的。那兩位旅行人見他有這番好用意，也就不再勉強他，只重復向他告了別，走他們自己的路去了。從此他們一路上不會缺乏談話的題目，其一就是馬賽拉和克立索斯吞的一樁公案，又其一就是吉訶德先生的瘋癲。當時吉訶德先生已經決計要去找尋牧女馬賽拉，打算竭盡他的能力去為她服役。但據這部信史所記載，却是天不從人之願，欲知其詳，且聽下卷書中分解。

● 見頁五四註一。

第十五章 敘述吉訶德先生碰到一些殘酷的楊固窪人而遭大劫

據息德·哈默德·本·隱基里賢人的記載，吉訶德先生和他的主人們以及所有給克立索斯吞送葬的人們分別之後，他跟他的侍從就進入剛才大家看見牧女馬賽拉走進去的那個樹林裏去了。他們在那裏邊跋涉了差不多兩個鐘頭，到處的找她，却看不見她的蹤影，這才在一片滿是嫩草的牧場上駐下腳來，近旁有一條小溪流過，裏邊的水清澈得可愛，原來那時是近午時分，酷熱正要開始，這麼好地方就叫他們不得不在那裏躲避幾個鐘頭。當時吉訶德先生和桑科都下了坐騎，放那驢子和洛稷喃提去飽餐那繁生的茂草，同時把行囊搜索一番，取出了一些食物，主僕二人就現出很親善的樣子，毫不拘禮的吃將起來。桑科對於洛稷喃提一向都不大管束，因為他明知道他十分馴順，毫不頑皮，就教哥爾多華所有牧場上的驢馬和他在一起，也不至於惹他失禮的。可是那並非一選在睡覺的運命（或是魔鬼）却把事情安排的湊巧，當時同是這個畝裏，有一羣加里西亞^①的驢馬也在那裏吃草，是幾個楊固窪^②的腳夫放在那裏的，原來這班腳夫的習慣，每當日中，總要同他們的牲口檢有水草的地方休息，而吉訶德先生當時所在的地方，正是適宜這班楊固窪人駐腳的一個地點。剛剛碰到那時候洛稷喃提想要找個把驢頭來尋點安慰，一經嗅到了她們，他就打破他那習慣自然的步驟，也不向主人告個假，就輕而快之的馳驟起來，去向她們表達自己的需要。可是那些驢馬似乎除吃之外再沒有別的意思，只將一陣腳踏和牙齒來相招待，不多會兒就落得他斷了肚帶丟了鞍。還有使他們切膚感受到的，就是那些腳夫因見他對自己的馬兒妄施橫暴，就拿着他們的扁担跑了過來，給他大大的一頓生活，直叫他傷心慘目的躺在地中。

這時候，吉訶德先生和桑科已經看見洛稷喃提的挨打，便氣急敗壞的趕上前來；吉訶德先生對桑科言道：「桑科朋友，據我看來，這幾個並不是騎士，却是匪徒，是流氓一類。我所以對你說，是要你知道這回你儘管可以幫助我，來報他們當着我们面前

① Galicia, 西班牙的一省。

② Yanguas, 在西班牙的塞額維亞省。



“洛稜喃提一經嗅到了她們，他就輕而快之的馳騾起來。”

(P. 94)

加害於洛稷喃提的這個大仇。」桑科答道：「我們報什麼鬼的仇呀？——他們有二十多個，我們不過是兩個，還怕只算得一個半呢。」吉訶德先生道：「我是可以一抵百的；」於是別無他言，舉刀在手，向那些楊固窪人飛奔而去。桑科爲他主人的榜樣所激發，感動，也就照樣而行。吉訶德先生第一下砍去，就把他們中的一個刺穿皮短靠，給他肩膀上一個可怕的重傷。那些楊固窪人看見他們自己這許多人却被區區兩個人攻打得這般模樣，便都拿起棍子，一擁圍上前來，同仇敵愾的給他們兩個一頓狠打。確實，他們只消兩下，就已把桑科打倒地中，而吉訶德先生也遭同運，那怕他有本領，有勇氣，這時候都絲毫無用了。而且湊巧得很，他就剛倒在洛稷喃提的脚跟，（原來洛稷喃提那時還不曾起立，）使他可以看看扁担傷人是多麼的無情，倘使它落在粗人手裏而碰到他們暴怒的話。楊固窪人看看已經得手，便急忙把東西裝上牲口，去趕他們的路程，單把那兩位冒險家留在惡劣狀態裏。

第一個蘇醒過來的是桑科。判黎他一看自己緊靠他主人躺著，便用一種虛弱哀訴的聲音叫道：「吉訶德先生老爺啊！吉訶德先生老爺！」吉訶德先生用同樣虛弱可哀的聲調答道：「你要什麼，桑科兄弟？」桑科·判黎答道：「要是辦得到的話，我懇求您老人家把飛阿白拉斯的那種藥水讓我喝兩口，倘使您有在手邊，大概這種藥水治斷骨頭和治傷口是一樣好的。」吉訶德先生答道：「真倒霉，現在咱們沒有呢，可是桑科·判黎，我憑遊俠騎士的信仰對你起誓，包管兩天以內我一定弄它到手，（只要我們不太背時的話，）要不然我這雙手也就太不中用了。」桑科道：「可是，先生，您想咱們這雙腿的用場該得幾天才會復原呢？」「在我這方面，」那受傷的騎士吉訶德先生道，「我是不能限定日期的，可是都怪我自己不好，因爲對於沒有像我這樣封過騎士的人，我本來就不應該跟他們去動刀。所以，我相信戰爭的神道叫這回的責罰落在我身上，算是懲成我不守騎士的法律。那末，桑科兄弟，我現在不得不有一句話預先警告你，因爲這是對於咱們兩個都極有好處的，這就是：以後你看見咱們被這種流氓坯子侮辱的時候，你千萬別呆著等我動刀打他們，因爲這是我無論如何不幹的了，你要自己抽出刀來儘管痛痛快快的責罰他們一頓。但是倘使有什麼騎士出來幫助他們的話，那我自然曉得怎樣衛護你，怎樣盡我的力量去進攻他們，因爲我這條臂膀能够驕勇到什麼地步，你已經看見過許許多多的憑證和實驗了。」——原來這位可憐紳士爲了打勝那勇敢的比斯開人，已變

得非常之傲慢。

但是桑科·判黎並不完全喜歡他主人的教訓，因而禁不住又回答道：「先生，我是一個不愛吵鬧一味順人的本分人，人家不管怎樣加害於我，我都可以假裝不知道；因為我有一個老婆跟幾個孩子得我養活，所以先生，您得容我告訴您一聲——這不過是我的一點點意思，當然不敢說是吩咐您老人家——我是無論怎樣不肯動刀的，不管是對於鄉下人或是對於騎士；而且，我當着天老爺面前說，從今以後，我對於人家給我的傷害一概都饒恕，不管是誰先前給我的，將要給我的，現在給我的，往後給我的，也不管他是上等人人下等人，富人窮人，貴人賤人，無論什麼情形，什麼境地，都不在例外。」他主人聽了這番話，就答道：「判黎，你錯了，我恨不得氣不太急，說話能夠稍稍省力點，肋骨上的疼痛暫時停一停，好對你講明你的錯處。現在你聽着，你這犯罪人，咱們的運氣一逕背得很，但是倘使它有一天轉了向，一帆風順起來，我們就可以平安無阻的到我應許過你的那種海島上去停泊，那時候我把地方拿到手了，叫你做那裏的老爺了，倘使你不是一個騎士，或沒有要做騎士的意思，人家加害於你，你也沒有報仇的勇氣或主張，也不想防衛你的領土，因而使得前功盡棄起來，你想那時你將何以自處？你得知道，凡在新征服的王國或屬地，那些土人總是不肯十分貼服的，對於他們的新主人也決不肯怎麼輸心，常常得擔心他們要圖謀不軌，擔心他們要幹起所謂碰運氣的事兒來。所以那個新主人遇到不論什麼事故發生，都應得有見識足以取決自己的態度，有勇氣足以實行防守或進攻。」桑科答道：「這回咱們碰到的事兒，我真可恨不會有您老人家說的那份見識和勇氣；可是據我們窮人的信念，我敢發誓我這一刻兒是宜於貼膏藥不宜於談話的。先生，您試試看能不能爬起來，咱們還要去幫一幫洛稜喃提，那怕他不值得咱們去幫忙，這回咱們的挨打都是他起的，因呢？我真不相信洛稜喃提會得這樣，我總當他是安分守己，而且跟我自己一樣太平的。常言道：「你要認識人，必得時間深；」又道：「世間萬事料不定；」都是一點兒不錯的。這回您把那倒臺的傢伙已然砍得那麼厲害，誰想得到跟着會有這一陣狂風暴雨似的扁担，彷彿追着您一般落到咱們肩膀上來呢？」吉訶德先生答道：「桑科，你的肩膀人家還會當是嘗慣這種樣的狂風暴雨，至於我的，一向在軟布輕衣底下嬌養慣，對於這樣的災難一定更要感覺到懊惱。假如我自己不在設想——可是我怎麼說設想呢？——假如我不是確實知道，知道這種種的麻煩都和習武這一行有着拆不開的聯繫，那我馬上就惱也惱死了。」那位侍從答道：「先生，既然這樣的災難是騎士道的真正果實和收成，那末請您告訴我，它是常常要來的呢，還是有規定的。」

次數來的，因為照我想起來，再有兩次這樣的收成，就要使我們沒有收割第三次的力量，如果那無量慈悲的老天爺不幫忙咱們的話。」

吉訶德先生答道：『你要知道，桑科朋友，遊俠騎士的生活原是要受許許多多危險和災難的，可是多受一回災難，離開做王做帝就更近一步；這種經驗可以從許多各色各樣的騎士身上見出來，他們的歷史是我完全熟悉的。倘使我的疼痛肯放鬆我一下的話，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其中有一些是專靠他們的膂力爬上我剛才說的那種高位去的，而這些人在得位之前和以後，都會受過許許多多苦楚和災難。就如高盧之阿馬狄斯，也會落在他的死仇魔法家亞琪雷厄^①手裏，據確實可靠的記載，當他把阿馬狄斯拿起來的時候，他會把他吊在院子裏一根柱子上，拿馬韁繩抽到二百多下呢。還有一位私人作家，名譽也不小的，他告訴我們說太陽騎士曾在某一袋砒裏踩著了一個陷阱，隨即身落地牢之中，手脚都被網繞，受了所謂灌腸的刑罰，是拿雪水和沙泥灌的，幾幾乎送了他的命，當時倘不虧得一位賢人——他的特別朋友——來解救他的大難，這位可憐的騎士就要大吃其虧了。所以我也儘可以跟在這班可貴的人物當中吃一些苦，其實他們所受到的侮辱比咱們現在受到的還大得多呢；因為你得知道，桑科，凡所受到的創傷是由人家偶然拿在手裏的器械造成的，那就算不得侮辱。戰鬥的法律上明明寫着，說若鞋匠打人用的是他拿在手裏的鞋擗頭，那末它固然是木頭做的，也當然不能說那被打的人是挨棒打。所以把這話告訴你，是要你知道，咱們這回雖然遭人毒打，你可不要當咱們是受侮辱；因為那班人用來打咱們的傢伙，不過是他們的扁担罷了；我記得他們沒有一個是有短劍，長刀或刺刀的。』桑科答道：『他們可不會讓我有閒功夫看得那麼仔細；因為我剛剛把我的寶劍^②拿在手裏，他們就拿他們的棒棒兒向我肩膀上劈來，直劈得我雙目無光，兩腳失勁，登時叫我倒在現在這個地方，並沒有心思去想這樣的打法到底算是侮辱不算侮辱，只覺得疼痛非凡，想來這疼痛不但要在我肩膀上留下深深一個印子，就在我心頭上也一輩子忘不了的了。』吉訶德先生答道：『桑科兄弟，我告訴你，事雖如此，你可要知道，天下沒有記憶不能被時間所磨滅，沒有苦痛不能由死亡來結

① Archelaus.

② 原文 Tizona 本是古代某將軍的兩把寶劍之一。

東的。」桑科答道：「可是要等時間來磨滅，等死亡來結束，那還有比它再大的苦惱嗎？要是咱們這回的受傷是人家給咱們兩張膏藥就可以貼好的，那倒也算不了什麼，可是照我看來，這回是整個醫院裏的膏藥都貼咱們不好的了。」

吉訶德先生道：「不要再談了罷，你要把精神振作起來，桑科我自己也要這麼辦法的，咱們還要去看看洛機喃提怎麼樣，因為照我看來，這回的災難落在這可憐牲口身上的，也不會太輕的罷。」桑科答道：「這倒一點兒也不稀奇，因為他也要算是一位遊俠騎士呢。可怪的是咱們大家都吃了大虧，唯獨我那驢子却居然逍遙事外。」吉訶德先生答道：「這就叫做天不絕人之路，它總叫網開一面，叫人有辦法可想的。我所以說這句話，是因為這頭可憐的牲口現在可以替補洛機喃提的缺，將我從這裏載到一個什麼堡裏去，好在那裏治傷，而且我並不以騎驢子為羞辱，因為我記得書裏讀到過，當初快樂酒神的監護和師傅，那位善良的賽利那斯，進入百門城的時候，就是得意洋洋騎着一匹極美麗的驢子進去的。」桑科答道：「也許他騎驢子是同您老人家說的一樣，可是騎着跟橫倒着像一隻垃圾袋，是大有分別的呀。」吉訶德先生答道：「打仗得來的傷是給體面的，不是削體面的，所以桑科朋友你不要多說話了，我已經對你說過，你盡你的能耐把我扶起來，隨你怎麼樣放法，放我到你的驢子上去，那我們就可以離開這裏，免得在這荒野地方就到夜。」「可是，」桑科道：「我聽見您老人家說過，遊俠騎士是向來一大半年都在荒山野地裏睡覺的呀，還以為能得這樣睡法是很運氣。」吉訶德先生答道：「那是說他們不得已的時候，或是在戀愛的時候；有些騎士確確實實是一連兩年在山頭上，太陽下，黑暗中，風雨裏露宿的，他們的情人却並不知道。其中有一個就是阿馬狄斯，當時他化名為柏爾吞尼卜羅斯，住宿在窮巖之上，住了八年呢，或是八個月，我可不知道，因為他的歷史我並不完全清楚。總之，他的情人奧斯安那，也不知給了他怎樣的乏味，他是住在那裏懺悔的。可是這也不必談它了，桑科，咱們要趕快，免得驢子要跟洛機喃提一樣遭殃。」

① Silenus, 希臘神話中酒神 Dionysus 的養父和教師，嘗助酒神征服巨人，彫畫均作騎驢之狀。

② Pelicubros.

③ Oriana



“桑科把吉訶德先生安放上驢子，抓着轡頭一齊牽了走。”

桑科道：「那倒真是糟糕的。」於是發了三十聲阿唷，六十聲歎氣，一百二十聲詛咒。詛咒着那弄他到這裏來的人一面就抬起自己的身子來，可是像一張土耳其弓那麼彎着，簡直就站不挺。不過雖然疲倦到這樣，他却仍舊設法將驢子上了鞍，原來那驢子利用着這一天過分的自由，也已稍稍有點跑遠去了。隨後他又攆起了洛稜喃提，當時那馬倘使有口能叫屈的話，大概是一定不會不如桑科和他主人的。末了，桑科就把吉訶德先生安放上驢子，又將洛稜喃提吊在驢子的尾巴，於是抓着轡頭一齊牽了走。一時快，一時慢，向他猜想着大路所在的那方而去。還走不到短短一哩路，運氣就果真使他尋到大路了。（原來這時他的運氣是漸入佳境了呢。）在那路上，他遠遠望見一家客店；這在桑科是一憂，在吉訶德先生是一喜，原來這又是非變成一座堡砦不可的。當時桑科絕對主張那是一家客店，吉訶德先生絕對主張那是一座堡砦，兩方都十分堅決，爭論不休，一直到了門前還未解決，然而桑科已再不由分說，牽着他的一串牲口昂然直入了。

此页空白

簡愛自傳(三)

〔英國〕 O·白朗底女士作

李露野譯

此
页
空
白

第五章

一月十九日早晨五點鐘剛還沒有打，畢西就拿一隻蠟燭進了我底小屋，見我已經起來穿好衣服了。在她進來前半點鐘我就起來了，洗了臉，藉着正要落的半月從小床跟前窄窗裏射進來的光輝，穿上了衣服。我那一天就要坐早六點鐘從住宅大門經過的馬車離開革特謝德。只有畢西一個人起來了；她在育嬰房裏生了火，這時正下手替我做早飯。被要出門的思想興奮的時候，能吃下飯去的孩子是少有的；我也吃不下。畢西勸我吃幾匙她給我預備的滾牛奶和麵包也是白費，她就用紙包起幾塊餅干來，放在我底袋裏；於是她幫我穿上外衣，戴上帽子，用披巾把自己裹起來，我們就離開了育嬰室。我們從里德夫人臥室經過的時候，她說：『你進去向女主人告別嗎？』

『不了，畢西：昨晚你下去吃晚飯的時候，她到我床跟前，說我早晨勿須吵她，也勿須吵表兄妹；而且她告訴我記住她是最好的朋友，要對人這樣說，並且感謝她。』

『你說了什麼話呢，小姐？』

『沒說什麼：我用被服蓋住臉，從她轉過身去向着牆頭。』

『這錯了，簡小姐。』

『這是十分對的，畢西：你底女主人沒有做我底朋友，她做了我底仇人。』

『簡小姐，莫要這樣說！』

『別了革特謝德！』我叫，當我們穿過大廳，從前門走出的時候。

月亮落了，天很黑；畢西拿着一盞燈，燈光在濕的台階和因最近冰融而發潮的沙石路上閃耀。冬天的早晨是濕而且冷：我在馬車道上急走的時候只磕牙齒。看門人底房裏有一線光亮；我們到了的時候，看見看門人底妻子正在生火，我底衣箱頭天晚上就拿下來了，用繩細好了放在門前。差幾分鐘就到六點，六點打後不久，遠遠的車輪聲就報告馬車來了；我走到門跟前，看着車燈

從幽暗中迅速地走近。

「她自己去嗎？」看門人底妻子問。

「是的。」

「好多遠？」

「五十英里。」

「多遠的道！我奇怪里德夫人敢放心讓她自己走這樣遠。」

馬車到了；駕着四匹馬，頂上裝滿了旅客停在大門跟前；守衛和車夫高聲催促從快；我底衣箱捆上了；我緊緊的把在畢西底頸上親吻，被人拉開了。

「準得好好照料她呀，」她向守衛人叫，當他把我抱進車裏的時候。

「是了，是了，」是他底回答；車門砰的一聲關住，一個人的聲音叫道「得了，」我們就趕車前進。我這樣別了畢西和革特；德；車輪滾滾地走向未知的地帶，我那時候認為這地帶是遼遠神祕的。

路上的事我不記得什麼了；我只知道那一天在我看來是異常地長，而且我們似乎走了好幾百哩路。我們經過好幾個市鎮，在一個大鎮裏馬車停了；馬卸下，旅客們下車吃飯。我被帶進一個旅館，守衛要我在那裏吃點午飯；但是因為我不想吃東西，他就把我放在一間大屋裏了，屋兩頭都有爐子。天花板上掛着一個燭架，靠牆高起的小紅走廊放滿了樂器。我在這裏來回走了好久，覺得很奇怪，非常害怕有人進來拐我；因為我相信拐子，他們所做的事，在畢西底爐邊事中是時常引喻到的。最後守衛回來了；又把我在馬車裏裝走了，我底保護人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吹響他底洞聲的號角，我們就從「地底」石街」上軌軌地走去了。

午後陰濕而且有些濛濛霧色；時近黃昏的時候，我才覺得我們實在離開革特很遠了；我們不經過什麼市鎮了；鄉間變了面目了；四面的地平線上堆起灰色的土阜；暮色加深；我們下到一個被樹木遮暗的山谷，在黑夜籠罩了這景物好久之後，我聽到狂風在樹木間奔騰。

被這種聲音催促，最後我睡着了；我微睡不久，動作底突停使我醒來；車門開開，一個類似僕役的人站在車門跟前；我藉着燈

光看見了她底服裝和臉面。

「這里有一個名叫簡愛的小女孩嗎？」她問。我答道「有。」於是就被抱出去；我底衣箱卸下，馬車即刻就趕走了。

長時坐着使我僵硬，馬車底活動和鬧聲使我眩惑；我集中精神，向周圍看望。風雨和黑暗充滿了空中；然而我還渺茫地看出前面有一堵牆，牆上開着一個門；和我底新嚮導經過了這個門；她隨手把門關鎖起來了。現在可以見到一所或多所的房屋——因為這建築鋪張得寬廣——有許多窗子，有些裏面點着亮；我們走上了一條溼濕的卵石道，從一個門讓進去了；於是僕役領我經過一個過道到了一間生着火火的屋子，把我自己留在那里了。

我站着，先在火焰上溫暖我麻木的手指，於是周圍看望；沒有蠟燭，但是從火爐發出的閃閃的光，斷續地照出紙糊的牆壁，地氈，幔幕，發光的桃花心木的傢具；這是一間會客室，不如革特謝德的會客室寬大堂皇，但是已經够舒服了。我正對牆上一張畫，摸不着頭腦，這時門開了，一個人拿着亮走進來；另外一個人緊隨在後面。

第一個是一個黑頭髮，黑眼睛，前額蒼白寬大的，高身材的婦人；她底身體半用圍巾裹起來，面貌莊嚴，舉止機警。

「這個孩子讓她單獨出門年歲是太小了，」她說，把蠟燭放到桌子上。注意地察看了我一兩分鐘，又進一步加上說：

「不如趕緊讓她上床睡覺；看來她疲倦了；你疲倦了嗎？」她把手放在我底肩上面。

「有一點，夫人。」

「當然也餓了；讓她睡前吃點晚飯，米勒爾（Miller）女士。小女孩，這是你第一次離開父母到學校裏來嗎？」

我向她解釋我沒有父母。她問我他們死去好久了；又問我好大，叫什麼名字，能不能讀，寫一點東西；於是她用前指輕輕地摸我底面頰，說道，她希望我成爲一個好孩子，就讓我和米勒爾女士一同離開這里了。

我離開的這個婦人大約有二十九歲，和我一同走的婦人顯得年輕幾歲；前一個底聲音，眼色，和神氣感動我。米勒爾女士平庸些；面皮微紅，雖然是疲勞的容貌，步度和動作都匆匆忙忙，像是一個手頭總有許多工做的人一樣；她看來像一個，以後我知道她也確乎是，下級教師。被她領導着，我經過這所大而又不規則的建築底各部和過道；我們所走過的房舍底這一部，完全是沉默的，沉默得有些可怕，但從這里一走出，我們就聽到嚶嚶的人聲了，而且即刻進了一間又寬又長的屋子，屋裏每頭有兩張大松木桌。

子，每桌上點兩對蠟燭，繞着桌子的長凳上坐着一羣年歲不同，從九或十歲到二十歲的女子。藉着燭底朦朧光亮看來，我看她們底數目無數，雖然實際上不過八十人；她們都一律穿着樣式古舊的褐色布料的外罩，和長的荷蘭布的遮胸。這正是做功課的時候；她們正忙着背記明天的課程，我聽到的囁嚶聲就是她們低聲背誦底總結果。

米勒爾女士指示我在門跟前一個長凳上坐下，於是走到長屋底那一頭叫道：

「班長，收起課本，放到一旁去。」

四個高女孩從各桌站起來，走了一週，把書收起來拿開了。米勒爾女士於是又發命令：

「班長，把晚飯盤拿來！」

四個女孩走出去，即刻又回來了，一人帶着一個盤子，上面放置些份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每個盤子中間放着一瓶水和帶耳杯。那些份東西傳到周圍去，願喝的就喝一口水，帶耳杯是大家公用的。輪到我時，我喝了水，因為我渴了，但是沒有動一點東西，興奮和疲乏之使得我不能吃了；不過這時我看出來了，食物是薄的雀麥餅分成碎塊的。

晚飯一過，米勒爾女士就讀祈禱文，各班就兩人一排成縱行走出上樓去了。這時疲倦不支，我就沒有注意臥室是什麼樣一種地方，除了像教室一樣，我看牠是一間很長的屋。今夜我要和米勒爾女士同床；她幫助我脫衣服：躺下時我看那長排的床，每一個床上都迅速地睡上了兩個人；十分鐘後，唯一的亮光熄了，而且在沉默與完全的黑暗中我睡着了。

黑夜迅速地過去了：我太疲乏了，連夢也沒有做；我只醒了一次，聽到風狂刮起來，雨傾盆地下，而且覺得米勒爾女士在我身旁。我再睜開眼時，響亮的鐘聲響起了；女孩們起來穿衣服；天還沒有破曉，一兩線葦燈底亮光照耀到屋裏來。我也不情願地起來了；天氣酷寒，我抖擻着勉強穿好衣服，洗臉盆空着時就洗了臉，這不是即刻就可以做到的，因為六個女孩共一個臉盆，擺在架上，放在屋子的中間。鐘聲又響了；所有人兩個一排列成縱行，順着這個秩序下了樓梯，進了燈光朦朧的，寒冷的教室：在這里米勒爾女士讀了祈禱文以後她叫道：

「分班！」

隨後大擾鬧了幾分鐘，在這時米勒爾女士不斷地叫：「莫做聲！守秩序！」擾鬧過了之後，我見她們在四個桌子那里所放的

椅子前面，排列成四個半圓形；她們手裏都拿着書，一本像是聖經的大書，每桌上放一份，放在空座位前面。隨後停了幾秒鐘，這期間有許多人發出不清楚的低的囁囁聲；米勒爾女士從這班走到那班，使這種無定的聲音靜下去。

遠處有鐘聲叮噠地響起來，隨即有三個婦人進了屋子，每人走到一個桌子跟前，在她底位子上坐下來；米勒爾女士坐了最靠近門的第四張空椅，年歲最小的孩子是集在這個地方的；我被叫到這個低班去，而且坐在最下的一個位子上。

正事現在開始了：白天的短禱文背過了，於是說些聖經中的斷片文字，再就在聖經中讀好幾章，這費一個鐘頭。這事做完了的時候，天已經完全亮了。不厭倦的鐘現在第四次響起來：各班排隊到另外一間屋裏去吃早飯；看見有東西可吃我是何等歡喜呵！昨天吃得這末少，這時我幾乎餓弱得病了。

飯廳是一間低天花板，幽暗的大屋；在兩張長桌子上幾盆熱東西冒着氣，不過並不使我高興，因為所發出來的氣味太不引人了。我看見全體有一種不滿意的表示，當這早點底氣味送到不得不吃的人們鼻孔中的時候；從這行列底先頭隊，一班的高女子，發出這低聲的話來：

「討厭！稀飯又燒胡了！」

「莫做聲！」一個聲音說；不是米勒爾女士，却是一個高級教師底聲音，她是一個小身材的黑人，衣服華美，不過有些憂傷的神色；她在一張桌子底首席上坐下，另一個更壯健的婦人在另一張桌上坐下了。我找昨夜第一次見到的人沒有找到，見不到她。米勒爾女士坐在我所坐的那張桌子底下，一個陌生的外國像的老婦人——以後我知道是法文教師——坐在另一桌子底同一地方。說了一長篇感謝文而且唱了一首讚美歌；於是一個僕役替教員們拿些茶來，飯就開始了。

滿心想吃，而且現在又很無力，我就沒想味道將我所得的東西吃了一兩匙；但是第一次的飢鋒一挫，我纔覺得我手裏得到的是一份惡心人的食物，燒胡的稀飯幾乎就和爛白薯一樣糟糕；就是饑饉也一會就要憎惡牠的。湯匙緩緩的動；我看見每個女子都嘗嘗她底食物，努力想要嚥下去；但是多半人都把這種努力放棄了。早飯過去了，却是沒有人吃了早飯。爲我們沒有得到的東西已經答謝了，又唱了第二首讚美歌，於是離開飯廳到教室去。我是最後出去的人中的一個，從桌旁經過的時候，看見一個教員拿一盆稀飯嘗一嘗；她看看別的教員；她們底臉面都表示不高興，而且其中有一個胖人低聲說道：

『討厭的食料；多可羞呵！』

再過一刻鐘纔重行上課。在這時間中教室裏嘻嘻的吵嚷着；在這段時光中似乎允許她們高聲而且更自由地談話，於是她們就利用她們底特權。全體的談話都是關於早餐的，對這大家都是大罵。可憐的人們呵！這就是她們唯一的慰安了。這時這屋裏的教師只有米勒爾女士：一羣大女孩站在她底周圍，做着莊重憤怒的手勢談着話。我聽到有些人說出布魯克爾哈斯先生底名字；米勒爾女士對這不以為然地搖搖頭；但是她也不大努力遏抑大家的憤怒，無疑的她也同情。

教室裏的鐘打了九點；米勒爾女士離開她那羣人，站在教室中間叫道：

『莫做聲！歸位！』

紀律勝利了：五分鐘內紛亂的一羣人分得有條有理，而且比較的靜默壓服了七嘴八舌的吵鬧。高級教師現在按時到了她們底座位；但是所有的人都似乎仍然等待着。順着屋兩旁的長凳，八十個女孩筆直不動的坐着；她們顯得是古怪的一羣人，都梳着從臉上垂下來的樸素無飾頭髮，一個鬢髮也見不到；穿着褐色的服裝，頸上圍着瘦小的摺領顯得高起來，荷蘭布的小口袋（有點像蘇格蘭山地人底錢袋形式）釘在外罩前面，作為裝放活計的口袋用；所有的人都穿着毛襪，和用銅釦扣起來的鄉間做的鞋。有二十以上穿着這樣服裝的是成年的女孩，或不如說是年青的婦人；這服裝不合她們身，所以就使得最漂亮的人也有了一種古怪神氣。

我仍然看着她們，時而也看着教師——沒有一個準使得我歡喜的；因為那個胖教師有些粗鄙，黑教師頗够凶的，外國教師嚴厲而古怪，米勒爾女士呢，可憐的人呵！看來是發紫，被風雨摧殘，而且操勞過度——這時候，當我底眼睛正從這個臉看到那個臉的當兒，全學校人都同時站起來了，彷彿被一個公同的彈簧所動的一樣。

這是什麼回事？我並沒有聽到下命令；我迷惑了。我底機智還沒有恢復，各班又都坐下了；但是因為所有的眼睛都轉向一點，我底眼睛也就隨着大家底方向去了，遇到昨夜接待我的人物。她站在長屋那一頭的爐子上；因為一頭有一個火，她莊嚴而且沉默地看那兩排女孩子。米勒爾女士走到跟前去，似乎問了她一個問題，得到了她底答話，就回到自己的地位來，高聲說道：

『第一班班長，把地球儀拿來！』

執行這命令的時候，被請示的婦人緩緩向屋中間走來。我料想我對人總容易有一種崇敬感罷，因為我還保持着敬畏的感覺，用我底眼睛追隨着她底步度。現在在大白天看來，她是高而漂亮，身體適稱，褐色眼睛，虹膜裏有一種慈祥的光輝，很美的長畫眉襯過寬大前額底白色來；在兩邊的太陽筋上，她底深濃暗櫻色的頭髮，分繞成圓鬚髮，這是依照那時的時尙，那時候編成平扁辮或梳成長垂的鬚髮是都還不時髦的；她底衣服也照當日底式樣，是紫布的，釘着一種西班牙的黑絲絨的衣邊，一隻金錶（錶在那時不像在現在普通）在她底腰帶上閃耀。要完成這幅畫圖可以讓讀者加上文雅的容貌，蒼白但純淨的面色，一種莊嚴的神氣和態度；那他至少對於潭泊爾女士底外表，在文字所能清楚形容的範圍之內，有一種正確的觀念了。她底全名是瑪利亞（Maria）潭泊爾，以後在交給我帶到教堂去的祈禱書中，我看見寫着這個名字。

羅沃德底監督（因為她任這個職務）在一張桌上所放的兩個地球儀前坐下之後，召第一班學生到她周圍，開始上地理課；別的教員叫下幾班的人，回講歷史、文法等，繼續了一點鐘；接着是寫字和算術。潭泊爾女士給幾個年歲大些的女孩教音樂。每課底長度都憑鐘計算，鐘聲後打十二點了。監督站起來：

『我有一句話向學生們說，』她說。

課完後的吵鬧已經開始，但是她一發言又銷沉下去了。她繼續說：

『今天的早飯你們不能吃；你們一定餓了！——我已經吩咐給全體開一份麵包和乾酪的小吃。』

教師們懷着一種驚異看着她。

『我負責任做這件事，』她用解釋的聲調向她們加上說，隨後就離開這屋子。

麵包和乾酪一會就拿進來分散了，使全校都很歡喜痛快。『到園裏去！』的命令下來了。每人戴上一頂粗草帽，上面釘着有色棉布的繩子，並且穿上一件粗絨布的外衣。我也同樣穿戴，順着這一流人擠到露天中去了。

園子是一個寬大圍場，周圍的牆高得把什麼風景都遮蔽了；一邊有一個帶頂的陽台，當中的地方分作許多小花床，沿邊是寬廣的道路；這些花床都是定作園子給學生們耕種的，每個都有主。栽滿花時，這些花床無疑有很好看的，但現在是一月下旬的時候，一切都冬殘而且黃敗了。我站着周圍看望時，只發發搔搔；做戶外運動還是一個太嚴酷的日子；並不確乎是雨天，然而濛濛下

落的黃霧却使天色暗淡了；昨天的雨水使腳下的東西都還溼溼。比較強的女孩跑來跑去，忙着活動的遊戲，幾個蒼白消瘦的女孩擠在陽台裏躲身求暖；在這幾個人中，當濃霧侵透她們發抖的身架的時候，我常常聽到洞音的咳嗽聲。

到現時止我還沒有向一個人說話，也沒有人似乎留意我；我十分孤獨的站着；但是對這種孤立的感情我已經慣了；這並不是很壓抑我。我靠着一根陽台的柱子站着，把灰外衣緊緊裹在身上，努力忘記那在外面刺着我的寒冷，和在內面咬着我的未滿足的飢餓，盡情去看望而且思索。我底思想太不明確，太片斷了；不值得記載；我還不大知道我究竟在什麼地方哩；革特謝德和我過去的生活似乎飄浮到不可景的遠方去了；現在是渺茫而且生疏，對於未來我還不能有什麼推度。我向這尼巷似的園子四周看望，又向上看着房子——是一座大的建築，一半似乎灰而且舊，一半却十分新。新的這部，包括教室和宿舍，照耀着豎欄的格子窗，使牠有種教堂似的狀態；門上的一塊石額上有這樣文字：

『羅沃德公益學校。——此部由本郡布魯克哈斯志府的諾米（*Nomi*）布魯克哈斯志於紀元後某某年重建。』『你們底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天上的父。』——馬太福音十六章第五節。

我再三地讀這些文字：我覺得牠們要有一種解釋，我不能夠完全明白牠們底意思。我正在思索着「公益學校」這名詞底含義，而且努力使開始的文字和聖經的文章發生一種關係；這時緊在身後咳嗽聲使我轉過頭。我看見一個女孩坐在附近的石凳上；她正俯身看着一本書，她似乎專心在閱讀；從我站着的地方，我可以見到書名——來司拉斯（*Cassiodorus*），這名字使我覺得希奇，因此是吸引人的。在翻過一頁的時候，她適逢向上看，我即刻向她說：

『你底書有趣嗎？』我已經有心求她有一天把這書借給我看了。

『我歡喜牠。』停了一兩秒鐘時她回答，在停時她察看我。

『書裏說些什麼事？』我繼續說。我不大知道我從什麼地方得着這種果敢，和一個生人這樣開始談話；這樣步驟和我底天性和習慣是相反的；不過我想，她底用功觸動我心裏什麼地方的同情弦了；因為我也歡喜讀書，雖然所讀都是瑣細和孩子氣一類的；正經的和切實的書我是不能消化，不能理解的。

『你可以看一看，』這女孩回答，把書遞給我。

我看了；而且匆匆地一看，就使我相信內容不如書名引人：來司拉斯就我區區的趣味看來是沉悶的；我沒有看見關於仙女關於妖魔的事；在那印得稠密的書頁上似乎並沒有充滿各色快樂的事項。我把書還給她；她安安靜靜地接過去，沒說什麼，就要回復以前勤讀的情調；我又大膽打擾她：

『你能够告訴我們頭上的石板上所寫的文字是什麼意思嗎？羅沃德公益學校是什麼？』

『就是你要在這裏住的這所房子。』

『他們爲什麼叫牠公益學校呢？牠和別的學校有什麼不同嗎？』

『這一半是慈善學校，你和我，還有其餘的人，都是慈善機關所養育的孩子。我料想你是孤女罷？你底父親或母親沒有死嗎？』

『在我記事前都死去了。』

『這裏的所有女孩，不是死了父親，就是死了母親，或者父母全死了，這里叫作公益學校，是爲教育孤女的。』

『我們不付錢嗎？他們不收錢養活我們嗎？』

『我們自己一年付十五鎊，或者由朋友代付。』

『那末爲什麼他們叫我們慈善機關養育的孩子呢？』

『因爲十五鎊不够住宿和學費，不足的數目是由捐款補充的。』

『誰捐款呢？』

『這隣近和倫敦的善心的男女們。』

『諾米布魯克爾哈斯是誰？』

『如同那石碑所記載，是建築這房舍新的一部的婦人，她底兒子監督指揮這裏的一切事。』

『爲什麼呢？』

『因爲他是這機關底會計和管理人。』

『那末這房子不屬於帶着錢，說要給我們些乳酪麵包的那個高婦人了？』

「屬於潭泊爾女士嗎？哦！不！我倒願意屬於她；她所作的事都要對布魯克爾哈斯志先生負責。我們底食物和衣服都由布魯克爾哈斯志先生買。」

「他住在這里嗎？」

「不離這二哩，住在一所大宅子裏。」

「他是一個好人嗎？」

「他是一個牧師，據說做了許多好事。」

「你說那個高婦人叫潭泊爾女士嗎？」

「是。」

「別的教員叫什麼名字呢？」

「紅面頰的叫司密斯（Smith）女士；她照料工做，而且司剪裁——因為我們底衣服，罩衣，外套，和一切東西，都是我們自己做；矮小的黑頭髮教師是斯加契德（Scatcherd）女士；她教歷史和文法，並且聽第二班回講；披着圍巾，拿一條黃絲帶把一塊手帕繫在腰旁的，是馬丹皮洛（Marrot）；她從法國的力斯爾（Lisier）來，教法。」

「你歡喜這些教師嗎？」

「很歡喜。」

「你歡喜那個矮小的黑教師，和馬丹——我不能照你樣讀出她底名字。」

「斯加契德女士是脾氣急躁的——你得留心莫要冒犯她；馬丹皮洛並不是壞人。」

「不過潭泊爾女士最好，不是嗎？」

「潭泊爾女士很好很聰明；她比其餘的人都強，因為她知道得比她們多得多。」

「你到這里好久了嗎？」

「兩年了。」

「你是一個孤女嗎？」

「我底母親死了。」

「你在這里快樂嗎？」

「你發的問題有點太多了。現時我底回答已經够了：我要唸書了。」

但是在這時候，召集吃午飯的鐘聲響了；所有的人都又進了屋子。現在充滿了飯廳的氣味，並不大比早餐時我們鼻孔所享受的氣味更動食慾：午飯用兩個大的錫皮的器具盛進來，發出強烈的臭肥肉兒的熱氣。我看見食物中含有不很好的白薯和臭肉絲，校攪在一塊一同烹調的。從這種食物中，每個學生得到頗為豐滿的一盤。我盡力吃了我所能够吃下的，自己心裏奇怪着：是不是每天的飯都像這樣。

午飯之後，我們即刻退到教室裏暫息：功課又開始了，一直繼續到五點鐘。

下午唯一可注意的事項，是我見到我和她在陽台裏談話的那個女孩，被斯加契德女士從歷史班上侮辱地打發走，讓她站在大教室底中央。這種懲罰在我看來是非常羞辱，尤其對於這樣大的女孩——她看來有十三歲或十三歲以上了。我料想她要有很難過和害羞的表示；但是使我吃驚，她沒有哭，也沒有紅臉；她雖然嚴肅却還泰然的站着，成爲一切眼睛所注意的中心目標。『她怎能這樣安靜，這樣堅決地忍着這種事呢？』我自問。『我要在她底地位，似乎我就願地球開裂把我吞進去了。她看來彷彿在想着超出她底懲罰，超出她底環境——在想着既不在她周圍，也不在她前面的東西一樣。我會經聽人說過白天做夢——她現在是在白天做夢嗎？她底眼睛釘在地板上，但是我準信她沒有見到牠——她底眼光似乎轉向內心，向她底心看下去了；我相信，她在看着她所能記憶的，而不是現在實際存在的東西。我不知道她是那類女子——善良呢，還是頑皮呢。』

下午五點鐘之後不久，我們又吃一次飯。有一小帶耳杯咖啡，半片櫻色麵包。我高興地吃了麵包，喝了咖啡；不過再來這末多我也會歡喜的——我仍然餓。隨後是半點鐘休息，以後又讀書；再就喝一玻璃杯水，吃一片雀麥餅，祈禱，睡覺。這樣是我在羅沃德的第一天。

第六章

第二天和頭一天一樣開始，藉着蠟燭底光亮起來穿衣服；但是今早晨我們不得不免去洗臉這一節；水缸裏的水凍了。昨晚天氣發生了變化，嚴厲的東北風從我們臥室窗子的空隙裏終夜呼嘯地吹進來，使我們在床上打抖，使得缸裏的水變成冰了。

在漫長的一點半鐘的祈禱和讀聖經未完之前，我覺得就要凍死了。早餐的時候終於到了，今早的稀飯並沒有胡；在質上可以吃，在量上却少了。我底一份似乎是多麼少呵！我願意多上一倍。

在這一天之中，我底名字被列在第四班裏，而且給我指派了規定的工作和功課；以前我只是羅沃德諸事底旁觀者；現在我變成裏面的一個活動者了。一上來因為不慣於背誦，功課在我看來是又難又長；時常從這件事變到那件事也使我迷糊；差不多在午後三點鐘，司密斯女士拿兩碼長的棉紗衣邊，針，頂針等放在我底手裏，叫我坐在安靜的教室底一角，鑲這衣邊的時候，我高興了。在這點鐘中，其餘的人也多半縫紉；但是有一班仍然站在斯加契德女士椅子周圍讀書，因為一切都是安靜的，她們課程底內容可以聽得到，同時可以聽到每個女孩怎樣辨清自己的功課，和斯加契德女士對於她們的譴責和稱讚。這是英國史的課程；在讀者中我見到我陽台裏的相識；在功課開始的時候，她站在一班之首，但是因為讀音錯誤，或不留心停頓，突然被送到最下位去了。就是在那樣不引人注意的地位，斯加契德女士也繼續使她成爲別人不斷注意的對象；她不斷向她說下面這樣話：

『朋斯 (Burns)，——這似乎是她底姓；這里用姓呼喚女孩子，就如別處用姓呼喚男孩子一樣。——』朋斯，你在歪腳站着哩，趕緊把腳頭轉向外。』朋斯，你把下頰頂不樂人意地擱出來了；收縮下去。』朋斯，我非要你把頭抬起來不可；我不要你在我面前拿出那樣態度。』等等。

一章書從頭到尾讀了兩遍，於是書都合起來，女孩們受試驗。這一課包括查理第一 (Charles I) 朝底一部，有好些關於每噸每磅入口酒稅，軍艦設備稅的問題，多數人看來是都不能回答的；然而每個小困難一到朋斯就即刻解決了；她底記憶似乎把全課重要處都記住了，而且在每一點上都有現成的答話。我老等着斯加契德稱讚她底注意；但是並不如此，她突然叫道：

「你這個骯髒的，不合人意的女子！你今天早晨就沒有洗乾淨你底指甲！」

朋斯沒有答話；她底沉默使我吃驚。

「爲什麼她不解釋？」我想，「她既然不能洗乾淨指甲，也不能洗臉，因爲水凍了呢？」

司密斯女士想要我拿着一縷子線，這把我底注意打斷了；在繞着線的時候，她時時向我談話，問我以前可上過學校，問我會不會記點數，縫衽，編織等；一直到她不要我了爲止，我不能够繼續觀察斯加契德女士底動作。我回到座位上的時候，她正發着一個命令，內容我沒有聽明瞭；但是朋斯即刻離了班，到存書室的小內室裏去，半分鐘工夫就回來了，手裏拿着一束一頭捆縛起來的枝條。她恭敬地行一個禮，把這惡兆的東西獻給斯加契德女士了；於是她不待分說，靜靜地解開遮胸，教員即刻嚴厲地用這枝條在她頸上打了十二下。朋斯眼裏一顆眼淚也沒有；雖然我對於這種情形，懷着一種無用無能的忿怒，手指打着戰，並因而停了縫衽，她底憂思的臉面却一點也沒有改變通常的表情。

「硬心的女子！」斯加契德女士叫；「沒有什麼東西能够改正你懶惰的習慣；把條子拿走。」

朋斯服從了；當她從藏書室裏出來的時候，我細心地看着她；她正在把一條手帕放回口袋裏去，而且一粒淚痕在她消瘦的面頰上閃耀。

晚間遊戲的時刻我想是羅沃德一天最快樂的時候；五點鐘時所喝的一口咖啡，一小塊麵包，可以恢復生機了；假如不能管餓；一天的長時約束寬舒了；教室比早晨覺得也暖些——火允許燒得更旺一點，稍稍替代還沒有拿進來的蠟燭；微紅的薄暮，允准的吵鬧，許多聲音底紛擾，給人一種受歡迎的自由感覺。

在我看見斯加契德女士打她底學生朋斯那天晚上，我和平常一樣，沒有一個伴侶，獨自在長凳，桌子和歡笑的人羣中徘徊，然而並不覺得孤獨；我走窗子跟前過時，時時揭開窗幔向外看望；天緊緊地下着雪，下面的窗玻璃上已經集起一堆雪來了；把耳朵緊緊貼着窗子，我在屋裏的歡樂吵鬧之中，還能够聽出屋外悲慘的風號。

假如我要新近離開好的家庭和仁慈的雙親，這時候或者是我最銳敏的傷別的時刻罷；那風許會傷我的心；這齷齪的混亂許會攪擾我底和平罷！但實際是，我從這兩種東西得到一種奇怪的興奮，而且既造次又激昂，我願意風刮得更狂，願意朦朧變成

黑暗，紛擾變成大鬧。

跳過長凳，從桌子下面爬，我到了火爐跟前了；在這里，靠着高的鐵絲架跪着，我看見朋斯不做聲，離開她周圍的一切，被一本書件吸引住了，這書她正藉着餘燼底朦朧光輝閱讀。

『仍然是來司拉斯嗎？』我到她底身後問。

『是的，』她說，『我剛讀完。』

再過五分鐘她把書合起來。這事使我歡喜。

我想，『現在我或者可以使她談話了罷。』我靠着她旁邊在地板上坐下來。

『除了朋斯之外你還有什麼名字？』

『海蘭（Helen）』

『你從離此地很遠的地方來嗎？』

『我從更偏北的地方來，完全到了蘇格蘭邊境了。』

『你還回去嗎？』

『我希望回去；但是將來的事誰也沒有把握。』

『你一定願意離開羅沃德罷？』

『不爲什麼願意離開呢？我是被送到羅沃德來受教育的，不等我達到這個目的，走開是沒有用的。』

『不過那個教員，斯加契德女士，對你是那樣殘酷呵？』

『殘酷嗎？一點也不！她嚴厲，她不歡喜我底過錯。』

『我若在你底地位，我要討厭她；我要反抗她。假如她用那個條子打我，我要從她手裏把牠奪過來；並且當她面把牠折斷。』

『大概你不會做出這種事；不過要是你做出來了的話，布魯克爾哈斯志先生要把你從這學校開除的；這對於你底親屬是很傷心的事。』

犯一種慌張的行爲，使壞結果影響你一切有關係的人，遠不如耐心忍受只有自己覺得到的疼痛了；而且聖經教我

們以善報惡呵。」

「但是挨打，使得站在滿是人的屋子中間，是羞辱的呵；而且你是這樣大的女孩了；我比你年紀小得多，對這我都不能忍受。」

「不過若是你不能避免的時候，忍受就是你底義務了；命中不得不忍受的事說是不能忍受，那是微弱，胡塗。」

我驚奇地聽着她；這種忍耐學說我不明白；她對於責罰她的人所表示的寬容，我更不能了解或同情了。然而我仍然覺得，海蘭朋斯是藉着我眼睛所不能見到的光來看世事的。我想她許對了我，我許錯了；不過我不願深刻地思索這件事；我把這延遲到更方便的時期去了。

「你說你有缺點：是什麼缺點呢？在我看來你很好。」

「那末聽我說罷，莫要憑外貌判斷。如同斯加契德女士所說，我是懶惰的；我把東西收拾整齊的時候很少，保持整齊的時候是絕沒有的；我粗心；我記不得規律；我在應當學功課的時候念別的書；我沒有方法；而且有時候像你一樣，我說我不能忍受，屈服於系統的安置。這是非常引斯加契德女士生氣的，她天生的乾淨，守時刻，愛挑剔。」

「並且刻薄，殘酷。」我加上說；但是海蘭朋斯不認可我這種增加；她不做聲。

「潭泊爾女士對你像斯加契德女士一樣嚴厲嗎？」

說出潭泊爾女士名字的時候，一陣溫存的微笑在她莊嚴的臉上閃過。

「潭泊爾女士滿心慈悲；對人嚴厲使她痛苦，就是對學校最壞的人也罷；她看出底我過錯，溫存地把這些告訴我；我要做什麼事值得稱讚的時候，她大量地給我褒獎。我底壞天性一個強有力的明證；就是她底那末溫和，那末合理的規勸，也沒有力量把我底缺點救正了；她底稱讚，雖然我非常重視，也不能刺激我繼續細心而且周顧。」

「這可奇怪，」我說，「細心是這樣容易的事呵。」

「在你，我不懷疑是容易的。今天早晨我在你班上觀察你了，看見你非常注意；米勒爾女士解釋功課或問你們的時候，你底思想似乎就沒有散漫過。我底思想呢，却常常跑開；在我應當聽着斯加契德女士並且頂注意地把她所說的一切總記起來的時候，我時常連她底聲音都聽不到；我做着一種夢。有時我想我是在諾山白蘭（Northumberland），我所聽到的聲音是靠近我們家，

從狄泊頓 (Deapten) 流過的小河底潺湲聲——於是攤我回答的時候，就得把我叫醒；而且因為只顧聽着幻想的溪流，沒有聽到讀的東西，我就沒有現成的答話了。」

『不過你今天下午回答得不壞呵。』

『這只是偶然罷了：我們所讀的東西使我感受趣味了。今天下午，沒有夢想狄泊頓，我在奇怪一個願作正當事的人，怎能做事作得那麼不公平，那麼不聰明，像查理第一有時所作的一樣；而且我想有着他那樣的廉潔和公正，他底眼光還超不出國王底特權，是何等可惜。假如他能夠向遠處看，看出他們所謂時代精神是怎樣趨勢！然而我歡喜查理——我敬重他——我憐惜他，可憐的被殺的王，他底仇人最壞不過了：他們流了他們無權去流的血。他們怎敢殺他！』

海蘭現在是向她自己談話：她忘記了我不大能夠明白她——忘記了她所討論的題目我不知道，或者差不多不知道。我又把她提醒到我所了解的程度。

『潭泊爾女士教你的時候，你底思想散漫嗎？』

『不，實在的，不常散漫：因為潭泊爾女士總常有比我自己的思想更新穎的東西說；她底話特別合我意，她所給的知識總正是我所要得的。』

『那末和潭泊爾女士一塊你就好了？』

『是的，以一種被動的方式：我並不用勁；我隨着我心裏指示。這樣好點沒有什麼價值。』

『很有價值：對你好的人你對她也好。我一向只希望這樣。假如人們對於殘酷不公的人老是仁厚服從，那壞人就要爲所欲爲了：他們就絕不會覺得害怕，所以他們就絕不會改，而且越來越壞了。我們要無緣無故被打的時候，我們應當很利害地回打；我準信我們應當——要打得這樣利害，能够教訓打我們的人永遠不再打了。』

『我希望你年歲大些的時候，變變心腸：現在你還只是一個未受教的小女孩罷了。』

『但是我覺得這樣，海蘭，無論我怎樣去討他們歡喜，而他們仍然厭惡我的人，我一定也厭惡他們；不公平地懲罰我的人，我一定反抗。這和我愛那對我表示愛的人，順從地接受我覺得應受的懲罰，是同樣自然。』

「異教徒和野蠻種族主張這種道理，基督徒和文明民族却不承認。」

「怎樣呢？我不明白。」

「最能克服憎惡的不是暴力——最能醫治損害的也不是復仇。」

「那末是什麼呢？」

「讀新約，看基督說什麼，看他怎樣做；拿他底話做你底規律，拿他底行為做你底榜樣。」

「他說什麼？」

「愛你底仇人；詛咒你們的，替他們祝福；憎惡你們，毒待你們的，對他們做好事。」

「那末我應當愛里德夫人了，這個我做不到，我應當祝福她底兒子約翰了，這不可能。」

海蘭朋斯轉過來請我解釋，我就用自己的方式，將我吃苦懷恨的故事吐露出來了。興奮時刻毒而且凶悍，我就毫不留情，毫不緩和和口氣，照我所感覺的說出了。

海蘭耐心地聽我說到底；我料想她要發一句品評的，但是她沒有說什麼話。

「喂，我不耐地說，里德夫人不是一個硬心腸的壞女人嗎？」

「無疑的，她對你不好；你知道，這是因為她不歡喜你這樣性情，如同斯加契德不歡喜我底一樣；不過她所做所說的事你都記得多麼詳盡呵！她底不公平似乎在你心上留下多麼奇深的印象呵！沒有什麼虐待在我感情上這樣留下痕跡來。你要是盡力忘去她底嚴厲，忘去牠所引起的熱烈情緒，你不會快樂些嗎？生活在我看來是太短了，要只消費在懷恨記仇上面的話。在現世中，我們都是，而且一定是背滿過錯的。但是時機不久就要來了，這時我相信，在棄却我們可腐壞的身體時，也就把這些過錯棄却了；這時墮落和罪過就和這累贅的身體一同從我們脫去了，只有靈光存在——即是無形體的光與思想底元質，就和離開造物者，來賦萬物以生命的時候一般純潔；這靈光從什麼地方來，還回到什麼地方去；或者再賦給比人更高的有生物——或者經過層層漸進的榮耀，從黯然無光的人類靈魂，發揚到上等天使；準不會讓這靈光從人墮落到魔鬼嗎？我不相信會有這事；我有另外一種信條：這沒有人教我，我也不大提到；但是我歡喜這信條，我嚴守這信條；因為牠使一切有希望，使永劫成爲一種安息——」

一種出凡的家室，不是一種深淵和恐怖。而且懷着這種信條，我能將罪人和他底罪區別得清清楚楚；我能真誠地對「罪」憎恨，而對「罪人」加以寬恕；懷着這種信條，復仇絕不擾亂我底心，墮落絕不使我深惡痛絕，不公平也絕不壓抑我過火；我泰然地生活，期待着末日。」

海蘭底常常低垂的頭，在她說完這句話時更爲低垂下去了。我從她底神氣看出，她不願再和我講話，却更願和她自己的思想交談了。不過她沒有許多時間來供深思，不久就有一個班長——粗魯的大女孩——走到跟前來，用剛強的坎伯蘭（Catharine Land）的重音叫道：

「海蘭朋斯，你要不就去把你底抽屜收拾整齊，把活計疊起來，我就要去告訴斯加契德女士來看一看！」

海蘭在她幻想逃逸的時候嘆口氣，於是站起來，聽從班長——沒有答話，也沒有延遲。

第七章

我在羅沃德的第一季，彷彿就同一個時代一樣；而且不是黃金時代；這包括着厭倦的與艱苦奮鬥，以及使自己慣於新規律和未慣的工作。怕在這些地方失敗，比命運中物質的辛苦更爲擾累我，雖然物質的辛苦也並不是小事。

在一月、二月和三月的一部時間中，先是深的雪，以後是雪底融化，和幾乎不能通行的路，使我們除了到禮拜堂之外，不能在花園牆外走動；但是在牆底界限以內，我們每天必得在露天中過一點鐘。我們底衣服不足以禦嚴寒；我們沒有長統靴，雪都弄到我們鞋裏融化了；我們沒帶手套的手都麻木了，而且滿是凍瘡，腳上也是這樣；我很記得爲了這種原因我每晚所受的苦惱，當腳發熱的時候，記得早朝將腫疼僵硬的腳趾放進鞋裏的痛楚。食物供給底不足也是傷心的；有着正生長的兒童底食慾，我們底食物連養活一個微弱的病人也不大够，從這種滋養物底不足養成一種惡習，這很利害地壓迫着年紀小的學生；年紀大的餓女孩一有機會，她們就誘哄或威嚇小女孩分出她們底口糧。我和兩個要索者分食在吃茶時所散的一口寶貴的棧色麵包，已經有好多次了；而且將我杯子裏的咖啡三次對分了之後，一邊暗自流淚——被餓底迫切所逼出的淚——將所餘的嚥下了。

在冬季，日曬是無聊的日子。我們不得不走二哩路到布魯克爾橋教堂去，我們底保護人是在那裏辦公的。我們起身時就冷到教堂時更冷了。做早禮拜的時候，我們幾乎癱了。回去吃午飯是太遠了，一份冷肉和麵包在禮拜之中分散給大家，分量是和平常在家裏吃飯時一樣儉吝的。

下午的禮拜完了的時候，我們從一條無遮擋的山路回去，嚴酷的冬風從一排雪峯上向北刮來，幾乎剝去我們臉上的皮。我還記得潭泊爾女士順着我們垂頭喪氣的行列輕輕而且迅速地行走，她底被寒風吹動的方格布外衣緊緊裹在身上，以身份地鼓勵着我們振起精神，向前進行，如她所說，『像勇猛的兵士一樣。』其他的教師，可憐的人們呵，自己都太掃興了，不能從事使別人歡快的工作了。

我們回到家裏的時候，何等渴望着熊熊爐火底光與熱呵！但是至少在小女孩這是得不到的：教室裏的每個爐子即刻都被兩排大女孩子圍住了，小女孩在她們後面成羣的擁擠着，將凍壞的胳膊裹在胸巾裏面。

吃茶時有點小小的慰安，就是麵包加倍了——是一整片而不是半片了——並且加給薄薄的一小塊合口的黃油。這是我們一週一週地期待着的七天一次的享受。我總想法把這恩施的點心留一半自己用；但是其餘的我總是要無可變易地分給別人。

星期日的晚間總用來背誦教堂的教義問答，馬太福音第五、六、七章；和聽米勒爾女士所讀的長篇說教，她底制止不住的呵欠證明了她底疲勞。在這些事情之間，時常總有半打小女孩扮演猶推古（Eurydama）^①，她們給賤睡制服了，不從第三層樓也從第四排凳上摔下來，扶起來時半死了。要圖救濟，只有把她們送到教室當中去，勉強她們站在那裏，一直到說教完了的時候。有時候她們底腿支持不住，就捧作一團；於是只得用班長底高凳把她們支持起來。

布魯克爾哈斯志先生來學校的事我還沒有提到過；其實這位先生在我到後的第一個月中多半都沒有在家；或者他還滯留在他底朋友副主教那裏罷。他不在家對於我是一種慰藉。我無庸說我有我自己的理由害怕他來；但是他終於來了。

① 猶推古是在保羅說教，打賤睡跌死的人。見新約使徒行傳第二十章十九節。（譯者）

有一天下午（我到羅沃德已經三星期了），我手裏拿着一塊石板坐着算一個繁分數目的時候，眼睛出神地抬向窗子，見到一個人形正從那裏經過；我幾乎本能地認出那細瘦的輪廓來了；而且在兩分鐘後，全學校教師也在內，全體站起來，這時我無須向上看就可以確定她們這樣是歡迎誰進來。漫長的步度從教室中走過，潭泊爾女士已經站起來，站在革特謝德爐氈上那樣惡兆地怒目看我的黑柱，現時站在她底身旁了。我對這一塊建築側目看望。是的，我對了：這正是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他外套緊緊扣着，看來比以前更長，更瘦，更古板了。

對於這個怪物害怕，我自我有底理由；里德夫人關於我底天性等所給的不實的暗示，布魯克爾哈斯忒答應要把我底壞天性報告潭泊爾女士和其他教師，我都太記得了。我老是害怕他實行這應諾——我天天看着這個「就要到來的人」！他關於我過去生活和談話的消息，就要永遠注進我是一個壞孩子；現在他來到這裏了。

他站在潭泊爾女士身旁；他在對着她耳朵低聲說話；我相信他是在談論我底壞處；我苦痛地焦心看着她底眼睛，時時料想她底黑眼珠要向我憎惡而且鄙夷地看視。我也在聽着；適逢我坐在屋內沿，他說的話我多半都聽到了；話底內容把我目前的害怕解除了。

『潭泊爾女士，我想我在勞頓（Lowton）所買的線可以用罷；我突然想到這種線正合作棉布女襯衣用，我也挑了合用的針。你可以告訴司密斯女士，我忘記了把織補針開下一個條子，不過下星期就可以送給她的；她無論如何一次只能給每個學生一根針；多給她們就容易不留心丟去了。哦，女士！我願意把毛長韃好好照料一下——我上次到這裏來的時候，我到菜園子裏去看繩子所晒的衣服；有好多黑長韃補得非常糟糕；從破洞底大小看來，我準信沒有時時好好補綴。』

他停住了。

『先生，我們要依照你底指導作，』潭泊爾女士說。

『女士』她接着說，『洗衣婦告訴我有些女孩一星期內用兩個乾淨胸飾；這太多了，規律只限定她們用一個。』

『先生，我想對這件事我可以加以解釋。上星期四安格尼司（Angene）和加特隣約翰斯登（Catherine Johnstone）被約和幾個朋友在勞頓茶會，我允許她們在這時候穿乾淨胸飾。』

布魯克爾哈斯先生微微點頭。

「一次倒可以隨牠去了；不過請不要使這樣事情太常發生。還有一件事情使我吃驚；和管事人算賬的時候，我查出在過去兩星期中，給學生吃了兩次麵包黃油的點心。這是怎麼回事？我翻看規條，並沒有找出提到點心。誰創的這個新例？而且何所根據呢？」

「先生，我得對這件事情負責。」潭泊爾女士回答：「早飯預備得這末壞，學生簡直就不能夠吃；我不敢讓她們一直餓到吃午飯的時候。」

「女士，給我一會工夫。你明白我養育這些女孩子的計劃不是要她們弄成奢侈放縱的習慣，却是要使她們吃苦，忍耐，克己。要有什麼偶然的口腹的小失望發生，例如一餐飯作壞了呀，一盤菜沒炒好或炒過了呀，不應當補充上比失去的更好的東西來抵消這樣事，使身體得飽足，把這機關底目的忽略過去了；應當利用這種事，鼓勵學生在暫時的缺乏之下顯出勇氣，來薰陶她們底精神。遇到這樣機會短篇講演並不是不合時候的，聰明的教師就會利用這樣機會提到原始基督徒底苦楚；提到殉教者底痛苦；提到我們受祝福的主底訓戒，他叫門徒拿起十字架跟隨他；提到他底警告，說人不僅靠麵包，却靠上帝口中所說出的每句話生活；提到他底神聖的安慰：「假如你們爲我忍渴受餓，那你們是幸福了。」哦，女士，你把麵包黃油，而不把胡粥放進這些孩子嘴裏的時候，你確實喂飽了她們下賤的身體，但是你沒大想到你怎樣餓了她們不朽的靈魂呵！」

布魯克爾哈斯先生又停住了——或者給感情壓服了罷。在他開始向她說話的時候，潭泊爾女士是向下看着的；這時她却筆直地向前凝視着，她底臉面天然就像大理石一般蒼白，這一來似乎也拿出那種石頭底冷然與堅定了；尤其是她底嘴，緊閉着彷彿要用彫刻家底鑿子來開一樣，她底眉頭漸漸顯出堅定的嚴厲。

這時布魯克爾哈斯先生手背在後面在爐子上站着，莊嚴地察看着全校的人。突然他底眼睛睜了一下，彷彿有什麼東西不是眩迷就是驚擾了他底睡人一樣；轉過身去，他用比一向所用的更快的重音說道：

「潭泊爾女士，潭泊爾女士，那個鬚髮的女孩叫什麼？什麼？紅頭髮，女士，鬚頭髮，——滿頭鬚髮的？」伸開手杖，他指着那可怕的對象，這樣作時他底手打着抖。

「那是居里亞西凡恩 (Julia Severn)。」潭泊爾女士非常安靜地回答。

「居里亞西凡恩呀，女士！她或者別的人，爲什麼要留鬚髮？她爲什麼反抗這里一切的教訓和成規，在一個福音的慈善機關裏，公然地隨從世俗，在頭髮上戴着一團鬚髮呢？」

「居里亞是天生的鬚髮，」潭泊爾女士更爲安靜地回答。

「天生的！是呀，但是我們不能依照天然；我願這些女孩是受神恩的孩子。再說爲什麼頭髮要留那末多呢？我一再提到過我希望頭髮要規規矩矩，樸樸素素地梳起來。潭泊爾女士，那個女孩底頭髮要完全剪掉；明天我要叫一個理髮匠到這裏來；而且我見到其他女孩頭髮也太累贅——那個高女孩，告訴她轉過身來，告訴第一排凳的七人都站起來，臉向着牆。」

潭泊爾女士拿手帕從嘴唇上拭過，彷彿要掩去唇上不由己的微笑一樣；不過她還把這命令發出了，第一班學生聽懂要她們做什麼事的時候，她們服從了。在凳上微微向後側一側身子，我可以見到她們用來批評這調動的神色和鬼臉；可惜布魯克爾哈斯志先生不能也見到，否則他或者會覺得，對於杯盤底外面無論他可以怎麼辦，內面却遠不是如他想像般可以干預的。

他對這些活獎牌底裏面細細看了五分鐘，於是發出判詞來。這話像葬鐘底聲音一樣發出來：

「頂髻都要得剪下來。」

潭泊爾女士似乎爭辯。

「女士！」他繼續說，「我有一個主人要侍候，他底王國不是屬於這個世界的；我底任務是要在這些女孩身上遏抑肉體的慾望；教導她們要裝束淡泊知羞，不是要留編髮和穿貴重的衣服；我們眼前這些年青人，每人都拿一把頭髮編成髮辮，這只有浮華使然；這些，我再說一次，必須剪掉；想想費去的時間，想想——」

布魯克爾哈斯志先生說到這裏被打斷了；另外三個女客人進到屋裏來。她們應當早來一些時，聽聽他對於衣服的說詞，因爲她們闊綽地穿着鵝絨，綢緞，和皮衣。三人中兩個年青的人（十六和十七歲的漂亮女子）帶着灰色海獺帽，那時候正時新，遮着鴉鳥毛，而且從這高雅的帽邊下面，垂下許多輕鬆的編髮，鬚得頂講究；年長的婦人披着一條貴重的天鵝絨的圍巾，邊上鑲着鼯鼠皮，她戴着法國的前面假鬚髮。

這些婦人是布魯克爾哈斯夫人和她底兩位小姐，潭泊爾女士恭敬地接待她們，並且把她們引到屋上邊的上座。她們似乎是和布魯克爾哈斯先生一同坐馬車來的，在他和管事人辦理事務詢問洗衣婦教訓監學的時候，她們詳盡地查看樓上的屋子。她們現在向司密斯女士——她負照管襯衣和檢查宿舍的責任——發出些批評和指責；但是我沒有時間去聽她們所說的話；別的事情引走而且吸引住我底注意了。

到這時為止，我一方面記取着潭泊爾女士和布魯克爾哈斯先生的談話，同時也留心保持自己的安全，這我想只要能不給人看見就可以行了。爲了這種目的，我在凳上力向後坐，而且在似乎忙着算數的時候，我這樣拿着石板，使得牠把我底臉遮住。我許可以逃開人家注意了，若不是奸詐的石板偶而從我手裏滑脫，嘩啦一聲掉下去，即刻使每人眼睛都注視着我。我知道現在一切都完了，在我彎身拾兩塊破石板的時候，我集起所有力量等待最壞的事。壞事來到了。

「粗心的女孩！」布魯克爾哈斯先生說，緊接着又說道：「我看是那個新學生罷。」我還沒有吸氣，他又說道：「我要得記住，關於她我有話要說。」於是高聲說起來：在我看來聲音是何等高呵！「打破石板的孩子向前來！」

我自己是動不了的，我已經癱了；但是坐在我兩旁的大女孩，扶持我站起來，並且推我到可怕的裁判官跟前，於是潭泊爾女士輕輕扶着我一直走到他底腳前，我聽到她低聲的勸告：

「莫害怕，簡，我看這是偶然發生的事，你不會挨罰的。」
這仁慈的低語像短劍一樣刺進我底心。

「再過一會她就要認爲我是假善的人，看不起我了，」我想；爲了這種信念，對於里德、布魯克爾哈斯等人的憤怒衝動，就在我底脈膊中跳躍。我可不是海蘭朋斯。

「把那個凳子拿來，」布魯克爾哈斯先生說，指着一位班長剛從上面起來的高凳子；凳子拿來了。
「把這孩子放在上面。」

我被放在那裏了，誰放的我不知道；我所處的情況不及注意瑣事，我只明白她們把我舉到和布魯克爾哈斯先生底鼻子一樣高，他離我一碼以內，還前面是一片織錦的橘色和紫色的皮裘，和一叢銀色的羽毛在我下面鋪張擺動。

布魯克爾哈斯志先生吃吃地說話了。

「小姐太太，」他轉向他底家人說，「潭泊爾女士，諸位教師，孩子們，你們都看見這個孩子嗎？」

自然她們都看見了；因為我覺得她們底眼睛像取火鏡一樣轉向我燒焦的皮膚。

「你們看她還年幼；你們看她有普通兒童時期的人形；上帝將他給與我們一切人的形像也慈悲地賦給她了；沒有什麼異常的畸形指出她是一個特別的人。誰會想到魔鬼已經在她身上找到一個代理人和奴僕了呢？然而我說來痛心情形正是這樣呵。」

停息——在停息中我使我癱瘓的神經穩定，而且覺得大勢已決；覺得這審判不能再躲避，却要堅決地來承當了。

「親愛的孩子們，」黑大理石的牧師動情地繼續說，「這是一件傷心難受的事；因為我底責任要警告你們，這個女孩原可以成爲上帝自己的羔羊的，却是一個被逐出的人；不是真正羔羊中的一分子，却是一個闖入者，陌生人。你們一定要防備着她；你們一定要避開她這種榜樣；若是必要的話，避免和她在一塊，莫讓她加入你們底遊戲，莫要和她談話；諸位教師，你們必得監視她；注視她底行動，秤量她底說話，細細察看她底動作，懲罰她底身體，來救她底靈魂；但願這種得救是可能的，因爲（說這話的時候我底舌頭打滯）這個女孩，這個孩子，這個基督教國家的土著，比許多向婆羅門（Brahma）祈禱，或在傑革奈志（Juggernaut）前下跪的小異教徒還壞——這個女孩是——一個說謊人！」

到這停有十分鐘，這時候我已經完全恢復了自己的心智，看見三位布魯克爾哈斯志家的女性都拿出手帕，放到眼睛上，年長的婦人前後搖動年青的低聲說道：「多可惡！」

布魯克爾哈斯志先生又說起話來。

「這是我從她底女恩人聽來的，從在孤苦的情況中收留她，作爲自己的女兒來養育的那位虔誠慈善的婦人聽來的，這個不幸的女孩拿這樣壞的，這樣可怕的忘恩負義來報答她底仁慈和慷慨，最後她底絕好的女恩人不得不把她和自己的孩子分開，恐怕她底壞榜樣沾染了他們底純潔；她把她送到這里來醫治，如同古時猶太人把他們底病人送到攪動的畢士大池一樣；

畢士大（Bethesda）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個池子，時有天使下去攪動池水，病人在攪動後首先下去者可以痊癒。見約翰福音第五章二至四節。下層莫讓水停滯，即據此喻要醫治簡愛毛病的意思。（譯者。）

諸位教師，監學，我請求你們莫要讓她周圍的水停滯。」

說着這樣高尚優美的結論，布魯克爾哈斯志先生一面收拾外衣最上面的釦子，向他家人低聲說了些什麼，她們就站起來了，向潭泊爾女士鞠了躬，於是這些大人物就從屋裏莊嚴地起身走了。在門跟前轉過身來，我底審判官說道：

「讓她在那個凳子上再站半點鐘，在今天其餘的時候中莫要讓一個人和她說話。」

於是我就高高的在那裏站着；我曾經說過用腳在教堂中站着這羞辱我都受不住，現在却擺在可恥的脚台上面，給大家觀看了。我底感覺怎樣，沒有文字可以形容；但是正在這些感覺湧起，窒閉我底呼吸，收縮我底咽喉的時候，一個女孩走到我跟前又從我身旁過去；走過的時候她抬起眼睛來。眼睛裏有着何等奇異的光輝呵！這光輝給我一種何等出常的感覺呵！新的感情怎樣振作我底精神呵！彷彿是一個殉教者，一個英雄，從一個奴隸或受難者身旁走過，在走過時賜與了力量。我克制住正起來的遏斯特里，抬起頭，穩穩的在凳子上站着，海蘭朋斯向司密斯女士問功課上幾個不重要的問題，爲問題底不重要挨了罵，回自己本位又從我旁邊經過的時候，對我微笑。怎樣的微笑呵！現在我還記得這微笑，知道這是絕智和真勇底流露；這像天使臉面上的反光一樣，使她顯然的面上各部，她底消瘦的臉面，她底沉陷下去的灰眼，都發出光輝。然而在這時刻海蘭朋斯底胳膊上正戴着一「不整潔的標記」；不到一點鐘之前，我聽到斯加契德女士罰她明天午飯只吃麵包和白水，因爲在抄錄時塗抹了一個練習。不完全的人性是這樣的，在最乾淨的行星面上也有這樣的斑點；像斯加契德女士底眼睛，只能夠看見這些細小的缺陷，對於這行星底全體的輝煌却是盲目的。

此
页
空
白

法妮娜·法尼尼

〔法國〕 司湯達作 李健吾譯

—— 教皇治下發見的革命黨人末次秘密集會的詳情

一八二〇年春天有一晚，全羅馬都出動。B公爵，著名的銀行家，在威尼士公場他的新邸，開一個跳舞會。所有意大利的藝術，所有巴黎和倫敦出產的最華貴的奢侈品，全聚在一起，裝璜這座府邸。來的人多極了。高貴的英吉利的端莊而又金黃頭髮的美人，也設法以參加這個跳舞會為榮；她們成羣而來。羅馬最美的婦女和她們競爭美麗的比價。一個年輕女孩子，眼睛的光輝和她的青髮全說出是羅馬人，由她父親領了進來；目光全隨着她轉。她每一個動作都帶着一種難以言傳的驕傲。

進來的外國人，全叫跳舞會的華貴僑住。他們講，「歐洲任何帝王的宴會也比不上。」

帝王先沒有一座羅馬式建築的府邸；他們又不得不邀請他們宮庭的命婦；B公爵却只約會漂亮女子。他這一晚女賓的選擇很叫走運；男人們都像失了張支。在那樣多引人注目的婦女之中，問題是決定誰最美；選擇起初有些不定；然而最後落到法妮娜·法尼尼（Yanina Yanni），那有火似的眼睛和青髮的年輕女孩子，被大家推選做跳舞會的皇后。馬上外國男子和年輕的羅馬男子，離開其他所有的客廳，成羣來到她那間客廳。

她父親，亞斯都巴萊·法尼尼（Asdrubale Yanni）親王，要她先和兩三位德意志的王公跳舞。隨後她接受幾位非常高貴而又非常美麗的英吉利人的邀請；她討厭他們矯揉作樣的神氣。她彷彿很高興給年輕的里維奧·薩外黎（Livio Savelli）苦喫，而他似乎極其愛她。這是羅馬最體面的年輕男子，而且他也是親王；不過，有人要是給他一本小說讀，不到二十頁，他就會把書扔開，說道叫他頭疼。法妮娜把這看做一種缺陷。

臨到半夜，一樁新聞在跳舞會傳播起來，而且十分動人聽聞。一個在聖天使（Saint Angelo）堡子①囚禁的年輕革命黨人，就在當晚逃脫，化了裝，而且帶着傳奇式的非常的勇敢，走近監獄最後的看守隊，竟然拔起刺刀攻打兵士；然而他本人也受了傷，弓手隨着他的血跡追他，有希望把他擒回來。

就在大家談論這個故事的時候，里維奧·薩外黎方才和法妮娜跳完舞，目眩於她的儀態和勝利，扶她走向她原來的地方，差不多因愛而狂的樣子，向她道：

——不過勞駕，那麼誰能討你歡喜呢？

法妮娜回答他道：

——方才逃脫的年輕革命黨人；至少他還做了點兒事，值的活在人世上。

亞斯都巴萊親王走近她女兒。這是一個闊人，有二十年了，沒有和他的總管算賬；後者拿他自己的收入高利借給他。你要是在街上遇見他，你會把他當做一個老戲子；你不會注目到他手上戴着五六隻大戒指，上面嵌着極其巨大的鑽石。他兩個兒子全做了耶穌會教士②，隨後發瘋死掉。他忘掉了他們；然而他不高興他的獨生女，法妮娜，不肯出嫁。她已經十九歲了，拒絕了好些

① 聖天使堡子：在羅馬城內河右，離聖彼得禮拜堂不遠，紀元二世紀羅馬皇帝亞德里亞魯（Adriano）的陵墓，下方上圓，雄偉渾大，其後教皇用做防守的砦壘和監獄。傳說紀元六世紀，瘟疫盛行，教皇聖格迺格（St. Grégoire le Grand）祈禱，行經橋頭，忽然窺見堡子頂尖站着一個天使，收劍回鞘；上天示意瘟疫將終，所以堡子改名聖天使。

② 革命黨人原文是（Carbonari），煤商的意思。在一八五九年統一以前，意大利飽受外人制控，特別是拿破倫失勢之後，從一八一五年起，併歸奧地利統治。當時有志之士，聚而圖謀革命，因為最初多在樹林中間秘密開會，所以得到煤商的綽號。為讀者方便起見，本文一律譯做革命黨人。

③ 耶穌會教士 Jesuites：十六世紀羅曼拉（Ignace de Loyola）創立的軍士教派，專為對付異教徒，服務天主教而設。其後勢力逐漸強大，先後為葡萄牙與法蘭西各國強迫出境。

最體面的對方。她有什麼理由猶如席拉(Silla)退位的理由：厭憎羅馬人。

跳舞會的第二天，法妮娜看見她父親，男子中最大意的人，一輩子沒有想到去拿一把鑰匙，却小心翼翼，鎖住一個小樓梯門，往上通到府邸三層樓上的房間。這房子有好些窗戶，開向一座點綴着橘樹的花壇。法妮娜出去訪了好幾次人；回來時候，只見府邸的大門，因為裝設燈籠，橫七橫八地攔住馬車，改由後院進來。法妮娜舉起眼，不由一驚，便見他父親加意鎖住的房間的一個窗戶敞開了。她打發開她的伴媽，上到樓梯頂高的地方，因為用心尋覓，終於發見一個有鐵欄杆的小窗戶，開向橘壇。她先前看見的敞開的窗戶離她兩步遠。不用說，這屋子住了人，然而住了誰？第二天，法妮娜終於得到一個開向橘壇的小門的鑰匙。

窗戶依然開着，她悄悄溜到下面。一個百葉窗正好藏住她。屋子裏有一張牀，上面有人躺着。她第一個動作是退回，然而她看見一件女人袍子，扔在一張椅子上。仔細一望牀裏的人，她看出她有金黃頭髮，樣子極其年輕。她相信這是一個女的。扔在椅子上的袍子沾着血，桌上放着一雙坤鞋也染着血。不識者動了一動；法妮娜灼出她受了傷。一大塊帶血的布蓋住她的胸臍；這塊布僅僅用幾條帶子挽住；顯然不是一個外科大夫的手安排的。法妮娜發見每天快到四點鐘，她父親把自己鎖到她的屋子，隨後走去探視那不識者；不久他下來了，坐了馬車去拜望斐泰萊斯基(Fitelstein)伯爵夫人。他一出去，法妮娜就上到小花壇，從這裏她可以灼見那不識者。這年輕婦人，如此不幸，引的她非常好奇；她猜尋她的故事。扔在椅子上的血袍，好像叫刺刀扎破了。法妮娜可以數出撕爛的地方。有一天，她看見那不識者，看的格外分明；她的藍眼定定地望着天；她好像在祈禱。不久好些淚水充滿她美麗的眼睛；年輕的郡主直忍不住要和她講話。第二天，不等她父親來，法妮娜斗胆先藏在小花壇上面。她看見亞斯都巴萊先生走進不識者的屋子；他提着一個小籃，裏面裝着食物。親王樣子有點兒不安，不大講話。他的聲音極低了，雖說門窗敞着，法妮娜也聽不見他的語句。他隨即離開了。

法妮娜向自己道：

● 席拉：紀元前一世紀，羅馬共和國的貴族首領，戰勝敵黨，被舉為狄克推多。紀元七十九年，正當勢盛之際，他無故宣布退位，迄今尤為謎。本文所舉退位的理由，也只是一種揣測。

百二十級的樓梯。

——這可憐的女人一定有好些可怕的仇敵，所以我父親，那樣隨便慣了的一個人，才不敢信託別人，每天辛辛苦苦爬上一

——我愛你，我願意服侍你。

不識者舉手請她進來。

法妮娜喊道：

——我該多向你抱歉，我的胡鬧和好奇該多惹你生氣！我起誓不說出你的秘密，只要你吩咐，我絕不再來了。

不識者道：

——誰能看見你不覺得幸福？你住在這座府邸嗎？

法妮娜答道：

——自然哪。不過我看你不認識我，我是法妮娜，亞斯都巴萊先生的女兒。

不識者樣子有點兒詫異，看着她，飛紅上來，隨即接着道：

——請您允我希望您每天來看我；然而我願意親王不知道您的下訪。

法妮娜的心使勁跳着；她覺得不識者的態度非常優雅。這可憐的女人不用說，得罪了什麼有權勢的人物；或許一時嫉妒，她殺了她的情人？法妮娜以為她的不幸不會由於一個庸常的原因。不識者告訴她，她肩膀有個傷口，一直戳到胸脯，很讓她痛苦。她時常發見一嘴的血。

法妮娜叫道：

——那你離的開外科大夫！

不識者道：

——你知道，在羅馬，外科大夫全得向警察仔細報告他們調理的傷口。你看的見，親王只好委曲，親自用布綁紮我的傷口。

帶着一種完美的韻致，不識者避開那套哀憐自己遭遇的情態；法妮娜愛瘋了她。然而有一樁事很讓年輕的郡主詫異，就是她極其嚴肅的談話之中，不識者用力壓抑一種忽然想笑的欲望。

法妮娜向她道：

——我真高興知道你叫什麼。

——人家叫我克萊芒婷 (Clementine)。

——好的！親愛的克萊芒婷，明天五點鐘我再來看你。

第二天，法妮娜覺得她的新女友病很沉重。法妮娜一壁吻她，一壁道：

——我打算給你帶一個外科大夫來。

不識者道：

——我寧願死。難道你要我害我的恩人嗎？

法妮娜趕忙道：

——羅馬市長薩外黎·賈達茶辣 (Savelli-Catanzara) 大人的外科大夫，是我一個用人的兒子；他很聽我們支使，仗着他的位置，他誰也不怕。我父親不憑信他的忠心，我讓人叫他來。

不識者的激昂簡直都讓法妮娜驚異了。他喊道：

——我不要外科大夫看我來好了，要是上帝叫我去他那兒的話，我倒高興死在你的胳膊裏。

第二天，不識者的情形更壞了。法妮娜離開她的時候道：

——你要愛我，你就得叫一個外科大夫看看。

——他要一來，我的幸福就煙消雲散了。

法妮娜繼續道：

——我去打發人尋他來。

一言不發，不識者揪住她，握住她的手，吻着。靜了好半晌，不識者眼裏掛滿了淚水。最後，她離開法妮娜的手，差不多斷氣的神情，向她道：

——我有句話向你招認。前天我說我叫克萊芒婷，其實是撒謊；我是一個不幸的革命黨員……

法妮娜驚的撒退椅子，不久站了起來。

革命黨員繼續道：

——我覺得我這一招認，會讓我丟掉那唯一把我牽連在生命上的幸福；但是欺騙你，我又太不够人了。我叫做彼得·米西瑞黎（Pietro Missirilli），我十九歲；我父親是法道·聖安傑羅（Saint-Angelo-in-Vado）地方的一個窮外科大夫，我哪，是個革命黨人。人家圍住我們的秘密集會；我叫人上了鎖鏈，從羅瑪涅（Romagne）解到羅馬。丟在一個地窖裏面，白天晚晌全點着一盞燈。我過了一年零一個月。一個慈悲的人行好救我。他把我打扮成個女人。我走出監獄，經過末道門的看守前面，中間有一個看守阻撓。革命黨；我打了他一巴掌。我告訴你，這不是由於輕舉妄動，只是我心不在焉罷了。惹了禍以後，夜裏被人在羅馬的胡同追趕，挨了好幾槍刺，已經失了力量。我走進一家敞開的大門，爬上樓梯；我聽見兵士在我後面也上了樓梯，我跳進一座花園；我跌的離一個散步的女人只有幾步遠。

法妮娜道：

——斐泰萊斯基伯爵夫人！我父親的女友。

米西瑞黎叫道：

——什麼！她給你講了嗎？不管怎麼樣，這女人救了我。我絕不應該說出她的名姓。兵士進來就要擒我，你父親設法護我出來，上了他的馬車。我現在自覺病重極了；好幾天以來，我肩膀挨的那一槍刺，阻礙我呼吸。我要死了，簡直絕望，因為我再也看不見你了。

法妮娜不耐煩地聽着；她很快就走出去了；米西瑞黎看見這雙眼睛，如此清麗，一點沒有憐惜，僅僅只有一種受了傷的高傲的性情的表情。

夜間，一個外科大夫出現了；他獨自來的。米西瑞黎絕了望；他害怕再也見不到法妮娜。他盤問外科大夫，後者調理他，然而不管理他。隨後的日子，同樣沉默。彼得的眼睛就不離開花壇的窗戶，法妮娜通常由這裏進來；他非常不快樂。有一次，將近半夜，他相信灼見有誰在花壇的影子裏；這是法妮娜嗎？

法妮娜夜夜來，把臉靠住年輕革命黨人的窗玻璃。她向自己道：『我要一跟他講話，我就毀了！我絕不應當再見到他！』

主意打定了，情不自禁，她却想起從前她傻裏傻氣把他當做一個女人，自己對於這年輕男子的友誼。經過那樣甜蜜的親暱，如今必得忘掉！在她思路最清楚的時際，想一想自己變的多利害，法妮娜也怕起來了。自從米西瑞黎說出真情，她習常思索的一切物事，全像蓋了一層網，遠遠地有些模糊。

一個禮拜沒有過去，慘白而又抖擻，法妮娜隨着外科大夫走進年輕革命黨人的屋子。她來告訴他，如今必須勸告親王另換一個用人上來。她停了不到十分鐘；但是過了幾天，出於慈悲，她又隨大夫來了一次。有一黃昏，雖說米西瑞黎見好，法妮娜不再有什麼爲他擔憂性命的藉口，她斗膽一個人來了。看見她，米西瑞黎快樂的難以形容，然而他用心隱起自己的愛情；特別是他不願意失掉一個男子應有的尊嚴。法妮娜漲着臉進來，唯恐聽到愛情的語言，然而看見他接得她，不大溫存，却又屬於忠誠而高貴的友誼，反而有些悵惘。她走了，他也不十分留她。

過了些日子，她又來了，同樣行徑，同樣永久感謝和敬愛的保證。絕不打算約束年輕革命黨人的熱情，法妮娜自問自，是否她是單戀。這年輕女孩子，自來高傲，如今既辣且苦，感到她瘋狂的全個的幅員。她假裝快活，甚至於冷淡，不大常來，然而却不能不來看看年輕的病人。

米西瑞黎熱狂地愛她，然而想到自己隱晦的出身和他自己的責任，決定輕易不開口說愛，假如法妮娜真有八天不來看他。年輕郡主的驕傲漸漸倒了下來。最後她向自己道：

『！我要看他，是爲了我，爲了討我自己高興，但是我絕不同他講起是他引我來的。』

她過訪米西瑞黎，一待就好久；他同她談話，好像當着二十個人。有一黃昏，恨了他整整一天，決定比平常還要冷淡，還要嚴肅，她告訴他，她愛他。不久她什麼也不再拒絕他了。

她的瘋狂要是大的話，我們必須承認，法妮娜完全幸福。米西瑞黎不再想到他自以為然的男子的尊嚴；他愛的猶如一個十九歲意大利青年的初戀。他具有熱情愛——所有的徵兆，甚至於向那位高傲的年輕郡主講起他引誘她愛他的政策。他簡直不信自己過度的幸福。四個月很快就過去了。有一天，大夫准許他的病人自由行動了。米西瑞黎思維道，我怎麼辦才好？依然藏在羅馬最美的一個女子的家裏，而那些渾賬官僚，把我在獄裏拘了一年零一個月，不見天日，倒許以為我沒有了膽氣意大利，你真不幸，你的孩子們要全爲了這麼一點點就丟開了你！

法妮娜自信彼得得最大的幸福是永久和她膠在一起；他那樣子太快樂了；然而拿破侖將軍有一句話，在這年輕人的靈魂裏，辣而且苦地回應着，影響到他一切關於婦女的行徑。一七九六年，拿破侖將軍離開布迺西亞（Brescia）^①，伴他來到城門邊的市民向他講：布迺西亞人民愛自由，超過其他一切意大利人。

他答道：

——是的，他們愛拿自由跟他們的情婦談。

米西瑞黎十分不得已的樣子，向法妮娜道：

——天一黑，我就要出去。

——只要不等天亮小心回到府裏好了；我等着你的。

——趕到天亮，我已經離羅馬好幾里地了。

① 熱情愛 (Amour-passion) 司湯達在他說愛 "De l'Amour" 一書裏面，把愛情分做四種，而第一種便是他最推重的熱情愛；這

是精神的，靈性的，崇高的，到了最激越的時候，差不多可以叫人忘掉肉體的愉悅。

② 布迺西亞，意大利北部，米蘭之東的一個重要城市。

法妮娜冷冷地道：

——好的很，可是你到那兒去？

——到羅馬涅，復仇去。

法妮娜極其安詳的樣子接着道：

——我很闊，我希望你接受我些錢跟軍火。

米西瑞黎看了她些時，沒有蹙眉；隨後，投入她的胳膊，向她道：

——我生命的靈魂，你叫我忘掉一切，甚至於我的責任。然而你的心越高貴，你越應該了解我。

法妮娜哭了好久，最後商量好了，他後天離開羅馬。

第二天她向他道：

——彼得，你時常告訴我，一位名人，例如一位羅馬親王，只要能拿出許多錢來，就爲自由立下最大的功績，只要奧地利離我們遠遠的，在別的地方大打其仗。

彼得詫異道：

——自然哪。

——好哪！你有膽子；你缺的只是一個高位。讓我下嫁你，我給你帶二十萬鎊的年息。我負責要求我父親的同意。

彼得撲到她的腳邊；法妮娜歡喜的容光煥發。他向她道：

——我熱烈地愛你；不過我是國家一個可憐的子民；意大利越是不幸，我越應該對牠忠實。爲了得到亞斯都巴萊先生的同意，我得好些年扮演一個可憐的角色。法妮娜，我拒絕你。

米西瑞黎急着說出這句話。他快要缺乏勇氣了。他叫道：

——我的不幸，是我愛你比生命還愛，所以離開羅馬，對於我是最大的懲罰。呵！意大利早就脫離野蠻人而獨立，該多好！和你上船到亞利加過活，我該多歡喜！

法妮娜殞了似地站着。拒而不納，實在傷了她的傲性；但是不久她就投進米西瑞黎的胳膊。她叫道：

——我覺得你從來沒有這樣可愛過；是的，我的小鄉下大夫，我跟定了你。你跟我們古代的羅馬人一樣偉大！所有關於未來的思想，所有常識憂鬱的提示，全消逝了；這是一時完美的愛情。等到彼此恢復了理性，法妮娜道：

——你一到羅瑪涅，不久也就來了。我設法叫大夫勸我到包迺達（*Portia*）洗澡。靠近佛爾里（*Forn*）在聖尼可羅（*San Nicolò*）地方，我們有座堡子，我會在這兒停下的……

米西瑞黎叫道：

——在那兒，我跟你一起過活！

法妮娜嘆息道：

——我注定了爲人所不敢爲。我爲你毀了我自己，不過，管牠哪。你能愛一個遭人唾棄的女孩子嗎？

米西瑞黎道：

——你不是我女人，我永久崇拜的女人？我知道愛你，保護你。

法妮娜要出去做客。她剛一離開米西瑞黎，他就覺得他的行徑野蠻了。他向自己道：

——「國家」算得了什麼？這不是一個人，行了善，我們應理感恩報答，要是他遭了難，我們不報答，就會詛咒我們。「國家」和「自由」彷彿我的大衣，是件有用的東西，要是我父親沒有遺留給我，我真還得買上一件；然而臨了我愛國家和自由，因爲這兩件東西對我有用。我要是拿到手不知道怎麼擺弄，對於我牠們要是一件八月天的大衣，買牠們做什麼，還出那樣大的價錢？法妮娜那樣美！她有那樣難以形容的天才！只要「一個」情人，那兒尋找這樣的女人去？這些羅馬王公，不够資格做國民，比起我却有那麼多的方便！他們一定很可愛呵！我要一走，她就忘掉我，我就永久失去她了。

● 包迺達著名的硫磺泉在翡冷翠西北。

● 佛爾里在辣外納西南，距海不遠的一個城市。

臨到半夜，法妮娜走來看他；他告訴她，他方才怎樣游疑不決，因為愛她，他怎樣討論「國家」那偉大的名詞。法妮娜很快活。她向自己道：

——他要是不在國家跟我中間選擇的話；我一定會被選的。

鄰近教堂的鐘響了三下；最後分手的時辰到了。彼得從他女友的胳膊拔出自己。他已經走下小樓梯了，法妮娜忍住淚，忽然向他微笑道：

——要是一個窮鄉下女人照料了你一場，你不弄點兒嗎的謝謝她嗎？你不想法子給她點兒錢嗎？來日沒有準靠，你要到你的仇敵中間旅行給我三天，算是謝我的，就像我是一個窮鄉下女人，你謝我照料了一場。

米西瑞黎留下了。他終於離開羅馬。感謝從一家外國使館買來的護照，他來到了家鄉。一場大歡喜；人家以為他死了。朋友們慶祝他生還，打算殺一兩個槍手。（教皇聯邦警察的名稱。）米西瑞黎道：

——不到緊要關頭，不要殺一個知道放槍的意大利人；我們的國家不跟幸運的英吉利一樣是個島；我們缺乏兵士抵抗歐洲帝王們的侵略。

過了些時，被槍手逼得太緊，米西瑞黎用法妮娜送給他的手槍殺了兩名槍手。官方懸賞捕他。

法妮娜不見到羅瑪涅來。米西瑞黎以為她忘記自己。他的虛榮心受了傷；他不由想到那分隔他和她情婦的階級的差別。有時動了情，追思過去的幸福，他真想回到羅馬，看看法妮娜做些什麼。這種瘋狂的念頭漸要戰勝他的責任觀念，然而有一黃昏，山上一座教堂到了做禱告的時辰，鐘聲怪怪地響着，好像敲鐘的人有點兒心不在焉。這是革命黨秘密集合的一個記號；米西瑞黎一到羅瑪涅就加入了工作。就是這一夜，大家在樹林裏面某座道院聚首。那兩位隱士，被鴉片麻醉住，一點不曉得他們小院落供人使用。米西瑞黎滿腹憂愁進來才知道他們的首領被捕，而他哪，不到二十歲的年輕人，被選做一個秘密集社的首領。同時黨裏有的是五十歲以上的人，從一八一五年繆辣（Mural）遠征以來就在活動。接到這意外的榮譽，彼得覺得他的心也在跳。他一個

● 繆辣：拿破侖的妹夫，勇敢善戰，一八零八年到一八一四年，拿波里的藩王，其後拿破侖失敗，他也宣布下野，不久為入槍斃。

人的時候，他決定不再思念那忘記他的羅馬少女，把他所有的思想獻給「從野蠻人手中救出意大利」的責任。

當了革命黨的首領米西瑞黎收到好些來往的報告，兩天以後，有人向他報告法妮娜郡主新近來到她聖尼可羅堡子。讀到這名字，他心裏感到的不寧比歡喜還大。他向自己再三說要忠心報國，絕不當夕就趕到聖尼可羅堡子，然而白用力；想到被他冷清的法妮娜，他簡直不能按部就班去工作。第二天他看見她；她在羅馬一樣愛他。她父親要她結婚，所以她動身晚了。她帶來兩千金幣。這意外的捐助，幫了米西瑞黎絕大的忙，非常增高他新地位的信用。他們派人到高爾福（Gortou）訂製刺刀；他們買動那奉命剷除革命黨人的教皇大使的親信秘書，給政府做好細的牧師的名單，他們也因之弄到了手。

也就是在這時期，在這多災多難的意大利，最不輕舉妄動的一個政治陰謀完成了牠的組織。我不想在這裏細加解釋。我所要說的僅是，如果這次舉義成功，米西瑞黎會分到一大部分的光榮。靠着牠，只要暗號一下來，成千的叛徒會揭竿而起，武裝好了，等候高級領袖們的指揮。最後的時機眼看到了，然而和向例一樣，領袖們被捕，陰謀終於曇花一現。

差不多一到羅瑪，法妮娜就自信看見她情人爲了愛國，忘了其他的愛情。羅馬少女的傲性忍受不下了。她白用力自相解說；一種黑暗的苦惱佔有了她；發見自己詛咒自由，她也喫驚了。有一天，她到佛爾里去看米西瑞黎，她的傲性直到如今還能駕駛的痛苦，她如今支持不住了。她向他道：

——說真的，你像一個丈夫愛我，我沒有想到這個。

不久她的眼淚流下來；然而卑賤到責備，也就够可羞的了。米西瑞黎答覆這些眼淚，猶如一個人別有所思。忽然之間，法妮娜動念離開他，回到羅馬。方才她把自己顯的太軟弱了，這樣一處罰自己，她感到一種酷虐的喜悅。沉靜了一刻之後，她立下決心；不離開米西瑞黎的話，她簡直配不上他了。等到他在身邊尋不見她，又驚又痛苦的時候，她才高興哪。隨後一想，她爲這人惹了許多

● 「從野蠻人手中救出意大利」司湯達自己註解道：「這是一三五零年白塔克（Petrarque）的一句話，其後朱蓮第二（Jules

II）馬齊亞外里（Machiveli），亞非耶瑞（Alben）伯爵全重複起來。」

● 高爾福希臘西岸的一個小島，舊會同名，在島的東端。

亂子，如今得不到他的愛情，未免深有所憾。於是她破開沉默，用盡心力賺他一句愛情的話來。不在焉的樣子，他向她說了好些極其溫存的語言；然而和他政治的舉動相比，語音便輕淺多了；他痛苦地喊道：

——「要是這次不成功，再叫政府發見，我就洗手不幹了。」

法妮娜動也不動地站住。有一點鐘了，她覺得她這是末次和她情人相會。他這句話，彷彿一道致命的光，打開她的思路。她向自己道：

——「革命黨人收了我好幾千金幣。他們絕不至於懷疑我對陰謀的忠心。」

法妮娜思維了一陣，然後向彼得道：

——「你願意跟我到聖尼可羅堡去過二十四小時嗎？你們今晚的聚會用不着你出席。明天早晨，我們可以在聖尼可羅散步；這會叫你安靜，幫你鎮定的，遇着這些重大的關頭，你全需要的。」

彼得應允了。

法妮娜離開他，和平常一樣，把鑰匙他的小屋子鎖住，去預備旅行。

她有一個侍女從前爲了結婚辭工，在佛爾里開家小舖子；她跑去見她。來到這女人家裏，她在她屋裏尋見一本讚美書，急急忙忙就邊兒寫好了當晚革命黨人秘密集會的準確的地點。她最後一句告密是：「這次秘密集會由十九個人組成；下面就是他們的名姓和住址。」寫完了這張名單，看了看沒有遺漏，只有米西瑞黎的名字刪掉，她向她信託的侍女道：

——「把這本書送給教皇代表大主教那兒，請他讀一下上面寫的字，再把書歸還你。這兒是十個金幣；萬一教皇代表說出你的名姓，你就準死無疑；不過，你把我方才寫的那一頁給教皇代表唸，你就救了你的性命。」

一切美滿。教皇代表因爲害怕，行徑絕不光明磊落，像個大人物。那個求見的民婦，他吩咐戴上面具進來，而且手必須捆住。就在這種情境，商婦被引到大人面前，發見他縮在一張蒙着綠氈的大桌子後面。

教皇代表把讚美書捧的遠遠的讀那一頁，唯恐染有精細的毒藥。他把書還給商婦，也不打發人尾隨她。離開她情人不到四十分鐘，法妮娜看見她舊日的侍女回來了，這才重新來到米西瑞黎面前，以爲他永久歸她所有了。她告訴他，城裏的景象很特別；

好些槍手在他們從不出面的街市巡邏。她接着道：

——你要是憑信我的話，我們馬上就到聖尼可羅去。

米西瑞黎應允了。年輕郡主的馬車，還有她的伴媽，收買好了的謹慎的親信女人，在城外一二里的地方等她。他們步行到馬車那裏。

來到聖尼可羅堡子，法妮娜因為舉動荒誕，心有所不安，加倍待她情人溫柔。然而一和他談愛，他就覺得她在作戲。昨天出賣的時候，她不知道後悔。現在，她向自己道：『有一句話，我倒想跟他講，然而只要一講，馬上，而且永久，他就厭惡我了。』臨到半夜，法妮娜一個男用人，撞進她的屋子。這人是一個革命黨，不過她不知道。可見米西瑞黎對她還有秘密，甚至於有關細情的。她氣的抖擻上來。這人來警告米西瑞黎，夜間，在佛爾里，十九個革命黨員的家被人包圍，他們開完秘密會議回來，統統被捕了。雖說事出意外，九個人逃掉。槍手只捕了十名解進市立監獄。進獄的時候，有一名跳進深極了的井，自殺了。

法妮娜失了面色；幸而彼得沒有看出，否則一看進她的眼睛，他會看出她的罪狀。
男用人接着道：

——現在，佛爾里的守兵排隊守定所有的街巷。每一個兵和他旁邊的弟兄近的都可以說話。除非有軍官的地方，否則居民不許穿過街道。

——這人出去了之後，彼得僅僅憂鬱了一時。他終於道：

——現在沒有什麼可做的了。

——法妮娜要死的樣子；只要她情人看她一眼，她就抖擻上來。他向她道：

——你又怎麼啦？

——他隨即想到別的事，不注目她了。臨到中午，她鼓起膽子向他道：

——現在秘密集會又叫人發見了；我想你該安靜些時了。
帶着一種讓她抖擻的微笑，米西瑞黎回答道：

——極其安靜。

她必須出去拜望一趙聖尼可羅村子的牧師，說不定他是耶穌會的奸細。七點鐘回來用餐的時候，她看見她情人隱藏的那間小屋子空了。急的不得了，她跑遍全家找他，他全不在。絕了望，她依舊回到那間小屋子，就是這時候，他看見一張短箋，她讀着：

「我到教皇代表那裏自首去；我對我們的起義絕了望；上天和我們作對。誰出賣我們？顯然是投井的渾賬東西。既然我的生命無所用於可憐的意大利，我不願意叫我的同志看見，只有我一個人沒有被捕，還以為我出賣了他們。再見；你如愛我，記住爲我復仇。剷除那出賣我們的無恥之徒，那怕是我父親，也要剷除。」

法妮娜差不多暈了過去，捲入最殘狠的痛苦，不由倒在一張椅子上。她說不出一句話來；她的眼睛是乾的，火炙的。她終於撲在地上跪下來，喊道：

——老天爺！接受我的誓；是的，我要懲罰那出賣的無恥之徒；不過，先得恢復彼得自由。

一點鐘以後，她上路往羅馬去。她父親早就催她回來。當她不在的時候，他已經把她許給里維奧·薩外黎親王。法妮娜一到，他就擔着心向她提起。出乎他的萬分意外，她立即答應了。當晚，在斐泰萊斯基伯爵夫人府邸，她父親差不多正式向她介紹里維奧；她和他談了好久。這是最漂亮的年輕人，有最美的馬；然而，大家雖說他很有才智，他的性格却那樣輕浮，政府從不加以懷疑。法妮娜心想，把他調理成她的人，他也許成功她一個有用的眼線。既然是羅馬市長，警察總監，薩外黎，賈達茶辣大人的姪子，她揣測沒有奸細敢於尾隨他。

足有好幾天，法妮娜殷勤款待可愛的里維奧，最後却向他宣布，他絕做不了她丈夫；她以為，他頭腦太輕浮了。她向他道：

——你要不是一個小孩子的話，你叔叔的人員也不會逢事瞞你。譬如說，最近被人在佛爾里發覺的革命黨，人家要怎麼處置，你知道嗎？

兩天以後，里維奧來對她講，在佛爾里被捕的革命黨人全逃走了。兩隻大黑眼睛盯着他，她窮極蔑視地苦笑着，整整一黃昏不屑和他說句話。第三天，里維奧紅漲臉向她招認，他先遭人欺騙了。他向她道：

——不過，我弄來我叔叔書房一把鑰匙；我在這兒看見好些紙張，其中有一份關於一個會議，由最忠信的大主教和教官組

織成的，他們聚在一起，嚴守秘密，考慮在羅馬還是辣外納（Ravenna）鞫問革命黨人。在佛爾里被捕的九個革命黨，和他們的頭目一個自來送死的傻東西，叫什麼米西瑞黎的，如今全在聖賴奧（San Leo）堡子拘禁着。

聽到『傻東西』這字眼，法妮娜用她全份的力氣辯了親王一把。她向他道：

——我要親自看一看那些公文，跟你一同到你叔叔書房去一趟；你也許唸錯了。

聽了這話，里維奧抖擻上來；法妮娜要求他一樁幾乎不可能的事；然而這年輕女孩子的怪才越發加重他的愛情。過不了幾天，法妮娜扮做男子，穿了一身薩外黎府邸用人的漂亮的小制服，得以在警察總監最秘密的文件中間過了半小時。發見了『被告彼得·米西瑞黎』逐日的報告，她不由大喜上來。捧着這份公文，她的手顫索着。再一看上面的姓名，她覺得自己要病上來。走出羅馬市長的府邸，法妮娜準許里維奧吻她。她向他道：

——我原是試試你，不過你卷子做的很好。

一聽這話，年輕的親王爲討法妮娜歡心，就是放火燒了瓦蒂喀妖（Vaticano）也甘心。當晚，法蘭西大使館舉行跳舞會；她跳的很久，差不多總是同他。里維奧快樂的要醉了。法妮娜必須阻擋他思索。

有一天她向他道：

——我父親有時很怪氣，今早他攆走兩個底下人，全到我那兒哭求。一個要我把他安插到羅馬市長你叔叔那兒；一個，在法蘭西人手下當過礮兵，要謀聖天使堡子的差事。

年輕的親王急忙道：

——他們全過我這兒做事好了。

法妮娜傲然回道：

——我這麼要求你來的嗎？我一字一句地給你重複那兩個可憐人的哀求；他們應當得到他們的要求，此外什麼事也白搭。

再沒有比這困難的了。賈達茶辣大人絕不是一個隨便的人，家裏用人全要他熟悉的。在這表面充滿了種種娛樂的生活之中，法妮娜從上到下是懊悔，又非常愁苦。事情的遲緩苦死她，她父親的經紀人供她錢用。她應該跑出父親的府邸，跑到羅馬，設法放她情人越獄嗎？不管多麼不合理，她正要照着這念頭做，機運却可憐起她來。

里維奧向她道：

——米西瑞黎領袖的那十個革命黨人，快要解到羅馬來了，除非判決了在羅馬涅執刑。這是我叔叔方才黃昏時候從教皇那兒得來的旨意。羅馬只有你我，我知道這個秘密。你滿意了罷？

法妮娜答道：

——你變成大人了：拿你的畫像送給我。

米西瑞黎應理來到羅馬的前一天，法妮娜尋了個藉口去齊達·賈斯泰拉納(Citta-Castellana)●。從羅馬涅解往羅馬的革命黨人，要下在這座城的監獄過夜。她早晨看見米西瑞黎從監獄出來，他叫鏈子鎖在一輛貨車上，她覺得他蒼白極了，然而一點沒有垂頭喪氣的樣子。一個老婦人扔給他一捧紫蘿蘭；米西瑞黎微笑着謝她。

法妮娜看見她情人了，她的思想也像全部更新了一次；她有了新勇氣。老早就幫教士賈瑞(Car)謀了個好位置，在聖天使堡子她情人將要被囚禁的地方，做司祭的神父；她請這位牧師做她私人的懺悔教士。在羅馬，這可不是樁小事，做一位郡主市長的姪媳私人的懺悔教士。

佛爾里的黨案并不久攔。激烈派原本不要他們，解到羅馬，看見無法攔阻，爲了報復起見，設法組織了一個特別會審廳，由野心最大的教官們裁判，警察總監担任主席。

法律制裁革命黨人是很明顯的；佛爾里的革命黨人一點指望也沒有；他們盡所有可能的狡詐保護他們的生命，絕不因之少有所爲。他們的法官不僅判以死罪，而且好幾位以爲應該採用苛刑，剝手等等。警察總監，權位已然高到無復再高（因爲卸了

● 齊達·賈斯泰拉納齊達通常做齊維達(Citta)，城的意思。在羅馬正北。

鞭也不過是披袈裟，用不着剃手的；他拿判決書去見教皇，設法讓教皇把所有罪人的死刑減成幾年的徒刑。只有彼得·米西瑞黎不在此例。總監把這年輕人看做一個危險人物，而且，我們先前說過，他殺了兩名槍手，罪已應死。總監從教皇那裏出來不久，法妮娜就知道了判決書和減刑。

第二天，將近半夜，賈達茶辣大人返回府邸，再也不見他寢室的用人；總監，一壁詫異，一壁捺了好幾遍鈴；最後來了一個胡裏胡塗的老聽差；總監不耐煩了，決定自己脫衣服。他鎖住門，天氣熱極了；他脫掉上衣，摺成一捲，往椅上一扔。力量太大了，扔過椅子，衣服打開窗戶的紗簾，露出一個男人的形體。總監急忙奔到牀邊，攪了一隻手槍。他剛好走回窗前，一個極其年輕的男子，穿着他下人的制服，舉着手槍，走近他的身旁。一看這情形，總監把手槍舉到他的眼邊；他要放槍。年輕人向他笑道：

——怎麼！大人，你不認識法妮娜·法尼尼了嗎？

總監怒氣衝衝地回道：

——這種惡作劇是什麼意思？

年輕女孩子道：

——我們放冷靜來理論。再者，你的手槍沒有子彈。

總監喫了驚，一看果不其然；於是他從背心的口袋抽出一把刺刀。

法妮娜，一種可愛的權威的小樣子，向他道：

——大人，我們坐下好了。

她安安詳詳地往安樂椅上一坐。

總監道：

——至少就是你一個人嗎？

法妮娜叫道：

——絕對一個人，我敢向你起誓！

總監却要細加證實；他在屋裏走了一圈，四處看着；隨後，他坐在一張離法妮娜三步遠的椅子上。

法妮娜溫和而且安詳的樣子道：

——我幹嗎要謀害一個中和人，事後說不定換來個什麼能毀自己還能毀別人的熱頭漲腦的軟弱東西？

總監嘔氣道：

——那麼你想怎麼樣，小姐？這齣戲對我不合適，也不應理長久下去。

法妮娜忽然忘掉她優雅的神情，高傲的樣子道：

——我所要說的，大半在你而不在我。有人希望革命黨人米西瑞黎活着；要是他死掉，你不會比他多活一個星期的。這一切全不關我的事；你埋怨我胡鬧，起初我這麼做爲的開心，其次哪，爲的幫我一個女友的忙。我願意（法妮娜重新顯出她平時和悅的樣子，繼續道）我願意搭救一個聰明人，不久他就要變成我的叔叔，單就表面情形來看，他這一家的權勢也統得仗他維繫久遠的。

總監取消了生氣的神情；法妮娜的美麗自然有關這迅速的改變的。在羅馬，人人知道賈達、茶辣大人對於漂亮婦女的鑑賞能力，而法妮娜扮做薩外黎府邸的廝走，絲襪子收拾的十分整飭，一件紅背心，銀袖章的天藍色的小上身，手裏捧着手槍，是很動人的。

總監差不多笑着道：

——我的未婚姪媳，你胡鬧的也真有你的，這不會是末次罷。

法妮娜回答道：

——我希望，這樣一位明理的人物替我保守秘密，特別是在里維奧那方面；爲你事後保守秘密起見，我親愛的叔叔，只要你答應我女友保護的人不死，我跟你接一個吻。

羅馬貴族婦女知道怎樣運用半開玩笑的聲調，對付最大的事變。也就是利用這種半開玩笑的聲調，法妮娜一壁繼續談話，一壁得能把這次會晤，以手槍始，以做客終，年輕的薩外黎王妃做的和拜訪她叔叔羅馬市長一樣。

不久，賈達茶辣大人，雖說十分高傲，拋開迫於畏懼的觀念，却因為畏懼，給他姪媳說挽救米西瑞黎性命應有的種種困難。總監一壁談論，一壁同法妮娜在屋裏徘徊，他從壁爐上取下一瓶檸檬水，傾進一隻水晶杯子。他正要拿起端到嘴唇，法妮娜搶過杯子，捧了一會兒工夫，好像心不在焉，一鬆手，杯子落在花園。過了一時，總監從糖盒取出一塊巧可力，法妮娜奪過來，向他笑道：

——請你留神，你屋裏的東西全加了毒藥；因為有人要你死。是我求人饒下我未來叔叔的性命，免的嫁到薩外黎家，兩手空空如也。

賈達茶辣大人，飽受驚恐，再三謝過他的姪媳，以為米西瑞黎的性命大有可望。

法妮娜叫道：

——我們的交易成功了！證明是，這兒就是酬勞。

她一壁說，一壁吻他。總監接受酬勞，他加添道：

——我親愛的法妮娜，你得知道，我自己，我不愛流血的。而且，我還年輕，雖說你也許以為我老，不過我還能活下去，活到了再一個時代，到時今日流的血怕會變成污點的。

賈達茶辣大人陪伴法妮娜一直走到他花園小門的時候，正好兩點鐘在響。

第三天，總監參見教皇，想到要講的事，正在為難，但是教皇向他道：

——我有一樁事求你同意。佛爾里的革命黨人，其中有一個判成死刑的；一想到這個，我就不能安眠；必須救下這人才是。看見教皇已經站在他這一邊，總監提出許多反對的理由，臨尾下了一道手諭（或者聖旨）由教皇破例簽字。

法妮娜已然想到她或許得到她情人的恩赦，不過人家也許毒死他；就在前一天，米西瑞黎已然由他懺悔教士賈瑞牧師遞來好些匣的旅行餅乾，牧師還囑咐他，不要動用公家方面的食品。

知道佛爾里的革命黨人解往聖賴奧監獄的消息以後，法妮娜很想在米西瑞黎經過賈斯泰拉納的時候，設法見他一面；她在二十四小時以前來到這裏，她在城裏尋見牧師賈瑞，他已經來了好幾天了。他已經得到獄吏的許可，米西瑞黎可以在半夜監獄的小教堂聽彌撒。獄吏答應的還要多；如果米西瑞黎允許人家用鏈子捆起他的四肢，獄吏可以退到小教堂的門口，因為他負

責，總得望着囚犯，不過聽不見他說些什麼了。

決定法妮娜命運的那一天終於來了。從早晨起，她就把自己鎖在監獄的小教堂。誰能說出，在這長長的一天，激動她的那些思想？米西瑞黎愛她，還能饒恕她？她告發了他的秘密集會，但是她救下他的性命。等到理性安綏住這凌亂的靈魂，法妮娜希望他會答應同她一起離開意大利；如果她犯罪的話，都只爲過分愛他。四點鐘的時候，她聽見遠遠走道上傳來槍手的馬步。這些步子的每一聲響，全彷彿回震在她的心裏。不久她辨出遞運囚犯的貨車的滾動。貨車在監獄前的小空場停住；她看見兩個槍手扶起米西瑞黎，他獨自在一輛貨車上，帶了一大堆鏽鏽，簡直行動不得。她一聲流淚，一聲向自己道，只要他活着，就是人家還沒有毒死他。黃昏的不得了；神壇的燈臺，掛的高高的，又因爲典獄省油，只有這麼一盞照着黯沉沉的小教堂。法妮娜的眼睛流轉在幾個中世紀死在鄰近監獄的大人物的墳頭。他們的想像樣子全很殘暴。

好久就沒有聲響了；法妮娜沉入自己黑暗的思想。半夜鐘打了不久，她相信聽見一個輕輕的聲音，好像蝙蝠飛翔。她想走動，然而神志一迷糊，倒在神壇的欄杆上。就在同時，她一點沒有聽見動靜，兩個身影站在她的身旁。這是獄吏和米西瑞黎；後者帶了一身鏈子，活像襁褓的孩子。獄吏打開一盞提燈，放在法妮娜身旁的神壇欄杆上，他好遠遠看清他的囚犯。隨後他退到門那邊深的地方。獄吏剛一走開，法妮娜就撲到米西瑞黎的頸上。用胳膊緊緊一摟，她只感到他冷而尖的鏈子。她問道：誰叫他帶這些鏈子的？她吻着她情人，然而一點快活也沒有，接連着一個比這還要銳利的痛苦；他的接見冰冷極了，有一時她還以爲米西瑞黎知道了她的罪狀。

他終於向她道：

——親愛的女友，我悔不該你這樣愛我；我簡直尋不見蒙你見愛的原因。相信我，回到最合基督教訓的情緒，忘掉往日迷失我們的幻象；我不能歸你所有。我每次起義遭到的患難，或許由於我時時刻刻全在罪不可道。甚至於只要聽一聽人性應有的謹慎的勸告，我也應該明白，當佛爾里不幸的夜晚，爲什麼我不同我的朋友們一齊被捕？爲什麼當千鈞一髮的時際，我不奉守我的職位？爲什麼我一缺席，就會引起最无情的疑心？因爲我在意大利的自由的热情以外，還有一種熱情。

米亞瑞黎的變更只有法妮娜驚異的份兒。不算特別瘦削，然而他有三十歲的神情。法妮娜把這種變更看做獄中他受的惡

劣待遇的結果，她哭了起來。她向他道：

——呵！獄吏們早就答應了我好好款待你的。

事實上是，快到死了，所有宗教的原理，凡和解放意大利的熱情一致的，全來到這年輕革命黨人的心裏。法妮娜漸漸看出，她情人驚人的變更全是精神的，一點不是身體的惡劣待遇的效果。她的痛苦，她相信到了頂點，越發增加了。

米西瑞黎不言語；法妮娜彷彿哭的噙住了氣。他有一點感動的樣子道：

——如果我大地上愛什麼的話，那就是你，法妮娜；然而感謝上帝，我這一生如今只有一個目的：我死在監獄，或者把自由還給意大利。

又沉靜了一刻；顯然法妮娜不能開口；她白費力，然而口不聽話。米西瑞黎接着道：

——責任是無情的，我的女友；然而做事要不喫點兒苦，那兒去找英雄主義？給我起誓，你再也不要打算見我。

雖說鏈子十分緊，他盡力移動手腕，把手指伸給法妮娜。

——如果你肯聽一個你親愛的人的勸告，你就老老實實嫁給你父親說給你的那個有地位的男子。別把自己任何不快意的事說給他聽；然而另一方面，再也不要打算見我；讓我們從今變做生人。你從前拿出一大筆款子服役國家；如果有日自由了的話，一定會拿國家的財產償還你。

法妮娜難受的無以復加。和她說話，彼得的眼睛只有提到「國家」的時候亮了亮。

驕傲終於出來幫忙年輕的郡主；她帶了好些鑽石和小鏢來。不回來西瑞黎一句話，她捧出獻給他。

他向她道：

——爲了責任起見，我接受這些東西，因爲我得想法子越獄；不過衝着你這些新的恩賜，我發誓，我絕不再見你了。再見，法妮娜；答應我，絕不給我寫信，絕不要打算見我；把我整個留給國家，對你我算死了；再見。

法妮娜氣急道：

——不，我要你知道，受了我愛你的指導，我做了些什麼。

於是她向他叙說她所有的作爲，自從米西瑞黎離開聖尼可羅堡子到教皇代表那裏自首以來。這段故事說完了，法妮娜道：「這算不了什麼；爲了愛你，我做的還要多。」

於是她告訴他，她怎麼出賣他來的。

彼得氣極了，撲過去，想用鏈子打她，叫道：

「呵！渾賬東西！」

要不是獄吏一聽叫喚就跑過來的話，他就打着她了。他抓住米西瑞黎。

米西瑞黎向法妮娜道：

「瞧，渾賬東西，我不要欠你一點點情分！」

他不顧鏈子，盡力把銼子和鑽石給她扔過去，然後很快就走開了。

法妮娜失了魂地站着。她回到羅馬；新近報紙上宣佈，她剛和里維奧·薩外黎親王成婚。

法妮娜·法尼尼發表於一八二九年的兩世界雜誌，一八五五年，收進司湯達的全集。我們曉得司氏嗜愛意大利的熱情。法妮娜·法尼尼的故事屬於十九世紀初葉的意大利，描寫一個復興祖國的志士，在奧地利和教皇的暴政之下，因爲戀愛而秘謀洩露的一段慷慨激昂的心理浪漫的事蹟。普通的讀者大半會原諒或者至少同情法妮娜的，唯其「戀愛」猶如司氏自述道：「對於我永久是最大的事情或者不如說，唯一的事情。」然而法妮娜，這傳奇式的貴族少女，與其看做近代的，不如說是十六世紀的，司氏心嚮往之的一個有力的世紀。純就故事的發展和藝術而論，這篇或許是司氏最精緻的一篇：這裏有的是心理過程，有的是戲劇，而且戲劇性如此其濃，一八九六年，海斯（Paul Heyss）一個德國劇作家，寫成一齣四幕的劇本，在柏林海爾茲（Wilhelm Herz）書店出版。搬上銀幕，自然更是意中的事。在中國現今情況之下，讀司氏這篇小說，實在是一個很好的教訓。譯者具有好些感慨，但是最好，還是請讀者自己去體會一番，便知道我們有多少志士，不像拿破侖譏嘲布適西亞人民：「是的，他們愛拿自由跟他們的情婦談。」

（譯者）

此
页
空
白

死
魂
靈
(五)

[俄國]

N·果戈理作

魯迅譯

此页空白

第九章

有一天早晨，還在N市的訪客時間之前，從一家藍柱子，黃樓房的大門裏，飄出一位穿着豪華的花條衣服的閻秀來了，前面是一個家丁，身穿綴有許多領子的外套，頭戴圍着金色錦繡的亮晃晃的圓帽。那閻秀急急忙忙的跳下了階沿，立刻坐進那停在門口的馬車裏。家丁就趕緊關好車門，跳上踏臺，向車夫喝了一聲『走』。這位閻秀，是剛剛知道了一件新聞，正要告訴別人，急得打熬不住。她時時向窗外探望，看到路不過走了一半，就非常之懊惱。她覺得所有房屋，都比平時長了一些，那小窗門的白石造成的救濟所，也簡直顯得無窮無盡，終於使她不禁叫了起來道：『這該死的屋子，就總是不會完結的！』車夫也已經受了兩回的命令，要他趕快；『再快些，再快些，安特留式！你今天真是趕的慢得要命！』到底是到了目的地了。車子停在一家深灰色的木造平房的前面，窗上是白色的雕花，外罩高高的木格子；一道狹窄的板牆圍住了全家，裏面是幾株細瘦的樹木，蒙着道路上的塵埃，因此就見得雪白。窗裏面有一兩個花瓶，一隻鸚鵡，用嘴咬着幹子，在向窗外窺探，還有兩隻叭兒狗，正在曬太陽。在這屋子裏，就住着剛才到來的那位閻秀的好朋友。對於這兩位閻秀，作者該怎樣地稱呼，又不受人們的照例的斥責，却委實是一件大難事。找一個隨便什麼姓罷——危險得很。縱使他選用了怎樣的姓——但在我們這偌大的國度裏的那裏的角落上，總一定會有姓着這姓的人，他就要真的生氣，把作者看成死對頭，說他曾經爲了探訪，暗暗的來旅行，他究竟是何等樣人，他穿着怎樣的皮外套散步，他和什麼亞格拉菲娜·伊凡諾夫娜太太有往來，以及他愛喫的東西是什麼；如果說出他的官位和頭銜來——那你就更加危險了。上帝保佑保佑現在的時候，在我們這裏，對於官階和出身，都很神經過敏了，一看見印在書上，就立刻當作人身攻擊。現在就成了這樣的風氣。你只要一說：在什麼市鎮上，有一個傻傢伙——那就是人身攻擊，一轉眼間，便會跳出一位一表非凡的紳士來，向人叫喊道：『我也是一個人，可是我也是傻的嗎？』總而言之，他總立刻以爲說着他自己，爲豫防一切這種不愉快的未然之患起見，我們就用N市全部幾乎都在這應稱呼她的名目，來叫這招待來客的閻秀罷，那就是通體漂亮的太太。她的得到這名目，是正當的，因爲她只要能夠顯得極漂亮，極可愛，就什麼東西都不可惜，雖然從她那可愛裏，自然也時時露出一點女性的狡猾和聰

明在她的許多愉快的言語中，有時也藏着極可怕的芒刺！對於用了什麼方法，想擠進上流來的人物，先不要用話去傷她的心。但這一切，是穿着一套外省所特有的細心大度的形式的衣裳的。她的一舉一動，都很有意思，喜歡抒情詩，而且也懂得，還把頭做夢似的歪在肩膀上，一言以蔽之，誰都覺得，她確是一位通體漂亮的太太。至於剛才來訪的那一位閩秀，性格就沒有那麼複雜和能幹了，所以我們就叫她也還漂亮的太太罷。她的到來，驚醒了在窗臺上曬太陽的叭兒狗，簡直埋在自己的毛裏面了的獅毛的阿兌來和四條腿特別細長的雄狗坡志浦兒麗。兩匹都捲起尾巴，活潑的哼着衝到前廳裏，那剛到的閩秀正在這裏脫掉她的外套，顯出最新式樣，摩登顏色的衣服和一條繞着頸子的長蛇。（註二）一種濃重的素馨花香，散滿了一屋子。通體漂亮的太太一知道也還漂亮的太太的來到，也就跑進前廳裏來了。兩位女朋友握手，接吻，叫喊，恰如兩個剛在女塾畢業的年青女孩兒，當她們的母親還沒有告訴她這一個的父親比別一個的父親窮，也不是那麼的大官之前，重行遇見了的一樣。她們的接吻就有這麼響，至於使兩匹叭兒狗又嗥起來，因此遭了手帕的很重的一下——那兩位閩秀當然是走進淡藍的客廳裏，其中有一張沙發，一頂圓形的桌子，以及幾張窗幔，邊上繡着藤蘿；獅毛的阿兌來和長脚的胖大坡志浦兒麗，也就哼着跟她們跑進屋子裏。『這裏來，這裏來，到這角落上來呀！』主婦說，一面請客人坐在沙發的一角上。『這才是了，這才對了！您還有一個靠枕在這裏呢！』和這句話同時，又在她背後塞進一個繡得很好的墊子去；繡的是一向繡在十字布上的照例的騎士；他的鼻子很像一道樓梯，嘴唇是方的。『我多麼高興呵，一知道您……我聽到有誰來了，就自己想，誰會來的這麼早呢？』派拉沙說，恐怕是副知事的太太，我還告訴她哩：這蠢才又要來使我討厭了嗎？我已經想回覆了……』

那一位閩秀正要說起事情，攤出她的新開來，然而一聲喊，這是恰在這時候，從通體漂亮的太太那裏發出來的，就把談話完全改變了。

『多麼出色的鮮明的細布料子呵！』通體漂亮的太太喊道，她一面注意的檢查着也還漂亮的太太的衣服。

『是呀，很鮮明，靈動的料子！但是普拉斯科夫耶·菲陀羅夫娜說，如果那斜方格子再小些，點子不是肉桂色的，倒是亮藍色。』

的，就見得更加出色了。我給我的妹子賣去了一件料子；可真好！我簡直說不上來，您想想就是，全是頂細頂細的條紋，在亮藍的底子上，細到不過才可以看得出，條紋之間可都是圈兒和點兒，圈兒和點兒……一句話，真好幾乎不妨說，在這世界上是還沒有什麼更好看的。」

「您知道，親愛的，這可顯得太花色了。」

「阿呀，不的，並不花色！」

「唉，真是太花色的利害！」

我應該在這裏聲明，這位通體漂亮的太太，是有些近乎唯物論者的，很傾於否認和懷疑，把這人生的的很多事物都否定了。但這時也還漂亮的太太却解說着這並不算太花色，而且大聲的說道：「阿呀，真的，幸而人們沒有再用折疊衣邊的了！」

「爲什麼不用的？」

「現在不用那個，改了花邊了！」

「阿呀，花邊可不好看！」

「那裏，人們都只用花邊了，什麼也趕不上花邊，披肩用花邊，袖口用花邊，頭上用花邊，下面用花邊，一句話，到處花邊。」

「這可不行，蘇菲耶·伊凡諾夫娜，花邊是不好看的！」

「但是，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好看呀，真是出色的很，人們是這麼裁縫的：先疊兩疊，疊出一條闊縫來，上面……可是您等一等，我就要說給您聽了，您會聽得出驚，並且說……真的，您看奇不奇：衫子現在是長得多了，正面尖一點，前面的鯨鬚撐的很開，裙子的周圍是收緊的，像古時候的圓裙一樣，後面還塞上一點東西，就簡直 *A la belle femme*（註一）了。」

「不行，您知道，這撐的太開了！這可是我要說的！」通體漂亮的太太喊了起來，還昂着頭一搖，傲然的覺得自己很嚴正。

「一點不錯，這撐的太開了，我也要這麼的說！」也還漂亮的太太回答道。

註一 法國話，可解作「成爲美婦人」的意思。——譯者。

「那倒不敬愛的，您愛怎麼着，就怎麼着罷，我可不跟着辦！」

「我也不……如果知道什麼都不過是時行……什麼也都要完的！我向我的妹子討了一個紙樣，只是開開玩笑的，您知道。家裏的眉蘭涅，可已經在做起來了。」

「什麼，您有紙樣嗎？通體漂亮的太太又喊了起來，顯出她心裏分明很活動。」

「自然，我的妹子送了來的！」

「心肝，您給我罷，謝謝您！」

「可惜，我已經答應了普拉斯科夫耶·伊凡諾夫娜的了。等她用過之後？」

「什麼普拉斯科夫耶·伊凡諾夫娜穿過之後，誰還要穿呀？如果您不給自己最親近的朋友，倒先去給了一個外人，我看您實在特別得很！」

「但她是我的叔婆呀！」

「阿唷，那是怎樣的叔婆？不過從您的男人那邊排起來，她才是您的親戚……不，蘇菲耶·伊凡諾夫娜，我不要聽這宗話——

您安心要給我下不去，您已經討厭我，您想不再和我打交道了……」

可憐的蘇菲耶·伊凡諾夫娜竟弄得完全手足無措。她很知道，自己是在猛火裏面燒。這只爲了誇口！她想用針來刺自己的糊塗的舌頭。

「可是，我們的花花公子怎麼了呢？」這時通體漂亮的太太又接着說。

「阿呀，真的，真的呀。我和您坐了這麼一大片工夫。一個出色的故事！您知道麼，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我給您帶了怎樣的新聞來了？」這時她才透過氣來，言語的奔流，從舌頭上湧出，好像鷹羣被疾風所驅，要趕快飛上前去的一樣。在這地位上說話，是她的極要好的女朋友也屬於人情之外的強硬和苛刻的了。

「您稱讚他，捧得他上天就是，隨您的便，」她非常活潑的說。「可是我告訴您——就是當他的面，我也要說的，他是一個沒有價值的人；沒有價值的，沒有價值的人！」

「對啦，但是您聽着罷，我有事情通知您！」

「人家都說他好看，可是一點也不好看，一點也不——他的鼻子——他就生着一個討厭的鼻子。」

「但是您讓我，您讓我告訴您，心肝，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您讓我來說呀。這真是好一個故事，我告訴您，一個 [Ss' Konap-
[a]istora] (註一) 的故事。」那女朋友顯着完全絕望的神情，並且用了懇求的聲音說。——當這時候，寫出兩位閨秀用了許多外國字，並且在她們的會話裏夾進長長的法國話語去，大約也並非過份的。然而作者對於爲了我們祖國的利益，愛護着法國話的事，雖然懷着非常的敬長，對於我們的上等人爲了祖國之愛和牠的統一，整天用着這種話的美俗，雖然非常之尊敬，却總不能自勉，把一句外國話裏的句子，運進這純粹的俄羅斯詩篇裏面去，所以我們也還是用俄國話寫下去罷。

「怎樣的一個故事呢？」

「唉，我的親愛的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您可知道我現在是怎樣的一個心情呀！您想想看，今天，住持夫人，那住持的太太，那希理耳神甫的太太，到我這裏來了；哪，您想是怎麼樣？我們這文弱的白面書生，您早知道的，那新來的客人，您看他怎麼樣？」

「怎的他已經愛上了住持太太了嗎？」

「那裏那裏？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要是這樣，還不算很壞哩！不是的，您聽着就是，那住持太太對我怎麼說！「您想想看，」她說，女地主科羅潘契加忽然闖到我這裏來了，青得像一個死人，還對我說，哦，她對我說什麼，您簡直不會相信。您聽着就是，她對我說的是什麼！這簡直是小說呀！在半夜裏，全家都睡覺了，她忽然聽到一個怪聲音，這可怕是說也沒有法子說；使盡勁道的在敲門，她還聽到人聲音在叫喊：「開門！開門！要不，我就搗毀了……」唔，您以爲怎麼樣？您看我們的花花公子竟怎麼樣？」

「哦，那麼，那科羅潘契加年青漂亮嗎？」

「唉，那裏！一個老傢伙！」

「這倒是一個出色的故事！那麼他是愛弄老的哪，我們的太太們的脾氣也真好，人可以說，一下子就着了迷了。」

註一 不知。英譯本無此句；上田進的日本譯本作「所謂歷史的事件。」——譯者。

「這倒並不是的，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和您所想像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您想想看，他忽然站在她面前了，連牙齒也武裝着，就是一個力那勒陀·力那勒提尼（註一）並且對她吆喝道：『把魂靈賣給我，那些死掉了的。』他說。科羅諾契加自然是回答得很有理：『我不能賣給您，他們是已經死掉的了。』——「不」他喊道，「他們沒有死。知道他們死沒有死，這是我的事。」他說，「他們是沒有死的，沒有死的！」他叫喊着，「他們是沒有死的！」總而言之，他鬧了一個大亂子，全村都逃了，孩子哭喊起來，大家嚷叫着，誰也不明白誰，一句話，不得了，不得了，您簡直不能知道，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當我聽了這些一切的時候，我有多麼害怕。『親愛的太太，』我的瑪式加對我說，『您去照一照鏡子罷，您發了青了！』「唉，現在照什麼鏡，」我說，「我得趕快上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那裏去，去告訴她哩。」我立刻叫套車。我的車夫安特留式加問我要到什麼地方去，我却說不出一句話兒來，只是白癡似的看着他的臉。我相信，他一定以為我發了瘋了。唉，唉，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如果您能够知道一點我怎麼興奮呵！」

「哼！真是奇怪得很！」通體漂亮的太太說。『死魂靈，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老實說，這故事我可是一點也不懂，簡直一點也不懂。我聽說死魂靈，現在已經是第二回了。我的男人說，這是羅士特來夫撒謊，但一定還有什麼藏在裏面的。』

「不，您就單替我設身處地的來想一想罷，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當我聽了的時候，我是怎樣的心情呵！現在呢，」科羅諾契加說，「我全不知道應該怎麼着了！他硬逼我在什麼假契據上署名。」她說，「並且把一張十五盧布的鈔票拋在桌子上。」她說，「是一個不通世故的，無依無靠的寡婦，這事情什麼也不明白。」就是這樣的一個故事呀！阿唷，如果您能够知道一點我怎麼的興奮呵！」

「不，不您要說什麼，說您的就是這並不是爲了死魂靈呀！有一點完全別樣的東西藏在這裏面的。」

「老實說，我也早就這麼想的，」也還漂亮的太太說，有一點喫驚。她又立刻非常焦急，要知道究竟藏着什麼了，於是漫然的問道：『但從您看來，那裏面藏着什麼呢？』

『但是您怎麼想呀？』

『我怎麼想……？老實說，我好像在猜謎。』

『但我要知道，您究竟是什麼意見呢？』

然而，也還漂亮的太太却什麼也想不出，所以就不開口。對於事物，她只會興奮，至於子細的想像和綜合，却並不是她的事，因此她比別人更極需要細膩的朋友，給她忠告和幫忙。

『那就是了，我來告訴您，這死魂靈是有什麼意思的，』通體漂亮的太太說，她的女朋友就傾聽，而且還尖着耳朵；她的耳朵好像自己尖起來了。她抬起身，幾乎要離開了沙發，她雖然有點苗實的，但好像忽然瘦下，輕如羽毛，看來只要一陣微風，便可以把她吹去似了。

一樣情形的是俄國的貴公子，他是一個愛養狗，愛打獵，也愛游蕩的人，當他跑近森林時，從中正跳出一隻追得半死的兔子，於是策馬揚鞭，趕緊換上彈藥，接着就要開火。他的眼睛看穿了昏沈的空氣，決不再放鬆一點這可憐的小動物。縱使當面是雪花旋舞的廣野，用了成束的銀星，射着嘴巴和眼睛，鬚髮，眉毛和值錢的獺皮帽，他也還是不住的只管追。

『死魂靈是……』通體漂亮的太太說。

『怎樣什麼？』那女朋友很興奮的夾着追問道。

『死魂靈是……！』

『阿嚏，您說呀，看上帝面上！』

『不過一種虛構，也無非是一個假託。其實是爲了這件事，他想誘拐知事的女兒。』

這結論實在很出意料之外，而且無論從那一點來看，也都覺得離奇。也還漂亮的太太一聽到，就化石似的坐在她的位置上；她失了色，青得像一個死人，這回可真的興奮了。『阿呀，我的上帝！』她叫起來，還把兩手一拍。『這是我夢也沒有做到的！』

『我還得說，您剛剛開口，我就已經知道，那爲的是什麼了，』通體漂亮的太太回答道。

『這一來，那麼，對於女塾的教育，人們會怎麼說呢？這可愛的天真爛漫的！』

「好個天真爛熯！我聽過她講話了！我就沒有這勇氣，敢說出這樣的話來。」

「您知道，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現在的風俗壞到這地步，可真的教人傷心呀。」

「然而先生們還都迷着她哩。我可以說，我是看不出她一點好處來……她做作得可怕。簡直做作得教人受不住。」

「唉，親愛的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她冷得像一座石像，臉上什麼表情也沒有。」

「不，她多麼做作，多麼做作得可怕，我的上帝，多麼做作呵！她從誰學來的呢？不過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女孩子，有這麼裝腔作勢的脾氣的。」

「親愛的，她是一個石像，蒼白的像死屍。」

「唉，請您不要這麼說罷，蘇菲耶·伊凡諾夫娜，她是搽胭脂的，紅到不要臉。」

「不的，您說什麼呀，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她白的像石灰一樣，簡直像石灰。」

「我的親愛的，我可是就坐在她旁邊的呢，她面龐上搽着胭脂，真有一個指頭那麼厚，像牆上的石灰似的一片一片的掉下來。這是她的母親教她的。母親原就是一個精製過的騷貨，但女兒可是賽過母親了。」

「不，請您原諒，不，您只說您自己的，我可以打賭，只要她用着一點點一星星，或者不過一絲一毫的紅顏色，我就什麼都輸出來，我的男人，我的孩子，所有我的田產和家財！」

「阿呀，您竟在說些什麼呀，蘇菲耶·伊凡諾夫娜，」通體漂亮的太太把兩手一拍，說。

「那裏，您多麼奇特呵！真的，我只好看看您，出驚了！」也還漂亮的太太也把兩手一拍，說。

兩位闊秀對於幾乎同時看見的，簡直不能一致，讀者是不必詫異的。在這世界上，實在有很多東西，帶着這種希奇的性質；一位闊秀看作雪白，別一位闊秀却看作通紅，紅到像越橘一樣。

「那麼，再給您一個證據罷，她是蒼白的，」也還漂亮的太太接着說。「我還記的非常清楚，好像就在今天一樣，我坐在瑪尼羅夫的旁邊，對他說道：『您看哪，她多麼蒼白呵！』真的，倘要受她的迷，我們的先生們還得再糊塗一點呢。還有我們的花花公子先生……我的上帝，這時候，他多麼使我討厭呵！您是簡直想像不來的，他多麼使我討厭呵！」

「但有幾位太太，對於他可也並非毫無意思的。」

「您說我嗎，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這您可不能這麼說。沒有的事，沒有的事！」

「我可並不是說您，世界上也還有別的女人的呀！」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請您允許我通知一句，我是很明白我自己的；這和我相干；但別的太太們，那些裝作難以親近的樣子的，却難說。」

「那裏的話，對不起，請您給我說一句，我可一向沒有鬧過這樣的醜故事。別人會這樣也說不定，然而不是我。這是您應該許可我通知您的。」

「您爲什麼這麼發惱呢？您之外，也還有別的太太們在那裏的，她們爭先恐後的去佔靠門的椅子，爲的是好坐得和他近一點。」

人也許想，也還漂亮的太太一說這些話，接着一定要有一陣大雷雨了；但奇怪的是兩位鬪秀都突然不說話，豫期的風暴並沒有來。通體漂亮的太太恰巧記得了新衣服的紙樣還沒有在她的手中，也還漂亮的太太也知道還沒有從她最好的朋友聽過新發見的底細，因此這麼快的就又恢復了和平。況且這兩位鬪秀們，不能說她天性上就有散佈不樂的慾望，性情原也並不壞，不過當彼此談天的時候，總是自然而然的，不知不覺的願意給對手輕輕的喫一刀；那兩人中的一人間，或因此得點小高興，而這女朋友，有時是會說很親暱的話語的：「這是你的！拿了喫去罷！」男性和女性，心裏的慾望就如此的各式各樣。

「我只還有一件事想不通，也還漂亮的太太說，『那乞乞科夫，他不過是經過這裏，怎麼能決定一件這樣駭人的舉動來呢。他總該有一個什麼幫手的。』」

「您以爲他是沒有的嗎？」

「您看怎麼樣，誰能够幫他呀？」

「是囉，譬如——羅士特來夫？」

「您真的相信——羅士特來夫？」

「怎麼不他什麼都會做的。您莫非不知道，他還想賣掉他的親爺，或者說的正確一點，是拿來做賭本哩。」

「我的上帝，我從您這裏得了多麼有趣的新聞呵！羅士特來夫也夾在這故事裏，我真的想也不想。」

「我可是馬上就想到了！」

「這真教人覺得世界上無所不有！您說罷，當乞乞科夫初到我們這市鎮裏來的時候，誰料得到他會鬧這樣的大亂子的呢？唉，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如果您知道我怎樣的興奮呵！倘使我沒有您，沒有您的友情和您的好意……我真要像站在深坑邊上一樣……我得向那裏走呢？我的瑪式加癡視着我，覺得我白的像死人，對我說道：『親愛的太太，您白的像一個死人了！』我還告訴她說：『唉，瑪式加我現在想的却完全是別的事情呢！』真的，就是這樣！而且羅士特來夫也伏在那裏面好一個出色的故事！」

也還漂亮的太太太焦急，要知道關於誘拐的詳情，就是日期，時間，以及別的種種，然而她渴望的太多了。通體漂亮的太太不過極簡單的聲明，她一點都不知道，況且她是從來不撒謊的一種大膽的推測——那是另外一件事，但這也只以那推測根據於甚深的內心的確信為限；真的一有這內心的確信，這閩秀可也就挺身而出，那麼，即使有最偉大的律師，也是著名的辯才和異論的征服者，去和她論爭一下試試罷！這時候，他這才明白內心的確信是怎樣的東西了。

這兩位閩秀們把先前僅是推測的事情，後來都成為確信，那是毫不奇怪的。我們這些人，簡潔的說，就是我們，我們稱之為聰明的人們，那辦法就完全一樣，我們的學者的討論，就是最好的證據。一位學者，對於事物，首先是像真的抓手一樣，非常小心，而且近乎膽怯的來開手的，他提出一個極謙和穩健的問題：『此國之得名，是否自地球上之某處而來？』或是『此種記載，能或傳於後世，將來否？』或是『吾等不應解此民衆為如何如何之民衆乎？』於是他立刻引據了古代的作家，只要發見一點什麼暗示，或者只是他算作暗示的暗示，他就開起快步來了，勇氣也有了，隨便和古代的作家談起天來，向他們提出質問去，接着又自己來回答，把他那由謙處穩健的推測開手的事，一下子完全忘記了；這時他已經好像一切都在目前，非常明白，以這樣的話，來結束他的觀察道：『而是乃如此。此民衆應作如此解。此乃根據，應藉以判別此對象者也！』於是儼然的在講座上宣揚，給大家都聽得見——而新的真理就到世界上去游行，以贏得新的附和者和讚歎者。

當我們的兩位閩秀用了許多銳利的感覺，把這麼錯雜糾纏的事件，順順當當的解釋清楚了的時候，那檢事卻和他的永久不動的臉孔，濃密的眉毛和映着的眼睛，走進客廳裏來了。兩位閩秀便馬上報告他一切的新聞，講述購買死靈魂，講述乞乞科夫誘拐知事小姐的目的，而且講的這麼長，一直弄到他莫名其妙。他迷惑似的永是站在老地方，映着左眼睛，用一塊手帕揩掉鬍子上面的鼻煙，聽到的話却還是一句也不懂。當這時機，閩秀們便放下他，不管，跑了出去，各奔自己的前程，到市裏去發生騷擾去了。這計劃，不過半點多鐘就給她們做到。市鎮由最內部開始，什麼都顯了很野的激昂，一下子就沒有人還知道別的事。閩秀們是善於製造這種煙霧的，使所有的人，尤其是官員，都幾乎茫然自失。她們的地位，開初就像一個中學生，用紙片捲了鼻煙，就是我們這裏叫作「驃騎兵」的，探進睡着的同窗的鼻孔裏面去。那睡着的人呼吸有些不通暢了，一面却以打鼾的全力，吸進鼻煙去，醒了，跳了起來，瞪着眼睛，看來看去，像一個傻子，却不明白他在什麼地方，出了什麼事；但接着又覺到了射在牆上的太陽的微光，躲在屋角裏的同窗的笑着，穿窗而入的曙色，已經清醒的森林，數千鳥聲的和鳴，在朝陽下發閃，在蘆葦間曲折流行的小河，那明晃晃的波中，有無數稀溼的兒童在嬉游，叫人去洗澡——這時他才覺得，他鼻子裏原來藏着驃騎兵。我們的市鎮裏的居民和官員的景況，開初就完全是這樣的。誰都小羊似的默站着，而且瞪着眼睛。死靈魂，知事的女兒和乞乞科夫，這一切都糾纏起來，在他們的腦袋裏，希奇古怪的起伏和旋轉；待到最先的迷惘收了場，他們這才來區別種種的事物，將這一個和那一個分開，要求着清賬，但到他們覺得關於這事件簡直不能明白的時候，他們就發惱了。「這算是什麼比喻，哼，真的，死靈魂是什麼昏話呢？這故事和死靈魂，有什麼邏輯關係呢？那麼，人怎麼會買死靈魂？那裏會有這樣的驢子來做這等事？他用什麼錢來買死靈魂？他拿這死靈魂究竟有什麼應用？況且，知事的女兒和這事件又有什麼相干？如果他真要誘拐她為什麼他就得要死靈魂？如果他真要買死靈魂，又何必去誘拐知事的女兒？莫非他要把死靈魂來送知事的女兒嗎？市裏流傳着怎樣的一種胡說白道呵！多麼不像樣！人還來不及回頭看一看，這糊塗話就已經說給別人了……如果這事件還有一點什麼意義呢……但別一面也許有什麼藏在那裏面，否則也不會生出這種流言來。總該有什麼緣故的。但死靈魂能是緣故的嗎？什麼混帳緣故也不是。這實在就像「一個木雕的馬掌」，「一隻煮軟的長靴」或是一「隻玻璃的義足」一樣。」總而言之，凡是說話，閒談，私語，以及全市裏所講述的，都不外乎死靈魂和知事的女兒，乞乞科夫和死靈魂，知事的女兒和乞乞科夫，一切東西，全都動彈起來了。好像一陣旋風，吹過了沈睡至今的市鎮。所有

的懶人和隱士，向來是終年穿着睡衣，伏在火爐背後，忽而歸罪於靴匠，說把他的長靴做得太小了，忽而歸罪於成衣匠或者他的喝醉的車夫的，却也都從他們的巢穴裏爬了出來，連那些久已和他的朋友斷絕關係，只還和兩位地主熊皮氏先生和負爐氏先生相往來的人們（兩個很出名的姓氏，是從輪「在熊皮上」和「背靠着爐後面」的話製成，在我們這裏很愛說，恰如成語裏的「去訪打鼾氏先生和黑甜氏先生」一樣，那兩人是無論側臥，仰臥，以及什麼位置的臥法，都能死一般的熟睡，從鼻子裏發出大鼾，小鼾，以及一切附屬的聲音來的；）連那些請喫五百盧布的魚羹和三四尺長的鱈魚，還有只能想像的入口即化的饅頭，也一向不能誘他離家的人們，也統統出現了；一言以蔽之，好像是這市鎮顯得人口增多，幅員加廣，到處是令人心滿意足的活潑的交際模樣。居然泛起一位希梭以·巴孚努且維支先生和一位麥唐納·凱蘭洛維支先生來了，這是先前毫沒有聽到過的，忽然在客廳裏現出一個一臂受過彈傷的長條子，一個真的巨人來了，這大塊頭，是一向沒有看見過的。街上是只見些有蓋的馬車，大洪水以前的板車，嘎嘎的叫的箱車，轟轟的響的四輪車——亂七八糟。在別的時候和別的景況之下，這流言恐怕絕不會被注意，但N市久已沒有了新聞。從最近的三個月以來，在都會裏幾乎等於沒有所謂談柄，而這在都市裏，是誰都知道，那重要不下於按時輸送糧食的。忽然間，這市鎮的居民分爲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意見的，兩個完全相反的黨派了；男的和女的。男人們的意見糊塗之至；他們只着重於死魂靈。女黨則專管知事女兒的誘拐。這一黨裏——爲闊秀們的名譽起見，說在這裏——用心，秩序和思慮，都好得差遠。這分明是因爲女人的定命，原在成爲賢妻，到處總在給好秩序操心的。在她們那裏，一切就立刻獲得一種確鑿而生動的外觀，顯豁而切實的形狀，無不明明白白，透澈而且清楚，好像一幅完工的鈎勒分明的圖畫。現在這事情了了，說是乞乞科夫原是早已愛上了那人的，說是她也到花園裏在月下相會，說是倘使沒有乞乞科夫的前妻夾在這中間（怎麼知道他已經結過婚的呢，誰也說不出），知事也早把他的女兒給乞乞科夫做老婆了，因爲他有錢，像猶太人一樣，說是那女人的心裏還懷着絕望的愛，便寫了一封很動人的信給知事，又說是乞乞科夫遭了她父母的堅決的拒絕，便決計來誘拐了。在許多人家裏，這故事却又說得有點不同：乞乞科夫並沒有老婆，但是一個精細切實的漢子，他要得那女兒，就先從母親入手，和她有了一點秘密的事，這才說要娶她的女兒，母親可是怕了起來，這是很容易犯罪，違背宗教的神聖的禁令的，便爲後悔所苛責，一下子拒絕了，那時乞乞科夫才決了心，要把女兒誘拐。也還有一大批說明和修正，那流言傳得愈廣，一直侵入市邊和小巷裏，這些說明和修正也

發生得愈多，在我們俄國，社會的下層，是也極喜歡上等人的故事，所以便是那樣的小人家，也立刻來談這醜聞，雖然毫不知道乞乞科夫，却還是馬上造成新的流言和解釋。這故事不斷的加上興味去，逐日具備些新鮮的和一定的形態，終於成爲完全確切的事實，傳到知事太太自己的耳朵裏去了。知事太太是一家的母親，是全市的第一個名媛，爲了這故事，非常苦惱，况且她真的想也想不到，於是就大大的，也極正當的憤激了起來。可憐的金頭髮，是挨了一場十六七歲的女孩兒很難忍受的極不愉快的面諭。質問，指示，譴責，訓戒和威嚇的洪流，向這可憐的娃兒直注下來，弄得她流淚，嗚咽，一句話也不懂，鬥丁是受了嚴厲的命令，無論怎樣，也決不許再放進乞乞科夫來。

閨秀們澈底的幹了一通這位知事太太，完成了她們的使命之後，便去拉男黨，要他們站到自己這面來，她們說明，死魂靈的事情，不過是一種手段，因爲要避去嫌疑，容易誘拐閨女，所以特地造出來的。男人們裏的許多便轉了向，加進閨秀們的黨裏去，雖然蒙了他們同去的指摘和非難，稱之爲羅襪英雄和娘兒衫子——這兩個表號，誰都知道，對於男性是有着實在給他苦痛的意義的。

然而男人們縱使這麼的武裝起來，想頑強的來抵抗，他們這黨裏却總是缺少那些女黨所特出的秩序和紀律。他們全都中用，不切實，不合式，不調和，不正當；腦袋裏滿是混雜和紛亂，思想上是纏夾和糊塗——一言以蔽之，就是把男人的倒楣的本性，粗魯，拙笨，遲鈍的本性，既不會齊家，又沒有確信，不虔誠，又懶惰，被永是懷疑和顧忌恐怖所攪壞的本性，很確切的暴露出來了。據男人們說，誘拐一個知事的女兒，驟騎兵比文人還要擅長，乞乞科夫未必來做這種事，不要相信女人，她們統統是胡說白道的，女人就像一隻有洞的袋子，裝進什麼去，也漏出什麼來；那應該着眼的要點，是死魂靈，雖然只有鬼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但也確有什麼很不好，很討厭的東西藏在那裏面的。爲什麼男人們會覺得藏着什麼很不好，很討厭的東西的呢——我們不久就知道。這時恰恰放出一個新的總督到省裏來了——這分明就是使官員們陷於不安和激昂情狀的事件；於是永遠要有各種查考和叱責了，於是頭要洗得乾淨，擺得規矩了，於是上司照例辦給他的下屬的一切的羹湯，大家就總得喝盡了。——『上帝呀！』官員們想，『只要他——知道市鎮上傳播着這樣的流言，他就不會當作笑話，可真的要發怒的呵！』衛生監督忽然完全發了青，他把這解釋的很可怕了，怕『死魂靈』這句話，也許暗示着近來生了時疫，却因爲辦理不得法，死在病院裏和別地方的許多人，怕乞乞科

夫到底是從總督衙門裏派出來的一個官，先來這裏暗暗的探訪一下的。他把自己的憂慮告訴了審判廳長。審判廳長說不會有這等事，但自己也立刻發了青，因為起了這思想；然而，如果乞乞科夫所買的靈魂確是死的呢？他不但許可了買賣契約，還做了發留希金的證人。萬一傳到總督的耳朵裏去了呢，那可怎麼辦？他把自己的憂慮去通知別幾個，別幾個也都忽然發青了；這憂愁利時散佈開去，比黑死病傳染得還快。誰都在自己身上找出了並未犯過的罪案。「死魂靈」這句話顯着很廣泛的意義，至於令人疑心到牠也許指着新近埋葬掉兩個人的那兩件事了。那兩件案子都了結的還不怎麼久。第一件，是幾個梭耳維且各特的商人們鬧出來的，他們在市鎮的定期市集上，做過生意之後，就和幾個從烏斯德希梭里斯克來的熟識的商人們來一桌小喫。俄國式的小喫，但用德國式的手段：麝水燒酒，檸檬香糖熱酒，藥酒，以及別的種種。這小喫，自然照例以勇敢的混戰收場。梭耳維且各德的生們，把烏斯德希梭里斯克的先生們痛打了一頓，雖然這一面在脅肋上也挨着很利害的幾下，肚子上又受了傷，證明着陣亡的戰士的拳頭，有多麼非常之大。勝利者中的一個，就像我們的拳鬪家的照例的說法，張揚了起來，這就是說，鼻子給打扁了，只剩下節指頭的那麼一點點。商人們都認了罪，並且聲明，他們也太開了小玩笑。不久，大家就都說，爲了這命案，他們每人出了四張一百盧布的鈔票，此外就全都了了。但據研訊的結果，烏斯德希梭里斯克的商人們却都是被煤氣悶死的了。於是他們也就算是這樣的落了葬。別一件，出的還不久，那是這樣子的：蟲傲村的官家農奴連絡了蟠羅夫村的，以及打手村的官家農奴，好像把一位憲兵，原是陪審官資格，叫作特羅巴希金的，從地上消滅了。這位憲兵，就是陪審官特羅巴希金，非常隨便，時常跑到他們的村裏去，那情形幾乎有疫病一般的可怕。但那原因，大約是在他有一點心腸軟，對於村裏的女人實在太熱心。這案子也沒有十分明白，雖然農夫們簡直說，這憲兵愛鬧的像一匹雄貓，他們逐了他不只一兩回，有一回還只好精赤條條的從一家小屋子裏趕出。爲了他的心腸軟，憲兵是當然要受嚴罰的，但別一方面，如果蟲傲村和打手村的農奴真的和謀害有關，其專橫却也不合道理，難以推諉。事情總是莫名其妙，人看見那憲兵倒在路上，他的制服或是他的長衫，像一堆破布，相貌也幾乎分辨不清了。案件弄到衙門裏，終於移在刑事法庭，經私下的預先商量之後，就發出這樣意思來：人們聚集，即成驚人之數，故農奴中之何人，應負殺害憲兵之罪，殊不可知，況在特羅巴希金一方面已係死人，縱使勝訴，亦屬無聊，但農奴們是還在活着的，所以從寬發落，當有大益，於是下了判決，陪審官特羅巴希金應自負其死亡之責，因爲他對於蟲傲村和打手村之農戶，加以法外之壓迫，而且是在夜間乘櫛歸家之際，突

然中風身故的。這案子好像已經了結得很圓穩；但官員們却又忽而覺得這所謂死魂靈者，又即和這事件有關。正值這時候，可又來了一些事，即使沒有這些事，官員們已經够在困苦的地位的了，然而知事又收到了兩封信。一封是通知，說據最近的密報，省中有人在造假鈔票，用的是各種不同的姓名。所以應該立即施行嚴厲的查緝。別一封是鄰省知事的關於漏網的強盜的通知，謂在貴省的紳士羣中，倘忽見有可疑之人，既無旅行護照，又無別種正當之證明書，則應請即將此人逮捕。兩封信惹起了全體的惶恐；所有先前的豫料和推測，忽然都毫無用處了。這裏面，關於乞乞科夫模樣的話，自然是一句也沒有。但大家各自回想起來，却誰也不很明白乞乞科夫究竟是什麼人，他自己也不過很含混，很游移的發表過他的身世，他單是說，他生平經歷過大難，因為他想給真理服役，所以只得惹起目前的猜疑。然而這些話還是太朦朧，太含混。而且他又說，他有許多要他性命的敵人，那就更得想一想了；莫非他正有生命的危險，莫非他正在被窮追，莫非他正要開手做什麼……那麼，他究竟是何等樣人呢？當他製造假鈔票的人，或者竟是一個強盜，那自然是不能的——他有一副那麼堂堂的相貌，但首先是，他實在是何等樣人呢？到這時候，官員諸公這才起了開初就該發生的疑問，就是在這詩篇的第一章裏，就該發生的疑問了。大家又決定到賣給他死魂靈的人們那裏，去研究幾件事，至少，是想知道那交易是怎樣的情形，死魂靈究竟該作怎樣的解釋，以及乞乞科夫是否在偶然間，或者滑了口，走漏過一點他的計劃和目的，或者對他們講過他是什麼人。最先是到科羅潘契加那裏去，但所得並不多；他用十五盧布買了死魂靈，也還要買鳥毛，哦，他還和她約定，竭力來買她另外的一切。他也把脂肪供給國家，所以他的確是騙子；因為先已有人買了她的鳥毛，而且把脂肪供給過國家。他什麼利益都斷斷，住持太太就給騙去足足一百盧布了。此外也探不出什麼來；她說來說去，總只是這幾句，於是官員們即刻明白，科羅潘契加簡直不過是一個癡獸的老虔婆。瑪尼羅夫聲明：他敢擔保保甫爾·伊凡諾維支，猶如擔保自己一樣。只要他能保有保甫爾·伊凡諾維支那樣出衆的人格百分之一，他就極情願放棄全部財產；一說到，他大抵就細起了眼睛，還吐露了一點關於友情的思想。這思想，自然是儘够證明他溫良的心術的；但對於這事件本身，他却並沒有說明白。梭巴開維支回答道：由他看來，乞乞科夫是一個體面的人，他梭巴開維支，只賣給了他最好的農奴，無論從那一點看，都是壯健活潑的人物，然而他自然不能擔保將來不會出什麼事。倘使他們喚不起移住的辛苦，在路上死掉了，那就不是他的罪，這全在上帝的手中。世界上時疫和別的死症多得很，已經有過全村死盡的事實了。官員諸公又用了別一種方法來救自己的急，這實在不能說是

高明的，然而也常常使用。他們曲曲折折，使相識的家丁，去打聽乞科夫的從僕，看他們是否知道自己主人的過往經歷和生活關係中的一點什麼節目。然而打聽出來的也很少。從彼得爾希加，除了那一些住房的徽臭之外，他們毫無所得。綏里方也不過短短的說明道：『他先前是官，在稅關上辦事的。』這就是一切。這一流人，是有一種稀奇古怪的脾氣的。如果直截的問他們什麼事，他們就什麼也說不出。他們不能在自己的腦袋裏把這事連結起來，或者只是簡單的說，他們不知道。但倘若問他們別的事，可就什麼都搬出來了，只要你願意，而且還講的很詳細，連你從來並不想聽的。官員們所做的一切的調查，只使他們明白了一件事：乞科夫到底是什麼人呢，他們實在不知道，但他一定總該是什麼人。他們終於決定，關於這對象，要有一致的意見，至少是弄出一個切實的判斷來，他們怎麼辦，他們取什麼標準，他們該怎樣調查，他是什麼人，是政治的不可放過，應該逮捕監禁的人，還倒是一個能把他們自己當作政治的不可放過的角色，加以逮捕監禁的人呢。爲了這目的，大家就彼此約定，都到警察局長的家裏去，讀者也早經熟識，那全市的父母和恩人的家裏去了。

第十章

大家都聚在讀者已經知道他是全市的父母和恩人的警察局長的家裏。在這地方，官員們這才得了一個機會，彼此看出他們的面頰，爲了不斷的愁苦和興奮，都這麼的瘦損了下來。實在，新總督的任命，還有極重要的公文，末後是可怕的愁苦——這些一切，都在他們的臉上留着分明的痕迹，連大家的燕尾服也寬大起來了。誰都顯得可憐和困頓。審判廳長，衛生監督，檢事，看去都瘦削而且發青，連一個叫作什麼綏蒙·伊凡諾維支的，誰也不知道他姓什麼，示指上戴一個金戒指，特別愛給太太們看的人，也居然瘦損了一點。自然，其中也有幾個大膽無敵的勇士，沒有恐怖，沒有缺點，不失其心的鎮定的，然而那數目少得很，唔，可以算數的其實也只有一個，就是郵政局長。只有他總是平靜如常，毫無變化，當這樣的時候也仍然說：『明白你的，你總督大人。你還得換許多地方，我在我的郵局裏，却就要三十年了。』對於這話，別的官員們往往這樣回報他道：『你好運氣，先生！』『Spevachen Ste daned，伊凡·安特來伊支。』『你的差使是送信——你只要把送到的信收下來，發出去，你至多也只能把你的郵局早關一點』

錢，於是向一個遲到的商人，爲了過時的收信，討一點東西，或者也許把一個不該寄送的小包，寄送了出去。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自然是能唱高調的。但是你到我們的位置上來試試看，這地方是天天有妖魔變了人樣子出現，不斷的要你在手裏玩一點把戲的。你自己完全不想要，他却塞到你手裏來。你的悔氣並不怎麼大，你只有一個小兒子。我這裏呢，上帝却實在很保佑着我的潑拉司科夫耶·菲陀羅夫娜，使她每年總送給我一個潑拉司科式加，或是彼得魯式加。（註一）如果這樣，你也就唱別一種曲子了。」

那些官員們這麼說。至於不斷的抗拒着妖魔，實際上是否辦得到呢，這判斷却不是作者的事了。在大家聚集起來的這我們的宗務會議上，分明有一種欠缺，就是民衆的嘴裏之所謂沒有毛病的常識。要而言之，對於代議的集會，我們好像是生得不大愜當的。凡有我們的會議，從鄉下的農人團體直到一切學術的和非學術的委員會，只要沒有一個指揮者站在上面，就亂得一塌糊塗。怎麼會這樣的呢，很不容易說；好像我們的國民，是只在午膳或者小酌的集會上，例如德國式的大客廳和俱樂部集會上，這才有才能的。無論什麼時候，對於任何東西，都很高興。彷彿一帆風順似的，我們會忽然設起慈善會，救濟會，以及上帝知道是什麼的別樣的會來。目的是好的，但此後却一定什麼事也沒有。大約我們在開初，就是一早，已經覺得滿足，相信這些事是全都做過的了。假如我們舉一個要設立什麼會，以慈善爲目的，而且已經籌了許多款子的來做例子罷，爲表揚我們的善舉起見，我們就得擺設午醮，招待市裏所有的闊人，至少化去現款的一半。那一半呢，是給委員們租一所裝汽爐，帶門房的闊宅子，於是全部款子，就只剩下五個半盧布來。而對於這一點款子的分配，會裏的各委員也還不能一致，誰都要送給窮苦的伯母或孀娘。但這一次聚集起來的會議，却完全是別一種：逼人的必要，召集了在場人的，所議的也和窮人或第三者不相干，商量的事情，都關於各位官員自己；這是一樣的威嚇各人的危局，所以如果大家同心協力，正也毫不足怪。然而話雖如此，這會議也還是得了一個昏庸之極的收場。意見的不同和爭論，是這樣的會議上在所不免的，姑且不管牠罷，但從各人的意見和議論中，却又表現了顯著的優柔寡斷：一個說，乞乞科夫是製造假鈔票的，但又立刻接下去道：「然而也許並不是。」別一個又說：他許是總督府裏的屬員，接着却又來改正說道：「不過，魔鬼才知道他是什麼，人的臉上是不能寫着他是什麼的呀。」說他是化裝的強盜，却誰也不以爲然，大家都領服他誠實。

鎮定的風姿，而在談吐上，也沒有會做這樣的兇手的樣子。許多工夫，總在深思熟慮的郵政局長，却忽然間——因為他發生了靈感，或是爲了別樣的原因——完全出人意外的叫起來了：『你們知道嗎，我的先生們，他是什麼人呀？』他的這話，是用一種帶着震動的聲音說出來的，使所有在場的人們，也都異口同聲的叫起來道：『那麼，什麼人呢？』——『他不是別人，我的先生們，他最可尊敬的先生，不會不是戈貝金（註一）大尉！』大家立刻就問他：『那麼，這戈貝金又是什麼人呢？』郵政局長却詭異的回答道：『怎麼，你們不知道，戈貝金大尉是什麼人嗎？』

大家都告訴他說，他們一向沒有聽到過一點關於這戈貝金大尉的事。

『這戈貝金大尉，』郵政局長說，於是開開鼻煙壺，但只開了一點點，因為他怕近旁的人，竟會伸下指頭去，而那指頭，他以為是未必乾淨的——他倒總是常常說：『知道了的，知道了的，我的好人，你要把的指頭伸到那裏去！鼻煙——這東西，可是要小心，要乾淨的呀，』——『這戈貝金大尉，』他重複說，於是嗅一點鼻煙，『唔——總之，如果我對你們講起他來——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對於一個作者，簡直就是一篇完整的詩。』

所有在場的人們都表示了希望，要知道這故事，或者如郵政局長所說的這對於一個作者非常有意思的『詩』，於是他開始了下面那樣的講述：

戈貝金大尉的故事

『在一八一二年的出兵（註二）之後，可敬的先生，』郵政局長說，雖然並不是只有一個先生，坐在房裏的倒一共有六個，『在一八一二年的出兵之後，和別的傷兵一起，有一個大尉，名叫戈貝金的，也送到衛戍病院裏來了。是一個粗心浮氣的朋友，惡

註一 Kopelkin，即從戈貝克（Kopelka）化成，倘譯意，可云「銅子氏」——譯者。

註二 指俄法之戰——譯者。

魔似的強橫，凡世界上所有的事，他都做過，在過守衛本部，受過許多點鐘的禁錮。在克拉司努伊（註二）附近，或是在利俾瑟（註二）之戰罷，那無關緊要，總之是他在戰爭時候失去了一隻臂膊和一條腿。您也知道，那時對於傷兵還沒有什麼設備；那廢兵的年命，您也想得到，說起來是一直到後來這才制定的。戈貝金大尉一看，他應該做事，可是您瞧，他只有一條臂膊，就是左邊的那一條。他就到他父親的家裏去，但那父親給他的回答是：「我也還是不能養活你；我。」您想想就是，「我自己就得十分辛苦，這才能够維持。」於是我的戈貝金大尉決定，您明白，可敬的先生，於是戈貝金決定，上聖彼得堡去，到該管機關那裏，看他們可能給他一點小小的補助，他呢，說起來，是所謂犧牲了他的一生，而且流過血的……他坐着一輛貨車或是公家的驛車，上首都去了，您瞧，可敬的先生，不消說，他喫盡辛苦，這才到了彼得堡。您自己想想看，現在是這人，就是戈貝金大尉，在彼得堡，就是在世上無雙的地方了！他的周圍忽然光輝燦爛，所謂一片人生的廣野，童話樣的仙海拉宰台（註三）的一種，您聽明白了沒有？您自己想想就是，他面前忽然的躺着這麼一條涅夫斯基大街，或者這麼一條豌豆街，或者，媽的，這麼一條列退那耶街，這裏的空中聳着這麼的一座塔，那裏又掛着幾道橋；您知道，一點架子和柱子也沒有，一句話，真正的什米拉米斯（註四）實在的，可敬的先生，他先在街上走了一轉，爲的是要租一間房子，然而對於他，什麼都令人疑疑惑惑；所有這些窗幔、捲帘和所有鬼物事，您知道，就是地毯呀，真正波斯的，可敬的先生……一句話說起來，就是所謂用腳踏着錢。人走過街上，鼻子遠遠的就覺得，千圓鈔票發着氣味；您知道，我那戈貝金大尉的整個國立銀行裏，却只有五張藍鈔票和一兩枚銀角子……那麼，您很知道，這是買不成一塊田地的，也就是說，倘使再加上四萬去，却也許買得到，然而有四萬人就先去租法國的王位了。好，他終於住在一個客店「力伐耳市」裏，每天一盧布，您知道，午餐兩樣，一碟菜湯加一片湯料肉……他看起來，他的錢是用不多久的。他就打聽，他應該往那裏去。「你能到那裏去呢？」人

註一 Krasnoje 俄國的市名，一八一二年，俄軍和法軍曾在這附近大戰。——譯者

註二 Leipzig 德國的市名，一八一三年，歐德聯軍曾在這附近和拿破崙軍大戰。——譯者

註三 Sheherazade 一千一夜（或稱天方夜談）裏的市名。——譯者

註四 Semiramis 見於童話中的古代阿希利亞的首都。——譯者

們對他說。「長官都不在京裏呀。您明白的，都在巴黎。軍隊還沒有回來。但這裏有一個叫作臨時委員會的。您去試試看。」人們對他說，「在那裏您也許會得點什麼結果的罷。」——「那麼好，我就到委員會去。」戈貝金說。「我要去告訴他們了。事情是如此這般的。我呢，說起來，是流了我的血，而且犧牲了我的一生的。」於是他，有一天的早晨，起來的早一點，用左手理一理鬍子，於是，您瞧他到理髮店裏去了，這是因為要顯得新開張的意思，穿好他的制服，用木脚一拐一拐的走到委員會的上司那裏去。您只要自己想想就是他問，上司住在那裏呢。人們告訴他說，海邊上的那房子，就是他的。真是一所小屋，你懂嗎！玻璃窗，大鏡子，大理石，磁漆，您只要自己想想就是，可敬的先生！一句話，令人頭昏眼花。金屬的門上的把手，是精緻的好東西，好到人得先跑到店裏去買兩戈貝金肥皂，於是，就這麼說罷，來洗一兩點鐘手，這才敢於去捏牠。甬道前面呢，你瞧，站着一個拿大刀的門丁，一副伯爵相，麻布領子，乾乾淨淨的像一匹養得很好的布爾狗……我這戈貝金總算拖着他的木脚走進前廳去，坐在一個角落裏，只因為恐怕那臂膊在亞美利加或是印度上，在鍍金的磁瓶上，您很知道的，碰一下。您瞧，他自然應該等候許多工夫，因為他到這裏的時候，那上司呢，說起來，還剛剛起牀，當差的正給他搬進什麼一個銀的盆子去，您很知道，是洗臉用的。我的戈貝金一直等了四個鐘頭之久；當直的官員總算出來了，說道：「長官就來！」這時屋子裏早已充滿了肩章和肩綬。一句話，人們擁擠得好像盤子裏的豆子一樣。到底，可敬的先生，長官進來了。哪，您自然自己得到的，是長官自己呵。唔，自然的相貌就正和他的品級和官銜相稱，這樣的一副樣子，您懂了沒有？全是京派的謙虛。他先問這個，然後再問那個：「您到這裏貴幹呀？」——「那麼，您呢？」——「您有什麼見教呢？」——「您光降是爲了什麼事情呢？」臨末也輪到了我的戈貝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他說：「我流了我的血，一條腿和一隻臂膊失掉了，說起來，我已經不能做事，請允許我問一聲，我可不可以得一點小小的補助，什麼一種安排，算是教養之用的。小獎金或者恩餉呢，您是很知道的。」長官看見這人裝着義足，右邊的袖子也空空的掛着。「就是了。」他說：「請您過幾天再來聽信罷！」我的戈貝金真是高興非凡。「哪，」他想，「事情成功了。」他是一條莽漢，您想想就知道的，簡直在鋪道上直跳。他到巴黎酒店去，喝燒酒，在「倫敦」（註一）喫中飯，叫了一碟炸排骨加胡椒花苞，再是一碟嫩鷄帶各樣的作料，還有一瓶葡萄酒——

一句話，這是一餐豪貴的小喫，說起來。他在鋪道上忽然看見來了一個英國女人。您知道，長長的，像天鵝一樣。我的戈貝金，狂喜到血都發沸了，就下死勁的要用他的木脚跟着她跑，下死勁，下死勁，「唔，不行！」他想，「且莫忙媽的什麼娘兒們，慢慢的來，等我有恩餉，我實在太荒唐了。」就在這一天，請注意呀，他幾乎化掉了他的錢的一半。三四天之後，您瞧，他就又到委員會裏去見長官：「我來了！」他說，「爲的是等信，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舊病和負傷的結果……說起來，我是流了我的血，您知道的。」說的都是官場話，那自然！「是呀，是呀！」那長官說，「但我先得通知您，您的事情，沒有上司的決定，我可是沒法辦理的。您自己看就是，是怎麼一個時候。戰事是差不多說起來，還沒有完結。請您再熬一會兒，等到大臣們回來罷。您可以相信，不會忘記您的。如果感沒法過活，就請您拿了這個去……這是已經盡了我所有的力量的……」哪，您知道他給的自然並不多，不過用得省一點，也還可以將就到決定的日子。然而我的戈貝金不願意這樣子。他想，他是到明天就會有一兩千的：「就是了，我的乖，喝一通高興高興罷！」除此之外，他就只好等候，而且等到不知什麼時候爲止了。他的腦袋裏，感知道，是接二連三的出現着英國女人，肉湯和炸排骨。他就像一匹貓頭鷹或者一隻茸毛狗，給廚子潑了一身水，從長官那裏跑出來——捲起尾巴，掛下了耳朵。在彼得堡的生活，他有些厭倦了，他也已經這樣那樣的嘗了一下。現在是：瞧着罷，你以後怎麼辦，一切好東西都沒有路道，您瞧。况且他還是一個活潑的年青人，胃口好，說起來，真像狼肚子。縱使他平常走過什麼一個飯店前面，他也想得到，廚子是外國人，法蘭西人，您知道，那麼一副沒有含蓄的臉，總是只穿着很精緻的荷蘭小衫，還有一塊圍身，說起來，雪似的白。這樣伙現在站在他的竈跟前，在給你們豫備炸排骨加香菌，一句話，是很好的大菜，使我們的大尉饑的恨不得自己去喫一通。或者他走過來留丁的店門口，笑嘻嘻的迎着他的，是一條燻鮭魚，或者一籃子櫻桃——每籃五盧布，或者一大堆西瓜，簡直是一輛公共汽車，您知道，都在窗子裏，向外面找尋着衣袋裏有些多餘的千圓鈔票的獸子；您想想罷，一句話，每一步都是誘惑，真教人所謂嘴裏流涎，然而對於他呢，請等一等。現在請您設身處地的來想一想：一面呢，您瞧，燻魚和西瓜，別一面呢，是這麼的一種苦小菜，那名目就叫作：「明天再來。」「哼，什麼！」他想，「不管他們要怎麼樣，我到委員會去，和所有的長官鬧一場罷，我告訴他們：不行，多謝，這是不成的！」真的，他是強橫的，不要面子的——他一出攔樓，膽子就越大——於是他到委員會去了：「唔，您要怎樣呢？」人問他，「您還要什麼呢，您可是已經得了回信的了。」——「我告訴您，」他說，「我可是不能這麼苦熬苦省。我得有我的炸排骨和一瓶法國的紅酒喫中飯，還去看一回

戲，高興一下子，您知道。」他說。——「那可不成，這是只好請您原諒我們的了，」這時長官就說……「要這樣子，您是應該忍耐的。您已經得了一點，可以敷衍到得到上頭的決定，而且您也可以相信，您總會獲得報酬，因為在我們這裏，在俄國，如果有一個人，給他的祖國說起來，是所謂盡了義務，對這樣的人置之不理，是還未有過先例的。但是，如果您現在就要隨意的喫炸排骨，上戲園，您知道，那可只好請您原諒。只好請您自己去想法。只好請您自己辦。」然而，您只要自己想一想就是，我的戈貝金屹然不動。這些話，像豌豆從牆上一像，都從他那裏滾下去了。他大叫一聲，給全體起了一個大亂子。他給所有的科長和秘書一陣真正的彈雨……「好，你們這麼說，那麼說就是。」他說，「好，你們可不知道你們的義務和責任的，你們這些違法者！」一句話，他毒罵他們了一通。別的衙門裏的一個將軍，也幾乎遭殃。連這人也拉上了，您懂了沒有？總之，他鬧的亂七八糟。這麼一個搗亂傢伙，怎麼辦才好呢？長官看起來，除了用所謂嚴厲的辦法來下場，也沒有別的路。「好罷，」他說，「如果您對於給您的東西還不足，又不願意在京裏靜候您的事情的決定，那麼，我把您送回原籍去就是。叫野戰獵兵來，送他回家去罷！」然而那野戰獵兵，您很知道，却已經站着等在門外面了。這麼一個高大的傢伙，你知道，簡直好像天造他來跑腿的一樣。一句話，是一個很好的拔牙鉗。於是我們這上帝的忠僕就被裝在馬車裏，由野戰獵兵帶走了。「唔，」戈貝金想，「我至少也省了盤川錢。這一點，我倒要謝謝大人老爺們的。」他這麼的走着，可敬的先生，和那野戰獵兵，當他這樣的時候，說起來，他在對自己說：「好，」他說，「你告訴我，我只好自己辦，自己想法子好，可以，」他說，「我就來想法子罷。」他怎樣的被送到他一定的地方，就是他到底送到那裏去了呢，什麼也不知道。所以關於戈貝金大尉的消息，就沉在忘却的河流裏面了，您知道，詩人之所謂萊多河（註）——但這地方，您瞧，我的先生們，在這地方，可以說，却打着我們的小說的結子的。戈貝金究竟那裏去了呢，誰也不知道，然而您自己想罷，不到兩個月，略山的林子裏就現出一羣強盜來，而這羣強盜的頭領，您瞧，却並非別的……」

「可是對不起，伊凡·安特來也維支，」警察局長忽然打斷他的話，「你自己說過，戈貝金大尉是失了一條腿和一隻臂膊的；但乞乞科夫……」

於是郵政局長失聲大叫起來，下死勁的在前額上撻了一下，還在一切聽衆之前，自稱爲笨牛。他全不明白爲什麼當這故事的開始，竟沒有立刻想到這事情，而且承認了俗諺之所謂『俄羅斯人事後才聰明』也實在是眞話。但他又馬上在搜索遁辭，想要洗刷了，他於是說，那些英國人看報章就可以知道，機器是很完全的，有一個竟還發明了裝着這麼一種機關的木脚，只要在秘密的發條上一碰，那脚便會把人運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再也尋不着了。

然而，大家雖然不相信乞乞科夫就是戈貝金大尉，也發見了郵政局長已經離題太遠。但他們那一面却也不肯示弱，被郵政局長的玄妙的推測所刺戟，越迷越遠了。在他們一流的許多優秀的臆想中，有一種尤其值得注意：這想的很奇特，以爲乞乞科夫恐怕就是拿破崙化了裝藏在他們的市裏的，英國人久已嫉妬着俄國的力量和廣大，早經常常表現於漫畫上，畫的是一個俄國人和一個英國人談話：英國人站着，用麻繩牽着一隻狗，這隻狗可就是拿破崙的意思：『小心些』那英國人說，『如果給我一點什麼不合意，我就叫這狗來咬你』誰知道呢，現在他們也許已經把這狗從聖海倫那（註一）放出，裝作乞乞科夫模樣，到俄國各處來徘徊了，他其實却決不是乞乞科夫。

對於這臆測，官員們自然並不信仰，但他們想來想去，各人都靜靜的研究着這事情，却覺得乞乞科夫的側臉，顯然和拿破崙的似乎有些相像。警察局長曾經參加一八二二年的戰事，見過拿破崙本人，也承認他的確並不比乞乞科夫高大，臉盤也不見得更瘦，可是別一面，又並不見得更肥。許多讀者也許以爲這一切是非常不確的——哦，作者也極願意跟着說，這故事非常不確；但沒奈何的是確會鬧過我們在這裏所說的事情，而這市鎮並非荒僻之處，乃是鄰近兩大首都的地方，却也尤爲奇特。這事即起於對法國人的光榮的戰勝之後，是大家還應該記得的。當這時候，所有我們的地主，官僚，商人，掌櫃，以及一切有教育的和無教育的人物，在最初的八年間，是都成了俗化的政治家的了。『墨斯科新報』和『祖國之子』被搶奪着看，至於到得末一個讀者的手裏，已經變成一團糟，不大看得出。沒有這些問題了：『買這批燕麥是什麼價錢呀，先生？』昨天的下雪您以爲怎樣呢？——只聽到問的是哪，報上怎麼說？——拿破崙沒有跑掉嗎？——而商人們尤其害怕，因爲他們很相信一個三年前就下了監獄的前知者

的豫言。這新的豫言者，忽然之間——沒有人知道他是從那裏來的——腳登草鞋，身披非常腥臭的光皮，在市上出現了，並且宣告說，拿破崙是反基督，現在繫着石頭的索子，困在七重牆和七個海面，但他馬上就要粉碎他的索子，來征服全世界了。這豫言者就爲了他的豫言下了監獄，也爲了法律。但却完成了他的傳道，商人們因此很失掉一點理性。許久之後，即使有着賺錢的交易的時候，商人們也還跑到客店裏去，在那裏聚起來喝茶，談着反基督。許多商人們和高尙的貴族，也不自禁的想着這件事，而且在那時支配了一切人心的神祕情調的潮流之下，相信從構成拿破崙這字的每個字母上，會發見一種特別的，大有道理的意義；有許多人竟還想從這裏看出『默示錄』的數目字來了（註一）所以即使官員們研究着這一點，實在也毫不足怪的。然而，他們也就立刻省悟過來，覺得他們的幻想太發達了，事情却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他們這麼想，那麼想，討論來，討論去，終於決定了去問一問羅士特來夫，倒也許並不壞。他是發表了死魂靈的故事的第一個人，而且據人們說，和乞科夫有很密切的關係，應該知道一點他的生活情形的；於是大家決定，先去聽一聽羅士特來夫怎麼說。

這些官大人，真是古怪非常的人物，他們七顛八倒了：他們很知道羅士特來夫是一個撒謊家，說一句話，做一點事，都相信不得，但他們却到他那裏去找自己的活路了！這裏就知道人是怎樣的！他不相信上帝，却相信把他的鼻子一抓，他就一定會死掉；對於由內心的調和和崇高的智慧所貫注，朗如日光的詩人的創作，他毫不放在心中，却很喜歡一個無恥之徒的產物，向他胡說一些亂七八糟，破壞自然的物事。這時他就張開嘴巴，高聲大叫道：『瞧罷！這是純粹的心聲呀！』他一向輕蔑醫生，後來却會跑到一個用祝讚和唾沫給人治病的老婆子那裏去，或者簡直自己用什麼東西煎起湯藥來，因為他忽然起了糊塗思想，以爲這是可以治他毛病的了。官大人和他那困難的處境，大家自然是能够原諒的。人常常說，一個淹在水裏的人會抓一條草梗，他已經來不及想，一條草梗至多也不過能站一匹蒼蠅，却禁不起重有四五普特的他；然而如人所常說的那樣，當這時候，他簡直想不到這一點。

註一 據約翰·勃斯列說，世界末日，基督便將再臨，而這之前，則必有反基督出現。這反基督，默示錄稱之爲六六六，即『野獸的數目』。

一八一二年拿破崙進攻俄國時，俄國人便把『拿破崙』這字改寫爲含有數量意義的斯拉夫字，再拉到六六六去，說他就是反基督。——譯者。

就去抓那草梗了。我們的大人們，也就是這樣子，終於向羅士特來夫身上去找活路。警察局長立刻寫了一封信，請他到自己家裏來喫夜飯，一個高長統靴，通紅面龐的警官就匆匆的登程，用手捏住了他的指揮刀，跑到羅士特來夫那裏去送信。羅士特來夫正在辦一件極重要的事情，他已經四天不出屋子了，不見人，連中飯也從窗口遞進去——一句話，他瘦得很，臉上也幾乎發了青。這事情必須極大的注意和小心：是從六十副花樣相同的紙牌裏，選出一副紙牌來。但那花樣必須極其分明，要像好朋友似的可以憑信。這樣的工作，至少要化兩禮拜工夫。在這期間，坡爾菲里就得用一種特別的刷子給小猛狗刷肚臍，還用肥皂一天洗三次。他的獨居受了攪擾，羅士特來夫很氣惱；他先罵警官一聲鬼，但到明白了警察局長，當晚有一個小集會，席上還有什麼一個新脚色的時候，他却立刻軟下來了；他趕緊鎖了門，很匆忙的穿好衣服，就到警察局長家裏去。羅士特來夫的陳述，證明和推測，却和官大人的恰恰相反，把他們那些極其大膽的猜想，完全推翻了。他實在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簡直沒有含糊，也沒有疑問，他們的推測愈游移，愈慎重，他的就愈堅固，愈確實。他毫不吞吞吐吐，立刻來回答一切的問題。他說，乞乞科夫買了一兩千盧布的死魂靈，而他，羅士特來夫自己，也賣給他的，因為他毫不見有不該出賣的道理。對於他是否是一個偵探，到此嗅來嗅去的問題，羅士特來夫答道：他自然是一個偵探，大家同在學校裏的時候，他就得了好細的諱名，所有同學自己也在內，還因此痛打了他一頓。至於後來單在太陽穴上，就得擺上二百四十條水蛭去（註一）——他原想只說四十條的，但二百條却自己滑出來了。——對於他是否製造假鈔票的問題，羅士特來夫答道：他自然製造。趁這機會，羅士特來夫還講了一個乞乞科夫的出人意外的幹練和敏捷的故事：他的家裏藏著二萬假鈔票，給人知道了。於是封閉了屋子，路上站一個哨兵，門口站兩個兵士；但乞乞科夫却在夜裏把所有鈔票掉換了一下，到第二天啟封的時候，都是真的鈔票了。關於這問題：乞乞科夫是否真有誘拐知事的女兒的目的，而他，羅士特來夫，是否也真在幫他的忙呢，那回答是：他的確在幫他，如果他不在內，事情是要全盤失敗的。這時他却有些吞吞吐吐；他明知道這說不得，而且很容易因此惹出麻煩來，但也禁不住自己的嘴。況且這也不是小事情，因為他的幻想，逼出了很有趣的詳細事，想要完全消掉，實在也是一件難事了。他還說出擬去結婚的教堂所在的村子來；那就是德盧赫瑪曲夫加村，牧師名叫齊陀爾長老，結婚費是

註一 這是放在打撲傷上，使牠吸血，藉以去瘀消腫的。——譯者。

二十五盧布，如果乞乞科夫不加以恐嚇，說要告發他給麵粉商人米哈羅和一個親戚結了婚，教士是不肯答應的；而他，羅士特來夫，還借給他們自己的馬車，準備着每一站就換馬。他已經講進很細微的節目去了，竟至於說出馬夫的名字來。這時有人提起了拿破崙，然而只落得自己沒趣，因為羅士特來夫所說的全是胡說白道，不但和真實全不相像，而且連連接也連接不起來的。於是使官員們到底只好站起身，歎着氣走散；獨有郵政局長還注意的聽了他許多工夫，想得到一點什麼，然而他也終於裝一個沒有希望的姿勢，只說道：『壞，見鬼，』所有在場的人全都明白，再來費力，實在也只等於試在公牛身上擠奶了。我們的官員的景況，於比先前就更壞，決定了毫不能查出乞乞科夫是什麼人。這裏又分明的顯出了人是怎樣的事物：他處置別的人們的事情，是聰明，清楚，智慧的，但對於他自己却不行。只在你們陷於困難的境地時，他才有很切實，很周到的忠告：『多麼精明的腳色呀！』大家叫喊道：『多麼不屈的性格呀！』但只要使什麼不幸來找一下這『精明的腳色』，使他自己進一回困難的境地罷——他的性格就立刻不會動！這不屈的人物毫無希望的站着，他變了可憐的乏人，柔弱的，啼哭的孩子，或者如羅士特來夫所愛說的說法，簡直變成一個扁頭東西了。

所有這些講說，風聞和推測，不知爲什麼緣故，竟給了可憐的檢事一個很大的印象。這印象很有力，至於使他回到家裏，就沈思起來，而且就此沈思下去，在一個好天氣的日子，竟忽然間，也說不出爲什麼，躺倒了。得了中風，還是因爲什麼別的呢，總之，他從椅子上跌下來，就長長的躺在地板上。一有這樣的事，大家便照例的嚇得失聲，兩手一拍，叫喊道：『阿呀上帝，阿呀上帝！』去邀醫生來，給他放血，而終於決定了檢事已經不過是一個沒有魂靈的死屍。這時候，大家這才來憐惜死者，實在有過一個魂靈，雖然因爲他的謙虛，沒有使人覺得。然而死的出現，在這裏的可怕，是雖在一個渺小的人物，也正如偉大的聞人的：他，不久以前還是活着，動作，玩牌，竭力在種種文件上簽字，常常和他那濃眉毛和鬼眼在官員們裏逗留，他現在躺在臺子上，左眼也不再眨了，惟獨一隻眉毛吊起了一點，使臉上顯出一種奇特的，疑問的表情。浮在他嘴唇上面的，究竟是怎麼一個問題呢？莫非他要知道他爲什麼而生，或者爲什麼而死——這只有上帝知道罷了。

『然而這可是不會有的，這是簡直不近情理的！這怎麼能呢，官員們竟會這麼恐怖，這麼糊塗，離真實到這麼遠，就是小孩子也知道應該怎麼辦的呀！』許多讀者會這樣說，並且責備作者，說他做了荒唐無稽之談，或者稱那可憐的官員們爲傻子，因爲人

是很愛用「傻子」這個字，每天總有二十來次，把這尊號拋在鄰近的人們的頭上的。人即使有十件聰明的性質，只要其中有一件胡塗，便要被稱為傻子。讀者坐在幽靜的角落裏，從自己的高處，俯視着廣遠的下方，就很容易斷定人只知道近在鼻子跟前的物事。在世界史的編年錄裏，就有許多世紀，是簡直可以抹煞，並且定為多餘的。世界上的錯誤也真多，而且竟是現在連小孩子也許就知道免掉的錯誤和天府的華貴相通的大道，分明就在目前，但人類的嚮往永久的真理的努力，却選了多麼奇特的，蜿蜒的曲徑，多麼狹窄的，不毛的，難走的岔路呵。大道比一切路徑更廣闊，更堂皇，白晝為日光所照臨，夜間有火燄的晃耀；常有天降聰明，指示着正路，而人類却從旁岔出，迷入陰慘的黑暗裏面去。但他們這時也嚇得倒退了，他們從新更加和正路離開，當作光明，而跑進幽隱荒涼的處所，眼前又籠罩了別一種昏暗的濃霧，並且跟着騙人的篝火，直到奔向深淵中，於是喫驚的問道：「橋梁在那里，出路在那裏呢？」這些一切，使我們分明的知道了古往今來的人性，詫異那錯誤，嗤笑古人的糊塗，卻沒有看出這編年錄乃是上天的火燄文字所書寫，每個字母都宣示着真理，說所有書頁上的警告的指頭，就指着自已，指着我們現存的人性；然而現在的人性却在嗤笑着，驕傲着，他自己又在開始造出一批給後人一樣的傲然微笑的錯誤來。

所有事情，乞乞科夫都不知道；彷彿故意似的，他這時恰巧受了一點寒，引起了腮幫子腫和輕微的喉痛，這樣的毛病，許多我們的省會的氣候，在居民之間是很適於蔓延的。要靠上帝保佑，他的生活並不就先，還有工夫愁他的子孫，他就決計躲在家裏三四日。在這時候，他用牛乳嗽口，裏面浸一個無花果，嗽過就喝掉，又把一個裝着加密列草和樟腦的小袋子，貼在面頰上。因為散悶，他造起一個新買的農奴的詳細的表冊，還看看從箱子裏找出來的一本講拉瓦梨爾公爵夫人的什麼書，又把提箱裏的小紙片，小物事，都檢查了一番，有許多還再讀了一遍，一直到連這些也覺得無聊之至。沒有一個這市的官員來問候他的健康，他簡直不明白是什麼道理，略略先前，是總有一輛車子倚在他的門外的——忽而檢事的，忽而郵政局長的，忽而審判廳長的，他不斷的聳着肩膀，一面在屋子裏走來走去。終於覺得好一點了，一到更加恢復，能去呼吸新鮮空氣的時候，他非常高興。他毫不遷延的就化裝，打開箱子，玻璃杯裏倒上一點溫水，取了肥皂和刷子去刮臉，日子真也隔得長久了，因為手一摸着他的下巴，向鏡子一照，他就叫起來道：「這簡直是樹林子呀！」而且實在的，即使並非樹林子，也不失為種子在下巴和面頰上密密的抽了芽。他刮過臉，趕緊穿衣服，真的，他幾乎是從褲子裏跳出來的。到底穿好了，灑一點可倫香水，溫暖的裹好了外套，走到街上去，還先用一條圍巾小心

的包住了面頰。他最初的出行——正如所有恢復了的病人一樣——真有些像喜慶事。凡有他所看見的一切，都彷彿在向他表示微笑，連街上的房屋和農奴，但他們的態度，其實是顯得很嚴緊的，其中的許多人，還已經打過他的兄弟一個耳刮子。他最初的訪問，總該是知事。他在路上，起了各式各樣的想頭：忽而想到年青的金頭髮了，真的，他的空想實在有一點過度，他還自己笑起自己，自己戲弄起自己來了。他以這樣的心情，忽然在知事的門前出現。他已經跨進了門口，剛要脫下外套來，門丁却突然走了過來，用這樣的話嚇了他一跳：『我受過命令，不讓您進去！』

『怎的？你說什麼？你不認得我嗎？看清楚些！』乞乞科夫詫異着說。

『我是認得您的！我看見您也不只一兩回了，』那門丁道。『只有您一個我不能放進去；別人都行，只有您不！』

『唔，怎麼？爲什麼只有我不，爲什麼不？』

『是命令這麼說；他總有他的緣故的，』門丁道，還添上一聲『噓』，就擺出放肆模樣，把他攔住，不再有先前巴結的給他脫外套時候那樣慇懃的微笑了。他好像自己在想着：『哼！如果大人先生們不準你進門，那麼你一定是個下等人！』

『奇怪！』乞乞科夫想，立刻去訪審判廳長去；但廳長一見他的面，就非常狼狽，至於吃吃的講不出兩句話，大家說了些無謂的攀談，弄得彼此都很窘。乞乞科夫走掉了，他在路上竭力的思索，要猜出廳長是什麼的意見，他的話裏含着怎樣的意義來，但是什麼也沒有做到。他於是再去訪別人：訪警察局長，訪副知事，訪郵政局長，然而並不招待他，或者給他一種非常奇特的招待，說些莫明其妙的話，令人很發煩，要以爲他們實在有點不清醒。他又訪了一個人，還找着幾個熟識者，想知道這變化的緣故，却仍然不得手。他彷彿半睡似的在街上徘徊，決定是他自己發懵呢還是官員們失了神，這一切都不過是一個夢呢還是比夢更無味的、荒唐糊塗的真實。遲到晚上，已經黑下來了，他這才回到他高高興興的出了門的自己的旅館去，叫人備茶，來排遣煩悶和無聊。他沈思的推察着他這奇怪的景況，斟出一杯茶來的時候，突然間，房門開處，走進他萬料不到的羅士特來夫來了。

『俗諺裏說過的，爲朋友不怕路遠，』那人大聲說，除了了帽子。『我剛剛走過這裏，看見你的窗子裏還亮。』他大約還沒有睡覺，我想，我得跑上去瞧一瞧。『阿唷，這可是好極了，你有茶，我很願意喝一杯。今天喫了各式各樣的東西，我的肚子裏在造反了！給我裝一筒煙罷。你的煙筒在那裏？』

「我可是不吸煙的。」乞科夫不大理會的說。

「胡說，你是一個大癮頭的吸煙家，還當我不知道。喂！你的用人叫什麼呀？喂，瓦赫拉米，聽哪！」

「他不叫瓦赫拉米，他叫彼得爾希加。」

「怎麼？你先前不有一個瓦赫拉米嗎？」

「我這裏可並沒有！」乞科夫說。

「不錯，真的是台累平的，他有一個瓦赫拉米。你想，台累平有多麼好運道：他的孀娘和自己的兒子吵架，因為他和婢女結了婚，她就全部財產都送給台累平了。這才有意思哩，如果我們這邊有這樣的一位孀娘，你知道，那才是好出息，對不對？告訴我，朋友，爲什麼你忽然這麼的躲了起來，大家簡直不再看見你了！我知道，你是在研究學術上的物事的，書也看的很多。（羅士特來夫從那裏決定，我們的主角是在研究學術上的物事，而且書也看的很多的呢，我們只好聲明我們的抱歉，可惜不能洩漏，然而乞科夫却更不能。）聽哪，乞科夫！如果你單是看見……也就該有益於你那諷刺的精神了——（爲什麼乞科夫會有一種諷刺的精神呢——可惜也簡直不明白。）你想想看，好朋友，新近在商人列哈且夫那裏，我們去打牌，呵，可是笑得可以。貝來本全夫，就是和我同在那裏的，總是說：「如果乞科夫在這裏，他就用得着這些了！」乞科夫却一向沒有和貝來本全夫見過面。）哦，招認罷，乖乖，那一回你可實在玩的沒出息，你還記得嗎，我們下棋的時候？我確是贏了的……然而你簡直誑騙我！但是，媽的，我是不會惱的怎麼久的。新近在廳長那裏……哦，不錯，我還得告訴你：市裏是誰都和你決裂了！他們相信，你造假鈔票……大家忽然都找着我——哪，我自然遮住你，好像一座山——我對他們說：我們是同學，我認識你的父親；總而言之，我狠狠的騙了他們一下！」

「我造假鈔票？」乞科夫叫喊着，從椅子上跳了起來。

「但是你爲什麼也使他們這樣的喫驚的？」羅士特來夫接着說。「他們實在是嚇得半瘋了：他們當你是偵探和強盜——檢事就因爲受驚，死掉了……明天下葬。你豫備去送嗎？老實說，他們是怕新總督，還怕因爲你再鬧出什麼故事來；關於總督，我自然是這樣的意見，如果他太驕傲，太擺架子，和貴族們是弄不好的。貴族們要親熱不對？自然也可以躲在自己的屋子裏，一個跳

舞會也不開。然而這有什麼用？更沒有好處。但是，聽哪，乞乞科夫，你可是真的在幹危險事情呀！

「怎樣的危險事情？」乞乞科夫不安的問道。

「哪，誘拐知事的女兒。老實說，我是料到了的，天在頭上，我是料到了的！我在跳舞會上一看見你：「哪！我就心裏想，」乞乞科夫在這里還有緣故哩……」但是你沒有眼睛；我從她那里簡直找不出一點好處來。另外有，畢苦梭夫的親戚，他的姊妹的女兒，那可是一個美人兒！這才可以說：就是一個出色！」

「你在說什麼廢話？誰要拐知事的女兒？你什麼意思？」乞乞科夫不懂似的凝視着他，說。

「不要玩花樣了，好朋友！好一個祕密大家！我明白的說出來罷，我就是爲了這事，跑到你這裏來的，要給你出一點力。我可以幫你結婚，並且把我的車子和馬匹借給你，去誘拐，不過有一個條件：你得借我三千盧布。我正在一個沒法的景況中，就是要用。」在羅士特來夫的這些胡說白道之間，乞乞科夫擦了好幾回眼睛，查考他是否在做夢。假鈔票，知事的女兒的誘拐，原因該起於他的檢事的死亡，新總督的到任，這些一切，都使他喫驚不小。「唉，糟了，如果是這樣的情形，」他想，「我可遷延不得了，我應該趕緊走。」

他設法把羅士特來夫從速支使出去，立刻叫了綏里方來，命令他一到天亮就得準備妥當，因爲明早六點鐘就要從這市上出發。他又囑咐他檢查一遍，車子上是否添好了油等等。綏里方單是說：「知道了，保甫爾·伊凡諾維支！」却在門口站了一會，動也不動。主人又命令彼得爾希加立刻從臥牀底下，拖出那積滿了灰塵的箱子來，和那小子動手收拾他所有的物件；這並不費事，他只是什麼都隨手拋進箱子裏面去：襪子，小衫，乾淨的和襤靸的襯衣，靴楦，一個日曆之類。這些都收拾的很匆忙，因爲他在這一夜裏全都整好，以免明天早上白費了時光。綏里方還在門口站了一兩分鐘，於是走掉了。以總算還在意料之中的謹慎和緩慢，把他那溼的長靴的印子留在踏壞了的梯級上，走下樓梯去。他在那裏又站了不少的工夫，搔着後腦殼。這舉動是什麼意思？牠所表示的究竟是什麼呢？是在懊惱和那里的一個也是身穿破皮袍，腰繫破皮帶的伙伴，明天同到什麼御酒館裏去的約定，因此不成功，還是在這新地方已經發生了交情，捨不得一到黃昏，紅小衫的青年們在宮女面前彈起巴拉拉加來人們卸下白天的重擔和疲勞，低聲談天時候的佇立和懇懇的握手——還是不過因爲要離開那穿了皮袍，坐在那裏的廚房裏的爐邊的暖熱之處，京裏才有的白菜湯和軟饅頭的同人，從新在雨雪之下去受旅行的顛連和辛苦，所以覺得苦痛呢？這只有上帝知道——誰願意猜猜就是俄國的人民一搔後腦殼，是表示着很多意思的。

冰島漁夫(五)

[法國]

P·羅茲作

黎烈文譯



。餐晚着用前火的成燒枝樹用那在，裏家回轉們他是於

第五部

……在他們共同度過的這一天的春日的末了，漸漸落下的夜色帶回了冬的感覺，於是他們轉回家裏，在那用樹枝燒成的火前用着晚餐。

他們最後一同用的晚餐……可是他們還有着相抱而睡的一整晚，這期待使得他們沒有即時悲感起來。

晚飯過後，當他們出門走上往波爾·愛文村去的路時，他們重又獲得一點兒春的溫柔之感：空氣是寧靜的，差不多有幾分暖意。而一抹黃昏還遲遲的留連在郊野上面。

因為堯恩要去和他的家屬作別，所以他們一路走往他的父母家裏。可是他們很早便回家睡了，預備明天見亮便一同起身。

第二天早晨，潘保爾的埠頭上擠滿了人。兩天前便開始了冰島人的出發，每次漲潮，總有新的羣開往洋面。這天早晨，有

十五隻船要和「雷奧波爾丁」號一同出發，而這些水夫的妻子或母親都來自送他們起程。——歌志看到自己也成了冰島人的妻子，並被那相同的不可避免的原因引來這裏，和她們混在一塊，不禁驚詫起來。她的運命在幾天之間是那樣急速地進展着，以致她還幾乎不會有着明白想到事情的真相的餘暇；在一面站腳不住的峻陡的斜坡上滑落下去的她，竟達到了這樣嚴酷的結局，而這結局現在必須忍受——像別的女人，那些忍受慣了的女人一樣忍受……

她從來沒有親自參加過這樣的場面，這樣訣別的場面。這一切都是新的，未曾見識過的。在這些女人裏面，她找不到一個和自己相似的人，於是她覺得孤獨，與衆不同；無論如何，始終存在着的她的「小姐」的過去，使她和別的女人隔絕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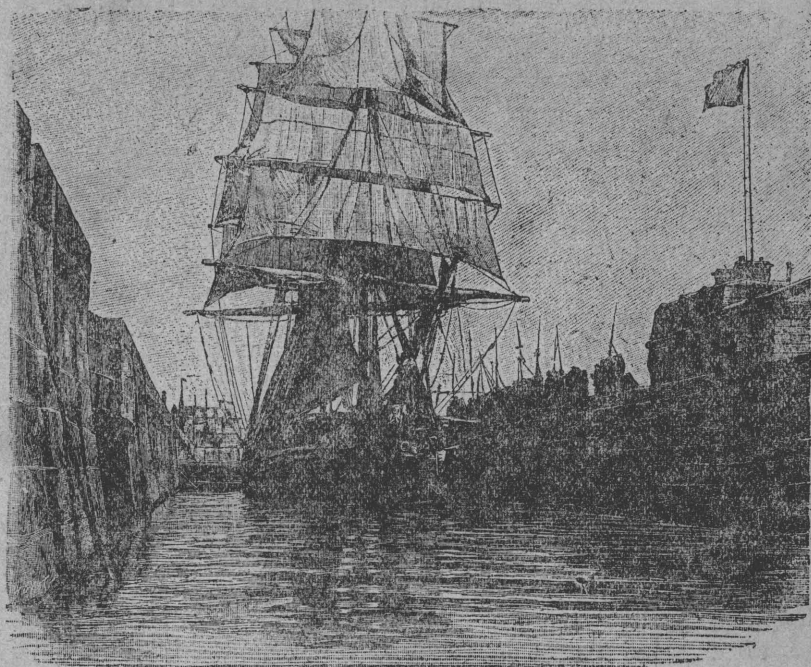
在這分離之日，天氣仍舊是晴美的，僅祇大洋上有着從西方捲來的沉重的巨浪，預示天要起風，並且人們遠遠地看到那在等待這許多水夫的海在港外碎裂着。

……在歌志的周圍，還有一些女人，像她一樣含着滿眶眼淚，顯得非常美麗而又非常動人；也有一些滿不在乎和嘻嘻笑着的，這是那班沒有心肝或暫時不會愛上任何男子的女人。一些感到受着死的威脅的老太婆，哭哭啼啼的離開她們的兒子；一些在戀愛中的男女，長久地嘴唇吻着嘴唇。人們並還聽到一些喝醉了的水夫唱着歌使自己快活起來，同時別的一些水夫則帶着一副陰鬱的臉色走上船來，好像是去受難一樣。

此外還發生了種種殘酷的事情：有些某天在酒店裏被人欺弄着簽了契約的不幸者，現在被人強迫趕上船去；他們自己的女人和警察押送着他們。末了，還有一些人，因為孔武有力，人們害怕他們抵抗，便特意用酒灌醉他們，然後用昇牀抬着，把他們像死人一樣落在船艙的頂底。

歌志聽見他們經過時，感到非常恐怖；他究竟會要和怎樣的人一塊去生活呢，她的堯恩並且那能引起這樣騷擾的，使得一班男子發生這樣恐怖的這冰島的職業，究竟是一種怎樣可怕的事情呢？

然而也有一些含着微笑的水夫；無疑的，他們是和堯恩一樣歡喜海上的生活和大漁業。這是好的份子，這一批人，他們具有高貴而又漂亮的容顏；如果他們是未婚的青年時，他們便向女孩子們投着最後的一瞥，無憂無慮地走去；如果他們是已婚者時，他們便帶着一種溫和的憂鬱和回家時變得較為富裕的希望，擁吻着他們的女人和孩子。歌志看到那確乎有着一批優良的水



。別告的後最著作，着揮中空在手的人女多許，上頭準

夫的「雷奧波爾丁」號上面的人，都是這樣的漢子，覺得稍爲安心了一點。

漁船是兩個或四個一起，由拖船曳出港口的。等到船舶開始動搖時，水夫們便摘下他們的帽子，高聲唱着聖母的讚美歌：「敬禮，海之星！」埠頭上，許多女人的手在空中揮着，作着最後的告別，而眼淚在頭巾的綉紗上流着。

等到「雷奧波爾丁」一經開走，歌忒便匆匆地向高沃家走去。在卜洛巴納列克的熟悉的小徑上，沿着海岸步行一點半鐘，她便走到了那邊，那在大陸盡端的，她的新的家族的家裏。

「雷奧波爾丁」要在這波爾·愛文前面的大海灣裏拋錨，並且要到晚邊才會開走；因此，他們約好，在高沃家裏作一度最後的會見。真的，他坐着船上的小艇回來了；他回來三小時，和他話別。

在毫不感到波浪的陸地上，仍舊有着同樣的春日的晴美的天氣，同樣的寧靜的太空。他們挽着手臂到外面路上走一會兒；這使人記起了

他們昨天的散步，不同的祇是今天的夜晚不會再使他們圍攏了。他們沒有目的地走着，向潘保爾那面倒回去，於是不一會兒，裏面沒想要那樣，但却不知不覺地走近了他們的房子；因此他們最後再到自己家裏去了一趟。伊文勒祖母看到他們一同出現，不覺嚇了一跳。

堯恩叮囑歌志照顧他留在他們櫃裏的種種零星東西；尤其是他參與婚禮時的漂亮衣裳；要時時展開並放在太陽底下晒。水夫們在軍艦上學會了這類事情。歌志看到他這樣顯本事，不禁微笑起來；然而他可以完全放心，凡是他的——一切都會被人十分愛惜地保存並照顧着的。

其實，這類掛慮對於他們並不重要；他們祇是爲要談話，爲要掩飾自己的惜別之情才談着這類事情……

堯恩告訴她：「雷奧波爾丁」上的人已經用抽籤的方法分配了釣魚的位子，並且他很高興得着了一個最好的地方。她因爲對於冰島的事情幾乎一點也不知道，又叫他將這事加以解釋：

「你瞧啦，歌志，」他說道，「在我們船上的舷板上，某一部分地方開有一些孔穴，我們叫作 *trous de Meepnes*；這是爲的那兒安置一些小小的裝有滑車的支架，再從那上面擱下我們的釣竿。因此，我們在動身以前，或擲骰子，或在見習水夫的帽子裏摸取號碼，分派這些孔穴。我們每人得着自己的位置後，整個漁期中便再沒有權利把釣竿放在別處，便再不改動了。而我這次的位子是在船尾，那地方你該知道是可以釣到更多的魚的，並且因爲靠近大帆索的緣故，我們可以在那上面繫上一塊布，一件油布衣總之一件不論什麼的小小的蔭蔽物，免得臉孔受着那邊的雪和雹的打擊——這是很很有用處的，你懂得啦；這可以使我們在刮着黯黯的旋風時，皮膚不會那樣痛，並且眼睛可以比較長久的看得明白。

……他們低低地，低低地談着，好像害怕驚嚇了他們剩下的一忽兒光陰，害怕使得時間逃去得更快一樣。他們的談話有着一切終須被迫完結的談話所沒有的性質；他們所說的最沒意思的瑣事，這天都像變成神秘和重大的事情了……

在動身的最後一剎那，堯恩把他的女人擁在懷裏，他們在一種長久的靜默的擁抱中，什麼也不再說了，祇彼此緊緊的摟着。他上了船，灰色的帆篷展開來好乘着從西方吹來的輕風前進。她還認得出來的他，用着一種約好的方法揮着他的無邊帽。於是她長久地瞧着她的堯恩像影像似的在海上逝去——這還是他，這襯在水的青灰色上的，黑的站立着的小小的人形——



去逝上海在的似像影像恩堯的她着瞧地久長她是於

隨後便已經模糊了，消失在人們雖是凝眸注視，但眼睛昏亂起來，再也看不清楚了，的遠離中……

……當這「雷奧波爾丁」號開走時，歌志像受着磁石吸引似的，沿着懸崖步行追隨着。

但因陸地已經完了，她不久便得停止；於是她在那堅在 *Angus* 和岩石中的最後的一個大十字架像下面坐了下來。因為這是一個隆起的地點，從這裏看到的海彷彿在遠處漲高了似的，而這「雷奧波爾丁」號也像在遠離的當兒，漸漸上昇起來，在這廣大的圓周的斜面，變得微乎其微的樣子。海水有着一些巨大的迂緩的波動——彷彿是在水平線以外的別的地方所起的可怖的颶風的最後的反動一樣；可是在堯恩還在的，眼力所及的深遠的海面，却一切都顯得平靜。

歌志老是凝視着，想把這船的形状，它的全副帆具和

龍骨的影像，固定在她的記憶裏，以便在它回來時，在這同一的地方等着它的當兒，可以遠遠的便認識出它。一些新起的巨大的波浪，有規則地一個跟着一個，沒有停止，沒有休息地繼續從西方到來，反覆着它們那無用的努力，折斷在同一的岩石上，碎裂在同一的場所，以便淹沒那同一的砂灘。而時間久了，這種水的陰沉的騷亂和天空的晴朗對照起來，便使人覺得奇怪；這正像海床盛水太多了，想要溢出來並佔據着岸濱一樣。

這其間，「雷奧波爾丁」號却越發縮小了，隔遠了，消失了。無疑的，它是被潮流帶走了的，因為這天傍晚的風力很弱，而它却駛去得極快。成了一個小小的灰色的斑痕，成了差不多祇是一點，它，一會兒便要達到那看得見的事物的圓周的極邊，而沒入



在七月杪，她收到了他到寄來的一封信。

那黑暗開始到來的無限的彼方。

到七點鐘時，黑夜蒞臨了，船已消失了，歌志便轉回家去，雖然淚水老是湧上眼睛。但總算還相當勇敢。真的，如果他還像以前那兩年一樣，連一聲訣別都沒有便動身走了，那是怎樣不同，並且是怎樣更加陰暗的空虛啊！而現在則一切都變了，一切都和緩了；她的堯恩是那樣隸屬於她，雖然他動身走了，但她覺得自己那樣被人愛着，以致她獨自轉回家裏時，她還至少有着安慰和他們爲了秋季所說的這聲「再會」的愉快的期待。

三

夏天是淒涼，炎熱，寧靜地過去了。她窺伺着初見的黃葉，初來的燕羣，和菊花的開放。

她託雷克威克的郵船和巡洋艦帶了幾次信給他；可是這些信究竟能不能寄到，那是誰也沒有把握的。

在七月杪，她收到了他寄來的一封信。他告訴她在她寫信的那天（七月十日），他的身體康健，並且漁季的情形看來也很好，他的一份已經有了一千五百尾魚。從頭到尾，這信是用着冰島人的天真的筆調和他們所作家信的千篇一律的形式敘述出來的。像堯恩那樣養大的漢子，絕



母祖勒文伊和，下底 亮的後最的天白在她，後過飯晚天夏
。衣繩毛色藍的亮漂，的用夫漁件一製編恩繞給，前門在坐

不知道寫述他們所思考的，所感覺的，所夢想的種種事情的方法。她既比他受過較高的教育，因而她便懂得留心這事，並在字裏行間看出他所不會表現出來的深情。在那四頁信紙裏面，他給了她幾次「妻」的稱呼，彷彿那樣反覆叫着使他感到一種樂趣似的。並且單是信封上寫的：「卜洛巴納列克，莫安家，瑪格里特·高沃夫夫人收啟」這幾個字便已是她高興再三念着的。她還祇有過那樣僅少的時間被人稱作「瑪格里特·高沃夫人」啊……

四

在這夏季的幾個月裏，她做了許多事情。最初說她有着一雙太漂亮的小姐的手兒，懷疑着她那臨時出現的工女的才能的潘保爾的女人們，隨後才看出反之她却最擅於縫製使人顯得俊俏的衣裙；於是她幾乎成了一個著名的女裁縫。

她所賺到的錢都用來裝飾住所——裝好等他回來住的衣櫥，古舊的櫃床，都修過，油過，配上了發亮的鐵皮；她把他們那向海開着的天窗弄好了，裝了玻璃，配上窗幔；她還買了一條預備冬天用的新的被窩，一張桌子



他們轉來，那些冰島人。

和幾把椅子。

這一切都不會用到堯恩動身時留給她的錢；她把那筆錢分文不動地收在一隻小小的中國箱裏待他回來時好拿給他看。

夏天晚飯過後，她在白天的最後的亮光底下，和伊文勒祖母——她的頭腦和思想在熱天顯然好了一些——坐在門前，給堯恩編織一件漁夫用的漂亮的藍色毛繩衣領口和袖口上，有着一些複雜的，透空的精巧的花紋；以前是一個編織能手的伊文勒祖母，漸漸地能把她年青時的編織方法想起來傳授給她。因為堯恩身材極大的緣故這是一件用了很多毛繩的工作。

這其間，尤其是晚邊，人們開始意識到白天漸漸短了。一部分在七月間非常繁盛過的植物，已經現出一種快要枯萎的黃色的樣子。而生在路旁的紫色的山蘆薈，重又在較長的莖幹上開出了較小的花朵；末了，八月杪到了，於是一天晚邊，波爾·愛文的尖角上出現了一隻最先轉來的冰島船。歸來的佳節便開始了。

人們成羣地跑往懸崖上去迎接它；——這是那

一隻船呢？

這是「薩繆爾·亞仄尼德」——這一隻船老是先回來的。

「一定的，」堯恩的老父說，「雷奧波爾丁」不會耽擱好久的；在那邊，我是知道這事的，當一隻船開始走了，其餘的船也就停留不住的。」

五

他們轉來了，那些冰島人。第二天兩艘，再過一天四艘，而下一個星期十二艘。在那一帶地方，快樂也跟着他們一同回來了，一班妻子和母親尤其喜氣洋洋。酒店裏也很熱鬧，潘保爾的漂亮的姑娘們在那兒招待漁夫喝酒。

「雷奧波爾丁」留在遲延着的一羣裏，還有十艘不會回來。這是不能遲延多久的，歌志一想到最多一星期——這是因為她恐怕失望而定下的一個時期——堯恩便在家中，不禁沉浸在一種期待的愉快的陶醉裏。她把家裏收拾得非常整齊，非常清潔而又非常明朗，以便接待他。

一切都整備好了，她再沒有什麼事好做了，並且在焦急地等待着她的，也再想不起什麼要緊的事情。遲延着的船中又有三艘回來了，隨後又是五艘。祇有兩隻船始終沒有看見。

「那麼，」有人笑着對她說，「今年不是「雷奧波爾丁」便是「瑪麗·貞勒」檢着別人的掃帚啦。」
是在期待的快樂中更加活潑，更加美麗的歌志，也失聲笑了起了。

六

然而日子一天天過去了。

她繼續打扮得漂漂亮亮，現出一副快活的容顏，到埠頭上和別人閑談着。她說這番遲延是很自然的事。難道這事不是每年都有的嗎？啊！第一有着那樣好的水夫，其次又是兩隻那樣好的船！



。着談閑人別和上頭單到，顏容的活快副一出現，亮亮漂漂得扮打續繼她

隨後，她在晚邊轉回家裏時，開始感到不安和苦惱的微顫。

難道這真是可能嗎，她所害怕的事會來得這樣快嗎？……難道有了什麼事情嗎？……

於是她因為自己已經害怕的緣故而恐怖起來：

七

九月十日！……時間逝去得多快啊！

一個地上已經有着寒霧的朝晨，一個真的秋季的朝晨，初出的太陽發現她很早地坐在遇難者的禮拜堂的廊下，坐在寡婦們跑來祈禱的地方——她兩眼發呆，太陽穴像被一隻鐵環緊束了一樣的坐在那兒。

兩天來便開始了這黎明的慘霧，而這天早晨因為有着這冬天的印象，歌志懷着一種更加厲害的不安醒了過來……這一天，這一點鐘，這一分鐘，究竟比過去的一天，一點鐘，一分鐘有着什麼不同呢？……就攔十五天，或甚至一月的船人們也都司空見慣的。

無疑的，這天早上是一定有着什麼特殊事情的，因為她第一次跑來坐在這禮拜堂的廊下，並且重念着一些死了的青年的名字。



在坐地早很她現發，陽太的出初，晨朝的季秋的真個一
。方地的禱祈來跑們婦寡在坐，下廊。堂拜禮的者難遇

爲着紀念沒於

諾爾登·費沃附近海上的

高沃·伊文……

……

像一個大寒戰似的，人們聽到海上起了一陣暴風，同時有什麼東西像雨一樣打在屋頂上。這是枯葉……一部分還給風吹進廊下，被海風搖撼着的中庭的紛亂的古樹在落着葉子。——冬天來了！……

在一八八〇年八月四日至五日的颶風中

沒於諾爾登·費沃附近的海上

……

她機械地念着，隨後，她的眼睛便由那弓形門中探望着遠處的海。這天早上，被灰霧籠罩着的海是非常模糊的，一列暗雲像巨大的喪帷似的垂在天涯。

又一陣大風，於是許多枯葉踴躍着飛了進來。一陣更加厲害的大風，彷彿以前會將這些死者散佈在海上的西風，竟還想要震撼着這些使得活人記起他們的名字的碑銘一樣。

歌志不由自主地老是瞧着牆上的一塊空處，那地方像帶着一種可怕的固執在等待着似的。歌志給

這地方也許不久便得裝上一個寫着別的名字的新的牌位的念頭所苦；那名字，在這樣的地方，她是連想都不敢再想的。她感着寒冷。她把頭仰靠着後面的石頭，呆坐在那花崗石的櫈子上面。

在八月四日至五日的颶風中

沒於諾爾登·費沃附近

行年二十三歲……

祝他安眠！

冰島帶着它那小小的墓場出現在她的眼前——那迢遙的，迢遙的冰島，那被午夜的太陽從下面照亮着的冰島……突然！老是在牆上那像在等待着空處——她以一種可怕的分明，看到了她所想像的新的牌位的幻影：一面新的牌位，上面畫着一個死人的頭顱，一些交叉着的骨頭，而在正中，燦然地寫着一個名字，那可愛的名前，堯恩·高沃……於是她發出一聲嘎啞的叫喊，一下站立起來，像一個瘋女一樣……

外面，地上始終有着朝晨的灰霧；枯葉照舊跳舞着飛了進來。

小徑上有着脚步的聲音！——有什麼人走了罷？——於是她非常端正的站立着；很快地把頭巾弄正了，裝着好好的臉色。足音漸漸近了，有人快要進來了。她連忙現出像是偶然來到那裏的樣子，無論如何，她還不願被人看作一個遇難了的水夫的妻子。

進來的恰巧是「雷奧波爾丁」號副船長的女人芳特·弗洛利。這女人立刻懂得了歌志跑來那兒幹甚麼的；瞞她是沒有用處的事。起初她們默不作聲地面面相覷，兩個女人都更加懼怕起來，且在同樣恐怖與幾乎是怨恨的感覺中。惱怒着彼此碰在一塊。

「所有特內基耶和聖勃里耳的人，在一星期前全都回來了，」芳特終於顯出冷然無情的樣子，用着一種沉鬱的憤慨的聲音說。



。這旁親父的恩奠的她在立，兒那在立，白慘色面，着慄頭身渾忒歌

她帶來了許願用的蠟燭。

「啊對啦……許一許願……」歌志還不會願意想到這事，想到這種傷心的辦法。可是她什麼也不說，跟在芳特後面走進了禮拜堂。於是她們像兩姊妹一樣並排跪了下來。

她們貫注全神向那「海之星」的聖母說着一些熱烈的祈禱。隨後，立刻便祇聽到一片啜泣的聲音，她們的急迫的眼淚開始落在地上……

她們站起身時變得比較溫柔，比較誠懇。芳特幫助着搖搖欲倒的歌志，把她拉到自己懷裏，抱着她。她們拭乾眼淚，理好鬢髮，拂去粘在裙上兩膝處的石板上的硝石和灰塵以後，便什麼也不再說，各人打從不同的道路轉回家去。

八

這九月杪和另一個夏天相似，不過稍稍淒涼罷了。今年天氣真是晴美，倘若沒有那愁雨似的落在路上的枯葉時，人們會覺得這是愉快的六月呢。丈夫，未婚夫，情郎都回來了，於是到處是第二個戀愛之春的快樂。

終於有一天，兩艘遲歸的冰島船中的一艘出現在洋面。這是那一隻呢？……

女人之羣立刻集在懸崖上，沉默着，惶懼着。

歌志渾身顫慄着，面色慘白，立在那兒，立在她的堯恩的父親旁邊：

「我想這一定是他們，」老漁夫說，「一根紅色的副桅，一面裝有卷軸的中檣帆，無論如何，這是很像他們的；你說對不對，歌志，我的女兒？」

「然而不對，」他又帶着一種突如其來的失望說；「不對，我們又猜錯了。突桁不是一樣的，並且他們有着一面後檣的三角帆。那麼，這次不是他們，這是「瑪麗·貞勒。」啊！我的女兒，但是他們不會再遲好久的。」

於是日子一天跟着一天過去；黑夜伴着一種殘酷的寧靜按時蒞臨。

因為始終害怕被人看作一個遇難的水夫的妻子，她有點兒像是一個沒有感覺的女人一樣，繼續裝扮着。當別人對她現出一副同情和神秘的臉色時，她便生氣起來。她把眼睛轉過一邊，免得在路上遇着那些使她沮喪的目光。

現在她有着從早便走往大陸的盡端，走往波爾·愛文高崖上的習慣。爲了免得被堯恩的母親和小姊妹們看見，她從她們的屋後走過。她獨自一人走往這像鹿角一樣突出在灰色的海峽裏的這卜洛巴納列克一帶地方的盡端，於是整天坐在那兒，坐在一個孤獨的，俯瞰着汪洋無際的水面的十字架像底下……

在這水夫之鄉的突出的懸崖上，到處聳立着這類花崗石的十字架，好像在祈求着赦免似的；好像在和緩着那將人們誘去而不再讓他們歸來，並且特別歡喜留下其中最勇敢和最漂亮的，那偉大，神秘，活動的東西一樣。

在這波爾·愛文的十字架的周圍，有着鋪了短短的 Jones 的，永遠蒼翠的野原。並且在這高地上，海面的空氣非常清澄，幾乎聞不到海藻的鹽味，而却充滿着九月的愉快的香氣。

人們看到海岸所有的凸凹，層層疊疊地出現到極遠的地方。布勒達涅的大陸在靜寂的空漠的水上延長起來，成爲齒形的突角消失不見了。

又像退去時一樣慢慢地漲了起來，並且繼續着它那永恒的往復，對於死去的人類沒有任何顧慮。而那坐在十字架像底下的歌志，便老是在那兒，老是在那靜寂的環境裏面凝眸遠望，直到黑夜降臨，直到什麼也不再看見。

九

九月已經完結，她不再吃一點東西了，她不再睡眠了。



俯，的獨個一在坐，兒那在坐天整她
。下底像架字十的面水的際無洋注着歌

在較近的地方，有些岩石彷彿把海穿了無數的孔穴；但更過去，便再沒有什麼擾亂它那鏡似的光澤；它從一切海灣的頂底發出一種溫從，輕微而又無限的，非常細弱的音響。並且這是一些那樣寧靜的遠景，那樣柔和的深度！當像呼吸一樣微弱的輕風，飄來在晚秋的陽光底下開放的短短的 *Coast* 的芳香時，那廣大的藍色的空虛，那高沃家的墳墓，却保持着它的不可測度的神秘。

在某一定的時刻，海低落下去，於是一些斑點到處擴大起來，彷彿海峽慢慢地乾涸了似的；隨後，水



現在，她留在自己家裏，把兩手擱在膝頭中間，把頭靠在壁上，呆呆的坐着。起來有什麼用處呢？睡下又有什麼用處呢？當她坐得太疲倦了的時候，她便和衣投在床上。否則她便留在那兒，老是那樣麻木的坐着；在這種靜止狀態中，她的牙齒因為寒冷而瑟瑟作響；她老是有着太陽穴被一隻鐵圈緊束着的感覺；她覺得她的兩頰向內收縮，她的嘴唇乾燥，有着在發寒熱的味覺。間或她的喉管裏發出一種啞啞的呻吟，像起着痙攣似的，這聲音要連續許久許久，同時她的腦袋在花崗石的牆上敲着。或則她低低地，非常溫柔地叫着他的名字，並向他說着一些愛情的話語，好像他就在那兒，就在她的身邊一樣。偶然她也想着他以外的別的事情，想着一些沒有意思的，非常瑣屑的事情；譬如她歡喜瞧着陶製聖母和聖水器的陰影，隨着日光的低落，漸漸在她的床鋪高處的木板上伸長起來，即是一例。隨後，更加厲害的痛苦跑來喊醒了她，於是她重又開始着她的叫聲，並把頭向牆上敲着……

而一天所有的時間，便是這樣一點鐘跟着一點鐘地逝去了；晚邊所有的時間，夜裏所有的時間，早晨所有的時間，全都一樣。當她計算着他在多久以前就該回來了時，她便感着一種更大的恐怖；因此，她再不要知道今天是某月某日或星期幾日。

當有船在冰島遭難了時，人們是大抵得着指示的；或則那些回來的人會遠遠地看到悲劇；或則他們會得着難船的殘物，逝者的屍骸，他們有着可以猜到一切的什麼徵候。可是，關於「雷奧波爾丁」號，人們却什麼也沒見到，什麼也不知道。「瑪麗·貞勒」號上的水手，那些在八月二日最後見到「雷奧波爾丁」號的人們，說它定是向北方更遠的地方捕魚去了，而以後，這便成了不能窺破的神秘。

等待着，老是等待着，什麼也不知道！她真的再不等待的時候要那一天才會到來呢？她連這個也不知道，而現在她幾乎希望這時候立刻到來。

啊！如果他是死了的話，至少也請人家發發慈悲把這事情告訴她呀！……

啊！她真想看到就在當前這一瞬間的他的形狀——他，或是他的遺體……如果經她那樣熱烈祈禱過的聖母，或別的像她一樣的神靈，願意給她開恩的話，求她憑着一種透視力，把她的堯恩顯示給她——他，活着，在駕着船轉回家來——或是飄在海上的他的屍骸……至少她可以確定她知道……

有時她突然有着片帆來自天際的感覺；那急欲到岸的「雷奧波爾丁」號漸漸近來了！於是她不暇思索地把身子動了一下，以便站立起來，以便跑去瞧着海面，看這事是不是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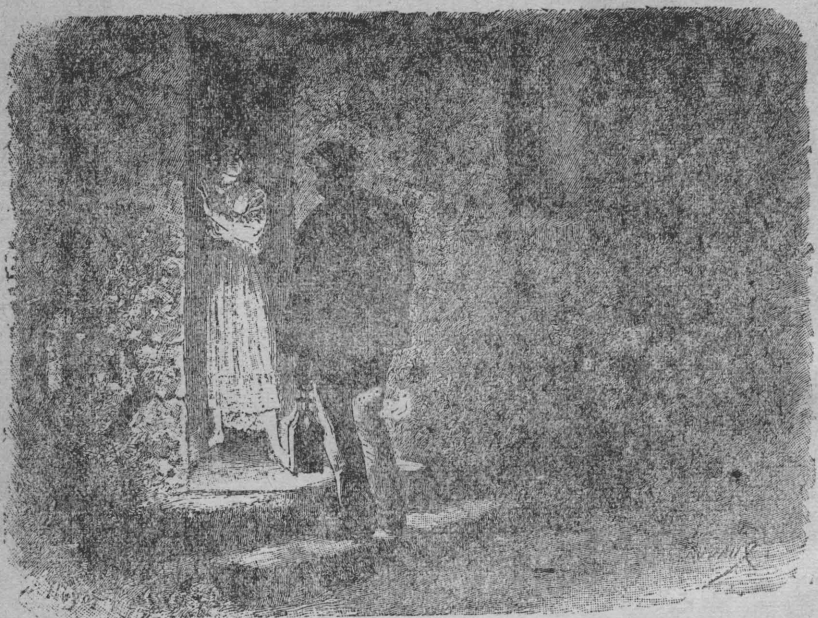
但她仍舊坐下。唉！這時它究竟在什麼地方呢？這「雷奧波爾丁」？它能够在什麼地方呢？無疑的，它在那邊，那邊，在那可怕的道路遙的冰島的海上，被拋棄了，粉碎了，飄失了……

而這終於成了那老是一樣的，和人糾纏着的幻覺：一艘裂開的，空虛的，在一個靜寂的，微帶薔薇色的灰色的海上搖蕩着的破船；慢慢地，慢慢地，沒有聲息，像出於嘲弄似的，帶着一種異常的溫和，在死水的廣大的寧靜中搖蕩着。

10

晚上兩點鐘。

尤其是晚上，她留心着一切走近來的足音；祇要聽到一點兒喧噪，一點兒不習慣的音響，她的太陽穴便顫動起來；因為對於



。上胸在垂頭把，的魄失魂亡，着退後地慢慢便她後隨

外面的事物那樣留心的緣故，她的兩額變得可怕地痛楚起來。

晚上兩點鐘。這晚上和平常一樣，她在闇黑中交叉着兩手，睜開着眼睛，傾耳聽着風在荒野上不斷地響着。

突然一些男子的足音，一些在路上走着急促的足音！在這樣晚的時候，還有誰打從這兒經過呢？她聳起身，連靈魂的頂底都被搖動了，她的心停止了跳動……

有人停在門外，有人走上了小小的石級……

他……啊！天上掉下來的快樂，有人在敲門，難道這還能不是別人嗎……她赤着雙腳站立起來；許多日子以來變得那樣羸弱的她，像貓一樣輕捷地跳起來，張開兩臂以便擁抱她的愛人。無疑的，「雷奧波爾丁」號在晚上到來了，停在對面，停在波爾·愛文的海灣內，而他，他便跑來了；她以一種閃電般的速度在她的腦中定奪了這一切。而現在，她因急於要拔掉那門得很緊的門門，連手指都被門上的釘子刮破了……

「啊！」……隨後她便慢慢地後退着，亡魂失魄的，把頭垂在胸上。她那瘋女的美夢已經完結了。這不過是她的鄰人方志克……等到她澈底明白這祇是他，而絕

不會有着她的堯恩的什麼到來時，她便覺得自己重又逐漸墜入以前的深淵中，墜入以前那可怕的絕望的頂底。

他道歉着，那可憐的方志克他的女人，誰都知道病得非常厲害，而現在，這是他們那害着喉病的孩子在搖籃裏面窒息着；此他跑來請她在自己跑往潘保爾去找醫生的當兒，到他家裏去照看一下……

這一切和她有什麼相干呢？在自己的痛苦中變得野蠻了的她，對於旁人的苦楚再也不能有所援助了。她跌坐在一張櫥子上。像死人似的，在他面前呆着兩眼，既不回答他，也不聽他，甚至連看都不看他。這男子對她說着的那些事情和她有什麼相干呢？於是他懂得了一切；他猜到別人爲什麼那樣快地給他把門開了，於是他因爲自己給了她那樣的痛苦，很覺過意不去。他喃喃地說了一句告罪的話：

「真的，我是不應該來吵擾她的……」

「我嗎！」歌志連忙回答，「那麼爲什麼不應該來吵擾我呢，方志克？」

她突然又生氣勃勃了，因爲她還不願意在別人眼中顯得是一個絕望的女人，她是無論如何不願意那樣的。況且，現在她也可憐他起來；她穿上衣服好跟着他去，並且她有了去照看他的小孩的氣力。

當四點鐘，她轉回家來投在她的床上時，因爲非常疲倦的緣故，她暫時睡熟了一下。

可是先前那無限快樂的一瞬間，在她的頭腦裏留下了一個無論如何不能磨滅的印象；不一會兒，她便像記起了什麼事情似的，一下醒了過來，並且半抬起身子……她記起有過關於她的堯恩的什麼新的事情……在那重又佔據着她的紊亂的心緒中，她連忙思索着，思索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啊！什麼事情也沒有唉！——沒有，不過是方志克來過罷了。」

於是她第二度重又落在她那同一的深淵的頂底。沒有，真的，在她那陰慘的，沒有希望的期待裏，什麼變故也沒有。

然而，她曾經感覺他就在自己的身邊，這正如從他身上發散的什麼，會回來漂蕩在她的周圍似的；這即是布勒達涅一帶地方的所謂 *Pressigne*（預兆）於是她更加留心聽着外面的足音，預先感覺到也許會有什麼人來和她談着關於他的事情。

果然，天亮時候，堯恩的父親走進來了。他摘下他的帽子，把那和他的兒子一樣捲曲的美麗的白髮向上摸起，坐在歌志的床邊。

他也一樣，他的心也痛苦極了；因為他的堯恩，他的漂亮的堯恩是他的長男，是他所偏愛的兒子，是他的光榮。可是他並不絕望，真的，他還並不絕望。他以一種非常溫柔的態度安慰着歌志：第一，那些最後從冰島回來的人們，大家都說遇到非常濃厚的霧氣，這很可使船誤了歸期；其次，據他想來，船多半是在歸途中寄泊在那遙遠的費洛哀羣島，而從那邊發出的信是要很久才能寄到的；四十年前他自己就會遇到過這樣的事情，而現在已經去世的他那可憐的母親那時已經給他做了一個彌撒祈求其福呢……「雷奧波爾丁」號既是一隻那樣漂亮的，幾乎全新的船，而船上所有的人員又都是那樣強壯的水手……

莫安·老嫗在他們周圍徘徊着，同時不絕地搖着頭；她那孫女兒的不幸，幾乎使她恢復了氣力和思想；她處理着家務，不時地凝視着那伴了錨的袖章，黑珠的喪冠一同掛在花崗石牆上的，她的西爾維斯特的小小的褪色的肖像；不自從海的職業從她手裏奪去了她的孫兒以後，她不再相信水夫們的歸來了；她祇是由於恐懼的緣故，才從那可憐的衰老的唇端祈禱着聖母，其實她心裏對於聖母是懷着深刻的怨恨的。

可是歌志却貪婪地聽着這些安慰的話語，她那雙有着一圈青邊的大眼睛，帶着深摯的柔情瞋住這位和她的愛人相似的老者；祇要這位老者坐在那兒，坐在她的身傍，這便是一種抵禦着死的保護，而她便覺得比較安定，比較接近她的堯恩。她的眼淚靜寂地，更加溫柔地滴落下來，於是她心中重又念着對於海之星的聖母的熱烈的祈禱。

船也許因為損壞了的緣故，停在那邊，停在那些島上；這確是一宗可能的事情。她立起身，把頭髮理了一理，稍稍裝飾了一下，就像他也許會回來似的。既然他並不絕望，他的父親，無疑的一切還有希望。於是在若干日內，她重又期待着。

現在的確是秋天了，且是晚秋時候了，淒涼的夜晚使得古舊的茅屋裏面老早便黑暗起來，並且周圍這一帶古老的布勒達涅地方也全都黑暗起來。

連白天也變得不過像是黃昏一樣；慢慢經過的無際的浮雲，突然在正午時候跑來把天蓋得墨黑。風不斷地響着，正像在奏着一些兇惡或絕望的歌曲的，教堂裏的大風琴的遙遠的聲音一樣；有些時候，它又跑到很近的地方，跑到門口，像野獸一樣嗚



狂，上洋的島冰的鬱陰在，邊那在，上晚個一某的月八
。禮婚的海和他了行舉他，裏聲響的暴狂，的巨大的種一

着。

她變得蒼白而又蒼白，並且一天比一天衰弱，就像老年已經用着它那無毛之翼觸過她一樣。她時時取出堯恩的東西，取出他在婚禮時穿的漂亮的衣服，像一個具有奇癖的女人一樣，把它們抖開而又折好，——尤其是一件保存着他的身體的形狀的藍色毛繩衣；當有人把它輕輕地拋在桌上時，它便由於習慣似的自己繪出他的肩膀和胸脯的輪廓；因此，後來她把它單獨放在他們的衣櫃的一格裏，不願意再動它，讓它能够更久地保存着這形狀。

每天傍晚，有些寒冷的霧氣由地上升起；於是她從窗口凝視着那片有着一些小小的白煙的羽飾，這裏那裏，開始由別人家的茅屋吐出的淒涼的曠野；那些地方所有的男子全都歸來了，正像被寒冷帶回的候鳥一樣。並且，在許多這樣人家的爐火前面，夜間的閑坐定是愉快的；因為在這帶冰島人的故鄉，新的戀愛已經伴着冬天開始了……

老是想着他也許停泊在那些島上，因而彷彿恢復了一點希望的她，重又開始等待着……

他永遠沒有回來。

八月的某一個晚上，在那邊，在陰鬱的冰島的洋上，在一種巨大的，狂暴的響聲裏，他舉行了他和海的婚禮。

和那以前是他的保姆的海，那曾經催眠他的海，把他養育成高大強壯的少年的海，——而隨後，當他成了堂堂男子時，重又將他奪去，單獨享有着他的海。一種深沉的神秘包藏着這可怕的婚禮。自始至終，有些暗黑的幕在上面騷動着，一些活動的，紛擾的帷幔垂下來遮沒了那歡會；並且新婦發出聲音，始終揚起她那最大的可怕的音響，以便蓋住人們的叫喊。——他，因為記起了他的肉的妻子歌，便抗拒着。像一個巨人似的和這墳墓的配偶戰鬥着。待到他筋疲力盡，像臨死的牡牛一樣，發出一聲深沉的大叫，張開兩臂接受他的新妻時，他的嘴裏已經充滿了水；他的兩臂張着，伸着，永遠僵硬了。

大的沉重聲一出發，樣一牛牡的死臨像，盡力疲筋他到待。水了滿充經已裏嘴的他，時妻新的他受接臂兩開張，叫

而所有他以前邀請過的人，全部參加着他的婚禮。全部，祇有西爾維斯特除外，他是早已跑往悅人的花園裏面睡着，——在很遠的地方，在地球的另一面……

(全書完)

此
页
空
白

小
鬼
三

〔俄國〕

梭羅古勃作

徐懋庸譯

此页空白

第四章

球戲場中瀾漫着煙草的煙霧。貝累陀諾夫、路底羅甫、法拉斯安孚、伏羅勤和慕林——末了的這一個是個身材高大，態度愚蠢的該着一片小小的領地的地主，精於計算的守財奴——這五個人剛纔玩畢，預備出去。

天色已經昏暗了。在一張嶙峋的桌子上面，擺着許多空酒瓶。喝得較多的賭客們滿面通紅的高聲喧鬧着。只有路底羅甫喝得最少，所以在這一場豪飲之後，他的臉色還保持着病態的蒼白。

粗俗的言語在空中飛揚。貝累陀諾夫並不覺得這種言語可惡：人們說出的時候其實是帶着友情的。

貝累陀諾夫照常地敗北了；他的球藝不精。沈着臉色，他快地付了錢。

突然，慕林使着擊球的木棒，在貝累陀諾夫的面頰上打了一下。一面喊道：

「打！」

貝累陀諾夫恐怖地叫了一聲就挫下身子去。一個愚蠢的想頭通過他的頭腦：「慕林要殺死我呢。」別的人都笑了。貝累陀諾夫憤憤地埋怨道：

「我不贊成這樣的一種玩笑。」

慕林立刻對於使貝累陀諾夫吃驚這事感到後悔；他的兒子正在中學裏讀書，所以他平日日本是把奉承中學教師這事看做自己的一種義務的。他連忙向他的賭友謝罪，獻上一杯啤酒和 *God's* 水。

「我的神經稍微有點緊張，」貝累陀諾夫蹙着眉頭說：「我不大滿意我們的校長先生。」

「未來的視學官賭輸了，」伏羅勤羊一般的叫道：「他捨不得拿出錢來了。」

「賭博上失敗，愛情上勝利。」路底羅甫露出敗壞的牙齒笑着說。

輸了錢又吃了一嚇，貝累陀諾夫已經不大高興了。不想他們竟又取笑起瓦里亞的事來。

「我就要結婚了，而且要把瓦爾瓦拉攏出去。」他大聲喊道。他的朋友們大笑着，煽動地說：

「你不敢罷。」

「至遲到明天，我就去求婚。」

「你願意打賭麼？」法拉斯安字提議道：「十個盧布。」

然而貝累陀諾夫別過頭去，硬不開口。他對於這筆說不定會輸掉的款子，覺得捨不得。

在酒店門口，朋友們互相告別，各自朝着要去的方向走散了。路底羅甫和貝累陀諾夫同道走着。

路底羅甫想說服他的朋友。

「你應該馬上同我的妹子之一結婚，」他說：「我已經完全準備好了。」

「但是這消息還不會通告人們呢。」貝累陀諾夫意欲迴避的辯解着。

「我對你說了又說，一切都已準備好了。我找到一個牧師，他知道你沒有什麼親族。」

「僕相也沒有呢！」

「馱子！這是馬上可以找到，他們直接會到教堂裏去的。或者由我自己去充當也可以。這種人不能事前找好。你的姊姊得知了風聲要出來搗亂的。」

貝累陀諾夫沒有話說了。他煩惱地望着路傍的已經入睡的花園中間的黑暗而靜寂的幾間疏疏落落的小屋子。

「你在門口等我，」路底羅甫說：「我帶了那個合你的意的人來見你。你聽着，我要證明給你看，你是絕對地應該同我的妹子結婚的。二二是得四，對不對？」

「對的。」

「那就是了。你同我的妹子結婚的事，也像二二得四那樣。」

這種道理很使貝累陀諾夫吃驚：「這是對的，完全全對的，二二得四，誰也不能否認，」他心裏想着，一面尊敬地望着那個

合理的路底羅甫：「不必再說了，我應該同他的妹子結婚。」

這時候，他們兩人已經走到路底羅甫宅前，在門口止了步。

貝累陀諾夫很覺不快。「這樣強迫着做是不行的！」他憤怒地叫道。

「馱子，她們焦灼地等着你呢，我告訴你。」

「要是我不願意呢？」

「你不願意馱子！你難道想永遠獨身麼？或者，你預備進修道院去麼？你不是已經厭棄了瓦爾瓦拉麼？你只要想想看！當你帶了新夫人到家裏去的時候，她不知將裝出怎樣的怪相來呢！」

貝累陀諾夫笑了起來，但立刻縮住了。

「要是你的妹妹們不要我呢？」

「她們怎麼會不要你？這是我敢擔保的。」

「她們是很驕傲的。」貝累陀諾夫又想出一種口實：「牠們常常要嘲弄別人。」

「這更不成問題。她們嘲弄別人，但對你決不會的。」

「何以見得？」

「你相信我好了。騙騙你於我有什麼好處呢？她們很崇拜你。你不比巴甫路支加，她們怎麼會嘲弄你。」

「不錯，但是我怎麼就能相信呢？我要親自證實她們並不嘲弄我。」

「你真可笑！你要什麼證據呢？」

貝累陀諾夫想了一會：

「要她們馬上出來同我談話。」他說。

「好的，這可以辦到。」

「三個一起來。」貝累陀諾夫接着說。

「這也可以。」

「還有，要她們一個個的對我說一件奉承我的事情。」

「這是爲什麼？」路底羅甫瞪着眼說。

「這樣一則我可以看出她們的真意，二則使你們不能欺騙我。」貝累陀諾夫解釋道。

「誰要來欺騙你呢？」

「也許她們要愚弄我，」貝累陀諾夫說出理由道：「就叫她們出來罷！要是她們嘲笑起我來，那麼你看我也要怎樣的嘲笑她們。」

路底羅甫沈吟了幾分鐘。他把帽子向後腦一推，然後又把它向前額一拉。

「好的，」他說：「你在這裏等着。我去叫她們來。你真是個怪人！不過，請你到天井裏來，不要讓過路的人看見你。」

「替他媽的。」貝累陀諾夫說着走進大門。

貝累陀諾夫在天井裏等着。路底羅甫到家裏去尋他的妹子們，

四個姊妹在客堂裏談天。大家都是血色豐富，快活，美麗的。她們的面貌彼此很相像，也都像她們的阿哥。已有丈夫的拉理莎，嫻靜，愉快，肥胖——達麗亞，活潑，機敏，在諸姊妹之中身裁最高也最瘦——露特米拉，最會發笑——瓦萊理亞，最小，溫柔而纖弱。她們嚼着胡桃和葡萄乾，好像在等待什麼事情，十分放浪地，比平日更快活地笑着，談論着城中的新鮮事體，對一切人加以嘲笑。今天一早，她們就準備去參加婚禮，只是還不會穿上禮服，罩上面紗，綴上菊花。整整一天，她們不會有一句話提到瓦爾瓦拉，好像世上並無此人似的——由這一件事，可知這幾位不肯放過任何人的嘲笑家是一想到瓦爾瓦拉就要煩惱的。

「他來了，」路底羅甫驟然跑進客堂，報告道：「他在大門口等着。」

四個姊妹不安地站了起來，隨即又同時開始談笑。

「但是有一個難題，」路底羅甫笑着說。

「什麼難題？」達麗亞問道。

瓦萊理亞不快地皺起她的美麗的淺黑色的眉毛。

「我可以說出來麼？」路底羅甫問道。

「說出來，快些，快些。」達麗亞不耐煩地催促着。

現着困惑之色，路底羅甫把她們的求婚者所希望的事情說出。少女們一齊大叫，紛紛痛罵起貝累陀諾夫來，但在痛罵之後，

馬上接着嘲笑和戲謔。

達麗亞模仿貝累陀諾夫的樣子，沈着臉色，說道：

「你們看他，是這般的立在門口的。」

她裝得很像，也很滑稽。

其餘的三姊妹靠到窗前去窺看。達麗亞從窗口叫道：

「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我們可以隔着窗子跟你談話麼？」

「這不可以。」貝累陀諾夫發怒似的大聲說。

達麗亞很快的關上窗門；她的姊妹們狂笑着跑到食堂裏去，恐怕被貝累陀諾夫聽到笑聲。在這快樂的家庭裏，能够把無論怎樣懊惱的事化為嬉笑和戲謔。而且往往只消一句輕鬆的話，就決定一件事情。

貝累陀諾夫等候着。他覺得憂悶，又覺得恐慌。他想逃走，然而又不敢。遠遠的何處，傳來了一陣音樂，那是貴族長的小姐在奏鋼琴。那低弱的柔和的音色，在嚮晚的靜寂黑暗的空氣中流動，引起甜美的夢想，也喚起一種哀思。

起初，貝累陀諾夫的空想，偏於愛慾這方面。她把路底羅甫家的小姐們的狀態想像作最誘惑人的。然而，隨着等待的延長，他的怒意也逐漸增加了。爲什麼要累他久等呢？那音樂，一經輕輕刺激起他的要死似的卑野的感情之後，忽而消失了。

他的周圍，降落了充滿着戰慄和不祥的微語的夜。一看到被從客堂裏漏出的燈光所照明的處所，他覺得自己身邊的黑暗愈形濃重。兩條光帶通過天井，擴張到欄干盡處，照見隣家的朦朧的牆壁。路底羅甫家的庭院深處，樹木怪勦勦的在低語着什麼可疑之事。外面的路上，響着緩慢而沈重的脚步声。貝累陀諾夫恐怕有人來襲擊他，劫奪他，也許會殺死他。他嚇得半死的在黑暗

中將身倚着牆壁，想不讓人看到，戰戰兢兢地等待着。

然而，他看到幾條細長的影子在光帶中映出，門兒開了，階沿上響起了人聲。貝累陀諾夫精神爲之一振，「她們來了，」他想。於是那幾位美麗的姊妹的動人的幻像重新在他的頭腦中蠢蠢而動起來。——這是他的貧乏的想像力的卑劣的果實。

少女們停止在走廊裏。路底羅甫走到門口，看天井裏，看路上，知道沒有別的人，也聽不見一點聲息。

「一個人都沒有，」他做着手勢對他的妹子們輕聲報告道。

他又四處張望了一會，然後帶着貝累陀諾夫走到門外。

「我的妹子們來了，她們就要對你說你所要聽的話了。」

貝累陀諾夫立在門邊，從門縫裏望着；他的晦氣的臉上露着恐怖之色。突然，一切的空想和思念都從他的頭腦中消失，而化作重苦的曖昧的憧憬。

達麗亞當頭，走近半開着的大門。

「我如何能够使你高興呢？」她問道。

貝累陀諾夫蹙着眉頭不發一言。達麗亞又說道：

「現在，我爲你做了很好的煎餅，很熱的。不過不一定要強迫你喫它。」

露特米拉在達麗亞的肩上露出臉來叫道：

「我，我每天早晨在城中亂跑，採集了許多的新聞，預備對你講。那是十分有趣的。」

在這兩個快樂的姊妹的頭顱中間，忽然出現了瓦萊理亞的狡猾的、伶俐的臉孔，她低弱地說道：

「至於我，我不願在別人面前對你說明我要奉承你的事情，你自己去猜罷。」

三姊妹說畢就跑去；她們的喊聲和笑聲在大門裏面消失了。

貝累陀諾夫轉過身來，他覺得不很滿足：

「她們已經去了，」他想，「她們最好是寫一張條子給我。但是現在太遲了，我不能再等了。」

「現在你看到她們了麼？」路底羅甫問道。「你喜歡那一個？」

貝累陀諾夫沉在深思裏。「當然。」他想。「我應該選取那最年青的一個。同最年長的那個結婚是不上算的。」

「你把瓦萊理亞帶來。」他決然地說。

路底羅甫就回轉家裏去。

貝累陀諾夫重新走進天井裏。

露特米拉從窗間偷望着想聽他們的話，但是聽不到。

天井裏響起了腳步聲；諸姊妹的心都跳了起來；不安地等候着。

終於路底羅甫進來了，宣告道：

「他選中了瓦萊理亞。他在門口等着。」

上面的三個姊妹紛紛地嘲笑起來。

瓦萊理亞的臉色稍微變成蒼白，「那是，那是，」她反覆地說：「你們相信我會承認麼？」

她的手顫抖着。大家開始叫她裝扮起來。三個阿姊在她身邊忙亂着。瓦萊理亞照着老脾氣裝腔作勢的挨挨延延。姊妹們催促她，羨慕地祝賀她。路底羅甫昂奮地滿足地不停的絮叨着。他對於這件事業的順利的成功，頗覺自負。

「你已經準備好車子麼？」達麗亞關心地問道。

路底羅甫為難地說：「這是不可以的，這樣一來全城的人都要趕攏來看的！瓦爾瓦拉會把貝累陀諾夫的頭髮拔掉呢。」

「那麼怎麼辦呢？」

「我們一對一對地走到廣場去，到了那裏我們再可以雇車子。這是很簡單的。你跟新娘先走——拉理莎跟貝累陀諾夫在後——這樣分散着走，城裏的人就不會注意。露特米拉和我一道去約了法拉斯安孚和伏羅勤同來。」

姊妹們對於瓦萊理亞頗有羨慕之意，然而她們以嘲笑的態度出之，輕輕地責備她的拖延和輕佻。終於，瓦萊理亞說道：「你們爲什麼這樣呢？這比不得一塊好吃的糖。也許我心裏不願意呢。」

她的眼淚湧了出來。

姊姊們互相看了一眼，開始安慰她，吻她，撫摩她。

「你怎麼啦，小猓子，」達麗亞說：「我們是和你說着玩玩的。」

拉理莎溫和地說：「你要把那個人管得牢。不要讓他再跟別人結婚！」

瓦萊理亞漸漸地安心下來。

貝累陀諾夫一個人立着，墮在甜美的空想裏。他想像瓦萊理亞怎樣的在結婚之夜的魅惑中呈現在他眼前：光身的，羞澀的，然而活潑快樂的——十分纖美。

一面想着，一面不停地從袋裏掏出糖菓來吃。

後來，他記起瓦萊理亞是極愛修飾的。那麼他就得爲她置辦許多用具和衣服。這樣一來他休想再有餘錢了，也許連已經貯蓄着的一點錢也會化光。她又一定很任性，不肯到廚房裏去照顧。那麼別人很容易把毒藥放在食物裏面——瓦爾瓦拉爲報仇起見，會得收買了使女這樣做的。

況且，這個瓦萊理亞又太精明了。怎樣的去接近她呢？怎樣的去制御她呢？怎樣好虐待她呢？怎樣好罵她呢？她會得要死要活的哭鬧，使我在全城的人們的前面出醜。不，同她結婚，這也太危險了。還是露特米拉罷……她比較單純些。我就娶了她好麼？

他走到窗下，舉起手杖敲窗門。

路底羅甫從窗口露出鼻子來。

「你要怎樣？」他不安地問道。

「我的意思改變了。」貝累陀諾夫期期艾艾地說。

「喔，喔！」路底羅甫吃驚地喊道。

「請你把露特米拉帶來。」

路底羅甫離開了窗口。

「戴眼鏡的畜生！他罵着，走到妹子們的身邊去。瓦萊理亞知道了這個消息，不禁雀躍起來。

「你的幸運來了，露特米拉。」她拍着手說道。

露特米拉笑着，仰天的倒在圈椅裏。「哈哈，哈哈！」的愈笑愈響，幾乎轉不過氣來。

「我怎樣答覆他呢？」路底羅甫問道。「你同意不同意呢？」

笑得說不出話的露特米拉，搖着兩隻手臂代替回答。

「她當然是同意的。」瓦萊理亞代她的姊妹答覆道。「你快去告訴貝累陀諾夫，否則他要等得不耐煩起來，那個混蛋！」路底羅甫走出客堂，從窗口低聲說道。

「等一會兒，她就要預備好了。」

「叫她快些。」貝累陀諾夫生氣地叫道。「爲什麼要拖延呢？」

姊妹們趕快替露特米拉穿好禮服。只五分鐘，她就預備好了。

貝累陀諾夫在想她。她是快樂的，豐腴的。只是她太愛發笑了。她也許會嘲笑我。這使我覺得不安。達麗亞雖然活潑，也許比較嫻靜，穩重些。她也很美。寧可娶她罷。

他重新去敲窗門。

「又來了。」拉理莎叫道。「這回我猜他是要你了！達麗亞。」

「真是個畜生！」路底羅甫罵着又走到窗邊。

「你怎麼了？又變了意思麼？」

「叫達麗亞來。」

貝累陀諾夫立着想像起達麗亞來。結果，暫時的愛慕之意又被恐怖所驅逐。她是太活潑，太強橫了。她一定會使我受不了。那麼，我爲什麼要立在這裏等候呢？我會受寒的。也許有人躲在路上或籬笆後面的草叢中，乘機突然會跑來殺死我。他陷在恐怖裏

面了。

「這幾個女人都沒有遺產，」他還在想：「她們在教育界又毫無門路。瓦爾瓦拉要去告訴侯爵夫人的。況且，校長對我早已起了反感了。」

貝累陀諾夫自怨自艾起來。我怎麼會跟路底羅甫到這裏來鬼混的呢？也許他對我用過魔術。魔術……對了，這是可能的。我應該趕快禳解。

於是，他在地上繞着固定的一點團團轉着，向四方亂吐着唾液，喃喃地唸道：

「朱兒——朱拉——西基依·朱兒基——罷爾瓦——西基依·菩基——菩加——西基依·威提——達拉加——西基依·朱兒羅美尼阿·朱——兒美尼阿·朱——兒，朱——兒，朱——兒——朱兒。配雷朱——兒——拉思朱——兒。」（譯者註：這是驅魔的咒語，意思大概是「上帝在此，保佑我，保佑我。」）

他的臉上的表情，小而嚴肅，好像置身於一個莊嚴的儀式中。咒語唸完之後，他就覺得驅退了路底羅甫所煽動的魔力而脫離了危險。

於是，他決然地又用手杖敲着窗上的玻璃，一面低聲自語着：

「我可以去告發——他們誘惑我——不，我決定今天不結婚。」他向着靠在窗口的路底羅甫喊道。

「喂，你怎麼樣了，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呢。」

「我不願意。」貝累陀諾夫堅決地說：「還是到我家去玩紙牌罷。」

「怎樣的一個畜生！他不要結婚了，他害怕了，」路底羅甫對他的妹子們說：「但是我要戰勝這個獸子。他邀我到他家裏去玩紙牌呢。」

他的妹子們一齊大聲叫喊起來，痛罵貝累陀諾夫。

「你還要到這個下流東西家裏去麼？」瓦萊理亞憤然說道。

「當然，我要從他那裏拿一筆賠償費呢，你們看着。他逃不出我們的掌握的。」

少女們的憤慨立刻就化爲笑喊之聲。路底羅甫出去了。她們跟着走到窗邊。

「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達麗亞喊道：「你爲什麼這樣沒有決斷力？這是不行的。」

又聽露特米拉哈哈的大笑起來。

貝累陀諾夫氣忿起來了。他以爲經他一拒絕，這些姑娘們一定要悲痛得大哭的，誰知竟不然。「她們在虛張聲勢呢！」這樣想着，他就一言不發的走了。

三個姊妹趕到臨着大路的窗口，紛紛地在貝累陀諾夫身後百般嘲笑，直到他消失在黑暗裏的時候方休。

第五章

憂愁壓迫着貝累陀諾夫。加以他的口袋裏的糖已經完了，這也很使他悲哀，生氣。一路上，路底羅甫一個子說着話，稱讚他的妹子們的好處。只有一次，貝累陀諾夫也開起口來，他帶着怒意問道：

「一隻雄牛有角麼？」

「當然，這話是什麼意思呢？」路底羅甫詫異地答道。

「那麼，我不願意做雄牛。」

「你，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你決不會變做雄牛，你是一隻十全的豬羆。」

路底羅甫捧腹大笑。貝累陀諾夫又恐懼又氣忿地偷看着路底羅甫。他說：

「你今天故意戲弄我，用魔力使我失了理性，以便把你的妹子嫁給我。然而，一個魔女在我不夠的，我要同三個一齊結婚啊！」

「你這蠢貨，那麼我為什麼不也失去了理性呢？」路底羅甫反問道。

「你是懂得魔術的，」貝累陀諾夫說：「也許你是塞了鼻子用口呼吸的，也許你會唸咒，但是我，我不知道避免魔力的方法。我並不是個魔法師。我如醉如癡地站在那裏，直到後來，我才想起應該設法驅退魔力。」

路底羅甫笑了起來。

「那麼你做了怎樣的把戲呢？」他問道。

然而，貝累陀諾夫忽又閉口不說了。

「你這樣的纏住瓦爾瓦拉到底爲了什麼？」路底羅甫又說道：「你以爲她把位置給了你，你就幸福了麼？你看着，瓦爾瓦拉將怎樣對付你。」

對於這話，貝累陀諾夫不能理解。

「到底呢，瓦爾瓦拉的一切努力不過爲着她自己罷了，」他心裏想：「如果我做了視學員，我就有很多的錢。但第一個得着好處的是她。所以，將來不是我應該謝她而是她應該謝我。總之，從各方面看來，與其同別人，我還是同瓦爾瓦拉結婚的好。」

貝累陀諾夫已和瓦爾瓦拉相習慣。他覺得自己被她所牽引着——也許只是她可以讓他任意愚弄取樂這事使他覺得習慣罷。像她這樣的女人，在這世界上是尋不出第二個的。

時候已經很晚，貝累陀諾夫的家裏已經燃着燈火，窗子在黑暗的路邊發亮。

食桌的四周坐着客人，格魯希娜——她近來是每天到瓦爾瓦拉家中來的——伏羅勤，普萊頗羅文斯卡耶和她的丈夫康司坦丁·彼得羅微支，這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身裁高大的，膚色蒼白無光，頭髮烏黑，沈默寡言的人。瓦爾瓦拉穿着白色的長袍，打扮得很漂亮。大家喝着茶，交談着。瓦爾瓦拉因爲貝累陀諾夫遲遲不歸，照常的覺得忐忑不安。伏羅勤羊一般的高興地笑着，說起自己怎樣把貝累陀諾夫贖下讓他和路底羅甫一道走，這更增加了瓦爾瓦拉的憂慮。

終於，貝累陀諾夫和路底羅甫進來了。大家喊着，笑着，將愚蠢的，意義雙關的戲言歡迎他們。

「瓦爾瓦拉，燒酒呢？」貝累陀諾夫含着怒意喊道。

「瓦爾瓦拉連忙走出去。唇邊露着抱歉的微笑，趕快拿來了一瓶燒酒。」

「請！」貝累陀諾夫沈着臉說。

「慢點，」瓦爾瓦拉說：「克拉孚裘希加快要拿下酒的東西來了。大家等一會兒。」於是她喊着使女說：「快點拿來。」但是貝累陀諾夫已經把燒酒倒在每隻杯子裏，絮絮叨叨的說道：

「等什麼？時間是不等待的。」

他們喝着燒酒，吃甜餡的糕餅。貝累陀諾夫平日款待客人，除了紙牌和燒酒，就沒有別的東西。但是現在還不便開始玩牌，因爲茶還沒有飲畢，所以只得拿出燒酒來喝。

使女拿來了下酒物。這是一次新的飲酒的機會。克拉孚第亞出來時忘記把廚房門關好。貝累陀諾夫很覺不安。

「門兒總是大開着的。」他叱責的說。

他很怕風——唯恐受寒。因此，他的家裏總是使人覺得窒息，而且充滿着臭氣。

普萊頓羅文斯卡耶又了一隻雞蛋說：

「你們的雞蛋真好——這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貝累陀諾夫答道：

「這是平常的雞蛋罷了——在我們家裏，鄉下我的父親的家裏，有一隻雌雞，它每天能够生兩個蛋，終年如此。」

「真是奇蹟！」普萊頓羅文斯卡耶答道：「這的確毫不吹牛！在我的鄉下的家裏，有一隻雌雞，它每天能生兩個蛋和一匙的牛酪。」

「是的，是的，在我家裏也是這樣。」貝累陀諾夫說，他毫未覺到別人在嘲笑他：「別的雌雞能產牛酪，我家的雌雞怎麼不會呢？那真是一隻稀奇的雞。」

瓦爾瓦拉大笑著走了出去。

「多麼無聊的閒話啊！」她說。

「聽着他們的無聊閒話，我的耳朵都出毛病了。」格魯希娜說。

貝累陀諾夫惡狠狠地釘了她一眼，怒氣沖沖的說：

「既然你的耳朵聽得出毛病，那麼你就把它們扯落好了。」

格魯希娜很覺難為情。

「你時常說些不痛快的話：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格魯希娜歎息着說。

別的人都同感地笑着。伏羅勤眯着眼，搖着頭，滑稽地說明道：

「如果你的耳朵出了毛病，它們一定變成乾癟的了。那是非扯落不可的，你想，它們乾癟癟地像兩片破布似的掛着，豈不難看。」

伏羅勤用手指裝着乾癟的耳朵，表示它們怎樣像破布似的掛着，盪來盪去。格魯希娜罵道：

「你自己不能發明一點想頭，只會跟着別人的笑話添些尾巴。」

伏羅勤動了氣，昂然說道：

「馬麗亞·奧細波夫娜，我也知道說笑話的，但是正當大家高興的時候，把別人的有趣的話重說一番，有什麼不可呢？要是這使你覺得討厭，我也顧不了許多。」

「同感，同感，巴惠爾·華西里微支，」路底羅甫笑着煽動道。

「巴惠爾·華西里微支頗知自衛之道。」普萊頗羅文斯卡耶狡詭地說。

瓦爾瓦拉一面笑着，一面切着白麵包。因為要留心聽伏羅勤的話，她舉着刀子不切下去。刀刃閃着亮光。貝累陀諾夫害怕起來，「要是她突然想到要把我殺死，那怎麼好呢。」於是他喊道：

「瓦爾瓦拉，把你的刀放下。」

瓦爾瓦拉嚇得抖了一下。

「你爲什麼要喊？你把我嚇死了？」她放下刀子說。「你知道，他這人是有許多怪脾氣的，」她向着普萊頗羅文斯卡耶的沈默的丈夫這樣解釋，因為她注意到他拂着鬚鬚預備說什麼話了。

「這是常有的，」普萊頗羅文斯基用一種溫和而憂鬱的聲調答道：「我認識一個人，他非常地怕針；他時常提防別人用針刺他，刺進他的內臟。你猜，他害怕到什麼程度呢，甚至於一看見針就……」

普萊頗羅文斯基一開口說話，就不會停止，而且老是講那同一的事情，直待人家把他打斷方休。停止以後，他重新浸在沈默裏。

格魯希娜將談話轉到性愛的題目上去。她講起她的亡夫怎樣的深於妬忌，她又怎樣的騙他。後來，她又講出一個從她的朋友處聽來的故事，那是一個大官的情婦的故事，「她有一天坐了車子在兜風，路上碰着了她的保護者，她就對他喊道：『日安，我的小約翰！』在大路上這樣喊，你們想這成什麼樣子。」格魯希娜這樣講着。

「我要去告發你，」貝累陀諾夫怒喊道：「你怎麼可以談論大人物們的這種瑣事。」

格魯希娜吃了一驚，期期艾艾地說：

「但是，我其實不知道，我……這是人家講給我聽的。我不過學學嘴罷了。」

貝累陀諾夫怒氣沖沖的沈默了兩肘靠在桌上，他喝着杯中的茶。他想，在未來的視學官的家中說出對於大人物們失敬的話，這是不應該的。他對格魯希娜十分憤慨。伏羅勤也使他不高興，惹起他的疑心。伏羅勤時常叫貝累陀諾夫做「未來的視學員」。終於，貝累陀諾夫發怒道：

「喂，老朋友，你妒羨我，是不是？不錯，你是永遠不會變成視學員的，我却可能。」

對於這話，伏羅勤以嚴重的態度答道：

「各人有各人的專門，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你是你的課目的專門家，但是我也有我的專門。」

「我們的奈妲梨亞，」瓦爾瓦拉報告道：「出了我家之後，馬上就到一個憲兵的家裏去做使女了。」

貝累陀諾夫戰慄起來，恐怖之色浮到他的臉上。

「你說謊。」他不安地說。

「我爲什麼要說謊？」瓦爾瓦拉說：「你自己去問她好了。」

格魯希娜也說這個不快的消息是實。貝累陀諾夫很驚慌，他想：「天曉得她會對她認告些什麼話。那個憲兵會得根據她的話去呈報上司。那真是糟糕的事！」

這時候，貝累陀諾夫的眼光着落在一個書架上。那上面擺着幾冊書籍：幾本薄薄的，是披莎萊夫的著作，此外比較厚些的，是祖國日記。貝累陀諾夫變了臉色說道：

「這些書應該藏過，否則人們會告發我們。」

在先前，他擺起這些書爲的是表示自己是個自由思想家——雖然實際上他並沒有這種思想，也不想有這種思想。他不會讀過這些著作。他久已不讀書，連報紙也不定閱——據他自己說來是因爲忙得沒有時間，每日的新聞，無非是從他的朋友的口

頭聽來的。他懂得什麼事呢？對於外面的世界上的事物，他絕不感到興味，他嘲笑人家定閱報紙，以爲這太浪費時間與金錢。他把他的時間看得如此寶貴。

他自言自語的走近書架：

「我們這城裏就是這樣的，——人們馬上會去告發。喂，巴惠爾·華西里微支，你來幫幫忙。」

伏羅勤正正經經地走過去，小心地接了貝累陀諾夫交給他的書籍。貝累陀諾夫把最重的一包書交給伏羅勤，自己拿了最輕的走到客堂裏去，伏羅勤跟在後面。

「你把這些書藏到那裏去，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他問道。

「你看着。」貝累陀諾夫照常的沈着臉色說。

普萊頗羅文斯卡耶問了：

「你拿的是什麼東西啊？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

「被嚴重地禁止着的書籍。給人一看到，那是要去告我的。」

走進了客堂，貝累陀諾夫在壁爐前蹲下身，把書放在地上。——伏羅勤照樣做着——然後一本本的塞進壁爐的狹小的狹口去。伏羅勤蹲在貝累陀諾夫的旁邊，將書遞送着。他那突出着嘴唇的羊一般的臉上和那被種種想頭的重量壓得低垂的額上，保持着——一種嚴肅的深思的表情。

瓦爾瓦拉不時的從門口望他們，還笑着說：

「又在幹笨事體了！」

然而格魯希娜止住她。

「不對，我的小靈魂，瓦爾瓦拉·特米德里夫娜，你錯了——這事萬一被人知道，你們就有大禍。尤其是對於一個學校教師。官廳方面最怕的是教師們煽動學生起來暴動。」

他們飲茶既畢，就開始玩牌。七個人團團圍住了客堂中的一張牌桌。貝累陀諾夫成績最劣，但是玩得最興奮。每月底，他總

得付一大筆錢給他的賭友們，對於普萊頓羅文斯基付得特別多。普萊頓羅文斯基代他的太太收一份，又收受自己的一份。他們夫婦比別人更會贏錢。他們兩人之間有一種暗號——在桌上輕輕地敲多少下——這樣，他們互相報告自己手中的牌的點數。

這一天貝累陀諾夫從頭就風頭很壞。他急於要翻本。跟他相反，伏羅勤却把牌分得很慢，還時常整了又整。
「巴甫路支加，快些，」貝累陀諾夫不耐煩地喊道。

在賭博的時候，伏羅勤總感到自己跟別人是同等重要的人物，所以他態度認真地抬起頭反問道：

「這巴甫路支加是什麼意思？你是由於親暱，所以這樣叫呢，還是別有用意呢？」

「是的，就算親暱罷，」貝累陀諾夫有口無心的說：「你趕快把牌給我。」

「你如果說的是真話，這很好，我很高興，十分高興，」伏羅勤滿足地發着愚蠢的笑聲，分着紙牌，說：「你是個好男子，阿爾達夏，所以我很愛你。假如你並非親暱地稱呼我，那又當作別論了。現在是因為你對我親暱，所以我很高興。你看，我要給你一個「一」。
伏羅勤說着，把牌轉着給他看。

貝累陀諾夫的手裏果然有着一個「一」，但那不是贏牌的「一」，他又輸了。

「算了！」貝累陀諾夫氣忿地說：「『一』倒真的是『一』，但是個『錐形的皇后』的『一』，這種『一』叫我怎樣配法呢？」
路底羅甫不停地說着話，有時講些意義模糊的故事；最後，他取笑到貝累陀諾夫，他說：

「現在的中學生的品行很壞，尤其是那班通學生；他們吸煙，喝燒酒，追逐女人，無所不為。」

貝累陀諾夫相信這話。格魯希娜又加以證明。這種故事使她格外覺得滿足。自從丈夫死後，她本來很想拉兩三個中學生做她的房客，她也曾託貝累陀諾夫去說項，然而校長無論如何不肯答應，這是因為格魯希娜的名譽實在太壞了的緣故。從此以後，她對於那些家裏寄宿着中學生的女房東們，時常要挑戰。

「她們是對校長行了賄賂的。」她宣傳道。

「女房東們都是死屍，」伏羅勤確信地說：「尤其是我的那一位。當我租她的房子的時候，本來雙方說定，每天晚上，她得供

給我三杯牛奶的……好……第一個月和第二個月，她是守約的。」

「這樣你難道不會喫壞的麼？」路底羅甫嘲笑地問道。

「那里會得？」伏羅勤受了侮辱似的說：「牛奶對於身體是很有益的。這樣的每晚喝三杯，我已經成了習慣。有一天，我看見只拿來了兩杯，『這是爲什麼？』我問那使女，她答道：『安娜·米哈羅夫娜說要請你原諒，因爲那頭牛現在產奶很少。』但這是成理由的！契約比金錢更重要，假如那頭牛連一滴奶都沒有了，難道我就也一點不喫麼？『喂，』我對她說：『你去告訴安娜·米哈羅夫娜，如果牛乳沒有了，那麼請她給我一杯水。我是三杯一次，喝成了習慣的，只有兩杯，總覺得不滿足。』」

「巴甫路支加，你是一個英雄。」貝累陀諾夫說：「老友，請你講講看，你跟將軍是怎樣吵鬧起來的。」

伏羅勤高興地把這故事又講了一次。但這回人們却都嘲笑他。他生氣地突出了嘴脣。

吃夜飯的時候，大家喝得很醉，女人們也一樣。伏羅勤提議重新把牆壁糟塌一回。這主張博得大家的采聲。他們連飯都來不及吃完。就開始這工作，高興得如同發了瘋。他們在壁紙上面吐痰，潑燒酒，把塗着油污的紙箭對着牆壁和天花板投射，又把麵包嚼爛得一團團的擲上去，使它膠住天花板。後來，他們又想到把壁紙一條條的撕下，而且以此打賭，以撕得最長的爲勝。在這樣一種賭博中，普萊頗羅文斯基又贏了一兩個盧布。

伏羅勤敗北了。酒意和敗北的失意使他浸在憂鬱裏。他開始埋怨起親娘來，悔恨地指着地下，說道：

「她爲什麼要生我出來，她現在不知在作何感想？我的生活是怎樣一種生活啊！她並不是我的母親，她只把我生出來就算了。一個真正的母親是非常關心她的兒子的，而我的母親却只把我生了出來，在我很小的時候便託付給國家教育，這樣就算」

「但是幸虧這樣，你纔能懂一點世事，成一個人啊。」普萊頗羅文斯卡耶說。

伏羅勤低下頭說：

「不，我的生活是怎樣一種生活啊！——可算是最不幸的了。她爲什麼要生我到這世上來？她現在不知在作何感想？」昨天的事件又在貝累陀諾夫的心頭浮了起來。

「看他那個樣子」他想：「他埋怨他的母親，懷疑他的母親爲什麼要把他生出來——他不願再做巴甫路支加了。無疑地，他在妒羨我。也許他希望同瓦爾瓦拉結婚而脫胎換骨變做我。」

貝累陀諾夫轉着這樣的念頭，憂慮地望着伏羅勤。

「倘若有人肯同他結婚呵！」

夜間，在寢室裏，瓦爾瓦拉對貝累陀諾夫說：

「你相信那些追逐着你的女人，都是又漂亮又年青的麼？其實她們都不配。我纔是一切女人中最美麗的。」她慌忙地脫下衣服，不識羞地微笑着，對着貝累陀諾夫呈露了她的淡淡地化了妝了的，標緻的苗條的身體。

瓦爾瓦拉醉得不大站得住脚，她的呈着淫相的老衰的臉孔是要引起人們的嫌惡的，然而她的身體却很美麗，這乃是被妖術之力戴了一個衰老的淫婦之頭的溫柔的嫩夫（*nymphe*，水中的精靈）的身體。這富於魅力的身體，對於這兩個醉得昏天黑地的人，一味的挑撥起卑劣的情慾。

這是常有的現象——實際上，這現象在今日已經佔據了被踐踏被罵倒的「美」所佔的地位。

貝累陀諾夫瞧着他的妍婦的裸體，蠢蠢然的笑了起來。

這一夜中，他老是夢見着醜陋而淫蕩的許多女人。

瓦爾瓦拉自從聽了普萊頗羅文斯卡耶的忠告之後，就依照着用蕁麻摩擦身體，自信效果很好，覺得自己確實胖了起來。所以看到每一個朋友，她都要問道：

「我發胖了，你看是麼？」

她並且希望貝累陀諾夫也看出她發胖而且在接到那封假造的侯爵夫人的來信之後決定同她結婚。

然而貝累陀諾夫的想頭却遠不及她那樣的愉快。好久以來，他已猜想校長對他懷着敵意——事實上，校長確實是將他看

成一個懶惰而無能的教師的——貝累陀諾夫又懷疑校長煽動着學生，使他們對他失敬——這在事實上，是他的瞎猜——因為這樣，貝累陀諾夫決定提防校長，保護自己。有好幾次，他在教室裏說校長的壞話，這是好些學生所愛聽的。

自從心中橫了一個要變成視學員的念頭之後，貝累陀諾夫看得校長的敵意更加深重，覺得不能忍受了。不過，要是侯爵夫人歡喜他，她一定會保護他而反對校長等輩的陰謀的。這樣看來，那些陰謀的確還不是絕對危險的事情。

但在這城市裏——據貝累陀諾夫近日觀察所得——還有着別的人們，也對他懷着敵意，要使他做不成視學員呢。

第一是伏羅勤。那個東西，常常「未來的視學員」——「未來的視學員」那樣的叫着，決不是沒有深意的。現在這個世界中，借着他人的名義以圖自己的幸福生活的人，是很多的。伏羅勤要頂替貝累陀諾夫，這當然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既然是伏羅勤那樣愚蠢的傢伙，誰能擔保他做不出極荒唐的事情來呢？對着一個邪惡的人，還以小心爲上。

其次是路底羅甫的一家，擁着馬爾他的惠爾希娜，以及妒忌的學生——這些人都要中傷他，這是很明白的。不過他們將用出什麼手段來呢？這也很明白。他們只能到長官面前去進讒，說他是壞人罷了。

因此，貝累陀諾夫的心中轉轉着兩個想頭：用什麼方法證明自己的人格之高尙以及給伏羅勤介紹一個有錢的老婆以安其心。

一天，貝累陀諾夫向伏羅勤提議道：

「我介紹阿達曼珂姑娘同你結婚，你願意麼？也許你還爲着你的馬爾他而流淚罷。事情過去一個月了，你心裏還不會安慰下來麼？」

「爲馬爾他而哭？哦，沒有的事，」伏羅勤答道：「我正正經經地向她求婚，她拒絕了。這有什麼要緊。我找到別個的。我要怎樣的未婚妻，就能得到怎樣的未婚妻。」

「雖然如此，馬爾他卻給你碰釘子。」貝累陀諾夫嘲笑地說。

「不錯，我不知道她要怎樣的一種丈夫，」伏羅勤委屈地說：「要是她有一筆大的嫁資，那還說得過，去然而她只有幾個銅板。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她在想你呢。」

「要是我處在你的地位，那麼我就要用瀝青去塗她的門口了。」（譯者註：這是俄國人嘲笑人家門風不潔的一種舉動。）挑唆地說。

伏羅勤羊似的笑喊起來，但立刻又安靜下去，說：

「萬一被她們捉住，那不是很討厭麼？」

「這是可以叫別人去做的。」

「不錯，對極……我相信，這主意不錯。」伏羅勤興奮地說：「她不願意光明正大的結婚，但是她歡迎小伙子們從窗口爬進去跟她睡覺。她真太沒廉恥，太沒貞操。」

馬爾華

〔俄國〕 M·高爾基作

陳節譯

海——在笑着。

在熱風的輕輕的吹動之下，牠在抖動，一層細密的皺紋，耀眼的反映着太陽的光彩，蓋住了牠，而幾千個銀光燦爛的笑窩向着蔚藍的天微笑。在海與天之間的蔚藍的空間，動盪着歡樂的波浪聲，那些波浪一個跟着一個的跑上傾斜的沙岸。這個聲音和太陽的光彩，千波萬折地反映在海裏的，和諧地混合在一起，形成不斷的運動，充滿着活潑的愉快。太陽是幸福的，因為牠放射着光明；海呢——因為牠反映着太陽的歡樂的光明。

風親愛地撫摸着海的綢緞似的胸膛，太陽用自己的熱烈的光線溫暖着牠，而海，在這些愛撫的溫柔力量之下睡夢似的喘息着，使得沸熱的空氣充塞了蒸發的鹽味。淡綠的波浪跑到黃沙上來，拋擲着雪白的泡沫，牠就在這滾燙的沙礫上輕輕的響着消散下去，潤濕着沙土。

狹長的沙岸，像是一座巨大的寶塔從岸上摔倒在海裏。這條沙岸，一頭像尖銳的螺絲釘似的戳在無窮的玩耍着太陽的空曠的水面裏，在遠處迷失了牠的根源，那邊的暑熱的霧氣蓋住了地面。從那邊，跟着風，飛來了一陣重濁的氣味，在這裏，在清潔的海中，在蔚藍明亮的天幕底下，這是不可解的，侮辱的。

沙岸的沙土上，散布着魚鱗，還插着幾根木棒，上面掛着漁網，牠們的蜘蛛網似的影子落在地上。幾隻大船和一隻小船排列在沙地上，跑上岸來的波浪彷彿在招呼牠們到自己那邊去。排木，槳，筐子和木桶，亂七八糟的橫在沙岸上，這些東西之間有一座高高的草屋，是柳樹枝，菩提樹和草蓆的枝條編成的。這草屋的門口，在滿是節疤的木棍子上，放着一雙呢靴，靴底朝着天。而在這些混雜的東西上面，豎起了一根很高的旗竿，旗竿尖上一塊紅布在風裏飄動着。

在一隻船的影子裏，躺着華西里·列哥斯鐵夫，這是沙岸上的看守人，這裏是革列奔施赤柯夫魚行的前線崗位。他伏着胸口，躺在那裏，兩隻手掌撐着頭，望着海的遠處，很注意的看那幾乎看不見的岸邊。那邊，在水上，閃動着一個小小的黑點，華西里很高興的看那黑點越來越大走近他。

他眯着眼睛——那波浪上的太陽光線像針似的刺着——滿意的微笑了：這是馬爾華來了。她來了，就要哈哈的笑着，她的胸脯要誘惑地起伏着，用和軟的手擁抱他，給他親嘴，而很響的，驚嚇着海鷗，講起那邊岸上的新聞。他同她就要煮起很好的牛耳朵，喝着燒酒，躺在沙上，談着話，親熱的玩耍着，之後，等天黑了，就要用茶壺燒茶，過着很有味的羊肉喝起茶來，然後躺下去睡覺……每逢禮拜天總是這樣，這是每禮拜的節日。而一清早，他沿着還在睡夢之中的海，在黎明之前的清新的昏暗中，載她到岸上去。她打着瞌睡坐在船尾上，而他划着船，向她看着。這種時候，她時常是很可笑的，很可笑又很可愛，像一隻吃得飽飽的貓兒似的。也許，她從船板上滑到了船底裏去，就在那裏蜷做一堆的睡着了。她時常是這樣的……

這一天，甚至於海鷗都熱得倦極了。牠們並排着坐在沙上，張開着嘴，垂着翅膀，或是懶懶的浮在波浪上，不叫喊，也不像平常那麼野獸似的活躍。

華西里覺得船上不止馬爾華一個人。難道謝略施卡又纏住了她嗎？華西里在沙上沉重的翻了個身，坐了起來，用手掌遮在眼睛上面，心上很驚慌的看那邊來的還有一個什麼人？馬爾華坐在船尾上，掌着舵，划槳的——不是謝略施卡，不大會划，要是謝略施卡，馬爾華可以不用掌舵的。

——華西里忍不住的叫了一聲。

沙上的海鷗抖動了一下，小心的防備着。

——從船上傳來了馬爾華的響亮的聲音。

——你同着誰呀？

——回答的是一片笑聲。

——見鬼！——華西里不高聲的罵了，吐了一口口水。

他很想要知道那來的是什麼人；他捲着烟捲，釘住着划槳的那個人的後腦和背看。槳打着的水的響亮的聲音散布在空氣裏；看守人的赤着的腳底下的沙在嘶嘶的響着。

——你這是同着誰？——他叫了，那時候他已經看得出馬爾華的美麗的臉上現着他所不認識的笑容。

——等一會兒，你就知道了！——她笑着回答了。

划槳的回過臉來對着岸上，也笑着看了看華西里。

看守人皺着眉頭，回想着——這是誰，似乎是他認得的小夥子？

——起勁點兒划——馬爾華在指揮着。

那船使勁的一衝，差不多半隻船都同着浪頭爬上了沙岸，往側面一歪就停住了；而浪頭往後退下去，退到海裏去了。划槳的跳到岸上，就說：

——你好，爸爸！

——雅柯夫！——華西里沉悶的叫了一聲，他倒是驚奇比快樂多些。

他們擁抱着，在嘴唇上和巴掌上親了三次嘴；在華西里臉上奇怪同快樂和忸怩混在一起。

——我原來看着……怎麼一回事……心上痒痒的……你，怎麼這是你看着罷！我看這是謝略施卡吧？不是，看來不是謝略施卡，這是你！

華西里一隻手摸着鬍子，另外一隻手在空氣裏揮着。他要想看一看馬爾華，然而兒子的兩隻微笑的眼睛釘住在他的臉上，那眼睛裏的光彩使得他不好意思。他覺得有這麼一個強壯漂亮的兒子，心上很滿意，可是，妍頭在旁邊又使得他忸怩，這兩種情感在心裏交戰着。他一隻腳換着別一隻腳的站在兒子面前，一個個的問題問着兒子，也不等待兒子的回答。他頭腦裏的一切，像是都混亂了，他尤其覺得不舒服的，是馬爾華的譏笑的話飛了出來。

——不要裝腔了……你那麼快活！把他同到草屋子裏去，請他吃點東西吧……

他回過身來對着她。她嘴唇上一種嘲笑的神氣，這是他沒有見過的，而她整個兒一那麼圓滾滾的，溫軟和新鮮的，像向來一

樣，同時又是那麼變了樣的，新的。她那淡綠的眼睛從父親身上減到兒子身上，用雪白的細密的牙齒在啃着西瓜子。雅柯夫也帶着微笑看着他們倆個，有幾秒鐘三個人都不做聲，這使得華西里很不舒服。

——我馬上——華西里突然忙亂起來，向草屋那邊走去，——你們不要站在太陽裏，我拿點水就去……我們煮耳朵吃！我，雅柯夫給你那麼好的耳朵吃！你們在這裏……隨意吧，我立刻……

他在草屋那邊的地上拿起鍋子來，很快的跑到漁網那裏，鑽進了那些漁網的灰色的褶襠裏，不見了。

馬爾華同着他的兒子也跑到草屋那邊來。

——唔，好漢子，我把你同到了父親這裏了，——馬爾華說，斜着眼睛看那雅柯夫的矮矮的身段。

他回過臉來對着她，臉上生着暗褐色的小鬍鬚，眼光閃爍着的說：

——是了，到了……這裏多麼好，那樣的海！

——寬暢的海……唔，怎麼，父親老得多嗎？

——不，沒有什麼。我以為他已經花白得多呢，而他的花白頭髮倒很少……還強健。

——你們有多少時候沒有見過了，你說？

——五年光景，啊……他從鄉下出來的時候，我才十七歲……

他們走進了草屋，裏面很悶氣，而草席上一股鹹魚的氣味；他們坐下了：雅柯夫坐在一個樹樁上，馬爾華坐在一堆麻袋上。他們中間有一個攔腰截斷的木桶，桶底朝上，當桌子用的。他們坐着，不做聲，互相注目的看着。

——這麼，你要在這裏做工了？——馬爾華問。

——那……我還不知道呢……要是找得着什麼工作，我是做的。

——我們這裏是找得着的！——馬爾華很自信的答應着，她那一雙淡綠的猜疑似的謎細着的眼睛直看着他。他沒有看她，用襯衫的袖子擦着臉上的汗。

突然間她笑了。

——你母親有什麼吩咐和問好，叫你帶來給父親的吧？

——自然哩……怎麼樣？

——沒有什麼！

雅柯夫不喜歡她的笑——這似乎在刺着他。這小夥子回過去背着那女人，記起母親的吩咐了。

母親送他走出圍牆的門的時候，靠在木板上，時常閃動着乾枯的眼睛，很快的說了：

——你給他說，雅沙……爲着基督，你給父親說那個……母親只一個人，在那邊……五年過去了，她還只一個人老了，那

個……你給他說，雅柯夫與施卡，爲着上帝。母親很快就要做老太婆了……一個人總是一個人！總是在做着。爲着基督，你給他說吧

……

她不做聲的哭了，把臉藏在衣兜裏。

那時候，雅柯夫沒有可憐她，而現在覺得可憐了……他看了看馬爾華，嚴肅的抬了一下眉毛。

——唔，我也來了，——華西里叫了一聲，一隻手拿着魚，另外一隻拿着刀，跑進草屋來。

他已經克服了自己的忸怩，把牠深深的藏進自己的心裏，現在他已經很安定的看着他們，不過在他的動作裏發現了他向來所沒有的忙亂。

——我馬上燒起柴火堆來……就來的……我們來談談吧。雅柯夫，啊？

他又從草屋裏出去了。

馬爾華不斷的在啃着瓜子，很無禮的看着那雅柯夫，而他竭力的不看着她，雖然他很想要看。

後來，因爲沉默壓迫着，他就說了：

——我一個口袋忘記在船上了，要去拿來！

● 雅沙，雅柯夫，施卡都是雅柯夫的小名，在俄文裏，人名可以變做許多種形式，有些是縮小的意思，例如「雅沙」或「雅施卡」就是「小雅柯夫兒」的意思，有些又可以表示放大，親愛，憎嫌的意思。

不慌不忙的站起來，他走了出去；代替他似的，華西里走進了草屋，低下身子來向馬爾華慌忙的，生氣的說：

——唔，你幹嗎同了他一起來？我給他說什麼好？你是我的什麼人？

——來了，就完了！——馬爾華很簡單的說。

——你……沒有心計的婆娘！我現在怎麼辦呢？這樣，當着他的面，就那麼……一下子？我家裏還有老婆，他的母親……：你應當想到的！

——我很用得着想呢！我怕他，還是怎麼呢？還是怕你？——她問，輕蔑地睨着自己的綠眼睛。——你剛才在他跟前那麼旋轉着！我真好笑！

——你倒好笑呢，我怎麼辦？

——你以前早些想着這個就好了！

——那，我會知道他這麼突然從海裏鑽出來嗎？

雅柯夫脚下的沙嘶嘶的響了，他們就打斷了自己的談話。雅柯夫拿來了一個輕輕的口袋，把牠扔在角落裏，斜着眼睛惡意似的看了看那女人。

她很起勁的吃着瓜子，而華西里坐在樹樁上，用手擦擦膝蓋，微笑着說了：

——這樣你就這麼來了……：你是怎麼想起來的呢？

——這個樣子……：我們寫了信給你……

——什麼時候我什麼信也沒有接到……

——唔？我們可寫了……

——大概信是失掉了——華西里發愁的說，——你看，真見鬼……：啊？要的時候，偏偏失掉了……

——那末，你不知道我們的事情？——雅柯夫問，不信任地看着父親。

——那裏知道？我沒有接到信！

於是雅柯夫就說他們的馬死了，在二月初麵包就吃完了；做工呢，又沒有地方做。草料也不够，牛都幾乎餓死。總算勉強糊弄到四月間，後來就決定了：耕過田之後雅柯夫到父親這裏來，找點工作，往這歷三個月光景。他們都寫信告訴了他，後來賣掉了三隻羊子，買了麵包和草料於是雅柯夫就來了。

——原來這樣……華西里叫了起來……這個樣……而……你們怎麼的……我寄了錢給你們……

——那錢有好多呢？修理了屋子……嫁掉了馬里亞……我買了一個犂……要知道五年的功夫呢！

——是了！不够用，啊這樣的事情……啊呀，我那邊的牛耳朵要焦了！——他站了起來，走出去了。

華西里露在柴火堆前面思索着，那柴火堆上面掛着一隻鍋子，沸滾的泡沫在濺到火裏去。兒子給他所講的一切並不這麼感動他，然而他發生了一種不滿意老婆和雅柯夫的情感。五年來無論他寄多少錢給他們，他們家裏的經濟始終弄不好。如果不是馬爾華在這裏，他對雅柯夫還要說些什麼呢。自作主張的，也沒有得到父親的允許，就從鄉下出來了，——這點聰明倒有的，——而經濟却弄不好！家裏的經濟，華西里直到今天過着快活的輕鬆的生活，是難得記起的；現在，突然的想起來了，這彷彿是個無底洞，五年以來他儘把錢往那裏面扔，這在他的生活裏，簡直像是多餘的東西，用不着的東西。他用鑿匙翻動着耳朵，歎了口氣。在太陽的光線底下，柴火堆的小小的淡黃的火苗是可憐的，暗淡的，青隱隱的透明的一股股的烟，從柴火堆飛到海邊去，迎着浪花。華西里看着那些烟，心上在想着現在他的生活要壞了，沒有先前那麼自由了。一定的，雅柯夫已經猜着了馬爾華是誰……

而她坐在草屋子裏，那一雙頑皮的挑戰的眼睛使得那小夥子不好意思；她的眼睛裏，一直不消滅的在耍着微笑。

——喂，看罷，你把未婚妻丟在鄉下了吧！——她看着雅柯夫的臉，突然的說了。

——也許丟在那裏了，——那一個不大願意的回答。

——漂亮吧，怎麼樣？——她不經心的問。

——雅柯夫不做聲？

——幹嗎不做聲？……比我好些，還是不？

他不由自主的看了看她的臉。她的巴掌黑黑的，很胖，潤濕的嘴唇……頑皮的微笑着，半開半閉的——在抖動着。粉紅的布

衫，不知怎知特別合式的披在她的身上，顯露着圓滾滾的肩膀和高高的彈性的胸脯，然而他不喜歡她那狡猾的眯着的綠眼睛，還在笑呢。

——你幹嗎這樣說？——他嘆了口氣，哀求着的說了，雖然想要說得很嚴厲。

——那要怎麼說呢？——她笑了。

——還要笑……笑什麼？

——笑你……

——唔，我給了你什麼？——他受着氣似的問，又在她的眼光之下低倒了眼睛。

她沒有回答。

雅柯夫猜到了她是父親的什麼人，這妨礙着他自由的同她說話。這個猜想並沒有使得他驚奇：他聽見過在外鄉的工作地方大家都是放縱得很，而且懂得像他父親那樣強壯的人，沒有女人也就很難過這麼許多時間。然而在父親跟前，在她跟前，都覺得很不好意思。後來，他記起了自己的母親——那麼一個女人，疲乏的，多話的，在那邊鄉下一刻不放手的工作着……

——耳朵兒好了！——華西里跑進草屋來，說了——拿羹匙來，馬爾華！

雅柯夫看了看父親，想了：

——可見她時常到他這裏來的，連羹匙在什麼地方都知道呢！

她拿了羹匙，就說要去洗一洗，並且她還有燒酒留在船尾上呢。

父親和兒子看着她的後影，只剩下兩個人，面對面的不做聲。

——你怎麼碰見她的？——華西里問。

——我在魚行裏問起你，她正在那裏……她就說：幹嗎在沙灘上走過去呢，咱們坐船去吧，我也要到他那裏去。就這麼來了。

——是呀……我有時候這麼想着：現在雅柯夫怎麼樣了？

兒子對着父親的臉好意的笑了；這一笑給了華西里一點勇氣。

A……老太婆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雅柯夫不確定的說了，眨了眨眼睛。

——隨便什麼鬼也沒有辦法，我的好兄弟！——華西里揮着手叫了，——起先我忍耐了，不成！習慣……我是有老婆的人。再則，她還可以補補衣服，這樣那樣……總之……：Eh！女人像死一樣，再也免不了的！——他誠懇的結束了自己的解釋。

——我又怎麼樣？——雅柯夫說，——這是你的事情，我又不是審判官。而他心上想着：

——那樣的人還肯替你補褲子呢……

——再則，我還不過四十五歲……她身上化不了多少，也算不了我的老婆……——華西里說。

——自然，——雅柯夫同意了而想着：——可是口袋總有點兒癟吧！

馬爾華手裏拿着燒酒和一串小麵包來了；大家坐下來吃耳朵。不做聲的吃着，很響的吮着骨頭，從嘴裏吐到門口的沙地上，雅柯夫吃得很多，很貪心的；馬爾華大概看着很喜歡——她親愛的微笑了，看着他那晒黑了的巴掌怎樣在鼓動着，很快的轉動着那潤濕的大嘴唇。華西里吃得不多，然而竭力的裝出一副神氣來，似乎很用心的在吃着。——這是因為他要沒有失錯的，不給兒子和馬爾華看出來，細細的想一想自己對於他們的態度。

海鷗的兇惡的叫喊打斷了親愛的波浪的音樂。暑氣比較得不那麼燙人了，已經有時候有一股涼爽的空氣，充滿着海的氣味，飛進草屋子裏來。

吃過了有味的耳朵和燒酒。雅柯夫的眼睛矇矓了。他開始傻里傻氣的笑，打呃，打呵欠，而那模樣看着馬爾華，以致於華西里認為必須向他說：

——你在這裏睡一忽兒吧，雅舒特卡，等喝茶的時候……我們叫醒你吧。

——這可以的……——雅柯夫表示同意，就倒在那堆麻堆上去，——A……你們到那裏去？哈哈！

● 雅舒特卡也是雅柯夫的小名

華西里被他笑得不好意思起來，慌慌忙忙的走了出去，而馬爾華癢了癢嘴唇，抬起着眉毛，回答雅柯夫：

——我們到那裏去，這不關你的事！你怎麼啦？你還得給我們的上帶……這是你得做的事情，小夥子！

——我好吧！——雅柯夫在她後面叫着，——等着吧。我給你點顏色看！原來你是這樣的……

他還翻了幾個身，就睡着了，發紅的臉上帶着醉醺醺的吃飽了的微笑。

華西里把三根排木插在沙地裏，上面綑在一起，用草席蓋了起來，這樣搭好了一個蔭棚，就睡在影子底下，用兩隻手墊着頭，

看天。馬爾華在他身旁坐下來，他就回過臉去對着她，而他在她臉上看見了受氣和不滿意的神氣。

——怎麼，見着了兒子不快活嗎？——她笑着問了。

——哪，他……在笑我呢……爲着你！——華西里憂鬱的說。

——唔，爲着我？——她狡猾的表示驚奇。

——還爲着什麼呢？

——A，你這個可憐蟲！現在怎麼辦呢？不到你這裏來，還是怎麼？唔，我不來了！……

——看罷，你這個妖精！——華西里刺他，——你們這些人他在笑，你也……而你們是我的最親近的人！有什麼可笑的！鬼！

——他轉身過去，背朝着她，不做聲了。

馬爾華，兩隻手抱着膝蓋，輕輕的搖着身體，她那綠眼睛看着光彩的快樂的海，微笑了，——那是懂得自己的美麗力量的女

人所很多的凱旋的微笑。

一隻帆船在水面上滑過去，像是隻很大的，灰色翅膀的鳥。牠離岸很遠，而向着更遠的地方走，向着那邊，海和天混

合在碧青的無窮的去處。

——幹嗎不做聲？——華西里問。

——我在想着，——馬爾華說。

——想什麼？

——就這麼想！——她動了動眉毛，沉默了一忽兒，又添了一句：——你的兒子倒是個好漢，小夥子……
——那你又怎麼樣？——華西里妒忌的叫了。

——又怎麼樣呢……

——你瞧着！——他的嚴厲的眼光，充滿着猜疑，看了看她，——你不要搗亂！我雖然和氣，可是，你不要來惹我，是了！
他咬着牙齒，握緊着拳頭，接着又說：

——你今天一來就要着什麼似的……我還不懂得這個……唔，瞧着罷，要是給我知道了，沒有你好過的！你那麼笑着……
一切那樣的……我也會對付你們這班娘兒們的……

——華西里，你不要來嚇我……——她很不關心的，也不向他看，就這麼說了。

——那是！你不要開玩笑……

——你也不要恐嚇吧……

——我給點苦頭你吃，要是你放肆起來……華西里恨毒起來，威嚇着。

——你要打人嗎？——她回過身來對着他，好奇的看他那激動的臉。

——你是什麼伯爵夫人？我也打得的……

——我是你的什麼人，老婆，還是什麼？——馬爾華理直氣壯的，很鎮靜的問，不等到回答就接着說：——你打慣了老婆，無緣無故的打，也想這樣來對付我嗎？唔，不行。我自己是太太，誰也不怕，你倒自己在怕兒子呢！剛才在他面前那麼旋着，可恥！還要來威嚇我呢！

她輕蔑的搖搖頭，不做聲了。她的輕視的冷話壓住了華西里的恨毒。他從來沒有見過她這樣美麗。

——你放縱了，開了話箱了……——他說，又在恨着，又在鑑賞着她。

——我還得給你說：你對謝略施卡誇口，說我沒有了你，像沒有麵包似的，活也活不成了！你這是枉然……也許，我並不是愛

你，也不是來看你，我是愛這個地方……她伸出手來在周圍畫了一個大圈子——也許，我喜歡的是這裏這麼空曠，海和天一個卑鄙的人也沒有。至於你也在這裏，這對我沒有什麼關係……這彷彿是這地方的價錢……要是謝略施卡在這裏，我也會到他這裏來，你兒子要是在這裏，我也要來……你們給我哭壞了！我有我這樣的漂亮，只要我高興，隨便什麼時候挑選得着我要的男人……

——原來這樣？——華西里發瘋似的吼着，突然抓住了她的喉嚨——這樣呀？

他使勁的搖着她，然而她並不逃避，雖然臉發紅了，眼睛充滿着血。她簡單的把自己的手放在他那壓緊着她喉嚨的手上，釘住着他的臉。

——你原來是這樣的東西？——華西里吼着，越來越瘋狂的，——而沒有做過聲，狗皮……而抱我……而同我親熱……我給你！

他把她按在地上，很舒暢的在她頸子上打了一下，兩下，沉重的握得緊緊的拳頭。他覺得舒服，當他的拳頭一下子落在她的有彈性的頸子上的時候。

——哪……什麼，蛇？——他得意洋洋的問她？就把她推開了。

她也沒有叫一聲，沉默的，鎮靜的，倒在地上，背着了地，被蹂躪了的，通紅的，可是始終很美麗的。她那雙綠眼睛，從眼睫毛底下帶着冷酷的憎惡看着他。然而他，趕閉着自己的興奮，舒服地滿意着出了一口惡氣，沒有看見她的眼光；等他得意洋洋的看了看她的時候——她微笑了，她的飽滿的嘴唇抖動了一下，眼睛裏閃爍着光彩，巴掌肉上顯出了笑渦。華西里驚奇的看着她。

——怎麼，這鬼！——他叫了粗魯的扯了扯她的手。

——華西卡……這是你打了我？——她悄悄的聲音問。

——唔，還有誰？——他絲毫也不懂得的看着她，不知怎麼辦才好？再打她一下吧？然而他已經沒有恨毒了，他的手已經不會

● 華西卡也是華西里的小名。

拾起來打她的了。

——可見你在愛我！——她又問；聽着她悄悄的聲音，他覺得熱起來了。

——好吧，——他憂鬱的說，——你就得這樣！

——我倒想着，你已經不愛我了……我想：現在他兒子來了……他要把我趕走了……

她笑了，奇怪的太高聲的笑聲。

——傻瓜！——華西里說，也不由自主的笑了，——兒子，他是我的什麼同伴呢？

他覺得對她不好意思，可憐她，然而記起了她的話，他又嚴厲的說：

——這不關兒子的事……我打了你，這是你自己不好，幹嗎你來惹我？

——那我是故意的，試試你的……——她的肩膀靠到他身上去。

——試試的！試什麼？這可試着了。

——不要緊！——馬爾華眯着眼睛，很自信的說，——我不生氣，這是愛着我所以打的我，還要爲着這個報答你呢……她釘

住着，看他放低了聲音又說：

——怎樣報答啊！

華西里在這句話裏聽出了對他很舒服的預約，心裏甜密密的激動着；他微笑着問：

——怎麼樣呢？

——以後就知道了，——馬爾華鎮靜的說，然而她的嘴唇抖動了一下。

——你，我的心肝！——華西里叫了，他那情人的手緊緊的捏着她——你知道，我打了你，你對我更寶貴了！真的！更親近

了……是不是？

海鷗在他們上面飛過去。海上來的親熱的風把浪花差不多一直送到他們的腳邊；而不停的海的笑聲儘在響着。

——我們的事情！——華西里自由自在的吐了口氣，沉思地愛撫着滾在他懷裏的女人——這世界上一切都是怎麼

樣的罪過的都是甜蜜的。你是什麼也不懂……而我有時候想起生活，甚至於可怕呢！尤其是夜裏……睡不着的時候……看着，你前面是海，你上面是天，周圍那麼黑暗，難受……而你在這裏只一個人！那時候，自己覺得自己是那麼小，小……你底下的地在搖動了，而在地上，除開你，誰也沒有。那樣的時候，要是你在這裏，始終還有兩個人呢……

馬爾華閉着眼睛，躺在他的膝蓋上，不做聲。華西里的粗魯的，可是很和善的臉，風吹日晒得棕色的臉低倒在她的身上，他那一部褪色的大鬚鬚刺着她的巴掌。女人不動，只有她的胸膛在很平均的高高的起落着。華西里的眼睛一忽兒看着海，一忽兒又落在這個和他很親近的胸膛上。他在她的嘴唇上親嘴，不慌不忙的，親得那麼響，彷彿在喝着滾燙的放着濃濃的油汁的稀粥似的。

他們這麼過了三個鐘頭，太陽開始落到海裏去的時候，華西里的沉悶的聲音說：
——唔，我去燒茶……客人快要醒了！

馬爾華像一隻溫柔的貓兒似的，懶洋洋地翻身過去；他不願意似的站起來，走到草屋子裏去。那女人稍微抬起了一點眼睫毛，看了看他的後影，嘆了口氣，好像那些放下使他們疲乏的重擔的人似的。

之後，他們三個坐在柴火堆的周圍喝茶。

太陽把海染上了夕陽時刻的活潑的顏色，淡綠的波浪放射着紅寶石和珍珠的光彩。

華西里用一隻白色的瓦杯在喝着茶，問着兒子鄉下的情形，自己也在提起。馬爾華不打擾他們，只在聽着他們的慢慢的談話。

——這樣，鄉下人還在過活？

——過活呢，無論怎麼樣……雅柯夫回答。

——我們弟兄們，難道要許多麼？一間屋子，麵包够吃，過節的時候一杯燒酒……可是，連這一點也沒有。要是在家裏養得活，難道我會到這裏來嗎？在鄉下，我自己是主人家，同大家一樣的人，而在這裏，是當差的……

——可是這裏吃得飽些，工作也輕鬆些……

「唔，你這也不要說！有時候，全身的骨頭都要叫喊呢。而且在這裏是給別人做，那邊都是給自己做。而你做着的錢可要多些。」雅柯夫鎮靜的回答。

華西里心上同意兒子的理由——在鄉下，生活和工作都比這裏苦些；然而不知怎的他不願意雅柯夫知道。他嚴厲的說：「你倒算過了這裏的工錢沒有鄉下兄弟……」

像洞裏似的，又黑暗，又擁擠。馬爾華笑着說，尤其是女人的生活，那簡直只有眼淚。

「女人的生活到處是一樣的……光線也到處一樣的，太陽只有一個——華西里皺着眉頭，看了看她。」

「唔，你這是胡說！她活潑起來的叫了——我要是在鄉下，不管願意不願意，總得嫁人。嫁了的女人，永久是個奴隸：割麥子，紡紗，看管牲口，生小孩子……她自己還有什麼？只有挨丈夫的打罵。」

「也不盡是打——華西里打斷她的話。」

「而在這裏，我不是誰的——她不聽他，只管自己說，——像海鷗似的，要飛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誰也不能夠擋住我的路……誰也不來碰我……」

「要是碰了呢？」華西里笑着，提醒她的口氣似的問。

「唔，那我就哭哩！」她悄悄的說了她那燃燒着的眼睛熄滅了。

華西里原諒他似的笑了。

「Eh，你那麼倔強，原來也是沒用，講些女人的話。在鄉下，女的是個生活裏有用的人……而這裏，她的生活只是放浪……他沉默了一忽兒，又加上一句——爲了罪孽。」

雅柯夫等他們的談話打斷了，就沉思地嘆了口氣說：

「道海像是沒有邊的了……」

三個人都不做聲的看了看前面的空曠的去處。

「要是這裏都是田地——雅柯夫用手畫了一個大圈子，叫了，——都是黑土吧！——正好耕種呢！」

● 俄國人的所謂「黑土」就是最肥沃的田地。

——那才是！——華西里好意的笑了，贊成似的向兒子的臉看了一眼，而兒子的臉甚至於因為表示希望的力量而發紅了。他很舒服的聽見兒子的話裏那麼愛着土地，而他想，也許這種愛好很快就會有力的把雅柯夫叫回鄉村裏去，不致於受着雇工的自由生活的誘惑。而他，可以同馬爾華留在這裏，一切都照舊……

——雅柯夫，你這說得好！農民就得這樣，農民就靠田地才強壯；在田地上他總是活的，離開了牠，那就糟了！農民沒有田地，像是樹沒有了根，做傢具是行的，而長久活下去就不行了，要爛掉的！而樹林的好處也沒有了，四周圍都啃光了，飽光了，什麼也不見了……雅柯夫，你這話說得好。

海在自己的懷抱裏迎着太陽，波浪的聲音奏着慶祝的音樂，而太陽的告別的光線，把波浪渲染成奇妙的，色度豐富的顏色。創造生活的，神聖的，光明的源泉，用自己的色調的美妙的和諧在同海告別，爲的要在離得這裏望着牠的三個人很遠的地方，再用清晨的光線的歡樂的光彩，去驚醒睡夢中的大地。

——看着太陽這麼落山，我的心都在化開來呢，真的，——華西里給馬爾華說。

她沉默着。雅柯夫的蔚藍的眼睛微笑了，望着海的遠處。三個人很久的沉思地看着那邊——白天的最後幾分鐘的熄滅的地方。他們前面的柴火堆裏的柴片燒化着。後面，夜已經在天上展開了自己的影子。黃的沙礫發黑了，海鷗不見了，——四周圍的一切都沉寂了，幻想地親愛着……甚至於不斷的嚙噬着的波浪，跑上隄岸的沙地來，也沒有白天裏那麼快樂吵鬧的聲音了。

——我坐在這裏幹嗎？——馬爾華說。——要去了。

——華西里扭了一陣，看了看兒子。

——趕忙到那裏去？——他不滿意的咕嚕着，等一等，月亮要上來了……

——月亮又怎麼樣？就這樣我也不怕，又不是第一次夜裏從這裏回去！

——雅柯夫看了看父親，眯着眼睛，藏過了笑容，又看看馬爾華，而她也正在看他，這使得他很不好意思。

——唔，怎麼啦！走吧！——華西里答應了，很不滿意的，煩悶的。

她站了起來，告別了，就慢慢的沿着隄岸走了；波浪滾到她的腳底下，彷彿在同她玩耍。天上閃動着爆發了一顆顆的星——

是牠的金花。華西里和他兒子的眼睛在送着馬爾華，她的鮮明的短衫離開着他們，在昏暗中隱沒下去了。

——我的愛人……快一點來！

Da!！貼緊我的胸懷！

——馬爾華的很高的尖利的聲音唱起來了。

華西里覺得她似乎站住了，在等着。他使勁的吐了一口口水，想着：——她這是故意在挑撥我，妖精！

——你瞧唱呢！——雅柯夫笑了一笑。

她在他們眼睛裏，只剩了昏暗中的一個灰色的斑點了。

——不要可憐我的胸懷，

兩個雪白的鵝兒，啾！

——她的聲音在海面上散開去。

——你瞧，怎麼啊！——雅柯夫叫了一聲，整個身體都像在往那邊牽過去了，那裏飛來了這誘惑的字句。

——這樣，你在那邊經濟也弄不好啊！——華西里的嚴厲的聲音問了。

雅柯夫莫名其妙，看，看他，又重新恢復了以前的姿勢。

沉沒在波浪的聲音裏，那頑皮的歌曲的零碎的個別字句，還傳到他們的耳朵裏來：

……Da……這樣的夜裏

……我一個人……怎麼能睡！

——熱得很！——華西里愁悶的叫了，在沙地上翻着身，——已經夜裏了……還是熱這討厭的地方！

——這是沙在白天氣晒熱了……——雅柯夫轉過身去，彷彿躊躇着的說。

——你怎麼笑嗎？——父親很嚴厲的問他。

——我？——雅柯夫傻頭傻腦的問，——笑什麼？

——那正是，啊，沒有什麼可……

而透過着波浪的聲響，也不知是嘆氣，還是悄悄的親愛的叫喊，在傳到他們這裏來。

過了兩個禮拜，又到了禮拜天了，華西里·列哥斯鐵夫又躺在自己草屋附近的沙地上看着海，等着馬爾華。空曠的海笑着，要着反映的太陽光，一層層的波浪在生長出來，跑上沙地，把自己頭頂上泡沫扔在沙上，又滾到海裏去，融化在海中心。一切仍舊是十四天以前的樣子。不過華西里，以前很鎮靜而自信的等着自己的姘頭，而今天却很性急的等待着。上一個禮拜天她沒有來——今天應當來的了！他不懷疑她會不來，然而他想要很快就看見她。雅柯夫今天不會來打擾：前天他同了幾個工人來拿漁網，說禮拜天一早上城去買襯衫呢。他在漁場上找着了工作，十五盧布一個月，已經去捉了幾次魚，現在神氣很強壯，快樂。他身上，像一切工人一樣，有一股鹹魚氣味，也像他們一樣的骯髒，破爛。華西里想起了兒子，就嘆了一口氣。

——他不要在這裏生根了吧……放浪慣了……那時候，恐怕不肯回到鄉下去了……我得自己……

海裏除開海鷗什麼也沒有。那邊，海和天之間有一條狹狹的沙岸隔開着的地方，有時候發現些小小的黑點，在沙岸上移動着，又不見了。而船呢，始終沒有，雖然太陽光已經差不多垂直的落到海裏了。平常，在這個時候馬爾華早就在這裏了。

兩隻海鷗在空中互相抓緊了，打起來，打得羽毛都飛下來。兇狠的叫喊，衝破着波浪的歡樂的歌曲，這歌曲是那麽經常的，和諧的同明亮的天的凱旋的寂靜混合着，彷彿是太陽光在海面上愉快地玩耍的聲音。海鷗落到了水裏，互相的打着，忿怒和疼痛的狂叫，重新又飛到空中，互相的追趕着……而牠們的朋友——一大羣海鷗——似乎沒有看見這個鬪爭，只在貪心地捉着魚，鑽在那淡綠的透明的玩耍着的水裏去。

海——空曠的那邊，遠遠的岸邊，並不發現那熟悉的黑點。

——你不來嗎？——華西里自言自語的說——唔，算了吧！你以為怎麼樣……

海在笑着。

華西里站了起來，跑到草屋子裏去，想要自己燒中飯吃，然而又覺得不想吃，於是重新回到原地方，躺下來了。

——要是謝略施卡來了也好！——他心上這樣叫了，強迫自己想那謝略施卡——這是個惡毒的小夥子。隨便什麼人，他都要笑；對隨便什麼人，他都要揮拳頭。強壯的，識字的，見過世面的……可是個弊鬼。同他在一起很快活……娘兒們見不得他，雖然他來得不久，一些娘兒們已經都跟着他跑了。只有一個馬爾華離他遠遠的……她可還不來。這個該死的女人也許她生氣了，因為上次打了她？可是，這在她難道是什麼新鮮事情嗎？別人……是怎麼打的！現在他還得給她……

這樣，想着兒子，又想着謝略施卡，尤其想着馬爾華，華西里在沙地上翻來翻去，儘在等着。不安的情緒不知不覺地在他心裏產生着陰暗的猜疑的思想；然而他不願意想起這樣的念頭。他自己對自己隱藏着這種猜疑，一忽兒站起來，在沙地上走着，一忽兒又躺下去，這樣一直到晚上。海面已經暗下來了，而他還要在望着遠處，等着船。

這一天馬爾華沒有來。

躺下去睡覺的時候，華西里愁悶的罵着自己的職務，使得他不能够到岸上去；他睡着去的時候，還時常跳起來——在睡夢裏他時常聽見，似乎遠遠的不知什麼地方槳在響呢。那時候，他總把一隻手遮在眼睛上面，而望着烏黑的模糊的海面。在對岸，在魚行那邊，亮着兩堆柴火堆，而在海裏什麼人也沒有。

——好吧，妖精！——他威嚇着。後來就很沉着的睡熟了。

而在漁行那邊，這一天原來出了這麼一件事情。

雅柯夫一清早就起身了，那時候太陽還沒有那麼熱的晒着，而海上吹着一陣勇敢的新鮮的空氣。他從木柵裏走到海邊去洗臉，跑到岸邊，看見了馬爾華。她坐在一隻拖船的船尾上——那拖船是扣在岸邊的——她那赤着的腳掛在船邊，在梳着濕的頭髮。

雅柯夫站住了，用好奇的眼光看着她。

一件布衫，胸口沒有扣好，從一個肩膀上褪了下來，肩膀是那麼白，很有味的。

波浪打着船尾。馬爾華一忽兒抬起頭來望着海面，一忽兒又低倒身子，她的赤着的腳差不多要碰着水了。

——洗了澡，還是怎麼？——雅柯夫叫了。

她的臉回過來向着他，眼睛一閃的看了看他，重新又梳着頭髮，回答了：

——洗了澡……你這麼早就起身了嗎？

——你比我還早……

——我算什麼榜樣呢？

雅柯夫不做聲了。

——照我這樣子過活，你的腦袋很難禁得起哩！——她說。

——O 瞧你多麼可怕！——雅柯夫笑了，就蹲下來洗臉。

他用手掌掬着水撥在自己臉上，咕嚕着，覺得清爽。之後用短衫的邊緣擦着，他問馬爾華：

——你幹嗎儘來嚇我？

——而你幹嗎向我瞪着眼睛？

雅柯夫記得，他並沒有比看漁場上的別的女人多看了她，然而現在突然的向她說：

——如果你……是那麼牛奶似的！

——你父親要知道了你這樣淘氣他得給你的頭頸牛奶吃呢！

她狡猾的頑皮的看着他的臉。

雅柯夫笑了，就爬到拖船上。他也沒有懂得她說的是他的什麼『淘氣』，然而她既然這麼說，可見得很使勁的看了她。他

覺得很舒服，很快樂。

——父親又怎麼樣？——他說着，沿着船邊向她走去。——你是他買了的，還是什麼？

同她並排坐了，他釘住了着她的赤着的肩膀，半露着的胸口，她的整個身影——那麼新鮮，茁壯，發散着一股海水氣味的。

——哪，你這麼雪白的！——他讚賞着的叫了起來，仔細的看了她。

——不是給你的，——她短短的申明了，也不看他，也不整理好自己的敞開的衣服。

雅柯夫嘆了一口氣。

在他們前面，展開着早晨的太陽光線裏的無窮的海。小小的玩耍着的波浪，風的親愛的呼吸所產生的，悄悄的撞着船邊。遠遠的在海裏，像是牠的綢緞似的胸膛上的一條癩痕，看得見那邊的沙岸。沙岸上，在蔚藍的天背景上，插着一根旗竿，只看得見那細小的一點——那塊布在風裏飄盪着。

——是了，小夥子！——馬爾華並不看着雅柯夫的說，——我很有味的，可不是給你的……誰也沒有買了我，也不受你父親的管束。我自己這麼過活……可是，你不要來惹我，因為我不願意站在你和華西里的中間……我不要吵架，糾紛……懂得了？

——我又怎麼樣了？——雅柯夫奇怪了，——我又沒有碰你……

——你也不敢來碰我！——馬爾華說。

她那麼說着，那麼輕蔑雅柯夫的口氣，使得他，一個男人，一個普通的人，受着了侮辱。一種倔強的，幾乎是惡毒的感覺抓住了他，眼睛裏都冒火了。

——O？我不敢？——他叫了起來，向她那邊移過去。

——不敢！

——唔？我要怎麼碰一下呢？

——碰碰看！

——那又怎麼樣呢？

——我給你後腦子上一下，你得鑽在水底裏去。

——A，唔來吧！

——碰碰看！A！

他的熱烈的眼光繞了她一週，突然，很有力的手掌從旁邊把她抱住，壓緊了她的胸口和背部，碰着了她的熱烈而茁壯的身體，他整個人都燒起來了，喉嚨裏彷彿有什麼東西在壓緊着。

——哪唔……打吧唔……怎麼？

——放手，雅施卡！——她很鎮靜的說，想從他的發抖的手臂裏出去。

——而想給我後腦子上來一下呢？

——放手！瞧着，不是好玩的！

——唔……你不要嚇我！Я，你……好莓子！

他貼緊在她身上，厚厚的嘴唇親着她的紅暈的巴掌。

她頑皮的笑了，緊緊的抓住了雅柯夫的手，突然，全身很用力的一動，往前撞了過去。他們互相抱着。沉重的一堆落到了水裏去了，沉沒在泡沫和浪花裏。之後，在波動的水面上露出了雅柯夫的浸濕的頭，嚇壞了的臉色，旁邊，馬爾華也鑽了出來。雅柯夫拚命的揮着手，打開周圍的水，吼着，叫着，而馬爾華高聲大笑着在他的周圍游着，用手掌掬着鹽水潑他的臉，鑽到水裏去，避開他的亂揮的手。

——見鬼！——雅柯夫叫着，醒着鼻子，——我要淹死了！好了……真的……要淹死了！水……那麼苦的……А，你……淹死了！

然而她已經放了他，而像男人似的用手划着，向岸邊游。到了那邊，很敏捷的跳上了拖船，站在船尾上笑着，看雅柯夫很慌忙的向她游過來。浸濕的衣服貼在她的身體上，畫出了她的從肩膀直到膝蓋的身影；雅柯夫游到了船邊，一隻手抓住了她，貪心的眼光釘住了這個差不多是裸體的女人，而她很快樂的在他上面笑着。

——唔，爬出來，海狗兒！——她笑着說。跪了下去，伸出一隻手給他，而另外一隻撐在船邊上。

雅柯夫抓住了她的手，興奮的叫着：

——唔……現在站好吧！我給你洗……個澡……

他站在水裏，水齊着他的肩膀，把她往自己身邊一拉；波浪跳過他的頭，撞在船上，濺了馬爾華一臉的水。她皺了皺眉頭，笑着，突然叫了一聲，往水裏一跳，她的沉重的身體撞倒了雅柯夫。

他們又玩耍起來，像兩條大魚似的，在淡綠的水裏互相潑着水，叫喊着，醒着鼻孔，鑽到水裏去。太陽笑着，望着他們，而漁行房屋的玻璃窗，反映着太陽光，也在笑着。他們的強壯的手打着水浪，水在喧鬧着，海鷗被人的吵鬧驚嚇了，尖利的叫喊着在他們頭上盤旋，而從海的遠處跑來的波浪時常淹沒着他們的頭……

最後，他們累了，喝飽了許多水，爬到了岸上，坐在太陽底下休息。

「吓！——雅柯夫皺着眉頭吐了一口，——唔，這水也壞透了。還有那麼許多！」

——世界上壞透了的東西多得，譬如小夥子，老頭子，就有多少！——馬爾華笑着，擠着自己頭髮裏的水……

她的頭髮是暗色的，雖然不長，但是很濃的，蜷曲的。

——你所以愛上了老頭子啊，——雅柯夫狡猾的笑了，用手臂彎推推她的肋骨。

——有的老頭子比年輕人好。

——要是父親那麼好，可見兒子是更好……

——瞧你那裏學來的，這麼會誇口？

——鄉下姑娘們時常給我說，我這小夥子很不壞。

——姑娘們懂得什麼？你倒來問問我看……

——你是什麼人？還不是姑娘？

她釘住了他看了一眼，而他懷好意的笑了。於是她突然正經起來了，很生氣的對他說：

——以前是的，可是生過了一次孩子了！

——碰得巧，可是不見得好，——雅柯夫說了，哈哈大笑起來。

——傻子！——馬爾華很激烈的對他說了，就轉過身去背着他的。

雅柯夫膽怯了，沉默着，癢着嘴唇。

他們兩個人不做聲了半個鐘頭，在太陽底下轉動着，使得他們的浸濕的衣服快一點晒乾。

在木棚裏——這些些狹長的齷齪的屋子，屋頂是往一邊斜的，——工人們醒過來了。遠遠的，他們似乎大家都是相像的！——都是那麼赤着腳，襪襪的，破破爛爛的……他們的發啞的聲音傳到了海邊，不知是誰在槌着一隻空木桶的底，沉悶的打擊聲飛散開來，彷彿在敲着一面大鼓。兩個女人咕咕刮刮的相罵，狗在叫着。

醒過來了，——雅柯夫說，——我今天想早一點上城的……倒同你鬼混了一陣……

同我在一起是沒有好處的，——她又像是開玩笑，又像是正經的說。

幹嗎你總是這麼嚇我？——雅柯夫很驚奇的笑了。

你瞧罷。父親要給你……

這一次提起父親，突然使得他生氣了。

父親又怎麼樣？唔？——他很粗魯的叫了，——父親！我自己也不是小孩子了……什麼了不得的事情……這裏不是那種規矩……我不是瞎子，看得見的……他自己就不是聖人……他在這裏也不那麼客氣……唔，也就不要管我。

她嘲笑的看了看他的臉，好奇的問了：

不要管你？你打算幹什麼？

我？——他鼓起着嘴巴，挺着胸膛，彷彿在搬起什麼沉重的東西，——我嗎？我能幹的事多着呢！新鮮的空氣把我吹够了，我身上的鄉下灰塵都吹掉了……

這麼快？——馬爾華嘲笑的叫了起來。

還怎麼樣？我就要把你從父親那裏奪過來。

唔真的？

還怕嗎？

唔？

你那麼的，——雅柯夫激動的起勁的說，——你不要來挑撥我！我……瞧着罷！

——什麼——她鎮靜的問。

——沒有什麼！

他轉過身去背着她，不做聲了，像個有作爲的自信的小夥子的神氣。

——你這個頑皮傢伙！那個夥計有一隻小黑狗兒，看見過了？你就像那小狗兒一樣。遠遠的就在叫着，彷彿要咬人，走近去，牠可夾着尾巴就跑！

——唔，好吧！——雅柯夫發狠的叫了，——你等着吧！你會看見我是個什麼樣的人，會看見的！而她对着他的臉笑了。

一個高高的，青筋滿臉的，紫銅色的人，披着一頭亂糟糟的火籤似的深黃的頭髮，慢慢的步伐，搖擺着身子，向他們走來。他那一件綿紗短衫，背上破了一個大洞，差不多一直破到領頭邊，不結腰帶；爲的要袖管不致於落下來，他把牠們捲到肩膀上。褲子像是各種各式的破洞拚湊起來的，脚是赤着的。臉上滿是密密的酒刺，兩隻深藍的大眼睛放着光彩，很傲慢的；鼻子很寬向上翹着，使得他的整個身影帶着那種寫意的野腔野調的神氣。走到了他們跟前，他站住了，他的身體從那無數破洞的衣服裏露出來，在太陽底下閃爍着，高聲的醒着鼻孔，兩隻眼睛疑問似的看着他們，裝出一付可笑的面孔。

——昨天我謝略施卡稍微喝了點兒酒，今天謝略施卡的口袋像隻沒有底兒的筐子……借兩角錢來！我反正是不要的！雅柯夫聽了他這樣勇氣勃勃的話哈哈的笑了，而馬爾華看着他那破破爛爛的樣子，笑了一笑。

——給吧，鬼東西！給我兩角錢，我替你們行結婚禮，好吧？

——A，你這個小丑！難道你是牧師？——雅柯夫笑了。

——傻瓜！我在烏革里赤的牧師那邊當過看院子的……給兩角錢……

——我不要行結婚禮！——雅柯夫拒絕他。

——不管怎樣？給吧！我不去告訴你父親，說你在偷他的美人兒，——謝略施卡堅持着自己的要求，用舌頭舐着乾燥，裂開的嘴唇。

——造謠去吧，他會信你的……

——我要造謠起來，他一定得信！——謝略施卡說，——那他要怎樣幹你，Ah！

——我不怕！——雅柯夫笑了一笑。

——唔，那我自己來幹！——謝略施卡鎮靜的聲明了，擠着眼睛。

雅柯夫可惜那兩角錢，但是，已經有人警告過他：不要同這個謝略施卡糾纏，寧可滿足他的要求。他也不會要多，可是，如果不給他，他會在工作的時候給你搗一個什麼亂子，或是無緣無故的打你一頓。雅柯夫記起了這些話，吐了口氣，伸手到口袋裏去。

——這樣才好！——謝略施卡獎勵着他，就在他們旁邊的沙地上坐下，——永久聽我的話，你就聰明了。而你——他向馬爾華說，——快要嫁給我吧？快一點兒吧，我是不肯長久等着的。

——破爛貨，你……先把破洞補補好，再來說話，——馬爾華回答。

謝略施卡批判地看了看自己的破洞，搖搖頭。

——你最好把自己的裙子給我一條。

——這樣！——馬爾華說着就笑了。

——真的給我，有什麼舊的嗎？

——你自己買條褲子去吧，——馬爾華勸他。

——唔，我還喝完這幾個錢好些……

——好些！——雅柯夫笑了，手裏拿着四個五分銅元。

——還怎麼樣呢？牧師給我說的人，應當關心的不是自己的皮肉，而是心靈。我的心靈要燒酒喝，可不要褲子。把錢給我，唔，好了，現在有酒喝了……而你的事情，我還是要給你父親講的。

——講吧！——雅柯夫揮了揮手，很驕傲的眨着眼睛，推推她的肩膀。

謝略施卡看出這種神氣，吐了一口口沫，又說：

——要幹你，我也不會忘記的……等我一有空閑的功夫，就給你這麼一頓
爲什麼？——雅柯夫驚慌的問。

——那我也不知道……唔，你快要嫁給我吧？——謝略施卡又對馬爾華說。

——你倒給我說說看，我們怎麼辦，怎麼過活，那時候我再想想吧。——她很正經的說。

謝略施卡看了看海，眯着眼睛，舐舐嘴唇，說了：

——什麼也不幹，我們要遛呢！

——那兒來飯吃呢？

——唔，——謝略施卡揮了揮手，——你和我媽媽一樣的思想。什麼，怎麼樣？我那兒知道，什麼，怎麼樣呢？喝酒去了……

他站了起來，離開了他們，馬爾華的奇怪的笑容和小夥子的不痛快的眼光送着他。

——瞧罷，是個什麼樣的司令官！——雅柯夫說，這時候謝略施卡離他們已經遠了，——要是在我們鄉下，這樣的打哈哈的

傢伙，早就幹了他……給他一頓好好的教訓就完了……而這裏怕他呢……

馬爾華看了看他，透過牙齒的說：

——Ah，你這個小豬仔！你懂得他的價錢！

——什麼不懂得！不懂得這樣的傢伙五分銅元一大把，而一把就有百來個呢。

——也算了！——馬爾華嘲笑的了，——這是你的價錢……而他……到處都去過，地心裏都鑽過，誰也不怕的……

——我又怕了誰？——雅柯夫勇敢的問。

——她沒有回答他，沉思地看着跑上岸來的波浪的玩耍。正在搖盪着那沉重的拖船。桅桿左右的晃着，船尾一起一落的拍着水。

響聲是那麼大，那麼可恨——彷彿拖船要想離開海岸，跑到那廣闊的自由的海裏去，而牠恨着那扣住了牠的鍊條。

——唔，你幹嗎不走？——馬爾華問雅柯夫。

——我要上那兒去？——他回答。

你要上城……

不去了！

唔，到父親那裏去吧。

你呢？

什麼？

你也去嗎？

不……

唔，我也不。

你整天要在我跟前轉着嗎？

馬爾華鎮靜的問。

——我也不那麼希罕你……——雅柯夫回答了，受着侮辱的感覺，站起來，離開了她。

然而他說不希罕她，這是說錯了的。沒有她，就煩悶得很。同她談話之後，他發生了一種奇怪的感覺：一種模糊的反對父親的抗議，深沉的不滿意他。昨天沒有這樣。今天同馬爾華碰見之前也還沒有這樣……而現在覺得父親在妨礙着他，雖然父親是在那邊，很遠的海那邊，在那眼睛勉強看得見的一條沙岸上……後來他又覺得馬爾華怕父親。要是她不怕的話，那他同她的事情就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了。

他在漁行一帶走着，看着那些人。那木棚的影子底下，謝略施卡坐在一隻木桶上，彈着三弦琴，裝着鬼腔，在唱：

——警察先生！

待我客氣點兒吧……

領我到局裏去，

省得我跌到爛泥裏吧……

二十來個人，也都是那麼破破爛爛的，在圍着他，所有的人——這裏所有的一切都放散着一股鹹魚的氣味，硝石的氣味。四

個女人，醜陋的，醜陋的，坐在沙地上喝茶，把茶從一把洋鐵大茶壺裏倒出來。而一個工人，雖然還是早晨，可已經喝醉了，在沙地上滾着，要想站起來，又倒下去。不知什麼地方，有個女人在叫喊着，哭着；壞了的手風琴的聲音傳過來；到處閃爍着魚鱗。

正午的時候，雅柯夫在一堆空木桶中間找着一個有陰影的地方，他就在那邊一直睡到將近晚上，醒過來之後，又在漁行一帶踱來踱去，感覺着一種模糊的要到什麼地方去的慾望。

走了兩個鐘頭左右，他在離得漁場很遠的地方，在一叢小白楊樹底下，找着了馬爾華。她側着身子躺在那裏，手裏拿着一本很破爛的什麼書，看見他來就微笑了。

——瞧，你在這裏！——他說了，坐在她的旁邊。

——你找了我很久了嗎？——她很自信的問。

——難道我找了你。——雅柯夫叫了起來，突然他明白了，這正是這麼一回事：他是找了她。這小夥子心上覺得奇異，就搖搖頭。

——你認得字嗎？——她問他。

——認得……不過不大有，都已經忘掉了……

——我也不大有……你在學校裏學了嗎？

——在鄉村小學。

——我可是自己學會的……

——唔，

——真的……我在亞斯特辣罕一個律師家裏當過廚娘；他的兒子教我讀書的。

——可見也不是自己……——雅柯夫解釋了。

——她看了看他，又問：

——你不想讀書？

我……那有什麼……？

我可喜歡，你瞧，我這是向那夥計老婆討來的一本書，在讀着呢……

講什麼的……

講一個聖人亞列克賽。

馬爾華沉思地給他講了一個青年富貴人家的兒子，他丟了他的父母，丟了自己的幸福走了，後來又回到父母家裏，但是簡直是個叫化子了，破破爛爛的，就住在父母的院子裏，同狗睡在一起，一直到死沒有說出他自己是什麼人，她講完了，悄悄的問雅柯夫：

他這是幹嗎？

誰知道他？——雅柯夫不關心的回答。

一堆堆的沙，風和浪所掃來的，圍住了他們。遠遠的傳來一陣沉悶的，黑暗的吵鬧聲——這是漁行那邊在吵鬧。太陽在落下去，沙地上反映着牠的光線的淡紅色的反光。可憐的白楊樹，受着海上吹來的軟微的風，稍稍搖擺着自己的稀少的樹葉。馬爾華沉默着像在傾聽着什麼。

你今天怎麼沒有到那邊……沙岸上去？

你問牠幹嗎。

雅柯夫斜着身子，很貪心的眼光看那女人，心上想着怎麼對她說他所要說的話。

我這麼一個人靜悄悄的……只想要哭……或是唱曲子。不過好的曲子我不知道，哭呢，又難爲情……

他聽見她的聲音，那麼靜悄悄的，親熱的。然而她說的話沒有感動他的什麼，只不過使得他的慾望更加強烈起來。

你，那麼吧——他沉着的說，向她那邊移過去，但是並沒有看她——你聽着吧，我給你說……我是個年輕小夥子……

蠢笨的蠢笨……的——馬爾華深信似的拖着聲音說，搖搖頭。

唔，就算蠢笨的——雅柯夫發恨的叫了——難道這也要聰明嗎？蠢笨，也好！我給你說，你願意同我……

不願意……

什麼？

沒有什麼？

你不要搗亂……他小心的抓住她的肩膀——你想一想……

滾開，雅施卡！——她嚴厲的說，推開了他的手——滾！

他站了起來，向周圍看了一眼。

唔……要是你這樣，我才不希罕呢！你們這樣的人在這裏多得很……你以為你比別人好些嗎？

你這小狗仔，——她鎮靜的說，站了起來，揮着衣服上的沙。

他們並排着向漁行那邊走去。走得很慢，因為腳時常陷到沙裏去。

雅柯夫粗魯的勸她滿足他的慾望，而她很鎮靜的笑他，回敬他一些帶着刺的話。

突然的，他們已經走近漁行的木棚的時候，他站住了，一把抓住了她的肩膀。

你這是故意挑動我？你這是幹嗎？我給你……瞧着罷！

放手，我給你說！——她脫出了他的手，走了過去，而迎着她，謝略施卡從木棚角落裏鑽了出來，搖擺着自己的火鉢似的

蓬蓬鬆鬆的頭，很兇惡的說了：

——逛過了好的！

——你們都去見鬼吧！——馬爾華惡狠狠的叫了。

而雅柯夫在謝略施卡跟前站住了，很憂鬱的看着他。他們之間離着十步路光景。

謝略施卡看着雅柯夫的眼睛。這樣站了一分鐘，像兩隻羊子想要撞一撞額角似的，可是他們沉默的走開了，各自走各自的

路。

海是靜悄悄的，給夕陽晒得通紅；漁行一帶，一片很沉悶的吵鬧着，這中間，很清楚的聽得出一個喝醉了的女人的聲音，歇斯

替里地在叫着些無聊的字眼：

…… Ta-Agarra matagara,

我的馬塔尼茨卡！

醉呀醉了的呀，打了的，

打呀，打爛了的呀——a！

這些字眼，醜惡的，像地皮蟲似的，在漁行一帶爬開去，這裏充滿着硝石和爛魚的臭味，——就這麼爬着，侮辱那波浪的音樂。朝霞的溫柔的光彩裏，海的遠處安靜的沉睡著，反映着那珍珠似的雲影。沙岸上，一些漁夫半睡半醒地在來往着，把漁網放進船裏去。

一大堆灰色的漁網從沙地上爬進船裏，堆在船底裏。

謝略施卡像向來一樣，不戴帽子，半裸體的，站在船尾上，用發啞的喝醉了的聲音在催促着漁夫。風在耍着他的破爛的短衫和深黃的頭髮。

——華西里！那幾根綠槳在那裏？——不知是誰這麼叫着。華西里皺着眉頭，臉上像十月裏的天色似的，正在把網裝進船裏去；而謝略施卡看着他的鬍着的背，舐舐嘴唇，這是他想喝酒的神氣。

——你有燒酒嗎？——他問。

——有，——華西里沉着的說。

——唔，那我就去了……留在「乾船」裏吧。

——好了！——沙岸上有人叫着。

◎ 「乾船」就是岸上的意思，專指捉魚時候在岸上拖網的地方說的。

——開船來！——謝略施卡指揮着，從船匕跑了下來，——你們去吧……我留在這裏。瞧着，網撒得大些，不要纏住了！放得平穩些，不要打了結……

船推下了水，漁夫從船邊上跳進了船艙，揀起了槳，舉了起來，準備打下水去。

——一！

許多槳很齊的打在波浪上，船衝到前面去了，衝進了那映着朝霞的水的廣闊的平原裏去了。

——二！——掌舵的指揮着，許多槳像一隻大烏龜的腳爪似的，一齊在船沿上舉了起來……——一！……二！……岸上，在漁網的『乾艙』這邊，剩了五個人：謝略施卡，華西里，還有三個人。其中一個在沙地上坐下來，說：

——再睡一忽兒……

那兩個也學了他樣，於是沙地上就蜷着三個身體，披着礙礙的破爛衣服的。

——禮拜天你爲什麼沒有來？華西里問謝略施卡，同着他走到草屋子裏去。

——不行……

——喝醉了？

——沒有。我看守了你的兒子和他的乾媽，——謝略施卡鎮靜的說了。

——這也算是工作！——華西里斜着嘴巴笑了笑，——他們是小孩子，還是怎的？

——還要壞些呢……一個是傻瓜，那一個是發了瘋……

——馬爾華發了瘋嗎？——華西里問，他眼睛裏冒着兇惡的火星，——她多早晚是這樣的？

——她嗎，好兄弟，心同身子不相稱哩……

——她這個壞心腸。

——壞的！——你們……這些吃泥土的蠢嘴畜生！什麼也不懂得……你們只要婆娘的奶子大，她的脾氣兒就不要的……而人的精華都在脾氣裏……沒有脾氣的婆娘，好像沒有鹽的麵包。沒有弦子的三弦琴，你會得到牠的什麼趣味吧？狗崽仔！……

——瞧你，昨天喝出了那麼些大道理來了！……——華西里刺他。

他很想問一問謝略施卡昨天在什麼地方，怎麼看見雅柯夫和馬爾華的，可是又不好意思。

走進了草屋子，他給謝略施卡倒了一杯燒酒，希望謝略施卡喝了這麼一大杯立刻就要醉的，那時候，他自己會給他說起他們的事情。

然而謝略施卡喝完了，咳了一聲嗽，整個兒人都發亮了，坐在草屋子的門口，伸着爛腰，打着呵欠。

——喝這麼一口，簡直是吞了一團火！……——他說。

——唔，你那麼喝法！——華西里叫了，奇怪着謝略施卡那麼快的吞下了燒酒。

——我會的……——那赤腳漢點了點他那深黃的頭，用手掌擦着潤濕的鬍鬚，教訓人家似的說起來了：——我會的，好兄弟！

我什麼都幹得快，幹得痛快。沒有什麼轉彎摸角，一下子就幹了！什麼都是這樣！至於幹到什麼地方，那反正是一樣！從地上只會跳到地上，不會跳到什麼別的地方去的……

——你想到高索加去呢？——華西里問，悄悄的繞到自己的上去。

——我要的時候就去，我要的時候，我一下子就幹了，完結！或是我的打算成功，或是額角上碰一個瘤……——簡單得很！

——還有再簡單的嗎？你彷彿沒有頭腦的在過活……

謝略施卡嘲笑的向華西里斜了斜眼睛。

——你是聰明傢伙在鄉區裏，鞭了你幾頓啊？

華西里看了看他，不做聲。

——好得很，你們的長官用鞭子從後面把聰明往前趕……？你！唔，你的頭腦又幹得什麼？你有了那頭腦中什麼用？你能够想出什麼來？那就是了！我就沒有頭腦也一直的幹，沒有什麼空話。一定還比你跳得遠些……——這赤腳漢誇口的說着。

——這倒不錯……——華西里笑了，——你還要跳到西伯利亞去呢……

謝略施卡真心真意的哈哈大笑起來。

他沒有醉，不管華西里怎麼在等待着，這使得華西里發恨。再給他一杯吧，有點捨不得，而謝略施卡醒着是拿他沒有辦法的……然而那赤腳漢自己來救了他。

——你爲什麼不問起馬爾華？

——我問他幹嗎？——華西里不關心的拖長着聲音說，預覺着什麼似的發抖着。

——她禮拜天不是沒有來嗎……你問吧，她這幾天怎麼樣過活……嘿吃醋吧，老鬼！

——她們那樣的多着呢！——華西里輕蔑地揮了揮手。

——他們那樣的多着呢！——謝略施卡挑撥着他，——你們這些野地主的韃皮的鄉下人！給你們蜂蜜，給你們泥漿，你們都當牠麵湯……

——你幹嗎儘在稱讚她來給她拉繯了，還是怎麼？我可早就給她繯上了！——華西里嘲笑的說。

謝略施卡看了看他，不做聲，又很鄭重的向華西里說，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我知道她同你一塊兒過活。我沒有來妨礙你，用不着……可是現在這個雅施卡，你的兒子在纏着她，你揍他一頓，要見點兒紅聽見嗎？不然，我自己來揍……你是個好鄉下人……橡樹似的傻瓜……我沒有妨礙你，這你得記着……

——原來這樣！你也在纏着她？——華西里沉着的問。

——我也，要是我知道我也……我簡直把你們都打開，掃清我的道，就完了……不然，我要她幹嗎？

——那你又來糾纏些什麼？——華西里猜疑的問。

——這一個簡單的問題大概使得謝略施卡驚奇了。

他睜開着兩隻大眼睛，看了看華西里，大笑了起來。

——我糾纏些什麼？鬼知道是什麼……這是，這婆娘，她是那麼……帶着胡椒的……我喜歡……也許我可憐她，不知怎的

……
華西里不信任的看着他，然而心上覺得謝略施卡是誠懇的說的真心話。

——要是她是個沒有動過的姑娘，唔，還可以說可憐她。這樣，可有點兒怪！
謝略施卡不做聲，看着遠遠的海裏那船在調頭。船頭向着岸了，這樣畫了一個半圓形。謝略施卡的眼睛很公開的看着，臉是和善的，簡單的。

華西里看着他，心上軟了下來。

——你這說的對，她這個婆娘實在好……就有點兒瘋瘋癲癲……雅施卡嗎？唔，我得揍他！瞧這小狗仔……

——我跟他不對勁兒……——謝略施卡說。

——他同她去親熱嗎？——華西里摸着鬍子，咬着牙齒的問。

——他，你瞧着罷，會像樺頭似的夾在你們倆口子中間，——謝略施卡很自信的說。

海的遠處，太陽出山的時候的光線像扇子似的放射出來了。混在波浪的喧鬧中間，從海裏的船上傳來一聲低低的叫喊。

——扯呀……

——起來，孩子們！——到網那邊去！——謝略施卡指揮了。

他們五個人很快的就已經揀起漁網的一頭。從水裏扯起了一根長繩，纏得緊緊的像絃子一樣，扣在岸上，而那些漁夫扯動着皮條，哼着，扯着那條繩。

漁網的另外一頭，扣在船上，在波浪裏滑動着，往岸邊拉。

美麗的，新鮮的太陽，升在海面上了。

——你要是看見雅柯夫，叫他明天到我們這裏來一趟，——華西里向謝略施卡說。

——好的。

船靠了岸，漁夫們從船裏跳到沙地上，扯緊着自己那一邊的網索。兩邊的人漸漸的走近來，網上的浮標，在水上跳動着，形成了一個整齊的半圓形。

那天很晚的晚上，漁場上的工人正在吃晚飯的時候，馬爾華很疲倦的，沉思着坐在一隻底朝着天的破船上，望着那昏暗裏的海。那邊很遠的，有火在閃爍着，馬爾華知道這是華西里燒的柴火堆，孤獨的，彷彿迷失在烏黑之海的遠處的，火，一忽兒很鮮明的閃動着，一忽兒又在隱下去，似乎疲乏得很。馬爾華很愛悶的，看着這一個紅點，那麼迷失在荒野裏，在不斷的波浪的喧嘩裏微弱的抖動着的火光。

——你坐在這裏幹嗎？——謝略施卡的聲音在她背後響了。

——你問牠做什麼？——她並不看着他的問。

——好玩呀。

他不做聲的看她，捲着紙烟，吸起來，就騎在船背上。之後，很和氣的說：

——你這個奇怪的婆娘，一忽兒躲着隨便什麼人，一忽兒又差不多要掛在隨便那一個的項頸上去。

——我也要掛在你的項頸上？——她不關心的問。

——不是，我是雅施卡。

——你看着眼熟？

——Eh……來談談心吧？——謝略施卡提議，拍着她的肩膀。她側着身子坐在那裏，他看不見她的臉，只聽見她短短的說

了：

——說吧。

——你怎麼，丟開了華西里嗎？

——我也不知道，——她回答了，沉默了一忽兒，又說：——你問牠幹什麼？

——就這樣……

——我現在生他的氣。

——爲了什麼？

——他打了我。

——唔？……這他是……？你就給他打嗎？

謝略施卡奇極了。他從側面看着她的臉，嘲笑的笑的脛着嘴唇。

——我要是高興，也就不給他了，——她生氣的反駁。

——那你是怎麼的呢？

——沒有高興。

——可見得，你很愛那隻貓兒呢？——謝略施卡譏笑的說了，他紙烟裏的烟霧噴了她一臉，——唔，給打了！我倒以為你不是

那樣的人……

——你們這些傢伙，我誰也不愛，——她又不關心的說了，用手揮開那些煙霧。

——撒謊，去你的吧？

我為什麼要撒謊？——她問；謝略施卡聽她的聲音也就了解她的確用不着撒謊。

——你既然不愛他，你怎麼准他打你呢？——他正經的問。

——我難道知道嗎？你幹什麼這樣釘住了問？

——怪得很！……謝略施卡搖了搖頭，說了。

——他們兩個很久的沉默着。

——夜已經近了。天上慢慢移動着的雲的影子，落在海面上。波浪在響着。

——華西里那邊沙岸上的火熄滅了，然而馬爾華還望着那邊。而謝略施卡望着她。

——聽着！——他說，——你知道你要的是什麼嗎？

——要是知道就好了！——馬爾華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很低的回答了。

——這樣，是不知道了？這不行！——謝略施卡很深信的說，——我可總是知道的！——他又有點兒憂鬱的加了一句：——不

過我是難得要什麼的。

——我總在要着什麼，——馬爾華沉思的說，——要什麼呢？……不知道。有時候，想坐一隻船，到海裏去！遠遠的去！再也不要看見什麼人。而有時候，又想把每一個人都翻過來，叫他圍着我轉。看看他，笑笑他。一忽兒，我什麼人都可憐，尤其是自己；一忽兒我會把大家都打一頓，然後，打我自己……可怕的死吧……我又發愁，又快活……而人都是那麼木頭似的。

——人都是爛壞了的，——謝略施卡同意了，——那個吧，我看着你，看吧，你又不是貓兒又不是魚兒……也不是鳥兒……可是，你總有點兒什麼的……你不像那些婆娘們……

——借借上帝！——馬爾華笑了。

從一排沙堆後面，在他們左邊，月亮出來了，在海上洒滿了銀光。這很大的溫柔的月亮，沿着蔚藍的天幕，慢慢的往上浮動，鮮明的星的光彩在牠的均勻的幻想似的光線裏暗淡了，溶化了。

馬爾華微笑着。

A……你知道？我有時候覺得，要是晚上在這木棚裏放一把火，那才慌亂得好玩呢！

——那是多麼那個的！——謝略施卡讚賞着的叫了起來，突然，他推推她的肩膀，——你知道什麼……我教給你，來玩一套好把戲，要不要？

唔？——馬爾華很有興味的問。

——你把這個雅施卡好好的幹了一頓了吧？

——簡直在冒火呢，——她笑了。

——把他同父親鬪一鬪真的那才好玩兒呢……他們像狗熊似的扭起來……你去燒一燒那老頭子，這一個也來牠一下……等忽兒，我們把他們兩個牽在一塊去……？

馬爾華回過身來向着他，釘住着他那深黃的很快活的微笑着的臉。他那臉，在月亮的光線底下，比白天太陽底下要不那麼花花綠綠些。在那臉上，並看不見什麼惡意，——一點也沒有什麼，只有好意的，稍微帶點兒頑皮的微笑。

爲什麼你那麼不喜歡他們？——馬爾華猜疑的問。

我……華西里倒沒有什麼，好好的。一個鄉下人。而雅柯夫是壞蛋。你瞧着罷，我不喜歡一切鄉下人的……混蛋！他們裝着那麼孤哀子似的人家，給他們麵包，給他們一切！他們還有鄉董會，什麼事都替他們做……他們有農場，田地，牲口……我在一個鄉董會的醫生那裏當過車夫，看過了他們……後來流浪了許多時候。有時候跑進一個村莊，要一點兒麵包吧，去你的！你是誰，是什麼，護照拿出來……打了不知多少次……一忽兒又當我是偷馬賊，一忽兒又無緣無故的……就把我關起來。他們哼着叫着，着，可是過活是會的。他們有靠山——有田地。我有什麼可以對付他們的？

——你難道不是鄉下人嗎？——馬爾華很注意的聽着他的話，打斷了他。

——我是城裏人。——謝略施卡帶着點兒驕傲的說。——烏革里茨城的城裏人。

——我是帕甫里斯人。——馬爾華沉思的通知了。

——誰也不來保護我！而鄉下人……他們這些鬼東西倒會過活呢。他們有鄉董會，還有一切等等的。

——鄉董會又是什麼？——馬爾華問。

——什麼？鬼知道這是什麼！這是給鄉下人幹下來的，他們的官廳……不要管牠……你說正經事情吧！叫他們倆個打一架，什麼也不會有的，就打架罷了……華西里不是打了你嗎？唔，叫他的兒子給你報仇。

——那又怎麼呢？——馬爾華笑了笑。——這倒好的……

——你想想看……人家爲了你打起來，這一個打斷那一個的肋骨，看着不好玩嗎？只不過爲了你的幾句話……：你只要舌

● 俄國革命以前，農奴制度的身份條例是很嚴密的，社會上的人分做三種：一種是貴族，直譯是「官裏人」，一種是商民，直譯是「城

裏人」；又有「市儈」……「傭人」的意思；一種是農民，「鄉下人」；貴族同傭侶是高等階級（等級），商民和農民是低等階級——沒有政治權利的；然而商民和農民又有各自不同的規矩。再則，不論後來各人做什麼職業，每人照世襲的身分傾覆照，上面寫着「商民」或「農民」某某，沒有護照就算來歷不明，一步都走不成的。

頭動兩動，就成！

謝略施卡很久的，起勁的給她講着她的作用的有味兒。他同時又在講笑話，又在正經的說。

——要是我做了個漂亮的娘兒們吧！我在這世界上要搗這麼一個大亂呢！——他結果這麼叫了起來，兩隻手抓住了頭，緊緊的抱着眼睛，不做聲了。

他們走散的時候，月亮已經高高的掛在天空。沒有了他們，夜晚格外美麗了。現在，只剩下無窮的，凱旋的海，給月亮照得銀光閃爍的，再則就是碧青的，滿佈着星星的天。還有些沙堆，沙堆之間幾叢白楊樹，以及沙地上兩排狹長的齷齪房屋，像是兩口極大的，做得很粗糙的棺材。然而所有這些，在海面前都是可憐的微小的，那些望着牠們的星也很冷淡的閃爍着。

父親和兒子面對面的坐在草屋子裏喝燒酒。燒酒是兒子拿來的，爲的不要氣悶的坐在父親這裏，而且也想討父親的好。謝略施卡給雅柯夫說了：父親爲着馬爾華很生他的氣，還說要把她打個半死；並且告訴他，馬爾華知道他父親這麼威嚇她，所以不肯上他雅柯夫的手。謝略施卡笑了他。

——爲了你的搗亂，他要給你一頓呢！把你的耳朵扯到丈把長呢！你還是不要給他看見好！

這個深黃色的討厭的人兒的譏笑，使得雅柯夫對父親發生一種尖銳的惡意。而馬爾華又在耍着，一忽兒很頑皮的瞧着他，一忽兒又那麼憂愁的，這使得他想要占領她的慾望十分的厲害起來……

於是雅柯夫來到父親這裏，看着他，彷彿他是路上的一塊石頭，要跳過這塊石頭是不可能的，要繞過去又不行。然而雅柯夫覺得自己一點兒也不怕父親，他深信的看着他那憂鬱的兇惡的眼睛，似乎在向他說：

——唔你碰碰看！

他們已經喝了兩次酒，然而什麼也沒有說，除非是幾句關於漁場上的生活的不重要的話罷了。在海中間，面對面的，他們互相積聚着氣忿，他們兩個人都知道這場氣憤是很快就要爆發的，立刻要燒着他們的。

草屋子裏的草蓆被風吹着浙瀝煞拉的響着，木板碰着木板，旗桿上的那塊紅布在噓嚟着什麼似的。所有這些聲響都是很

膽小的，像是遠遠的私語，模糊的不堅決的在請求着什麼。

——怎麼樣，謝略施卡還是儘在喝酒吧？——華西里憂鬱的問。

——喝呢，天天晚上是喝醉了的，——兒子又倒了一杯燒酒，說。

——他是完了的……看吧，這裏的自由生活……沒有恐懼的……：……你也要變得這樣的……

雅柯夫簡短的回答：

——我是會這樣的！

——不會？——華西里皺着眉頭說，——我知道我說的什麼……：……你在這裏多少時候了，第三個月了，也快要回家去了，而你

錢積了多少呢？——他生氣的把杯子裏的燒酒倒在自己嘴裏，手抓住了鬍子那麼一扯，他的頭都搖擺起來了。

——這麼一點兒時候在這裏也積不了許多，——兒子很有理的回答。

——既然這樣，你也不用在這裏淘氣了：回鄉下去！

雅柯夫不做聲，笑了一笑。

——幹嗎歪着臉？——華西里威嚇着的叫了，兒子的鎮靜使得他氣忿，——父親在說話，你却笑呢！瞞着，放肆得太早了吧？我

不要揍你……

雅柯夫倒了燒酒，喝了。粗魯的糾纏侮辱了他，但是他熬着，不願意說他心上要說的話，爲的不要惹他父親動氣。他在父親的

那麼嚴厲冷酷的閃爍着的眼光底下，有點兒膽怯。

而華西里看見兒子一個人喝了，沒有給他倒上，更氣忿了。

——父親給你說：回家去，而你冷笑給他看？禮拜六就來算賬，到鄉下去聽見嗎？

——我不去！——雅柯夫很堅定的說，倔強的搖了搖頭。

——這是什麼話？——華西里大吼了一聲，兩隻手撐在木桶上站了起來，——是我給你說話，還是誰？你這個狗東西，反叛了

父親了？你忘記了？我可以怎麼幹你？你忘記了？

他的嘴唇發抖了，臉痙攣的歪斜着；兩根青筋在太陽穴上鼓了起來。

「我什麼也沒有忘記？」雅柯夫悄悄的說，不看着父親——你倒什麼都記着嗎，瞧着罷？」

「不用你來教訓我！我把你撕得個粉碎……」

雅柯夫避開了父親伸到他頭上來的手，咬緊牙齒的說：

「你不要動我……這裏不是鄉下。」

「不准做聲！我到處都是你的父親……」

這裏不會到區裏去挨鞭子的，這裏沒有那個「區裏」——雅柯夫笑了笑，和父親臉對臉的；他也慢慢的站了起來。

華西里，眼睛裏充滿着血，伸長着項頸，握緊着拳頭，向他兒子臉上噴着熱氣，混着一股燒酒氣味；而雅柯夫向後仰過去，他那憂鬱的眼光很注意的跟着父親的每一個動作，準滿着抵抗，表面上很鎮靜，可是滿身都是熱汗。他們之間有一隻木桶，就是那當桌子的用的。

「不會吃鞭子？」華西里啞着聲音的問，彎着背像要跳的貓兒。

「這裏大家平等……你是個工人，我也是。」

「原來這樣？」

「唔，怎麼樣呢？你幹嗎這麼兇我？你以為我不懂你自己先就……」

華西里吼了起來，那麼快的揮了一下手，雅柯夫沒有來得及避開。一下打在他的頭上；他身子晃了一晃，咬緊着牙齒看着他父親的野獸似的臉，他父親又舉起了手。

「瞧着！——他警告他父親，握緊着拳頭。」

「我給你瞧！」

「算了吧，我說！」

——你！……你把父親……父親……父親……

他們在這裏太擠了，腳底下糾纏着一些鹽包的麻袋，推翻了木桶，木棹。

雅柯夫用拳頭打開着他的打擊，雪白的臉，滿身是汗，咬緊了牙齒，像狼似的冒火的眼光，在父親跟前慢慢的往後退；而那一個人向他走上來，發狠的揮着拳頭，兇惡得像個瞎子，彷彿突然的，很奇怪的全身聳動着——像隻野豬發狠得滿身的毛都豎了起來。

——放手好了，算了吧！——雅柯夫兇狠的鎮靜的說着，從草屋子的門裏走到外邊來。

父親吼着，向他衝上來，但是他的打擊只碰着兒子的拳頭。

——瞧吧，你怎麼……瞧吧……雅柯夫挑撥着他，自己覺得比他活潑得多。

——等着吧……等會兒……

然而雅柯夫往側面一跳，就向海邊跑。

華西里跟着追上去，低着頭，兩隻手伸在前面，可是，腳底下絆着了什麼，就跌倒在沙地上。他很快的跪着爬了起來，坐在地上，兩隻手撐在沙上。這麼一鬧，他簡直一點氣力也沒有了，發愁的號叫着，感覺着不滿意的侮辱，像在燙着他，自己覺得了衰弱的苦痛……

——你這該詛咒的！——他啞聲的叫着，伸長着項頸向着雅柯夫看，而從自己的發抖的嘴唇上吐下了一口瘋狂的口沫。

雅柯夫靠在一隻船上，很注意的看着他，而用手擦着挨了打的頭。他的一隻袖子扯破了，掛在線上，領口也撕碎了，滿是汗的雪白的胸膛在太陽底下閃爍着，彷彿塗了一層油似的。他現在覺着輕蔑父親；他以為他還要強健些呢，而現在看見父親那麼蹣跚，動着很可憐的坐在沙地上，用拳頭在威嚇着他，他微笑了，這是強者對於弱者的原諒而侮辱的微笑。

——我終生終世的……詛咒你！

華西里那麼高聲叫喊的咒罵，使得雅柯夫不由自主的看了看海的遠處，看看漁行那邊，似乎以為那邊也聽得見這無力的叫喊。

然而那邊只有波浪和太陽。於是他向旁邊吐了一口口水，說：

——叫吧……對誰發狠呢？還不是只對你自己……咱們既然這麼着，我可要說……

——不准做聲……走開，不要見你……走！——華西里叫着。

——我是不到鄉下去……在這裏過冬了……——雅柯夫說，還儘在注意着父親的動作，——我在這裏好些，我知道的，不

是傻子。這裏輕鬆些……到那邊去，你可要騎上我的背了，要怎樣就怎樣，這裏，嘿，瞧吧，咬一口吧！

他對父親裝了一個鬼臉，笑了，不怎麼高聲，然而那裏笑着使得華西里又冒起火來，他跳起來，抓着一支槳，就向他來，啞着聲音的叫喊：

——對你父親？你這是對父親？我打死……

然而等到他憤怒得像瞎子似的跳到了那隻小船邊的時候，雅柯夫已經離得很遠的了。他在逃着，他的那隻扯破了的袖子在空中飛舞的跟着他。

華西里用槳扔他，槳沒有扔到，而這位鄉下人又衰弱得沒有氣力了，伏在那隻船上，用手指甲抓着木頭，看着兒子，而那一個遠遠的在向 he 叫：

——怕點難為情吧！已經花白鬍鬚了，還要爲着婆娘，兇狠得像野獸似的……你！而我是不到鄉下去的……你自己去吧……你在這裏沒有什麼事幹的……

——雅施卡！不准做聲！——華西里吼着，蓋過了他的叫喊，——雅柯夫！我揍死你……滾開！——雅柯夫不慌不忙的走了。

父親的遲鈍的，瘋狂的眼睛看着他走。看吧，他已經矮了些，腳彷彿沒在沙裏去了……他沒到了腰部……沒到了肩膀……連頭都沒下去了。沒有了他……然而過了一分鐘，離他不見的地方稍微遠一點，他的頭，肩膀，後來，整個的他又露出來了……他現在更小了……回過身來望着這邊，在叫喊着什麼。

——你這該詛咒該詛咒的，該詛咒的！——華西里回答着兒子的叫喊。而那一個揮了揮手，又走了……又在沙堆背後不見了。

華西里還很久的望着那一邊，直到他那不舒服的姿勢使得他的背痛起來，他本來是靠在船上半躺着的。他受了傷似的站起來，骨頭裏的疼痛使得他搖搖擺擺的了。腰帶纏住了他的肋骨，他用木強的手指解開了牠，拿到眼睛跟前看了看，扔在沙地上。然後，向草屋子走去，在沙地上的一個深坑前面站住了，記起了他剛才在這裏摔了一交，如果他沒有摔倒，那一定捉住了兒子。草屋子裏，什麼都翻了身。華西里的眼睛在找着酒瓶，後來在麻布堆裏找到了，就把牠揀了起來。瓶塞緊緊的塞住着瓶口，燒酒沒有流掉。華西里慢慢的打開了瓶塞，把瓶口塞在自己的嘴裏，想要喝了。然而玻璃瓶在敲着他的牙齒，而燒酒從嘴裏流到鬍子上，流到胸口。

華西里的頭腦裏在亂哄哄的響動着，心覺得沉重，背上疼痛得像在裂開來。

「我老了，可不是……」他自言自語的說，就在草屋門口的沙地上坐了下來。

他前面是海。波浪在笑着，像向來一樣的喧鬧着，玩耍着。華西里很久看着這水，記起了兒子的貪心的話語：

——要是這裏都是田地都是黑土的，正好耕種呢！

極難受的感覺抓住了這位鄉下人。他狠狠的擦着自己的胸脯，向四周圍看了看，深深的嘆了一口氣。他的頭低低的垂下了，而背也彎下去了，彷彿一副重擔壓在他背上。喉嚨裏緊緊的在壓着。華西里咳了一陣，畫了個十字，看着天。沉重的思想壓住了他。……爲了他，因爲一個「逛着的婆娘」，就丟開了自己的老婆，而他同老婆在勤苦的勞動裏過了十五年以上的生活，爲了這個緣故……上帝罰了他，叫他的兒子反抗他。這樣，上帝！

兒子踏躓了他，撕破他的心……他這麼蹂躪父親的心靈，殺死他還嫌不够呢！爲了什麼？爲了個壞透的女人，過着那樣濫汗生活的女人……他老頭子同這女的牽纏着，忘記了自己的老婆和兒子，也是罪過……

於是上帝的神聖的震怒提醒了他，上帝經過他的兒子打擊了他的心，這是公平的懲罰……這樣，上帝……華西里彎着背坐在那裏，畫着十字，時常眨着眼睛，洒下那些迷着他眼睛的眼睫毛上的眼淚。

太陽落到海裏去。天上，靜悄悄地熄滅着通紅的霞彩。從無聲的遠處，向着這位鄉下人的臉——被眼淚潤濕着的臉——吹來了一陣暖風。他沉沒在懺悔的思想裏，一直坐到睡着。

同父親吵架之後一天，雅柯夫同着一幫工人，坐着輪船拖着的拖船，到離着漁場三十俄里的地方去捉鱈魚。過了五天，他一個人坐了帆船回來了——派他回來拿糧食的。他到的時候正是中午，工人們都吃了午飯休息去了。熱得受不了，晒熱的沙礫燙着腳底，而魚鱗和魚刺還在戳着。雅柯夫小心的走到木棚那邊去，自己罵着自己沒有穿靴子。懶得回到船上，而且他趕緊要吃點東西，去找馬爾華。在海裏過着沉悶的生活的時候，他時常記起她。他現在想要知道：她見過父親沒有，父親同她說了些什麼……也許，他打了她？打她一頓是不害事的……好馴服些！她實在倔強頑皮得很……

漁場上靜悄悄的，空曠得很。木棚裏的窗子開着，而這些大木箱也在熱得喘氣呢。躲在木棚之間的夥計們的辦公室裏面，有一個小孩子喘着，在哭。在一堆木桶背後傳出了不知誰的低低的聲音。

雅柯夫勇敢的向他們那邊走去：他覺得他似乎聽見馬爾華的說話。然而，走到木桶邊，向裏面一看，他往後就退，皺着眉頭，站住了。

木桶後邊，在影子底下，深黃頭髮的謝略施卡胸脯朝上的躺在那裏，兩隻手放在頭底下。他的這一邊坐着父親，而那一邊是馬爾華。

雅柯夫想着父親：

——他在這裏幹嗎？難道丟了那個安靜的差使，調到漁場上來，爲的接近些馬爾華而不讓自己去近她？鬼！要是母親知道了他的這些把戲……走到他們那裏去，還是不呢？

——這樣——謝略施卡說——就這麼再見了？唔，怎麼呢！走吧，去掘地吧……

雅柯夫高興得眨眼睛。

——我走了……——父親說。

於是雅柯夫很勇敢的走上去，問好了：

——好朋友！

父親眼光一閃的看了看他，回過去了，馬爾華連眉毛都沒有動一動，而謝略施卡的腳踢了踢，用沉重的聲音說了：

——哪心愛的兒子，我們的雅施卡路遠迢迢的回來了！——接着又用他平常的聲音說：——剝他的皮來蒙鼓，像剝小羊子的羊皮一樣。

的羊皮一樣。

馬爾華悄悄的笑了。

——熱得很！——雅柯夫坐下來說。

華西里又看了看他。

——我，雅柯夫，正在等着你，——他說。

雅柯夫覺得他的聲音比平常格外低些，而臉色也像是新鮮些。

——我來搬糧食的……他通知了，就向謝略施卡要烟絲捲紙烟。

——我沒有烟絲給你這傻瓜，——謝略施卡一動不動的說。

——我要回家去了，雅柯夫，——華西里很有意思的說，用指頭在沙地上挖着。

——這樣，怎麼呢？——兒子坦白的看了看他。

——唔，你……留在這裏嗎？

——是了，我留在這裏……我們兩個人都到家裏去幹什麼？

——唔……我什麼也沒有說的，你要怎樣吧……也不是小孩子了！不過你得記着那個……我是不長久的了，活，也許還要

活些時候，做工可不知道怎樣了……嘿，我已經做不慣田地裏的工作了……這樣，你記着，你那邊還有個母親呢。

他大概很不容易說出來：字眼像是粘在牙齒上。他撫摸着鬍子，他的手在抖着。

馬爾華釘住了的看他。謝略施卡眯着一度眼睛，另外一隻，圓滾滾的，望着雅柯夫的臉。雅柯夫心上充滿着快樂，怕表示出來，

不做聲，看着自己的脚。

——不要忘記母親……瞧着，她只有你一個兒子。——華西里說。

——那說什麼？——雅柯夫蜷着身子說，——我知道。

——那就得了，只要你知道！……父親不信任的看了看他，說，——我只不過說，不要忘記了。

華西里深深的嘆了口氣。有幾分鐘，四個人都沉默着。後來，馬爾華說了：

——快要打鈴上工了……

——唔，我走了！……華西里站起來，說。大家也跟着站起來。

——再見吧，謝爾革伊！……你要是到了沃勒加河，也許，來看看吧……辛昆爾縣，馬茲洛村，尼古洛·勒柯夫區……

——好吧，——謝略施卡說，緊緊的握着他的手，不把牠放出自己的滿是青筋長着深黃的汗毛的手掌，微笑着，看了看他的

憂愁的認真的臉。

——勒柯沃·尼古爾是個很大的鎮……很遠就有人知道的，我們離着這鎮四里路。——華西里解釋着。

——唔，唔……我要來的，只要有機會……

——再見！

——再見，好人兒！

——再見，馬爾華！——華西里很沉着的說，不看她。

她不懂不忙的用袖管擦了擦自己的嘴唇，兩隻雪白的手搭在他肩膀上，不做聲的，很認真的，在他的巴掌和嘴唇上，親了三

個嘴。

他不好意思起來了，嘴裏模糊的咕噥着什麼，雅柯夫低倒了頭，隱藏着笑容，而謝略施卡輕輕的打了個呵欠，看着天。

——你路上熱得很呢，——他說。

● 謝爾革伊就是謝略施卡的大名。

——不要緊……唔，再見吧，雅柯夫！

——再見！

他們面對面的站着，不知幹什麼好。悲哀的字眼「再見」那麼時常的，那麼單調的在這幾秒鐘裏飛舞在空中，驚醒了雅柯夫心裏對於父親的溫暖的情感，然而他不知道怎樣表示。像馬爾華那樣，抱一抱父親，還是像謝略施卡那樣握一握父親的手呢？而華西里看見兒子的姿勢和臉色表現着猶豫不決的神氣，心上覺得侮辱，他又感覺到了對着雅柯夫就有點兒近於害羞。這感覺，是他記起那邊沙岸上的事情，以及馬爾華的親嘴所引起來的。

——這樣，記着母親呀！——最後，還是華西里說了。

——得了！——雅柯夫溫和的微笑着，叫了——你放心吧……我已經……！

他點了點頭。

——唔……完了！你們在這裏過活吧，上帝保佑……不要抱怨……那個，謝列加，那個小鍋子，我埋在地裏了，在那隻綠船的船尾底下。

——他要那鍋子幹什麼？——雅柯夫很快的問。

——他，派了我的差使……到那邊岸上去！——華西里解釋。

雅柯夫看着謝略施卡，又看了看馬爾華，就低倒了頭，隱藏自己眼睛裏的快樂的光彩。

——再看吧，弟兄們……我走了！

華西里向他們鞠了個躬，就走了。馬爾華跟着他就走。

——我稍微送你一下……

謝略施卡在沙地上躺下了，雅柯夫正要跟着馬爾華走的時候，謝略施卡一把抓住他的腳。

「哪裏去？」

「等忽兒放手……」雅柯夫已經脫了出去。

然而謝略施卡又把他的另外一隻腳抓住了。

「同我坐一會兒……」

「Da! 唔搗什麼亂？」

「我不是搗亂……你坐下！」

雅柯夫坐下了，咬緊着牙齒。

「你要什麼？」

「等忽兒！你不要做聲，我想一想，再給你說。」

他威嚇地用自己的傲慢的眼光看了看這小夥子，雅柯夫就服從了他……

馬爾華和華西里不做聲的走了一陣。她從側面看着他的臉，她的眼睛奇怪的放着光彩。而華西里憂鬱的皺着眉頭，不做聲。他們的腳陷在沙裏去，他們走得很慢。

「華西里！」

「什麼？」

他看了看她，立刻又回過臉去了。

「要知道我故意使你同雅施卡吵架的……你們其實也可以就這樣在這裏過活，不吵架，——她平靜的說着。」

「你這是爲了什麼？」華西里沉默了一忽兒，就問。

「不知道……就這樣！」

她聳聳肩膀，笑了。

「做了件好事，你呀！」他的惡毒的聲音判着她。

她不做聲了。

——我把我的小夥子帶壞了，全都弄壞了！Erina！妖精，你這個妖精……不怕上帝……不識羞……你幹的什麼？

——那得幹什麼呢？——她問他，她的問話裏又像是驚慌，又像是發恨的聲音。

——什麼？Er，你！……華西里心上爆發着對於她的尖銳的毒恨，叫了。

他非常之要想打她，把她踏在腳底下，踩在沙地裏，用靴子踢她的胸膛，她的臉。他握握緊拳頭，回頭看了一下。那邊，在木桶後面，雅柯夫和謝略施卡的身影，在那裏他們的臉正對着他。

——走開吧，走！我不要揍了你……

他差不多直對到她的臉，用悄悄的聲音罵着。他的眼睛裏充滿着血，鬍子在抖動着。手不由自主的伸到她的頭髮邊去，那些頭髮露在包頭布外面。

她鎮靜的用自己的綠眼睛看着他。

——我要打死你，你這個娼妓！等着吧……再飛一陣子……人家會把你的腦袋都打碎呢！

她笑了，笑，不做聲，之後，深深的嘆了口氣，給他說：

——唔，算了，吧……再見！

就陡然回轉身去，往後走了。

華西里在她後面吼着，咬着牙齒。而馬爾華走着，儘在用心把自己的腳放進那些清楚的華西里印在沙地上的深深的腳印裏去，放進了她就竭力用自己的腳在踏平牠。這樣子，她慢慢的一直走到木桶邊，那裏的謝略施卡迎着她問：

——唔，送走了？

她肯定的點點頭，就同他並排着坐下。雅柯夫看着她，親熱的微笑了，扯動着嘴唇，彷彿他在悄悄的說着什麼，只有他自己聽得見。

——怎麼呢，送走了，可惜起來了吧？

謝略施卡又問她，說着這幾句歌曲裏的句子。

什麼時候到那邊去，那沙岸上？——她用問題回答他，頭向海那一邊點了一點。
晚上。

我同你去……

好得很……這我喜歡……

我也去！——雅柯夫堅決的說。

誰叫你？——謝略施卡眯着眼睛問。

破鐘的發抖的聲音響了——叫上工了。這聲音，一下接着一下，慌慌忙忙的在空中飛過去，在快樂的波浪聲之中死滅了。

哪，她會叫我的！——雅柯夫說着，挑戰似的看着馬爾華。

我我要你幹嗎？——她奇怪着。

我們說直話罷，雅施卡！——謝爾華伊嚴厲的說，從地上站了起來，——你要是來纏住她，我就打碎你！你一個指頭碰一

碰，我揍死你這蒼蠅腦袋上拍一下，這世界上就沒有你！我是很簡單的。

他的整個臉，整個身子，結實的手，一直伸到雅柯夫的喉嚨邊，這一切都肯定的表現着：對於他這都是很簡單的。

雅柯夫退了一步，壓住了似的說：

等會兒！她自己就……

——啐，還要在這裏你是什麼東西？你這狗東西，羊肉不是給你吃的，要是扔幾根骨頭給你，你還得說聲謝謝……唔？睜着骨

碌碌的眼珠子幹嗎？

雅柯夫看了看馬爾華。她的綠眼睛對着他的臉笑，那是侮辱的輕蔑的笑呵；而她那麼親熱的側着身子靠在謝略施卡身上

使得雅柯夫滿身都流汗了。

他們並排着走了，離開了他，稍微走過了些，兩個人都高聲的笑了。雅柯夫把一隻右腳緊緊的踏在沙裏，氣急的喘着，就在這緊張的姿勢裏僵住了。

遠遠的沿着死板的黃沙的波紋，一個烏黑的小小的人影兒在動着；他的右邊，快樂的強大的海在太陽底下閃爍着而左邊，直到地平線為止，儘是些沙——單調的，憂愁的，荒野的。雅柯夫看了看那個孤獨的人，眨着眼睛，充滿着氣忿和煩惱，兩隻手重重的擦着自己的胸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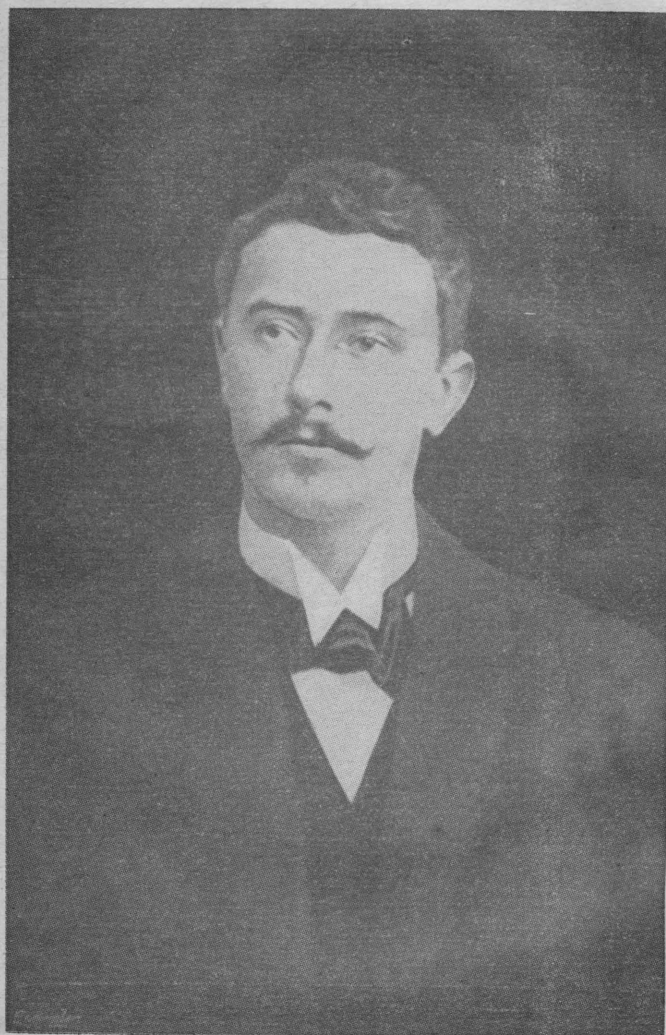
漁場上，工作沸騰起來了。

雅柯夫聽見馬爾華的飽滿的潤濕的聲音，她在高聲的叫着：

——誰拿了我的刀？……

波浪響着，太陽照耀着，海在笑着。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譯竟】



梅 德 林 克 像
(Maurice Maeterlinck)

「蜜蜂的發怒」及其他

〔比利時〕

M·梅德林克作

茅盾譯

〔梅德林克 M. Maeterlinck 寫了好多本散文，其中有短論、漫談、Sketch 等等。現在從 a. Teixeira de matos 英譯的「The Double Garden」中選譯了「蜜蜂的發怒」(The Wrath of the Bee)和「菊花」(Chrysanthemums)兩篇，又從 A. Suro 英譯的「The Buried Temple」內選譯了過去 (The Past) 一篇〕

一 蜜蜂的發怒

自從蜜蜂的生活 (The Life of the Bee) 也是梅德林克所作——譯者——出版以來，常常有人要我闡明蜂房的一個最駭人的神祕，——就是蜜蜂的不可解說的突然的而且有時拚命的發怒的心理狀況。

事實上，現在還有一大堆惡意的不公平的「神話」包圍了那些黃色的蜜仙住所。最勇敢的客人到園子裏走近了那盛開着金花菜和木犀草而那些「光明的女兒」闕闕然喧鬧的禁地的當兒，也不免放鬆了脚步而且不敢聲張。用心周到的母親們不使她們的孩子走近蜂房，正像她們不讓孩子們走近了濃煙直冒的火或是「亞特」(毒蛇)的窩一樣。而養蜂的新手呢，戴了熟牛皮的手套，蒙着面網，身包在濃煙裏，○站在那神祕的都城面前時，也未始不像那些身臨大戰的人們似的捏着一把冷汗呵。這些傳統的恐懼到底有沒有多大的理由呢？蜜蜂當真是危險品麼？能不能將牠馴伏？走近蜂房是否有險呢？碰到蜜蜂發怒

○就是他帶着能發濃煙的燃料，因為煙是驅走蜜蜂的有效的武器——譯者。

的時候，我們應當逃呢不逃？這一些問題凡是畏畏葸葸開始養蜂而起手學習的人們都熱切地問着。

二

蜜蜂這東西，通常是既不馴強，也不好勇狠鬥，倒是有點心性浮躁。對於某種人，牠有不可克制的憎惡；而且牠也有牠的不高興的日子——例如大風雨將來的當兒，——那時候牠就極端的容易動怒。牠又有最分別得清楚而且最敏感的嗅覺；牠受不住濃香和惡味；特別是人類的汗臭和酒精的氣味。牠是不能夠被馴伏的，——照「馴伏」這字的正常的意義講；然而要是我們不大去拜訪的蜂房會對於我們苛刻而且不信任的話，那麼我們天天留心着的蜂房也會很快地習慣了人的慎重而賢明的光顧。末了，要使得我們能夠幾乎一點腦也不去吃去調弄那蜜蜂，則尚有若干小小的方策，這是要因地制宜的，而且只能從實際經驗裏學到。但此刻應得揭露牠們發怒的大秘密了。

三

蜜蜂這東西，本性上是這樣和平，而且這樣長耐心，蜜蜂這東西，永不刺人，（除非你迫害牠，）但當牠一回到牠那蠟牌坊的國度裏時，牠的是否仍舊保持牠那溫和的忍耐的性格或者一變而為暴躁而可怕的危險，那就全要看牠的祖國是否富饒或貧乏而定了。這又是當我們研究這些好精神而神祕的「小人民」時我們人類邏輯的先見完全失敗之一端。在我們看來好像是當然的——蜜蜂們理應出死力以防守牠們的那樣辛苦地聚積起來的財富，——一個城，像我們在好的養蜂場所見，這城裏的無量數的小房內充溢着那種甜美的飲料，好比幾千的桶兒從地窖裏一直堆積到屋頂小閣，金色的石鐘乳似的流過那些巖褶的牆壁，而且遠遠地直送到外邊，愉快地跟那些張開了的花萼的不久長的芬芳相應和，而蜜的更持久的香氣又喚起了已被時間結束了的花萼的記憶。然而不然。蜜蜂的住所愈富饒，那就牠們在這周圍作戰的熱心愈低減。試開一個富饒的蜂房罷：如果你小心地用一道煙把那些守望的哨兵趕進城去，那麼其餘的蜂民就絕不會和你爭奪那些戰利品了，那是蜂們從前從美麗而晴暖的季節的一切微笑一切愛嬌裏獲得的。

試一試看：我担保你不吃虧，如果你只揀那分量沉重的蜂房下手。你可翻轉牠，弄空牠；那些彷徨徨徨的小東西完全是不傷人的。什麼道理呢？敢是那些可怕的女將軍喪失了胆量麼？是不是富饒使牠們變得怯弱了？是不是牠們也像我們那些繁榮的市

鎮裏的太享福的人們似的，把防禦危難的責任委諸於那些守門的不幸福的傭兵？不然。從未見蜜蜂的勇氣因飽暖而低減。反之，蜂國愈富饒，則牠的法律施行得更其嚴厲而緊密，一個聚積着逾量財產的蜂房裏的一位勞動者比另一貧乏蜂房裏的勞動者更爲勤勉。還有些別的原因雖然我們不能夠完全領會，但似乎亦頗可信，如果我們不嫌解釋得太野以爲那些可憐的蜜蜂一定被我們那可怖的舉動怔住。驟然間看見了牠的大住宅被拉開了，被倒翻了，敞開了半邊了，牠大概以爲是一個免不掉的天然降臨了，牠就覺得若去抵抗未免不智。牠不抵抗，却也不肯飛開。似乎牠本能地已經在那破壞中看到了牠未來的住所而這，牠希望用那燬壞了的市鎮的材料再建起來。牠放任了現在的，就爲了牠要留用於將來。或者，還有，也許牠像那寓言中的狗似的，——

「那隻把主人的午餐掛在牠頸上的狗，」知道一切是不可補救地喪失了時，便寧願爲了搶奪牠的一部分而死，痛快地吃一頓而後和生命告別？我們不能準確地曉得。我們還不能灼知我們人類兄弟們的最簡單的行動呢，如何會洞見蜜蜂們的動機？

四

然而，事實是這樣的：由每次加於那蜂城的舉動所得的大證明，由每次蜂們看來好像是不能逃避的困難所發生的結果而言，往往是一當那發昏的病症在營營攪攪的蜂羣中傳佈開了以後，蜂門就立刻飛在牠們房上，兇猛地撕開了冬藏的神聖的蓋膜，一頭鑽了進去，把全身都浸在那甜桶裏，一口氣吮吸那百花之釀，貪婪地吸，拚醉地吸，直到牠們的銅環形的身體放長了脹大了，跟打足了氣的皮瓶一般。這樣飽裝了蜜汁的蜂就不再能够把牠的腹部彎到可以放刺的角度了。這當兒，牠就變成了所謂「機能上的」不能傷人了。普通都以爲養蜂人用了噴煙器將在外收集蜜汁的戰士們弄醉，弄得半死半活，然後利用此昏迷的無抵抗，直搗那無量數的正在睡覺的女將軍們的宮闈。但這個意見是錯誤的。開頭放的煙是趕逐城門口那些守卒進去而已，這些守卒們老是在那裏看望而且時時刻刻想打架的，接着再噴射兩三道的煙，則是在勞動者（工蜂們）中間引起恐慌的；是這恐慌引誘起蜂們的不可思議的貪饒，而這貪饒造成了蜂們的無能爲力。就是這樣的事實說明了人可以不戴手套不蒙面網而把最繁榮的蜂城開開來，檢視牠們的房，搖掉那些蜂，將牠們放在腳邊，將牠們堆起來，像挖玉蜀黍的玉米似的將牠們拉出來，舒舒齊齊收了牠們的蜜，在嗡嗡的如雲的被掠奪的蜂勞工們中間不會有受到一刺的危險。

五

但是，誰要是那樣去碰碰貧乏的蜂城，他可就該死了！慎莫招惹那些貧乏的蜂羣呀！在這裏，煙失掉了牠的魔力，你剛剛噴着第一道煙，還沒噴完，立刻就有一二萬狠毒而暴怒的惡魔從城裏衝了出來，立刻制服了你的一雙手，刺盲了你的眼，攪得你滿頭滿臉。據說是除了熊和斯芬克司·阿托洛賓司(Sphinx Atropos)其他沒有生物能够抵擋那鐵甲軍的忿怒。這時最要一着：切莫掙扎。這狂怒將會波及鄰近的蜂國；而且那滴落的毒液的氣味也會把周圍一切的蜂羣激怒起來。除了立刻躲進叢莽去，更沒有別的安全的方法。蜜蜂就比黃蜂不記恨些，也寬宏大度些，蜜蜂不大窮追牠的敵人。如果連逃也不可能的話，只有絕對的不動也還能够使蜂們靜下去或者自己飛開。蜜蜂畏懼而且攻擊任何突然來的動作，可是不動了時也就立即邀得牠們的赦免。

貧乏的蜂城，與其說牠是在活着，倒不如說牠一天一天在死滅，而正因為牠們房裏沒有蜜，所以煙對於牠們就不起作用了。牠們不能像那些幸福的部落中的姊妹似的狂飲一個飽，而亦沒有重振家業的幻想以分散牠們的作戰的意志。牠們的唯一的念頭是死在那被侵犯的城門口，牠們是苦慣了的，提心吊膽慣了的，然而牠們敏捷，牠們沒有顧慮，牠們用了未之前聞的英勇武敢和決心死守牠們的國土。

因此，小心的養蜂人在動手開一個貧乏的蜂房以前，必先得孝敬那些餓肚子的蜜仙。他的孝敬是一個有蜜的空房。牠們馬上攔住了這禮物了，於是乎用煙來幫忙，牠們就自己喝脹了肚子，飽得發昏，跟那些富饒蜂房裏的有資產的「市民」同樣地無能爲力了。

六

人們還可以找到更多關於蜜蜂的發怒以及牠們那簡單的禁忌的資料。這些禁忌常常是這樣古怪，以至鄉下人一向——而且現在還是——把牠們歸源於道德的根因和深湛的神祕的直覺。例如，有一偏信，以爲這些貞潔的採葡萄者（蜂）受不住一個不貞者——特別是犯了姦情的人走近身。要是這些和我們同居於此不可思議的大地上的最有理性的東西，當真會那樣操心到一個通常是很無害的不檢者，這才是可怪了。實際上，牠們不轉這種念頭；但是，全生涯都倚賴於百花之爭芳競豔的牠們，憎恨我們的偷了香氣去，却是實情。我們會相信貞潔比戀愛少發出些氣味來麼？難道這就是吃醋的蜜蜂們之所以怨恨麼？難道這就是那「神話」——說蜜蜂深恨風流放蕩的人——的來源麼？若果如此，那麼這一個「神話」必得歸入其餘許多「神話」

的一類裏去，這些「神話」爲的意在推崇自然現象常把人類的情緒送給了蜜蜂的。然而最好是儘可能地少把我們小小的人類的心理混入我們所不容易明白的一切事物，最好是只從外面——在我們人這邊或在物那邊——去尋求解釋；因爲說不定倒是外邊有着我們還在等候的絕對的天機呵。

二 菊花

每年，在十一月，——在「死的時間」跟在背後的多實而莊嚴的秋日，我虔誠地到有緣幸見的地方去拜訪菊花。也在別處對菊暗談，在旅行中或在偶爾勾留的住處，但得欣然幸遇，地點是不關重要的。實在，菊花是花中最普遍最花色多的一種了。但是牠們的花色多和驚人的變化，又是像時風之多而善變似的可以說是跟不可思議的隨心孕化的伊甸園聲息相關。在同一時間，一個神祕的聲音——甚至像是穿綢的，飾着累絲（*filigree*）的，戴插珠寶和金髮鬚鬚的，給了時空的「通行口號」，而於是菊花，溫順似絕代佳人，在各緯度各地域，服從了那神聖的命令一齊綻開。

隨便走進那些結晶的博物館之一，也就够了；那邊，牠們的有些像殯宮的珍麗在秋季的和諧的錦繡之下獻醜。我們立刻把握到「年歲」的至高無上的理想，突然插入的美，以及料不到的奮力，在這特殊的世界裏——這世界即使在奇怪而特性的花的世界中也還是奇怪而特性的。而且我們自問道，這新的理想，在太陽，大地，生命，秋，或人類等方面，遮莫是淵深玄妙而且當真必要的。

二

於是昨天我去讚美「年歲」的溫柔而燦爛的花節——這是十二月和正月的雪像，一條和平的睡的靜寂的夜的闊帶子，分隔着那些在二月裏找光明再萌芽（雖然不大看得出，可是已經有力）而開始的許多花節以前最後的一次。

在遼闊無邊的透明的圓穹下，牠們在——牠們，百草枯黃之月的尊貴之花，在莊嚴的會場裏，牠們在——牠們，端莊的小小的秋之小仙，牠們的舞姿和憨態都似乎只要一句話就會肅然凝止。認識牠們而且懂得愛護牠們的眼睛，在欣然的每一瞥時，就

明白了牠們一向是活動地而且盡職地繼續朝着牠們的無定的理想進化。試一回溯牠們的卑謙的出身罷：試看最初的可憐的毛茸，還有那猥瑣的小小的深紅或紫紅的大馬色花，至今堆滿了落葉的大路旁邊以及我們鄉間園圃的隙地，尚可見牠們慘然微笑着將牠們來比較比較這些大雪團似的，赤銅盤或球似的，古銀碗似的，白玉和碧玉的璧璫似的，……凡此奇妙驚人的花瓣都似乎要將「冬」所秘藏於沉睡的森林的胸懷中的「秋」之「形」和「色」的世界儘量抉露；隨牠有多少要我們點品也點不出來，我們想也想不到的新奇花樣——來罷，我們只管欣賞只管讚美便是了。

比方說，這裏就有神奇不可究詰的星之一族：有扁平的星，有四射芒角的星，有鬆薄透明的星，有厚實而多肉的星，有銀河，也有跟太空那些星座相等的地上的星座。這裏，有承接露珠的輕情的羽毛，這裏，有使我們的夢幻也自愧不如的奇極入化的詩意的縹渺的馨兒——是敏慧的精巧的慷慨矜持的馨兒，是狂放的奇幻驚人的馨兒，是甜蜜的月光，黃金的叢莽，發火焰的旋渦；是微笑的絕豔的女郎的馨兒，是驚悼避走的水泉女仙的馨兒，是熱情的「酒神的女祭司」的馨兒，是暈眩的「鮫人」的馨兒，是端肅的聖貞的馨兒，是天使們母親們牧羊神們以及戀人們的顫顫的手指輕輕撫摸着的活潑天真的嬰孩們的馨兒。而於是，這裏胡亂地還有些不能歸類的鬼魔：——刺蝟，蜘蛛，有捲毛的苦苣，波蘿蜜，櫻毛，薔薇，貝壳，煙霧，噓氣，冰箸和雪花，紛然亂迸的火星，翼閃光，一切有絨毛的軟綿綿的多肉的東西，肉冠，剛鬣，送葬的火把，炮仗，迸射的火舌，熊熊然火焰和硝磺的湍波。

三

既已列舉了「形」，現在就來了「色」的檢討的問題了，——這是「秋」不給其他的花草而保留給菊花的。「秋」豪奢地把黃昏和夜的一切影色，把收穫季的一切文采，都給與了菊，——「秋」給了的有森林之雨的一切土赭色，有平原之煙霧以及園圃之霜和雪的一切銀色的新奇異彩，「秋」更允許菊任意汲取衰草和凋林的取用不盡的色的富藏。「秋」允許菊妝扮自己，用了金的 sequins（金幣名），青銅的古錢，銀的釦子，紫銅的鈕片，「侏儒」的羽冠，^①搗成粉末的琥珀，火焦的黃玉，蒙垢的

① Sirens 姑且譯為「鮫人」，其實她們據說是石翼的希臘神話，Sirens 為女身，居水中，美麗善歌，歌聲極能迷人，舟子聞之，往往迷眩而自投於水——譯者。

② 侏儒，即北歐神話中一種小小的居於地下的精靈，善工藝，屬於此類的「小鬼」多得，很視其為何物（如木石水泉等）之精靈而各異其名——譯者。

珍珠，生煙的紫玉，鬧紅若將化灰的赤晶，——被北風掃集在谷底和山路邊的一切將死然而還在閃閃放光的珍寶。但是「秋」却堅持一個條件，就是菊必須忠於那一切「珍寶」的老主人，必須穿了那生產牠們的褐色而闌珊的「秋之月」的號衣。「秋」不許菊背叛了那些老主人而穿起「春」和「黎明」的那種意氣洋洋的服式。要是有時候「秋」居然讓菊穿了淺紅，那麼牠的條件是，這淺紅必須是從祈禱於墳墓前帶着面網的玉容慘淡的少婦的冷冰冰的嘴唇上借來。「秋」最嚴厲地禁止使用的，是「夏」的色彩，——太蓬蓬勃勃，太健康，太心滿意足，太豪華的色彩。「秋」無論如何不能同意那與高采烈的朱色，那興奮的豔紅，以及那傲慢的耀眩的紫色。至於藍色呢，從黎明的淡藍到海洋的深藍，從雁來紅的到 *Sorbus* 和穀花的，全是被死力地排斥了的。

四

然而，謝謝大自然的偶一疏忽，花之世界內最常見而且最被嚴格地禁止的一種顏色——差不多在花繖，花瓣，花萼這城裏只有那含毒的大戟的花冠是戴着這一種顏色的，——綠色，（專留給幫襯和營養作用的葉子戴的這種顏色，）却滲進了那看守得很緊的境界了。真真的，牠（綠色）是像一個叛徒，一個間諜，一個灰色的好細似的，靠着謊話偷偷地混進來的，牠依然是夜的冒充的色彩，像海洋的深碧；牠只在花瓣尖頭不大明顯的所在這才，露出牠的本來面目；牠是態度曖昧，怔忡心焦的，牠是彷徨遊移而且躲躲閃閃的，但牠的存在也是不能否認的。牠既已進來，牠就站住了，牠就儼然居之不疑起來；牠將一天一天的更穩固更堅決起來；而且，從牠這用計開拓的口子，一切的快樂以及一切的被驅逐了的三稜鏡的光彩都將湧進這處女地，——都將在那邊為我們的眼睛準備好不經見的享受。這是花國內一個大風潮，一個值得紀念的勝利。

五

這樣把一種謙卑的沒有用處的花的奇異多樣的「形」和描寫不盡的「色」來自娛，——這件事我們一定不能以為是小孩子氣，同樣我們也一定不能像拉·勃呂葉爾（La Bruyere）有一次描寫那個鬱金香或梅子的愛好者似的對待那些想把菊花說成更美麗或者更奇異的人們。你記不記得拉·勃呂葉爾的有趣得很多的章節？

「愛花者在郊外有一個園，從日出到日落他的時間都化在那園子裏。你看見他站在那邊，你總以為他已經生根在他的鬱

金香中間，在他那「相依如命的寶物」前面；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搓着手，個身下去更親切地看；他從來不會見過牠這樣好看；他快樂得出神了，他離開了那花，走到那「東洋」，於是又走到那「寡婦」旁邊，從這裏走到那「金衣」，再前去走到那「阿加塔」(Aglata)，終於回到他這「相依如命的寶物」前，他站定了，也疲倦透了，坐了下來，忘記了他的午飯；他看着那鬱金香，讚賞牠的姿態、影、色、光澤和邊緣，牠的美麗的形狀和花萼；但是上帝和自然却不在他心上，因為上帝和自然未必勝似他那鬱金香的球莖，那是給他一千個克朗(金幣名)他也不肯割愛的，雖則要是一旦鬱金香不時髦了而且石竹成爲一時風尚的時候他會無條件地送給你。這位理性的——有一個靈魂而且冒充什麼宗教的人兒疲倦了而且半餓了回到家裏，可是很高興他那一天的工作：他見過一些鬱金香了。」

「另外談起禾稻的健康的外貌，談起豐盛的收穫，談到葡萄熟年，那你就會知道他所關心的只是水菓，你所說的話，他一字也沒懂得；那麼轉而談到無花果和甜瓜罷；你告訴他，今年的梨樹結菓真結得多，甚至樹枝彎彎地掛下來，幾乎折斷，梨子多得很，可是你這番話他是完全不解的，因為他的唯一的癖好是梅樹。即使是梅樹，你也莫談你的梅樹，因為他只喜歡某一種梅樹，聽說起此外別種的梅樹他就要嗤之以鼻；他帶你到他的梅樹下，小心翼翼採了一枚他這比衆不同的梅子，剖開了，給你半枚，他自己留下半枚，驚嘆地說：『多麼甘美呀！你喜歡麼？這不是他品麼？你在別處找不出同等的來。』而於是他的鼻孔一張，他在那謙虛的外貌下忍不住他那股高興和驕傲。多麼奇特的一個人呀，決不能稱揚他讚美他到適如其份的，他的名姓將傳之後代！讓我看他的風采和外相，當他還活在世上的時候，庶幾我可以研究這麼一位在活人羣中獨是這麼佳種的梅子的所有者的儀表和姿態。」

哦拉·勃呂葉爾錯了。我們準備原諒他的錯誤，爲的他是他那時代的作家中唯一的朝着十七世紀的意料外的花園開着奇大的窗戶的一人。這事實是(一點也不誇張)全靠了他那有點拘執的花兒匠，他那有點瘋癩的園藝家，這才我們有了我們的絕佳的花圃，以及更多種的更豐富的更甘美的蔬菜，還有我們的比從前更好喫的水菓。例如，在菊花周圍，就靜靜地有着那現在最下等的園子裏也有得成熟在那裏的珍異菓品，掛在被有耐心而大量的樹架所聰明地約束的長條樹枝中間。不滿百年以前，牠們是不出名的；而我們之幸有牠們就全靠了那一夥專在小處着眼的人們的瑣細心思和不可計算的勤勉，這一夥人全是

多少有點偏執，多少有點可笑的。

是這麼着，人們得到了差不多一切的財富。在自然方面，無所謂孩子氣這回事；誰要是對於一花，一草葉，一蝴蝶的翅，一鳥巢，一貝壳，有了熱心，那他所心神專注的小物件就是常常含有偉大的真理的。改造一花的外貌改造成功了，這事本身並不是了不起的，要是你願意這麼說；但是，試一沉思罷——不管是怎樣短促的沉思，你就會覺得這件事是大工程了。是不是我們居然破壞了或是違背了那深湛的——也許是本質的而且無論如何是自古即然的自然律麼？是不是我們超越了那太輕易接受着的制限？是不是我們的剝那的意志竟直接侵犯了永恒勢力的永恒的意志麼？難道我們不是把一種單純的力的觀念昭示給世人麼——這力，爲的牠既然能夠轉變物事的自然秩序，那就幾乎是超自然的而且，雖然不好意思懷着太野心的夢想，是不是這可以讓我們盼望或許我們會設法去免掉或者破壞別的一些較非「自古即然」的，更接近於我們的，而且別是一種重要性質的規律因爲簡單一句話一切物皆有關聯；一切物皆互相遞傳；一切物遵守同一的不可見的原則，被制於相等的不測之變；一切物分有同一的精髓，同一的物質，在可怖的和奇怪不可思議的問題裏；而在花這一物上所得的最謙卑的勝利也許有一天會展示給我們一個未之前聞的無限……

六

因爲了這種種，我愛菊花；因爲了這種種，我用了兄弟般的關心看着牠的進化。在我們熟習的花中，菊花是我們生活長程中所遇到的最溫順，最肯聽勸誠，最易應付而且最專心聽話的一種植物。牠開的花澈頭澈底包孕着人類的思想和意志；花而實是人，可以這麼說。而且，如果植物的世界將來有一天會對我們宣洩了我們一向在等候的一句話，那也許就是從這墳園之花這才發現野獸生活之第一秘密，正如在另一「界」中也許是從那狗——我們家室的幾乎有思想的守衛——這才發現野獸生活的神祕。

三 過去

一

我們的過去，遠景重重的在我們背後拖延。牠睡在地平線上，像縮在煙雲中的一座廢城。不多幾個尖峯標示了牠的境界，卓然高聳於空間；不多幾個重要的事件像寶塔似的突出。有幾個上面還受着光，別的一些都在遺忘的重壓下半坍了而且慢慢地消解。樹木是凋落的，牆是破裂的，黑影慢慢地籠罩一切。那邊一切似乎都是死的，僵硬的，只除了「記憶」——慢慢兒在起着分解作用的，——暫以虛幻的光芒照亮了牠一忽兒。而除了這只能從我們的漸就微弱的回想所能引起的活態而外，一切都似乎絕對地靜寂，永遠寂滅，被一道決不能渡過的現在與未來之河所分隔。

但實際上，「過去」是活着的；而且，就我們多數人而言，「過去」較之「現在」或「未來」給我們更深沉更熱辣的生活。實際上，這座死城常常是我們有生之年的溫室；而且，相應於人們回顧時的心境，有些人將在這「死城」裏找得了他們的一切財富，而另一些人則將在那邊失掉了他們所有的。

二

我們對於「過去」的概念頗同於我們概念中的戀愛，快樂，命運，公道，以及大多數茫漠的然而並不因此而見得較不力強的精神的機構，——這都是我們所服從的偉大的力。我們的觀念是前人做就了遞傳下來給我們的；即使當我們的第二意識覺醒的當兒，我們會傲然自信從此以後將不再盲從一事一物，然而，開始非常謹慎地去考查這些觀念時，又將浪費時間去詢問那些大聲的抗議（爲的牠那受人諦聽的權利被忽略），而且將要不理睬別的一些站得雖近可是也許還沒說過一句話的。而通常，甚至我們還沒發見有這些別的在。牠們是在我們身上，而且屬於我們的；牠們等候我們向牠們說話。雖則牠們不聲不響，牠們可不是不做事的。牠們混在叫囂不休的羣中，牠們冷靜地指導了我們實在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因爲牠們是比之牠們那些自視不凡的姊妹們更近於真理，所以牠們總是更朴質得多，而且也是更美麗得多。

三

最爲頑強的現成觀念中間，就有一些是主宰着我們對於「過去」的概念的，而且是使得「過去」成爲一種「力」，像「命運」一樣不可抗而且嚴酷無情；這「力」實在已經變爲一種反作用的「命運」；伸手跟那狙伺在前頭的「命運」提攜，構成了我們鎖鍊上最後的一個環子。這兩個，一個是拉我們倒退，一個是趕我們向前的；兩者同樣地具有不可抗的橫暴凶猛。然而「過

去」的橫暴凶猛也許是最可怕而且最驚人。一個人可以不信「命運」。有許多人從沒受過「命運」神的進攻。然而沒有一個人會夢想去否認「過去」的壓力。或早或遲，「過去」的壓力的效果必然要被感到。即使是不肯承認「未可知」的人們，也將承認「過去」。（這是他們的手指頭碰得到的）在他們那已經事過境遷而無可爲力的範圍內所具有的一切神祕，一切影響和威嚴的干涉。因而使得「過去」成爲牠們那荒涼的奧倫帕斯[●]的幾乎唯一……因而亦是最可怕的神道。

四

「過去」的力，實在是那些壓住了人使人憂悵的最沉重的力中之一。然而却又沒有比這更宛順而且更熱切地去依從我們所能那樣現現成給出的方向，竟至我們只知道這宛順於我們多麼有利。實際上，如果我們想着牠的話，「過去」之於我們簡直和「現在」一般，而且比「未來」耐咀嚼得多了。像「過去」一樣，而且比「未來」的範圍大得多，「現在」的存在是我們思慮的一切而且是我們所操持支配的一切。然而「過去」呢，不獨我們的物質的「過去」——那邊有些破敗處或者我們能補救——長留我們的眷念，而且我們對於那些斷絕了補救的癡念的「過去」部分也還是時時在心上的，而且尤其撇不開那些我們認爲最無可挽救的「過去」。

五

「過去是過去了。」我們說，但這是假的；「過去」常常在我們面前。「我們不得不負荷過去的重担，」我們歎息着說，但這假的，是「過去」負荷着我們的重担。沒有一樣東西能夠將過去措掉，而這話也是假的；最少的一點意志力量就能將「現在」和「未來」派往「過去」去旅行而將我們吩咐要措掉的統統措掉。「不可消滅的，不可挽救的，不可變易的過去呵！」但這句話並不比其餘的正確些。在說這樣的話的人，不可變易而且不知道怎樣去挽救的，倒是「現在」。「我的過去是糟糕的，是可悲而且虛空的。」我們又說，「回頭一看，我不見有片刻的美，快樂與愛；除了可憐的破敗我更無所見……」而這也是假的；因爲當你的眼光落到那邊的時候你明明看見你自己擱在那邊的東西。

有「現在」然後有「過去」而且「過去」是不斷地和「現在」一齊變動的。我們的「過去」包含在我們的記憶中；而這餵飼我們的心與腦且又不斷地被我們的心與腦所左右的這個我們的記憶，是世界上最變化不定，最缺少獨立性，最易感染的東西。我們和「過去」的主要關係——真實地留存着而且成爲我們的一部分的，——不在我們所做過的或遇到過的事變而在那些已往的事故當其遭遇的剎那間在我們內部所產生的道德的反應，即牠們所助成了的內在的某種東西；而這些反應——使我們的有主權而密切的「內我」得以產生的，又是完全被我們那對於過去事件的態度所支配，而且又是隨着我們內部變生的道德本質的變化而變化的。然而每逢我們的情感或知識前進一步的時候，這道德的本質就會起一次變動，因而那最不能變動的往事——那好像是永遠雕刻在「過去」的青銅白石上的往事，頃刻之間就會完全變了面目，就會回生而活躍，把更多更大而更勇敢的勸告帶給我們，而且在牠們升起來的同時把記憶抬了出來了；而於是乎，從前會是一堆廢墟，深埋在黑暗中的，立即變成了開烘烘的城市，陽光又照在上面了。

我們有一個隨隨便便的習慣，把若干事件放到背後去。我們放逐牠們到我們記憶的地平線；把牠們安置在那邊以後，我們就對自己說道，牠們成了那個集合一切人類的力量不能拭去一淚或使得一花抬頭的世界中的一部分了。然而，我們一方面自認這些事件已經超越了我們支配的範圍，另一方面我們仍舊以最古怪的自相矛盾相信牠們對於我們能完全支配；但實在呢，牠們所能對我們起作用的範圍只限於我們自願放棄權利不對牠們起作用的界限以內。只在那些道德的成長已經停止的人們的身上，「過去」這才能自樹權威；到一個人的道德的成長已經停止的當兒——而且不等到那當兒，這才「過去」變成了威嚴無比。從那時起，我們當真有「不可挽救的」在我們背後了，而且我們的已往行爲的份量當眞沉甸甸地壓在我們肩上了。但是當我們的精神和個性的生命尚在不間斷地流着的時候，那「過去」就只好在我們頭上盤旋，不敢下手；可是一旦我們抬頭朝牠望了一眼的話，那牠就跟哈孟雷德指給波樂紐斯看的陰雲一樣地駭動——牠就借形爲希望，爲恐懼，爲安定，爲悼感。

● 哈孟雷特第三幕第二場哈孟雷特用演戲來諷刺了他的母親和叔父而且決心要報父仇之時，他指給波樂紐斯看那些雲，隨即他奉召入宮見他的母親（王后）但他又意志動搖起來了——譯者

那我們就完全擺脫不了呢。

八

我們的道德活動一旦軟弱了，那些已往之事就立刻衝出來，攻擊我們；誰開了門讓牠們進來佔有了他的，誰就是該死；牠們每個爭先搶後地用最優勝的技能去粉碎他的勇氣，以便將他屈伏。不論我們的「過去」是快樂與尊貴的呢，或是悲哀與罪惡的，總之，倘不作爲一個邀請來的客人而反倒像一個攔住我們的食客似的讓牠們進來，那總是個大大的危險。結果若不是沒有結果的懊惱便是不生作用的悔改；而此種的悔改與懊惱同是不祥的。爲要從「過去」中間抽出些可寶貴的來——而且那邊是有我們的大部分的財富在的，那我們就必須在我們最強健最有定力的時候走進去；我們進了那「過去」的領域，我們在那邊挑取了我們所要的，斥退了其餘的，我們制馭牠們，沒有我們的命令決不許牠們進我們的門。像一切靠着我們的精神力纔能生活的東西一樣，牠立刻就懂得服從我們了。開頭，牠也許還要竭力頑抗。牠有作僞和祈禱的方法。牠想要誘惑我們，用諛詞欺騙我們。牠將拉出一些永遠過去了的徒亂人心的希望和快樂，一些死了的破裂的情愛，自表功的責罵，已經寂滅的愛和憎，一些浪費的忠心和已經朽殘的美；牠將把從前會是我們生命所寄的熱力之一切奇妙的精華攢在我們面前；牠將指陳那些現在徘徊於「廢墟」之上到處招惹的憂愁和奄奄將滅的幸福。但是我們將不顧而去；我們將揮手驅散這一羣的回憶，甚至要像那位智養攸力栖茲在息米列亞之一夜●仗劍阻止那些鬼影——甚至連他的母親也在內，爲的她不是他所要召來詢問的；——不許牠們走近那立刻能使牠們（鬼影）回生而說話的黑血。我們將直赴我們所需要諮詢的「愉樂」，「懊惱」或「追悔」；我們將直赴我們所要謹嚴地考查的不義之行，爲的倘使還能補救的話就得補救，或者不能補救的話，則此已往過誤（我們已經不復爲牠的犧牲）的景象也正好給我們一種必要的力，而這力一定能使我們免於再犯那仍舊伏在我們身上伺機再發的不義行徑。

● 攸力栖茲 (Ulysseus) 即荷馬史詩奧德賽中之主角。此處所引見奧德賽卷十一，正當攸力栖茲將離塞栖的寬島而先入冥間探問前途休咎所謂黑血，即召鬼來的黑羊的血。——譯者。

是的，即使我們的「過去」包含着一些現在用了我們最大的努力也不能達到的罪惡——即使那樣，但如果我們一想到「時」與「地」的適合以及每一人類生存的闊大的平面，當我們覺得再沒有誘惑再沒有地上的力能够引我們去犯同樣的罪惡時，這些已往的罪惡也就從我們生活中褪色了。自然，世界並沒忘記牠們——外界所忘記或寬恕的，只是一點點兒——而且牠們的物質的效果仍將繼續，因為外界的因果律跟那支配我們意識的因果律不同。然而在我們私人良心的審判席上，——這是對於我們的內在生活唯一的有決定力的審判，正因牠是唯一的使我們不能逃避牠的判詞而且牠的評斷直震撼到我們的骨髓的，——可就不同；在那時，我們從那比之我們犯行的當時更高的平面來看我們的過惡時，這些過惡就變為不復與我們有關係，除非牠們或者將來會使我們陷於更多的困苦，而且牠們也沒有再抬頭的權利，除非我們又一次自願撲入牠們所駐守的暗谷。

在過去曾經有過不義的行徑，而現在各條路都已閉絕，再不能找出從前被他犧牲過的人來加以安慰，——有着這樣「過去」的人的疚悔苦痛一定很嚴重。為要掠奪一些必然經不起打擊的可憐蟲而濫施權威，或者冷酷地加苦痛於多情之心，或者僅因誤會而置自獻的柔情密意於掉頭不顧，——這些事，也必然成為我們生活中的重害，而且一定會在我們內心引起不易忘却的悲痛。但是，凡此種種疚悔和苦痛之是否不可排遣，却又全視我們的整個的道德的歸宿是否被這些重害所屈壓或能超越過牠們而決定。我們的已往行為是不大會死滅的；因而我們的許多已往的不義之行總有一天會復活，要求其應得，而且開始其「合法」的找補。牠們將見我們的外部生活處處能受牠們的進攻，然而在牠們能以達到我們外部生活之中心的那個內在的東西時，牠們必須先一聆受我們所已作的內心審判的判詞，而這些從深處（那邊的「因」與「果」的關係是永遠平衡的）出來的神祕的使者所取的態度又依那判詞的性質而定。如果我們確曾從我們新獲得的意識的頂端而自省自艾而下此判詞，那麼，牠們（神祕的使者）就不會威脅那些突然從四面八方湧進來的「高等法官」（正義感）了，牠們倒是好意的來客——差不多是我們盼念中的朋友，牠們靜靜兒走近我們身邊。牠們近來時就認出了面前這人已非復牠們所要找覓的惡傢伙，而且牠們帶來的也不是憎恨，叛逆，失望，或者貶逐與殺戮的罪罰，而是使人高貴，慰安，與淨化的思想和懺悔了。

愉快和康健者之所以異於憂悵和孱弱的人們，全根源於同一原則——自信與毅力之有無。因而我們的能够把我們已往所爲或所忍受再回憶，是比我們真真做了或忍受了，更重要得多。從事件本身上看，沒有一件「過去」的事似乎是快樂的，而「命運」之特惠者當他回想已逝的歡樂歲月之舊塵時，也許會比終生困苦的不幸者更有理由自悲。從前種種之不復再在，就使人想着了要感傷；特別是所謂從前種種者是很快樂很美麗。因而我們的憂悔的對象——不論是圍繞着已然的事呢，或者是圍繞着或然的「悔不當初」——多少是人人相同的，而且我們的悲哀也多少應得彼此相同。然而並不如此；我們的悲哀或者佔領我們的心，無有間斷，或者只在長期的間歇中時一出現。所以，一定是在已往事件本身而外更有一物在起作用。此一物就是人們對於往事的態度。這世界上的生活勝利者們——他們不空費光陰在自己當頭橫建起想像的不可補救與不可變動，他們在這一天一次永久有新的將來的世界上，似乎是每天早晨新生過一次，——他們本能地知道：凡表面看去是一成不變的東西決不復是原樣地存在着，而凡表面看去已是完了的東西倒是在繼續自己完成着。他們知道，時間從他們取去的年月仍舊在運行，在牠們的新主人下仍舊對舊的服從。他們知道，他們的「過去」永久在動；知道那失望的衰朽的罪惡的「昨天」仍將在「明日」的路軌中回來，滿是快樂，天真和青春。他們知道，他們的意象還沒烙印在已過的日子；他們知道只要一個堅決的行動或思想就儘够推翻那「建築」全部；他們知道，無論那延展在他們身後的陰影有多麼長遠和闊大，只要他們做一個喜悅或希望的手勢就能使這陰影立刻學樣而且甚至返照到最早的童年之最細小而久遠的廢墟，而從此一切的廢朽中抽取意外的珍寶。他們知道，他們對於已往一切的行動可以翻案；他們知道，那些已往行動自身亦將撤消牠們的判決詞以便重新判定那現在已經變相而且被賦給了新生命的「過去」。

在搖籃的摺縫裏找到這本能的人們是幸運的。然而沒有這本能的人慎勿摹仿他；可不是人類的智慧是負責教導我們怎樣去得到自然所靳吝的有益的本能麼？

十一

莫讓自己催眠在自己的「過去」中；而且，如果我們發見這「過去」像一張漫天網似的行將籠罩了我們的生活，而並不

是在我們眼睛底下刻刻在變動，如果那「現在」養成了習慣去拜訪牠（過去）——可不像一個好工匠似的爲要執行「今日」的命令所加於他的勞作而到那邊（過去）去修補一下，但是像一個太被動太迷信的朝山教徒似的只懶惰地默然滿足於美麗的寂滅的廢址，那麼，我們的「過去」若是愈光榮愈快樂的話，我們就應該愈加懷疑地對牠。

而我們也不應該屈服於那命令我們對「過去」給與深厚敬仰的本能之下，如果這敬仰能引起我們不敢擾亂牠（過去）的平衡的惶恐。與其有一個妄思越權干涉「現在」的聲威赫赫的「過去」，還不如一個平凡的安分守在黑影中的「過去」好些。與其有一個曾在渺茫古昔的長鍊上驕傲地曇花一現的「現在」，倒不如一個庸庸碌碌的塊然孤獨的然而活着的「現在」。好些。我們在此刻對成敗未定的目標朝前跨出的一步，比之向從前有過的耀眼的勝利趕上數千百步，對於我們實在重要了很多。我們的「過去」除了將我們托高成爲現在的我，並且即在此現在的我的地點將必要的經驗與武器，必要的思想與喜樂的情緒，給我們取用爲武裝而外，沒有別的使命。如果在這要緊關口，牠（過去）倒從我們身上取去一些，倒將我們的能力取了一份去，那麼，不論牠是怎樣地光榮的「過去」，牠還是無用的，與其有牠，還不如沒有。如果我們任憑牠牽掣住我們所將取的一個動作，那就是我們的滅亡在開始了；而且「未來」的華廈將立刻化而爲墳墓的形狀。

比這快樂而光榮的「過去」更危險的，是被那獨霸的太迷人的幻影所佔住的「過去」。許多的「有生」曾在可愛的回憶之葛籐中死了。然而，要是死者回到地上，我想像起來他們——看見我們還是未蒙那利那的閃光所照到的他們，將用那一定是他們所獨有的智慧，對我們說道：「擦乾你們的眼睛。從你們的眼淚，我們得不到安慰；反使你們精疲力盡，也使我們精神耗廢。你們離開我們罷，將我們放逐出你們的思想罷，直到你們想着我們時能夠不再洒淚在我們仍寄於你們身上的生活——這樣的一日爲止。我們樂意的，只是你們的回憶；可是你們誤以爲你們的惋惜能夠感動我們。是你們所做的事證明給我們看，我們未被忘記而且被引以爲榮呢；而這，使你們不自知覺而且不因什麼必要就轉向着我們。每次我們的灰白的形象沮喪了你們的生活力時，我們就覺得我們是再死了一次，而這再次的死比之我們第一次的死更加感受得真切，更加難以取消；你們太常常憑吊我們的墳墓了，你們以爲是給我們回復了我們的生活，勇氣和愛情，而其實是奪去了我們的生活，勇氣和愛情。」

「是在你們身上有我們，在你們的一切生活中我們的生活是寄；而當你們變得更偉大時，甚至忘記了我們時，我們可也跟

著變得更偉大，我們的黑影像囚犯看見牢門大開時似的透一口長氣。」

「如果我們現在我們現今所居的世界知道有什麼新的東西，那麼首先第一就是當我們也像你們似的在地上的時候所作的有益於你們的一件事——就是不會計較出那削弱了生活之力和信任心的回憶所造成的罪惡。」

十二

尤其重要的：我們莫妬羨別人的「過去」。我們自身的「過去」是我們自己創造的，而且專為我們自己創造的。別人的「過去」沒有一個會能合式於我們，沒有一個會能將只有我們自己的「過去」所能教導我們的真理教導我們，或者將只有我們自己的「過去」所能給與我們的力量給與我們的。不論我們自己的「過去」是好的或壞的，陰暗的或燦爛的，牠總是一組無比的「傑作」，牠的價值除了我們自己沒有第二人懂得；而且沒有一個外來的「傑作」能够相等於我們所成就的行動，我們所接受過的親吻，我們所遇會使我們感動到那麼深的美的事物，我們所會遭逢的苦難，我們所會排遣不開的懊惱，以及逗我們微笑逼我們流淚的愛。我們的「過去」是我們的，現在是我們的，將來也是我們的。而在這不可知的宇宙之間，凡屬「有生」——從最幸福的到最不幸的，沒有一個能够預言，要是他將別人的遺跡來代替他所不得不終身相守的自己的遺跡，那他的損失會有多麼大。我們的「過去」是我們的秘密，而歲月的聲音公開宣佈了牠，這是我們一生中最神祕的意象，而看守這意象的，是「時間」。這意象是不死的；增之或減之者，厥為虛渺的「無物」；這意象仍能變得光耀或幽暗，仍能微笑或欲泣，仍能表示憎或愛；而然而牠在無量數意象的圍繞中永久是一認便得。牠代表了從前的我們，正像我們的願欲和希望代表了未來的我們；而這兩個面孔合起來就可以教訓我們使知目前。

莫妬羨「過去」的事實，寧可妬羨那舊日的回憶所織的包圍了這「聖人」（過去）的精神的外套。而這「外套」雖然用快樂或憂愁織的，雖然是從貧乏的往事或從豐富的往事抽出。可仍然是同樣地可珍惜；而且看見牠照耀着一個生活的人們，一定不能指說牠那閃閃活躍的珠寶和亮星倒底能在一個小閣的吝嗇的塵積中找得呢？或是在一座皇宮的玉墀。

沒有一個「過去」是會空虛或卑污的，沒有什麼事件是會悲慘可憐的；悲慘可憐伏於我們歡迎牠們的方式。要是你確實未嘗遭受風波，那倒是任何人經歷中從來未有的最卓特的奇遇。而且此「無有」所照映在你身上的光，也是同等的卓特。實際

上，大多數人們所受所致的事件，機緣和可能，以及激情，多少是彼此全相同的。有的或許比其他者更炫耀些；牠們所伴附的境地或許不相同，然而此不相同比起以後的內心的反應來，却小得多了。同樣未完全的沒有特色的事件落在肥沃的心田或腦海則得輕重相稱的道德的反應，但落在另一境域時就將震擾了一羣人。

人有見了展示在他眼前的無數人的過去生活而不能輕易決定何者是他自己所願的，要是他不能同時目睹這些不相同而無系統的事件的道德的結果。他難免會鑄成大錯；他也許選中了一個光溢着無比的快樂與勝利像奇珍異寶閃閃放光的「一生」；但同時他的眼光也許曾經不經意地掠過另一個表面像是空虛可是確確實實裝足了明淨的情感以及高尚而有後效的思想——因此，雖然眼看去毫無足奇，但能使人生快樂的，莫過於牠。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凡是「命運」所給與或所不肯給的，能够被思想澈底改革，就像一個大勝仗或是大敗仗會使局面一變一樣。思想是靜默的；牠並不擾動我們所見的虛幻路上的一粒小石子；但是在我們秘密的生活所遵行的較為真實的路的交叉口，牠却悄悄地建立了一座不可毀壞的金字塔；而於是乎每一事件——乃至宇宙的本身現象，都將突然取一新的方向。

在栖格夫里的生活中，●最重要的關節不是他鍛鑄那神奇的寶劍這一剎那，也不是他屠了毒龍拒退當路的神道這一剎那，甚至不是他在火焰山上遇愛這一炫目的剎那，然而却確實是當他和命運的判決相肉搏，他那一隻被他的神祕的犧牲者的血所染紅的手偶然曳近他的脣邊，他的眼和耳就突然閉閉——這小小的孩子氣的姿態，這了無足奇的一剎那。在這剎那間，他儘得了周圍的隱藏着的語言，偵出了那獻上惡之力的侏儒的詭詐，而且一下裏就知道去做那不得不做的事了。

【完】

● 栖格夫里 (Siegfried) 是著名的日耳曼史詩尼勃龍根歌 (Nibelungen Lied) 內的英雄，但此英雄故事又源出北歐的「小厄達」 (Younger Edda) ——譯者。



泰 納 像
(H. Taine)

梅里美論

〔法國〕泰納(H. Taine)作 逸夫譯

我與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 1803—1870)時常在社交界上遇見。他是高個子端嚴的，作着蒼白臉色的人；如果沒有那微笑，就儼然是一個英國人的模樣。至少是在初見面的時候，誰都會覺得他有些難以親近的，冷淡而生疏的地方。第一眼你就會感到他的天生的乃至由學養而來的冷靜的態度，自制，不願受人批難的意志與習性。尤其是在大庭廣座中，他的臉孔是無表情的；甚至在酒酣耳熱，談笑爲歡的時候，他的聲調也永是平板而鎖定的，決沒有感情激動，出神熱中似的態度。縱令他說到很滑稽的事件，也都是細細膩膩地，以恰當的語句，好似向人要一杯茶時那樣的口吻而講述的。他的感受性受着抑制，真到使人看不出來；雖然並不是沒有，而是恰正相反。可是正像那良種的馬，一旦落了主人的手，就不再亂闖亂跳，而很馴服地受着主人的制御——這不能不說是早就受得了訓練的吧。一定是在他十歲十一歲的時候，曾犯過什麼過失，遭受了嚴厲的叱責，被滾到屋子外邊；他抽抽噎噎地哭着把手去拉門的時候，忽然聽見了笑聲，不知是誰在那兒說：『可憐小寶寶，他當人家都在發怒呢。』——受了欺這念頭使他激憤了。他發覺遏制這種卑屈的感受性，而且緊守了這個誓言。『隨時隨地，不忘懷疑。』(Menneso ajstein)這是他的標語。謹防着感情的泛濫，誘惑和熱狂，絕不出神忘我，時常保留着自己的部分，不受人欺，亦不自欺，不絕地打算以冷淡與嘲笑的傍觀者放在前面，而從事行動與著作，使自己成爲這傍觀者，這便是刻記在他性格上的，在他的生活他的作品他的才能的一部分上留下了記印的，日益顯著的特徵。

他作爲一個素人(Amateur)而生活。一個人當他抱有批判癖的時候，要以批判以外的態度來生活，簡直是不可能的。把帷幕翻弄了幾次，最後就會翻過後邊來看；那時候他就看到不是美麗地刺繡着的人物，而只是絲線的毛頭。這時候欲捨身於一公共的事業，像工人似地匍匐進去，或欲獻身於自己所服務的黨派，甚至是獻身於自己所選定的學派，所研究的學問，所熟練的

技術也都是困難的了。縱使有時當一名志願兵去參加混戰，也大半獨自兒脫落陣線。他早歲就得了安樂的生活；接着就任了閑適有味的古蹟保存官（Inspection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的職務，後來在上議院得了議席，時常出入宮廷。當古蹟保存官，他是很適任的，在活動上也是個有爲的人。在上議院裏，他時常缺席，否則就喜歡默不發言；在宮廷中則持不畏權勢，梗直敢言的態度。旅行，研究，觀察，一邊走着，一邊看看種種的人與事物，這一些就是他的工作。公務的拘束，也不能使他爲難。不僅如此，這樣富於機才的人，不問其如此的態度，却依然受人的尊敬。他的諷喻，連感覺最鈍的人也會受得刺傷。

他怎樣洒落地播弄着這諷喻，而終於落到了自己身上；那諷喻的攻擊成爲兩重的東西，這是我們不能不知道的。有一天他在排列次唸自己的一個短篇給皇后聽。『此後不久有一個警官來訪問我，自稱是由大公妃派他來的。——有何貴幹？——宮殿下請你今晚勞駕一蹲，帶了你的小說去。——要什麼小說？——就是你上次唸給皇后聽的那篇。——我就回答：我確有替皇后陛下消閑解悶的榮譽，但是沒有陛下的許可，我是不能上街頭去工作的。說了就跑去報告陛下，這其間，我至少是期待着法俄戰爭會立刻爆發；可是陛下不但允可，而且勸我當晚就去見大公妃，我真是倒盡了楣。原來那警官是內侍，受大公妃派遣的。可是爲了聊以自慰，我就給大公妃寫了一封粗齒的信。』這封『粗齒的信』果然神妙，——大概大公妃以後沒有再派內侍到他那兒去了。

像他那樣外表裝着嚴肅而內心抱着輕蔑的態度，以接近法律團體，幾乎是不可能的。當他作學者的訪問，或在公共席上作即席演說的時候，他的態度是莊嚴的，領帶打得筆挺，全無可非議的地方，可是在他的背後却有一架烏風琴在偷偷兒的奏嘲笑曲，嘲笑演說者和聽衆。『愛古家協會的會長站起身來，大家都跟着站起了。他開口述說我有三點功蹟——即作爲一個上議院議員的，作爲一個文學者的，又作爲一個學者的功蹟；因此提議請大家爲我的健康乾杯。在我和他之間，祇隔了一張椅子，我真想抓起面前的一碟酒炙櫻桃，向他的腦袋上擲過去。……第二天，有人把昨夜的議事錄唸給我聽，其中記着我非常健談，我主張記錄上有許多副詞應該刪去，可是結果無效。』

他當了碑銘學會（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的候補者，扳了一副尷尬臉，被帶到一家一家去訪問，歸來後他這樣的寫着：『你們可曾見過狗子鑽進狐狸洞去？如果那狗子是有過經驗的話，進去的時候便會做出一副尷尬臉孔，而且出來往往鑽進去

時要快得多；因為找狐狸這會事，是不大體面的。當我在拉動學士會員家的門鈴的時候，我老是想起狐狸來；在我的心眼之中，我看見自己正像那些狗子。可是我還沒有被咬，我只是觸了一場霉頭。』他得到放古學的洞和其他種種洞一起，很可想見的，無論在此洞彼洞，他不是那麼可以閉身其中的人。他所住的各種洞裏，總是留有幾個出口。他有兩重的人格：一個跑進到社會中，很正確地完成了被分派到的工作與適當的外表的誇示；另外的一個離開了前者，或站在前者的頂上，以陰險而深視的態度，守望着前者的作爲。

在他的心境上，也同樣的有着兩個人的性格。第一個是自然人，善良甚且充滿着情愛；沒有人能像他那樣義俠而篤友。他一旦把手給你，就永不再縮回去。大家都知道他曾替呂布列（M. Lillie）辯護而反對法官與輿論。這是以單騎戰萬軍的騎士的行動。縱令受科爵之刑，遭受拘押，他也並不以為是殉道者，而很勇敢地默從於自己所惹起的不幸，反而感得感謝之念。關於此事，他沒有說過什麼，僅在某一序文中，偶然提起，也不過說：『在過去七月中，我不得不在一點陽光也照不到的地方，最閑空也沒有地方，過了這麼十五天。』此外更無隻字道及，這真是義俠者的謹慎而細膩的微笑。

他又喜歡幫助人，對人很親切。人家去求他效勞，見了他那冷談的臉色爽然而回；可是過了一月，他却帶了所請求的幫助，跑到他們的地方來了。

在他的書信中洩漏這樣驚人的話，據他所有的友人說確是實情：『雖然次數並不多，我却有過爲自己而犧牲他人的事。當此之時，我就非常的痛悔。』在他晚年之時，他家裏有兩個英國老婦人。他很少同她們說話，也看不出有什麼關心她們的模樣。可是有一次我的一位友人，就親眼看見他，因一個老婦害了病，眼中滿含了淚水。他的感情的深刻的動撼，他從不宜之於口。其次，還有持續三十年之久的戀愛及友誼的信札。其最後的書信，記着他臨終一天的日期的，可是沒有人知道那對方的女子的名字。在這封信中他對於那接收此信的人，很溫和愛憐而細心真切地燃燒着愛。這句話也許說得不甚周到，他有時是詩人，像一個德國抒情詩人似地，心的動蕩簡直達到迷信的程度。因爲這真有點不可測度，最好在這一兒還是引用大部分的原吧。

● 這案情的開始，是呂布列被誣偷圖書館中貴重的書籍而受罰，梅里美爲他在兩世界評論中發表文章，很猛烈地攻擊法官。

「你這麼久沒有信給我，我開始有些懸念起來了，雖然自那次以後並沒有想特地告你的話，却確實被一種奇異的幻想所苦了。那是我跟這地方的建築師一起去尼姆角力場時的事，在大約十步前的地方，看見一隻比山雀稍稍大一點的可愛的小鳥；亞薩似的灰色的身子，翼膀有紅黑白三色。牠躲在窗櫺底下，向我凝注。我突然地打斷了談話，把這小鳥的名字問建築師。他是一個很出色的狩獵家，却說從沒見過這樣的鳥。我走近過去，小鳥兒快要觸到我的手指，才飛去了。在相離數步之處，牠又停下來，依然向我凝注。好似我跑到哪兒，牠就要跟到哪兒的一般。因為我無論跑到這圓形角力場的哪一層，都看到這小鳥。而且也沒有別隻鳥同牠在一起，牠飛起來像夜鳥一樣全無聲息。第二天我又到角力場去，這小鳥依然在那兒了。我拿麵包投給牠，牠碰都沒有碰一碰。後來我從牠嘴形看，以為牠是喫蟲的，找了一隻大蝗蟲給牠，牠也全不在意。這城中的第一位禽鳥學者對我說，這帶地方是沒有這種鳥的。最後我又去那角力場，我看見那鳥兒又照舊跟着我來了。終於直跟我到又窄又暗的走廊下，我本以為這種鳥是決不會到暗處來的。這時候我想起了白庚剛公爵夫人，在公爵被人暗殺的一天，看見公爵變了一隻小鳥。於是我想，也許你已死了，變了這樣的隻鳥形來見我的吧。我生平所無的這種愚蠢的思想，使我很是難受。當我看見你信中的日期，正是我第一天看見那美麗的小鳥的日子，我記得我是多麼的快樂。」然則，對於這位懷疑家，心情與想像也有着很大的力量。這雖是「愚蠢的思想」，可是他之站在夢想的世界，跨入於偉大的戀愛之路，却是事實了。

但是在這多情的人格之外，還存在着批判的人格。兩種人格在同一人中的糾葛，產生了奇異的結果。在這種場合，眼裏不能明白看見，也許反而好些。拉風騰說：「你們可會知道，當我愛了——縱使是很微微的愛了——一個人的時候，我就會見不到那人的缺點，如深藏地下百呎的土龍一樣。縱使我很微地感到了戀愛的時候，我就不會忘記把我倉庫中所有的一切香料，一起混和進去的。」他之所以那樣地充滿着愛嬌，也許就是這個緣故吧。

在梅里美的書信中，除了溫和而外，還可以看出很多的冷酷之處：「老實地說，肉體上你在我眼中看來是非常的美，可是在精神上却決不是這樣……你永是像空氣之精靈似地作着美的身段。你那黑的眼雖然感覺很鈍，可是我在君士坦丁，在司米爾那却從沒見過這樣大的眼睛。不過徽章也有一個背面，你在許多地方，依然還是一個孩子；而且你已變了一個偽君子了——你以為你有自尊心，可是不幸你不過有一點適合於信徒們的淺薄的虛榮心而已。現在，說教很流行，你去聽說教麼？這一點，你正是

缺少的呀。」

以後不久，「在你所說的一切，你所做的一切之上，你永是以世俗的感情，掉換真實的感情……但是我是尊重信實的，縱使它看來是很愚蠢的。你有許多可笑的想頭，這樣說雖然失禮，可是很抱歉的，我不能除去你的這種想頭。因為你堅執着它，因為你沒有可以代替的東西。」

兩個月之間，繼續着愛與爭執的幽會之後，他這樣地結束着：「我覺得你在一天比一天的變得自私自義者了。在我們之中，你所追求的祇是你，這件事愈想愈使我覺得悲哀……在我們互相間距離得太遠了，幾乎是無法互相理解。」他覺得他遇到了像他般的難御的獨立的性格「一匹雖然蒙馴了的而却是母獅」(A Lioness, though tame)。他又分析這匹獅子：「我在爭執之後，第二天沒有會面就覺得很悵悵，我們明明定可完全相愛……確實的，我的最大的敵人，假使你願意，也可以說在你的心中的我的情敵，那就是你的自尊心。使這自尊心挫折的，都令你激昂。你固執你的想頭，甚至是很無聊的想頭，也許你自己還不知道。當我在你的手上接吻，感到滿足的不是你的自尊心麼？你不是自己對我說那時候你是幸福的？你浸身於自己的感覺中；因為你的自尊心是喜歡客氣而謹慎的外表的……」四個月以後，而且在爭吵得很厲害之後，從相隔甚遠的地方寫了這樣的信：「你是北國的寒冷的女郎之一。你祇有頭腦是活着的……再會吧，我們不互相遠離，我們是不能變成好友的。等到大家有了年紀，大概可以歡歡喜喜地重新見面吧。」以後，又說了一句充滿愛情的話。

但性格上的對立，還永遠是同樣的。他最難忍耐女人之為女人：「你的不坦白的，使人幾乎不斷地懷疑着你，要在隱藏着的背面，去探求你原來的意思。但在此缺點之外，我也沒有多大要責難你的事情……相互的友好，既已如此之久，為什麼僅僅作一個不關緊要的回答，却不能不冥想數日呢……我不知你的心頭腦蒂，在哪一部分是比較有力，就是你自己也不會知道呢。但你卻永以為你的頭腦中有道理……如果你有過失，那大概就是較之你心頭的愛情，更置重於你的自尊心呀。自尊心與愛情的對立，恰如巨人與侏儒的對立，而且結果這自尊心，祇不過是自私主義的變形而已。」所有這類的事，都終結於永久的溫和的友誼。

可是諸君，這種追求女性愛的爽朗的態度，不是值得稱賞麼？他們相會在魯佛，凡爾塞，與郊外的林中等處，喁喁細語：在很久的時期內，甚至是在最寒冷的一月間，也每星期作幾次的徬徨。他愛「明淨的臉，細膩的愛情，白的手，美麗的頭髮」讚美與他的

教養力相適應的理解力與教育，有獨特美的溫柔混合教養的種種美點，聰明人的化粧和愛嬌，吮吸在這麼優秀的教育與磨鍊過的性情中的很難得的香味。所以在他，這種香烈的教育與性情，差不多就是一個「文化」的全體。總之，他是被那種魅力攝住了。但是他一回到家裏，觀察者的他，又重新抬頭起來。他解剖女子的一句回答，一種身姿的意味，脫出感情，判斷一個性格，寫了種種真理與警語，到第二天就把寫的給了女子。

從生活上所見的他既如上述，在作品中所見的他，也和此相同。他從不浸淫全身於某一學問；從不為某一思想服役；依照其場合，依照其時的氣氛，從這一題材走向那一題材，以一個素人的地位而從事著作研究。但他並不缺乏努力與才能，相反地，像他那樣富於廣博深刻的學問的人是很稀少的。他懂得意大利，希臘，拉丁，英國，西班牙，俄國等六國的語言及其文學與歷史，他好似還學過德文。在他書信中某些語句，著作中某些註譯等，往往可以使人理解他對於這些研究，是深進到怎樣的程度。他說卡羅（Carlo）話說得很好，使西班牙的吉卜西都聽了喫驚。他又懂得西班牙許多方言，能讀加太羅尼的古文。他又知道英語韻文的格律。我們看一個作者的西班牙文程度，到能夠寫出唐彼得（Don Pedro），至少得由印刷物，寫本以致語言，文體，綴字法，連續四五年之久以研究一國文學全體。俄文的程度到能夠寫出哥薩克（Cosaque），冒充的召美脫里亞司（Paris Demetrius），得要怎樣的程度是可想而知了。他有語學的天才，奮勉為學，直到壯年時代。及其晚年，已成為一語言學者，居康納，為形成比較文法學而埋頭於綿密的研究。

除了關於書本的智識之外，他還有關於紀念建築物的智識。一看他所作的報告書，就可知道他對於法國的紀念建築物是一個專門家。他不僅懂得建築的效果，而且懂得技術。無論哪一個古老的教堂，他都在實地而且得最優秀的建築師的幫助而研究。他對於地方文物的記憶是很好的，而且頗有助於他的研究。他出身於畫家之門，親近畫筆，工水彩畫。在這點上，也和其他問題相同，他對於事物的記憶是很深入的。因為他憎惡似是而非的見解，所以當他還沒觸到可作證據的細部，他是決不提著作之筆的。一個歷史家，能夠在其頭腦中具備這樣的豫備蒐集——他的圖書館與博物館的，實在稀少得很。

再加之一種稀少的才能——即對於這些無生命的遺物，重新給予生命的一種才能。換句話說，便是活的體驗與明銳的想像。他屢作旅行，赴希臘及東洋兩次，赴英國，西班牙及其他等處十二至十五次，他在各處不僅觀察上流社會之習俗，同時也注意

到下層階級的狀況。「我常常同那些人同席對於這些人如果是英國人因爲怕失却自己的尊嚴連身子也不敢避一下的我也會跟加里的苦役囚同一皮囊喝酒。」他又與吉卜西鬥牛者 (Torador) 很接近地生活。他曾經參加亞狄歐州男女農民的夜會，給他們講故事。使他最感到寬暢的場所之一是「安達爾藉趕騾人與農女們」所住的西班牙的野店 (venta)，他「懷抱着無盡藏的好奇想知道一切種類的人種」探求尚未被文明所沾污的各種典型人物。在他的記憶中，形成了一所活生生的人性之陳列所——一個最可寶貴的陳列所。因爲其他書本與建築物的陳列所，都曾經有人住過，而現在這陳列所是沒有人住過的，也即是貝殼，我們不過根據其留存的部分，以推究其曾經生存過的部分，才能理解其構造。他在以強力的正確明銳的觀察力，而進行這種心理上的再構成。祇要讀查祿第九在位年記 (Le Chronique de Charles IX) 一個陰謀家的登場 (Les Débuts d'un Aventurier) 克拉拉嘉蘇爾的戲劇 (Le Théâtre de Clara Grand) 就可以明白他的無意識的方法是怎樣的東西。他的讀書，當然地把他引到藝術家中的半幻想，成爲把生命吹入過去中的脚色，成爲一篇小說。有這樣學識與這樣優美才能，他在史學及藝術的領域中，實應獲得偉大崇高的地位。但他在史學上不過得相當的地位，在藝術上所得的地位，雖然崇高但是很狹窄的。

這是因爲他的多疑的緣故，過度的狐疑是有害的。要從某一研究，得到別的研究中所能得到的一切，就必須浸淫於此，娶之爲妻，同居了二三年，以後又跟別的女人去發生關係，這種對付情婦的態度，是不會有所成就的。一個人假使要創造自己所能夠創造的一切，必須遵守某一藝術形式，某一科學方法——亦即是某一般觀念，選定這個，認爲比什麼都優，甚至認爲比自己還優，把這個看做美，尊之爲願爲之捨身的女神。梅里美也會是一個能熱中能崇奉的人，不過一會兒，他身上的一位批判家張開眼來，批判起這位女神，而且知道女神也並非怎樣神聖的東西。無論哪一科學方法，哪一藝術形式——那哪一般觀念，總必有一些弱點；在其中泛濫着不完全，不正確，通俗氣，虛偽之類。祇有由愛好而來的幻覺，才能把這個認爲完美。一個懷疑家是不能在好久之間燃燒愛好的。他掛起他那副夾鼻眼鏡，在美的彫像中看出矯揉造作的地方，僅僅外表的修飾，與曲阿時的態度。他就覺得厭惡，以種種理由而移開了眼睛。他有時在著作中舉出這種理由來。他在我們的歷史哲學中看出混亂，在博識癖中看出無用的東西，在繪畫式的趣味中看見誇張，在現實描寫之中看出無味乾燥。虛構者與愚人，爲了他們的自尊心與愚蠢，是怎樣接納着體系與文體。但他是不承認這些的，縱使有時承認了他也會後悔的。『紀元一八二七年之時，我是一個浪漫主義者。我們會對』

古典主義者說：沒有地方色彩的事物是不足道的。我們指地方色彩，意即十七世紀時稱做習俗（*Mœurs*）的東西。可是我們却自誇這用語，以為地方色彩這名詞及事實，是我們所創造出來的。」在此以後，他會編集了使萊茵彼岸的學者認真翻譯的伊里亞民歌集，很可以自誇創造了地方色彩。『但因爲這方法是非常簡易的，我又懷疑起地方色彩本身的價值來了。拉辛把莎福克萊思，優里庇德所描寫的未開化時代的英雄文明化，我也容赦他這種態度了。』

他在晚年時，很堅決地避開理論。理論的用處，不過欺騙哲學者，蒙養教授們而已，他祇接受了逸話，隨感，以之代替理論。例如在語言學上，從拉丁語轉來，剩留在古法蘭西語中的兩種格已沒有了，的確的時日，便就是這個。因爲目的在求正確，他使科學變成無味而乾燥，說到植物，作爲問題的祇是無花的樹木。他那種研究歷史的冷靜態度，除此以外，實無可說明的原因了。唐彼得·哥薩克，冒充的召美脫里亞司，社會戰爭（*La Guerre Sociale*），卡底里那的陰謀（*La conjuration de Cathina*）等，是堅固，完全根據確實，說明很詳細的研究，可是人物卻不是活的，這確實是因他並不會想把生命吹進於人物中去。因爲在他再度取材冒充的召美脫里亞司的一個陰謀家的登場中，他是把樹汁注進到樹木中去的。所以我們可以在兩個形式上——當做歷史標本則生硬而無生氣，當做藝術作品，則新鮮而包着綠色的——交互地看來。當他當做這標本而研究十四世紀的西班牙人，及修羅（羅馬的霸王生於紀元前一三六年）時代的人們的時候，很明白地，從他的心眼中他看見他們的姿影，與他的陰謀家同樣地，至少在他這已不是困難的事。可是他祇祇容認了歷史上有證據的細微的事實，卻並不想表示他的觀察，而批判地，甚至有害於自己作品地，刪削了自己最好的部分，很嚴厲地禁遏了想像的施展，因之對於讀者，是沒給看見他們的姿影。

在他的藝術作品之中，這位批判者也君臨着在。猶如水裝進水管子裏，變成又細又急，這位批判者，差不多常常在制約他的才能，決定他的方向上，演着有效的任務。他有很多的本領——戲劇化，對話，喜劇的本領，能够僅用二人的對話，便在讀者之前烘托他們的姿影——這是雖一生化甚大的勞力而不可得的，同時也是他的師長史丹達爾所沒有的。不僅如此，他還跟史丹達爾一樣知道種種性格，而很巧妙地講述出來。他使自己活潑的能力，服從於嚴格的紀律，企圖以二重的努力，從最瑣細的材料造出最上等的作品。

起初他異常愛好充滿着氣魄與活力的西班牙劇。他採用了它的方法，以化名發表了意味深長而且充滿近代意欲的小戲劇，雖然文學史上沒有類似的事，但許多這類的擬圖：偶然（Occasion）、沛里哥爾（La Perichole）等，卻都有獨創的價值。再沒有別的東西，像他的喜劇似地，明確力強的表現種種性格的了。在不平者（Les Mecontents）及兩種遺產（Deux Héritages）中，其人物正如歌德所謂類似以透明水晶所製的完全的鐘，我們可以看出它的正確的時刻，同時還可以看出內部機械的一切運動。一切細點都有含義，而且被灌注着意義的。以寥寥的筆致，寫出令人難忘的印象的姿態，正是優秀畫家的特點。甚至在沒有成功的戲劇中，例如丹麥的西班牙人（Les Espagnols en Danemark）中，也有永遠留存人們記憶中的人物，魯勃蘭中尉與他的充當間諜的母親。假使一位深刻的懷疑家也會抱持一種美學，他也許會說明，對於一個人生觀察者，一切的人物，均可還元於三四種主要的特徵，這些特徵又可以由五六種特徵的行動完全地表現出來，其他或從此中引出，或則與此無關，要表示這些，乃是時間的浪費。有理解力的讀者自然會明白這些；從事著作必須祇是為有理解力的讀者的。饒舌護饒舌家去，提出本質的東西，祇有從有確實證據的行動，抽出本質的東西，集中摘要，要約所要描寫的生活；藝術的目的也正在此。

至少，梅里美的目的乃是這樣的。他的故事，比喜劇更能達到這個目的。因為在故事中，是不必爲了戲劇化及喜劇效果而參加所需的種種條件，擴大種種特徵，誇張真實，使活的人物戴上舞台假面的。一個小說作者所受的束縛少資源豐富，描寫比較可以正確，而且費力可以不多。他的短篇小說的大部分都是傑作，將來必會當做古典而流傳下去的。這有許多理由。首先在事實上，這些作品已有了流傳三四十年之久的價值。嘉爾曼（Carmen）、佛農的佔領（L'Enlèvement de la redoute）、科崙巴（Colomba）、瑪特涅法科勒（Matteo Falcone）、神父奧般（L'Abbé Aubain）、亞善紀約（Arenne Guillot）、伊爾的維尼斯（La Vénus d'Ile）、骰子一局（La partie de Trichac）、泰孟歌（Tamango）甚至如愛脫爾的瓶（Le vase étrusque）、兩重誤會（La Double Méprise）幾乎一切他的可愛的建築，都跟在當初一般，完全沒有受到損傷。因為這些都是用仔細挑選過的石料砌成，並不是用膠漆和其他流行材料所建的。一點也沒有五十年後便會消失的描寫，例如現在我們讀伏爾泰、史各脫的小說所感到的那種沉悶的描寫。也沒有一點反省、議論和說明之類，如費爾定（Henry Fielding 1707—54 英國小說家）的小說中那樣累贅地描寫着的。他所有的祇是事實。而且祇有事實，常能有所教唆。祇因他的事實豐富，——而且這些事實，連異國人與他時代人都容易理解的，所

以其所教唆之處也就多了。不會有此種注意的巴爾札克、迭更斯的作品中，有許多刻入劃微的技術的細部，就不過跟斑剝的漆料一般地消失，或是勞註釋家去註釋註釋而已。

他還有一種可以獲得永久價值的幸運，是他的小說的短，最長的也不過半冊書本的光景，有的還祇有六頁。一切都明快的結構也很完整，以某一單純的行動，單一的效果為中心而集中着。為後代人和異國人着想，他們沒有當代人那樣的親切之感，他們是耐不住沉悶的，在現在再沒有人會耐心讀（Christse Harlowe）（英小說家 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 的作品）的八冊總之，一個人的注意力過於緊張了就會破裂，如果一世紀之後還想獲得讀者，必須想到以簡潔、確切、豐富的文體來敘述，是較為聰明的。趣味性豐富的事件，便就是排除過於平板、過於市民氣的事件，屏斥過於無特徵的，過於平凡的性格。引起讀者興味的事件，便就是雖在百年之後，也可成流行品的有永久價值的熱情與場面。梅里美挑選了率真有力而獨特的典範人物，挑選了類似浮彫顯明而以堅固金屬製成的勳章般的典型人物，挑選了與此種典型相適合的結構和本事。一個軍官的第一次作戰，科爾西加的復仇，販奴船的末次船行，誠實的蹉跌，父殺子，在近代社交界中的心的悲劇。差不多他所有的故事，都是明德羅（Matteo Bandello 1460—1561 意大利作家）及意大利小說家式的謀殺故事。而且因其冷靜敘述的態度，描寫的正確，細微部分的巧妙地集中，有沁人心脾的尖銳性。而且那些小說，無論哪一篇，雖很簡短也都是人類性格的紀錄，一個完整的，有價值的記錄。哲學者、人生批判者等縱使年年去覆讀一次，也一定會讀出新味來的。關於原始蠻性的許多論文，學者的研究，例如關於愛與死之形而上學的叔本華的論著等等，也決比不上寥寥百頁的嘉爾曼、亞善紀約中的大蠟燭，是要約了許多寫下層民衆之宗教與賣淫女的真情的書本的。像兩重謊會、愛脫爾的瓶，那樣對輕信妄想的誤解，投了這麼嚴刻的訓戒的，我可不會在別處見過。大概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人們要知道喪失一次誠實，將化怎樣的犧牲，也會去讀骰子一局的吧。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作者在中途插嘴教訓的事。他把自己的意見遏住了，讓讀者自己作結論。他又把自己在作品中抹煞了，至令人懷疑到作者的存在。未來的讀者對於如此修鍊，如此審慎，而且如此巧妙地指示自己住居的面目的主人，將會懷抱着敬意。謙恭多禮常使人好感，人們要遇見這樣的熱於禮節的主人是很容易的。他在門口接待來賓，把他們引進室內，就自行讓開，讓來賓自由去玩賞一切，批評一切。他決不麻煩你把你纏住，也不領你看自己的財寶。要捉住他自尊心的表現是絕不可能。

的，他並不炫耀自己的智識，反而把它隱匿。聽他說的話，好似每句都可以寫在書本上的。有些作品，是朋友講給他聽的逸事，由他當場寫下來的。還有些作品是讀了 Brantôme (1513—1614 法國故事作家，專門描寫罪惡的) Theodoric-Agrippa d'Ambruge (1552—1630 諷刺詩人) 而得的『拔萃』。據說他寫一個陰謀家的登場，是因不意間受了十五日的監禁，沒有他事可做。寫果拉士 (La Guisa) 的方法是很簡單的，只是得到伊利亞的統計與福爾底司 L'abbé Fortis 的遊記，記住五六句斯拉夫話而已。

他這種避免自炫的心理，甚至令人覺得矯情。因為他最怕人家當他是炫耀，結果就逃進正相反對的交際界中隨隨便便的，神情與鹵莽的態度中去了。也許這將被認為他的弱點吧。人們將會自問：俏皮話說得太多，人家會不會愛聽呢？在悲劇的最高點上，顯露嘲笑的态度。能不能說是正當的呢？他故意裝得呆木木的，是不是怕別人的嘲笑？他的隨隨便便的神情，是不是這種拘束的結果呢？在他身上的一位紳士先生，是不是有害於作家的他呢？他是不是十分地愛着自己的藝術呢？他常常用這種態度玩弄讀者，尤其是在依爾的維尼斯中。在他處如羅基斯 (Lodis) 中，很奇怪地在精神這麼顯明的人，卻抱有兩重意義的怪念，恰如一隻施彫刻的小箱中的蝦蟆似地，巢居在故事的深處。他在女子用手去開箱子時的模樣中看見歡喜，就想到她的將被嫌惡所驚的人臉，而感到要笑出來的歡喜。他差不多從不為某一思想所支配，從不想出某一偉大的整體，從不迷醉於某一作品，看來他好似常常因為使自己快樂，使自己工作。所以他才寫作的。在這時候，與平時一樣，他並不感到喜悅，而終且為不快所苦。從懷疑中產生出憂鬱來。

關於這一點，他的書信中，有許多是傷感的。當他的健康狀態漸漸衰弱，他感覺生活力的減退，照例總是到康納去避寒。他很保重自己的身體；直到末日為止，身體是他唯一的關心。他聽從了醫生的命令，學習拉弓，並作風景寫生，以舒散心情。人家常常見他同兩個英國婦人在鄉道中一起散步。一個女的拿着弓，另一個提着重箱。他耐心地這樣消磨着歲月。他的柔和的溫情，使他每天跑到相離半哩的小屋子去喂貓，又捕捉蒼蠅去喂養蜥蜴，這些消遣，都稱他的心。一個朋友坐了火車來探望他，他的精神立刻恢復過來滔滔的健談，依然有着過去的雄風。他的書信常常是很愉快的。他是一個不得不表現最獨特最高雅的才氣的人。但他深為不幸，他看見未來是在黑暗之中，猶如現在的我們的一樣。快將臨終時，他完全感到凝然目睹自己身子崩潰下去的痛苦。他的死，是在一八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大要地說一說他的性格與才能，誰都知道他生有一副極好的心腸，有優秀的天稟，急公好義，動懇篤學，寫了許多匹配第一流的作品，可是卻不能竭盡自己所能盡的力，沒有獲得自己所希求的幸福。因為他担怕別人欺騙，使他懷疑生活，懷疑愛情，懷疑科學，懷疑藝術。他是被自己的懷疑所欺騙了。一個人總是被某一種事物所欺騙的，也許能够早扼守一種信仰的人，是聰明的吧。

這篇論文，是梅里美給一個未知的女子的書信中的序文，最初揭載於一八七三年十二月的“*Journal des Debats*”上，後來收在批評及史論續集（*Derniers Essais de Critique et d' Histoire*）中。

世界文庫 第五册勘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頁
	行
	字
	誤
	正

	頁
	行
	字
	誤
	正
	頁
	行
	字
	誤
	正

讀者如發見本冊文字有誤植處時，請即填入本表內，寄至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生活書店世界文庫編輯部，至為感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0376B

